

集部经典丛刊

谢灵运集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吴泽顺
封面设计 胡 颖

谢灵运集

李运富 编注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华中印刷厂印刷

199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5

字数:380,000 印数:1—5000

ISBN7-80520-704-6

1·468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前 言

谢灵运，生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死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十年（公元433年）。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出生地在会稽郡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南及嵊县西北）。祖父谢玄，因为淝水战役有功而封爵康乐公。谢玄死后，谢灵运十五岁由钱唐（今浙江杭州市）入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袭封康乐公。当时还授他员外散骑侍郎，但谢灵运“不就”。谢灵运真正作官始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6年），那时他二十一岁，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第二年，改从刘毅任记室参军，先后随刘毅镇守豫州、江州、荆州，在荆州时改任卫军从事中郎。义熙八年刘毅反刘裕而兵败自杀，谢灵运转投刘裕任太尉参军。次年随裕还都，任秘书丞。义熙十一年任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后又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义熙十四年，刘裕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建宋国，谢灵运任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元熙元年（公元419年），谢灵运由彭城返京，任世子左卫率。次年，东晋亡，刘裕建宋朝，将谢灵运的公爵降为侯爵，仍任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刘裕死，少帝即位，谢灵运被权臣徐羨之、傅亮排挤出京，任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市）太守。在职一年，谢灵运托病回故乡始宁隐居。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宋文帝诛徐羨之、傅亮等，召谢灵运回京任秘书监，寻迁侍中。因无实权，谢灵运不满，经常擅离职守，肆意遨游。于是文帝讽旨令自解，谢灵运就趁机托病回故乡，开

始过第二次隐居生活。元嘉五年被免官。元嘉八年，因决湖造田之事被会稽太守诬告，谢灵运急驰京师申辩，文帝不予追究，但不让他再回会稽，而派他到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任内史。谢灵运在临川依然荒废政事，陶醉山水，再次为有司所纠。司徒刘义康遣使收谢灵运，他竟然兴兵拒捕，犯下死罪。文帝惜其才，不忍加害，于是降死一等，流放广州。元嘉十年，却又有人告发谢灵运参与农民谋反，皇帝终于下令在广州将谢灵运杀头示众。

二

谢灵运的一生是复杂而悲惨的。作为政治人物，我们不想多说，历史自有评判。这里只想简单介绍一下作为文学家的谢灵运，他的诗文创作的基本内容和特色。

（一）山水诗文是谢灵运创作的主要内容，因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文学创作受到严重影响，玄言诗的晦涩艰深、无病呻吟就是突出的表现。陶渊明创田园诗派，对玄言诗已有不小的冲击，而真正扫荡玄言诗，开创整个诗坛清新明丽风格的还是谢灵运。本集收录的两百余篇（首）诗文，约有三分之二是主要描写山水的，“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钟嵘《诗品》卷上），真是令人应接不暇。可以说，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发掘自然美，自觉地以山水景物为主要审美对象的文学家。他的山水诗文往往能将情、景、意融为一体，境界开阔，清新自然，对后世影响很大，受到历代评论家的高度赞扬。例如清人王夫之说谢灵运《登上戍石鼓山》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卷五）。南朝宋鲍照评论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

传》)明王世贞云:“余始读谢灵运诗,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渐爱之,以至于不能释手。其体虽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然至浓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余子所可及也。”(《艺苑卮言》)唐白居易认为谢诗能包容万千气象,“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读谢灵运诗》)。有关谢灵运山水诗的赏析评论随处可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值得注意的是,仕途偃蹇,政治上遭受排挤打击,使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大自然,把山水看成官场的对立面,从而深爱之、咏叹之,这种避世隐居(包括名仕实隐)的生活固然是谢灵运创作山水诗并取得重大成就的直接原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谢灵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隐者,他的留连山水甚至隐居,不过是一种仕途失意的消极反抗方式,其实心底里对高官厚禄的贵族生活并未忘情,所以他时刻处于作官与隐退的矛盾之中,这种心态在他的诗文创作中有比较普遍的反映。一方面在欣赏山水风光时经常流露出对亲友和过去生活的依恋,另一方面在赞美自然景物中又反反复复地表示自己要抛开世俗,隐居修养,之所以要“反反复复地表示”,其实正是他内心深处矛盾犹豫的结果。这种矛盾心态造成了谢灵运山水诗文的特有风格,即在写景叙物之后或之中往往会加上一些表述自己心愿或叹惜感悟性质的话,这虽然可以说是“融情入景”,对我们认识谢灵运的为人有一定帮助,但入景之“情”如此单调,千篇一律地重复,也难免影响山水诗的意境,使读者乏味。

(二)如果说政治上的失意导致了谢灵运走向山水,那么热衷佛事、徘徊道门恐怕也是谢灵运逃避现实的一条出路。谢灵运一生与佛教关系密切,特别是二十八岁以后参与了一系列佛事活动,因而产生了相当可观的佛教方面的作品。如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冬或十年春应释慧远之请作《佛影铭》;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秋至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在永嘉

任太守时与诸僧辩顿悟义，写下《辨宗论》及答诸道人问等多篇专论；景平元年秋至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春第一次隐居故乡始宁时，建石壁精舍，与昙隆、法流诸道人共游，作《和范光禄佛像赞》（三首）、《维摩经十譬赞》（八首）、《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等；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在京师与释慧严、释慧观共同改治《大般涅槃经》，著《十四音训叙》，为《金刚经》作注等等。佛之与道，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特别在逃避现实这一点上它们是相通的。谢灵运研究佛学的同时，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恐怕更为深刻，道家的顺性轻物主张几乎成了他的行动指南。他为官不愿循规蹈矩，散漫放纵；他羡慕隐士，追求岩栖穴居以修身养性；他对道家经典推崇备至，几乎言必称老庄，以致于连山水诗也往往拖着一条玄理尾巴；他作《山居赋》、《逸民赋》、《入道至人赋》以及《衡山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反复展示自己的内心宿愿，歌颂仙隐道士，其实都是道家思想的反映。佛道属于哲学范畴，阅读欣赏这方面的作品应该带有理性的睿智。

（三）谢灵运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一生坎坷，但尊亲重友，情真意切，因而回顾往事、思念亲友、寄托自己情谊的诗文占有一定比例。他敬爱自己的祖父，撰《述祖德》诗二首以颂扬之；他与自己的族人（堂叔伯兄弟等）关系密切，亦亲亦友，互勉互励，交情感人，所以留下了《答中书》、《赠从弟弘元》、《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赠安成》、《答谢咨议》、《酬从弟惠连》、《答谢惠连》、《与从弟书》、《答从弟书》等一系列充满亲情友爱的诗文；他对朋友以诚相待，平时晤赏倾心，死后悲伤哀悼，所以他拥有庐陵王、范泰、颜延之、羊璇之、何瑜之、慧远、昙隆、雷次宗等一大批朋友，也写下了一批与朋友唱和应答以及追思谏悼的书信诗文，如《送雷次宗》诗、《答纲琳二法师书》、《与庐陵王笺》以及《慧远

法师诰》、《昙隆法师诰》等等。

(四) 我们当然不应忘记谢灵运主要还是个贵族官僚，他毕竟在官场上混过大半生，因而他的荣辱兴衰、行事经历自然在诗文中也会得到反映。通过《谢封康乐公表》、《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彭城宫中直感岁暮》、《三月三日侍宴西池》、《侍泛舟赞》、《命学士讲书》、《种桑》、《撰征赋》、《辞禄赋》、《劝伐河北表》、《自理表》、《临川被收》等诗文，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在官场游戏挣扎的政客形象。

(五) 剩下的诗文可以概括为闲杂类。或拟古，如《会吟行》等乐府诗；或就俗，如《东阳溪中赠答》二首有民歌风情；或代人捉笔，如《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或游戏唱和，乃至拆字为诗，衍事成文，如《作离合》、《七夕咏牛女》、《江妃赋》等等。纯粹是些无关痛痒的消闲作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文人的才情与志趣。

谢灵运的作品从内容上看，大致就可以分为上述五类，其中第一类和第三类艺术成就最高，因而流传得更为广泛些。但如果要对谢灵运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情、志趣爱好以及文学创作情况作全面深入的了解，那其余三类作品也是不应忽视的。

三

我对谢灵运及其诗文素无研究，因朋友的照顾，替我在岳麓书社的“集部经典丛刊”选题中接下编注《谢灵运集》的任务，说好半年内交稿出书。原以为这是份美差事，不用费多大气力就会有可观的收益，比起我花数年功夫才做出一本薄薄的“专著”还要靠朋友帮忙才能出版还不好意思要稿费来自然划算。却不料真正动将起来竟也非常棘手，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弄了两年多才弄出现在这样子，作为“编注”类成果，委实有点

得不偿失了。不过，由原来对谢灵运的一无所知，经过这番折腾后终于能略知一二，这又似乎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来安慰了。

如果让专家来做这事，自然是轻而易举，可我并非专家，问题就多了。首先得把谢灵运的诗文收集起来加以编排，能找到一种比较全的本子作基础那就最好。于是请教了几位搞古典文学的老师，问是否有今人所作的谢灵运集或注本，答曰不知道。隔行如隔山，连他们都不知道，我可得要小心了。赶紧到图书馆去查，查来查去，发现了这样几种书：一是明张溥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谢康乐集》，线装本二卷，收诗文共119篇（其中诗81首，文38篇）；二是清人严可均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全宋文》卷三十至卷三三（部分）是谢灵运的文，共49篇（包括部分诗序）；三是近人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其中《全宋诗》收谢灵运诗81篇；四是今人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宋诗》收谢灵运诗100篇；五是近人黄节的《谢康乐诗注》，以焦本《谢康乐集》为底本，收注谢诗78篇；六是今人叶笑雪的《谢灵运诗选》，选注谢诗56篇。各本所收谢灵运的诗文互有异同，数量不等。我既非专家，自然无法考证谁是谁非。原想“宁滥勿阙”，以求其“全”，所以凡是各家收录的都“加”起来，去其重复，就成了我所编定的集子。这样做的结果，所收诗文数目无疑是最多的，窃喜这才是真正的“全集”，于是“收编”的工作宣布大功告成，接着进入了“校注”阶段。

校勘应该选择善本全本作底本，张溥本是我当时所见唯一的全本，但属线装孤本，图书馆不出借，也不让复印，我请人去照了相，洗出来又不太清楚，因此只好将诗文分开：诗用黄节本照录，增补参校其它本（主要是逯校本）；文用《全宋文》

照录，用张溥本及中华版《宋书·谢灵运传》所收各篇对校。好在本大都附有校记，总其成也就不算太难。真正难作的是注释。上面所列前四种属辑校性质，后二种才是注读本。黄节本用的是旧注形式，仿《文选》李善注，主要作征引词句出处的工作，对词义句意很少作正面的解释，所以并不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叶笑雪的选注本倒是比较地现代化了，字词句义大都有了比较通俗的解说，还对全诗加以评述，便于读者对诗意作整体的把握，但他只注解了 56 篇诗。黄、叶两种注本加起来，可供我们参考的诗注不到 80 篇，还有近 20 篇诗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可供利用。至于文，那就更得白手起家了。如果说谢诗在各种古代诗选中都能找到若干首代表作的话（当然不会超出黄、叶所注的范围），那谢文既无单注单选本，甚至所有的古代文选（包括针对性很强的魏晋南北朝赋选之类）中都难以见得到谢灵运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难道谢灵运诗名那么大，而他所写的数十篇文章（字数要比诗多两倍）竟然就没有值得“选读”的？这种遗憾自然给我们编注谢灵运文集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特别是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收编一下还可以对付，要替谢灵运的诗和文全面作注，根本就不具备条件。但既然出版社要求带注，以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能够阅读，我也就只好在黄、叶诗注的基础上利用各种工具书硬着头皮一首一篇地慢慢注将起来，其间因无法作注而卡壳甚至生气搁置不管的事时有发生，这样拖到什么时候能作完还很难说，真是后悔不该捡这个“便宜”了。

天无绝人之路。在我盲目折腾了一年多之后，98 年 4 月幸得学友王云路君惠赠大著《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其“参考书目”中赫然列有顾绍柏先生的《谢灵运集校注》，我喜出望外之余，颇为感到纳闷，这本 42 万多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并印行了

2000册的学术著作，怎么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名牌图书馆里就没有呢？赶紧托人到外单位去找，结果是学友赵平安兄替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到了一本。拿回来一看，却又傻了眼，这可以说是谢灵运集的权威本子，各方面的资料都有，除文章部分还来不及详注外，简直可以说完美无缺，人家都研究到这份上了，我还去穷折腾啥？干脆拉倒不弄了！可出版社不答应，他们认为读者对象不同，丛刊规模不同，编纂体例不同，注解详略不同，应该还有再出版的价值，所以要我参考顾著继续弄完。仔细想想也是，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家，近二百篇（首）的诗文，仅有一种今人的注本就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对照顾本再作一些调整，补足原来阙疑的部分，拿出来应该还是会有自己的特色的，要真的放弃，前面一年多的功夫岂不白费！如此想来，我就决定以顾先生的《校注》为蓝本，充分吸收他的研究成果，对我原来的编注初稿重作董理，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下面就本集在编、校、注及附录等方面与顾本的不同做法作点说明。

顾先生在《前言》中说：“谢灵运原有集，早已失传，今所见诗文集都是明清人据总集、类书、史书等纂辑而成。最早为明沈启原等辑、焦竑校勘并刊行的《谢康乐集》，共四卷，收诗文一百一十篇，但并不全，且有舛讹。……嗣后，张溥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其中《谢康乐集》二卷较之沈辑本又有增益，共收诗文一百一十九篇，但仍不全。它纠正了沈辑本的部分错误，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错误。……至于二书在文字上的讹误，亦有可指摘处。但是相比之下，它们还算是较好较全的，其余辑本多未超过他们。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近人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辑灵运诗文数量超过了以前的总集和别集，但仍不能说收罗无遗。于是又有近人冒广生在张溥辑本的基础上再次钩沉，纂成《谢

集拾遗》一卷，成绩可观，虽仍有遗漏，但是已经很少了。由于迄今没有一部理想的、完整的辑本，所以我索性另起炉灶，重新从现存的总集、类书、史书等古籍中寻采采摭，哀辑成目前这本诗文集，厘定为一百三十九篇，其中诗九十七篇（存目四）。”顾先生确实比前人多辑出了不少篇目并增加了某些原有篇目的内容，同时对前人错收、重收的篇目作了考证和删除。我们基本上接受了顾先生的辑证成果，只是前人收入的某些篇目是否错收、重收或分割，恐怕见仁见智，我们担心过于严格而漏收，除了字句完全相同的篇目酌收一处（如《石门岩上宿》和《夜宿石门》实为一篇），以及所有诗序随诗收录而不再作为文重收（《全宋文》收有《述祖德诗序》、《赠宣远诗序》、《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等三篇，其实不妥，因为其它诗序并未一律提出来独立，唯此三篇单列为文，既重又不合体例，故删）之外，其它只要有文字差异的所谓错收、重收或分割的篇目仍予以保存（如《咏冬》、《楠溪》诗之类），但分别注明疑误、疑重及可与某篇合并的理由，以便别人进一步研究决定。又答王卫军问及书、答纲琳诸道人问及书，顾本重在保存原貌，故将数人书、论合为一篇，我们考虑到阅读的爽目和文体的分类，从《全宋文》将各人之书信与问难一一分立。另外，顾先生辑出了谢灵运所撰《晋书》的若干片段却作为附录处理，我们认为这也是谢灵运所作之文，故独立篇目正式收录。如此这般，我们所收列的篇目就与顾本不完全相同，总计收入诗文 153 篇，其中存目 4 篇，存疑 5 篇，正式立目的诗 94 篇、文 50 篇。篇内含有多首或多个小标题者皆按一篇计数，故实际上应有近 200 篇（首）。当然，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残篇。

顾本将收录的“诗文分别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乐府诗不编年，置于杂诗后，这是因为只有少许如《会吟行》、《鞠歌行》、《苦寒行》等可大致确定写作年代，多数无可考。为了保

持乐府诗的全貌，我们没有将有年代可考者单独抽出置于编年部分。文亦有四篇无法判断写作时间，故置于文类编年部分之后”（见《前言》）。前人编的集子比较注重文体分类却完全不顾时间先后（如张溥《谢康乐集》），顾本则强调时间先后（虽然由于许多作品的时间不明而事实上无法贯彻到底）却相对地忽视了诗文内部的分类整理。我们想综合两家的长处，以分类为纲，以时间为纬，尝试给读者提供一个多维度的编排体系。即首先分为“诗集”和“文集”两编。“诗集”中先将存目、疑重的诗篇单独抽出附列末尾，其余正篇按体裁分成“乐府诗”和“杂诗”两部。“乐府诗”不再分类，按四言、五言、六言、杂言顺序排列。“杂诗”又按内容（是否与谢灵运自己的言行直接相关）分为“行事诗”和“闲杂诗”两类，各类按诗作时间先后排列，“行事诗”还进一步分期编年，以便读者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文集”按体裁和内容分为“赋”、“书·笺”、“论·答问”、“赞·颂·铭”、“诔”、“表”、“其它”等七类，每类中的各篇尽量按时间先后排列。这就是我们所编《谢灵运集》的基本面貌。

校勘是本集的重要工作之一。顾本的“校勘与注释是结合着进行的，没有单独列校勘记”；它“尽量做到详校（包括异文）”，“凡异文均出校”，“把不能出校的异体字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了尽量保持底本的原貌，除了形体极相近的讹字如‘己’讹作‘巳’、‘末’讹作‘未’，以及避讳字（包括缺笔字）径直改正不出校外，一般错字保留，而在校注中加以说明。但为了增强原文的可读性，对于极其明显的错字，则不得不在其后面加一个正字，用方括号标识，同时在校注中加以说明。对于脱文也以同样办法处理，也用方括号标识”（以上引文均见顾本《前言》）。我们除直接用前述已见各本及顾本互校外，还全部吸收了各本原有的校勘成果。凡异文而可能有音义

之殊者一律出校，但音义可以互代的异体字都直接改用通行字（如“迳”改作“径”），常见的通用字也往往直接改用本字（如“沈”改作“沉”），不一一出校；同样的异文见于多本时往往只列举一二种版本作代表，用“等”字省略其余版本。考虑到本集主要是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个可读性强的读本，所以正文不必保存底本原貌，就是说，当异文比底本原文更好时，我们直接用异文改换原文，而在注释中出校说明改文依据，无法判断优劣或可此可彼的异文则仅列举于后，一般不作说明。实际上，本集正文是用众本对校，经综合取舍后改定的，并不拘泥于某一底本，但从校注中能推出各本的原貌。为了阅读方便，校、注按出现顺序混排，一般读者可看可不看的异文校勘用【】号标出，以免繁乱。校勘中提及的各种版本详情及其简称见附录六。

谢灵运诗文清新自然是就一部分句子而言，其实难注难读的地方很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夹杂玄言佛理，抽象晦涩；二是用典用事过于繁密，有时还直接搬用经子成句，不知出处就难晓其意；三则还时露雕琢痕迹，“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清吴淇《选诗定论》卷十四）。如果说玄言入诗和喜用典故是当时的风尚使然，那生造词语则是他个人过分求新求奇造成的。清汪师韩曾将其“不成句法者”及蹇涩词语指摘出近百条，如“寡欲罕所阙”、“樵拾谢西苕”、“微戎无远览”、“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成”、“游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盍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等，乍看这样的词句，难免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黄节先生在《谢康乐诗注》序中也深有感触地说：“康乐之诗，合诗易聘周骚辩仙释以成之，其所寄怀，每寓本事，说山水则苞名理。康乐诗不易识也，徒赏其富艳。”其实，不只是“康乐诗不易识”，康乐之文更有难识者！因此，要想使谢灵运的诗文

集走向普及，注释解说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对谢诗的注释主要参考了黄节的《诗注》和叶笑雪的《选注》，也有一些篇章完全是首次创注，得到顾本后，又参考顾注对原稿作了部分修改和补正，特别是每篇的写作时间和背景，我们基本上都改从了顾先生的考证成果，在此对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但黄注热衷于语源征引，叶注往往只概言大意，而顾注的史实与地考证又过于详赡，其实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需要的还是疏通字词句本身的意思，因此，我们在参考三家注解的时候，大刀阔斧地删汰了不必要的引文、分析和考证资料，而将注解的重点放在字词句本身（包括典故），个别难以落实到字词或注解了字词还难以明白的句段，才采用串讲和归纳大意的办法。顾注每篇都写内容提要，叶注每首都有篇段赏析，黄注篇末也都附有古人的点评，这些对读者全面把握作品意旨确有作用，但份量太重，非一般注本所能承担，因此我们概所不取，必要时也只在题注中略为点示一下篇旨或内容。如前所述，谢文向无注本或选注本，作为全集的顾本本来是应该要注“文”的，但“考虑到诗注部分和几个必要的附录，份量已经很重，如再加上文注，篇幅实在太太”，所以顾先生“对文采取以校为主，适当加注的办法。所谓适当加注，就是每篇仍有内容提要，同时对有些与谢灵运生平有关的人物、事件、地名等少加解说或考证；至于语词，如果不是校勘需要，则一般不进行诠释，典故也一般不加说明”（引文皆见顾本《前言》）。我们为了保持诗文注解体例的基本一致，同时也想使谢集的注释工作有所发展，所以硬着头皮在缺乏底注参考的情况下，尽量替谢文的难解词语和典故也作上注。但谢文含有大量的史实和典故，又多佛道术语，所以注起来十分困难，几乎每句都要查资料，有时字字必查，而对于生造词句和某些缺乏线索的典故史实，甚至查也查不到。为此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花费了不少的时

间，但由于能力水平不够，本职工作又不允许我“旁骛”太久，所以勉强弄到现在，好歹算是注完了，而阙疑仍然很多，已注的错误也必不少，只好请方家来补正了。由于注文繁重，如果每个注项都编号的话，就会注号太多看起来眼花缭乱又不省篇幅，所以我们尽量减少注号，使每个注号内可以容纳若干个注解项：即对于需要出注的诗文，不管注解项的多少，诗以节律句为单位，一个节律句（含两个自然句）只编一个注号；文以语意句为单位，一个语意相对完整的句子（可能包含若干个自然句）只编一个注号。又为了阅读的方便，重见于各篇的相同注解项都分别作注，一般不用“参见”的办法（本篇重出和个别费辞者可酌情使用）；诗文过长者，酌情分为若干章、段插入注解，注号序列则以篇为单位连编。注音方式采用直音，则是因为计算机输入拼音字母不方便的缘故。凡此，大致都可以算作注释方面的条例，但由于篇幅太大，操作时间过长，前后可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

必要的附录可使全集更趋完美。顾本有《谢氏家族成员简介》、《〈隋书〉等古籍中所著录的灵运著作及所纂总集》、《评丛》、《灵运像等图片及灵运行踪示意图》等附录八种，总共近200页，约15万字。我们考虑到篇幅和一般读者的需要，集末只列六个附录，即《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行事简谱》、焦竑《谢康乐集·题辞》、张溥《谢康乐集·题辞》、黄节《谢康乐诗注·序》、《本书校注所称书目版本情况》。其中《谢灵运行事简谱》是根据顾本《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改编的。顾先生的《系年》资料考证非常详细，引述丰富，有关背景人物和事件也交代得较多，因而长达五万余字；我们不作任何考证，只取谢灵运本人的行事及少量与谢灵运有直接关系的其它人物事件列成编年简谱，不足万字，以图眉目清爽。

作为前言，本来直接交代本集的编注体例就可以了，而我

却写了不少自己的编注过程，并重点介绍了顾绍柏先生的《校注》。如此这般的用意是想向读者说明这本《谢灵运集》是由外行人弄出来的，一般读者如像我这样只想初步了解一下谢灵运，闲暇时流览流览这本集子大概也可以了，倘若要作进一步的研究，那就千万别以此书为据，一定要去拜读别的本子，特别是像顾绍柏先生那样真正称得上谢灵运专家的书。另一层意思当然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顾先生及我的学友们的感谢，如果不是他们给我提供了顾先生的大著作参考，我编这本集子恐怕还要走不少弯路从而拖延一些时日，而且肯定最终也编不出目前这样勉强还过得去的水平，所以我应该将顾先生的大著首先推荐给读者。

另外，师妹李俊红为我做过一些查找资料及照相的工作，堂弟李生贵在计算机录入及打印方面帮过不少忙，学友吴泽顺再三督促和鼓励，妻子杨跃飞和女儿李西尧也多所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李运富

1999年2月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编 诗集

诗一 行事诗

1 答中书（八章）	1
2 赠安成（七章并序）	6
3 赠从弟弘元（六章并序）	10
4 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五章）	14
5 岁暮	17
6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	18
7 彭城宫中直感岁暮	20
8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	21
9 答谢咨议（八章）	22
10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27
11 邻里相送至方山	29
12 过始宁墅	30
13 富春渚	32
14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34
15 夜发石关亭	35
16 七里濑	35
17 晚出西射堂	37
18 登永嘉绿嶂山	38

19 游岭门山	40
20 斋中读书	42
21 登池上楼	43
22 郡东山望溟海	45
23 登上戍石鼓山	46
24 种桑	48
25 石室山	49
26 过白岸亭	50
27 读书斋	52
28 游赤石进帆海	53
29 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	54
30 游南亭	56
31 登江中孤屿	57
32 白石岩下径行田	58
33 行田登海口盘屿山	60
34 过瞿溪山饭僧	61
35 命学士讲书	63
36 北亭与吏民别	65
37 初去郡	67
38 石壁立招提精舍	70
39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71
40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72
41 南楼中望所迟客	74
42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76
43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77
44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79
45 庐陵王墓下作	82
46 初至都	84

47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85
48 入东道路	87
49 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 （四章）	88
50 赠王琇	90
51 酬从弟惠连（五章）	91
52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	94
53 登石门最高顶	96
54 答谢惠连	97
55 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	98
56 石门岩上宿	99
57 山家	100
58 初发石首城	101
59 道路忆山中	103
60 入彭蠡湖口	104
61 登庐山绝顶望诸峤	106
62 初发入南城	106
63 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	107
64 题落峭石	109
65 送雷次宗	109
66 临川被收	110
67 岭表	111
68 登孤山	111
69 入竦溪	112
70 临终	112
诗二 闲杂诗	
71 东阳溪中赠答（二首）	115
72 述祖德（二首并序）	115

73 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并序）

魏太子	121
王 粲	122
陈 琳	125
徐 干	127
刘 桢	129
应 珩	131
阮 瑀	133
平原侯植	135
74 作离合	136
75 七夕咏牛女	137
76 咏冬	138
诗三 乐府诗	
77 善哉行	140
78 陇西行	141
79 悲哉行	142
80 长歌行	144
81 君子有所思行	145
82 会吟行	147
83 折杨柳行（二首）	149
84 缓歌行	151
85 相逢行（五章）	152
86 日出东南隅行	155
87 苦寒行（二首）	155
88 豫章行	156
89 泰山吟	157
90 董逃行	158
91 燕歌行	159

92 上留田行（五章）	160
93 鞠歌行	162
94 顺东西门行	163
诗四 存目及疑重	
1 愁霖（序）	165
2 白云曲	165
3 春草吟	166
4 连句	166
5 楠溪	166
6 泉山	167
7 大林峰	167
8 净土咏	168
9 衡山诗	168

下编 文集

文一 赋

1 撰征赋（并序）	169
2 辞禄赋	220
3 归涂赋（并序）	222
4 伤己赋	224
5 山居赋（并序及自注）	226
6 逸民赋	281
7 人道至人赋	282
8 罗浮山赋	284
9 孝感赋	285
10 感时赋	287
11 岭表赋	288

12 怨晓月赋	289
13 江妃赋	290
14 长溪赋	293
文二 书·笺	
15 答弟书	295
16 与从弟书	295
17 答从弟书	296
18 与弟书	296
19 答纳琳二法师书	297
20 答王卫军书	298
21 答范光禄书	299
22 与庐陵王义真笺	302
文三 论·答问	
23 晋书·武帝论	304
24 辨宗论	305
25 答法勛问	308
26 答僧维问	312
27 答慧麟问	315
28 答麟维问	317
29 答法纲问	320
30 答慧琳问	324
31 答王卫军问	328
文四 赞·颂·铭	
32 侍泛舟赞	333
33 和范光禄祗洹像赞（三首并序）	
佛 赞	334
菩萨赞	335
缘觉声闻合赞	336

34 维摩经十譬赞（八首）

聚沫泡合	336
焰	337
芭蕉	338
聚幻	339
梦	339
影响合	340
浮云	341
电	341

35 衡山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

36 王子晋赞

37 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

38 佛影铭（并序）

39 书帙铭

文五 诔

40 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

41 宋武帝诔（并序）

42 昙隆法师诔（并序）

43 庐陵王诔（并序）

文六 表

44 谢封康乐公表

45 劝伐河北表

46 自理表

文七 其他

47 游名山志（并序）

48 七济

49 《晋书》序及正文 10 则

50 《金刚般若经》注

附录一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	415
附录二	谢灵运年事简谱	421
附录三	焦竑《谢康乐集》题辞	436
附录四	张溥《谢康乐集》题辞	437
附录五	黄节《谢康乐诗注》序	438
附录六	本书校注所称书目版本情况	439

上编 诗集

诗一 行事诗

【在江陵、建康等地作官时期：东晋义熙八年（公元 412 年）—南朝宋永初三年（公元 422 年）】

1 答中书^① 八章

悬圃树瑶，昆山挺玉。^②流采神皋，列秀华岳。^③
休哉美宝，擢颖昌族。^④灼灼风徽，采采文牍。^⑤
伊昔昆弟，敦好闾里。^⑥我暨我友，均尚同耻。^⑦仰仪前修，绸缪儒史。^⑧亦有暇日，啸歌宴喜。^⑨
聚散无期，乖化易端。^⑩之子名扬，鄙夫忝官。^⑪素质成漆，巾褐俱兰。^⑫迁流推薄，云胡不叹。^⑬
中予备列，子赞时庸。^⑭偕直东署，密勿游从。^⑮彼美显价，煌煌逸踪。^⑯振迹鼎朝，翰飞云龙。^⑰
嗟兹飘转，随流如萍。^⑱台岳崇观，僚士惟明。^⑲璚璫下陪，从公于征。^⑳溯江践汉，自徐徂荆。^㉑
契阔北京，劬劳西郢。^㉒守官未局，年月已永。^㉓孰是疲劣，逢此多眚。^㉔厚颜既积，在志莫省。^㉕
凄凄离人，愧乖悼己。^㉖企仁好音，倾渴行李。^㉗矧乃良朋，贻我琼玕。^㉘久要既笃，平生盈耳。^㉙申复情言，欣叹互起。^㉚何用托诚，寄之吾子。^㉛

在昔先师，任诚师天。^③刻意岂高，江海非闲。^④守道顺性，乐兹丘园。^⑤偕友之唱，敬悦在篇。^⑥霜露荏苒，日月如捐。^⑦相望式逝，言归言旋。^⑧

【校注】

①此诗大约作于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秋冬之际，当时谢灵运在荆州刺史刘毅军中任职。中书：指谢灵运的堂兄谢瞻。谢瞻（约公元385—421年），字宣远，曾任晋朝中书侍郎，有诗赠谢灵运，故谢灵运答之。

②悬圃：传说中位于昆仑之上的仙山。《淮南子·地形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文献中“悬圃”也写作“玄圃”或“县圃”。树瑶：瑶石林立。昆山：即昆仑山，又叫昆冈，其上多玉石。《尚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挺玉：宝玉突露。

③流采：光彩四溢。神皋（音高）：神明地界。《文选·西京赋》：“尔乃广衍沃野，厥田上上，实惟地之奥区神皋。”李善注：“《广雅》曰：皋，局也。谓神明之界局也。”列秀华岳：如华山般秀灵。

④休：美好。擢（音茁）颖：象穗尖一样突出，这里指才能出类拔萃。昌族：昌盛的家族，这里指谢家大族。

⑤灼灼：光彩闪烁的样子。风徽：美好的风范品格。采采：光亮华丽。文牍：诗赋文章等。以上为第一章，赞美谢瞻的品德和文才。

⑥伊昔：从前。“伊”为助词，无义。昆弟：兄弟。敦好：亲爱和睦。闾里：里巷，平常生活之处。这里指谢家所居的建康（今南京）乌衣巷。

⑦暨（音计）：及，跟。友：这里指兄弟。均尚：所崇尚的东西相同，即爱好一致。同耻：觉得羞耻的事情也相同。这两句是说兄弟们情投意合，具有共同的荣辱观。

⑧仰仪：仰慕效仿。前修：前代的贤人。绸缪（音谋）：犹缠绵，有因钟爱而不忍离弃之意。儒史：儒学和史籍。

⑨亦：也，又。啸（音笑）：本指拉长声音叫喊，这里指唱歌。以

上为第二章，回忆年轻时与堂兄弟们共同学习和游玩的情景。

⑩聚散：义偏于“聚”，指兄弟们相聚一起的日子。无期：没有多少时候，不能长久。乖忒（音匹）：离别。易端：容易开始，指兄弟们分离的时候很快就到来了。

⑪之子：这位先生，尊称中书谢瞻。鄙夫：谢灵运对自己的谦称。忝（音舔）官：愧居官位。自谦的说法。

⑫素质：白色的质料。成漆：被染成了黑色。巾褐（音贺）：头巾和粗布衣，代指贫贱之士。兰：香草，高贵者常佩戴以显芳洁。这两句的大意是担心违志作官而不能保持高洁品质。

⑬推荐：飘泊不定。云胡：怎么，为什么。“云”为助词，无义。“胡”相当于“何”。以上为第三章，写诗人与中书离别而误入官场，心存忧虑。

⑭中：身，我，谢灵运自称。予备列：被准予备阙充数而列居官位。子：尊称谢瞻。赞时庸：辅佐时政。

⑮偕：一起。直：通“值”，当班任事。东署：东府衙门，指琅邪王司马德文官邸。义熙元年，谢灵运、谢瞻都在大司马司马德文幕府任参军，故云“偕值东署”。密勿：同“黽勉”，勤勉努力的意思。【“勿”《文馆词林》原作“物”。】游从：跟随事奉于主人左右。此句语本《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黽勉从事，不敢告劳。”《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引作“密勿从事，不敢告劳”。“密勿”与“黽勉”一声之转，音近义同。

⑯彼美：指司马德文的美好品行及才能。显价：显示出很高的声价。语本三国魏应璩《荐和模笺》：“夜光之璧，显价于和氏之肆。”煌煌：光辉灿烂。逸踪：超越常人的行踪，指司马德文的所作所为。

⑰振迹：甩开大步，形容奋发有为。语见晋陆机《从军行》诗：“奋臂攀高木，振迹涉流沙。”鼎朝：盛朝，对晋朝的美称。翰飞：高飞，喻指大显身手，充分发挥才干。《后汉书·谢该传》孔融上书推荐谢该说“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其中的“翰飞”即有此意。云龙：代指朝廷，因为宫廷建筑及器物多绘有云龙装饰。语本汉班固《东都赋》：“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以上为第四章，回忆自己与谢瞻共事辅佐大司马建功立业的惬意往事。

⑬嗟（音接）：叹惜。兹：此，眼下目前。飘转：飘泊迁徙。萍：浮萍，一种飘浮不定的水草。这两句暗示自己追随刘毅之后境况不佳。

⑭台岳崇观（音灌）：象山丘一样高大的亭台楼观，代指京师朝廷。僚士：在同一官署任职共事的人。惟明：官位显赫。“惟”是语助词，无实义。

⑮璅璅（音锁锁）：同“琐琐”，细小，卑微。下陪：地位低下的侍从。公：指刘毅。于征：去往很远的地方。

⑯溯江：逆长江而上。践汉：踏上汉水南岸，即到达荆州。《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徐：徐州。当时的淮北称北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淮南称徐州，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徂：往。义熙八年四月，刘毅由江州刺史调任荆州刺史，领卫将军衔。赴任之前，刘毅曾到徐州京口辞墓，然后从徐州到荆州，故云“自徐徂荆”。谢灵运从义熙初年起就一直跟随刘毅，先作记室参军，此时又提升为卫军从事中郎，所以也一同随刘毅“自徐徂荆”。以上为第五章，写其他僚友大都留在京师作朝廷高官，而自己却追随刘毅，位卑权轻，辗转飘泊来到荆州。

⑰契阔：分离，隔远。北京：指东晋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文选》载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其中的“北京”亦指建康。《文选颜鲍谢诗评》引元方回云：“江左自上流趋建康，则云北京，盖江流大抵北向也。”劬（音渠）劳：勤勉劳苦。西郢（音影）：郢是古楚国都城，因在建康之西，故称西郢，实指当时的荆州。

⑱守官：在官位上履行职责。末局：残局，指东晋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局势。永：久。

⑲孰是疲劣：大意是谁会如此疲弱无用。多眚：“眚”字原脱，遂校云“当是眚字”，今据改。“多眚”，意为多灾多难。

⑳既积：日积月累，时日已久。志：内心。省：醒悟。以上为第六章，说自己不识时务，既不被重用，又多灾多难，却还在为行将灭亡的东晋王朝卖命而不知羞耻。

㉑凄凄：忧伤。离人：流离在外的人，指谢灵运自己。惋：叹惜。乖：分离。悼：悲痛。

⑦企伫：伫立企盼。好音：好消息。倾渴：倾心渴望。行李：使者，此指捎信的人。

⑧矧（音审）乃：何况是。贻：赠送。琼玕（音穷起）：泛指美玉。这里喻指中书谢瞻赠给自己的美好诗篇。

⑨要（音腰）：结交，邀约。既：已经。笃（音睹）：深厚。平生：指“平生之言”，即从前说过的话。盈：满，充斥。这两句袭用《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言自己与中书交往已久而感情深厚，从前说过的许多话至今仍在耳边回响。

⑩申复：重复，反复。情言：充满感情的话。欣叹互起：时而高兴，时而叹惜。“互起”指交替产生。【《全宋诗》“互”作“平”。逯校云：“适园本作平，误。”】

⑪何用：用什么。托诚：寄托真挚感情。吾子：我的好朋友，尊称中书谢瞻。以上为第七章，说自己孤独悲伤，渴盼亲友佳音，果然得到中书的赠诗，因而浮想联翩，感慨系之，欲有以为报。

⑫在昔：从前。先师：指庄子。任诚：放纵本性。师天：顺应自然。

⑬刻意岂高：克制欲念哪能算高行。江海非闲：避居江海也不是真正的闲暇之处。这两句取意于《庄子·刻意》篇，其文曰：“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虚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

⑭道：指道家的学说或主张。性：人及万物之本性。兹：此。丘园：代指隐居生活。《易·贲》“贲于丘园”孔颖达疏：“丘谓丘墟，园谓园圃，唯草木所生，是质素之处，非华美之所。”

⑮偕：唱和。友之唱：指中书所赠的诗篇。敬悦在篇：对朋友的敬重和喜爱之情都写在了回赠的诗篇中。

⑯霜露：代指时令。荏苒（音忍染）：渐渐过去。日月：代指时光。捐：丢弃。

⑰式遄（音船）：迅速，急切。“式”为语助词，无义。言归言旋：即回归。“言”为语助词，无义。这两句袭用《诗经·大雅·烝民》“式遄其归”及《小雅·黄鸟》“言旋言归”句意。以上为第八章，表明自己有

归隐之意，同时希望双方能尽快到建康会面。

2 赠安成^① 七章并序

从兄宣远，义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成，其年夏赠以此诗，到其年冬有答。^②

时文前代，徽猷系从。^③於迈吾子，诞俊华宗。^④明发迪吉，因心体聪。^⑤微言是赏，斯文以从。^⑥
 用舍谁阶，宾名相传。^⑦秘丘发軫，千里知贤。^⑧抚翼宰朝，翰飞戚蕃。^⑨佐道以业，淑问聿宣。^⑩
 相彼景响，有比形声。^⑪始云同宗，终焉友生。^⑫棠棣隆亲，颊弁鉴情。^⑬緬邈岁月，繾綣平生。^⑭
 明政敦化，矜恤载怀。^⑮用掇良彦，循我人黎。^⑯江既永矣，服亦南畿。^⑰解袂告离，云往风飞。^⑱
 挥手未几，钻燧推斥。^⑲青春屏轡，素秋系迹。^⑳媚彼时渔，恋此分拆。^㉑我劳行久，实获予戚。^㉒
 昔在先道，垂诰亨鲜。^㉓亦曰于豹，调和韦弦。^㉔清静有默，平正无偏。^㉕钦隆令绩，慰沃愿言。^㉖
 弩不逮骏，莠不间薰。^㉗三省朽质，再沾庆云。^㉘仰惭蓼萧，俯惕惟尘。^㉙将拭旧褐，竭来虚份。^㉚畴咨亮款，敬告在文。^㉛

【校注】

①安成：东晋郡名，治所在平都（今江西省安福县东南）。这里代指安成太守谢瞻。

②逯本据《文馆词林》无序，顾本据《文选》卷二五《于安成答谢灵运诗》李善注补。然则此诗作于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夏天，诗

文赞颂了谢瞻的德才，通过回顾两人的深厚友谊，表达出对兄弟的思念之情。

③时文：时髦的好文章。前代：取代前人的文章。此句言谢瞻的文章胜过前人。徽猷（音由）：美德。语本《诗经·小雅·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与焉。”毛亨传：“徽，美也。”郑玄笺：“猷，道也。君子有美德以得声誉，则小人亦乐与之而自连属焉。”系从：连属，附从。指德高望重让人景仰依附。

④於（音乌）：叹词，相当于现代的“啊”。迈：卓越。吾子：尊称谢瞻。诞俊：伟大的杰出人物。华宗：豪华的家族。

⑤明：视力。迪吉：语见《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孔安国传：“迪，道也。顺道，吉；从逆，凶。”《逯校：吉，“原作古。今从适园本”。顾本亦改作“吉”。】心：自己的思想。聪：听力，听到的事情道理。这两句费解，大意是赞扬谢瞻善于观察和思考，所作所为合理顺道。

⑥微言：精警而富有哲理的话。“微言是赏”即欣赏微言，动宾倒置，下句“斯文以崇”结构同，“是”“以”起帮助宾语提前的作用，无实义。斯文：泛指礼制文化等。语出《论语·子罕》：“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崇：尊尚，重视。以上为第一章，赞颂谢瞻的才德。

⑦用舍：录用和弃置，指作官和隐退。语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谁阶：以谁为阶，即凭借依靠谁的意思。宾名：宾与名同义，都是跟客观实体相对的概念，这里指好的名声。《山居赋》：“投吾心于高人，落宾名于圣贤。”谢灵运自注：“宾名，义皆出于庄周。”《庄子·逍遥游》有“名者实之宾也”句，是其所出。

⑧秘丘：即泌丘。典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诗序》以为贤者劝诱僖公之诗，故后人用“泌丘”代指贤者居所。《文选》所载汉蔡邕《郭有道碑文》“栖迟泌丘，善诱能教”就是对《衡门》诗的化用。发軫（音诊）：发车。句言从秘丘出发，实指贤者出仕。

⑨抚翼：扶助，辅佐。宰朝：朝廷。翰飞：在高空自由翱翔，喻指

充分施展才能，大显身手。戚蕃：语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后人节缩“戚蕃”代指诸侯国。这里实指安成郡。

⑩佐道以业：用功业助成德行。淑问：善于听讼断案。语出《诗经·鲁颂·泮水》：“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郑玄笺：“使善听狱之吏如皋陶者献囚。”聿（音预）：通“以”，连词。宣：教化。“淑问聿宣”言善于听讼的同时重视教化的作用。消灭狱讼其实是最好的听讼。《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使无讼”正是教化的效果。以上为第二章，写谢瞻在安成施展才能，功成名就，声誉远扬。

⑪相：观察。景响：即影响，指影像和回声。有比：如同。形声：形体和原声。“景”（影）随“形”，“响”应“声”，比喻兄弟之间关系亲密。

⑫始云：开始，原来。“云”是语助词，无义。同宗：同族兄弟。终焉：最终，后来。“焉”是语助词，无义。〔顾本“焉”作“然”。〕友生：朋友。语本《诗经·小雅·棠棣》：“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⑬棠棣：棠梨树。这里指《诗经》篇名，即上举《小雅·棠棣》，诗旨言兄弟友爱。隆：尊尚，看重。頍（音亏上声）弁：圆顶帽。这里指《诗经》篇名，亦见于《小雅》，诗言兄弟亲戚在一起欢宴。鉴：照见，显示。

⑭緌邈（音免秒）：漫长。缱绻（音遣犬）：情意深厚。平生：平素，长期以来。以上为第三章，写谢氏兄弟之间交往密切，情谊深厚。

⑮明政：使政治清明。敦化：使教化敦厚。矜（音今）恤：同情体恤。“矜恤载怀”即“怀矜恤”，意为怀有矜恤同情之心。“载”犹“是”，起帮助宾语提前的作用。

⑯用擢（音多）：选用，提拔。“擢”通“擢”。良彦：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循：顺从。人黎：人、民同义，“人黎”即“民黎”，亦即“黎民”，指老百姓。

⑰江：长江。永：长。《诗经·周南·汉广》有“江之永矣”句，此套用。服：从事官职。南畿（音机）：南方。古时京都近郊称畿，也可泛指方圆千里的地方。“既…亦…”：相当于“既…又…”，表示相连的两句为并列关系。

⑱解袂（音妹）：解开原本相连的衣袖，表示分手离别。云往风飞：

象云和风一样飞走了。以上为第四章，写谢瞻被选拔重用，前往安成任事，从此兄弟分离。

⑩挥手：告别。未几：不久，没有多少时日。钻燧：《论语·阳货》：“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钻燧”即“钻燧改火”的省说，原义是季节不同而取火所用的木材各异，这里代指时序更替。推斥：推移。

⑪青春：万物青翠的春天。屏（音丙）：除去马缰车缆，表示停止休息，不再前进。这里指春天已成过去。素秋：万物灰白的秋季。系迹：连上足迹。这句话说秋天接踵而至。

⑫媚：喜爱。恋：怀恋，留恋。分拆：分离。

⑬实：表示确认的副词。戚：忧愁。以上为第五章，写分离已久，思念成忧。

⑭先道：指古代《老子》的学说。垂诰：流传下来的训诫。烹鲜：“烹”同“烹”，分化字。“烹鲜”语出《老子》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国家要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能经常搅动。这里借用来告诫谢瞻治安成要小心谨慎。

⑮亦曰：又说，再如。于豹：指春秋时晋国人董安于和战国时魏国人西门豹。韦弦：皮韦和弓弦，代指性格的缓和急。典出《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谢灵运用古人调和缓急的故事提醒谢瞻注意自己的言行要适度。

⑯清静有默：清静无为，沉默少语。这是道家的处世态度。《老子》第四十五章：“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庄子·在宥》：“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汝）形，无摇女（汝）精，乃可以长生。”

⑰钦隆：敬重。令绩：好的业绩。慰沃：安慰。“沃”为浇灌、滋润，与“慰”义近。愿言：心愿，愿望。“言”为语助词，无义。以上为第六章，对谢瞻提出希望，显示出对好友的关心。

⑱骛（音奴）：劣马。逮：及，赶上。骏：好马。莠（音尤）：臭草。间（音贱）：参与，并列。薰（音熏）：香草。这两句的“骛”和“莠”比谢灵运自己，“骏”与“香”喻谢瞻，言自己不如谢瞻。

⑲三省（音醒）：语出《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此用歇后

法，取“吾身”为义，指谢灵运自己。朽质：腐朽无用的质料，比喻人的无德无能。庆云：祥云，比喻福气、好运。“再沾庆云”意谓再次托谢瞻的福，大概是指刘毅失败自杀后，谢灵运被刘裕收用而重新作官的事。

②蓼（音路）萧：青翠的香蒿，这里指《诗经·小雅》的篇名。《诗序》以该诗为歌颂周天子的恩泽。惕：警觉，畏惧。惟尘：同“维尘”。《诗经·小雅·无将大车》有“维尘冥冥”“维尘壅兮”句，故以“维尘”代指该诗，《诗序》以为该诗写“大夫悔将小人”，则旨在忧小人之谗。这两句的大意是说上愧皇恩，下惧谗言，作官的日子并不好过。

③将：打算。拭旧褐（音贺）：擦去旧布衣上的灰尘。意指脱掉官服而穿上贫民百姓所穿的粗布短衣，表示辞官为民。褐（音窃）：去，往。虚：空旷，虚无。汾：汾水。《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王倪、啮缺、被衣、许由）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可见汾水是古代贤人避世修养的隐居之处。

④畴咨：询问，访问。用见《晋书·段豹传》：“故宜畴咨博采，广开贡士之路。”亮款：指诚恳忠实之心。这两句的大意是说承蒙垂询，故将真实心迹敬告于诗中。以上为第七章，写自己虽然有幸仍在官场，但资质愚钝，上下难安，所以打算归隐。

【附】谢瞻《于安成答谢灵运》诗：条繁林弥蔚，波清源愈浚。华宗诞吾秀，之子绍前胤。绸缪结风徽，烟氲吐芳讯。鸿渐随事变，云台与年峻。/华萼相光饰，嚶嚶悦同响。亲亲子敦予，贤贤吾尔赏。比最后鲜辉，方年一日长。葵叶爱荣条，涓流好河广。/殉业谢成操，复礼愧贫乐。幸会果代耕，符守江南曲。履运伤荏苒，遵途叹缅邈。布怀存所钦，我劳一何笃。/肇允虽同规，翻飞各异概。迢递封畿外，窈窕承明内。寻途途既睽，即理理已对。丝路有恒悲，矧乃在吾爱。/跼行安步武，铄翻周数仞。岂不识高远，违方往有吝。岁寒霜雪严，过半路愈峻。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进。行矣迈令猷，写诚洲来讯。（据胡刻本《文选》卷二五）

3 赠从弟弘元^① 六章并序

从弟弘元为骠骑记室参军，^②义熙十一年十月十日，从镇

江陵，^③赠以此诗。

崑彼明泉，馥矣芳蕙。^④扬晔神皋，澄清灵溪。^⑤灼灼吾秀，徽美是谐。^⑥誉必德昭，志由业栖。^⑦

憩凤于林，养龙在泉。^⑧舍潜就跃，假云翔天。^⑨任以味变，台以明宣。^⑩言辞戚朝，聿来鼎藩。^⑪

昔尔同事，谓予偕征。^⑫睽合无朕，聚散有情。^⑬我端北署，子腾南溟。^⑭申非授乖，饮泪凄声。^⑮

缅邈荆巫，杳翳江湍。^⑯三千既旷，徭役实难。^⑰想像微景，延伫音翰。^⑱因云往情，感风来叹。^⑲

寝处宴说，指辰忌薄。^⑳叱离未几，节至采获。^㉑静念霜繁，长怀景落。^㉒人道分虑，前期靡托。^㉓

视听易狎，冲用难本。^㉔违真一差，顺性谁卷。^㉕颜子悔伤，蓬生化善。^㉖心愧虽厚，行迷未远。^㉗平生结诚，久要罔转。^㉘警掉候风，侧望双反。^㉙

【校注】

①从弟：堂弟。弘元：人名。谢弘元的生平事迹史书未载，仅见于谢灵运诗。此诗作于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冬，共六章，有序。【逵本无序，此据顾本。】诗意赞扬谢弘元才德，对谢赴江陵任职表示祝贺，同时又为兄弟间的分离感到痛苦。

②驃（音票）骑：将军名号，当时的驃骑将军是刘道怜。记室参军：军府中掌管书记文章之类的官员。

③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从公元405年至公元418年共13年。从镇江陵：刘道怜以驃骑将军兼荆州刺史，前往州府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镇守，谢弘元作为记室参军跟从前往，故云“从镇”。当时谢惠连的父亲、谢灵运和谢弘元的族叔谢方明正在刘道怜手下任驃骑长史，谢弘元能“从镇江陵”，恐怕与谢方明的提携有关。

④崑（音闭）：通“泌”，泉水涌流。明泉：清澈的泉水。语本《诗

经·邶风·泉水》“泌彼泉水，亦流于淇”。馥（音复）：浓烈的香气。芳蕤（音颓）：香草。这两句喻言弘元具有良好的才德。

⑤扬晔（音夜）：散发光辉。神皋：神明之区。参《答中书诗》“流采神皋”句注。澄清：澄浑水而使之清澈。灵溪：水名，在江陵县北。这两句喻言弘元到江陵会施展才能，取得成效。

⑥灼灼：可形容鲜花繁盛，如《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也可形容人的英俊，如晋潘岳《夏侯常侍诔》“英英夫子，灼灼其俊”。这里用同后者。吾秀：亲昵的说法，犹今言“我的俊小伙”。徽：指品德好。美：指外表美。是谐：和谐统一。“是”为虚词，无实义。这两句说弘元外表美，心灵也美。

⑦昭：昭示，显露。“誉必德昭”言声名必须靠德行来显示。由：于。栖：藏身止息，引申为寄托。“志由业栖”言志愿寄托于功业之中，亦即通过功业来体现。这是对弘元的勉励和预祝。以上为第一章，赞美谢弘元的才德。

⑧憩（音气）：止息。这两句以凤息在林、龙养在泉比喻谢弘元待时而动。

⑨舍：放弃。就：趋向，选择。“舍潜就跃”指龙不再潜藏于水而选择时机飞跃起来了。此化用《易经·乾卦》“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之意。假：凭借。翔：飞翔。“假云翔天”指凤不再栖息山林而凭借祥云飞上了天空。这两句以龙跃凤翔比喻谢弘元出仕升迁。

⑩饪（音认）：烹饪。此代指饮食。以：因此，因而。味变：味道变好。台：台榭。此泛指房屋。明宣：宽敞明亮。这两句说弘元的生活待遇因为升官会有很大的提高。

⑪言辞：辞别。“言”为语助，无实义。戚朝：亲戚和朝廷。聿来：来到。“聿”为语助，无实义。鼎藩：原指地位重要的诸侯国，这里指荆州。以上为第二章，写谢弘元转运升迁。

⑫昔尔同事：从前跟你一块儿共事。谓予偕征：以为我会跟你一同远行去荆州。按刘裕伐荆州时，刘道怜居守京城，谢灵运曾在刘府任咨议参军，故得与谢弘元“同事”。后刘道怜调守荆州，谢灵运转中书侍郎留在京城，故未得与弘元“偕征”。

⑬睽（音葵）合：离合，实际上指分离。无朕：没有先兆，即未曾预料。聚散：义偏于“散”。

⑭端：任职。北署：北面的官署，实指朝廷。子：尊称谢弘元。腾：奔腾，这里也是指任职作官。南溟：原指南海，这里实指荆州。

⑮申非授乖：大意是将自己离别时的感受申述出来转达给即将离去的对方。“乖”指“乖人”，即离人。这两句与刘桢《赠徐干》诗“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意思相近。以上为第三章，写两人离别。

⑯缅邈（音免秒）：同“绵邈”，遥远。荆巫：荆州境内的荆山和巫山，这里代指荆州。杳翳（音咬义）：遥远模糊的样子。江湍（音团阴平）：长江急流。

⑰三千：即三千里，指从京城建康到荆州的水路距离。据《宋书·州郡志》载，自京都到荆州江陵的水路实际有三千三百八十里，此举整数而已。既：既然。旷：远。繇（音摇）役：同“徭役”，指跟随到远处服役（古时作官也称服役）。

⑱微景：微贱的身影。自谦的说法。“景”同“影”。延伫：久立等待。音翰：音信。

⑲因云往情：拜托白云寄去情意。感风来叹：通过风声感受传来的叹息。以上为第四章，写相隔千山万水，彼此渴望沟通。

⑳寝处：就寝与坐处，泛指起居生活。宴说：饮宴交谈。指辰：指日，计算时日。忌薄：担心离别的日子临近。

㉑仝（音匹）离：分离。未几：不久。节：时令。至：到了。采获：指年终。语出《诗经·小雅·小明》：“岁聿云莫（暮），采萧获菽。”摘取后句“采获”二字以代指前句“岁暮”之意。

㉒静念：默默地思念。霜繁：代指霜露繁重的清晨。长怀：长久地怀想。景落：日落，代指傍晚时分。这两句是互文，言从傍晚至清晨，又从清晨到傍晚，日日夜夜无时不在思念。

㉓前期：从前的心愿、期望。靡托：无法寄托。以上为第五章，写别后相思。

㉔狎：亲近，熟悉。冲用：道家术语，见《老子》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又第四十五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冲”为空虚义。本：根据。“难本”指难以把握。

⑤违真：违背本性。顺性：顺从本性。卷：屈从，改变。“谁卷”似化用《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语意。这两句的大意是说，一旦违背本性就会出现差错，如果顺从本性，那就谁也无法改变。

⑥颜子：大概是指孔子的学生颜回。《论语·雍也》：“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悔伤”大概就是指“不贰过”（即知错必改不再重犯）等品行。遽（音渠）生：即遽伯玉，春秋时卫国的贤大夫。化善：不断变化而至于善。《庄子·则阳》：“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说的就是遽伯玉随年变化，不断进取，以求完善的事。

⑦心愧：指违背本性而误入官场，内心感到惭愧。厚：深，重。行迷未远：指迷途走得还不远，改正回头还来得及。《楚辞·离骚》有“行迷未远”句，又陶渊明《归去来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意思与此相近。

⑧平生：从前。结诚：结下了诚挚的友谊。久要（音腰）：长久的交往。罔转：不能改变。

⑨整棹：即整棹（音赵），指准备船只。“掉”“棹”俗字通。候风：等待合适的风向（以便开船）。侧望双反：大意是希望辞官返归。以上为第六章，对自己的处境深感忧虑。

4 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① 五章

於穆冠族，肇自有姜。^②峻极诞灵，伊源降祥。^③貽厥不已，历代流光。^④迈矣夫子，允迪清芳。^⑤

昔闻兰金，载美典经。^⑥曾是朋从，契合性情。^⑦我违志概，显藏无成。^⑧畴鉴予心，托之吾生。^⑨

维翰孔务，明时劳止。^⑩我求髦俊，以作僚士。^⑪金曰尔谐，俾蕃是纪。^⑫誓将去我，言戾北鄙。^⑬

契阔群从，缱绻游娱。^⑭历时越岁，寒暑屡徂。^⑮接席密处，同轸修衢。^⑯孰云异对，翔集无殊。^⑰

子既祗命，饯此离襟。^⑬良会难期，朝光易侵。^⑭人之
执情，吝景悼心。^⑮分手遵渚，倾耳淑音。^⑯

【校注】

①此诗大约作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当时谢弘元已由“从镇江陵”回到京师，担任中军功曹，但不久又将赴北伐军任事。诗文所述即作者与弘元的深厚友谊以及对弘元即将离京北去的依依不舍之情。中军：晋时军队分左、中、右三军，另有监军。据《资治通鉴》卷一一七载，义熙十二年八月，“（刘）裕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刘穆之领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功曹：负责考察记录军功的官。

②於（音乌）：感叹词，相当于“啊”。穆：美好。冠族：显赫出众的家族，此指谢氏大族。肇（音兆）自：始于，源于。有姜：指古代的姜氏。“有”为词头，无实义。

③峻：高。极：至，达到极点。诞灵：神灵下降。伊源：指姜氏的发源地，即嵩山。降祥：降下祥瑞。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嵩山高峻，降下神灵，从而诞生了谢氏祖先。《诗经·大雅·嵩高》就是歌颂谢氏祖先申伯的：“嵩高维岳，骏（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汉毛亨传：“尧之时，姜氏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诸侯之职。于周则有甫、有申、有齐、有许也。”其中的申伯周宣王时因功封于谢邑，并在谢邑立国，后世子孙以邑为氏因而有了谢氏。

④貽厥：指子孙。语出《尚书·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貽厥子孙。”用“貽厥”代指“子孙”，属于歇后修辞法。不已：不止，不断，即时代相传意。历代流光：指谢氏在历史上功劳卓著、声誉显赫而言。

⑤迈：卓越。矣：感叹词。夫子：指谢弘元。允迪：义取“厥德”即“其德”，也是歇后用法，语见《尚书·皋陶谟》“允迪厥德”。以上为第一章，歌颂谢氏祖先以及弘元的德行。

⑥兰金：代指《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一段话，说明朋友之间同心同德的重要。载美典经：指“兰

金”之语记载于美好的经典《周易》中。

⑦朋从：指朋友。语本《周易·咸卦》：“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契合：两相投合。

⑧违志概：违背原来的志愿和节操。显藏无成：指显达官场和隐居山林两方面都没有办好。

⑨畴：谁。鉴：照见，明察，了解。托之吾生：把这种心情寄托给弘元。“吾生”是对弘元的昵称。以上为第二章，说弘元是自己的好友，能以心相托。

⑩维：是发语词，无实义。翰：屏蔽，捍卫。语本《诗经·小雅·桑扈》“之屏之翰，百辟为宪”。孔务：即大务，最要紧的事物。“维翰孔务”意指捍卫朝廷是当务之急。明时：政治清明的时期。劳止：劳苦，这里指努力供职。语本《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止”为助词，无实义。

⑪我：指朝廷。髦俊：杰出的人才。僚士：官员。这里指能出征堪当重任的官员。

⑫金（音千）曰：都说，都认为。尔：你。谐：合适。俾：使，派。是：代词，复指提前的宾语，无实义。“俾蕃是纪”的大意是说派你去军中协助御敌卫国。

⑬逝：往。去：离开。言：助词，无实义。戾（音立）：至，到。〔逯本“戾”作“念”，此从顾本。〕北鄙：北部边境。以上为第三章，写弘元为朝廷服役，出征北疆。

⑭契阔：感情融洽，意气相投。与曹操《短歌行》“契阔谈宴，心念旧恩”中的“契阔”意同。群从：许多人相聚在一块。这里指谢氏兄弟们的相伴相随。缱绻（音遣犬）：情谊深厚缠绵。游娱：泛指交游聚会、饮宴娱乐等。

⑮历、越：经历，经过。〔逯本“越”作“阅”，此从顾本。〕屡徂（音粗阳平）：过去了许多回。这两句是说谢氏兄弟们在一起生活了许多年。

⑯接席：坐席连着坐席。密处：亲密地坐在一块儿。軫（音诊）：车后横木，这里代指车。“同軫”指同坐一辆车。修衢（音渠）：长长的大道。这两句说兄弟们相互亲密无间。

①孰云：谁说。异对：异父异母所生的兄弟。翔集：本指鸟雀的飞翔和集止，这里代指人的举止行为。无殊：没有差别。实指意趣相投而没有矛盾冲突，并非一言一行都完全相同。以上为第四章，回忆兄弟们年少时在乌衣巷宅第朝夕相处的友爱生活情景。

①⑩子：尊称谢弘元。祗（音支）命：指奉命出征。饯：饮宴送行。离襟：衣襟分开，表示离别。

①⑪良会：美好的聚会。期：预期，约定。朝光易侵：指晨光很快出现，饯宴就要结束。

①⑫执情：诚挚的情感。吝景：珍惜时光。悼心：伤心。

①⑬渚：本指水中的小洲，这里似指岸边。“遵渚”谓船沿着岸边行进，指弘元离去时依依不舍的情景。倾耳：侧耳倾听。淑音：好消息。以上为第五章，写为弘元送行，并希望早日听到他的好消息。

5 岁暮^①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②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
哀。^③运往无淹物，年逝觉已催。^④

【校注】

①岁暮：年末。此诗大概作于义熙十二年岁末（公元417年），其时刘裕屯兵彭城，即将西征收复洛阳，谢灵运奉诏前往彭城慰劳刘裕。诗写长夜忧思，感叹岁月易逝，人生难留。意犹未尽，疑有脱文。

②殷：深重。寐：睡着。《晋书·束皙传》：“荣利不搅其觉，殷忧不干其寐。”颓：消磨，尽。

③朔风：北风。〔“劲且哀”《初学记》作“清且哀”。逯本于“且”字下出校“清”字，疑误。〕

④运往：指时间不停地过去。无淹物：没有久留不变的事物。年逝：年华如流水般逝去。觉已催：感觉到岁月已经催人老了。〔逯校本依《艺文类聚》“已”作“易”，此依《诗纪》。〕

6.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①

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②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③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④鸣葭戾朱宫，兰卮献时哲。^⑤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⑥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⑦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⑧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⑨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⑩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⑪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⑫

【校注】

①九日：指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九月九日，这一天为重阳节。宋公：指宋武帝刘裕。戏马台：地名，在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城南。集：聚宴。孔令：即孔靖，字季恭，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刘裕跟孔靖友好，曾让他作宋国尚书令，而孔靖谢绝不受，现在又要辞职东归，刘裕就在戏马台设宴为他饯行，百官都跟随聚集，参与宴会，并相互唱和，赋诗赞美，此诗即其中之一。〔《北堂书钞》题作《九月九日戏马》，《太平御览》卷七七六题作《送孔令》，《艺文类聚》等诗题少“集”字，《初学记》卷十八诗题少“九日”、“送”三字。此题从《文选》。〕

②季秋：晚秋，农历九月。边朔：北方边境，这里指彭城，因为当时淮河以北地区被异族占领，所以彭城成了边镇。〔《艺文类聚》作“朔边”。〕旅雁：大雁随季节游行迁徙，故称旅雁。违：背离，避开。《列子》：“禽兽之智，违寒就温。”

③凄凄：寒冷苍凉。阳卉：秋阳下的百草。腓：通痲，病黄的样子。《诗·小雅·四月》：“秋日凄凄，百卉俱腓。”此袭用其意。皎皎：明净透亮。

④良辰：美好的时辰，此指重阳节，秋高气爽。圣心：圣人之心，亦即天子之心，这里指刘裕而言。云旗：绘有云霓等装饰物的彩旗。〔《太平寰宇记》引“云”字作“灵”。〕兴暮节：兴起于晚秋时节，指彩

旗在秋风中飘扬。

⑤葭：通笳，笛子。〔《太平御览》等径作“笳”。〕古时皇帝出行有仪仗队，常吹笛奏乐，魏文帝书“从者鸣笳以启路”即言其事。戾：至，到。朱宫：红色的屋宇，此指戏马台的楼阁。〔《三谢诗》作“宋宫”。〕兰：一种香草。卮：酒杯。兰卮代指美酒。时哲：当代贤人，指孔靖。〔《岁时杂咏》“哲”作“折”。〕

⑥饯宴：送行的酒宴。光：光大，发扬。孚：诚信。“有孚”语出《周易·未济》“有孚于饮酒无咎”，指君臣宴乐以增诚信而不伤政事的德行。和乐：用《诗·小雅·鹿鸣》之意，言君臣宴会，妙乐美酒，和谐欢悦，一派太平兴旺的景象。隆所缺：使久已废弃了的君臣宴饮之礼再次兴隆。《毛诗序》：“《鹿鸣》废，则和乐缺矣。”〔五臣本《文选》等“隆”作“信”，疑误。〕

⑦在宥天下理：即理在有天下。“理”指治国之道，“在宥天下”出自《庄子·在宥》篇“闻在宥天下，不闻在治天下也”，意谓治国之道在于宽仁，顺从天下万事万物按自然规律发展，而不要人为加以限制。吹万：大地自发吹出的各种自然声音。语本《庄子·齐物》篇：“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司马彪注：“言天气吹煦，生养万物，形气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此用吹万喻指给人民充分的自由。群：群众，泛指百官与广大平民百姓。方悦：才会欢悦。《岁时杂咏》“方”作“芳”。

⑧归客：回乡的客人，指孔靖。遂：往。〔《艺文类聚》等“遂”作“逐”。〕隅：靠边沿的地方。脱冠：古时当官者都按级别戴相应的帽子，脱去帽子指辞去官职。谢朝列：辞别朝廷官员的行列。

⑨弭：停息。棹：船桨。〔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棹”作“节”，则指马鞭。〕薄：通“泊”，停靠。枉渚：水湾，码头。〔《初学记》“枉”作“桂”。〕指景：指着日影。古用日影计时，指影意在提醒时间不早了。乐阕：指送别的音乐结束。〔《初学记》作“乐阙”，意同。〕《礼记》：“有司告以乐阕。”郑玄注：“阕，终也。”

⑩《河流》：《太平御览》作“东流”。急澜：急速奔流的波澜，指去者沿水路顺流轻舟非常快捷。浮骖：驂马拉车快跑。无缓轍：没有慢慢行走留下的车轮印，指送行者沿陆路返回飞车快马也很急速。〔《太平

御览》“缓”或作“蹊”。】

⑪岂伊川途念：等于“岂念伊川途”，原句宾语前置。伊：代词，那，那些。川途：指上面描述的水路与陆路。宿心：平素的心愿。这两句是说我并非感念那水路陆路反向行驶的急迫，而是在这即将送别归隐者的时候觉得对不起我那平素也想归隐的心愿。

⑫彼：代孔靖。丘园道：指隐居之道，语出《周易·贲卦·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王肃注：“失位无应，隐处丘园。”喟焉：叹惜的样子。【“焉”逯校云“杜诗注作然”。】伤薄劣：为德薄才劣不能实现心愿而伤感。后一句是说作者自己。

7 彭城宫中直感岁暮^①

草草眷物徂，契契矜岁殫。^②楚艳起行戚，吴趋绝归欢。^③修带缓旧裳，素鬓改朱颜。^④晚暮悲独坐，鸣鸶歇春兰。^⑤

【校注】

①这首诗大概作于义熙十四年岁末（公元419年）。其时刘裕自长安返回彭城，任相国，号宋公，谢灵运从随刘裕，任宋国黄门侍郎，再转为相国从事中郎。诗意抒发岁暮怀归、忧谗畏讥之感。彭城：当时郡名，在今江苏省徐州市。直：《玉篇》训“侍”，相当于现代说“值班”。岁暮：一年将尽的时候。

②草草：忧虑的样子。《诗·小雅·巷伯》：“劳人草草。”毛传：“草草，劳心也。”眷：顾念。物徂：物候变换，时光流逝。【逯校本作“徂物”，云“《初学记》作物徂”，今依《初学记》。】契契：忧愁的样子。《诗·小雅·大东》：“契契寤欢。”毛传：“契契，忧苦也。”矜：痛惜。殫（音丹）：尽。岁殫与岁暮义同。【《艺文类聚》“殫”作“蟬”，借音字。】

③楚艳：楚地的歌曲，具体指彭城地区的歌曲，因为彭城曾经是西楚的国都。起行戚：产生出门在外的悲戚之感。【《初学记》“起行”作“行复”。】吴趋：歌曲名。崔豹《古今注》：“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

也。”谢灵运的老家在会稽，而会稽曾为吴都，故以吴曲表思归之情。绝归欢：因不能回家而失去欢悦。〔《初学记》作“感绝欢”。〕

④修：长。缓：宽。原来的衣带变长变宽，说明自己瘦了。古诗“衣带日以缓”也是这个意思。素：白。朱：红。由红颜变成了白发，夸张地形容时间已过得太久。

⑤晚暮：傍晚时候。〔悲独坐：《艺文类聚》作“非独己”。〕鵲（音题）：鵲鸠，也作鵲鸠，即杜鹃鸟，常在夏秋之际啼叫，其时花草已谢。此袭用《离骚》“恐鵲鸠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句意，王逸注：“言恐鵲鸠以先春分鸣，使百草华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谗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过也。”

8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①

详观记牒，鸿荒莫传。^②降及云鸟，曰圣则天^③。虞承唐命，周袭商艰。^④江之永矣，皇心惟眷。^⑤矧乃暮春，时物芳衍。^⑥滥觞逶迤，周流兰殿。^⑦礼备朝容，乐闋夕宴。^⑧

【校注】

①这首诗历数朝代更替，历史变迁，暗示东晋王朝被刘宋所取代乃历史之必然，意在歌颂刘宋王朝。三月三日：疑指永初二年（公元421年）的三月三日，其时东晋已亡，刘裕于去年六月废晋即位建立了南朝宋国。侍宴：陪同刘裕饮宴。西池：皇家游乐场所，在当时的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②记牒：史书。鸿荒：史前远古时代。

③降及：往后发展到。云鸟：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汉书·百官表》：“黄帝云师而云名，少昊鸟师而鸟名。”少昊为黄帝之子。曰圣：被称为圣人。则天：效法上天。《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故“曰圣则天”指唐尧时代。

④虞承唐命：指虞舜承奉唐尧禅让之命而继续受国为君。周袭商

艰：指周文王、周武王趁商王朝危难崩溃之势率部起义进攻商都，一举推翻殷商王朝而建立了周朝。

⑤江之永矣：江水长流，语出《诗经·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序》认为这首诗是歌颂文王德化的，故此用来类比刘裕的恩德深广。皇心：指刘裕之心。惟眷：思念，顾念。

⑥矧：况且。暮春：晚春，农历三月。时物：当时的花草之类。【《百三家集》“时物”作“蒔物”，疑误。】芳衍：芬芳茂盛。晚春美景，更易令人遐想。

⑦滥觞：浮起酒杯。《孔子家语》：“夫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因而代指江河发源处，也用来比喻事物的起源。逶迤：曲折起伏而连绵不断。周流：周转流行。兰殿：芳香高雅的殿宇。

⑧礼备朝容：指早宴之礼仪齐备。乐阙夕宴：指晚宴结束。《礼记·文王世子》：“有司告以乐阙。”郑玄注：“阙，终也。”

9 答谢咨议^① 八章

玉衡迅驾，四节如飞。^②急景西驰，奔浪赴沂。^③英华始玩，落叶已稀。^④惆怅衡皋，心焉有违。^⑤

告离甫尔，荏冉回周。^⑥怀风感迁，思我良畴。^⑦岂其无人，莫与好仇。^⑧孰曰晏安，神往形留。^⑨

感昔戎行，远暨西垠。^⑩侷俛于役，不敢告勤。^⑪尔亦同事，契阔江滨。^⑫庶同支离，攘臂解纷。^⑬

鸣鹄在阴，自幽必显。^⑭既曰有声，因风易演。^⑮逶迤云阁，司帝之典。^⑯蔚彼遗藉，如莹如洗。^⑰

齐仲善交，在久弥敬。^⑱自我之遭，一遇而定。^⑲於穆谢生，以和缮性。^⑳有言属耳，有文在咏。^㉑

寡弱多幸，逢兹道泰。^㉒荷荣西荒，晏然解带。^㉓翦削前识，任此天籁。^㉔人既遇矣，何惧何害。^㉕

搔首北眷，清对未从。^㉖瞻云累叹，思□御风。^㉗良愿

易违，嘉乐难逢。^②微我无衣，温凉谁同。^③
 古人善身，实畏斯名。^④缘督何贵，卷耀藏馨。^⑤九言
 之赠，实由未冥。^⑥片音或重，玕璆可轻。^⑦

【校注】

①谢咨议：指谢弘微（公元392—433年），谢灵运的族弟，两人关系密切。“咨议”为官名，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参谋或参谋长之类，为军中智囊人物。弘微曾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夏或初秋到荆州在镇西将军刘义隆手下任咨议参军，故称“谢咨议”。大约在次年弘微有诗或书信致谢灵运（已佚），故谢灵运答以此诗。诗文回顾了二人平素的友谊及自己从前在荆州任职的情形，表达了自己对弘微的思念。

②玉衡：星名。本为北斗七星的第五星，这里泛指北斗星。迅驾：驾车快跑。四节：春夏秋冬四季。这两句言星移斗转，季节推移，时间过得很快。

③景：日光，太阳。“急景西驰”指太阳急速地往西方奔驰而下。沂：通“圻”，亦即“垠”，边际。“奔浪赴沂”言江水急浪一直向天边奔流而去。

④英华：生机旺盛的花朵。始玩：指刚刚绽开可供人玩赏。

⑤惆怅（音绸唱）：若有所失的样子。衡皋（音高）：长着杜衡的水边高地。“衡”即杜衡，一种香草。心焉：心中，内心。“焉”为语助，无实义。有违：不顺心，不舒畅。以上为第一章，感叹时光流逝。

⑥甫尔：刚才，不久。“尔”为词尾，无实义。荏（音忍）冉：同“荏苒”，指时间慢慢过去。回周：循环一周，指过了一年。

⑦怀、感：想念。风：德行风操。《后汉书·赵壹传》载《皇甫规致壹书》：“蹉跎不面，企德怀风，虚心委质，为日久矣。”其中“风”与“德”对文义近。迁：升官。指弘微由文学升任咨议参军。畴：与“俦”音义同，指同类。“良畴”指好朋友。

⑧好仇（音求）：相好的同伴。语本《诗经·周南·兔置》：“纠纠武夫，公侯好仇。”这两句的大意是说这里并不是没有人，但没有谁跟我是知心朋友。

⑨孰：谁。晏安：舒适安逸。神往形留：心神已随你而去，只是身躯留在这里而已。以上为第二章，写对弘微的思念。

⑩戎行：军队，这里指随军出征。暨（音既）：及，到达。西垠（音银）：西边，指位于当时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西面的荆州（今湖北江陵）。谢灵运曾在荆州作过刘毅的卫军从事中郎和刘裕的太尉参军。

⑪僇（音黜）：同“黜”。勤勉，努力。于役：在职位上。勤：辛劳。这两句袭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黜勉从事，不敢告劳。”表示尽心职守，没有怨言。

⑫尔：你，指谢弘微。契阔：勤苦，努力。与“黜勉”义近。江滨（音坟）：江边，这里代指荆州。

⑬庶：希望。同：如同，象……一样。支离：《庄子·人间世》中虚构的一个人物，他形体残缺不全，却敢于应征入伍。所谓“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是也。攘臂：挽起衣袖露出臂膀，表示奋发有所行动。解纷：解除纷乱，指治理好荆州。以上为第三章，回顾自己在荆州与弘微共事的一段生活。

⑭鸣鹤：即鸣鹤。阴、幽：昏暗不明处。显：现出，露面。此句语本《周易·中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魏王弼注：“立诚笃至，虽在暗昧，物亦应焉。”唐孔颖达疏：“处于幽昧而行不失信，则声闻于外，为同类之所应焉。”这里的喻意是，只要有德有才，即使暂处逆境，也终归会被朝廷了解和重用。

⑮既曰：意在承认某个前提，不必拘于实义。因：凭借。演：推广。这两句的大意是：鹤鸣自然有声，而凭借风力就容易传播得更广更远。喻指贤人出仕要善于假借时机。《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毛传以为是“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大概即为这两句诗所本。

⑯逶迤（音威移）：曲折连绵的样子。云阁：彩绘云饰的阁楼，这里泛指宫中的楼阁殿宇。司：掌管。典：典籍。谢灵运曾于义熙九年随刘裕返京“人为秘书丞”，故得掌管典籍。

⑰蔚：丰富，盛多。遗籍：历代留传下来的典籍。“籍”通“籍”。莹：光洁透明的石头。洗：洗石，一种能洗涤污垢的石头。《山海经·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如莹如洗”

是说古代典籍就象玉石和洗石一样能让人荡涤杂念、明白事理。以上为第四章，回顾自己从荆州回京，入朝作秘书丞掌管皇宫典籍之事。

⑬齐仲：指春秋时齐国的大夫晏平仲，即晏婴。善交：善于交往。弥：越发，更加。典出《论语·公冶长》：“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⑭我：我们，指谢灵运与弘微。遭（音够）：相遇，这里指交往。定：指感情深厚无法改变。这两句是说谢灵运和弘微从结识那一天起就成了莫逆之交。

⑮於（音乌）：感叹词，相当于“啊”。穆：美好。谢生：指谢弘微。以：用。和：中和。缮性：修养性情。《庄子·缮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这两句诗即用《庄子》意赞扬弘微能得中和之道。

⑯有言：指弘微说过的话。属耳：注耳，灌耳，在耳边回响。有文：指弘微写过的诗文。咏：诗篇。以上为第五章，写自己与弘微的交情并赞扬弘微的德性。

⑰寡弱：谢灵运自称，谦虚的说法。幸：幸运。逢：遇上。兹：此。道泰：政治清明，国家安定。

⑱荷荣：肩负光荣的使命。西荒：西部边远地区，这里指荆州。谢灵运曾在荆州任职多年。晏然：平安的样子。解带：解除绶带，指辞官卸任。

⑲翦削：灭除，抛弃。前识：前人的思想。这里主要指儒家典籍中的观点。语本《老子》第三十八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任：顺从。天籁（音赖）：自然界的各种声响，这里泛指自然。

⑳遇：指与自然万物相遇，也就是顺应自然以致物我融为一体。何惧何害：害怕什么。以上为第六章，说自己虽居官位，但想归隐自然。

㉑搔首：抓挠头部，表示烦躁、忧思。北眷：眷恋思念在荆州的弘微。荆州位于建康的西北方，故可以称“西荒”，也可以说“北眷”。清对：犹空对，独处。未从：指不能从随在弘微身边。

㉒瞻云：仰望白云。累叹：多次感叹。思□：原脱一字，疑作“子”或“君”之类。御风：乘风，驾风。句言想腾云驾风前去看望弘

微。

⑧良愿：指与弘微相见的美好愿望。易违：难以实现。嘉乐：指两人相会的快乐。

⑨微：非，不是。温凉谁同：跟谁同衣共享温凉。《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微我”二句化用其意。以上为第七章，对两人各在一方面难以团聚表示出遗憾。

⑩善身：修身以自保。《孟子》有“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语，此袭用其意。

⑪缘督：顺守中道。语出《庄子·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晋郭象注：“缘督以为经，顺中以为常也。”是“缘”为顺义，“督”为中义。“督”本指督脉，即人体身后的中脉，故引申指中道。何贵：相当于“一何贵”，即多么可贵。卷耀藏馨：收卷光芒，藏匿馨香。比喻隐才遁世。

⑫九言：九句话。典出《左传·定公四年》：“反自召陵，郑子大叔未至而卒。晋赵简子为之临，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傲）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这九个“无（不要）”字句即所赠之“九言”。冥：昏暗。“未冥”指不糊涂。意谓赠此九言者实为智慧圣哲之人，如依言而行，定能保身全生。故借“九言”共勉。

⑬片音：只言片语的一点点音讯，指有关弘微的消息。或重：有时非常宝贵。玕璠（音于烦）：美玉名。《太平御览》卷八〇四引《逸论语》：“璠玕，鲁之宝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玕，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璠玕”与“玕璠”同。以上为第八章，借古人言行以共勉。

【出守永嘉时期：永初三年（公元422年）—景平元年（公元423年）】

10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①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②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③辛苦谁为情，游子值颓暮。^④爱似庄念昔，久敬曾存故。^⑤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⑥李牧愧长袖，郤克惭跼步。^⑦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⑧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⑨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⑩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⑪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⑫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⑬

【校注】

①永初：宋武帝（刘裕）年号。刘裕已在五月去世，少帝刘义符即位，尚未改元，故仍称永初。之郡：到永嘉郡（就职）。据《宋书》载，少帝即位后，将谢灵运贬出京城做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市）的太守。初发都：从刘宋首都建康（今南京）开始出发。此诗虽因离京之郡而作，但同时也为与好友庐陵王分异而寄寓了感恩怀旧之情。

②述职：旧时地方官吏向中央政府汇报履行职责的情况叫述职。这里似指到任供职。期阑暑：在酷暑将尽的时候。潘岳《悼亡诗》：“溽暑随节阑。”李善注：“阑犹尽也。”〔《艺文类聚》“阑暑”作“兰署”。〕理棹：划桨行船。变金素：到了秋天。按五行说，秋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这两句诗交代出发的目的、工具及时令，当合起来理解，即在酷暑将尽、夏去秋来的时节，诗人乘船出发前往任所供职。

③秋岸澄夕阴：秋天的傍晚，江水里倒映着山岸及云霓，阴沉凝重。〔《艺文类聚》“澄”作“沉”。〕火旻团朝露：秋天的早晨，晶莹圆实的露珠在草尖树叶上滴滴转动，摇摇欲坠。火即大火星，夏秋之际现于夜空，明亮艳丽，常据以定时令。《诗经·豳风》“七月流火”指的就是这颗大火星。《尔雅》：“秋为旻天。”〔《艺文类聚》“火旻”作“火昊”。〕这两句写途中所见秋景。

④辛苦谁为情：袭用陆机《赴洛诗》“辛苦谁为心”，言路途劳苦，心情又如何呢？游子：出门在外的人。值：面临，碰上。颓暮：颓废潦倒，老气横秋。这两句借景抒情，写自己在日暮途穷时的感受。

⑤这两句说：庄子怀念故国以致喜爱与故国所见相似的事物；曾子看重故交以致与朋友相交愈久就愈加敬爱。前句取意于《庄子·徐无鬼》：“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后句取意于《论语》“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及《韩诗外传》“曾子曰：……久交友而中绝，此三费也”。诗人借庄子“离国爱似”的意念和曾子“久交不绝”的思想，表达自己离开京都愈远愈久而思念亲友越加深切的心情。

⑥如何怀土心：思念故乡的心情又如何呢？持此谢远度：带着这种思念故乡的心情辞别亲友远离了国都。永嘉离谢灵运的故乡极近，所以离开京都固然值得留恋，但能够回到故乡又是一个安慰。这两种心情是矛盾的，而最后弃政绝友、隐居故土、移情山水的思想占了上风。

⑦李牧愧长袖：李牧是战国时赵国良将，因其身长臂短，故看到长袖心里就觉得惭愧。郤克愧蹢（音席）步：郤克是春秋时晋国大夫，由于跛脚走路迟缓而曾被人耻笑，故常为此感到难过。《魏都赋》：“邯郸蹢步。”蹢步指轻快的步伐。

⑧良时：盛世，好时代。不见遗：不被遗弃。恶：貌丑，缺陷。这两句说李牧、郤克虽然身体上有缺陷，但由于生逢盛世明君，加上自己的努力进取，丑陋的形貌并没有成为事业成功的障碍，他们并没有被时代抛弃。

⑨曰余：说到我自己。亦支离：只不过是象支离疏一样无用的人。支离疏是《庄子·人间世》中假设的一个寓言人物，他肢体畸形，外貌丑陋，无所事事，却可以坐享国家救济而终其天年。依方早有慕：虽然还依赖方内尘世，却早已倾慕方外的隐居生活。《庄子·大宗师》：“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贡往侍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贡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子贡曰：‘夫子何方之依？’”郭象注：“以方内为桎梏，明所贵在方外。夫游外者依内。”此“依方”之所出。

⑩休明世：美好光明的时代。〔《艺文类聚》“世”作“时”。〕亲：

亲身，自己。蒙：承蒙，受到。英达：英明通达之人，这里指庐陵王刘义真。顾：顾念，关照，重视。

⑪班：分给，赏赐。赵氏璧：即楚和氏璧，后为赵王所得，故又名赵氏璧。【《艺文类聚》“璧”作“圣”，疑误。】徒：空，只。乖：违背，不符。魏王瓠：一种可以用来飘浮江湖的大瓠。《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自举，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培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这两句以赵氏璧喻高官厚禄为朝廷所用，以魏王瓠代指浪迹江湖隐居辞世的个人心愿，意即我身居朝廷而无用，既对不起庐陵王的厚遇，也有负于自己的隐居宿愿。

⑫从来：从做官以来。渐：逐渐，将近。二纪：二十四年，十二年为一纪。谢灵运作官始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至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尚不足二十年，这里言“二纪”，不过是个概数。始得：才能够。傍：倚傍，靠近。到永嘉郡，可以途经谢灵运的故乡始宁，故曰傍归路。

⑬穷：穷尽。绝：断绝。赏心悟：心里互相欣赏、理解。《宋书·刘义真传》说刘义真与谢灵运“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谢诗即用此言指知友之间的交往。【五臣本《文选》悟作晤，训为对。】

11 邻里相送至方山^①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瓠越。^②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③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④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⑤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阙。^⑥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⑦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⑧

【校注】

①此诗也是谢灵运出为永嘉郡守离京时所作，写了与亲友依依惜别的情形，表示要趁此机会避世幽栖，实际上暗含对朝廷及权臣的不满。

方山：当时皇都建康（今南京）附近的一个山名，山呈方形，山下有河水码头，亲友常于此送别行人。〔《文选》诗题无“至”字，《艺文类聚》等题作《相送方山》并少后六句。此题依《谢康乐集》等。〕

②祗役：敬奉职命，即奉命到外地就职。皇邑：皇都，当时的建康，现在的南京。相期：指望自己。〔《艺文类聚》等“相”作“指”。〕憩：息，生活。瓠越：即永嘉郡。其地春秋时属越国境界，汉时号为东瓠，故称瓠越。

③缆：栓系船只的绳索。及流潮：漂到江心流动的水波上。怀旧：恋念老亲故友。不能发：不愿意开船出发。

④析析：风吹林木发出的响声。〔《艺文类聚》作“折折”。〕就：逼近。衰林：两岸枯黄的林木。皎皎：洁白明净。

⑤含情：内心包含的感情。易为盈：容易积满充溢。遇物：眼前遇到的景物。一本“遇物”作“过物”。难可歇：难以停止，指景物因船急行而不断变化着。意即尽管内心充满了离情别绪，但征帆不得不远行急去。

⑥积疴：久病。谢生虑：使生命的雄心壮志凋谢萎缩。寡欲：减少世俗的欲望。罕所阙：少有缺失过错。这是谢灵运想隐居避世的原因。

⑦资此：借这次贬官出京的机会。〔《草堂诗笺》作“资志”。〕永幽栖：永远隐居起来。岂伊年岁别：哪里是那一年半载的短暂分别。

⑧各勉日新志：希望亲友们各自勉励，每天进步。《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周易》：“日新之谓盛德。”“日新志”用其意，指每天都能让自己进步的德行。音尘：音信，消息。陆机《思归赋》：“绝音尘于江介。”寂蔑：同寂寞。〔《文选》李善注“蔑一作灭”。〕

12 过始宁墅^①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②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③缙磷谢清旷，疲茆惭贞坚。^④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⑤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⑥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⑦岩峭岭稠叠，洲紫渚连绵。^⑧白云抱幽

石，绿筱媚清涟。^⑨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⑩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⑪且为树粉桧，无令孤愿言。^⑫

【校注】

①此诗写于赴任途中经过故宅家园之时，表达了对仕途的厌倦、故乡山水的依恋和打算回归隐居的心愿。始宁墅：谢灵运的祖居庄园，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东山西部，又名西庄。

②束发：指童年时代。《韩诗外传》：“夫人为父者，必全其身体。及其束发，属授明师，以成其材。”怀耿介：抱有坚定不移的崇高志向。《楚辞》：“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逐物遂推迁：在世事官场的竞逐中童年的壮志逐渐消磨变化。

③违志：违背童年的志向。二纪：二十四年。这里实际上是个概数，指二十年左右。兹年：今年。

④缁磷：变黑变薄，喻指自己没有坚守初衷。语本《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谢：辞去，抛弃。清旷：指原来清明远大的理想。疲茆（音你）：疲惫，软弱。指厌于世事，意志消沉。惭贞坚：因未能做到坚贞不渝而惭愧。

⑤拙：拙劣，指不善于做官。相依薄：互相依偎牵附。还得静者便：还是离开喧嚣的尘世回归故乡过平静的隐居生活比较便利。这两句是说既不会作官，又疾病缠身，两者相加，迫使自己不得不选择隐居修养的归宿。“静者”大概取意于《老子》“归根曰静，是谓复命”之语。【五臣本《文选》无此二句。】

⑥剖竹：接受朝廷符信，也就是奉命。汉代制度，任命地方长官要剖竹为二，一留中央，一给地方官，分而相合，作为信符。守沧海：即作永嘉太守。沧海本是东海的通称，这里特指永嘉郡。枉帆：枉曲帆船，即让船只绕一点路。旧山：相当于故乡，指始宁墅。

⑦山行：走山路。穷：尽，全都是。登顿：上山叫登，下山叫顿。水涉：走水路。洄沿：逆流而上曰洄，顺流而下曰沿。

⑧岩峭：山石险峻。【《草堂诗笺》作“岩峭”。】岭稠叠：峰峦稠密而层层叠叠。洲、渚：水中陆地，大的叫洲，小的叫渚。萦：围绕，指

水围绕沙洲流淌。连绵：接连不断。

⑨抱：萦绕，缠裹。幽：青黑色。筱：细竹。媚：亲近，抚弄。清涟：清水微波。《诗·伐檀》：“河水清且涟漪。”

⑩葺宇：编扎茅草，修盖房屋。临：面对。回江：江流回曲转弯处，一般水面比较宽阔。筑观：建筑楼台。基曾巅：以高山之顶为基地，这样楼台会显得更高。曾通层，层叠而高。

⑪乡曲：相当于乡里、乡村，本指地方，这里指故乡的亲友。期：期约，约定。旋：意同归。古时地方官大都以三年为一任，到时考核轮换，故相约三年期满即回归故乡隐居。〔《全宋诗》三作二。〕

⑫且为：请替我。树：种植。粉楨（音坟假）：两种上好的木材，常用作棺槨，表示将回故乡养老终死。无令：不要让我。孤：通辜，辜负，违背。愿言：意愿，愿望。言为语助词，无义。

13 富春渚^①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②定山緬云雾，赤亭无淹薄。^③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④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⑤洊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⑥平生协幽期，沦蹶困微弱。^⑦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⑧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⑨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⑩

【校注】

①谢灵运离开始宁墅，由浙江溯流而上，每遇山水佳处，辄留咏纪之。此篇即到富阳县游览富春江时所写，主旨与前几篇大体相同。富春：古县名，当时因避郑太后讳已改名富阳，即今浙江省富阳县。渚：富春江中的一个小洲。

②宵济：夜渡。〔《太平御览》等“宵济”作“朝发”。〕渔浦潭：水名，在浙江富阳县东。旦及：早晨到达。〔《太平御览》等“旦及”作“暮宿”。〕富春郭：富阳县城近郊。

③《吴郡缘海四县记》：“钱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

里，横出江中。”緬云雾：远远地矗立在云雾之中。赤亭：在定山东十余里。无淹薄：没有停留游览。淹训止，薄通泊。〔《韵语阳秋》“淹”作“滞”，《舆地纪胜》作“安”。《太平御览》等“薄”作“泊”。〕

④溯流：水行逆流而上。触：冲击。惊急：惊涛急浪。临圻（音奇）：靠近崖岸。阻参错：被参差交错的礁岩阻挡。

⑤亮：通谅，诚信，确实。乏：缺少。伯昏分：像伯昏那样的胆气。伯昏即伯昏无人，《列子·黄帝》篇记载，列御寇向伯昏无人炫耀他的射箭技术，伯昏无人说，这不算什么，于是登高山，踏危石，面对百仞之泉，脚有二分悬挂在崖壁之外，请列御寇上来射箭。列御寇吓得爬在地上，汗流浹背。伯昏无人说，至德之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而神气不变。现在你却吓成这样，是内心怯弱啊。险过：冒险经过。吕梁壑：象吕梁一样崖峻湍急的河流。《列子·黄帝》篇：“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

⑥洊（音荐）至：再至，多次经历。宜：应该。此句用《周易·坎卦》“水洊至，习坎”之意，王弼注曰：“不以坎为隔绝，相仍而至，习乎坎者也。习谓便习之也。”说明艰险经历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兼山：代指《周易·艮卦》。《象》曰：“兼山，艮。”贵止托：以止托为贵，即重视个人所处的环境，动静合宜。这是《艮》卦的主旨，故《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

⑦协：合，一致。幽期：隐居逸世的志愿。沦颞（音质）：沉沦顿仆。困微弱：陷于微弱而不能自振，微弱指意志萎靡不坚强。

⑧露：显露，表现。干禄：谋求官禄。《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始果：才得以实现。诺：应允之辞。〔《三谢诗》等“始果”句作“翻始果远诺”。〕

⑨宿心：向来的心愿。申写：舒展宣泄，写通泻。俱零落：都已衰败。

⑩怀抱：心胸。昭旷：光明坦荡。徒：空。龙蠖：动静伸屈。《周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意谓既然决心隐逸，世间万事万物就已与我无关。

14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①

絺绤虽凄其，授衣尚未至。^②感节良已深，怀古徒役思。^③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④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⑤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⑥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⑦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喜。^⑧

【校注】

①新安：郡名。《唐书·地理志》：“睦州新定郡有桐庐县。”“新定郡”即晋宋时的新安郡，在今浙江省淳安县西。桐庐：县名。晋宋时属新安郡，今在浙江省桐庐县西。此诗写于赴永嘉途中，经过新安桐庐口的时间大概在七八月之交，故诗中多写秋季景色及观感。〔《诗纪》等题中无“至”字。〕

②絺（音吃）：细葛布。绤（音细）：粗葛布。凄其：寒凉。“其”为助词，无实义。此句用《诗·邶风·绿衣》“絺兮绤兮，凄其以风”之意。授衣：发给御寒的衣服，指初冬农历九月。语本《诗·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③节：节气。这里指秋季。良：确实。怀古：追念古人古事。徒：空，白白地。役思：劳思费神。〔《百三家集》等“徒役”作“亦云”，此从《艺文类聚》卷二八。〕

④棹（音赵）：船桨。“千里棹”指乘船远游。孰：谁，哪个。申：展开，明白。百代意：历代古人远游之心意。

⑤协：合。尚子心：汉人尚长的隐居之心。《后汉书》载：尚长子平，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许生计：晋人许询简素不仕的志向。《续晋阳秋》载：许询字玄度，高阳人。少时聪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不就官宦，而与支遁、谢安等人漫游山水。〔《艺文类聚》卷二八“计”作“忌”。〕

⑥及、即：赶上、达到、就是，都有跟某种行为相当的意思。冷风

善：像列子那样乘风远游，悠然自得。语本《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秋水驶：像河伯那样顺秋水奔驰而入大海以长见识。此用《庄子·秋水》篇寓意。

⑦共：都。开旷：宽阔，远大。“开”字或作“闲”，或作“间”，疑误。云日相照媚：云托日，日照云，相互映衬，更加娇媚。

⑧景夕：夕阳斜照。群物：万物。对玩：对景赏玩。咸：皆，都。

15 夜发石关亭^①

随山逾千里，浮溪将十夕。^②鸟归息舟楫，星阑命行役。^③亭亭晓月映，冷冷朝露滴。^④

【校注】

①石关亭：《一统志》载：浙江“桐庐县东北二十里有石关。入关步许，曲折而东，忽朗然空明”。疑亭即在此。此诗写旅途在石关亭暂息后，又出发继续前行的情况。顾本云“当有阙文”。

②随山：沿山路行走。《尚书·禹贡》“随山刊木”，《史记·夏本纪》作“行山表木”，是“随”含有“行”意。浮溪：在水上漂行。十夕：十个晚上，代表十天。

③鸟归：傍晚的时候。楫（音及）：船桨。“息舟楫”意即停船休息。星阑：星星渐隐渐稀，指拂晓时分。盖用《乐府诗集》古辞“月落参横，北斗阑干”意。命行役：下令出发继续跋涉。

④亭亭：高远孤悬的样子。张衡《西京赋》：“干云雾而上达，状亭亭如苕苕。”李善注：“亭亭，高貌。”冷冷：清凉爽人的感觉。

16 七里濂^①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②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③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④荒林纷沃若，哀禽

相叫啸。^⑤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⑥既秉上皇心，
岂屑末代诮。^⑦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⑧谁谓古今
殊，异世可同调。^⑨

【校注】

①濑（音赖）：浅而急的水滩。“七里濑”为地名。《甘州记》：“桐庐县有七里濑。濑下数里，至严陵濑。”此诗写赴永嘉途经七里濑时的秋景及感想。【焦本《谢康乐集》题《七里濑二首》，另一首实误将唐代诗人方干五言律诗《暮发七里滩夜泊严光台下》编入，今从顾本删。】

②羁（音基）：滞留，长期旅居在外。积：积聚，郁积。展：舒展，展开。游眺：按一定顺序不断移动视线地观赏，不是盯住一个地方不动。这两句的大意是：旅途的忧愁心绪在深秋的早晨显得更加郁闷，只好放眼山水尽情观赏自然风光。

③伤逝湍：为急流的逝去而伤感。徒旅：意同孤客，都是指孤独的旅客。苦奔峭：在船上看到两边峭岸不断地向后奔驰消失，心中有说不出的苦涩惆怅。

④潺湲（音缠援）：水流缓慢的样子。

⑤荒林：空荒无人的森林。纷：繁杂。指各种树木都有。沃若：枝叶茂盛的样子。哀禽：叫声凄凉的各种鸟兽。相叫啸：彼此叫喊呼应。“啸”也是“叫”，不过声音更清亮舒长而已。

⑥遭物：指沿途所遇到的各种景物，如上举浅水、落日、荒林、哀禽等。悼：伤感，悲念。迁斥：既指自己的被调迁斥逐，也暗指节气推移，含有时不我待的感慨。存期得要妙：大意是希望得要妙之道而长存不老。“存”“要妙”等词本于《老子》和《庄子》。【五臣本《文选》等“期”作“其”。】

⑦秉：执持，具有。上皇心：上古圣哲的思想。【五臣本《文选》等“心”作“情”。】屑：顾。末代：指诗人所处的时代。诮：讥讽，责难。

⑧严子：严光，字子陵。汉代会稽人。汉光武帝刘秀请他作谏大夫官，严子不就，而隐居于富春山。后人名其垂钓处为严陵濑，在七里濑

的东边。属：连接。“想属”相当于“联想到”。任公钓：取意《庄子》任公钓鱼的寓言。《庄子·外物》篇说，任国公子用大钩巨绳牛饵，蹲在会稽而投竿东海，钓了一年，得到一条大鱼，浙江以东苍梧以北的人们因之而得饱食。

⑨殊：不同。异世：不同时代。【五臣本《文选》“异世”作“异代”，意同。《三谢诗》作“兴世”，则误。】同调：本指各种乐器的音调和谐，这里喻指心意相同，志趣如一。

17 晚出西射堂^①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②连障叠巘嵒，青翠杳深沉。^③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④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⑤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⑥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⑦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⑧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⑨

【校注】

①此诗写于到达永嘉郡之后，借深秋早晚景色抒写自己羁旅恋旧的幽寂情感。西射堂：在永嘉（今温州）西南约二里处，就是后来的西山寺。

②西城门：永嘉城西门，出此可以步行至西射堂。【《艺文类聚》等“西城门”作“西掖门”。】刘公干《赠徐干诗》有“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句，谢诗仿此。岑：小而高的山。

③障：即峰字，连绵似屏障的山峰。【《文选》障作郭。】巘（音眼）：山峰。嵒（音鄂）：山崖。青翠：指山的颜色。杳：深远蒙眛的样子。

④晓：拂晓，清晨。丹：赤红色。夕曛：太阳落山时的余光。岚（音兰）气：山风林气。阴：指暮色与山风林气相蒸相蒙而形成的一片依山浮动的模糊不清的阴暗。

⑤节往：季节变换时光流逝。戚：忧伤。感来：触景生情，各种感

想奔腾袭来。念：心思，忧虑。〔《艺文类聚》“念”作“恨”。〕

⑥羈雌：失偶孤单的雌性鸟兽。旧侣：从前的伴侣。迷鸟：迷失归途的鸟儿。怀：思念。故林：从前栖息过的林巢。

⑦含情：指凡有感情的动物。尚：崇尚，向往，希望得到。劳爱：慰劳爱恋。〔《永嘉县志》“劳”或作“紫”。〕赏心：内心相互欣赏，指知心好友。

⑧抚镜：擦拭镜子而照。华缙鬓：原先乌黑的鬓发如今变成了花白。揽带：拉扯衣带。〔《艺文类聚》“鬓”作“宾”，“揽”作“览”。〕缓促衿：本来紧绷的衣襟现在变得宽松了。这两句是说自己因忧愁苦闷而变老变瘦了。

⑨安排：指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无忧无虑的境界。语出《庄子·大宗师》：“仲尼谓颜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郭象注：“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与天惟一也。”徒：只，只是。空言：不切实际的空话。幽独：幽静孤独。《楚辞》：“幽独处乎山中。”赖鸣琴：依靠琴声来排遣幽独。嵇康《琴赋》：“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诗用其意。

18 登永嘉绿嶂山^①

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②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③澹澈结寒姿，团栾润霜质。^④涧委水屡迷，林迴岩逾密。^⑤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⑥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⑦盍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⑧幽人常坦步，高尚趣难匹。^⑨顾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⑩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⑪

【校注】

①永嘉：郡名。晋太宁元年置，治永宁县（今浙江温州市）。谢灵运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秋到永嘉郡任太守，次年秋托病辞官。绿嶂山：又叫青嶂山。《读史方輿纪要》：永嘉“西北二十里有青嶂山，上

有大湖，澄波浩渺。”此诗作于永初三年深秋，写寻源登山途中所见的景观，陶醉之余，颇为自己能参透玄理、不累政事而移情山水的高尚品行宽慰。

②裹粮：携带干粮。杖轻策：拄着轻便的手杖。〔《永嘉县志》“策”作“拏”。〕怀迟：同逶迤，斜曲起伏。幽室：清幽深邃的地方，指绿嶂山。

③行源：逆流寻源而进。径：溪边小路。转远：绕曲遥远。距陆：离水登山。情未毕：沿溪游览的兴致还没有消失。

④澹澈（音但恋）：水波荡漾，应指山上的湖面而言。结寒姿：指湖水波光凝聚着一片寒气。〔《太平寰宇记》“姿”作“波”。〕团栾：圆球状，常用来形容竹丛，丛生的竹子竹尾下垂，相互依托，抱成一团，远处看即呈圆球状。枚乘《兔园赋》：“修竹檀栾。”檀栾即团栾。润霜质：指竹叶饱经霜露显得更加青翠光润。

⑤涧委水屡迷：溪涧弯曲，往往看不出水流的去向。〔《太平寰宇记》“涧委”作“涧秀”。〕林迴岩逾密：丛林深远，岩石层叠，显得更加高密蔽天。〔《太平寰宇记》“迴”作“回”。〕

⑥眷、顾：都是回头观望的意思。谓初月：以为是刚刚升起来的月亮。疑：好像是。

⑦践夕：夜间摸索前行。〔《永嘉县志》等“践”作“残”。〕奄昏曙：与《游赤石进帆海》篇“淹晨暮”义同，指不分昼夜，忽视白天、黑夜之间的差别。昏即暮，指晚上，曙犹晨，指白天，淹（奄）即掩盖、覆合、连成一体。蔽翳：指树林和山崖最幽深最隐蔽的地方。皆周悉：全都游览到了。

⑧盘上贵不事：《易经·蛊卦·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句借用其意，表示要以不务官事为贵。履二美贞吉：《易经·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此句借用其意，说明自己也要履道隐世以求贞吉。

⑨幽人：隐士。坦步：在坦荡的路上行走，指隐居生活而言。〔《永嘉县志》“高尚”作“高寄”。〕邈难匹：相差太远，难以比并。这两句紧承上两句，继续阐发《易经》蛊卦和履卦的意思，表明诗人的志向。

⑩顾：通伊，第三人称代词，他们，指不事王侯、履道坦坦的幽人

隐士。阿：我，第一人称代词，魏晋时东南人的方言用法。《世说新语·赏誉》注引《语林》：“汝阿见子敬，便沐浴为论兄辈。”汝阿即你和我。此伊阿即他们那些隐士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竟何端：究竟有什么区别。寂寞寄抱一：甘于寂寞，将思想感情寄托给道学玄理。《老子》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又二十二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其中的“抱一”都是指的专心守道。此句意为隐者们之所以“高尚邈难匹”，就在于他们能够“寂寞寄抱一”。〔《永嘉县志》“寄抱”作“抱高”。〕

①恬如：恬静和智慧。“如”为“知”字之误，而“知”又同“智”。交：交融，结合。缮性：即修养性情，以求全生保真。自此出：自交而出，即“恬”与“知”交融一体，才能真正修生养性。《庄子》有《缮性》篇，其中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这两句诗正是对庄子缮性思想的概括，说明我等凡夫俗子只要离俗抱一，知恬交养，也能像幽人一样缮性高尚。

19 游岭门山^①

西京谁修政，龚汲称良吏。^②君子岂定所，清尘虑不嗣。^③早莅建德乡，民怀虞芮意。^④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⑤协以上冬月，晨游肆所喜。^⑥千圻邈不同，万岭状皆异。^⑦威摧三山峭，滂汨两江驶。^⑧渔商岂安流，樵拾谢西苳。^⑨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⑩

【校注】

①岭门山：据《温州府志》，在今瑞安县治前，其山分左右两翼，中间夹坡如门，故称岭门。此诗作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冬，写游山之乐，却归功于政事清闲，有大才小用、以乐藏忧之意。

②西京：本指洛阳西边的京都长安，这里代指西汉王朝。龚：指龚遂，字少卿。汉宣帝时被派往边地渤海郡作太守，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原来乱糟糟的渤海郡盗贼消隐，狱讼止息，人民安居乐业，生活

迅速富裕起来。汲：指汲黯，信黄老，好清静。他作东海太守时，因多病，常卧床不出，于政事只求大旨，不细管束，过了一年多，东海大治。良吏：德才兼备的好官。

③岂定所：何必有固定的生活场所。这是对自己迁降永嘉作官的一种自我安慰。清尘：清高的遗风，指龚、汲等前贤的美德。虑不嗣：担心不能继承。

④莅：到达。建德乡：即永嘉郡。语本《庄子·山木》篇：“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乐，其死可葬。”江淹《谢临川游山诗》“幸游建德乡”也是指的永嘉。民怀虞芮意：指永嘉百姓具有虞芮人民那样容易受教从善的品质。据《史记·周本纪》，虞芮之人常有纠纷而不肯相让，就到周国去请周伯来评判，但见周国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深受教育，惭愧返还，从此不再争执。

⑤海岸常寂寥：指民间平静没有争讼。空馆盈清思：指官衙清闲无政事可理。这两句表面上写景，实际上指人事而言。

⑥协：合议，商量。以：于，在。上冬：孟冬，初冬。肆所喜：放开手脚无拘无束地作自己喜欢作的事，指尽情游乐。

⑦圻（音祁）：涯岸。邈：通貌。

⑧威摧：同崔巍，高峻的样子。三山：即《山居赋》自注所提到的太平、天台、方石等海中三山。洄洑（音智谷）：流水发出的声音。两江：即《山居赋》自注所提到的双流，也就是剡江和小江。驶：流水疾速奔腾而去。这两句是游岭门山时联想到别处的三山、两江，因为它们相似。

⑨渔商：渔人和商人。郭璞《江赋》：“溯洄沿流，或渔或商。”安流：指渔商的舟船在江河中平安航行。《楚辞·九歌》：“令沅湘兮安流。”【逯校本“渔商”从《广文选》作“渔舟”，引《诗纪》云“舟”“一作商”，今从“商”。又“岂”叶本《诗选》作“且”。】樵拾：山间砍柴和采摘果实野菜的人。茝（音庇）：同庇，荫蔽。西茝指落日照射下的林荫山影。

⑩谁云乐：什么是快乐。贵不屈所志：重要的是不让自己的意愿受到压抑和约束，也就是说，能实现自己的心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

才是最大的快乐。

20 斋中读书^①

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②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③虚馆绝净讼，空庭来鸟雀。^④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⑤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⑥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⑦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⑧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⑨

【校注】

①斋：指谢在永嘉郡时的书斋。此诗作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冬，写闲暇读书时的一些想法，认为从政易疲，耕稼也苦，所以慨叹“万事难并欢”，只好学庄子达观以养生。

②京华：指当时的京都建康，即今南京。谢灵运来永嘉前曾在京都做官多年，游京华即指这一段时间。废：忘怀。丘壑：泛指山水。《汉书》载严子“渔钓于一壑，万物不干其志；栖迟于一丘，天下不易其乐”，即纵情山水之事。

③矧乃：何况是。归山川：回归到山水之中，实际是指来到以山水闻名的永嘉郡。心迹：指内心思想和事务行为两个方面。双寂寞：都感到空虚，即作永嘉太守既无事可想，也无事可干。【李注《文选》等“寂寞”作“寂漠”，字通。】以上几句的意思是原在京城尚且忘不了游山玩水，何况是现在来到了永嘉，既有秀丽的山水，又有充足的闲暇，是该移情山水或者读读书了。

④虚馆绝净讼：官衙内没有狱讼案件（不需要办理公事），因而显得清闲。空庭来鸟雀：官堂庭院空旷清静，以致招来鸟雀止息觅食。《鬻子》：“禹治天下，朝廷之间可以罗雀矣。”这两句是说凭自己的才干，小小的永嘉郡无为而治，现在政清民平，无事可干，空闲得很。

⑤丰暇豫：多有闲暇安乐的日子。翰墨：笔墨，代指文章诗赋。时间作：时常写一写。

⑥怀抱：似指怀抱典籍图书。观古今：从典籍图书中观览古今人事。陆机《文赋》有“观古今于须臾”句。寝食展戏谑：在寝卧饮食之时展开谈论说笑。《诗经·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⑦沮溺：指长沮和桀溺，春秋时贤人，不肯游仕，结伴耕种，一辈子辛苦劳作。哂（音审）：讥笑，嘲笑。子云阁：指扬雄投阁自杀一事。扬雄字子云，西汉末大学者。据《汉书》记载，王莽篡位后，扬雄因甄寻等献符命案受到牵连，当使者前来逮捕扬雄时，他正在天禄阁上校书，慌急中从阁上跳下，企图自杀，差点死去。京师中因此流传过这样的歌谣：“惟寂惟漠，自投于阁。”是为谢诗所本。

⑧执戟：汉代的一种官职，地位和侍郎差不多。以疲：太疲倦。《〈三谢诗〉及五臣本《文选》“以”作“已”。遂校本引此异文于“亦”字下，疑误。】这句诗承上“子云阁”而言，扬子云曾作过执戟官，潘安仁《夏侯湛诔》“执戟疲扬”就是说的他。岂云乐：哪里能算快乐。这句诗承上“沮溺苦”而言。

⑨并欢：同时快乐，各方面都满意。达生：通达养生之道。《庄子》有《达生》篇，专讲达生之理。幸可托：希望能够寄托。诗人要寻求解决世事难并欢的矛盾，只好寄希望于老庄的道家思想。

21 登池上楼^①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②薄霄愧云浮，栖川作渊沉。^③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④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⑤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⑥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⑦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⑧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⑨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⑩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⑪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⑫

【校注】

①池：即后来的谢公池，池上建有楼台。《太平寰宇记》：“谢公池，在温州（永嘉）西北三里，积谷山东，‘池塘生春草’即此处。”景平元

年（公元423年）开春，谢灵运久病初愈，精神为之一振，故登楼赏景而作此诗。既能以情入理，又能融画入情，典雅清新，意境豁达，表达了诗人将要抛弃尘缘牵虑，持操隐遁的决心。

②潜：潜伏，潜藏。虬（音求）：传说中一种有角的小龙。媚：卖弄，欣赏，有自我怜惜之意。幽姿：闲静婀娜的优美姿态。此句含《周易·乾卦》“潜龙勿用”之意。飞鸿：一种能高飞的水鸟。响远音：在高空鸣叫，留下缕缕声音。意本《周易·渐卦》“鸿渐于陆”。

③薄霄：搏击长空。薄通搏。愧云浮：愧对浮云。栖川：栖息川泽。作：惭愧。〔《诗纪》“作”用“作”，盖为通假。〕渊沉：即沉渊，深渊。以上四句用虬鸿起兴，言虬龙深潜能保全本真，鸿鸟奋飞能声名远播，而自己却进退两难，欲深潜而不能，欲高飞亦难得，故有愧虬鸿。

④进德：增进德业，指做官治世。《周易·乾卦》：“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智所拙：缺乏投机取巧的智能。退耕：辞官务农。《尸子》：“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忧，此孙叔敖之德也。”力不任：体力承受不了。

⑤徇禄：曲从俸禄，即为了求得养生的钱粮。〔《艺文类聚》“徇”作“殉”。〕反：同返，回到。〔宋本《三谢诗》“反”作“及”，到达。〕穷海：边远的海乡，指永嘉郡。卧疴：卧病，因病而躺在床上。对空林：面对空旷的山林。

⑥衾（音今）枕：被子和枕头，这里用作动词，指长期躺卧在床。昧节候：不知道季节时候。褰开：撩起帘帷，推开窗户。暂窥临：临窗作短暂的眺望。〔李善本《文选》无此两句。〕

⑦倾耳：竖起耳朵，表示专心致志地听。《礼记》：“倾耳而听之。”聆：用心地听。举目：抬头张目。眺：远望。岷嵌（音钦）：高耸险峻的山峰。

⑧初景：初春的阳光。革：清除。绪风：冬日残留的寒冷空气。《楚辞·涉江》：“唉秋冬之绪风。”王逸注：“绪，余也。”新阳：相当于新春。故阴：相当于残冬。《神农本草》：“春夏为阳，秋冬为阴。”

⑨园柳变鸣禽：园中柳树变绿，诱得鸟儿飞落枝头鸣唱。语意结构与“池塘生春草”不同。〔《三谢诗》“变”作“双”。〕

⑩祁祁伤幽歌：“祁祁”的春景使人想起《幽风》诗歌中的悲伤。指《诗经·幽风·七月》篇：“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萋萋感楚吟：楚人也曾吟唱“萋萋”的诗句抒发感情。指《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⑪索居：单居独处。易永久：一下子就过了许久。《礼记》：“子夏曰：吾离群索居，亦已久矣。”离群：离开亲友人群。难处心：难以让心情安定。

⑫持操：秉持不变的节操。《庄子》：“罔两责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持操与？”岂独古：难道只有古人具有。无闷：指抛弃世俗移情山水不感苦闷的德行。语出《周易·乾卦·文言》：“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征在今：从现在开始实行。这两句表达了诗人将要持操隐遁的决心。〔《艺文类聚》“在”作“於”。〕

22 郡东山望溟海^①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②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③策马步兰皋，继控息椒丘。^④采蕙遵大薄，攀若履长洲。^⑤白花皓阳林，紫萼晔春流。^⑥非徒不弭忘，览物情弥道。^⑦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⑧

【校注】

①郡东山：指永嘉郡东北边的海坛山。溟海：即东海。该诗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春，写登山望海的所观和所感，本欲借景排忧，反而忧情更浓，唯一的解忧办法只能是寂寞归隐。〔诗题依《永嘉县志》及《诗纪》，顾本从《艺文类聚》和《广文选》题作《东山望海》。〕

②初岁：年初，一年的首季。悠悠：安闲舒缓的样子。

③荡志：洗刷心胸，排遣愁绪。瞰：居高临下全面地看。庶忘忧：希望能忘掉忧思。以上四句乃据《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改写而成。

④策马：用马鞭子赶马。步兰皋：在长满兰草的泽边逦迤缓行。继续：手牵缰绳，控制着马不让它继续前行。〔《广文选》“控”字作鞚之字。〕息椒丘：在有椒香的山丘上暂时休息。这两句袭用《楚辞·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的意思。

⑤蕙：香草，与兰同类。一杆一花而香味浓郁者为兰，一杆数花而香气淡雅者为蕙。遵：沿路而行。大薄：杂草丛生的辽阔洼地。搴：采摘。若：杜若，一种香草。〔《广文选》“若”作“茗”。〕履长洲：踏上长带似的洲山。这两句乃揉合《楚辞·九章·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茝兮，搴长洲之宿莽”及《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等句而成。

⑥白花皓阳林：白色的花朵在南边朝阳的树林中显得格外洁白耀眼。〔《艺文类聚》“白花”作“白华”，“皓”作“缟”。〕薜（音器）：香草名，即白芷。〔《广文选》等“薜”作“翹”。〕晔（音业）春流：在波光磷磷的春水中也显得格外光亮。

⑦非徒：不但。弭（米）忘：同义连用，都是忘的意思。语本《诗经·小雅·沔水》：“心之忧矣，不可弭忘。”情弥道：忧思更加强烈。〔《广文选》“弥道”作“弭道”，疑涉上而误。〕

⑧萱苏：萱草，又称谖草、忘忧草，因为古人认为佩戴此草可以忘忧。《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亨传：“谖草令人忘忧。”始无慰：根本不能安慰忧愁。〔《广文选》“无慰”作“无畏”。〕寂寞：指隐居避世。终可求：最终能求得心灵的安静而忘掉一切忧愁。宋玉《九辩》：“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此句化用了宋玉诗意。

23 登上戍石鼓山^①

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②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③汨汨莫与娱，发春托登蹶。^④欢愿既无并，戚虑庶有协。^⑤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⑥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⑦白芷竞新萐，绿蘋齐初叶。^⑧摘芳芳靡谖，愉乐乐不燮。^⑨佳期缅无像，骋望谁云愜。^⑩

【校注】

①上戍：即上戍浦，在永嘉江中。石鼓山：在永嘉西约四十里，山上有石，扣之则响，故名石鼓山。此诗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春，借登山临水之欢以排遣心中渐积渐深的思乡愁绪。

②旅人：客居在外的人，乃诗人自称。这两句袭用《楚辞·九章·哀郢》“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言客居越久，心里的忧愁越深。

③涉：不用舟船过水而行。“涉”本指“川”而言，因前面还有个“陆”，所以也兼指山地行走。

④汨汨（音谷谷）：《方言》：“汨，遥疾行也，重言之曰汨汨。”本指水流快疾长远，这里似指时间而言。莫与娱：没有亲友跟自己一块娱乐。发春：春天刚开始。托登蹕：将思乡念友的愁闷寄托于游山玩水之中。《谢灵运传》：“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蹕。”这两句诗乃袭用《楚辞·招魂》“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的意思。

⑤欢愿：指游山玩水的欢乐与隐居遁世的志愿。无并：不能同时得到。戚虑：忧伤和愁思。庶：几乎，差不多。有协：有伴，同时产生。【《诗纪》云“协”“一作祛”。从相对的“并”字看，作“祛”疑误。】

⑥极目：张大眼睛。睐左阔：斜视左边，是一望无际的宽阔平原。回顾：回过头来。眺右狭：远望右边，峰岭对耸，形成狭隘的山沟深谷。

⑦日没：太阳沉没入海（或下山）。【逯校本“没”作“末”，此依黄节本。从下句的“生”字看，以作“没”为是。】涧增波：太阳下山时海水涨潮，临海的江河沟渚都会提高水位，故言“涧增波”。岭逾叠：云团笼罩于山峰之上，好像又叠加了许多山峰，所以说“岭逾叠”。

⑧白芷：一种香草。竞新荅：跟刚刚发芽的芦苇竞相生长。【《诗纪》等“荅”作“苔”。】绿蘋：一种水草。齐初叶：刚刚长出的嫩叶大小一致，非常整齐可爱。这两句乃仿《楚辞·招魂》“绿蘋齐叶兮白芷生”而作。

⑨摘芳：摘取鲜花香草。靡谖（音宣）：不能忘忧。愉乐：取悦于

音乐，用音乐来麻醉自己。乐不夔（音泻）：音乐并不和谐。

⑩佳期：指回乡与亲友团聚的日子。缅无像：遥远渺茫无影无踪。〔《永嘉县志》“像”作“缘”。〕骋望：纵目远望。谁云惬：哪里能得舒适惬意。〔《永嘉县志》“云”作“无”。〕此两句袭用《楚辞·九歌·湘夫人》“登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24 种桑^①

诗人陈条柯，亦有美攘剔。^②前修为谁故，后事资纺绩。^③常佩知方诫，愧微富教益。^④浮阳骛嘉月，艺桑迨闲隙。^⑤疏栏发近郭，长行达广埭。^⑥旷流始浚泉，洒涂犹跬迹。^⑦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役。^⑧

【校注】

①此诗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春，写作者在永嘉任上积极发展桑蚕事业以利人民生活的情况。

②陈：叙述。条柯：枝条。美：赞美。攘剔：修剪繁枝赘条，让残留的枝叶长得更茂盛。这两句都是讲的种桑之事，前面一句的“条柯”是指《诗经·豳风·七月》篇，其中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远扬，猗彼女桑”的话；后面一句的“攘剔”是指《诗经·大雅·皇矣》篇，其中有“攘之剔之，其柢其柘”的话，柢就是山桑。

③前修：前代的贤人。《离骚》“謇吾法夫前修兮”王逸注：谓前世远贤。后事：相当于后人。资：借助，依靠。纺绩：织丝曰纺，织麻曰绩，这里偏指纺丝而言。句意为：前贤种桑是为民谋利，以便后人靠着桑蚕纺丝织布。

④佩：牢记不忘。《篇海类编·人部》：“凡心记而服从之曰佩。”知方诫：有关要让人民知晓礼法的训诫。指《论语·先进》篇子路所说“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的话，《释文》引郑玄云：“方，礼法也。”〔《广文选》“知方诫”作“智方诫”。〕微：无，没有。富教益：让人民富足并受到教化这样的政治效益。语本《论语·子路》篇冉有问

孔子：卫国“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有接着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教之。”

⑤浮阳：浮动的阳光。张协《杂诗》：“浮阳映翠林，回飙扇绿竹。”
 骛（音务）嘉月：使风和日丽的美好春天迅速流逝。艺桑：种植桑树。
 迨（音代）闲隙：要赶在农事空闲的时候。

⑥疏栏：指桑树一排排地均匀分布。发近郛（音伏）：从临近的外城墙开始。长行：指桑树一行行地纵向延伸。达广场（音易）：一直到达广阔的田界。《说文》：“场，田畔也。”【《广文选》“场”作“场”。】

⑦旷流：宽阔的水流。毖泉：泉水发源时的涓涓细流。《诗经·邶风·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毛亨传：“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涵涂：通缅甸，即长途，远途。犹：仍，累积。跬迹：半步的路程。这两句意在说明长远的规划得从眼前作起，宏伟的事业得由小事构成，蚕桑的利益是长远的，要慢慢才能体现出来。

⑧俾：使。此：指所种的桑树。慰我海外役：对我在永嘉这个滨海地区供职也算是一种安慰。柳子厚有诗云：“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正是袭用谢灵运的这两句诗意。

25 石室山^①

清旦索幽异，放舟越垞郊。^②莓莓兰渚急，藐藐苔岭高。^③石室冠林隈，飞泉发山椒。^④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⑤乡村绝闻见，樵苏限风霄。^⑥微戎无远览，总笄羨升乔。^⑦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⑧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⑨

【校注】

①谢灵运生活过的永嘉和始宁都有石室山，黄节以为始宁之石室，而顾绍柏考证为永嘉郡郛外楠溪江畔的石室山，又名大箬岩。此从顾说。诗作于景平元年春，写清晨往游石室，陶醉自然，意欲离俗成仙。

②索幽异：探寻隐蔽特异的景点。【“放舟”《太平寰宇记》作“方

舟”。】越：经过。垌郊：远郊野外。《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垌。”

③莓莓（音梅）：或作莓，水草茂盛义。兰渚：生有兰惠等香草的河洲。急：既指水流湍急，也指舟行急速。左思《魏都赋》有“兰渚莓莓”语，或即此句所本。藐藐：通邈邈，遥远的样子。苔岭：但见一片青翠，好像是覆盖苔衣的山岭。

④冠：像帽子一样盖在上面。林隈（音邹）：成片森林的一角。山椒：山尖，山顶。〔《太平寰宇记》“冠”作“穿”，“山椒”作“树梢”。〕

⑤虚泛：指河水空流。应上兰渚句。径：直通，经历。峥嵘：指山势高峻。应上苔岭句。

⑥限：阻隔。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因石室山幽僻高峻，就连乡村砍柴割草之人也绝少听到山风轰鸣或见其云雾缭绕。

⑦微戎：义未详。《百三家集》作“微我”，逯钦立校云“当作我”，顾本也认为用“微我”稍善。《诗经·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敖（遨）以游。”微我者，非我也。无远览：未曾到远处游览。总筭（音基）：以簪系发，指刚成年的时候。羡升乔：羡慕王子乔成仙升天。

⑧灵域：仙境，指石室山。韬隐：隐藏不为人知。心赏：即赏心，指彼此悦慕的好朋友。

⑨合欢：表面上指合欢树，实际上也指山有人知，人为山醉，相得益彰。芳：指花果。条：指枝叶。

26 过白岸亭^①

拂衣遵沙垣，缓步入蓬屋。^②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③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④援萝聆青崖，春心自相属。^⑤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苹鹿。^⑥伤彼人百哀，嘉尔承筐乐。^⑦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⑧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⑨

【校注】

①白岸亭：在楠溪西南，离永嘉八十余里，以溪岸沙白而得名。谢灵运《归浣赋》：“发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即此白岸亭。该诗写于景平元年春，由景入史，寓玄理于山水，感叹仕途坎坷，荣辱难定，因而决意长期脱身尘俗，抱朴归真。

②拂衣：犹今言整装待发，是古人动身出门时的一种习惯动作。遵：沿着。沙垣：状如围墙的沙堤。蓬屋：用蓬草盖顶的房屋，即白岸亭。

③近涧：指楠溪。涓密石：浅细的水流从密密麻麻的卵石上滑过。映疏木：显现出粗大的树木。

④空翠句承远山，渔钓句承近涧。空翠：染绿天空的青翠山色。难强名：难以勉强用语言描述。《老子》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诗句暗含有老子的玄理。易为曲：容易形成弯曲状。此句也有《老子》“曲则全”（第二十二章）的思想，表面上说鱼钩易弯，实际指隐居渔钓者最能体会全身的道理。

⑤援：攀援。萝：藤萝，一种蔓生植物。〔萝，一本作罗，字通。〕聆（音玲）青崖：倾听青崖间的自然声响，如鸟鸣声、流水声之类。〔逯校本依《永嘉县志》“聆”作“临”，此依《广文选》及《诗纪》。〕春心：春日的伤感情。自相属：跟所处的自然环境相互连接融合。此句袭用《楚辞·招魂》“极目千里兮伤春心”之意。

⑥交交止栩黄：此句为《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的省并，用以代指“哀三良”之意。毛传：“交交，小貌。”栩：当作棘，大概是涉《小雅·黄鸟》“黄鸟黄鸟，毋集于栩”而误。呦呦食苹鹿：此句为《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省并，用以代指“宴群臣”之意。呦呦：鹿鸣声。苹：一种蒿草。《全宋诗》苹作萍，字通。

⑦伤：为……而悲伤。人百哀：《诗经·秦风·黄鸟》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之句，表达秦人对为秦穆公殉葬的三位良臣的哀思。这里借指死于非命的忠臣良将。嘉：庆幸，羡慕。承筐乐：《诗经·小雅·鹿鸣》一章有“吹笙鼓簧，承筐是将”句，郑笺：“承，犹奉也。”毛传：“筐，所以行币帛者也。”这里借指受到君王恩宠而寻欢作乐的众臣。以上四

句，借诗经《黄鸟》哀三良之死和《鹿鸣》宴群臣作乐之诗义，暗示仕途凶险，今日其乐融融，明日就可能冤死，故引发下面的荣悴穷通之叹。

⑧荣悴：荣耀显达和屈辱憔悴。迭：递相，交互。穷通：与荣悴义近，仕途顺利通达叫通，仕途挫败不顺叫穷。成休戚：造成命运时好时坏。休：吉庆，欢乐。戚：忧愁，悲伤。

⑨未若：不如。疏散：散开，指离开官场而隐居山水。恒：常。抱朴：保持本真，不为官势物欲所诱惑。语出《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27 读书斋^①

春事日已歇，池塘旷幽寻。^②残红被径坠，初绿杂浅深。^③偃仰倦芳褥，顾步忧新阴。^④谋春不及竟，夏物遽见侵。^⑤

【校注】

①顾本据《乾隆温州府志》卷二三收录。读书斋：永嘉郡“城内西偏有谢康乐读书斋”（《温州府志》引《晏公类要》）。此诗作于景平元年春夏之交，诗意不完整，疑有阙文。

②池塘：即《登池上楼》之“池”，后世称为谢公池，在永嘉郡城西北郊。旷：空旷，荒凉。幽寻：寻幽，探胜。

③残红：落花。被径坠：坠落下来覆盖了路径。〔《乾隆永嘉县志》“坠”作“隧”，则与“径”同义。〕杂浅深：颜色或深或浅的绿叶植物交错间杂。

④偃仰：或俯卧，或仰躺。倦芳褥：由于长期卧病而对细软温馨的被褥产生了厌倦。顾步：边走边看，四顾徘徊。新阴：新年的冬天。《登池上楼》诗“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其中的“故阴”与此相对，指旧年已过的冬天。冬天寒冷，病情有可能复发或加重，故旧冬虽过，却又为新冬而“忧”。

⑤谋春：为享受春天而作出种种打算和设想。不及竟：来不及完成或实现。夏物：夏天的景物。遽（音据）：突然，快速。见侵：意指进入视线，被人看见。这两句写春去夏来。

28 游赤石进帆海^①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②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③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④川后时安流，天吴静不发。^⑤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⑥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⑦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⑧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⑨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⑩

【校注】

①赤石：地名。谢灵运《游名山志》：“永宁、安固二县间，东南便是赤石，又枕海。”永宁为当时永嘉郡治，即今浙江温州市。安固又作安国，即今浙江瑞安县。帆海：今之帆游山，在瑞安县北四十五里，刘宋时尚为海域。宋郑缉之《永嘉郡记》：“帆游山地昔为海，多过舟，故山以帆名。”该诗作于景平元年初夏，由山入海，即景思昔，借古人的隐世海居，表达自己全生保真的意愿。【《百三家集》诗题“赤石”作“赤口”。】

②首夏：初夏。犹：仍然。清和：清爽和暖。张平子《归田赋》有“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句，即本此而作。亦未歇：也没有停止生长，仍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③水宿：生活在水中，即住宿舟船之上。淹晨暮：将晨暮连成一体，分不清早晚。阴霞：阴云和彩霞。屡兴没：多次变换，即或雨或晴，时而阴云密布，时而彩霞满天。《河图》：“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气，上蒸为霞，阴而赫然。”

④周览：遍观，即全都游览过了。倦瀛壖（音赢软）：对海边岸上的景物已觉得厌倦。传说九州之外有大瀛海包围，故东海也可泛称为瀛。况乃：何况是。陵：凌驾，漂游。【《三谢诗》等作“凌”。】穷发：

传说中极北面的不毛之地，这里借指遥远的海洋。《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⑤川后：波神。曹植《洛神赋》：“川后静波。”天吴：水伯。《山海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水伯也。”不发：不动作，不激荡，不掀起波涛。《楚辞·九歌·湘君》：“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这两句袭用其意，说明当时的大海风平浪静，宜于远游。

⑥扬帆、挂席：都是张帆行舟的意思。石华、海月：两种可食用的海味水产。《临海水土物志》：“石华附石，肉可啖。”又：“海月大如镜，白色正圆。”【《草堂诗笺》“华”作“花”。《初学记》“海”作“明”。】

⑦溟涨：泛指海洋。《庄子》有“北溟”“南溟”之称，李弘范注曰：“广大窅冥，故以溟为名。”谢承后《汉书》注曰：“陈茂常度涨海。”是涨亦可指海。无端倪：无头无尾，无边无际。虚舟：没有载物的空船。超越：超然漂行。

⑧仲连轻齐组：鲁仲连轻视齐国的封赏。《史记·鲁仲连传》载：齐田单攻燕聊城不下，鲁仲连乃用计迫使燕将自杀，于是聊城被破。齐君想封赏鲁仲连，而他不要封赏，逃隐于海上。组：系冠帽或印章的丝带，借指官爵。子牟眷魏阙：公子牟留恋王室的高官厚禄。《吕氏春秋》载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奈何？”这里借用来讽刺假隐士。魏阙：宫门外悬法之处，代指政界官场。

⑨矜名：崇尚空名。道不足：不足道，不值得称道。适己：顺从自己的本性。物可忽：万事万物（所有的功名利禄）都可以忘记。

⑩附：依附，遵从。任公言：指任公教导孔子的一段话，见《庄子·山木》篇，大意是直木先遭伐，甘泉先被喝，人太聪明、太惹眼，也容易首先遭到不测。孔子认为有理，就逃到大泽之中隐居起来。终然：自然老死，全命而终。谢：辞去，避免。夭伐：与“终然”相对，指人为因素或外力影响而致损毁夭折。

29 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①

弭棹向南郭，波波浸远天。^②拂鲛故出没，振鹭更澄

鲜。^③遥岚疑鹭岭，近浪异鲸川。^④蹑屐梅潭上，冰雪冷心悬。^⑤低徊轩辕氏，跨龙何处巅。^⑥仙踪不可即，活活自鸣泉。^⑦

【校注】

①顾本据《乾隆温州府志》卷二三收录。景平元年初夏，诗人游赤石进帆海后，继而游仙岩山，寻访黄帝遗迹，萌发慕道求仙的思想，因而写下这首诗。仙岩：山名，在永嘉郡安固县（今浙江瑞安县）东北。三皇井：仙岩山上的一景。《仙岩志》载：“梅雨潭上有三皇井，又有丹井、黄帝池。旧传轩辕黄帝修炼于此。”

②弭棹（音米赵）：停止划桨，指停船靠岸。波波浸远天：波连着波直到远处与天边相接。

③鲦（音条）：一种条状小鱼。故出没：指鲦鱼由于人的拂弄而故意或浮或沉。振鹭更澄鲜：指鹭鹭扇动着美丽的翅膀映照于水中使江水显得更加明澈。

④遥岚（音兰）：远山，此指仙岩山。疑：似，好象。鹭岭：即佛教传说中释迦牟尼讲经住过的灵鹭仙山，在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北。近浪：眼前的江水。鲸川：有鲸鱼活动的大河大海。晋左思《吴都赋》：“百川派别，归海而会。……于是乎长鲸吞航，修鲛吐浪。”谢诗此句大概从左赋化变而来。

⑤蹑屐（音聂机）：穿着木屐行走。《宋书·谢灵运传》说谢在始宁时“登蹑常着木屐（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可见谢灵运有穿木屐游山玩水的习惯。梅潭：即梅雨潭，仙岩山上的一景。冰雪冷心悬：指梅雨潭阴森寒冷，心里感觉就像是悬着冰雪一般。

⑥低徊：徘徊犹豫，若有所思。轩辕氏：指黄帝。梅雨潭上有黄帝池，诗人在池边徘徊，想象黄帝故事。跨龙何处巅：是从哪个山顶乘龙升天的？据《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后，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攀髯而骑，群臣后宫跟而上者七十余，人，龙乃升天。

⑦仙踪：黄帝成仙的踪迹。即：接触，靠近。活活（音锅锅）：水

流声。语出《诗经·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自：来自，源自。鸣泉：在山沟石间流淌有声的泉水。

30 游南亭^①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②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③久痾昏垫苦，旅馆眺郊歧。^④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⑤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⑥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⑦乐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⑧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⑨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⑩

【校注】

①南亭：地名，离永嘉郡治（今温州市）一里左右。此时已到景平元年夏天，诗人感景物变换，忧思催老，决计待秋水到来时乘舟归隐。

②时竟：季末，此指春末夏初。〔逯校本：“按，李善注《文选》‘竟应作雨’。大雨时行与下文‘昏垫苦’相应，作时竟与‘日夕’重复。”〕澄霁：阵雨过后，天地碧澄清朗。云归：乌云散开消失，指雨过天晴。曹子建诗：“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

③余清：雨后留下的清凉。〔远峰：《岁华纪丽》作“廷峰”。〕半规：半圆形，指落山时隐没一半的太阳。张载《岁夕诗》：“白日随天回，皎皎圆如规。”

④痾：病，这里引申为厌恶义。昏垫：潮湿昏暗。永嘉临海，地势低洼，阴雨连绵，故用“昏垫”形容。《尚书·禹贡》：“洪水滔天，下民昏垫。”孔安国注：“言天下民昏瞶垫溺，皆困水灾也。”旅馆：客舍。眺郊歧：远望郊外的岔路。

⑤泽兰：鲜活润亮的兰草。渐被径：慢慢地覆盖了小路。芙蓉始发池：池塘里的莲花刚刚开放。这两句袭用《楚辞·招魂》“皋兰被径兮路渐”、“芙蓉始发杂菱荷些”的意思。

⑥厌：满足，充分享受。〔《永嘉县志》“厌”作“观”。〕青春好：春天的美好景色。睹：看见。〔逯校本依五臣本《文选》等“睹”作

“观”。】朱明：本指太阳，借指夏天。《尔雅》：“夏为朱明。”移：到来。这两句袭用《楚辞·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

⑦戚戚：忧思的样子。感物叹：有感于景物变换而叹惜。星星：稀疏，时隐时现。垂：通陲，指鬓角两边。此句袭用左思《白发赋》：“星星白发，生于鬓垂。”

⑧乐饵情所止：音乐和美食是人性留恋的东西。语本《老子》：“乐与饵，过客止。”【各本“乐”作“药”，此从姚姬传说。又《草堂诗笺》“情”作“随”。】衰疾忽在斯：在吃喝玩乐中忽而变得年老多病了。

⑨逝：语助词，无义。候：等待。息景：即息影，指隐遁形迹。偃：俯卧。旧崖：犹言故山，即故乡的山。这两句取意于《庄子》的齐物论和秋水篇。

⑩谁与亮：跟谁表白。赏心惟良知：理解赞赏我心愿的只有良朋知友。

31 登江中孤屿^①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②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③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④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⑤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⑥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⑦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⑧

【校注】

①江中孤屿：指永嘉江中的孤屿山。《太平寰宇记》：“孤屿，在温州南四里，永嘉江中渚，长三百丈，阔七十步，有二峰。”此诗作于景平元年夏，写江中孤屿美景，由观景而受到启迪，想象着游仙奇趣，憧憬于山水之间尽养天年。【《三谢诗》题中“登”字作“发”，疑误。】

②倦历览：因多次游览而感到厌倦。旷周旋：已经许久没有去转转了。

③怀新道转迥：一心想发现新的景观，因而绕了许多弯路以致越走越远。【李善本《文选》“怀新”作“怀杂”。《艺文类聚》“迥”作“回”。】

寻异景不延：因忙于寻找异景奇致，不觉时间已晚，光阴竟然不肯为我们延长一些。

④乱流：舟船横截江水。趋正绝：朝向正面直渡。《荀子·劝学》：“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逯校本依五臣本“正绝”作“孤屿”，此依六臣本及《诗纪》。〕孤屿：独立于水中的石山，这里为专名，特指孤屿山。媚中川：在江中呈现娇媚姿态。

⑤空水共澄鲜：天空与江水都澄彻鲜亮。

⑥表灵：指孤屿山显露于自然中的一派灵秀。物莫赏：没有人欣赏。“物”指人类。蕴真：指隐藏于孤屿山中的神仙。谁为传：哪个来替他们传说呢。〔《永嘉县志》“谁为”作“谁与”，黄节本作“谁能”。〕

⑦想像昆山姿：这是对神仙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传说昆仑山上多神仙，西王母就住在那里，故用“昆山”代指神仙。〔《三谢诗》等“像”作“象”。〕缅邈：远离。区（音瓿）中缘：繁华人世间的尘缘。

⑧安期：即安期生，传说中活过千岁的仙人。术：指能使人长生不老的道术。得：能够。尽养生年：过完天年，自然终老。《庄子·养生篇》：“可以尽年。”郭象注曰：“养生非求过分，盖全理尽年而已。”

32 白石岩下径行田^①

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②知浅惧不周，爰深忧在情。^③莓薺横海外，芜秽积颓龄。^④饥谨不可久，甘心务经营。^⑤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⑥州流涓浚合，连统塍埒并。^⑦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⑧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⑨天鉴倪不孤，来兹验微诚。^⑩

【校注】

①白石岩：一名白石山，在永嘉郡乐清县西三十里。山下有白石径，为谢灵运行田之所。〔叶笑雪《谢灵运诗选》“径”作“经”。〕行田：巡视农田。该诗作于景平元年夏，诗意充满对灾民的同情，表现了作为地方父母官的自责，也描绘了今后的丰收景象和美好生活，给人以

信心。

②小邑：小城镇，指永嘉郡。居：平时，一般年成，与灾年相对。无生：难以生存。

③知：同智，智谋，当官的能力。惧不周：担心考虑不周全。爰深忧在情：内心感情上充满了对灾民深切的爱和忧。〔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情”作“民”。〕

④莓薺（音煤墙）：草莓、水蓼等野草。〔逯校本从万历本“莓薺”作“旧业”。此依《诗纪》和《全宋诗》。〕横：杂乱生长。海外：指靠海的永嘉地区。芜秽：田土荒芜废弃的景象。《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积：充满。颓龄：衰老之年，既可指诗人的年龄，也可指灾荒年成。

⑤饥馑：粮食作物没有收成叫饥，蔬菜和野菜吃不上叫馑。饥馑连言，泛指灾荒年成。务经营：从事水利建设和农田耕作。

⑥千顷、万里：形容田野广阔，一望无际。带远堤：以远堤为带。意即长堤如带状环绕着田野。泻长汀：田野周围渠水长流。汀，水边平地。

⑦州：古代乡村组织单位之一，《周礼·地官》：“五党为州。”〔《诗纪》等“州”作“洲”。〕涓、浚：小的沟渠。连：也是古代乡村组织单位之一，《国语·齐语》：“四里为连。”塍、埒（音列）：小的堤界或田埂。以上四句是计划中的水利建设，言围绕田野兴建沟渠长堤，并用涓浚塍埒等将州连等乡村组织联合起来，统筹兼顾，共用沟渠进行灌溉。

⑧楚宫：楚丘的宫室宗庙。语出《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卫国灭于狄人，齐桓公为卫人作楚丘，卫文公率国人居之。原诗赞美卫文公徙居楚丘后能务田训农，使国家迅速富强，谢诗乃借用卫文公史实表达自己的富民意志。黎萌：犹黎民，老百姓。

⑨郑白渠：郑国渠和白渠。战国时韩国欲消耗秦国的实力，使之无暇东侵，于是派水工郑国去游说秦国开凿渠道，分泾水东流，以利灌溉，命曰郑国渠。又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栢阳，溉田四千余顷，因曰白渠。东京：应作西京，因为白渠开凿于西汉，而且西汉富强，正是诗人所向往的。以上四句说自己的政绩才能虽然比不上卫文公和郑国、白公等，但黎民受苦，自己责无旁贷，一定要

以前贤为榜样，替老百姓排忧解难。

⑩天鉴：指上天，天穹如神，能监视人类，故称天鉴或天监。《诗·大雅》：“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悦：同倘，倘若。孤：辜负。来兹：明年，第二年。验：验证，实现。微诚：内心的真诚愿望。

33 行田登海口盘屿山^①

齐景恋遄台，周穆厌紫宫。^②牛山空洒涕，瑶池实欢
惊。^③年迫愿岂申，游远心能通。^④大宝不欢□，况乃
守畿封。^⑤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⑥莫辨洪波极，
谁知大壑东。^⑦依稀采菱歌，仿佛含顰容。^⑧遨游碧沙
渚，游衍丹山峰。^⑨

【校注】

①行田：巡视农田。海口：永嘉江（今瓯江）入海处。盘屿山：在永嘉西北七十里，即今乐清县西约五十里处，滨海。山下为盘石卫，旁有五小山，又有重石山，加上正面的屿山，俗合称七星山。此诗作于景平元年夏，诗人借巡视农田之便，登山观海，心旷神怡，羁边之苦聊得安慰。〔各本仅“羁苦”以下八句，“齐景”至“况乃”八句为顾本据《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八增补。〕

②齐景：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遄（音船）台：齐国台名，供君王游玩用，旧址在今山东淄博市。《晏子春秋·外篇》：“景公至自畋，晏子侍于遄台，梁丘据造焉。”可见齐景公对遄台情有独钟。周穆：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天子。厌：厌倦。紫宫：帝王宫殿。《后汉书·霍谓传》奏记：“呼嗟紫宫之门，泣血两观之下。”唐李贤等注：“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宫，象而为之。”

③牛山：山名，在今山东淄博市南面。洒涕：指齐景公登牛山有感于人生短暂而哀痛流涕之事。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瑶池：天上神仙所居之处，西王母曾于此宴请群神众仙。欢惊（音从）：欢乐。《穆天子

传》载，周穆王曾乘八骏西游瑶池，向王母娘娘敬酒，而王母娘娘竟然亲自替他唱歌，好不快乐！

④年迫：接近天年，指年老了。愿岂申：志愿哪能得到伸展，指未能实现抱负。通：通达，舒畅。

⑤大宝：指王位。典出《周易·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欢□：原脱一字，疑作“欢娱”。况乃：何况是。畿（音机）封：本指王城郊界，这里指边疆。“守畿封”指谢灵运任永嘉郡太守而言。

⑥羁苦：旅居边海的苦楚。孰云慰：谁能安慰。“云”为句中语助词，无义。观海藉朝风：凭借早晨的凉风登山观海。《孔子家语》：“孔子曰：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

⑦洪波：大波。极：边际，尽头。大壑：指海洋。《庄子·天地》：“淳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这两句极言东海波涛汹涌、无边无际。

⑧依稀：隐隐约约听不真切。采菱歌：采菱人唱的歌。夏秋之际，江南水乡采摘荷菱，歌声此起彼伏。《楚辞·招魂》：“涉江采菱，发扬荷些。”正是描写这一情景的。仿佛：模模糊糊看不真切。含顰容：含忧皱眉的样子，别有一种美态，故《庄子·天运篇》说西子病心而顰，美惊乡人，引得东施效顰。

⑨遨游：两字同义，指游览，边走边欣赏。《诗经·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敖（遨）以游。”碧沙渚：为碧水浸绿的沙滩。游衍：与“遨游”义近。《诗·大雅·板》：“昊天曰旦，及尔游衍。”丹山峰：被丹霞染红的山峰，正如《水经注》所描绘的那样：“赧壁霞举，红云秀天。”

34 过瞿溪山饭僧^①

迎旭凌绝嶂，映沍归湫浦。^②钻燧断山木，掩岸瑾石户。^③结架非丹雘，籍田资宿莽。^④同游息心客，暖然若可睹。^⑤清霄飏浮烟，空林响法鼓。^⑥忘怀狎鸥鹭，

摄生驯咒虎。^⑦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⑧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⑨

【校注】

①瞿溪山：山名。《光绪永嘉县志》卷二：“瞿溪山，在城西南五十里，上有龙潭，瞿溪所出。”饭僧：赠送饭菜给僧人。该诗作于景平元年夏秋之际，描绘了山僧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对这种生活的向往。【诗题据《谢康乐集》。《诗纪》题中无“饭”字。遂校本据《太平寰宇记》作《登石室饭僧诗》，又《艺文类聚》七六作《过瞿溪石室饭僧》。顾本“按石室山在今永嘉县西北，与瞿溪、瞿溪山相距甚远”，因知题“石室”者误。】

②旭：早晨刚出山的太阳。凌：登上。绝𡵚（音邓）：小山坡的最高处。映泫（音渲）：身影倒映在水流中，意谓沿溪而行。【《太平寰宇记》“𡵚”作“𡵚”，“泫”作“𡵚”。】渚（音序）浦：江海之水边。

③燧（音遂）：钻木取火的工具。掩岸：封闭崖岸以为屋墙。堦（音近）石户：用泥土涂抹石块砌成的门窗。《诗经·豳风》：“塞向墐户。”

④结架：用木材架构屋脊。丹雘（音蒙）：雕梁画栋。籍田：本指借民力而耕种的官田，这里似指僧人自耕的田土。【《诗纪》“籍”作“藉”，音义同。】资：借助。宿莽：《离骚》“夕揽洲之宿莽”王逸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没有雕梁画栋，只有竹木搭建的朴实屋顶；也没有良田可耕，种田只能开垦宿莽荒地。

⑤息心客：《阿含经》有“息心达本源”语，故以息心客指称沙门僧人。暧（音爱）然：蒙眬昏暗的样子。若可睹：似乎能看见但又看不清楚。这两句大概是说与我同游的僧人道行精妙，难测高深。

⑥清霄：净朗碧透的天宇。【《永嘉县志》“霄”作“宵”。】飏浮烟：随风飘荡着丝丝炊烟。【《诗纪》“飏”作“飘”，疑误。】法鼓：佛寺所用的大鼓。孙绰《游天台山赋》：“法鼓琅以振响。”

⑦忘怀：抛弃一切尘俗牵挂。狎（音匣）鸥鯨（音条）：跟海鸥和鯨鱼等相伴游乐。【《永嘉县志》“鯨”字作“鯨”，字书所无。疑“鯨”

为“猷”之误，与“鲛”同字。】摄生：养生。咒（音四）：犀牛。语本《老子》：“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咒虎。”

⑧岭：指瞿溪山。眷：思念，向往。灵鹫：山名。《山海经》：“西域有灵鹫山。”谢灵运《山居赋》：“羨灵鹫之名山。”谢自注：“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延心：引向内心。净土：指佛教描绘的庄严洁净、没有任何浊秽的极乐世界。《魏书·释老志》：“伽蓝净土，理绝嚣尘。”谢康乐有《净土咏》。

⑨【若：《艺文类聚》作“庶”。】四等观：佛教用语。《维摩经》曰：“等观菩萨，不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鸠摩罗什曰：“等观，四等众生也；不等观，智慧分别诸法也；等不等者，兼此二也。”三界：佛教用语，指欲界、色界及无色界。《法华经》曰：“如来以智慧，方便于三界火宅，拔济众生。”

35 命学士讲书^①

卧病同淮阳，宰邑旷武城。^②弦歌愧言子，清静谢汲生。^③古人不可攀，何以报恩荣。^④时往岁易周，聿来政无成。^⑤曾是展予心，招学讲群经。^⑥铄金既云刃，凝土亦能型。^⑦望尔志尚隆，远嗣竹箭声。^⑧敢谓荀氏训，且布兰陵情。^⑨待罪岂久期，礼乐俟贤明。^⑩

【校注】

①学士：相当于学子、学生，即读书人。或以为指职官“学士”，疑非。讲书：习书，读书。此诗写于景平元年秋，叙述作者在永嘉兴办教育的情况。

②开头四句化用汲黯和子游为官善治的典故，作为诗人治永嘉的榜样。据《汉书·汲黯传》，汲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常卧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后淮阳乱，皇帝又拜汲黯为淮阳太守，希望他能重卧而治之。同淮阳：即平治、安定淮阳。《礼记·礼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郑玄注：“同，犹和也、

平也。”又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偃字子游，为武城宰，用弦歌礼乐作手段，武城大治。宰邑：作邑县的长官。旷武城：使武城的政治光明宽大。

③愧言子：言偃治武城时，孔子经过那里，听到弦歌之声，笑他割鸡焉用牛刀，言偃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礼乐教化是治理天下不可缺少的措施，孔子认为他说得对，故感惭愧。言子即言偃。谢汲生：感谢汲黯清静无为所带来的良好政治效果。这两句与上两句紧密相连，说的都是言偃和汲黯之事，而各本“汲生”皆作“伏生”，疑误，今据黄节本校正。

④古人：即指言偃和汲黯之类的好官。不可攀：谦言自己比不上。何以报恩荣：用什么来报答皇上赐予的恩德和荣幸。这句似有点言不由衷，实际上含有对谪贬来永嘉的不满。

⑤岁易周：年岁变换了一周，即过了一周年。聿（音玉）来：意为从到永嘉以来。

⑥曾是：就此。展予心：展开我的心胸。招学：招聘学生。讲群经：讲习各种经书。

⑦这两句袭用《周礼·冬官》“铄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的意思。铄（音朔）金：销熔金属。既云刃：既然说能够炼成刀刃。凝土：使泥土凝固。型：成为模型，实际指器具，因押韵而换用“型”字。

⑧望尔：希望你们，指学士或学生而言。志尚隆：志愿高尚。嗣：继承。竹箭声：比喻美好的品德。《尔雅》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故用竹箭比喻美好的事物。

⑨敢谓：斗胆称颂。荀氏训：指荀子的《劝学》篇。且布兰陵情：意谓荀子不但有鼓励世人读书的功德，而且善于作官，在兰陵留下了父母官的恩情。【“布”字《诗纪》云“一作有”。】据《史记·荀卿列传》，荀子精通群经，汉代治《诗》、《礼》、《易》、《春秋》的学者，大都源出于荀卿。荀卿曾到楚国，春申君让他作兰陵令，政绩卓著，世传美名。

⑩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在永嘉待罪作官哪里敢奢望长久，如今办学也是暂时的，要使永嘉教化成为礼乐之乡，只有等待贤明之人了。

36 北亭与吏民别^①

刀笔愧张杜，弃繻惭终军。^②贵史寄子长，爱赋托子云。^③昔值休明初，以此预人群。^④常呼城旁道，更歌忧逸民。^⑤犹抱见素朴，兼勉拥来勤。^⑥定自征伐檀，亦已验惟尘。^⑦晚来牵余荣，憩泊瓠海滨。^⑧时易速还周，德乏难济振。^⑨眷言徒矜伤，靡术谢经纶。^⑩矧乃卧沉疴，针石苦微身。^⑪行久怀丘窟，景晨感秋旻。^⑫旻秋有归棹，晨景无淹津。^⑬前期眇已往，后会邈未因。^⑭贫者阙所赠，风寒护尔身。^⑮

【校注】

①顾本据《乾隆温州府志》卷二三收录。北亭：《太平寰宇记》卷九九：“北亭，在（温）州北五里，枕永嘉江。谢灵运罢郡，于北亭与吏民别，诗云：‘前程眇已往，后会邈无因。’”可知此诗作于景平元年秋辞官离郡之时，写出了对自己治郡无功的惭愧心情以及要避世隐居的迫切愿望。

②刀笔：古时刮削简牍用的小刀和蘸墨写字用的毛笔。掌管案牍书记的文职官员常备有刀笔，故称刀笔吏。张杜：指张汤和杜周，汉武帝时人，先后任御史大夫等官，实行严刑苛法。《史记》有传。《汉书·杜周传》赞：“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繻（音如）：用帛作的通行凭证，上面有字，分成两半，一半留关，一半给通行者，过关时两半拼合以验真伪。终军：汉武帝时人。年少时从济南西行入关求学，关吏给他繻，他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于是弃繻而去，后果然学成作官，历任谒者给事中、谏大夫等。这两句诗的大意是说自己没有能够像张、杜、终等人那样由卑而显，官越作越大，反而屡遭猜忌，竟致贬放永嘉，所以感到惭愧。

③贵史：尊重史书。寄：寄托。子长：即司马迁，字子长。汉武帝

元封三年，子长继父职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得罪，受腐刑，太始元年任中书令。司马迁是古代著名史学家，自创体例，作《史记》一百三十篇。爱赋：喜爱辞赋。子云：即扬雄，字子云。扬雄是汉代著名文学家，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作有《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等大赋。

④值：逢，遇上。休明：美好清明，指社会政治而言。预：参与。这两句是说，在刘宋王朝建立之初，由于政治清明，谢灵运才入仕作官，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活。

⑤更：再，又，多次。逸民：前朝留存下来的人民，这里泛指老百姓。这两句写谢灵运作官能忧国忧民。

⑥犹：还，仍然。抱：心存，具有。见素朴：代指不受外物影响的真情本性。实为《老子》第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概说。兼：并，又。勉：努力从事。拥来勤：疑有出典，不详。

⑦征：与下句的“验”同义，皆指验证、信实。〔顾本所据《乾隆温州府志》卷二三“征”作“惩”，此从《康熙温州府志》卷二二引。〕伐檀：《诗经·魏风》篇名。《诗序》认为《伐檀》一篇的意旨是“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惟尘：《诗经·小雅·无将大车》篇有“维尘冥冥”句，故此用“惟（通维）尘”代指这首诗。《诗序》认为《无将大车》是写“大夫悔将小人”的，即贤臣与小人共事，反被小人谗害，因而感到后悔。这两句针对谢灵运受徐、傅集团迫害之事而言，大意是说，朝中小人当道，贤能之人受排斥打击，《伐檀》、《无将大车》二诗所说的情况从严酷的现实中得到了验证。

⑧晚来：近来。牵余荣：为剩下的一点点荣耀所牵累。憩泊：停下来安身休息。瓠海滨：指永嘉郡。汉初永嘉一带属东瓯国，位处海边，故称。这两句写诗人暂时还舍不得完全抛弃官场，所以忍辱负屈来到荒远的海滨任职。

⑨时易：时序变迁。速还周：很快经过了一年。德乏：缺乏才德。难济振：无能救济帮助穷苦百姓。

⑩眷：思念。言：助词，无实义。徒：空。矜（音今）伤：哀怜悲伤。靡术：没有办法。谢：辞去。经纶：经营治理。这里代指官职。

⑪矧（音审）乃：何况是。卧沉痾（音柯）：因患重病而卧床。针

石：中医治病所用的银针和砭石，或扎刺，或炙烤。苦微身：使我受尽痛苦。“微身”犹言“贱躯”，自谦的说法。

⑫怀：想念，向往。丘窟：山中洞穴，代指休憩隐居之所。景昃（音仄）：太阳偏西。秋旻（音民）：秋天。

⑬归棹（音赵）：归舟。“棹”为船桨，代指舟船。淹津：停靠的码头，代指安身处。

⑭前期：从前的心愿。眇：义同“邈”，遥远。未因：没有机缘。【《太平寰宇记》“前期”作“前程”，“未因”作“无因”。】

⑮阙：缺少，无。尔：你们，指前来送别的吏民。

37 初去郡^①

彭薛裁知耻，贡公未遗荣。^②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③伊余秉微尚，拙讷谢浮名。^④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⑤顾己虽自许，心迹犹未并。^⑥无庸方周任，有疾像长卿。^⑦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⑧恭承古人意，促装返柴荆。^⑨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⑩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⑪理棹遄还期，遵渚鹭修坰。^⑫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⑬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⑭憩石挹飞泉，攀林蹇落英。^⑮战胜羸者肥，鉴止流归停。^⑯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⑰

【校注】

①去郡：离开永嘉郡。《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在郡一周，称疾去职。”此诗即写作者辞职离开永嘉郡时（景平元年季秋）的所感所想，为终于能实现自己归隐的意愿而庆幸不已。【《艺文类聚》引此诗“明、英”二韵，题为《去永嘉郡》。】

②彭薛：指汉代人彭宣和薛广德。据《汉书》记载，彭宣字子佩，淮阳人，精通《周易》，官至大司空，王莽篡位后，他辞官归隐乡里。

薛广德字长卿，沛郡人，为御史大夫，以鲁《诗》名家，后来也辞官归隐。班固评价他们两人“近于知耻”。裁：通“才”，仅只。贡公：指汉人贡禹。《汉书》说贡禹字少卿，琅邪人，为光禄大夫，后虽辞官回乡，但看到好朋友王阳升迁，颇感欣慕，所以说他“未遗荣”，即丢不下荣华富贵。

③优贪竞：比贪名争利的人略微好些。“贪竞”语本《楚辞》“皆竞进以贪婪”。达生：通达养生的道理。《庄子·达生》：“达生之情者傀，达于知者胥。”司马彪注：“傀读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

④伊余：即“余”，作者自称，“伊”是语助词。〔六臣本《文选》“余”作“予”，音义同。〕秉：执持，抱有。微尚：指避世隐居的心愿。拙讷：笨拙迟讷，既不善钻营，又不会应付。谢浮名：抛弃虚名。

⑤庐园：茅舍庄园。当：相当，等同。栖岩：栖止于岩穴中，是隐居最彻底的一种。本集《山居赋》说：“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单位：低下的爵位，指康乐侯。躬耕：亲自耕作。此句本《礼记》“夫禄足以代其耕”之意。

⑥顾己：想到自己。自许：自己答应自己要隐居。心迹：心愿与行迹（仕途）。犹未并：还没有得到统一。吕延济解此句说：“情虽在栖隐，身尚居官，是迹未与心合也。”

⑦无庸：无用，无能。方：《三谢诗》等作“妨”，皆通“仿”，比近、类似之义。《论语·季氏》篇孔子引周任的话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故借周任代指无能之人。长卿：即司马相如，汉代大文学家，因患消渴病，长期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汉书》有《司马相如传》。

⑧毕娶：替儿女办完婚姻大事。类：似。尚子：即尚长，字子平，后汉河内人。嵇康《高士传》说他隐避不仕，为子女嫁娶毕，就跟家里断绝一切来往，权当死了一般。薄游：游宦海浅尝辄止，不愿深陷其中。邴生：即邴曼容。《汉书·龚胜传》载其事，说他养志自修，知足长乐，不愿作六百石以上的大官，如超过六百石，就自免退居。

⑨古人意：指上举邴生等人不留恋官场富贵而退隐的品行。促装：收拾行李。〔《三谢诗》及五臣本《文选》“促”作“假”。〕柴荆：用柴草竹木编扎而成的房舍，这里代指故乡。

⑩牵丝：执引印绶，指初次任职作官。及：赶上，恰在。元兴：东晋安帝年号（402—404年）。元兴元年，谢灵运初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军参军。解龟：解除官印，即辞去官职。古时官印上穿丝绶的鼻纽多雕刻成龟形，故可用龟代指官印。景平：刘宋少帝年号（423—424年）。

⑪负心：违背自己的心愿。嵇康《幽愤诗》：“内负宿心。”废将迎：抛弃了官场上送往迎来的应酬，意即辞官不做了。《文子》：“圣人若镜，不将不迎。”《尔雅》：“将，送也。”

⑫理棹：准备船桨等交通用具。遄（音船）还期：回归的日期很快就到。遄为迅速之义。〔《三谢诗》“期”作“朝”。〕遵渚：沿着江河洲岸前行。鹭（音务）修垞：绵长的两岸原野迎面奔驰而过，向身后逝去。

⑬溯溪：沿溪逆流而上。终水涉：沿水而行到了终点。始山行：开始了翻山越岭的陆地行走。

⑭〔《艺文类聚》“沙岸净”作“沙岸静”，“秋月”作“秋日”。〕

⑮憩石：在岩石上休息。挹（音邑）：合手捧水。褰（音牵）落英：意为随手牵动枝条花瓣就纷纷飘落。

⑯战胜：指隐居的思想战胜了仕宦的欲望。羸（音渠）者肥：瘦弱的身体变得肥壮了。《韩子》：“子夏曰：吾人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又荣之，二者战于胸臆，故曰羸，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也。”本句即化用了这个故事。鉴止：照相要用静止不动的水。〔《文章正宗》“鉴止”作“监止”，六臣《文选》作“止监”。〕流归停：流水终归会要停止。这句化用《文子》“莫监于流潦，而监于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荡也”之意，说明在尘世奔波不如归隐山林静养的道理。

⑰即：就，向往。是：这种，那种。羲唐化：庖羲和唐尧时代的教化。获：得到。击壤情：象击壤者所描述的那种情景。〔《文选》“情”作“声”。〕《论衡》：“尧时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于涂。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力于我也？”这两句即取意于此。

【第一次隐居故乡始宁时期：景平元年（423年）—元嘉三年

(426年)】

38 石壁立招提精舍^①

四城有顿蹶，三世无极已。^②浮欢昧眼前，沉照贯终始。^③壮龄缓前期，颓年迫暮齿。^④挥霍梦幻顷，飘忽风电起。^⑤良缘迨未谢，时逝不可俟。^⑥敬拟灵鹫山，尚想祇洹轨。^⑦绝溜飞庭前，高林映窗里。^⑧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⑨

【校注】

①石壁：山名，实为东山之一峰。在今浙江上虞县上浦一带。招提：乃“拓提”之讹，“拓提”乃梵语“拓斗提奢”之省，原意为四方。“招提精舍”指供四方僧众临时讲授传播佛法道义的寺院。石壁精舍建于景平元年冬末或次年初春，此诗即作于此时，写作者对尘世空度的叹惜和对佛教禅理的向往，因而修筑精舍，决心趁晚年余生参禅析理、修缘向佛。

②四城：指释迦牟尼成佛前所居王城的东南西北四城门，这里疑借指凡间。典出《因果经》：“尔时太子，年渐长大，出家时至，故辞父王，出四城门游观。前三所逢生厌唯欲，第四出家。”顿蹶（音质）：蹶同顿，都是被绊跌倒的意思，这里似指羁绊人的事物。三世：指过去、未来、现在。这里疑代指佛界。《维摩经》曰：“此经广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僧肇曰：三世菩萨，不思议道，皆陈在此经。”无极已：无穷无尽，没有终止。

③浮欢：虚假短暂的欢乐。昧眼前：连眼前的事物也看不清楚。沉照：深邃的佛光佛理。贯终始：贯彻始终，一切通达明了。《维摩经》：“僧肇论曰：至人虚心置照，理无不统，而灵鉴有余。”意与“沉照贯终始”相近。

④颓：衰弱。迫暮齿：晚年时感到了时光的紧迫可贵。【《诗纪》等“迫”作“迫”。】

⑤挥霍：蒙眛恍惚不真切的状态。飘忽：快捷疾速的意思。这两句的大意是说人生犹如梦幻般模糊，又如风电般快捷，尚未明白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语本《维摩经》：“是身如幻，是身如梦，是身如电，是身如风。”

⑥良缘迨未谢：要赶在尚未衰亡之前修得好的缘分。逝：过去。俟（音四）：等待。

⑦拟：比拟，模仿。灵鹫山：传说中佛祖说经的地方。《山海经》：“西域有灵鹫山。”康乐《山居赋》：“羨灵鹫之名山。”自注：“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以山顶似鹫而得名。尚：尊崇。祇洹（音知元）：佛界地名。《浮屠经》：“临儿国王，隐屠太子，父曰屠头邪，母曰莫邪屠，生处名祇洹精舍，在舍卫国南四里。”轨：道路。这两句体现了对佛界的崇敬和向往。

⑧绝溜：凌空而下的涧水或瀑布。

⑨禅室：佛僧打坐静思的房屋。栖：止息，这里有修炼之意。空观：佛教认识世界的理论之一，具体内涵各时期、各派别理解并不一致。如三论宗有三观：空观、假观、中道观。讲宇：即精舍，宣讲佛教之处。妙理：指佛教的各种精微理论，《法华经》载有迹门十妙。〔《艺文类聚》“析”作“折”，疑误。〕

39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①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②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③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④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⑤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⑥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⑦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⑧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⑨

【校注】

①石壁精舍：即上篇所立招提精舍。湖：指巫湖。谢灵运《游名山志》：“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涧凡有五处，南第一谷，今在所

谓石壁精舍。”此诗以“还”为线索，写从石壁下山入湖，到湖的对岸舍舟趋径，最后回到东扉这一路所见的秀丽景色，字里行间充满恬适安逸的情调和参透玄理不为外物所羁的惬意。从所述景物看，应作于景平二年（公元424年）夏天。〔《艺文类聚》卷九题为《石壁还湖中作》，无“精舍”二字。〕

②清晖：和煦明亮的阳光。〔《太平寰宇记》“晖”作“辉”，音义同。〕

③娱人：使人愉悦快乐。游子：游览观景之人。愔：恬静安适。〔《太平寰宇记》等“愔”作“澹”。〕这两句袭用《楚辞·九歌·东君》：“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愔兮忘归。”

④微：不明，指太阳下山时光线暗淡下去。

⑤林壑：山林溪谷。〔《文镜秘府》“林壑”作“溪壑”。〕暝色、夕霏：傍晚时分因光线暗淡而变得朦胧模糊的山色和云气。

⑥芰（音技）荷迭映蔚：大意是菱角与荷叶倒映水中，看起来层层叠叠非常繁茂。〔《艺文类聚》“蔚”作“暖”。〕蒲：即菖蒲，一种水草。稗：也是水草，与蒲同类而稍矮小。相因依：指两种水草杂生在一块，高高低低，彼此互相牵扶依托。

⑦披拂：用手分开障路的草木。趋：走上。偃：躺下休息。东扉：东轩、东房，谢灵运的住处之一。扉本为门扇，此代指房间。

⑧虑澹：心思清纯，恬淡寡欲。语本《淮南子》“澹然无虑”。物自轻：心中无我，外物自然更不值得重视了。孙卿子曰：“内省则外物轻矣。”意惬：心情舒畅。理无违：不违背道家养生之理。

⑨摄生客：修炼养生之道的人。此道：即上句所谓“虑澹”“意惬”。推：求。

40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①

樵隐俱在山，繇来事不同。^②不同非一事，养疴亦园中。^③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④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⑤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⑥群木既罗户，

众山亦当窗。^⑦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峰。^⑧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⑨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⑩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⑪

【校注】

①田南：谢灵运居处之一。《水经注》：“谢灵运祖车骑，有田居在大康湖，疑即此处，所谓始宁墅也。”植援：种植低矮丛木以为墙垣，相当于篱笆，对住所起保护作用，魏晋时习称为援。〔逯校本“援”字作“援”。〕谢灵运始归时居石壁，不久移居田南。此诗作于景平二年（公元424年）夏，写田南风光以及在那里游玩劳作的乐趣。

②樵隐：砍柴人和隐士。繇来：由来，缘故。〔《文选》“繇”作“由”，音义同。〕这两句取意于臧荣绪《晋书》：“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隐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则同，所以在山则异。”说明隐者在山自有不同于常人的情趣。

③非一事：不止表现在一件事情上。养疴：养病。亦园中：也在山园之内。说明自己隐居山园，养病全生也是目的之一。〔《三谢诗》及五臣本《文选》等“亦”作“丘”。〕

④中园：即上句的园中，倒文以求变化。〔《三谢诗》及六臣本《文选》等仍作“园中”，不倒。〕屏：排除，避开。氛杂：尘世间纷繁的事物和嘈杂的喧嚣。清旷：清静空旷。

⑤卜室：为建筑房舍而进行卜筮，根据卜筮的吉凶决定房屋的位置、方向和开工日期等。倚北阜：北面背靠着山阜。启扉（音飞）：打开门。面南江：朝南面对着溪水。

⑥激涧：《汉书·沟洫志》注：“激者，置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这里指把水桶抛入溪涧打取流动的活水，因这种取水方式往往会溅起许多水花，所以叫“激”，也就是诗题中所说的“激流”。汲井：用辘轳从井中打水。插槿（音紧）：种植木槿。当列墉：当作一排排围墙。插槿为墉即诗题中所说的“植援”。

⑦罗户：排列在门外。当窗：正对着窗户。〔六臣本《文选》“当”作“对”。〕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打开门窗就能看到一排排树木和一座座

山峰。

⑧靡迤（音移）：山路随坡势斜曲向下伸展的样子。趋下田：走向低洼处的田畴。【《三谢诗》及五臣本《文选》“田”作“岫”。】迢递：山路绵远渐走渐高的样子。瞰（音看）高峰：从高处往下看山峰，有一览众山小的意境。

⑨寡欲：减少欲望。语本《老子》“少私寡欲”。不期劳：不希望建立什么功劳。即事：就事，干事情。罕人功：很少像常人一样取得成功，不过凭兴趣随便做做而已。

⑩唯开蒋生径：希望象蒋诩一样开辟纳贤交友的路径。永怀求羊踪：总是思念求仲、羊仲一类高人的行踪。这两句所用的典故见于《文选》李善注引《三辅决录》：“蒋诩字元卿，隐于杜陵，舍中三径，惟羊仲、求仲从之游。二仲皆控廉逃名。”

⑪赏心：能使自己心情愉悦的人，指故交旧友，如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等。妙善冀能同：希望能够达到妙善同合、物我不分的理想境界。“妙善”是老庄学说中的用语，指物我合一、长生不老的境界。《庄子·寓言》篇：“颜成子谓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大妙。”郭象注：“妙善同，故无往而不冥也。”【《三谢诗》及五臣本《文选》“能”作“皆”。】

41 南楼中望所迟客^①

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②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③与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④圆景早已满，佳人殊未适。^⑤即事怨睽携，感物方凄戚。^⑥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⑦瑶华未堪折，兰茝已屡摘。^⑧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⑨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覿。^⑩

【校注】

①南楼：始宁附近的门楼。谢灵运《游名山志》：“始宁又北转，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园南门楼。自南楼百许步，对横山。”所迟客：所等

待的客人。此诗作于景平二年（公元424年）孟夏，写盼望朋友早日归来的急切心情，从侧面反映了诗人隐居的孤苦。

②杳杳（音咬咬）：遥远朦胧的样子。颓：慢慢坠落。语袭《楚辞》：“日杳杳以西颓，路长远而窘迫。”王逸注：“言道路长远不得复还，忧心迫窘无所舒志也。”

③临江：楼在江边，登楼自然临江。迟来客：等待约好要来的客人。

④别所期：分别时约定下次见面的日期。陆机《赠冯文黑诗》：“问子别所期，耀灵绿扶木。”三五夕：农历十五日晚上，即月圆之夜。

⑤圆景：即圆影，指月亮。曹子建《赠徐干诗》：“圆景光未满，众星粲已繁。”佳人：指朋友。殊：竟然，偏偏。〔五臣本《文选》等“殊”作“犹”。〕未适：没有到来。魏文帝《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

⑥即事：临事，碰上某些需要与朋友磋商的事情。怨睽携：埋怨彼此隔离。李善本《文选》“怨”作“愿”。感物：因景物而引起联想。古诗：“感物怀所思。”方：常常。凄戚：凄苦悲伤。

⑦孟夏：初夏。晦明：由天黑到天亮，指一整夜。岁隔：隔着一年，极言夜晚之长。这两句取意于《楚辞·九章·抽思》“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兮若岁”。

⑧瑶华：指疏麻所开的白花。未堪折：受不了老是去摘。兰荪（音条）：兰蕙的花茎。这两句概括了《楚辞·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和《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的大意，说自己采摘了许多香花草要送给思念的“佳人”，可佳人迟迟不来，连花草也已受不了了。

⑨路阻：路途隔远。莫赠问：无法赠送。问也是赠的意思，毛诗传：“问，遗也。”云何：怎么，用什么，“云”字无义。离析：即分离，离别。

⑩搔首：抓弄脑袋，人在焦急烦躁时的一种惯常动作。访行人：问过路人探问。引领：伸长脖子。冀：希望，盼望。良觌（音敌）：美好的见面。

42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①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②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③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④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⑤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⑥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⑦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⑧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⑨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⑩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⑪

【校注】

①本书《山居赋》：“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经巫湖中过。”可见南北两居中间隔巫湖，而大小巫湖中又有一山。此诗即写在巫湖山上所瞻眺的景观，颇有物我合一的感觉，却又为孤游无伴而叹惜。写作时间在元嘉二年（公元425年）春。

②发阳崖：从南山出发。山南为阳，故南山称阳崖。景落：太阳下山。憩（音气）阴峰：到北山休息。山北为阴，故称北山为阴峰。

③舍舟：离船上山。迥渚：远处的小洲。【逯校本依《诗纪》等“迥”作“回”，今从《文选》。】策：手杖。倚：靠着。

④侧径：傍山小路。窈窕（音咬挑上声）：山道幽深的样子。环洲：圆形岛屿，指巫湖中的山。玲珑：青翠空明的样子。

⑤乔木：高大的树木。杪（音秒）：树梢。聆：听。壑：山谷（音从）：淙淙，水流声。《楚辞》有“听大壑之波声”，即此句所本。【李善本《文选》“淙”作“漾”。】

⑥解作：语出《周易·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意为春天万物复苏。升长：意同生长。语本《周易·升卦》：“地中生木升。”丰容：草木畅茂。【《永嘉县志》“丰”作“半”。】

⑦初篁（音皇）：新长的竹丛。苞绿箨（音唾）：已剥离而尚未脱落的笋壳半包着绿色的竹身。新蒲：刚长出的水草。紫茸：细毛茸茸的紫色花朵。【《艺文类聚》“苞”作“苞”、“含”作“合”。《百三家集》“箨”

作“薜”。】

⑧天鸡：野鸡或锦鸡。弄和风：在温暖的春风中嬉戏玩耍。

⑨抚化：抱持万物皆化的观点。郭象《庄子》注：“圣人游于万化之涂，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心无厌：内心向往，不厌恶。眷：顾念，留恋。弥重：更加深切。

⑩去人远：远离人世而隐居。但恨莫与同：只是对无人共游感到遗憾。

⑪此句语意晦涩难明，方虚谷曰：“谓己之独游于此，不以真情形之叹咏，则赏心之事之人既废，此理谁与通乎？”顾绍柏云：“这两句大概是说，一人独游，内心不是滋味，至为叹惋；但赏心已废，此情此理又有谁能理解呢？”聊供参考。【“叹”逯校云“《文选》注作款”。】

43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①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②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③逶迤傍隈隩，迢递陟^④
 陡岵。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⑤。
 川渚屡^⑥径复，乘流玩回转。^⑦苹萍泛沉深，
 菰蒲冒清浅。^⑧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⑨想见山阿人，
 薜萝若在眼。^⑩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⑪情用赏为美，
 事味竟谁辨。^⑫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⑬

【校注】

①斤竹涧：溪水名。今浙江绍兴县东南有斤竹岭，离浦阳江约十里。题中之岭即此斤竹岭，而溪涧或在此岭山下。诗作于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夏，写沿溪而行的所见所闻所想，思古忧独而又用玄理自我解脱。

②诚：确实，原本。曙：天亮。谷幽：山谷深邃而阴暗。

③方：方才，才始。犹：仍然，还在。泫（音眩）：形容水珠的晶莹圆转。

④逶迤（音威移）：山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傍：靠着。隈隩

(音畏育)：山角水边。迢递(音条弟)：连绵遥远。〔《文选》“迢”作“苕”。〕陟：登。陁(音形)：山脉中断的地方。岘(音现)：不太高的山峰。

⑤厉急：不脱衣服淌过急流。登栈(音站)：爬上栈道。栈道即傍悬崖绝壁凿孔支架起来的木板小路。陵緌：凌空面对着高深的山谷。

⑥川渚(音煮)：溪谷沙洲。屢：每每，多次。径复：时直时曲，弯来拐去。乘流：顺着溪流。回转：倒回来转过去。这两句袭用《楚辞》“川谷径复流潺湲”意。

⑦苹、萍：都是水草，浮生水面。苹大萍小。泛沉深：飘浮在深沉的水潭上。〔《艺文类聚》“沉深”作“深沉”。〕菰(音姑)蒲：两种水生植物。菰叶细长而尖，长笋芽，俗称茭白。蒲即香蒲，可以作席。〔《艺文类聚》“菰蒲”作“蒲菰”。〕冒清浅：从清浅的水泽里伸出枝叶来。

⑧企石：在岩石上挺身踮起脚后跟。挹：双手捧水。摘叶卷：采摘含苞半卷的初生嫩叶。《文选》“摘”作“掷”。

⑨这两句取意于《楚辞·九歌·山鬼》篇：“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山阿人即指这位身披薜荔腰系女萝的山鬼，同时暗指山居隐士。薜即薜荔，香草名。萝即女萝，又名菟丝，藤蔓植物。〔《艺文类聚》“薜萝”作“萝薜”。〕

⑩握兰：拿着兰草。兰指石兰，一种香草。勤徒结：空结殷勤之情意。折麻：折取麻花。麻指疏麻，开白花。心莫展：心意无法表白。石兰、疏麻花都是用来赠送思念之人的，《楚辞》有“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和“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等语，即谢诗所本。又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亦用瑶华和兰荪表赠问之意。

⑪用：以。昧：不明。这两句是说情爱以相互赏识为美，而我思念的山鬼若有若无，究竟谁能分辨得清此事的奥妙？〔《诗纪》“谁辨”作“谁辩”。〕

⑫观此：观览沿途的景物。遗：弃，抛开。物虑：尘世间的各种顾虑。一悟得所遗：进一步深思就悟出了排遣物虑的方法和道理。《淮南子》曰：“吾独怀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庄子注》曰：“将大不类，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于

无遣，然后无所不遣，而是非去也。”谢诗盖取意于此。

44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①

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②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③圣灵昔回眷，微尚不及宣。^④何意冲飙激，烈火纵炎烟。^⑤焚玉发昆峰，余燎遂见迁。^⑥投沙理既迫，如邴愿亦愆。^⑦长与欢爱别，永绝平生缘。^⑧泛舟千仞壑，总轡万寻巅。^⑨流沫不足险，石林岂为艰。^⑩闽中安可处，日夜念归旋。^⑪事蹟两如直，心慊三避贤。^⑫托身青云上，栖岩挹飞泉。^⑬盛明荡氛昏，贞休康屯遭。^⑭殊方感成贷，微物豫采甄。^⑮感深操不固，质弱易扳缠。^⑯曾是反昔园，语往实款然。^⑰曩基即先筑，故池不更穿。^⑱果木有旧行，壤石无远延。^⑲虽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闲。^⑳卫生自有经，息阴谢所牵。^㉑夫子照情素，探怀授往篇。^㉒

【校注】

①旧园：故居，指始宁墅。颜、范：指颜延之和范泰。中书：即中书侍郎，官名。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徐羨之等被诛，宋文帝刘义隆徵颜延之为中书侍郎，并赐书颜延之和范泰，要他们劝促已归隐故乡的谢灵运出仕，这首诗就是谢写给颜、范的应酬之作。诗中简单叙述了谢以前的坎坷经历，表达出仕宦与归隐抉择两难的矛盾心理。

②辞满：以期满为由而辞官。岂多秩：哪里在乎官位奉禄。“多”为看重，“秩”即禄位。【《草堂诗笺》“岂”作“空”。】谢病：因病辞官。【《诗纪》“谢”作“论”。】不待年：不必等待年老。

③偶与张邴合：恰巧跟张良、邴曼容二位贤人知足而退的志趣相同。张良退隐的故事见于《汉书·张良传》，张良曰：“今以三寸舌为帝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赤松子

学道轻举。”又《汉书·龚胜传》载邴曼容颇得知足之乐，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过则辞去。东山：指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为谢家的故居所在。檀道鸾《晋阳秋》曰：“谢安有反东山之志，每形之于言。”^④圣灵：指已去世的宋高祖刘裕。回眷：照顾。“昔回眷”指从前刘裕受晋禅当皇帝后曾起用谢灵运作散骑常侍。微尚不及宣：潜藏于心中想要隐居的志向来不及表明。

⑤何意：未曾料想。冲飙激：暴风猛烈。指突然发生变故。纵：散发，升腾。炎：火焰。

⑥发：通废，毁坏。昆峰：即昆冈。《尚书·胤征》：“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余燎：余火。见迁：被迁徙，被贬谪。以上四句用狂风烈火比喻突发的政治事件，“焚玉”句指庐陵王刘义真被杀，“余燎”句指谢灵运受牵连被贬。《宋书·谢灵运传》：“少帝即位，权在大臣。谢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

⑦投沙：投奔长沙。《汉书·贾谊传》载贾谊曾谪居长沙，这里借指诗人自己贬放永嘉。理既迫：大意是形势急迫，已经来不及多加考虑。如邛（音穷）：前往临邛。本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离开成都到临邛谋生之事（见《汉书·司马相如传》），这里借指诗人自己想要归隐的志愿。愆：过失，错过。

⑧欢爱：指亲友。缘：因缘。

⑨千仞（音任）壑：极深的水崖。古代七尺为一仞。《春秋繁露》：“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总轡：手里把握缰绳，指骑马或驾车。《孔子家语》：“善御者正身以总轡。”万寻巅：极高的山顶。古时八尺为一寻。

⑩流沫：浪花。此句取意于《列子·皇帝》，该篇记载说：“孔子观于吕梁（今江苏铜山东南有吕梁洪），悬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不足险：连吕梁的流沫悬水都不值得称险，则知诗人所经水路还要更为险恶。石林：山名，在今河南洛阳。其山石峰耸立如林，十分险峻。〔《初学记》等“石林”作“石床”。〕艰：险。

⑪闽中：秦时有闽中郡，宋时之永嘉属其地，故以古名代称永嘉。安可处：哪里能够长住。旋：还，回，与“归”同义。

⑫蹶（音致）：跌倒。“事蹶”指事情不顺利。两如直：在治世、乱世两种环境里都能如矢般正直。典出《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心愜：心里愉悦。三避贤：曾经三次退位避世的贤人，指孙叔敖。《史记·循吏传》：“孙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谢灵运也曾在官场三起三落，故用孙叔敖事相比附。

⑬托身青云上：把自己寄托在青山白云之间，指隐居山林。栖岩：在岩穴中居住。挹（音义）：合手捧水。

⑭盛明：盛大的光明。荡氛昏：涤除了黑暗和云雾。贞休：正直美好。康：平安，安定。屯邅：曲折，不平坦。这两句是用以歌颂宋文帝刘义隆的，说他品德高尚，即位后能拨乱反正，象阳光驱散黑暗一样清除乱臣贼子，使处于危难之中的国家迅速安定下来。

⑮殊方：异邦，指偏居四周的少数民族国家。成贷：帮助别人成就什么事情。语出《老子》：“夫惟道善贷且成。”“感成贷”即感谢宋文帝帮助成全的恩德。〔《三谢诗》“感”作“咸”。〕微物：小人物，指谢灵运自己。豫采甄（音真）：为得到提拔和表彰而感到欣慰，“豫”通“愉”。

⑯感深操不固：感动深切，操守就难以坚定。质弱易扳缠：本性不强，就容易受到外力的牵引。〔李善《文选》“扳缠”作“版缠”。〕这两句是说自己经受不住文帝的感化和引诱，终于又放弃了隐居的初衷而再度出仕。

⑰曾是：因此。反：同返。昔园：故居，指始宁墅。语往：谈论往事。款然：深情留恋的样子。

⑱曩（音囊）基：原来的屋基。即：就，因袭。故池：原有的水池。更穿：再开凿、挖深。

⑲壤：泥土。无远延：不到远处去采运，意谓就地取材。《说苑》：“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则是远求而劳民，与此相反。

⑳永日：长日。

㉑卫生：卫护生命。经：道理，方法。《庄子·庚桑楚》引老子曰：“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捏，共其德也；日视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而同其

波，是卫生之经也。”司马彪注：“卫生，谓卫护其生，全性命也。”息阴：息影于阴，用阴来息影。谢所牵：辞去牵累人的俗务。

②夫子：对男士的尊称，这里指颜延之和范泰。〔《万花谷后集》“夫子”作“天子”，疑误。〕照：显露，敞开。〔《艺文类聚》“照”作“昭”。〕情素：实情，真心。《史记·蔡泽传》：“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逯校本依《文选》等作“清素”，此依《三谢诗》及《艺文类聚》等作“情素”。〕探怀：从怀中取出，指该诗发自内心。往篇：送去答复别人的诗篇。〔《初学记》《万花谷后集》“往”误作“佳”。〕

【在京任秘书监、侍中时期：元嘉三年（426年）—元嘉五年（428年）】

45 庐陵王墓下作^①

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②含凄泛广川，洒泪眺连冈。^③眷言怀君子，沉痛切中肠。^④道消结愤懑，运开申悲凉。^⑤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⑥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⑦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⑧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⑨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⑩理感深情恻，定非识所将。^⑪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⑫一随往化灭，安用空名扬。^⑬举声泣已沥，长叹不成章。^⑭

【校注】

①庐陵王：指宋武帝子刘义真。永初元年，刘义真被封为庐陵孝敬王，简称庐陵王。因他与少帝不和，景平二年正月被废为庶人，迁居新安郡（今浙江淳安县），不久，又被徐羨之派人杀害。谢灵运与庐陵王要好，因此受到牵连，永初三年被贬责出京，后知其无罪，于元嘉三年

征为秘书监。此诗即回京途中经过庐陵王墓下所作，诗人悲伤至极，抒写了对亡友的深切悼念之情。

②晓月：月亮还没有完全隐没的拂晓时分。〔《艺文类聚》“晓月”作“晚日”。〕发云阳：从云阳出发。云阳即今江苏省丹阳县。次：途中临时住宿歇息。朱方：春秋时地名，三国时称丹徒，即今江苏省镇江县，刘宋王朝宗室墓地所在。

③泛广川：在广阔的江面上泛舟而行。眺连冈：远望安葬庐陵王的连绵山冈。青乌子《相冢书》：“天子葬高山，诸侯葬连冈。”连冈指连绵不断的低矮小山丘。

④眷言：思念的样子。“言”作词尾，无实义。君子：正派人，指庐陵王刘义真。沉痛切中肠：如同切伤腹中肠胃一般痛苦。〔《文选》“切”作“结”，依阮籍《咏怀诗》“容好结中肠”，似当为“结”，然下句有“结”字，则此仍当避复变字作“切”为胜。〕

⑤道消：君子势力减弱以致为小人所欺。语本《周易·否卦》彖辞“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这里暗指少帝之时。结愤懑：悲愤郁积于胸。运开：国运开张，正派人势力占上风，指文帝之初。其时拨乱反正，刘义真被枉杀事得到昭雪。申悲凉：长期压抑的悲伤情绪得到伸展发泄。

⑥神期：明灵精气。恒若存：似觉永久存在。〔李善本《文选》“存”作“在”。〕德音：品行及音容笑貌。初不忘：一点也没有忘记。

⑦徂谢：去世，死亡。松柏森已行：墓旁的松柏树已经森然成行。语本曹植《寡妇诗》：“高坟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⑧延州：即延陵。本为地名，这里代指封于延陵的吴国王子季札。协心许：完成心中的许诺。据《新序》记载，季札前往晋国访问，途经徐国，带宝剑拜见徐君，徐君没有明说，而表情上很想要这把宝剑。季札心知其意，只是因为有大事未办，所以当时没有奉献，但心里已答应待访晋归来时把宝剑送给他。可是不久徐君死了，为了满足徐君生前的愿望和自己心中的许诺，季札返回时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枝上，算是送给了他。楚老惜兰芳：指楚地彭城一位老人悼念龚胜的故事。据《汉书·龚胜传》，龚胜是楚地人，因不愿为新莽王朝效力而自杀。有一同乡老父前来吊唁，抚坟痛哭，非常伤心。但他又感慨惋惜地说：“嗟乎！

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先生竟夭夭年，非吾徒也。”于是赶快离开了。

⑨这两句是对上述季札赠剑和楚老哭坟事件的评论，认为他们的举动对死人、活人都没有益处。〔《三谢诗》“何及”作“何以”。〕

⑩平生：平时，以前，指诗人自己而言。若人：这些人，指季札和楚老。通蔽互相妨：指季札和楚老这些人既有通智的一面，又有愚蔽的一面，互相抵触矛盾。德高谋远能成就功名是其“通”，而解剑抚坟无济于事是其“蔽”。

⑪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以前老怀疑人家怎么会作出解剑、抚坟这样的荒唐事来，而今面对庐陵王的墓地，不禁悲从中来，才明白一个人的感情在受到深深刺激的时候，决不是理智识见所能控制得了的。〔逯校本等“深情”作“心情”，此依《文选》及《三谢诗》。〕

⑫脆促：脆弱窘迫，指庐陵王生前所受的排挤欺压。良：甚，很。夭枉：指庐陵王受冤枉短命而死。特兼常：其悲哀又特别要超过平常。

⑬一随往化灭：一切都跟着死亡而消失。空名扬：指原嘉三年为刘义真平反，恢复庐陵王封号，并追赠侍中、大将军等名号而言。

⑭举声：放声痛哭。〔叶笑雪《诗选》“声”作“身”。〕沥：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此指眼泪快流干了，遥应前面“洒泪眺连冈”句。〔《文选》“已沥”作“已洒”，《艺文类聚》作“已历”。〕长叹不成章：由于过度悲伤，只能哀叹声声，连诗也写不成篇了。

46 初至都^①

卧疾云高心，爱闲宜静处。^②寝憩托林石，巢穴顺寒暑。^③

【校注】

①逯本、顾本据《北堂书钞》卷一八五收录。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谢灵运被“征为秘书监，再召不就，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谢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宋书》本传），暂时结束了在故乡始宁隐居的

生活，来到京都建康（今南京市）。此诗即作于该年夏天刚刚到达京城的时候，诗意不完整，疑有阙文。

②卧疾：因病卧床。谢灵运自贬放永嘉以后，心情郁悒，长期患病，在始宁时亦处于养病之中。〔逯本“疾”作“病”。〕云高心：心志高远。宜：应该。

③寝憩（音气）：休息。巢穴：代指隐居的地方。顺：顺应，依从。

47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①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② 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③ 昔闻汾水游，今见尘外镳。^④ 鸣笳发春渚，税驾登山椒。^⑤ 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⑥ 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⑦ 原隰黄绿柳，墟囿散红桃。^⑧ 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⑨ 顾己枉维紫，抚志惭场苗。^⑩ 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⑪ 曾是紫旧想，览物奏长谣。^⑫

【校注】

①从游：陪同皇帝出游。元嘉四年（427年）二月间，宋文帝刘义隆巡幸丹徒（江苏镇江），当时谢灵运官侍中，陪同出游。这首诗是应诏而作，既有对皇帝的颂扬，同时也流露出自己无意仕途、终将归隐的志向。京口：地名，在丹徒的西面。北固：山名，在丹徒西北，三面临水，高数十丈。

②玉玺（音喜）：皇帝的印章。蔡邕《独断》：“玺，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也。黄屋：皇帝车乘上用黄绀作的伞盖。

③这两句的大意是：各种人间事务都会为名分之教所累，而只有道才会因神圣的玄理而超脱自然。《文子》：“圣人所以曰道，所为曰事。”

④汾水游：典出《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然丧其天下焉。”意即尧能治天下而不为天下所累。尘外镳（音标）：驾马遨游于尘世之外。《庄子》：“孔子

彷徨尘垢之外，逍遥无为之业。”郭象注曰：“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而已。”鑣本指銜在马口以防发声的铁器，这里指代刘义隆君臣出游的车马。

⑤鸣笳：吹笛。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篇。渚（音煮）：水中小洲。税：通脱，解下。銮：马龙头两边的铃，这里指代天子的车驾。“税銮”是解驾停车的意思。山椒：山顶。《广雅·释山》：“土高四堕曰山椒。”

⑥张组：张开帷幕，即搭设帐篷之类。《吴都赋》：“张组帷，构流苏。”倒景：映在水中的倒影。列筵：排开酒席。瞩（音煮）：凝视，仔细欣赏。归潮：退落的潮水。

⑦兰薄：即兰林也。丽：使……显得美丽。江皋（高）：江岸两旁。

⑧原隰（音洗）：高原和洼地。萑（音啼）：草木发芽。墟囿：村落和园圃。散：散落，点缀。

⑨皇心：皇帝的心愿，指刘义隆而言。美阳泽：比阳光水泽更美好。万象：世间万事万物。【《三谢诗》“万象”作“万泉”。】咸：皆，都。

⑩顾己：回想自己。枉维縶（音植）：白白地被拘系牵连，指累于政事不能脱身。当时谢灵运被文帝挽留尚在朝廷作官。抚志：压抑着志愿。愧场苗：面对原野青草而感惭愧。这两句袭用《诗经·小雅·白驹》之意：“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縶之维之，以永今朝。”

⑪工拙：有人善于仕宦，有人不会作官。各所宜：各人应该做适合于自己的事。《吕氏春秋》：“至治之世，贤不肖各反其质。若此，则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反：同返。林巢：像巢父一样在深山中筑巢而居，指隐居生活。班固《汉书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皇甫谧《逸士传》：“巢父，尧时隐人，常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

⑫曾是：因此。萦（音营）：缠绕。旧想：久有的想法，指隐居之志。奏长谣：谱写长长的诗歌。

【第二次隐居故乡始宁时期：元嘉五年（428年）—元嘉八年

(431年)】

48 入东道路^①

整驾辞金门，命旅惟诘朝。^②怀居顾归云，指途溯行
飙。^③属值清明节，荣华感和韶。^④陵隰繁绿杞，墟囿
粲红桃。^⑤鸢鸢羣方鹄，纤纤麦垂苗。^⑥隐轸邑里密，
缅邈江海辽。^⑦满目皆古事，心赏贵所高。^⑧鲁连谢千
金，延州权去朝。^⑨行路既经见，愿言寄吟谣。^⑩

【校注】

①元嘉五年春，谢灵运因在朝得不到重用而上表言病，皇帝赐假东归故里，开始了第二次隐居生活。这首诗就是东归会稽时在路上所作，借着路途秀丽的风光，抒写了作者逃离尘网后轻松愉快的心情，表示要效法古人，淡薄名利，寄情山水。

②整驾：准备车驾。金门：汉宫有金马门，此借指刘宋首都建业（今南京）。命旅：命令出发。惟诘朝：就在天刚亮的时候。

③怀居：思念故居。顾归云：仰看天上的云朵急匆匆飘动好像也是要回家去。指途：指点路旁景色。溯行飙：车马迎风飞奔，激起一路的灰尘。

④属值：恰好遇上。荣华：草木畅茂，鲜花盛开。和韶：和煦的春光。

⑤陵隰（音习）：高山与洼地。《尔雅·释地》：“大阜曰陵，下湿曰隰。”繁绿杞：长满许多翠绿葱茏的杞木。墟囿：村落和园囿。粲（音灿）红桃：桃花盛开，艳丽夺目。“粲”通“灿”。

⑥鸢鸢（音尧尧）：野鸡的叫声。《诗经·邶风》：“有鸢雉鸣。”羣（音挥）：有彩色羽毛的野鸡，也就是锦鸡。方：正在。鹄（音够）：野鸡鸣叫。潘岳《射雉赋》：“雉曰鸢鸢而朝鹄。”纤纤：细长绵软的样子。

⑦隐轸（音诊）：又作殷轸，繁盛的状态。扬雄《羽猎赋》：“殷殷轸轸。”李善注：“殷轸，盛貌。殷音隐。”邑里：城镇和村庄。缅邈：

遥远的样子。辽：辽阔远大。

⑧这两句的大意是：满眼的景物都能联想起古代的人事，而我最赞赏的是那些淡薄名利退身隐居的高士，即下举鲁连、季札之类。

⑨鲁连谢千金：典见《史记·鲁仲连列传》，鲁连即鲁仲连，战国时齐人，因助赵破邯鄲围有功，平原君欲封他官职，被他拒绝，又送他千金为寿，鲁连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于是又谢绝了。延州权去朝：典出《左传》及《史记·吴太伯世家》，延州指春秋时封于延陵的吴国王子季札。吴王余昧去世时，想将王位授与弟弟季札，季札辞让并逃离都邑，躲到乡下耕种去了。权：权衡，选择。

⑩愿言：希望。言为语助词，无义。吟谣：歌谣，诗歌。

49 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 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 四章^①

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②与子别山阿，含酸赴修
吟。^③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④顾望脰未悁，汀曲
舟已隐。^⑤

隐汀绝望舟，骛棹逐惊流。^⑥欲抑一生欢，并奔千里
游。^⑦日落当栖薄，系缆临江楼。^⑧岂惟夕情敛，忆尔
共淹留。^⑨

淹留昔时欢，复增今日叹。^⑩兹情已分虑，况乃协悲
端。^⑪秋泉鸣北涧，哀猿响南岫。^⑫戚戚新别心，凄凄
久念攒。^⑬

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⑭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
岑。^⑮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⑯倘遇浮丘公，长绝
子徽音。^⑰

【校注】

①临海：郡名，今浙江省天台县。峤（音桥）：尖锐而高峻的山。强中：地名。《游名山志》：“桂林顶远则嵯尖强中。”今浙江嵊县有地名强口，即古之强中。从弟：堂弟。羊、何：羊璇之、何长瑜，皆谢灵运之友。和（音贺）：依照别人的诗词题材或形式另作诗词。谢灵运回始宁后，与朋友们“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自始宁南山，伐木开道，直至临海”。（《宋书·谢灵运传》）此诗即元嘉六年（公元429年）秋往临海途中所作。俗本分此诗为四首，今从《文选》等仍合为一首，而分为四章。〔诗题依胡刻本《文选》。题中“强”字他本多作“疆”。《诗纪》等“见羊何”前多一“可”字。焦本《谢康乐集》无“见羊何共和之”六字。宋本《三谢诗》则题为“登临海峤与从弟惠连”。〕

②杪（音秒）秋：晚秋，秋末。语本《楚辞》“覩杪秋之遥夜”。〔《百三家集》“寻”作“临”。〕

③子：男子美称，指谢惠连等。别山阿：在山坡上道别。酸：喻指离人心中的凄苦滋味。修眇（音枕）：漫长的路途。《说文》：“眇，井田间陌。”此泛指道路。〔李善本《文选》“眇”作“眇”。〕

④中流袂（音妹）就判：船到水中，朋友间并连的衣袖就只好分开了。衣袖分开意味着分手离别。

⑤顾望：回头看。脰（音豆）：头颈。惓（音倦）：通“痛”，酸痛，疲惫。袭用陆彦声诗：“想思心既劳，相望脰亦惓。”汀（音厅）：水边平地。这里指河道。汀曲舟已隐：舟船因河道弯曲而隐没不见。以上为第一章，写作者与惠连等依依惜别的情形。

⑥绝望：停止顾望。骛棹（音务赵）：猛力划桨。逐惊流：在骇人的波浪里追逐前行。〔《文选》“逐”作“逾”，“惊”作“骛”。〕

⑦抑：犹尽。《文选》注引《列子》公孙朝曰：“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或即与此意近。并：共同。

⑧栖薄：停泊住宿。“薄”通“泊”。系缆：拴上缆绳，使船停住。临江楼：楼名。《游名山志》：“从临江楼步路南上二里馀，左望湖中，右傍长江。”

⑨斂：止息。尔：你，指谢惠连。淹留：长时间停留。以上为第二章，写旅途经过。

⑩此两句大意与潘岳《哀永逝》“忆旧欢兮增新悲”同。

⑪协：合。悲端：悲愁的开端，指初秋。秋季象征着肃杀悲愁，故《楚辞》曰“悲哉秋之为气也”。

⑫峦：山峦，山岭。

⑬戚戚：忧愁的样子。凄凄：悲伤的样子。久念：旧时的思念。攒（音甯阳平）：聚集。以上为第三章，借秋天的景物抒发对惠连的思念。

⑭攒念攻别心：大意思是说萦绕难去的旧时思念和新近离别的愁苦心情纠缠在一起。清溪：清澈的水流，指强口溪。阴：水流的南岸。

⑮暝（音明）：日暮，晚上。剡（音扇）：古县名，属会稽郡，即今浙江省嵊县。岑（音岑）：小而高的山。《吴录地理志》曰：“剡县有天姥岑。”天姥（音母）岑大概就是临海峤。

⑯霓（音尼）：虹，太阳斜照空中水汽而映现的光彩。“人云霓”极言其高。还期那可寻：言山高路远，哪能预料回家的日期。

⑰浮丘公：接王子乔登山成仙的人。《列仙传》载：“王子乔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绝：断绝，不通。子：指谢惠连。徽音：佳音，美好的消息。以上为第四章，写日后的行程安排及从此难以见面的担忧。

50 赠王琇^①

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②

【校注】

①王琇：生平不详。《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谢灵运，乃安。又邀琇更进，琇不肯，谢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顾本据此收录，仅见二句，残缺不全。

②邦君：指王琇。难：心中畏惧。险：险阻。原字作“峻”，同。旅客：指谢灵运等。易：觉得容易，喜好。

51 酬从弟惠连五章^①

寝瘵谢人徒，灭迹入云峰。^②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③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④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⑤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⑥凌涧寻我室，散帙问所知。^⑦夕虑晓月流，朝忌曛日驰。^⑧悟对无厌歇，聚散成分离。^⑨

分离别西川，回景归东山。^⑩别时悲已甚，别后情更延。^⑪倾想迟嘉音，果枉济江篇。^⑫辛勤风波事，款曲洲渚言。^⑬

洲渚既淹时，风波子行迟。^⑭务协华京想，讵存空谷期。^⑮犹复惠来章，只足揽余思。^⑯恍若果归言，共陶暮春时。^⑰

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遨。^⑱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⑲嚶鸣已悦豫，幽居犹郁陶。^⑳梦寐伫归舟，释我吝与劳。^㉑

【校注】

①酬：回答。从弟：堂弟。惠连：谢方明之子，与堂兄谢灵运关系很好，详参本传。元嘉七年（公元430年）春，惠连离开始宁赴京，在渡钱塘江时，写了一首《西陵遇风献康乐》诗寄给谢灵运。这首诗就是谢灵运写来酬答惠连的，诗中表现出对惠连的赏识和深厚情谊。俗本分作五首，《文选》及逯、顾本皆合为一首。从内容看，当以作一首为是。今从《文选》作一首，而分为五章。

②寝瘵（音债）：卧病。《尔雅》：“瘵，病也。”实指肺病。谢：辞谢，谢绝。人徒：人群，众人，指亲友同事等。灭迹：销声匿迹，不与任何人往来。指隐居。云峰：高耸入云的山峰。

③岩壑（音喝）：泛指山水。寓：寄托。欢爱：知心朋友，疑指庐陵王刘义真。隔音容：阴阳相隔，音容只能存在回忆之中。时庐陵王怨死已久。

④绝：断绝，失去。赏心：因倾慕赏识而心情愉悦。长怀：老是想念故友。莫与同：没有谁跟我共分忧乐。

⑤末路：道路的尽头，这里指孤苦潦倒的晚年。值：碰上，遇到。令弟：指谢惠连。令为美称。开颜：脸上露出笑容。披心胸：敞开胸怀，推心置腹地倾诉交谈。以上为第一章，写在孤独苦闷时结交了谢惠连。

⑥既云：既已，已经。意得：各种意念、想法和情趣等。咸在斯：就都集中在这件事情上了。指兄弟相聚后同游共处、相互切磋启发的生活。

⑦凌涧：渡越涧谷。散帙（音至）：打开书卷的布衣套子，意即翻开书本阅读。问所知：相互询问各自了解的古今事理。

⑧嘿（音熏）日：黄昏时分的落日。这两句的大意是：晚上担心残月逝去，白天害怕落日归山。嫌时间过得太快。

⑨悟对：面对面交谈。“悟”通“晤”。〔《文选》五臣本“悟”作“晤”。〕无厌歇：不曾厌倦和停歇。〔“厌歇”《说文系传》引作“厌倦”。〕聚散成分离：好不容易得到的兄弟聚会却又变成了分离。“聚散”义偏于“聚”。以上为第二章，回忆与惠连朝夕相处的愉快生活。

⑩别西川：在西川送别。西川指蒲阳江，在始宁的西面，故称西川。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诗有“昨发蒲阳汭”句，可见蒲阳江边是其兄弟别离之处。景：“影”的本字，指身影。“回景”指转身回头。归东山：指送别后回家。东山在始宁，为谢氏故居所在。

⑪情：指离别后的悲伤心情。延：长。

⑫倾想：专心思念。迟嘉音：等待好消息。果：果然。枉：辱，对方行为的客气说法。这里省略了动词“寄”，枉寄相当于现代“承蒙您惠赐”之类的意思。济江篇：渡钱塘江时所写的诗篇，即《西陵遇风献康乐》诗。

⑬风波事：指谢惠连在钱塘江为狂风惊浪所阻之事。款曲：情意深厚。洲渚（音煮）言：叙说在西陵逗留的心情。以上为第三章，写接到

惠连赠诗。

⑭淹时：停滞的时间太长久。子：男子美称，这里指谢惠连。行迟：延误了行期。

⑮务：努力从事。协：合，实现。华京：京华，即刘宋王朝首都建康（今南京）。诂（音巨）：岂，哪里会。存：抱有。空谷：人迹罕到的山谷，指东山。期：期望，盼望。这两句的大意是说你肯定在为实现赴京的愿望而努力，哪里会想到再回到这深山空谷中来呢。⑯犹：还是。复：回答，回信。惠来章：指惠连的来信，亦即《西陵遇风献康乐》诗。“惠”是指称对方事物的客气说法。搅：扰乱。〔《谢康乐集》等“搅”作“搅”，疑误。今从《文选》《三谢诗》等作“搅”。〕余思：我的思绪。

⑰果归：果真归来。言：语助词，无实义。陶：喜乐。暮春：晚春，农历三月。惠连来诗有“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句，则两人离别未久。以上为第四章，盼惠连因风浪阻迟而中途归来，则暮春可再次相聚共乐。

⑱未交：指暮春气节尚未与仲春交接，也就是暮春还没有到来。仲春：农历二月。

⑲红萼（音饿）：花蕾外面的红色鳞片。蕨（音决）：羊齿类植物，嫩叶及根可吃。渐紫苞：紫色的叶苞渐渐展开。

⑳嚶（音英）鸣：鸟叫声。〔李善本《文选》作“鸣嚶”。〕悦豫：即愉悦，欣喜和乐。郁陶：忧思苦闷。《诗·小雅·伐木》：“嚶其鸣兮，求其友声。”这两句用鸟鸣求友的喜乐来反衬诗人幽居独处的苦闷。因而更加盼望惠连速归。

㉑梦寐仁归舟：睡梦中都在伫立盼望着惠连乘舟归来。释：消除。吝：忧愁。语本《易经·系辞上》：“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劳：也是忧虑的意思。语本《诗经·桧风·羔裘》“岂不尔思，劳心忉忉”。以上为第五章，用山中美景和自己的想望进一步劝惠连回归。

【附】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诗：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趣途远有期，念离情无歇。成装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途意少惊，还顾情多阙。／哲兄感化别，相送越垌林。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回塘隐舳舻，远望绝形音。／靡靡即长路，戚戚抱

遥悲。悲遥但自弭，路长当语谁。行行道转远，去去情弥迟。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西瞻兴游叹，东睇起凄歌。积愤成疾疴，无萱将如何。

52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 回溪石漱，茂林修竹^①

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②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扪。^③袅袅秋风过，萋萋春草繁。^④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繇敦。^⑤芳尘凝瑶席，清醕满金尊。^⑥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⑦结念属霄汉，孤景莫与援。^⑧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⑨早闻夕飏急，晚见朝日暾。^⑩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⑪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⑫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⑬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⑭

【校注】

①石门：地名，在今浙江嵊县西北。《一统志》：“谢灵运山居，在嵊县北五十里石门山。四面高山，回溪石漱。”回溪：曲折回流的溪水。《五臣本《文选》“溪”字从“石”作。】石漱：石间湍急的流水。茂林修竹：竹林茂密高深。《李善本《文选》作“修竹茂林”。】此诗大概作于元嘉七年春，写石门新居的风光以及诗人在那里的生活感受。

②跻（音机）：攀登。幽居：清静的住处。披云：拨开云层。说明已身居云中，极言石门新居之高。《六臣《文选》“披”作“被”。】

③步：行走。弱：细嫩。扪（音门）：援持。此句袭用《天台山赋》“践莓苔之滑石”及“援葛藟之飞茎”的意境。

④袅袅（音鸟鸟）：细软绵长的样子。句本《楚辞·九歌·湘夫人》：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萋萋（音妻妻）：杂草丛生茂盛的样子。语本《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这两句非眼前景观，而是分写秋、春之物，以见时令变迁，引起思友情绪。

⑤美人：指朋友。佳期：好日子。何繇：由何，以何，凭什么，怎么。〔《文选》“繇”作“由”，二字通用。〕敦：通团，团聚。

⑥芳尘：即灰尘，加芳字，大概是用来区别世俗间肮脏的灰尘。凝：落满，粘结。瑶席：如玉石般细腻明净的席垫。清醕：纯净的美酒。金樽：漂亮而名贵的酒器。

⑦洞庭：湖名，在今湖南省岳阳市。攀翻：牵弄翻玩。这两句化用了《楚辞·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又《招隐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以及《九歌·大司命》“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等句的意思。一个“空”一个“徒”，写出了只有美景而无朋友共同欣赏的孤寂心态。

⑧结念属霄汉：如果把思念比作丝线而连结起来的话，能跟空中的云彩和天河相接。属，连接。孤景莫与援：即孤影独处，没有人能使我忘忧解愁。“景”同“影”。援（音宣），忘记。

⑨濯（音浊）：洗涤。〔《三谢诗》等“石下潭”作“石下漚”。〕条：指树枝藤蔓之类。

⑩早：先。夕飏（音标）：晚间强劲的山风。晚：后。瞰（音吞）：太阳初出时圆而厚实的样子。《楚辞·九歌·东君》“瞰将出兮东方”王逸注：“始出其形瞰瞰而盛大也。”

⑪光难留：光照时间短。响易奔：各种声音容易传递也容易消失。

⑫感往：孤苦的感受好不容易成为过去。患有复：担心会反复重来。理来：妙理到来，即想起道学玄理的时候。情无存：道家主张物我合一，我既为物，感情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⑬庶：希望。持：牵持，拉着不放。乘日车：运载太阳的车。语出《庄子·徐无鬼》：牧马童子谓黄帝曰：“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庶持乘日车，意思是挽留时光别跑得太快，以便自己能尽情游赏。〔六臣本《文选》“持乘日车”作“特乘日用”。〕营魂：心灵，精神。《楚辞》有“载营魂而升霞”句。

⑭匪：通非，不。冀：希望。这两句化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

“可为智者说，难为俗人言”的意思。

53 登石门最高顶^①

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②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③长林罗户庭，积石拥阶基。^④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⑤活活夕流驶，噉噉夜猿啼。^⑥沉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⑦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萸。^⑧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⑨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⑩

【校注】

①石门：山名，在今浙江嵊县西北。谢灵运《游名山志》曰：“石门洞六处，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左边石壁，右边石岩，下临涧水。”谢灵运于南北两居，往来栖息。此诗因还北居既久，复寻石门而作，时间在元嘉七年春。描写了石门风光及隐居独赏的心态。〔逯校本按：《文选集注》引《文选钞》曰：“谢灵运《游名山志》云石门在永嘉，《永嘉县志》亦言及石门。则此诗永嘉时作。《庐山记》、《庐山纪事》皆收此诗，盖后人以意为之，不足据。”〕

②策：拄着手杖。寻：小心翼翼地探着走路。栖：住宿。〔《艺文类聚》等“夕息”作“夕宿”。〕

③疏峰：远处的山峰。抗：遥相对举。〔《三谢诗》等“抗”作“枕”。〕高馆：指建于石门绝壁上的精舍。此句仿《西京赋》“疏龙首以抗殿”。回溪：曲折回旋的溪流。

④长林：高大的树木。罗户庭：排列在门前庭外。〔逯校本依李善本《文选》“户庭”作“户穴”，今从《三谢诗》及六臣《文选》等。〕拥：堆满。阶基：屋檐下靠墙脚高出地面的小块平台。〔《文选》《艺文类聚》等“阶基”作“基阶”。〕

⑤术：道路。去子：离开的人。惑故蹊：忘记了原先走过的小路。语本魏武帝《苦寒行》：“迷惑失故路。”〔《庐山记》“惑”作“或”。〕

⑥活活（音锅锅）：水流声。《诗经·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艺文类聚》等“活活”作“聒聒”。】驶：快速奔流。嗷嗷（音叫叫）：动物的吼鸣声。

⑦沉冥：深沉无欲。守道：遵守养生之道。携：分离。“不携”指没有二心。

⑧契：相合。九秋：即秋天，因为一秋九十天。干：树干，指经得起深秋风霜侵袭的松柏等。目玩：用眼睛审视、欣赏。【《庐山记》“目”作“日”。】三春：即春天，因为春季三个月。萸：草木的初生嫩叶。这两句写秋为虚，写春属实。

⑨居常：甘处贫穷。这句诗的意思取自《新序》所引荣启期的话：“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待终何忧哉！”处顺：采取顺应自然的态度。安排：安于推移。指达到道家物我不分、人天合一、无忧无虑的境界。这句诗的意思取自《庄子》：“老聃死，秦失吊之，曰：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忧乐不能入也。”【《庐山记》“安排”作“安挤”。】

⑩同怀客：抱负相同的人。青云梯：传说中架于青天白云间的梯子，登之可以升天成仙，这里借指隐逸之路。

54 答谢惠连^①

怀人行千里，我劳盈十旬。^②别时花灼灼，别后叶萋萋。^③

【校注】

①谢惠连：谢灵运堂弟。元嘉七年春，惠连离开始宁往京都建康，中途曾寄《西陵遇风献康乐》诗，灵运作《酬从弟惠连》答之；可能到建康后又有诗寄赠灵运，故灵运答以此诗。“别后叶萋萋”，说明时间已到夏天。诗意不完整，当有阙文。【《百三家集》诗题无“谢”字。】

②怀人：出门在外思念家人的人，这里指谢惠连。劳：忧思，即《诗经》“劳心忉忉”之“劳”。盈十旬：满了一百天。十日为一旬。谢氏兄弟孟春相别，百日过去，则此时已到了仲夏。

③灼灼：花色艳丽的样子。萋萋：枝繁叶茂的样子。语本《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又：“桃之夭夭，其叶萋萋。”

55 发归瀨三瀑布望两溪^①

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圆。^②沫江免风涛，涉清弄漪涟。^③积石竦两溪，飞泉倒三山。^④亦既穷登陟，荒蕩横目前。^⑤窥岩不睹景，披林岂见天。^⑥阳鸟尚倾翰，幽篁未为遭。^⑦退寻平时时，安知巢穴难。^⑧风雨非攸吝，拥志谁与宣。^⑨倘有同枝条，此日即千年。^⑩

【校注】

①题中“归瀨”当为地名，但未详所在。“三瀑布”、“两溪”亦不详所指。疑都在始宁石门附近，然则此诗当为元嘉七年谢灵运与昙隆、法流分别后，重临石门瀑布时所作，诗中所写环境壮观而优雅，但追忆昔游，怀念二师，再次流露隐逸孤苦的矛盾心态。〔《百三家集》题中“发”作“登”，疑误。〕

②乘：趁。日垂：太阳落山的时候。放舟：开船。候：等待。

③沫江、涉清：互文同意，都是指在清澈的江水上浮行。〔《广文选》“沫”作“末”。〕免风涛：避开风浪。即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行船。漪（音衣）涟：鱼鳞似的细小波纹。语源《诗·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漪”。

④积石：层层叠叠的岩石。竦两溪：耸立在两条溪水之间。“竦”同“耸”。〔《广文选》卷十六“两”作“雨”。〕飞泉倒三山：三条瀑布分别从三个山头上倒挂下来。

⑤亦既：相当于“也曾”、“又曾”，用来追述从前发生过的事。穷登陟（音至）：登岩爬山将这一带的山水游览遍了。〔《永嘉县志》“陟”作“涉”。〕荒蕩（音蕩）：岩高林密人迹罕到之处。目前：面前。〔《广文选》卷十六作“目”作“日”。〕

⑥窥岩：从岩石缝隙往外看。不睹景：看不到太阳。披林：拨开丛

林的枝叶。

⑦阳乌：传说日中有乌，故以阳乌指称太阳。倾翰：本指乌鸟掉洒羽毛，这里喻指太阳放射光辉。幽篁（音皇）：茂密深暗的竹丛。遭（音沾）：难行。“未为遭”指竹林虽然幽深，但并不太难走。《楚辞·九歌·山鬼》有“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句，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

⑧寻：思考。巢穴：巢居穴处，这里代指隐居生活。

⑨攸：所。吝：顾惜，忧虑。拥：拥有，具有。宜：表明。这两句的大意是说隐居生活的艰苦倒不值得忧虑，可心中抱有的志趣跟谁去诉说呢。

⑩同枝条：比喻志趣相同的人。语本苏武《别李陵诗》：“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此日即千年：过一日胜似千年。本集《山居赋》：“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自注：“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栖之游，昔告离之始，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慨恨不早。”

56 石门岩上宿^①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②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③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④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⑤妙物莫为赏，芳醪谁与伐。^⑥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⑦

【校注】

①石门：山名，在今浙江嵊县西北，山上有灵运的新居。此诗作于元嘉七年秋，写夜宿石门岩上赏月的感受。〔诗题依《艺文类聚》。《诗纪》等题为《夜宿石门》。逯校本引唐丘丹《奉使过石门观瀑诗序》，以此诗为康乐为永嘉太守时作，则石门为永嘉郡之石门。〕

②搴（音牵）：拔取。彼：指木兰等花草。霜下歇：经霜冻而凋谢。

③暝（音明）：夜。云际：云间，指高耸入云的石门山顶。语袭

《楚辞·九歌·少司命》：“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弄：赏玩。【《百三家集》“弄”作“美”。】

④木落：指树叶飘落。【“鸟鸣”《庐山纪事》作“鸟鸣”。“风发”《广文选》作“秋发”。】

⑤异音、殊响：指上两句所说鸟声、树叶声、风声等。致听：传到耳朵里使能听见。【《广文选》“音”误作“首”，《诗纪》等“致”作“至”。】清越：清脆悠扬。

⑥妙物：指上文兰、云、月、鸟、木、风等景物。芳醕（音许）：芳香的淳酒。谁与伐：谁与我共同品赏其美味。“伐”有炫耀、赞美意。

⑦美人：指朋友。阳阿：神话传说中太阳出来所升的第一个山丘。【《广文选》“阳阿”作“鸣珂”。】徒：空，白白。晞（音希）发：沐浴后用太阳晒干头发。这两句袭用《楚辞·九歌·少司命》“与汝沐兮咸池，晞汝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懷兮浩歌”诗意。

57 山家^①

中为天地物，今为鄙夫有。^②

【校注】

①《梁书·徐勉传》徐勉诫其子曰：“忆谢灵运《山家》诗云：‘中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园有之二十载矣，今为天地物，物之与我，相校几何哉！”顾本据此收录。仅引二句，未见全诗。《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在第二次隐居始宁时有霸湖为田之事，正与此诗相关，所以估计此诗作于元嘉八年之前，反映出灵运在乡间逸居时的霸道作风。

②中：自身，原本。鄙夫：指农人和县吏等小官。这两句的大意是，山水田土本是自然天生，我谢灵运应该可以占有，而今有的竟为县吏小民垄断，所以他甚为不满。

【出守临川与流放广州时期：元嘉八年（431年）—元嘉十年（433年）】

58 初发石首城^①

白圭尚可磨，斯言易为缁。^②虽抱中孚爻，犹劳贝锦诗。^③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丝。^④日月垂光景，成贷遂兼兹。^⑤出宿薄京畿，晨装抟曾颺。^⑥重经平生别，再与朋知辞。^⑦故山日已远，风波岂还时。^⑧迢迢万里帆，茫茫终何之。^⑨游当罗浮行，息必庐霍期。^⑩越海陵三山，游相历九嶷。^⑪钦圣若旦暮，怀贤亦凄其。^⑫皎皎明发心，不为岁寒欺。^⑬

【校注】

①石首城：即石头城，在今南京西南面。伏韬《北征记》曰：“石头城，建康西界，临江城也。是曰京师。”谢灵运在始宁隐居时遭会稽太守诬陷而进京辩白，太祖知其无罪，又不欲使其东归，遂以为临川（今江西抚州）内史。此诗就是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冬谢灵运离开京师前往临川赴任时所写，再次表明心迹，抒发遭诬陷的感慨。〔《艺文类聚》卷二七分两处引此诗，一题《发石首城》，一题为《往临川郡发石头城》；又“钦圣”二句重，“游当”二句漏。〕

②圭：瑞玉。斯言：这些话。指诬陷的话。〔“易为”《艺文类聚》作“以为”。〕缁（音姿）：黑色。语本《诗·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大意是说，白玉的污点还可以磨掉，而遭人诬陷诋毁，就难以申辩了。

③〔逯校本“虽”依《文选》等作“遂”，今从《艺文类聚》引。〕中孚爻：《周易》“中孚”卦的爻辞。中孚卦的主旨是忠信端正，故借以明志。犹：仍然，还是。劳：苦，为……所苦。贝锦诗：指《诗经·小雅·巷伯》篇，其中有“萋兮菲兮，成是贝锦”句。郑玄注：“谗人集作己过以成于罪，犹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锦文也。”故借此诗指谗言。

④亮：明。察：通“杀”，义犹断。这两句的大意是说，若不是文

帝明了我的一片忠心的话，那我这条小命就会如同细小的丝线一样被轻易断杀了。

⑤日月：比喻宋文帝。垂光景：言文帝的恩德像日光月影一样普照万物。“景”即“影”，这里也是指“光”。成贷：施恩以成人之美。兼兹：担任这个临川内史的职务。

⑥出宿：外出住宿，薄：通“迫”，逼近，到达。京畿：京城的郊区地方。此句指出行前一夜就住到了城外，言心情之急切。晨装：早起收拾行装。抔（音团）：凭借。曾飏（音思）：轻飘而凉爽的风。〔《文选》“曾”作“鲁”。〕

⑦重、再：又一次。相对于前次离京赴永嘉而言。辞：辞别。

⑧风波岂还时：大意是说，一路风急浪险，哪里还会有平安回归的时候。

⑨迢迢（音条条）：形容遥远。〔李善本《文选》“迢迢”作“苕苕”，字通；《艺文类聚》作“遥遥”，义同。〕茫茫：形容广大无边。终何之：到底往哪里去。《庄子·天下》：“芒乎何之？忽乎何适？”其感叹之情与此相近。

⑩罗浮：山名。在今广东省博罗县。庐：庐山。在今江西省九江附近。霍：霍山，又名天柱山。在今安徽省霍山县。期：待，停留。这两句为互文，应合起来理解。

⑪陵：登上。〔《文选》“陵”一作“凌”，字通。〕三山：指传说中飘浮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游湘：游览湘江流域。湘江在湖南境内。历：经过。九疑（音疑）：山名，在湖南宁远县。〔《艺文类聚》等“疑”作“疑”。〕

⑫钦圣：仰慕圣人。圣人指虞舜，传说他南巡而死，葬于九疑山。若旦暮：言与舜心灵相通就好像早晚相处在一块。语本《庄子·齐物论》：“万代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怀贤：思念贤人。贤人疑指屈原，他也遭谗被逐，在湖南投汨罗江而死。凄其：悲伤。“其”为语助词，无义。这两句承上句“游湘历九疑”，因地而联想起虞舜、屈原，而自生伤感。

⑬皎皎：形容明亮而洁净的样子。明发：本指天色发亮，这里也是明亮的意思。暗扣《诗经·小雅·小宛》：“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不为

岁寒欺：以松柏比喻，表示决不向谗言恶运低头屈服。

59 道路忆山中^①

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②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③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④存乡尔思积，忆山我愤懣。^⑤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⑥得性非外求，自己为谁纂。^⑦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⑧濯流激浮湍，息阴倚密竿。^⑨怀故叵新欢，含悲忘春暖。^⑩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⑪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⑫

【校注】

①此诗作于元嘉九年（公元432年）春离京赴临川途中，表达了强烈的思归情绪。道路：指赴临川之路。山中：指故乡东山的始宁墅。【《艺文类聚》卷二六引此诗题为《忆山中》。】

②采菱调：本为楚地采菱人所唱的民歌，这里同时指《楚辞·招魂》篇的歌词：“涉江采菱，发扬荷些。”急：急促。江南歌：指江南民歌，同时也指《楚辞·招魂》篇的歌词：“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是屈原遭流放时思归郢都所写的诗篇，谢灵运由当时耳闻楚地民歌联想到屈原的遭遇和诗歌，意在抒写自己与屈原大致相同的思归心情。

③楚人：指屈原。越客：指谢灵运自己。本书《谢灵运传》：“灵运本在陈郡，父祖并葬始宁悬，并有故宅，遂籍会稽，故称越客焉。”

④殊念：指各自伤心的原因和思想不同。款：扣击。“为归虑款”意即被思归的忧愁所深深打动。

⑤存乡：怀念家乡。尔思积：你的忧思深厚。忆山：思念东山的始宁墅。愤懣（音闷）：气闷烦躁。

⑥栖息时：指托病在始宁隐居的时候。偃卧：或仰躺或俯卧。纵诞：恣情放肆，无拘无束。语本范曄《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共严光偃卧，纵恣而傲诞。”

⑦得性：得自然本性。自己：自发停止。纂：通“纂”，求取。《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也？”司马彪注：“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得性”“自己”都源出《庄子》，是任其自然的意思。

⑧秋夕：秋夜。〔“常”《三谢诗》作“恒”，义同。〕

⑨濯（音浊）流：在水流中洗涤。激浮湍（音团阴平）：因阻挡急流而激起浪花。息阴：在林荫下止息。倚：斜靠。竿：竹身。这两句言山居之乐。

⑩这两句的大意是：因思念故乡故友含悲忧愁而忘记了当前温暖的春光，感受不到沿途风景所带来的喜悦。叵（音婆上声）：不可。〔五臣本《文选》“怀故”作“故怀”。〕

⑪明月吹：用笛吹的曲名。广陵散：用琴弹的曲名。凄凄、惻惻：悲凉伤感。

⑫危柱：竖立端正的弦柱，代指琴，承上“广陵散”句。促管：短管，代指笛，承上“明月吹”句。以上四句的大意是要把自己的“殷勤”之心和“慷慨”之情诉诸琴笛，想用音乐来化解苦闷和悲伤，但笛声凄凄，琴音惻惻，离愁归思终是难去。

60 入彭蠡湖口^①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②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③乘月听哀猿，浥露馥芳荪。^④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⑤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⑥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⑦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⑧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⑨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⑪

【校注】

①彭蠡（音里）湖：即鄱阳湖，在今江西省境内。此时仍在赴任途中，湖光山景，美不胜收，但诗人孤舟贬逐，心情郁闷，对风光景物的

感受全然不同以往，充满了倦意。〔诗题依胡刻本《文选》卷二六。《三谢诗》等作《入彭蠡湖口作》，《艺文类聚》作《彭蠡口》，《初学记》作《入彭蠡口》。〕

②客：指谢灵运自己。倦水宿：对水中飘泊的游宦生活感到厌倦。难具论：难以详细叙说。

③骤：急速，多次。回合：回旋接合。圻（音祁）：边界，这里指岸边原野。崩奔：塌陷奔腾。这两句是写船上人在船破浪前行时对水中岛屿洲渚千变万化和两岸原野急速后退的视觉感受。

④乘月：趁着月色。听哀狖（音幼）：听猿猴的哀鸣。浥（音邑）露：湿淋淋的露水。馥芳荪：芳荪草飘散出浓郁的香气。

⑤屯：集聚。

⑥盈朝昏：早晚都装满心头。

⑦照石镜：鄱阳湖口的一景。张僧鉴《浔阳记》：“石镜山东，有一圆石，县崖明净，照见人形。”松门：也是当地一景。顾野王《舆地志》：“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

⑧三江：长江在当地的三条支流。《尚书·禹贡》：“三江既入。”孔安国传：“江至浔阳，合彭蠡复分为三，入海。”九江：湖北、江西境界的九条江水。张僧鉴《浔阳记》：“九江，一曰乌白江，二曰蚌江，三曰乌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吠江，六曰源江，七曰廛江，八曰提江，九曰茵江。”事多往、理空存：大意是这一带的江河形貌依旧，而与江河相关的种种故事却已成为过去难寻踪影了。“理”指地理形貌。

⑨灵物：具有灵性之物，如下举“金膏”“水碧”等。吝：惜，舍不得献出。异人：指仙人。秘：隐藏不见。此句化用郭璞《江赋》“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乎精魂”语意。

⑩金膏：一种仙药。《穆天子传》：“河伯示汝黄金之膏。”即此药。水碧：一种宝玉。《山海经》曰：“耿山多水碧。”辍：停止。众本“辍”作“辍”，此从《文选》作“辍”，以便与上句“灭”义对应。流温：光滑温润。

⑪徒：空。千里曲：乐曲名。常用以排遣离乡思归的情绪。弦绝：乐曲演奏结束。念弥敦：思念更加厚重。

61 登庐山绝顶望诸峤^①

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②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③扞壁窥龙池，攀枝瞰乳穴。^④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⑤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辙。^⑥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⑦

【校注】

①庐山：山名，在今江西省九江附近。诸峤（音桥）：庐山周围的群山峻岭。入彭蠡湖后上岸登庐山，因作此诗。顾绍柏云：“此诗据三种书凑成，似仍不全。”【诗题据《艺文类聚》。《文选》李善注引作《登庐山》，《北堂书钞》引作《登庐山绝顶》，《庐山记》一作《登绝顶望诸峤》。】

②非前期：不像事先料想的那样。弥：更。辍：停止。

③但：只。淹：滞留。昏旦：黄昏和早晨，代指一天。盈缺：月亮由盈到缺，代指一月。这两句的大意是：原只想停留一天半日的，却又经历了一个来月。

④扞（音门）壁：摸着或扶着石壁。龙池：深潭。瞰（音看）：从高处往下看。乳穴：钟乳石山洞。

⑤积峡：重叠而狭窄的山谷。启：敞开。【《书钞》“峡”作“狭”，“启”作“起”。】平涂：平坦的大路。“涂”通“途”。俄：不久，一会儿。闭：狭窄封塞或被两旁山峰掩蔽。

⑥峦：小而尖的山。陇（音隆）：坡大而缓的山。合沓：一座接一座，层层叠叠。踪：人迹。辙：车迹。这两句言山高林密，人迹罕至。

⑦蔽日月：因山高林密而遮挡住了日月。这两句说整天昏暗，终年有雪。

62 初发人南城^①

弄波不辍手，玩景岂停目。^②虽未登云峰，且以欢水宿。^③

【校注】

①南城：县名。《汉书·地理志》豫章郡有“南城”，在今江西省境内。此诗作于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即谢灵运到临川上任约半年以后。谢灵运任临川内史，不理政务，像在永嘉一样游山玩水。“初发”即指首次出发旅游，南城大概是第一个旅游点。

②弄波：以手拨弄水波。辍：停止。

③云峰：大概是指出云山。《方輿纪要志》云：“麻姑山西七十里丹霞山，道书第十福地，亦曰丹霞洞，其旁为出云山。”欢水宿：为能在船上过夜感到高兴。“水”疑指盱水，“在（南城）县东二百一十步，源出南当山西北，沿流至临川县石门，改名汝水”。（《太平寰宇记》卷一一〇）

63 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①

南州实炎德，桂树陵寒山。^②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③既枉隐沦客，亦栖肥遁贤。^④险径无测度，天路非术阡。^⑤遂登群峰首，邈若升云烟。^⑥羽人绝仿佛，丹丘徒空筌。^⑦图牒复磨灭，碑版谁闻传。^⑧莫辨百代后，安知千载前。^⑨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⑩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⑪

【校注】

①华子岗：山名，在今江西省南城县西。谢灵运《游名山志》曰：“华子岗，麻源第三谷。故老相传华子期者，禄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顶，故华子为称也。”谢灵运入南城后接着游华子岗，此诗即写华子岗及附近风光，抒发思古幽情。

②南州：南方地区。炎德：气候炎热。陵：覆盖。【《文选》等“凌”作“陵”，字通。】这两句袭用《楚辞·远游》“嘉南州之炎德，丽

桂树之冬荣”的意思。

③铜陵：山名，即铜山，亦在江西南城县西。映碧涧：倒映在碧透的涧水中。【李善本《文选》“涧”作“润”。】磴（音瞪）：石头台阶。泻红泉：因含丹沙而水质发红的泉水沿石级两旁急流而下。灵运《山居赋》有“讯丹沙于红泉”句，与此“红泉”意同。【《艺文类聚》“泻”作“写”。】

④枉、栖：绕道暂游叫枉，结庐久居叫栖。隐沦客、肥遁贤：都是指隐居山林的世外高人。

⑤险径：陡峭危险的山路。无测度：无法测量其高度。天路：像天梯一样高耸入云的山路。术：城镇街道。阡：田野小路。术阡的特点都是直而平，故与天路不同。

⑥遂：终于。群峰首：群峰中最高的山峰，指华子岗。邈若：高远的样子。【“升”《艺文类聚》引作“腾”。】

⑦羽人：仙人，指华子期。绝仿佛：连模糊的踪迹也没有了。丹丘：山名，传说有仙人居住。徒：只有。筌（音全）：捕鱼用的竹器。空筌无鱼比喻山中无仙。【《艺文类聚》“筌”作“荃”。】这两句与《楚辞·远游》“仰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有关。

⑧图牒：图书谱册。磨灭：磨损毁灭。【李善《文选》本“磨”作“摩”。】碑版：刻有文字的石块。

⑨【《诗纪》“莫辨”作“莫辩”，《文选》“百代”作“百世”。】千载：千年。安：岂，哪里。

⑩申：表白，施展。独往意：隐居避世的心愿。《淮南王·庄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乘月：趁着月色。弄潺湲（音缠援）：拨弄缓慢流淌的溪水。

⑪恒：常。充：满，备。俄顷：一会儿，短暂的时间。用：享用。然：如此，这样做。这两句的大意是：游览山水不过为一时感官的享受，哪是为悲古忧今才如此的呢？所以应该抛开古今的各种思虑，忘情山水而陶醉自然。

64 题落峭石^①

朝发飞猿峤，暮宿落峭石。^②

【校注】

①《太平寰宇记》卷一一〇：“落峭石，在（南城）县东南六十五里，去飞猿馆一百一十五里，在飞猿水边，巍峨嵌崿，数里可望。谢灵运题诗云：‘朝发飞猿峤，暮宿落峭石。’即此处也。”顾本据此收录。但诗仅二句，疑有阙文。原无题，顾本所加。

②飞猿峤（音桥）：山名。“峤”指尖而高的山。《读史方輿纪要》引《輿程记》：“自峭石至五湖镇六十里，又二十里为飞猿，又十里为福建光泽之杉关。”〔逯本据《太平御览》卷五十二也收录此诗，无题，文字出入较大，作：朝发悲猿，暮宿落石。〕

65 送雷次宗^①

符瑞守边楚，感念凄城壕。^②志苦离思结，情伤日月滔。^③

【校注】

①雷次宗（公元386—448年）：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今江西南昌市）。少入庐山，师事沙门释慧远。隐退不交世务，本州委任多项职务，不就。后两次被征召入京，以讲学为务。详《宋书》卷九三、《南史》卷七五本传。谢灵运义熙七年曾随江州都督刘毅镇守豫章，因而到过庐山，结识了慧远、雷次宗等人。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谢灵运赴任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内史，雷次宗可能前往拜访。这首诗应该就是谢灵运送雷次宗离开临川时所作。诗意不够完整，疑有阙文。

②符瑞：又叫“符信”，一种凭证，用金、玉、铜或竹、木制成，剖为两半，一半留朝廷，一半给外官，需要时合之以验真假。这里用如

动词，指接受朝廷颁发的符瑞前往外地任职。边楚：古楚国境内的边远地区，指临川。当时灵运奉命作临川内史，与太守之职大致相当。〔“符瑞守边楚”《百三家集》和焦本《谢康乐集》皆误作“符守瑞边楚”。此从《初学记》。〕城壕：同“城濠”，也就是城池。

③志苦：心情悲苦。与下句“情伤”意同。离念结：离别的思念凝结不散。〔《初学记》作“离念”，《百三家集》和焦本《谢康乐集》皆作“离思”，意同。〕日月湮：语本《诗经·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湮。”“日月”指光阴。“湮”与“湮”通，“湮”本形容流水滔滔，此引申为流逝义。〔逯本据《初学记》或本“湮”作“湮”，此依焦本《谢康乐集》。〕

66 临川被收^①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②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③

【校注】

①收：逮捕。《宋书·谢灵运传》：“灵运为孟顗所表，帝惜其才，不罪，以为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随州从事收之，灵运兴兵叛逸。”这首诗就是在兴兵拒捕的日子里写的，时当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表达了谢灵运不甘为刘宋王朝奴役的激忿心情。〔逯校本收此诗无题，仅标“诗”字。丁福保《全宋诗》作“诗一首”，亦无题。张溥本《谢康乐集》收此诗题为“自叙”。此从黄节本及顾本作“临川被收”。〕

②韩：战国时韩国。子房：即张良，后辅佐汉高祖刘邦定天下者。奋：奋起报仇。《史记·留侯世家》：“秦灭韩，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鲁连耻：鲁仲连觉得羞耻。《史记·鲁仲连列传》：“鲁仲连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③本自：本来都是。江海人：不在朝政之人。即《庄子》所谓“身

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那种人。感君子：能让君子感动。〔《魏书·孝靖帝纪》“感”作“动”。〕

67 岭表^①

照涧凝阳水，潜穴□阴□。^②虽知视听外，用心不可无。

【校注】

①顾本据《北堂书钞》卷一五八收录，疑有阙文。〔逯校本亦收录此诗，无题。〕岭表：一般指五岭以南地区，包括今广东、广西二省。这里似指大庾岭。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谢灵运于临川内史任上带罪流放广州，当从今江西大余县经大庾岭进入广东南雄县，此诗及《岭表赋》就是作于赴广州途中，所写均为大庾岭一带景物。

②照涧：山间能见到阳光的溪水。凝：汇聚。〔逯校本“凝”作“疑”。〕潜穴：山中见不到阳光的洞穴。□阴□：原脱二字，似可作“散阴风”之类。

68 登狐山^①

迴旷沙道开，威纡山径折。^②波□青密林，□映丹穴壁。^③

【校注】

①顾本据《北堂书钞》卷一五八收录，疑有阙文。顾注云：“此诗写作时间难断，姑从《书钞》编次，置于《岭表》诗后。狐山，不详。”〔逯校本亦据《书钞》卷一五八收录该诗，而“狐山”作“孤山”。〕

②迴（音炯）旷：开阔遥远。威纡（音迂）：曲折迂回。山径：山间小路。折：弯曲。

③波□：原缺一字。□映：原缺一字。

69 入竦溪^①

平明发风穴，投宿憩云岫。^②初时当薄木，迄今草已拏。^③

【校注】

①顾本据《北堂书钞》卷一五八收录，疑有阙文。顾注云：“此诗写作时间难断，姑从《书钞》编次，置于《登孤山》诗后。竦溪，不详。”【逯本亦据《书钞》百五十八收录该诗，唯第二句“云岫”作“雪岫”，余皆同。】

②平明：天亮时分。发风穴：从风穴出发。“风穴”具体所指不详。憩（音气）：休息。云岫（音眼）：高耸入云的山顶。

③薄木：草木交错丛生。拏（音千）：拔取。

70 临终^①

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穷尽。^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③凄凄陵霜柏，纳纳冲风菌。^④邂逅竟几时，修短非所愍。^⑤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下泯。^⑥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⑦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⑧

【校注】

①临终：快要被处死的时候。《梁书·谢灵运传》：“灵运既被擒，文帝以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降死徙广州。又为有司所奏，请依法收治。诏于广州弃市。临刑作诗。”时在元嘉十年（公元433），诗中控诉了刘宋王朝对自己的迫害，流露出对晋室的怀恋和对自己不能终老山林的遗憾。

②龚胜：汉代人名。《汉书·龚胜传》：“（王）莽遣使迎胜，拜秩上卿。胜谓门人高晖等曰：‘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

地，宜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无馀生：不要残剩的生命。〔《广弘明集》“馀”作“遗”。〕李业：汉代人名。《后汉书·独行传》：“李业，广汉梓潼人。公孙述僭号，素闻业贤，征之，业固疾不起。乃使大鸿胪尹融持毒酒、奉诏命以劫业，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之以药。业乃叹曰：‘危国不入，乱国不居。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义所不从。君子见危授命，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遂饮毒而死。”“有穷尽”即指饮毒而死之事。〔逯本依《诗纪》等“李业”作“季业”，“穷尽”一本作“终尽”。〕

③嵇公：指晋人嵇绍。《晋书·嵇绍传》：“王师败绩于荡阴，百官及侍卫莫不散溃，唯绍俨然端冕，以身捍卫。兵交御辇，飞箭雨集，绍遂被害于帝侧，血践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初，绍之行也，侍中秦准谓曰：‘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绍正色曰：‘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理既迫”即指此事而言。〔《全宋诗》“嵇”作“稽”，《广弘明集》“公”作“叟”。〕霍生：指晋人霍原。陨（音允）：掉落。《晋书·霍原传》：“霍原，燕国广阳人。山居积年，门徒百数。王浚称制谋僭，使人问之，原不答。浚心衔之。又有辽东囚徒三百余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主，事亦未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浚以豆为霍，收原斩之。”〔《广弘明集》“生”作“子”。〕

④凄凄：青翠葱茏的样子。〔《广弘明集》云“宫本作萋萋”。〕陵霜柏：经霜侵袭而愈显青苍的柏树。“陵”通“凌”。此句大概取意于《古诗》：“青青陵上柏，磊磊碣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逯校本依《广弘明集》及本传“陵”作“後”，《诗纪》云“後”“一作凌”。又《宋书》本传作“陵霜叶”。〕纳纳：濡湿笨重的样子。冲风菌：迎风即死的菌类。《庄子》“朝菌不知晦朔”。〔“纳纳”《宋书》本传作“网网”。“冲”《广弘明集》云“三本、宫本作衔”。〕

⑤邂逅（音谢后）：不期而遇。竟几时：究竟能有多少时候。〔《诗纪》云“几时”“一作几何”。又《广弘明集》“几”作“既”，并注云“三本作无”。〕修短：指生命的长与短。愍：担忧。

⑥恨：遗憾。不获：不得，不能够。〔《全宋诗》“获”作“得”，义同。〕岩下泯：指隐居终身，泯灭于山水自然。〔“岩下”《宋书》本传等

作“岩上”。】

⑦送心：丧志。正觉：佛教徒以洞明真谛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为正觉，成佛也称成正觉。孙绰《喻道论》：“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端坐六年，道成号佛，三达六通，正觉无上。”〔《宋书》本传“正觉”作“自觉”。〕斯痛：这种未能实现志愿的痛苦。

⑧唯愿：只希望。怨亲：仇敌和亲友。《五灯会元》：“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冤亲”与“怨亲”同意。心朕：心迹。

诗二 闲杂诗

71 东阳溪中赠答^① 二首

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②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③
 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④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⑤

【校注】

①东阳溪：即婺江，又名双溪。刘宋时在东阳郡吴宁县，今在浙江省金华县南。此诗大概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即灵运辞官由永嘉郡返故乡途中。诗用民间对歌的形式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慕之情，盖游戏之作，非关谢灵运本人行事。【顾云：明活字本“溪”作“汉”，误。】

②可怜：可爱。缘流：因流，凭借溪水。素足：雪白粉嫩脚。【有的版本“缘”误作“绿”。又遯校本“洗”作“洒”，此依《诗纪》“一作洗”。】

③迢迢：高远。【《玉台新咏》作“苕苕”，乃借字。】此句以明月比溪中美女，可望而不可得。

④素舸（音各上声）：不加雕饰的大船。《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

⑤但：只。若为：若何，怎样。【顾云：若，明活字本作“君”，误。焦本《谢康乐集》“为”作“何”。】堕：坠落。此句也是比语，大意为只要感情真切，专心追求，月亮会从云中坠落，美女会投入你的怀抱。

72 述祖德^① 二首并序

序曰：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②负荷世业，尊主隆人。^③
 逮贤相祖谢，君子道消，^④拂衣蕃岳，考卜东山。^⑤事同乐生之

时，志期范蠡之举。^⑥

【校注】

①这是谢灵运叙述他祖父谢玄功德的诗，主要讲击破苻坚、匡扶国家、拯救人民后功成隐退之事。大约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至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春。

②太元中：指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即公元383年。王父：祖父，即谢玄（320—385年）。兗定淮南：平定淮水以南地区。“兗”（音刊）通“勘”。当时前秦苻坚大举南侵犯晋朝，晋将谢玄破之于淝水。

③负荷：犹言承担。世业：指国家大业。尊主：尊重君主。〔《诗纪》等“尊”作“专”，疑误。〕隆人：使人民生活繁荣昌盛。《庄子》：“语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

④逮：及，等到。贤相：贤良的臣相，此指谢安（320—385年）。徂谢：逝世，谢世。《周易·否卦》《象》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言小人得势，而正派人的势力受到压制。

⑤拂衣：整装待发。蕃岳：蕃通藩，指藩镇，岳指岳牧，都是地方长官。考卜：占卜决定行期。东山：谢安的故乡，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这两句是说功臣谢安受到排挤，只好辞京回乡作一个地方官。

⑥乐生：指战国时燕将乐毅，曾率诸侯军伐齐，连破七十余城，为燕国的巩固立下大功。但后来被齐人离间，无法在燕国立身，不得不投奔赵国。志期：心里希望。范蠡：春秋楚人，事越王勾践数十年，历尽艰辛，复兴越国，灭吴之后，主动退隐江湖，莒陶为生。范蠡之举即指功成隐退的行为。

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⑦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⑧段生藩魏国，展季救鲁民。^⑨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⑩临组乍不继，对圭宁肯分。^⑪惠物辞所赏，励志故绝人。^⑫苕苕历千载，遥遥播清尘。^⑬清尘竟谁嗣，明哲垂经纶。^⑭委讲辍道论，改服康世屯。^⑮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⑯

【校注】

⑦达人：通达事理的人。高情：高尚的情操。属：连接，接近。

⑧济物性：救济人类的志向。此诗之“物”指人而言。纓垢氛：被世间尘秽所拘牵。纓，拘系人的绳子；垢，尘滓；氛，秽气。

⑨段生：段干木，战国时晋人，学识威望极高。魏文侯礼敬之，故长居魏。秦国因此而不敢进攻魏国，等于是段干木保护了魏国。藩：篱笆，引申有保护义。〔《诗纪》“藩”作“蕃”，字通。〕展季：即展禽，又叫柳下惠，春秋时鲁国人。鲁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趁鲁国灾荒伐鲁北鄙，鲁公派展喜去慰劳齐军。展喜受命于展禽，用展禽之教说服齐侯退兵，从而挽救了鲁国。〔《文选》等“鲁民”作“鲁人”。〕

⑩弦高：春秋时郑国的大商人。一次，秦将孟明等率师偷袭郑国，刚到滑地，被弦高碰上发现。弦高当即假托郑伯之命用自己的商品慰劳秦军，同时派人暗中通知郑国备战。秦帅以为郑国侦知了他们的偷袭计划并作好了防御，只好撤兵回国。晋师：实指秦师，秦师当时驻扎在滑，而滑为晋的附庸国，驻滑等于驻晋，故称驻晋的秦师为晋师，以避免与下句的“秦军”重复。〔逯校本依《诗纪》“晋”作“曙”。〕仲连：即鲁仲连，齐国人。赵孝成王时，秦将白起包围赵都邯郸，魏王派将军新垣衍说赵尊秦昭王为帝。当时鲁仲连在邯郸城内，通过平原君的介绍当面斥责新垣衍，反对尊秦为帝。秦将听说这件事，为之退兵十五里。

⑪临：面对。组：古代一种较宽的丝带，用来挂印或佩玉。乍（音诈）：止。〔《三谢诗》“乍”为“作”。〕继：系，打结。圭：瑞玉，古代天子分封功臣时往往赐圭璧作为信物。宁：哪里，怎么会，表反问。不系组和不分圭表示不愿意接受封赏。左思《咏史诗》：“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继，对圭不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谢诗自“段生”以下，实袭用左诗。

⑫惠物：对国人施加恩惠。辞所赏：谢绝赏赐的东西。励志：勉力为国的心意。故：通固，本来，确实。绝人：超出一般人。

⑬苕苕（音条条）：通迢迢，遥远，连绵不断。千载：千年。播：

流传，发扬。清尘：清高的操行。《楚辞》：“闻赤松之清尘。”

⑭竟谁嗣（音似）：究竟有谁继承。明哲：聪明睿智的人，这里指其祖父谢玄。垂：显示，示范。〔《文选》等“垂”作“时”。〕经纶：本义为整理丝缕编织成绳，引申为规划治理国家大事（包括军事），这里指有关这方面的才能和品质。

⑮委讲：放弃清谈玄理。辍道论：停止道学的讨论。〔《文选》等“辍”作“缀”，《诗纪》云“当作辍”。〕改服：脱去隐士便服，穿上战士戎装。《左传》：“齐侯谓韩厥曰：服改矣。”杜预注：“朝戎异服。”当时谢玄正隐居东山习道，闻国有难，挺身而出。康世屯：平定国家的危难，指苻坚南侵晋土一事。《周易》：“屯，难也。”

⑯既云：已经。云为语助词，无义。斯民：晋朝的人民。参本篇《序》注②。

中原昔丧乱，丧乱岂解已。^⑰崩腾永嘉末，逼迫太元始。^⑱河外无反正，江介有蹙圯。^⑲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⑳拯溺由道情，龛暴资神理。^㉑秦赵欣来苏，燕魏迟文轨。^㉒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㉓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㉔随山疏浚潭，傍岩艺枌梓。^㉕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㉖

【校注】

⑰中原：洛阳一带。解已：化解、停止，指丧乱平息。

⑱崩腾：形容国家局势崩塌动荡，指永嘉末年石勒、刘聪等攻破洛阳事。永嘉：晋怀帝年号。逼迫：受到异族势力的威胁，指太元初年苻族苻坚南侵东晋事。太元：晋孝武帝年号。

⑲河外：指淮河西北部的西晋。无反正：没有回归到正常状态，即仍处在异族的占领之中。江介：江间，长江以内，指偏居长江东南部的东晋。蹙（音促）：局促紧迫。圯（音痞）：破败倾覆。

⑳万邦：万国。咸：都，全。震慑：震动畏惧。横流：乱流，喻指战乱灾祸。赖：依靠。君子：指谢玄。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余祖

车骑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横流之祸。”

②拯溺：拯救溺水的人民，溺水喻指陷于祸乱。由：以，用，凭借。〔《百三家集》“由”作“繇”，字通。道情：相当于道义。《孟子》：“天下溺，则援之以道。”此用其意。兗：通“勦”，平定，战胜。资：借助，依靠。神理：这里指卓越的指挥才能。

③秦赵：今陕西、河南地区，当时为氏族苻坚所占领。欣：喜，为…而高兴。来：指晋军的北来，即收复失地。苏：苏醒，恢复生机，指敌占区的人民获得解救。燕魏：今河北、山东地区，当时在鲜卑族慕容氏的统治之下。迟：等待，盼望。文轨：是《礼记》“书同文，车同轨”的省说，代指祖国统一。

④贤相：有德有能的臣相，指太傅谢安。谢世运：离开人世。远图：指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远大计划。《山居赋》自注：“太傅既薨，远图已辍。”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⑤高揖：高高地拱手作揖，这里指辞职让官。七州：指徐、兖、青、司、冀、幽、并。当时谢玄兼任七州都督，今愿居其外，意即辞去七州都督之职。拂衣：掸衣，拍打衣服上的灰尘。五湖：太湖之别名，这里实指谢玄退居地始宁县太康湖。

⑥疏：开凿。浚：深。潭：很深的水泊。艺：种植。粉（音汾）：白榆树。梓：梓树。

⑦遗：丢失，放弃。与“舍”同义。尘物：世俗一切事务。贞：正。观：视。贞观犹言专心致志地游览欣赏。丘壑：泛指山水。

73 拟魏太子邺中集^① 八首并序

建安末，^②余时在邺宫，^③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④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⑤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⑥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⑦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时徐乐诸才，^⑧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⑨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⑩岁月如流，零落将尽，^⑪撰

文怀人，感往增怆。^⑫其辞曰：

【校注】

①拟：模拟，代作。魏太子：指曹操次子曹丕（187—226年），字子桓。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立为太子，延康元年（220年）代汉称帝，即魏文帝。邺中：三国时魏都邺县。《初学记》十引《魏文帝集》曰：曹丕“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即所谓“邺中集诗”也。或作“邺中诗”，无“集”字。这组诗大概作于元嘉三年至五年（公元426—428年），当时谢灵运在京任秘书监、侍中。这组诗共八首，分咏曹丕等八人。《拟魏太子邺中集》是这组诗的总题，八篇各以所咏人之姓名作分题。总题下所附短文为大序，代曹丕追述建安时诸贤相聚邺中的游宴盛况以及知交零落后的凄怆情感。大序代曹丕立言，所以同时也是《魏太子》这首诗的小序，体现了曹丕在建安文人中的领袖地位。另外七篇各有小序，代各人抒写身世遭遇，或申言抱负性情。

②建安：东汉献帝年号，从公元196年至220年共二十五年。末：似当作“中”。因为曹丕是在建安九年入邺，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则所述集宴赋诗之事不应在建安末年。

③余：代曹丕自称。时：当时。

④燕：通“宴”。究欢愉之极：享尽了各种快乐，达到了愉悦的顶点。

⑤昆弟：兄弟，指曹植。友朋：指王粲、刘桢、陈琳等。二三诸彦：几位文人。【五臣本《文选》“共”作“备”。】

⑥宋玉：屈原的学生。唐：唐勒。景：景差。这三人都是楚国大夫，当时著名的辞赋家。

⑦梁孝王：汉文帝次子刘武，分封于梁。梁孝王作曜华宫及兔园，常与文学之士游其中。邹、枚、严、马：指齐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人严忌、成都人司马相如。这四人都是汉代文学家，曾与梁孝王交游。

⑧【李善本《文选》及《诗纪》“汉武帝”下无“时”字。】徐乐：燕人。曾上疏言时务，有应对之才，故武帝拜他为郎中。

⑨雄猜：随便猜疑。“雄”与“多”义近。晤言：对言。《诗·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可与晤言。”郑玄注：“晤，犹对也。”适：舒适，惬意。这两句说武帝对臣下颇多猜忌，因而徐乐诸才不敢畅所欲言。

⑩诬：妄言，欺骗。方将：将来，后代人。庶必贤于今日：想望后人一定会以今日的我们为贤。

⑪零落：凋谢，死亡。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212年），王粲、陈琳、刘桢、应玚、徐干等人死于建安二十二（217年）年，故云“零落将尽”。

⑫感往：为往事感慨。怆（音创）：悲伤。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⑬照灼烂霄汉，遥裔起长津。^⑭天地中横溃，家王拯生民。^⑮区宇既荡涤，群英必来臻。^⑯忝此钦贤性，由来常怀仁。^⑰况值众君子，倾心隆日新。^⑱论物靡浮说，析理实敷陈。^⑲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⑳澄觴满金罍，连榻设华茵。^㉑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㉒莫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㉓

【校注】

⑬百川：众多的河流。巨海：大海。语袭《尚书大传》“百川赴东海”。环：围绕。北辰：北极星。语本《论语·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⑭照灼：星光闪烁的样子。烂：灿烂。霄汉：云霄和天河，代指天空。遥裔：边远。长津：银河。

⑮中（音重）：碰上，遭遇。横溃：冲决堤坝的乱流。喻指汉代末年的动乱。家王：指魏武帝曹操（155—220年）。陈思《行女哀辞》“家王征蜀汉”，“家王”亦指曹操。〔五臣本《文选》等“王”作“皇”。〕拯：救援，多指从水中或坑中将人救出。《说文解字》：“出溺为拯。”司马相如《难蜀文》：“拯生民于沉溺。”

⑯区宇：与前文“天地”同义，都指天下。荡涤：冲洗干净。喻指

曹操平定天下。群英：指王粲、陈琳等文豪。臻：到来。

⑮忝（音舔）：用在自己所具有的事物或行为前表示谦虚。钦贤：崇敬贤能之人。由来：从来，一向。〔《百三家集》“由”作“繇”，音义同。〕怀仁：感念仁德之人。

⑯况：何况。值：遇到，面对。众君子：指王粲、陈琳等人。倾心：全心全意，尽情交谈。隆日新：日隆日新，一天天地提高、一天天地更新。指建安文人集团相互切磋，道德文章不断进步。

⑰论物：一本作“论文”。皆可。靡（音米）：没有。浮说：不切实际的空谈。实：实实在在地。敷陈：详尽而有条理地陈说。

⑱罗縠：罗列缕述，指形成文理严密而清晰的文章诗赋。阙辞：缺乏言辞。窈窕（音咬条上声）：深远。究：探寻。天人：自然界、人类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⑲澄觞（音伤）：清醇的酒。“觞”本是酒杯，这里代指酒。鼎（音雷）：古时一种盛酒的器具，形状像壶。榻（音蹋）：古人所用的一种坐具，低矮而狭长。华茵（音因）：华丽的坐垫。

⑳急弦：指节拍急促的乐曲。动飞听：感动飞鸟下听。《抱朴子》：“瓠巴操琴，翔禽为之下听。”《列子·汤问》：“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清歌：清丽的歌声。拂梁尘：拂去房梁上的灰尘。典出《七略》：“汉兴，鲁人虞公善雅歌，发声尽动梁上尘。”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说明游宴中乐曲和歌声的美妙动听。

㉑莫言：别说。〔李善本《文选》“莫”作“何”。〕此欢：指前述邺下文人谈诗论道、饮酒听歌的游宴欢乐。信可珍：确实值得珍贵。

王 粲^㉒

家本秦川贵公子孙，^㉓遭乱流寓，^㉔自伤情多。

【校注】

⑲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人。汉末动乱时曾依刘表而未被重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兵荆州，他力劝刘琮投降，被曹操选为丞相掾，迁军谋祭酒。魏建国后，拜为侍中。王粲博学多才，长于

诗赋，其文学成就在建安七子中首屈一指。

②秦川：当时的长安，今西安地区。贵公孙：王粲的曾祖父叫王龚，汉顺帝时作过太尉；祖父王畅，汉灵帝时作过司马。都贵为汉三公，故王粲得称贵公孙。

③遭乱：指长安李傕、郭汜之乱。流寓：流离失所而寄居它处。指王粲离开长安到荆州投奔刘表。

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④伊洛既燎烟，函崕没无像。^⑤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⑥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奖。^⑦常叹诗人言，式微何由往。^⑧上宰奉皇灵，侯伯咸宗长。^⑨云骑乱汉南，纪郢皆扫荡。^⑩排雾属盛明，披云对清朗。^⑪庆泰欲重叠，公子特先赏。^⑫不谓息肩愿，一旦值明两。^⑬并载游邺京，方舟泛河广。^⑭绸缪清宴娱，寂寥梁栋响。^⑮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⑯

【校注】

④幽、厉：西周幽王和厉王。周厉王是周幽王的祖父，时代在前。公元前841年，因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奔到彘。公元前771年，申侯率犬戎入侵，周幽王被杀。崩乱：因动乱而垮台。桓、灵：东汉桓帝和灵帝。汉桓帝于延熹九年捕李膺、杜密等二百余人下狱，引起党锢之祸。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军起义。板荡：《诗经·大雅》有《板》《荡》两个篇名，叙写君王无道，时世动乱，故后人以“板荡”作为动乱或乱世的代称。

⑤伊、洛：二水名。伊水出熊耳山，到偃师县入洛水。洛水出陕西冢岭山，到河南巩县入黄河。伊洛代指河南洛阳一带。既：尽。燎烟：焚烧冒烟。公元190年，洛阳及其附近几百里的村庄被董卓的军队焚烧殆尽。曹子建《送应氏诗》：“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就是叹惜这次兵灾的。函崕（音淆）：函谷关和崕山，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境，与陕西接壤。因山势险峻，自古为兵家要地。《战国策·秦策》：“秦东有崕函

之固，车不得方轨，骑不得并行。”没：全然，一点也不。无像：（因战乱而变得）不成样子。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像”，意同。〔逯校本依《三谢诗》“像”作“象”，此从《文选》和《诗纪》。〕

②整装：收拾行李。辞：离别。秦川：见上《序》注②。秣（音末）：喂，饲养。〔《三谢诗》“秣”误作“林”。〕楚壤：楚国地界，这里实指荆州。汉时的荆州在春秋战国时属楚，故称楚壤。

③沮（音居）、漳：古代楚国境内的两条水名。沮水出湖北省保康县西南景山，东南流经远安、当阳二县，与漳水相合，又东南至江陵流入长江。外：外物，指“自可美”的楚地景物。奖：劝慰挽留。王粲《登楼赋》有“虽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语，此二句袭用其意。

④诗人：指《式微》的作者。式微：《诗经·邶风》的篇名，这首诗是劝寄居于卫国的黎侯回国的，其首章曰：“式微式微，胡不归？”王粲流落荆州，常吟诵此诗以寄托对故地的思归心情。

⑤上宰：指汉丞相曹操。奉皇灵：扶佐汉朝皇室，实指汉献帝。咸宗长：都尊曹操为众臣之长。

⑥云骑：车骑像滚动的云团，既多且猛。王肃《格虎赋》：“羽骑云布，兰车星陈。”也用星云比喻车骑。乱汉南：指曹操军队在汉水以南地区横冲直撞。纪郢：楚国国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东南。这里泛指楚国地区。〔逯本依五臣本《文选》等“纪”作“宛”，此从李善本《文选》作“纪”。〕扫荡：将敌人消灭或赶跑。

⑦排雾、披云：拨开云雾。喻指消除动乱昏暗的政治局势。盛明、清朗：都是歌颂曹操政治清明的话。

⑧庆泰欲重叠：大意思是说国泰民安，政通人和，诸多喜事凑到一块。公子：指曹丕。特先赏：似指曹丕才德出众、先声夺人而被封为太子之事。

⑨不谓：不料，想不到。息肩愿：希望放下自己肩上的负担。一旦：这里有突然的意思。值：遇到。明两：两个光明的实体，即日月。这里喻指曹操和曹丕。王粲既得到曹操提拔，又承蒙曹丕赏识，故云“值明两”。这两句的大意是说，正当王粲走投无路心灰意冷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曹操和曹丕，从而时来运转。

⑩并载：同车。郢京：曹魏京都。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同乘

并载，以游后园。”与此意相近。方舟：将两只船并联在一起。泛河广：在宽广的江河中随意浮行。此句化用《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⑩绸缪（音谋）：情意缠绵。清宴：犹今言雅宴，指贵族们的歌舞酒宴。梁栋响：房梁屋栋间回响着袅袅的歌声。这里用了《列子·汤问》篇中的一个典故，说是有个叫韩娥的人流落到了齐国，靠卖唱乞得食物，韩娥离开齐国后，他的歌声绕梁回响，三日不绝。后人常用这个典故来形容歌声优美动人。

⑪为长夜饮：饮酒娱乐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史记·殷本纪》曾载“纣为长夜之饮”。乘日：古人认为太阳是驾车出行的，故日必有车。“乘日”即搭乘太阳之车周游天下的意思。《庄子·徐无鬼》有“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的话，大概就是这句诗的所本。养：指养生的乐趣。

陈 琳^⑪

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⑫

【校注】

⑪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人。初为何进主簿，后避难冀州，投靠袁绍。建安九年，袁氏失败，陈琳归事曹操，并得到曹丕赏识，为建安七子之一。

⑫袁本初：即袁绍，字本初。书记之士：袁绍使陈琳典文章，主管文章事宜，故称书记之士。大致相当于现代的秘书之类，替人作文记事，并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陈琳长于书檄，归曹前曾作《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氏罪状，令曹操既恼恨又佩服，竟不怪罪。魏文帝《与吴质书》评价陈琳曰：“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五臣本《文选》及宋本《三谢诗》“述”作“叙”。】

皇汉逢屯遭，天下遭氛慝。^⑬董氏沦关西，袁家拥河北。^⑭单民易周章，窘身就羁勒。^⑮岂意事乖己，永怀

恋故国。^{④⑤}相公实勤王，信能定螫贼。^{④⑥}复睹东都辉，
重见汉朝则。^{④⑦}余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④⑧}爱客不告
疲，饮燕遗景刻。^{④⑨}夜听极星阑，朝游穷曛黑。^{④⑩}哀哇
动梁埃，急触荡幽默。^{④⑪}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④⑫}

【校注】

④②皇：大，美，歌颂之辞。屯遭（音占）：语本《易经·屯卦》“屯如遭如”，意为艰难。氛愿（音特）：不祥的恶气。这两句的“屯遭”“氛愿”都是指汉末的社会动乱。【逯本依《诗纪》“屯”字从“辵”。又五臣本《文选》“遭”作“达”。】

④③董氏：指董卓。沦：沦陷，丧亡。关西：潼关以西地区。公元189年，西凉刺史董卓率兵入京，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为相国，独揽朝政，从此天下大乱。袁家：指袁绍。拥：据有。河北：黄河以北地区。190年，关东各军事集团联盟，推司隶校尉袁绍为盟主，联兵讨伐董卓。董卓挟献帝西逃长安，火烧洛阳数百里，沿途“屋室荡尽，无复鸡犬”，潼关以西遂沦陷于董卓，而袁绍也因此占据了河北大片土地。

④④单民：深受战乱痛苦的人民。“单”通“瘡”，病苦的意思。《诗经·大雅·板》篇有“下民卒瘡”的话，也是叙写战乱痛苦的，或许是本句所依。【五臣本《文选》“单民”作“单人”。】易：变更，迁移。这里指逃难。周章：仓皇狼狈的样子。窘（音迥）：窘迫，困窘。羈勒（音机乐）：马缰绳。这句说陈琳自己因何进被杀，无法呆在长安，只好窘迫上马，逃难冀州，只身投靠袁绍。

④⑤岂意：怎料。事乖己：事情的结果与自己的意愿不相符。因为陈琳发觉袁绍并非真心挽救汉王朝，不是自己理想的靠山。故国：这里指汉王朝。

④⑥相公：指曹操。王粲《从军诗》“相公征关右”中的“相公”也是指曹操。曹操于建安十三年自封为汉丞相，故当时文人尊之为相公。勤王：起兵为王室平乱。信：真的，确实。螫（音毛）贼：本指吃庄稼根节的害虫，喻指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坏分子。这里指董卓、袁绍等人。

④⑦东都：指汉代首都洛阳。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为西都。则：礼

仪法则。

④馥生：当死而未死，残留下来的生命。陈琳在袁绍帐下时，曾写檄文历数曹操罪状，连曹氏祖宗也遭辱骂。袁绍被曹操剿灭后，陈琳当死，而曹操爱其才竟赦免了他，所以说“馥生幸已多”。矧（音审）：何况。乃：通仍，“又”的意思。值：遇到。明德：才德兼备的人，这里指曹丕。

④爱客：敬爱宾客。这里的“客”指陈琳等文友。遗：忘记。燕：通“宴”。景：同“影”，古代常用日影测时。刻：漏刻，古代用滴水计时的仪器。“景刻”在这里代指时间。这两句写曹丕赏识陈琳等人，终日与之宴饮论文而不知疲倦。曹子建《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也是这个意思。

④听：听歌咏音乐。极：直到。星阑：星光稀疏，指清晨拂晓时分。【逯本依《诗纪》和六臣本《文选》“阑”作“烂”，此依五臣本《文选》及《三谢诗》。】穷：与上句“极”同义。曛（音熏）黑：黄昏时分。

④哀哇：时高时低不太正派的歌曲或音乐。《法言·吾子》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多哇”即“侈哇”，与“哀哇”同义。动梁埃：见《魏太子》“拂梁尘”注。急触：频频碰杯。【《文选》“触”作“觴（音伤）”。】荡幽默：震动周围沉寂的空气。

④莫知：不知。实即不以为然。惑：古人以饮酒取乐为惑，主张戒酒，因为酒可以乱性。而陈琳不同意这种看法。《后汉书·杨秉传》：“杨秉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则汉人也有饮酒“不惑”者。

徐 干^⑤

少无宦情，^⑥有箕颍之心事，^⑦故仕世多素辞。^⑧

【校注】

⑤徐干（170—217年）：字伟长，北海人。建安中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徐干为建安七子之一，而擅长学术，曾著《中论》二十余篇以抨击儒者之弊。

⑥少无宦情：对作官一点兴趣也没有。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先

贤行状》说：“（徐）干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

⑤箕颍（音影）：箕山和颍水，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尧时，许由、巢父曾在箕山颍水一带隐居和耕种，故“箕颍之心事”实指隐居避世的心愿。魏文帝《与吴质书》曰：“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

⑥素辞：空疏玄妙的言词，如道家养生之类。《五臣本《文选》“辞”作“词”。】

伊昔家临淄，提携弄齐瑟。^⑦置酒饮胶东，淹留憩高密。^⑧此欢谓可终，外物始难毕。^⑨摇荡箕濮情，穷年迫忧栗。^⑩末涂幸休明，栖集建薄质。^⑪已免负薪苦，仍游椒兰室。^⑫清论事究万，美话信非一。^⑬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⑭华屋非蓬居，时髦岂余匹。^⑮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⑯

【校注】

⑦伊：句首语气词，无义。临淄（音资）：汉代县名，属齐郡。在今山东省。提携：跟朋友们一块。齐瑟：齐地盛行的一种弦乐器，或五十弦，或二十五弦，或十九弦，大小不一。【《三谢诗》等“齐”作“秦”。】

⑧胶东：汉代县名，属齐郡。淹留：较长时间的停留。憩（音气）：息，住宿。高密：汉代县名，属齐郡。胶东、高密都在今山东省内。

⑨始：才。难毕：难以预料。“毕”通“必”。语本《庄子·外物篇》：“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三谢诗》“难”作“叹”。】

⑩摇荡：激动，抑制不住。箕濮（音蒲）情：隐居避世的心情。“箕”见上。“濮”指濮水，庄周隐居钓鱼的地方。穷年：终年，全年。忧栗：担忧害怕。指官场倾轧，人人自危。《庄子》有“忧栗乎庙堂之上”的话，正是这个意思。

⑪末涂：末路。“涂”通“途”。幸休明：有幸遇到贤德爱才之人。

指得到曹丕、曹植兄弟的赏识。栖集：招纳人才予以养护。建：疑为“逮”字之误，延及的意思。薄质：浅陋无才之人。指徐干自己，表示谦虚。这两句是说自己有幸被曹氏收为建安文人集团的成员，从而生活待遇上有所转机。

⑤负薪：挑柴背草，说明生活贫困艰苦。《左传》载楚相孙叔敖作官前曾负薪求食，过着艰苦生活。仍：又。【五臣本《文选》等“仍”作“乃”，字通。】椒兰室：芳香华丽的房间。古代富贵人家常用香椒和兰草涂壁或熏气，使房间温暖芳香。陆机诗所谓“甲第椒与兰”即指这种上等宅第。

⑥清论：清淡高雅的言论。事究万：探究万事万物的原理。美话：精辟玄妙的语言。信非一：确实很多。

⑦行觞：劝酒干杯。永夜：长夜，整夜。系（音计）：连接，继续。【五臣本《文选》等“系”作“继”。】魏文帝《与吴质书》：“白日既匿，继以朗月。”继、系同意。

⑧华屋：华丽的府第，即上文所谓“椒兰室”。蓬居：用蓬草编盖的简陋住房。曹植《赠徐干诗》云：“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蓬室士”即指生活贫穷的徐干。时髦：当代的俊杰人才。指曹丕等建安文人。岂余匹：我哪里能配得上。

⑨中饮：半酣，喝酒喝得高兴的时候。【《三谢诗》“饮”误作“欺”。】顾昔心：想起从前的隐居心愿，即上文所谓“箕濮情”。怅焉：同“怅然”，空虚失意的样子。

刘 桢^⑩

卓犖偏人，^⑪而文最有气，^⑫所得颇经奇。^⑬

【校注】

⑩刘桢（？-217年）：字公干，东平人。建安中，官丞相掾属，曾以不敬罪被判刑。建安七子之一，诗文成就较高，而流传下来的作品较少。

⑪卓犖（音落）：高超突出。偏人：在某一方面超出别人。魏文帝

《与吴质书》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刘桢即是擅长某一方面的偏人。

⑥气：指文章的气度。魏文帝《与吴质书》：“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⑦经奇：典正偏奇。即曹丕《典论·论文》所谓“刘桢庄而不密”。

贫居晏里閭，少小长东平。^①河兗当冲要，沦飘薄许京。^②广川无逆流，招纳厕群英。^③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④既览古今事，颇识治乱情。欢友相解达，敷奏究平生。^⑤矧荷明哲顾，知深觉命轻。^⑥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鸣。^⑦终岁非一日，传卮弄新声。^⑧辰事既难谐，欢愿如今并。^⑨唯羨肃肃翰，缤纷戾高冥。^⑩

【校注】

①晏：安。里閭（音汉）：家乡。东平：汉代县名，属泰山郡。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

②河：指济水。兗：兗州。汉时泰山郡属兗州。冲要：要冲，军事或交通上的要地。沦飘：流浪飘泊。【五臣本《文选》等“飘”作“漂”。】薄：迫近，来到。许京：汉时的许县。建安元年，曹操逼献帝由洛阳迁都许县，故称许京。即今河南省许昌市。

③广川：大河。喻指曹氏集团。无逆流：不拒绝细流。细流喻指刘桢等文人。《管子·君臣》篇说：“善为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细流，故为百谷长。”招纳：指曹操、曹丕收罗人才。厕：夹在或置身于…之中。群英：各位俊杰人才，指王粲、陈琳等。

④北渡：五臣本《文选》作“北度”。黎阳津：渡口名。在今河南省滑县东。纪郢：原楚国国都，后之纪南城，在今湖北省江陵县。【逯本依五臣本《文选》“纪”作“宛”，此从《三谢诗》等。】“北度”句指从太祖征袁绍，“南登”句指从太祖征刘表。

⑤相解达：互相解疑答问而共同进达。敷奏：陈辞进言。与《离

骚》“跪敷枉以陈辞”的意思相近。究平生：穷尽一生的才能。犹今言使出浑身解数。

⑦矧（音审）：何况。荷：承担，承蒙。明哲：才德兼备的人。指曹丕。顾：照顾，看得起。知深：知遇深厚。觉命轻：觉得生命已不属于自己，愿意随时为知己者而献身。王隐《晋书》孔坦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轻。”正是这个意思。

⑧牛羊下：指牛羊下山之时，即傍晚。括：至。揭：字或为“揭”，通“桀”，栓养动物的小木桩，这里指鸡埘。“桀鸣”指鸡叫，也就是拂晓时分。这两句写游宴不分昼夜，从早到晚，又从暮到晨。其表示时间的方法袭用了《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⑨终岁：全年，天天如此。卮（音知）：酒杯。“传卮”意谓递盏劝酒。弄新声：演奏新作的歌曲。〔遂校本依《诗纪》“新”作“清”，此从《文选》及《三谢诗》。〕

⑩辰事：时事。谐：和合。并：同时得到。

⑪羨：仰慕，向往。肃肃：鸟飞时振动羽毛的声音。翰：长而硬的羽毛，这里指代鸟。“肃肃翰”即肃肃飞翔的鸟。缤纷：形容许多鸟接翼而飞的状态。戾（音立）：至，到。高冥（音明）：高远的天空。这两句以羡慕鸟飞高天比喻自己希望仕途有更大的发展。

应 场^⑪

汝颍之士，^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⑬

【校注】

⑪应场（？-217年）：字德琰，汝南人。建安中，魏太祖曹操提拔他作丞相掾属，转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应场是建安七子之一，既懂治要，又通文学，但成就不高。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德琰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⑫汝颍：汝水和颍水，都在今河南省境内。古时曾有贤者在汝水和颍水附近隐居，所以用“汝颍之士”指称有志隐居的人。

⑤飘薄：即飘泊。“薄”通“泊”。

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⑥求凉弱水湄，违寒长沙渚。^⑦顾我梁川时，缓步集颍许。^⑧一旦逢世难，沦薄恒羁旅。^⑨天下昔未定，托身早得所。^⑩官渡厕一卒，乌林预艰阻。^⑪晚节值众贤，会同庇天宇。^⑫列坐荫华裀，金樽盈清醕。^⑬始奏延露曲，继以阑夕语。^⑭调笑辄酬答，嘲谑无惭沮。^⑮倾軀无遗虑，在心良已叙。^⑯

【校注】

④嗷嗷：雁叫声。取意《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翮（音河）：鸟羽的茎，常代指翅膀。“举翮”是展翅高飞的意思。自：从。委羽：山名。《淮南子》说在北极之阴，终日见不到太阳。

⑤弱水：在昆仑山的东面。语本成公绥《雁赋》：“滨弱水之阴岸。”湄：水边。违：躲避。《列子曰》：“禽兽之智，违寒就温。”长沙：汉时郡名，属荆州。今在湖南省。渚：水中小沙洲。

⑥顾：思念。梁川：地名，在今河南省开封县。〔五臣本《文选》“梁”作“凉”。〕集：密布。颍：颍川郡，即今河南省禹县。许：许县，今河南之许昌。

⑦一旦：突然。世难：指汉末的社会动乱。沦薄：沦丧受苦。恒：常常。羁旅：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⑧得所：得到安身的地方。指归附曹操。

⑨官渡：地名。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厕一卒：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参与其事。指建安五年曹操歼灭袁绍主力的官渡之战。〔李善本《文选》“渡”作“度”。〕乌林：地名。在今湖北省嘉鱼县西，长江北岸。南岸即赤壁。乌林、赤壁之间，其东西长约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周瑜、诸葛亮率领孙、刘联军在此大败曹操，曹操率军从乌林仓皇北逃，史称“赤壁之战”。预艰阻：经受艰难险阻，指参与了赤壁之战。

⑩晚节：晚年时节。值：碰上。众贤：诸位贤人，指王粲、刘楨等。会同：共同。庇天宇：得到天宇的庇护。“天宇”喻指曹氏政权。

①荫：庇荫，遮蔽。榱（音崔）：椽子。“华榱”指漂亮的屋宇。金樽（音尊）：名贵的酒器。盈：盛满。清醕（音许）：清醇的美酒。

②奏：演奏。有的本子“奏”作“采”。延露：民间歌曲名。马融《长笛赋》“下采制于延露、巴人”，《淮南子·人间训》也提到“鄙人”愿听“延露”，知为民歌无疑，而亦流行于上层社会。阑夕：深夜。

③辄（音折）：总是。嘲谑（音血）：开玩笑。无惭沮（音举）：不会羞惭和恼怒。【五臣本《文选》“无”作“非”。】

④倾軀：委身，献身，甘心依附。遗虑：残留的顾虑。良：确实。叙：舒畅，满足。

阮 瑀^⑤

管书记之任，^⑥故有优渥之言。^⑦

【校注】

⑤阮瑀（？-212年）：字元瑜，陈留人。

⑥管书记之任：担任秘书之类的工作。《三国志·魏志》说他“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与陈琳同为曹操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

⑦优渥（音握）：丰厚深邃。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长于书表。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又在《文论·典论》中评价他和陈琳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

河洲多沙尘，风悲黄云起。^⑧金鞮相驰逐，聊翩何穷已。^⑨庆云惠优渥，微薄攀多士。^⑩念昔渤海时，南皮戏清沚。^⑪今复河曲游，鸣葭泛兰汜。^⑫躡步陵丹梯，并坐侍君子。^⑬妍谈既愉心，哀音信睦耳。^⑭倾醕系芳醕，酌言岂终始。^⑮自从食萍来，唯见今日美。^⑯

【校注】

⑧风悲：指风刮得凄厉猛烈。黄云：指飘起的尘埃。《淮南子》即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之语。

⑨金鞮（音基）：用金属装饰的马络头。联翩：车马接连不断的样子。穷已：尽止，完结。

⑩庆云：吉祥的云气。这里喻指曹氏的恩泽。优渥：深厚。微薄：指资质低劣、见识浅陋之人，这里为阮瑀自谦自指。攀：高攀，攀附。多士：众位有才德的人。指王粲、陈琳等。

⑪渤海：汉时郡名。南皮：渤海郡下属的县名。故城在今河北省南皮县东北。戏清沚（音止）：在清澈的浅水沙滩上嬉戏玩耍。魏文帝《与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⑫河曲：黄河水湾处，这里指邺京地区。鸣葭（音家）：吹笛。“葭”通“笳”，笛子。《六臣本《文选》“葭”字作“笳”。】泛兰汜（音似）：在长满兰草香花的水边漫游。魏文帝《与吴质书》也描述过他们在一起游玩的情景：“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

⑬躡（音喜）步：拖着鞋漫步徐行，表示很随意。陵：登上。丹梯：丹阶，宫殿前面的台阶。并坐：连肩同坐，表示不拘礼节。侍：陪伴，事奉。君子：才德兼备的人，指曹丕。

⑭妍（音炎）谈：美谈，高谈阔论。哀音：响亮清脆的音乐。《李善本《文选》“音”作“弄”。】信睦耳：确实悦耳动听。魏文帝《与吴质书》：“高谈娱心，哀箏顺耳。”与此意同。

⑮倾：倒出。醑：甜酒。系：连结，接着，继续。芳醕（音许）：芳香醇厚的美酒。酌言：饮酒。“言”为语助词，无义。岂始终：哪有始终，即没完没了。这两句的大意是一杯接一杯永无休止地在饮着各种美酒。

⑯萍：通“苹”，草名，又叫藾蒿。叶青白色，茎似箸，始生之茎叶香甜可食。《诗经·小雅·鹿鸣》篇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句，这里节缩“食苹”二字以代全篇。句意是说，自从《诗经·鹿鸣》所描述的君王宴请群臣嘉宾的礼仪以来，只有今日的曹氏父子能礼贤下士，常与群臣宾客游宴，盛况空前。

平原侯植^⑩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⑪然颇有忧生之嗟。^⑫

【校注】

⑩平原侯植：即曹丕的弟弟曹植（192—232年），字子建，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后又迁封陈王。曹植才华横溢，是建安文人集团的中坚人物。他“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五言诗在他手里发展到顶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⑪不及世事：不过问政事。但美遨游：只喜欢游玩宴饮、吟诗作赋之类。这是指曹植十三岁至二十九岁之间的生活情况。

⑫颇：很。忧生：为生命担忧。嗟：感叹。这是指曹植三十岁以后的晚期生活状况。曹丕与曹植一向不和，曹丕称帝后，对曹植打击迫害，派人监视，使曹植常有“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的忧虑。曹睿继位，仍然对曹植不信任，所以曹植的后期生活十分苦闷。《三国志·魏志》说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

朝游登凤阁，日暮集华沼。^⑬倾柯引弱枝，攀条摘蕙草。^⑭徙倚穷骋望，目极尽所讨。^⑮西顾太行山，北眺邯鄲道。^⑯平衢修且直，白杨信袅袅。^⑰副君命饮宴，欢娱写怀抱。^⑱良游匪昼夜，岂云晚与早。^⑲众宾悉精妙，清辞洒兰藻。^⑳哀音下回鹄，馀哇彻清昊。^㉑中山不知醉，饮德方觉饱。^㉒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㉓

【校注】

⑬凤阁：指宫室殿宇。华沼：华丽的水池。

⑭倾柯：树干倾斜。引弱枝：拉扯柔软的枝条。攀条：牵引藤蔓。蕙：香草。

⑮徙倚：徘徊，来回走动。穷骋望：放眼尽力远望。目极：目光到

达的范围。所讨：寻求的地方。

⑬顾：回头看。太行山：山名，在郾城的西面，绵亘于山西、河南两省之间。邯鄲（音含单）：地名，战国时为赵国首都。即今河北省邯鄲市。

⑭衢（音渠）：大路。修：长，远。信：确实，真的。裊裊（音鸟鸟）：风摇树枝轻柔摆动样子。〔李善本《文选》“裊”作“裊”。〕

⑮副君：又称储君，指皇太子，这里指曹丕。写怀抱：心中的情感得到抒发。“写”通“泻”，倾泻。〔五臣本《文选》等“宴”作“燕”。〕

⑯匪昼夜：不分昼夜。“匪”通“非”。

⑰众宾：各位宾客，指王粲、陈琳等。悉：皆，都。清辞：清丽的词句。洒兰藻：就像是撒了兰藻一样芳洁细密。〔五臣本《文选》“兰藻”作“兰蒲”，《三谢诗》“洒兰藻”作“兰蒲藻”。〕

⑱哀音：响亮清丽的音乐。下回鹖（音胡）：音乐动听引得天鹅盘旋下飞。典出《韩子》：“师旷奏清徵，有玄鹄二八集于廊门。”徐哇：柔和绵延的音乐。彻清昊（音号）：穿透晴朗的天空。《列子》载秦青“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遏行云”与“彻清昊”意近。

⑲中山：郡名。以出好酒闻名。左太冲《魏都赋》李善注说，相传有一叫玄石的人，饮了中山淳酒，竟一醉千日。这句诗以“中山”代酒而反用其意。方：才。“饮德”句袭用《诗经·大雅·既醉》篇“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的意思。言酒不醉人而德能服人。

⑳愿：希望。以：在。黄发期：老年时期。黄白头发是老年人的象征。曹子建《赠白马王彪诗》：“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与此意近。表现了曹植对生命的忧虑和对全生长寿的企盼。

74 作离合^①

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②加我怀缱绻，口咏情亦伤。^③剧哉归游客，处子勿相忘。^④

【校注】

①作离合：离合字形作诗。汉代孔融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大概为这种诗体的创始之源。此诗所咏乃一个“别”字，大约作于元嘉五年（公元428年）。【焦本《谢康乐集》题为“离合”，无“作”字。】

②信次：留宿两天以上。《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眇（音秒）：渺远。未央：未尽，没完。这两句说“古”字离“十”，实为“口”。

③【“怀”《诗纪》作“情”，疑误。】缱绻（音遣犬）：形容感情深厚，难舍难分。口咏：口里吟咏诗歌。【逯本依《诗纪》等“咏”作“脉”。】这两句说“加”字离“口”，则为“力”。

④剧：通“遽”，快速。处子：家中的妻子儿女。这两句说“剧”字离“处”为“刂（刀）”。“剧”的左边与“处”本不相同，这里作“处”字分离，大概是根据当时的草书字形。以上六句三组，分别离析出字形“口”、“力”、“刀（刂）”，合起来就是一个“别”字。

75 七夕咏牛女^①

火逝首秋节，明经弦月夕。^②月弦光照户，秋首风入隙。^③陵风步曾岑，凭云肆遥脉。^④徙倚西北庭，踈踊东南覩。^⑤纨绮无报章，河汉有骏轭。^⑥

【校注】

①七夕：农历七月七日夜。牛女：牵牛星和织女星。民间传说牛郎和织女是一对情人，因触犯天条，被罚隔离在天河两边，每年只能在七月七日夜通过鹊桥相见一次。此诗歌咏其事，但意犹未尽，似有阙文。谢惠连也有同名诗，较为完整，其结构、情调乃至用语都与灵运此诗相类（见后附），疑二诗乃灵运、惠连同居始宁时作，即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前后。【《初学记》四引此诗题为《七夕咏》。】

②火逝首秋节：火星在秋季的初始流逝。《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火星向西流逝，标志着暑退寒至，秋天开始。

明经弦月夕：日月运行又到了上弦月的晚上。《诗经·小雅·天保》“如月之恒”郑玄笺：“月上弦而就盈。”此指七月七日之夜，其时为秋首，其月为上弦。〔《初学记》等“明经”作“新明”。〕

③户：泛指门窗。入隙：从墙缝等孔隙处钻进室内。〔《初学记》卷三“照户”作“入户”，“入隙”作“绕隙”。〕

④陵：乘，驾。步：登上。曾岑：高山。“曾”与“层”通。〔逯本依《诗纪》等“陵风”作“凌峰”，“曾岑”作“曾崖”，此皆从《艺文类聚》。〕肆：放眼。遥脉：远望。《古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李善注引《尔雅》：“脉，相视貌。”这两句是想像牛郎在平时登高遥望织女的情景。

⑤徙倚：徘徊。王粲《登楼赋》：“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踈（音聿）踈：踮脚伸脖跃身欲出的情态。覩（音敌）：见，相见。这两句是互文，想像织女平时在庭院各处徘徊翘首以望牛郎的情景。

⑥纨绮（音丸起）：细软而有花纹的丝织品。报章：往来有序的纹路。此句承“徙倚”两句，言织女不专心织布因而布无纹彩。取意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河汉：指夜空由星云组成的银河。骏轭：骏牛驾车而行。此句上承“陵风”二句，言牛郎负车渡汉河而来与织女相会。《古诗》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句，故此附会牛郎“有骏轭”。

【附】谢惠连《七夕咏牛女》：落日隐檐楹，升月照帘栊。团团满叶露，淅淅振条风。踈足循广除，瞬目眇曾穹。云汉有灵匹，弥年阙相从。遐川阻昵爱，修渚旷清容。弄杼不成藻，耸辔警前踪。昔离秋已两，今聚夕无双。倾河易回轸，款难久惊。沃若灵驾旋，寂寥云幄空。留情顾华寝，遥心逐奔龙。（据《艺文类聚》卷四）

76 咏冬^①

七宿乘运曜，三星与时灭。^②履霜冰弥坚，积寒风愈切。^③繁云起重阴，回飙流轻雪。^④园林粲斐皓，庭除

秀皎洁。^⑤墀琐有凝污，达衢无通辙。^⑥

【校注】

①该篇旧本《艺文类聚》署惠连作，逯校本、顾本及《全宋诗》亦未收。此从黄节本收录。

②七宿：七个星座。将列星连成一体叫“宿”。张衡《周天大象赋》有“七宿画野以分区”句，即此意。乘运曜：按照各自的运行轨迹闪烁放光。三星：心星。《诗经·唐风·绸缪》“三星在天”。

③履霜：踏踩霜雪。《周易·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正义》：“初六，阴气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践其霜，微而积渐，故坚冰乃至。”“弥”及下句之“愈”都是“更加”的意思。积寒：积聚寒气。《淮南子》：“北方有北极之山，曰寒门。”高诱注：“积寒所在。”

④繁云：重叠多层的云。王充《论衡》曰：“初出为云，繁云为翳。”重阴：厚重严实的阴影。曹植《应诏诗》：“爰有樛木，重阴匪息。”回飙：旋风。曹植《杂诗》：“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流：飘。

⑤粲：光亮耀眼。斐皓：黑白相间，纹彩斑斓。庭除：庭院及台阶。皎洁：明亮白净。本集《怨晓月赋》：“明舒照兮殊皎洁。”

⑥墀琐（音池锁）：涂饰过的地面叫墀，漆画成连环形的门楼叫琐。《周礼》：“天子赤墀。”《汉书·元后传》：“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以青画户边楼中，天子制也。”故这里“墀琐”连言，用以指代宫殿。凝污：污水凝结的冰块。【一本“污”作“互（音互）”，“互”亦凝结之意。】达衢（音渠）：四通八达的街道。《尔雅·释宫》：“九达谓之逵，四达谓之衢。”【一本“衢”作“逵”。】辙：车轮留下的轨迹。

诗三 乐府诗

77 善哉行^①

暘谷跃升，虞渊引落。^②景曜东隅，晚晚西薄。^③三春
 煥敷，九秋萧索。^④凉来温谢，寒往暑却。^⑤居德斯颐，
 积善嬉谑。^⑥阴灌阳丛，凋华堕萼。^⑦欢去易惨，悲至
 难铄。^⑧击节当歌，对酒当酌。^⑨鄙哉愚人，戚戚怀
 瘼。^⑩善哉达士，滔滔处乐。^⑪

【校注】

①行：乐府诗体之一。乐府相和歌瑟调曲中有《善哉行》。此诗主旨为感叹时事变迁，人生易衰，故需达观善处，及时享乐。《艺文类聚》四十一引此诗为谢惠连作，但《乐府诗集》、《广文选》、《诗纪》等皆署谢灵运作，今从众。

②暘（音阳）谷、虞渊：皆地名，传说为日升、日落处。《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至于虞渊，是谓黄昏。”【《全宋诗》、《乐府诗集》“暘”作“阳”。】

③景曜：日光照耀。【《乐府诗集》“曜”作“跃”。】班固《答宾戏》：“含景曜，吐英精。”晚（音碗）晚：太阳将要下山的样子。《楚辞》：“白日碗晚其将入兮。”陆机《叹逝赋》：“时飘忽其不再，老碗晚其将及。”西薄：往西边迫近，所谓日薄西山。《楚辞》：“西薄羊肠，东穷海只。”

④三春、九秋：即春季、秋季。一季三月，故谓之三春；一季九旬，故又谓之九秋。张协《七命》：“晞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飏。”煥（音俞）敷：言阳气布散，草木茂盛。【《乐府诗集》“敷”作“叙”。】萧索：言阴气侵害，草木凋零。

⑤谢、却：皆指退隐消失。往：与上句“来”相对同义，因避复而

改字。

⑥居德：坚守节操。斯：则。颐：快乐，养生。积善：广施善行。《易经·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嬉谑（音西血）：开玩笑。

⑦阴灌阳丛：丛生的草木有的背阴，有的向阳。华：同“花”。萼：花蒂。【“堕”《艺文类聚》作“坠”。】

⑧铄（音朔）：本义为销熔，此意同消化。

⑨击节：敲打节拍。酌：饮。魏武帝《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乐府诗集》“击节”作“激涕”。《艺文类聚》“当酌”作“亲酌”。】

⑩鄙：见识浅陋，不通达。戚戚：忧愁的样子。《论语》：“小人长戚戚。”痾：病痛。

⑪达士：见识广博、思虑通达之人。《吕氏春秋》：“达士者，达乎生死之分。”滔滔：放纵，无拘无束。

78 陇西行^①

昔在老子，至理成篇。^②柱小倾大，绠短绝泉。^③鸟之栖游，林坛是闲；韶乐牢膳，岂伊攸便。^④胡为乖枉，从表方圆。^⑤耿耿僚志，慊慊丘园。^⑥善歌以咏，言理成篇。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瑟调曲中有《陇西行》。陇西：郡名，在陇山之西。此诗慕老庄之德，抒栖游之志。

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姓李名耳，字聃。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至理：极为精妙的道理。【《乐府诗集》“至”作“志”。】

③《汉书·李寻传》：“屋大柱小，可为寒心。”绠：汲水用的绳子。绝：尽，此言汲干。

④坛：坛陆，指水中洲岛。【逯本从《诗纪》等“坛”作“檀”，疑

误。此从《乐府诗集》。】伊：代词，指鸟。攸：用同所。此数语本《庄子·至乐篇》：“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禽，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蠕蠕，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彼惟人言之恶闻，奚以夫诹诹为哉。”诗人借以说明自己不宜作官，应该回到山林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⑤乖枉：背道曲理。《后汉书·李固传》：“政有乖枉。”从表：犹言内外；方圆：实指不合。宋玉《九辩》：“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舛齟而难入。”

⑥耿耿：忧思难忘之貌。《诗·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僚：指春秋时楚国勇士熊宜僚，是一个“不为利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的人（见《左传·哀公十六年》），“僚志”即指熊宜僚的这种不贪利、不怕死的精神。慊慊（音欠欠）：内心感到不满足。丘园：代指隐居之所。语本《易·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王肃云：“失位无应，隐处丘园。盖蒙暗之人，道德弥明，必有束帛之聘也。”康乐仕宋，所为慊慊，既无腾达之望，遂有隐处丘园之心。

79 悲哉行^①

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②差池燕始飞，夭袅桃始荣。^③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④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⑤松葛欢蔓延，
 樛葛欣蓊紫。^⑥眇然游宦子，晤言时未并。^⑦鼻感改朔气，
 眼伤变节荣。^⑧侘僚岂徒然，澶漫绝音形。^⑨风来不可托，
 鸟去岂为听。^⑩

【校注】

①乐府杂曲歌辞有《悲哉行》，传为魏明帝造。此诗借季节时物的变换，讽斥晋臣攀附宋朝、变节求荣之事，盖感物忧思之作。《诗纪》

云：“陆士衡集亦载此诗，误也。陆别有一首。”〔焦本《谢康乐集》题为《悲哉行二首》，第二首（“羁人感淑节”）据《乐府诗集》为谢惠连作，今从顾本删。〕

②萋萋：茂盛貌。王孙：贵族子弟。此句语本《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③差（音疵）池：鸟类张羽展翅的样子。《诗·邶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郑玄笺：“差池其羽，谓张舒其尾翼。”夭袅：风吹树枝摆动的样子。桃始荣：桃树刚刚开花长叶。〔《艺文类聚》等“桃”作“柳”，疑误；“始”作“初”，义同。《广文选》“荣”作“紫”，误。〕

④灼灼：花朵盛开的样子。《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飞飞：展翅飞翔之貌。曹植诗：“黄雀得飞飞。”此句桃、燕与上句燕、桃错综相应。

⑤幽树：冬日枯黑的树木。改观：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广文选》“在”误作“枉”。〕

⑥葛（音鸟）：寄生于树上的藤条。《诗经·小雅》：“葛与女萝，施于松柏。”又《郑风》：“野有蔓草。”毛传：“蔓，延也。”樛（音纠）：向下弯曲的树。藟（音雷）：与蔓同意。《诗经·周南》：“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樛木，葛藟萦之。”毛传：“木下曲曰樛。萦：旋也。”这两句以葛蔓绕寄生于松藟之上而欣然喜悦，暗喻晋臣攀附宋朝变节求荣而不知羞耻。

⑦眇然：微弱的样子。游宦子：在外做官的人。晤言：对言。〔时：陆士衡集作“来”。〕

⑧朔气：冬季寒冷之气。〔眼：陆士衡集作“心”。〕

⑨侘傺（音岔斥）：失意不愉快的样子。《楚辞·离骚》：“谗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澶（音淡）漫：放纵，无拘无束。〔“澶”《乐府诗集》云“一作緌”。〕《庄子·马蹄》：“澶漫为乐，摘辔为礼。”

⑩“风来”指形绝，“鸟去”指音绝。此句紧承上句，言自己不肯趋炎附势、变节求荣，因而在宋朝难以得志，只好放纵山水，消音遁形以逃避现实。

80 长歌行^①

倏烁夕星流，昱奕朝露团。^②粲粲乌有停，泫泫岂暂安？^③但龄速飞电，颓节骛惊湍。^④览物起悲绪，顾己识忧端。^⑤朽貌改鲜色，悴容变柔颜。^⑥变改苟催促，容色乌盘桓。^⑦亹亹衰期迫，靡靡壮志阑。^⑧既惭臧孙慨，复愧杨子叹。^⑨寸阴果有逝，尺素竟无观。^⑩幸除道念戚，且取长歌欢。^⑪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平调曲有《长歌行》。《乐府解题》曰：“古辞云：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至老大乃伤悲也。”此诗亦有世事无奈、死丧无日之感，故欲排忧解难，及时行乐。

②倏烁（音书硕）：光彩晃动感。〔顾本据《乐府诗集》“倏”作“倏”。〕张衡《西京赋》：“遗光燿燿。”挚虞《思游赋》：“俯游光逸景，倏烁微霍兮。”倏通作倏，燿通作烁，义同。昱（音遇）奕：明亮光艳。《广雅》：“昱，明也。”团：结成露珠。

③粲粲：通“灿灿”，星光闪烁貌。泫泫：露珠晶莹貌。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玩月》：“泫泫露盈条。”李周翰注：“泫泫，露光盈满也。”乌：用同岂，表反问。

④但（音殂）龄：流逝的岁月。颓节：过去的时节。骛（音务）：迅疾。惊湍（音团阴平）：急流。这两句形容时光的流逝象飞电、急流一样快速。

⑤悲绪：悲伤的情绪。顾己：念及自己。识：懂得，理解。忧端：忧愁的起因。

⑥朽貌、悴容：都是指衰老憔悴的面容。鲜色、柔颜：都是指红润柔嫩的脸色。

⑦苟（音狗）：如果。催促：急迫，快速。乌：何，怎么。盘桓：旋回不进，逗留。

⑧𡵚𡵚（音委委）：行进貌，此指时光流逝。张平子《思玄赋》：“时𡵚𡵚而代序兮，畴可与之比伉？”靡靡：稀少殆尽貌。陆士衡《叹逝赋》：“亲落落而日希，友靡靡而愈索。”阒：希也，尽也。潘岳《悼亡诗》：“溽暑随节阒。”此两句“迫”与“𡵚𡵚”义近相应，“阒”与“靡靡”义近相应。

⑨臧孙：即臧孙纥，字武仲，春秋时鲁国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鲁臧孙获罪出奔邾，为家族得祀，献龟请立其兄臧为为父先后嗣，并用防邑要胁国君，终于得立其兄臧为，臧纥遂致防而奔齐。杨子：即杨朱，字子居，战国时魏国人。《列子·杨朱》篇载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问其故而叹歧路难从，以致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广文选》“臧孙”作“藏孙”，《乐府诗集》“杨子”作“扬子”，皆误。】

⑩寸阴：短暂的光阴。《淮南子》：“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尺素：当是“尺表”之误。“表”指日表，一种有刻度的柱状仪器，垂直立于地面用以测日影记时刻。《世说新语·言语》：“尺表能审璇衡之度，寸管能窥往复之气。”又《孔丛子·答问》：“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测渊。”

⑪幸：希望。睢：犹言缓也，舍也，与后“取”义相反。戚：忧愁。

81 君子有所思行^①

总驾越钟陵，还顾望京畿。^②踟躅周名都，游目眷忘归。^③市廛无隘室，世族有高闱。^④密亲丽华苑，轩甍饰通逵。^⑤孰是金张乐，谅由燕赵诗。^⑥长夜恣酣饮，穷年弄音徽。^⑦盛往速露坠，衰来疾风飞。^⑧余生不欢娱，何以竟暮归。^⑨寂寥曲肱子，瓢饮疗朝饥。^⑩所秉自天性，贫富岂相讥。^⑪

【校注】

①乐府杂曲歌辞载《君子有所思行》。《乐府解题》曰：“其旨言雕室丽色，不足为久欢；宴安鸩毒，满盈所宜敬忌也。”此诗盖康乐谢病辞官离开京都归乡时所作，有不留恋富贵之意。

②总驾：总揽缰绳驾车。王褒《九怀》：“陶嘉月兮总驾。”王逸注：“驱乘驷也。”钟陵：疑即南京城外的钟山。还顾：回头看。京畿（音机）：京都周围约千里之地。

③踟蹰（音直竹）：徘徊不前。游目：纵目观赏。眷：留恋。〔逯本、顾本“眷”皆作“倦”，《乐府诗集》云“一作卷”。《诗纪》、《百三家集》校云“一作眷”，此从之。〕

④市廛（音缠）：街市上的房舍。《方言》：“东齐海岱之间谓居曰廛。”隘：《乐府诗集》云“一作夹”。“夹”即“狭”，隘、狭皆言窄小低矮。世族：世袭官宦人家。高闳（音韦）：指高门大屋。张衡《西京赋》：“天梁之宫，实开高闳。”李善注：“宫中之门谓之闳。”

⑤密亲：指诸侯王等皇室外戚。华苑：供王侯贵族游览的豪华园囿。丽：动词，使美丽，与饰义近。饰：修饰。〔《诗纪》“饰”作“飭”。〕薨（音蒙）：屋栋。“轩薨”指建有类似屋宇车厢的豪华车驾。《尔雅》：“九达谓之逵。”通逵：四通八达的大路。

⑥金张：本指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汉书·张安世传》：“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这里代指刘宋时的贵族世家。谅：确实，肯定。燕赵诗：美女歌妓所唱的靡靡之音，诗犹歌。燕赵地区古时多美女歌妓，故以为代称。

⑦恣：放纵，无节制。弄：赏玩。音徽：音乐与美色。陆机《拟古诗》：“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沉。”

⑧速露坠：比露珠掉落还迅速。疾风飞：比风飞过还快。〔《广文选》“衰”作“哀”。〕

⑨馀生：残生。暮：晚年。〔《乐府诗集》“暮”作“莫”。〕

⑩曲肱（音工）：弯着臂膀。子：男人的美称。《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瓢饮：《论语·雍也》篇：“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诗欲安贫乐道，暗用其意。

⑪讥：讥讽，嘲笑。这两句是说，富者安富，贫者安贫，均出于本性，用不着相互讥刺。〔《广文选》“贫”作“贵”。〕

82 会吟行^①

六引缓清唱，三调伫繁音。^②列筵皆静寂，咸共聆会吟。^③会吟自有初，请从文命敷。^④敷绩壶冀始，刊木至江汜。^⑤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⑥连峰竞千仞，背流各百里。^⑦溉池溉粳稻，轻云暖松杞。^⑧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似。^⑨层台指中天，高墉积崇雉。^⑩飞燕跃广途，鸛首戏清沚。^⑪肆呈窈窕容，路曜嫵媚子。^⑫自来弥世代，贤达不可纪。^⑬勾践善废兴，越叟识行止。^⑭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⑮东方就旅逸，梁鸿去桑梓。^⑯牵缀书土风，辞殚意未已。^⑰

【校注】

①乐府杂曲歌有《会吟行》。方虚谷曰：《文选》不注《会吟行》之义，详考乃是效陆机《吴趋行》。崔豹《古今注》曰：“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今日会吟，非吴会之会，即会稽之会。”今两浙，秦之会稽郡，汉之吴郡也。灵运此诗系模仿陆作，但注入了新内容。诗中歌颂了会稽历代的杰出人物，赞美了故乡的风土人情。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大概作于诗人托病离永嘉郡回故乡会稽郡始宁县以后。〔《艺文类聚》四十二引此诗作《吴会行》。〕

②六引：古代的六种乐曲，通常指箏篴引第一，宫引第二，商引第三，角引第四，徵引第五，羽引第六。三调：古代的三种曲调，大概指清调、平调和瑟调。《乐府诗集》解题引《旧唐书·乐志》云：“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伫：《尔雅》曰“立也”，郭璞注“稽久也”，其义大约跟上句的“缓”相近，都有暂且停止的意思。

③列筵：犹列座，即列坐于筵席上的听众。静寂：默不作声，这里指专心一意地欣赏。〔《艺文类聚》“静寂”作“寂寂”。〕咸共：全都一起。聆：听也。

④文命：大禹之名。《尚书·禹贡》：“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国《尚书传》曰：“敷，陈也。”此句之敷似为陈述、陈说之义，言从大禹治水说起。

⑤敷绩：布土治水的功绩。刊木：砍伐树木。《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孔安国传：“敷，布也。”《禹贡》又曰：“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汜（音四）：由主流分出而又流入主流的河岔。《诗·召南》：“江有汜，之子归。”

⑥列宿：排列于天上的星宿。炳：光明，这里有显示意。负海：背靠着海，指海内陆地。横：实指纵横，这里也有显示之意。地理：《乐府诗集》作地里，疑误。

⑦背流：分流。《上林赋》曰：“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⑧灏（音彪）池：决池放水。〔《乐府诗集》“池”误作“地”。〕《诗经·小雅·白桦》：“灏池北流，浸彼稻田。”毛传：“灏，流貌。”左思《魏都赋》：“时梗概于灏池。”吕延济注：“灏池，谓停水以灌稻也。”轻云：淡薄的云彩。暖（音爱）：暗昧貌，这里有覆蔽滋润意。〔焦本《谢康乐集》“暖”误作“暖”。〕

⑨两京：汉代的东（洛阳）、西（长安）二京。愧佳丽：使佳丽感到羞愧，言两京瑰丽无比。曹子建《赠丁仪诗》：“佳丽殊百城。”三都：蜀、吴、魏三国之都。

⑩层台：层叠而上的高台。墉（音庸）：城墙。《周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尔雅·释诂》：“崇，重也。”王肃《家语注》：“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崇雉：多雉，极言其高。

⑪飞燕：马名。《西京杂记》：“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名飞燕骝。”鸱（音义）：一种能高飞的水鸟。“鸱首”代指船头画有鸱鸟形象的船。《淮南子》：“龙舟鸱首。”沚：水中小沙洲。

⑫肆：本指市场陈物买卖之处，这里转指人车来往的街市。《周礼》：“立市为其肆。”郑玄注：“陈物处也。”窈窕（音咬条上声）容：指女子婀娜多姿的形态。〔《三谢诗》及五臣本《文选》“容”作“客”，

误。】嬬（音胼）娟子：指苗条美丽的女子。阮籍《咏怀诗》：“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倾。”王逸《楚辞注》：“便娟，好貌也。”嬬娟子与便娟子同。【《文选》等“嬬”作“便”。】曜：同耀，因漂亮而耀眼。

⑬弥：满，终。“弥世代”犹言历代，指各朝各代。【六臣本《文选》“世”作“年”。】贤达：以才德闻名的人。

⑭勾践：越国君王，曾兵败会稽，蒙耻事吴，后卧薪尝胆，休养生息，终于灭吴报仇。越叟：疑指越公。《越绝书》载：“子胥战于雋李，阖闾伤焉，军败而还。欲复其仇，师事越公，录其术。”《艺文类聚》“叟”作“王”，疑误。《周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识行止”即用此意。

⑮范蠡：越国谋臣，出江湖事见于《史记》。据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于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名易姓，到齐地营陶致富。梅福：汉臣，事见《汉书》。据载：梅福字子真，九江人，少学长安。至元始中，王莽专政，梅福抛弃妻子，离开九江，传说成了仙人。后来有人在会稽见到他，他已改变姓名作了吴市的门卒。

⑯东方：即东方朔，楚国人。曾在吴中为书师，武帝时拜为郎，至宣帝初弃郎而去，以避乱政。据《列仙传》记载，他也成了仙人，后来有人看见他在会稽卖药。就旅逸：选择放纵飘逸的游客生涯。梁鸿：东汉贤者。范曄《后汉书》载：梁鸿字伯鸾，扶风人。东出关，遂至吴，居虎下，为人赁舂。伯通异之，乃舍之家。鸿著书十余篇。桑梓：语出《诗经·小雅》“惟桑与梓，必恭敬止”，言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的，对它一定要表示敬意，后人遂用桑梓代指故乡。

⑰牵缀：连缀，这里指连缀词句以作诗文。土风：当地的风情故事。《左传》：“晋侯曰：钟仪乐操土风，不忘本也。”殫（音丹）：穷尽。已：止，完结。

83 折杨柳行^① 二首

郁郁河边柳，青青野田草。^②合我故乡客，将适万里

道。^③妻妾牵衣袂，拭泪沾怀抱。^④还拊幼童子，顾托兄与嫂。^⑤辞诀未及终，严驾一何早。^⑥负笻引文舟，饥渴常不饱。^⑦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⑧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有《折杨柳行》。此诗写与家人离别，情思深切，凄婉感人。然下首嗟怨命运多舛，与此不相连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云：“原二首。按第一首‘郁郁河边树’乃魏文帝词，今删。”顾绍柏《校注》亦云：“考灵运乐府，无类似内容和格调者，而曹丕诗多有之。故‘郁郁河边柳’一首不作为灵运诗收录。”此为求全免失，仍依《乐府诗集》、《诗纪》、《全宋诗》和黄节注本等收存以备考。

②郁郁：茂盛貌。此套用《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句。【《乐府诗集》及《全宋诗》“柳”作“树”，疑误。】

③合：和，结伴同行。【《诗纪》“合”作“舍”，黄节注本从之，亦通。】适：往，走上。

④袂（音妹）：衣袖。拭（音穗）：擦拭。【《乐府诗集》“拭”作“收”。】

⑤拊：安抚，慰勉。《左传》宣公十二年：“（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杜预注：“拊，抚，慰勉之。”

⑥严驾：本指车马装备停当，但从下文来看，这里似走水路，指的是船桨准备就绪。曹植《杂诗》：“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一何：多么，为何这么。

⑦笻（音昨）：竹篾拧成的绳索。字本作箠。《释名》：“引舟者曰箠。箠，作也，作，起也，起舟使行动也。”《说文》：“箠，笻也。”“笻，竹索也。”文舟：彩绘花纹的船。

⑧咨嗟：感叹词。

骖肩出穴风，挥霍见日雪。^⑨飏飏无久摇，皎皎几时洁。^⑩未觉泮春冰，已复谢秋节。^⑪空对尺素迁，独视

寸阴灭。^⑫否桑未易系，泰茅难重拔。^⑬桑茅迭生运，
语默寄前哲。^⑭

【校注】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①骚屑：刮风发出的响声。刘向《九叹》：“风骚屑以摇木兮。”出穴风：指洞穴中吹出的阴风。宋玉《风赋》：“空穴来风。”挥霍：陆机《文赋》“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李善注：“挥霍，疾貌。”又《感时赋》：“坠零雪之挥霍。”张平子《西京赋》：“跳丸剑之挥霍。”李善注：“谓丸剑之形。”综观所用，“挥霍”大概是因变幻急速而形貌不定的样子。“挥霍见日雪”指阳光照射下的雪会很快消融。

⑩飐飐（音搜）：风声。皎皎（音狡狡）：洁白、明亮。

⑪泮：溶解，消散。《诗·邶风》：“迨冰未泮。”谢：逝去，结束。

⑫尺素：“尺表”之误，指测日计时的一种柱状仪器。“尺表”与下句的“寸阴”互文见义，都是指柱表投下的阴影，又都转指时光。迁：移动。灭：消失。

⑬否桑：指否卦。《易·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泰茅：指泰卦。《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否、泰二卦为吉卦，诗言难以遇到，嗟怨自己命运不好。

⑭桑茅：即“否桑”“泰茅”的省称，也是指否卦和泰卦。〔《乐府诗集》“桑茅”作“桑芒”，误。〕迭生运：运气时好时坏，交替变化。语默：有时说话，有时沉默。《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陶潜诗：“时有语默，运因隆窞。”此诗即用其意。

84 缓歌行^①

飞客结灵友，凌空萃丹丘。^②习习和风起，采采彤云浮。^③娥皇发湘浦，宵明出河洲。^④宛宛连螭轡，裔裔振龙旒。^⑤

【校注】

①乐府杂曲歌辞有《缓歌行》，郭茂倩认为出自晋陆机《前缓声歌》。此诗仿陆而作，内容也是描写神仙生活。但意犹未尽，疑有阙文。

②飞客：能腾云驾雾飞翔之仙人，也叫羽客、羽人。灵：神灵。凌空：在空中飘行。萃（音翠）：聚会。丹丘：仙山名，相传该山昼夜有光而长明。《楚辞》：“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此句言神仙相邀结伴飞临丹丘聚会。

③习习：和畅舒适。《诗·邶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采采：色彩艳丽。《诗·曹风》：“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彤（音同）云：红色彩云。浮：飘浮。〔“浮”《诗纪》云“一作流”。〕

④娥皇：舜妃名。《博物志》：“舜二妃，娥皇、女英，为湘水神。”宵明：草名。《拾遗记》：“宣帝地节元年，背明之国来贡其方物。有宵明草，夜视如列烛，昼则无光。”郭璞《宵明烛光赞》：“水有佳人，宵明烛光。流耀河涓，禀此奇祥。维舜二女，别处一方。”盖诗之所本。〔逯本据《乐府诗集》“宵”作“霄”，疑误。今从《艺文类聚》及焦本《谢康乐集》。〕

⑤宛宛：同婉婉，龙行时屈时伸的样子。《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王逸注：“婉婉，飞貌。”螭：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常替神仙驾车出行。轡：牵龙驾车的缰绳。裔裔（音异异）：旌旗迎风飘荡的样子。龙旒（音流）：画有龙形的旗帜和飘带。〔“旒”《诗纪》云“一作旒”。〕

85 相逢行^① 五章

行行即长道，道长息班草。^②邂逅赏心人，与我倾怀抱。^③夷世信难值，忧来伤人，平生不可保。^④

阳华与春渥，阴柯长秋槁。^⑤心慨荣去速，情苦忧来早。^⑥日华难久居，忧来伤人，谆谆亦至老。^⑦

亲党近恤庇，昵君常不好。^⑧九族悲素轂，三良怨黄鸟。^⑨迹朱白即頽，忧来伤人，近缟洁必造。^⑩

水流理就湿，火炎同归燥。^①赏契少能谐，断金斯可宝。^②千计莫适从，忧来伤人，万端信纷纭。^③
巢林宜择木，结友使心晓。^④心晓形迹略，略迹谁能了。^⑤相逢既若旧，忧来伤人，片言代兰茝。^⑥

【校注】

①《相逢行》为乐府相和歌清调曲牌。此诗郭茂倩《乐府诗集》署为谢惠连作，而《艺文类聚》署为谢灵运作，《诗纪》、焦本《谢康乐集》、《百三家集》亦皆收为谢灵运诗，今从之。诗言路遇友人，相谈倾心，共同发泄对时世的忧愤不满。〔此诗黄节注本在每章后分别标出“一解”、“二解”至“五解”，大概《乐府诗集》原本有之。“解”是诗歌或乐曲的章节。《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伦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又引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解之类也。”此诗原标五解，亦即五章、五段之意。〕

②行行：走了又走，不停地走。《古诗十九首》之一：“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即长道：犹言踏上遥远的征途。道长：道路漫长。〔《艺文类聚》“道长”作“长道”。〕息班草：铺开草荆在上面休息。《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杜预注：“班，布也，布荆坐地。”《后汉书·逸民传》：“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皆与诗意同。

③邂逅（音谢后）：不期而遇。赏心人：能使对方开心的人，知心朋友。倾怀抱：倾诉内心的苦闷。

④夷世：太平盛世。信：确实。值：当，相逢。忧来伤人：该诗吟唱时规定插入的衬句，在每章的第五与第六句之间，起烘托全诗主题的作用，跟前后句语义不必相连，串讲句意时应该将其抽出。〔《艺文类聚》无“忧来伤人”四字。〕平生：指自己的一生。〔《艺文类聚》“平生”作“浮生”。〕

⑤阳华：向阳的花朵。与春溼：助成了春天的滋润。阴柯：背阳的

枝条。长秋稿：加重了秋天的枯黄。

⑥慨：叹惜。荣：指显达荣耀的日子。

⑦日华：太阳的光辉。此代指时光、光阴。淳淳：衰老迟钝的样子。《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且年未盈五十，而淳淳焉如八九十者。”

⑧亲党：依附奸党。恤（音序）庇：关照庇护。昵君：亲近君王。常不好：往往没有好结果。〔《乐府诗集》“常不好”作“不常好”。〕

⑨九族：旧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共为九族。一说自高祖至玄孙为九族。素霰（音线）：白色雪粒。“霰”是白色固体颗粒状降水物，着地时往往反跳，容易破碎。《诗·小雅·鸛弁》：“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诗序》以为刺周幽王“暴戾无亲，不能宴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此诗盖用其意。三良：子车氏三子，名奄息、仲行、针虎，是秦国的三位良臣，但都被迫殉秦穆公而死。黄鸟：《诗经·秦风》有此篇名，其《序》曰：“《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

⑩迺朱：接近红色。〔《乐府诗集》“朱”误作“来”。〕赭（音称）：赤红色。缟（音搞）：本义为白绢，引申指白色。〔《乐府诗集》误“缟”作“缟”。〕造：到来，指变成洁白。

⑪就湿：趋向低洼潮湿之地。炎：燃烧。归燥：朝向高敞干燥之处。

⑫赏契：对验契约。“赏”通“当”，对当、对验。谐：和谐一致。断金：喻指深厚坚固的友谊，语出《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斯可宝：这才值得看重。〔各本“斯”作“断”，此依中华点校本《乐府诗集》校记改。〕这两句的大意是，靠誓言契约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深情厚谊才是最重要的。

⑬莫适从：无所适从，不知道按哪一种办好。信：确实。纷绕：多而杂乱。〔这两句之间逯本依《乐府诗集》无“忧来伤人”四字，而引《诗纪》云“当有‘忧来伤人’四字”。〕

⑭巢林：鸟儿在林中筑巢。晓：明白，理解。

⑮略：疆界，距离。略迹：距离太近。了：义同晓。此句言心灵的沟通不一定形影不离，外表的过于亲密反倒难以了解内心。

⑯苴：原字作紵，指用苴麻织成的布，白而细疏，与缟相似。缟：

白绢，蚕丝织成，比苎高级。“苎绢”在这里代指礼物。

86 日出东南隅行^①

柏梁冠南山，桂宫耀北泉。^②晨风拂檐幌，朝日照闺轩。^③美人卧屏席，怀兰秀瑶璠。^④皎洁秋松气，淑德春景暄。^⑤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有《日出东南隅行》，盖出古辞《陌上桑》，为应时咏景之作。诗仅八句，疑有阙文。大意是用美人自喻，赞赏自己的高洁品行。

②柏梁：台名，建于汉武帝元鼎二年春。冠南山：像戴帽子一样雄踞于南山之上。李善《西都赋》注：“殿居山上，故曰冠云。”桂宫：宫名，武帝太初四年建，在未央宫北。班固《西都赋》：“自未央而连桂宫。”又：“其阴则冠以九峻，陪以甘泉。”北泉即此甘泉。耀：桂宫倒影，泉水闪耀，交相辉映。

③檐幌（音揜恍）：帷幔，窗帘、床帐之类。闺轩：门窗栏杆之类。

④屏席：内室床席。怀兰：佩戴兰草。陶潜《感士不遇赋》：“虽怀琬而佩兰，徒芳洁而谁亮。”瑶璠（音烦）：美玉。陆机诗：“琼佩结瑶璠。”

⑤皎洁：洁白明亮。淑德：贤良之德。景：日光。暄：温暖。这两句是说美人的气质如秋天的松柏一样高洁，而性情则像春天的阳光一般温暖。

87 苦寒行^① 二首

岁岁曾冰合，纷纷散雪落。^②浮阳减清晖，寒禽叫悲壑。^③饥爨烟不兴，渴汲水枯竭。^④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清调曲有《苦寒行》。《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此诗意旨也在于悲世乱、诉征苦。《乐府诗集》原只收第一首，第二首见于《初学记七》所引，逯本、顾本皆据以收载。但意犹未尽，疑有脱文。

②岁岁：顾绍柏认为当作“峨峨”，形近而误。曾：通“层”。散：通“霰”（音献），颗粒状的雪。这两句似化用《楚辞·招魂》“增（层）冰峨峨，飞雪千里些”之意。〔《全宋诗》“曾”作“层”，“散”作“霰”。《乐府诗集》“合”作“食”。〕

③浮阳：在云海中漂行的太阳。减清晖：减弱了太阳的光亮。〔《乐府诗集》“减”作“灭”。〕

④禽：鸟。壑（音喝）：山谷。爨（音篡）：炊煮。汲：打水。涸（音河）：干枯。

樵苏无夙饮，凿冰煮早餐。^⑤悲矣采薇唱，苦哉有余酸。^⑥

【校注】

⑤樵苏：砍柴为樵，取草为苏。夙饮：义同下句“早餐”。顾绍柏认为“夙饮”乃“宿饱”之误，指晚上吃得太饱，第二天早晨还不感到饿。《史记·淮阴侯传》：“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大概是其所本。

⑥采薇：《诗经·小雅》篇名。《采薇》乃戍役之诗，言士卒悲苦，所谓“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与此诗意同，故唱以抒怀。

88 豫章行^①

短生旅长世，恒觉白日欹^②。览镜睨颓容，华颜岂久期。^③苟无回戈术，坐观落岷岷。^④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清调曲有《豫章行》。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此诗伤感人生短暂，情绪颓废，大概是灵运政治上失意时所作。疑有阙脱。

②旅：寄居。句意本古诗“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言生命有限而时世漫长。〔《乐苑》“旅”作“於”，疑误。〕恒觉：常常感觉到。欹（音欺）：倾斜。“白日欹”即太阳快要落山，喻指生命快到终年。

③睨（音逆）：斜视。颓容：衰老憔悴的容颜。华颜：青春时鲜亮健康的颜色。期：待，停留。

④苟：如果。回戈术：能使时间倒流的本事。《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挥之，日为之反三舍。”崦嵫：太阳落下的地方。《山海经》：“鸟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下有虞泉，日所入处。”“坐观”句言只好眼睁睁看着时光流逝。

89 泰山吟^①

岱宗秀维岳，崔嵬刺云天。^② 岈嵒既险巖，触石辄芊绵。^③ 登封瘞崇坛，降禪藏肃然。^④ 石间何旛藹，明堂秘灵篇。^⑤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楚调曲有《泰山吟》。《乐府解题》云：“泰山吟，言人死精魄归于泰山，亦薤露蒿里之类也。”然康乐此诗似不为葬歌，吟咏泰山形貌及封禪之事而已。左思《齐都赋》注云：“东武、泰山，皆齐之土风，弦歌讴吟之曲名也。”

②岱（音代）宗：即泰山。〔《岱史》引“岱”作“泰”。〕维：虚词，无义。岳：高大。崔嵬（音卒）：山峰高而险。〔《诗纪》“崔嵬”作“崔萃”，《初学记》作“摧卒”。〕此句袭用《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

③崖岨（音坐饿）：山石高峻貌。既：又，表并列关系。险巖（音西）：险要高峻貌。〔《初学记》“巖”作“巖（音眼）”。〕触石：指云在石峰间缭绕。《公羊传》：“泰山之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辄：《谷梁传》昭公二十年：“辄者何也？曰：两足不能相过。”韩愈《归彭城》：“乘间辄骑马，茫茫诣空陂。”此言云骑罩在石峰之上。芊绵：蒙胧看不清楚的样子。〔《俗史》作“迁绵”，《乐府诗集》作“千眠”，音义同。〕《楚辞·九怀》：“远望兮千眠。”王逸注：“遥视暗未明也。”

④瘞（音亦）：埋藏祭品。崇坛：高台。《史记·封禅书》正义曰：“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肃然：即泰山下之小山名。

⑤石间：山名，在泰山下南方。晻蔼（音暗矮）：丛林荫蔽、云雾缭绕的样子。《离骚》：“扬云霓之晻蔼兮。”明堂：古代帝王用来进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为了方便封禅祭祀，泰山脚下也建有明堂。《汉书·武帝本纪》：“天汉三年春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又：“元封元年，上还，登封泰山，降坐明堂。”皆是。秘灵篇：藏有祭祀天地鬼神的文书。《汉书·郊祀志》：“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即此类。

90 董逃行^①

春虹散彩银河。^②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清调曲有《董逃行》。题解引《乐府解题》云：“古词云：‘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险大难。’言五岳之上，皆以黄金为宫阙，而多灵兽仙草，可以求长生不死之术，陵天神拥护以寿考也。若陆机‘和风习习薄林’，谢灵运‘春虹散彩银河’，但言节物芳华，可及时行乐，无使徂龄坐徙而已。”顾本据此收录。可惜仅存一句。

②乐府古辞《董逃歌》原为长短句，晋傅玄、陆机作成六字句，谢

诗仿陆机而作，故也为六字句。

【附】陆机《董逃行》：和风习习薄林，柔条布叶垂阴。鸣鸠拂羽相寻，仓鸛啾啾弄音，感时悼逝伤心。日月相迫周旋，万里倏忽几年，人皆冉冉西迁。盛时一往不还，慷慨乖念凄然。昔为少年无忧，常怪秉烛夜游，翩翩宵征何求，于今知此有由。但为老去年道，盛固有衰不疑。长夜冥冥无期，何不驱驰及时。聊乐永日自怡，賫此遗情何之。人生居世为安，岂若及时为欢。世道多故万端，忧虑纷错交颜，老行及之长叹。（据《乐府诗集》卷三四）

91 燕歌行^①

孟冬初寒节气成，悲风入闺霜依庭。^②秋蝉噪柳燕栖楹，念君行役怨边城。^③君何崎岖久徂征，岂无膏沐感鸛鸣。^④对君不乐泪沾缨，辟窗开幌弄秦筝。^⑤调弦促柱多哀声，遥夜明月鉴帷屏。^⑥谁知河汉浅且清，展转思服悲明星。^⑦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平调曲有《燕歌行》。《乐府解题》曰：“燕，地名。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本篇也是写女子怀念到燕地边塞戍役的丈夫的。古燕（音烟）地在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一带。〔《乐府诗集》还收有“四时推迁迅不停”一首，也题名谢灵运，但《艺文类聚》卷四二题名谢惠连作，《诗纪》等皆从《艺文类聚》，故今传各本谢灵运诗都只收一首《燕歌行》，此从众。〕

②孟冬：初冬。悲风：容易引起人悲伤情绪的寒风。闺：古代女子住的内室。

③噪柳：在柳树上喧叫。栖楹（音盈）：在屋柱上筑巢准备过冬。古诗：“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玄鸟即燕，诗意正与此同。〔《诗纪》等“栖”作“辞”，此从《乐府诗集》作“栖”。〕

④崎岖：本指道路高低不平，此喻命运艰难不顺。徂征：前往边塞

从军。〔影宋本《乐府诗集》“徂”误作“祖”。〕膏沐：油脂粉等古代女子美容品。鹳（音灌）：鹳雀，一种水鸟。此句言虽有脂粉却因思念丈夫而无心打扮。《诗经·卫风·伯兮》：“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又《邶风·东山》：“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即此两句诗之所本。

⑤对君：疑是“思君”之误。魏文帝《燕歌行》曰：“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此诗拟之，故知是思君之误。再者，其君已往边塞戍役，两人如何能够相对？改为思君方合情理。纓：彩带。辟：开。幌（音恍）：帷幔，窗帘。弄：谈拨。秦箏：一种形状像瑟的弦乐器。

⑥促：旋紧。柱：乐器上系弦的小木。古诗：“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遥夜：晴朗高远的夜空。鉴：照。维屏：帐幕和屏风。

⑦河汉：银河。此用古诗“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意，喻指夫妻不得团聚。展转思服：因思念萦绕而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诗·周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郑玄笺：“展转，反侧也。輶隶变作展。”毛亨传：“服，思之也。”悲明星：空对明星而生悲愁。似亦与《诗·郑风》“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所写男女情爱有关。“明星”指启明星，早晨出现于东方。

92 上留田行^① 五章

薄游出彼东道，上留田。^②薄游出彼东道，上留田。
 循听一何杳杳，^③上留田。澄川一何皎皎，^④上留田。
 悠哉逖矣征夫，^⑤上留田。悠哉逖矣征夫，上留田。
 两服上阪电逝，^⑥上留田。舫舟下游飘驱，^⑦上留田。
 此别既久无适，^⑧上留田。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
 寸心系在万里，上留田。尺素遵此千夕，^⑨上留田。
 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素
 雪纷纷鹤委，^⑩上留田。清风飘飘入袖，上留田。

岁云暮矣增忧，^①上留田。岁云暮矣增忧，上留田。

诚知运来讵抑，^②上留田。熟视年往莫留，^③上留田。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有《上留田行》。崔豹《古今注》：“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风（讽）其兄，故曰《上留田》曲。”谢灵运此诗内容不同于古辞，写征人思归，心绪悲愁。

②薄：发语词，无实义。上留田：每句歌词后缀以“上留田”三字，纯为乐律上的节拍衬字，无实义。

③循听：不详何意，疑有错误。如与下句内容相对，此处应是指山峰。一何：多么。矗矗（音触触）：高峻的样子。

④澄川：清澈的河水。皎皎：洁净明亮。

⑤逖（音替）：与“悠”同义，都是远的意思。语本《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广文选》“逖”作“疡”。下句同。〕征夫：出门远行的人。

⑥两服：驾车时处在中央夹辕而行的两匹马。上阪：沿坡而上，此泛指陆行。电逝：如闪电般掠过。〔“电逝”《乐府诗集》作“电游”，《广文选》作“雷游”，《诗纪》校“《汇》作雷逝”。此从《百三家集》校“《汇》作电逝”。〕

⑦舫舟：并两船而成的大船。下游：顺水而下漂行，指水路。飙驱：如狂风般奔驰。电逝、飙驱皆极言速度之快。

⑧适：往，这里往的方向是家，故有归义。“无适”指不能回家。

⑨尺素：当为“尺表”之误，指测日影计时间的仪器。〔《广文选》“尺素”作“尺远”，亦误。〕遵：沿路而行，此指度过。千夕：千日。这句是说在外度过了很长时间。

⑩素雪：白雪。鹤委：如鹤鸟白羽下落。《文选·舞鹤赋》注：鹤“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污。”因以喻素雪。

⑪岁云暮矣：快要到年终了。云：语助词，无义。暮：太阳落山时，引申指时间之晚之终。〔《广文选》无“岁云”二句。〕

⑫运来：指时光运行而来。诘抑：怎能制止得了。

⑬熟视：仔细看。此句指干瞪眼看着一年又过去了而无法留住。

93 鞠歌行^①

德不孤兮必有邻，唱和之契冥相因。^②譬如虬虎兮来风云，亦如形声影响陈。^③心欣赏兮岁易沦，隐玉藏彩畴识真。^④叔牙显，夷吾亲。^⑤郢既殁，匠寝斤。^⑥览古籍，信伊人，永言知己感良辰。^⑦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平调曲有《鞠歌行》。“鞠”是一种皮球，用熟牛皮为外壳，内塞以杂物而成。“鞠歌”就是玩这种踢皮球游戏时所唱的歌。灵运此诗乃仿陆机而作，已与踢皮球无关，旨在感叹怀才不遇，知己难得，大概有怀念他的好友庐陵王的意思。

②语本《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契：默契，相合。冥：暗地里，冥冥中。

③虬（音求）：有角的小龙。《易》：“云从龙，风从虎。”故曰虬虎来风云。《维摩经·十譬赞》：“影响顺形声，资物故生理。”影随形，响伴声，故曰形声影响陈。

④沦：淹没，逝去。隐玉：指卞和献玉事。史传卞和得玉璞，以献怀王，王以为欺谩，斩其一足。怀王死，和复献平王，又以为欺，斩其另一足。平王死，和抱玉而哭，涕尽继之以血，荆王使剖之，果有玉，乃封和为陵阳侯，辞不受。畴：谁。

⑤《史记·管宴列传》载：管仲少时曾与鲍叔牙交好，鲍叔知道管仲很有才能。后来，管仲射伤齐桓公，辅佐公子纠失败而被齐桓公囚禁，但由于鲍叔的极力保荐，管仲得以在齐国任政，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鲍叔也因此得到齐桓公的信赖和亲近。

⑥郢（音影）：指楚人。殁：死。寝：收藏。郢死藏斤之事见《庄子》。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谓从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蝇翼，

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垤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也。”

⑦览：阅读。伊人：那些古人。永言：歌唱。“永”通“咏”。良辰：美好的时光。

94 顺东西门行^①

出西门，眺云间，挥斤扶木坠虞泉。^②信道人，鉴徂川，思乐暂舍暂不旋。^③闵九九，伤牛山，宿心载违徒昔言。^④竞落运，务颓年，招命偕好相追牵。^⑤酌芳醑，奏繁弦，惜寸阴，情固然。^⑥

【校注】

①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有《顺东西门行》。《乐府解题》曰：“为伤时顾阴而作。”此诗亦言时光易逝，需及时行乐，表现出颓废消极的情绪。

②挥斤：挥动斧头。扶木：又叫若木，青叶赤华，传说为太阳休息的地方。虞泉：地名，传说是太阳落山处。此句袭用《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③道人：方术之士，追求长生不老。鉴：借鉴，对照。徂川：流水不止的江河。暂舍：暂时停止。旋：回头。此句暗用《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及陆机诗：“思乐乐难诱，曰归归未克。”言时光挽留不住，人生长命难得。

④闵九九：担忧阳九阴九之灾。“闵”通“悯”。《汉书·律历志》：“元岁之闰，阴阳灾。”《三统闰法》：“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阴九。”伤牛山：为人的生命短而悲伤。《晏子春秋》：“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生此国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宿心载违：违背本来的心愿。嵇康诗：“内负宿心，外恶良朋。”徒：空，落空，放弃。

⑤竞落运，务颓年：意谓要在命运衰落、年寿颓丧的时候赶紧享受。侪好：同伴好友。相追牵：互相联络追随。

⑥酌芳醑（音姑），奏繁弦：饮香醇之酒，奏细靡之乐。《文选·琴赋》注：繁缛：声之细也。惜：爱惜，不浪费。寸阴：很短的一段时间。《晋书·陶侃传》：“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情固然：情理本该如此。

诗四 存目及疑重

1 愁霖^① 序

示从兄宣远。^②

【校注】

①《文选》卷二五谢瞻《答灵运》诗“忽获《愁霖》唱”李善注：“灵运《愁霖》诗序云：‘示从兄宣远。’”原诗已佚，顾绍柏《校注》据此收录存目。霖：连续下三天以上的大雨。此诗大概作于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为大雨发愁，写诗寄给从兄抒发自己的烦闷。

②从兄：同祖堂兄。指谢瞻。宣远：谢瞻的字。当时谢瞻在安成任安成相。

【附】谢瞻《答灵运》诗：夕霁风气凉，闲房有余清。开轩灭华烛，月露皓已盈。独夜无物役，寝者亦云宁。忽获《愁霖》唱，怀劳奏所成。叹彼行旅艰，深兹眷言情。伊余虽寡慰，殷忧暂为轻。牵率洲嘉藻，长揖愧吾生。

2 白云曲^①

【校注】

①《乾隆温州府志》卷二三云：“谢客岩，旧志在积谷山飞霞洞口。谢灵运尝书《白云曲》、《春草吟》于崖上。（今）多湮没，惟‘谢客岩’三字尚存。”二诗已佚，顾绍柏《校注》据此收录存目，并推测二诗当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春，当时谢灵运在永嘉郡任太守。

3 春草吟^①

【校注】

①见《白云曲》注释①。

4 连句^①

【校注】

①《水经注·浙江水》云：“若耶溪……溪之下孤潭周数亩，甚清深，有孤石临潭。乘崖俯视，猿狖惊心，寒木被潭，森沉骇观。上有一栌树，谢灵运与从弟惠连常游之，作《连句》，题刻树侧。”《连句》诗已佚，顾绍柏《校注》据此收录存目，并推测该诗大概写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至元嘉二年（公元425年）间，其时谢惠连的父亲谢方明任会稽郡太守，谢灵运前往拜访，得见惠连，大加赏识，从此结为知交好友。

5 楠溪^①

澹潏结寒波，檀栾秀霜质。洞合水屡迷，林回岩愈密。

【校注】

①《楠溪》诗见录于焦本《谢康乐集》和《百三家集》。考同集所收《登永嘉绿嶂山》诗中有“澹潏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迴岩愈密”四句，与此只有数字之异，因疑《楠溪》实际上只是《登永嘉绿嶂山》诗中的数句，大概是从《太平寰宇记》卷九九中录出而与《登永嘉绿嶂山》同时收录，故成两诗。今暂定为重收，附此以供进一

步研究。

6 泉山^①

清旦索幽异，方舟越垌郊。石室穿林陬，飞泉发树梢。

【校注】

①《泉山》诗见录于焦本《谢康乐集》和《百三家集》。考同集所收《石室山》诗第一、二句为“清旦索幽异，方舟越垌郊”，第五、六句为“石室冠林陬，飞泉发山椒”，与此四句只有数字之异，因疑《泉山》实即《石室山》。《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泉山”条引此四句，焦本《谢康乐集》和《百三家集》盖据此另立篇目而与《石室山》同时收录，故成两诗。今暂定为重收，附此以供进一步研究。

7 大林峰^①

积峡忽有起，平涂俄已绝。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辙。

【校注】

①《一统志》：“大林峰在德化县西南六十里。”盖即刘宋时江州寻阳郡湓口城之西南。此诗见录于焦本《谢康乐集》和《百三家集》，但与同时收录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一诗雷同，只是少了最后两句，用字稍有差异。（本集据顾本所收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比焦本、百三家集本更全，共十二句，其中也包含《大林峰》所收的四句。）估计谢康乐赴临川时确曾作过《大林峰》诗（焦注云此诗“见《天池集》”），但早已亡佚，后人误以《登庐山绝顶望诸峤》中的部分诗句当之。故其题为真，而题下的诗句则疑与《登庐山绝顶望诸峤》重，今并录附此，供进一步研究确定。

8 净土咏^①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颓言安可寄，乘化必晨征。

【校注】

①此诗见录于《全宋诗》及黄节本。逯校本、顾本均无此诗。但张溥《谢康乐集》、《全宋文》收有《无量寿佛颂》，顾本文类亦有《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字句皆与此《净土咏》诗同，知为同篇而或入诗，或入文，故而重收。本集入文类，故此疑重。

9 衡山诗^①

岩下一老翁，四五年少者。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可别。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

【校注】

①此诗见录于《初学记》卷五、《诗纪》卷四八及逯校本等。顾本文类，题为《衡山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并注云：“《初学记》卷五归入诗，题作《衡山诗》；卷二三归入赞，题作《岩下一老翁□五少年赞》，脱‘四’字。卷五《衡山诗》首二句云：‘岩下一老翁，四五年少者。’卷二三无此二句，盖‘岩下’十字本为题，卷五误入正文，‘诗’为衍文，‘岩下’后脱一‘见’字，‘者’盖为‘赞’字之误。此题从焦本。”张本《百三》及《全宋文》亦收为文，题作《岩下一老翁四五少年赞》，无“衡山”二字。本集依顾本文类，故此疑重。

下编 文集

文一 赋

1 撰征赋^① 并序

盖闻昏明殊位，贞晦异道，虽景度回革，乱多治寡，是故升平难于恒运，剥丧易以横流。^②皇晋鼎移河汾，来迁吴楚，数历九世，年逾十纪，西秦无一援之望，东周有三辱之愤，可谓积祸缠蚌，固以久矣。^③况乃陵莹幽黯，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弥远。^④庆灵将升，时来不爽，相国宋公，得一居贞，回乾运轴，内匡寰表，外清遐陬。^⑤每以区宇未统，侧席盈虑。^⑥值天祚攸兴，昧弱授机，龟筮元谋，符瑞景征。^⑦于是仰祇俯协，顺天从兆，兴止戈之师，躬暂劳之讨。^⑧以义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军，治兵于京畿，次师于汧上。^⑨云檣千艘，雷輜万乘，羽骑盈涂，飞旌蔽日。^⑩别命群帅，海谟惠策，法奇于《三略》，义秘于《六韬》。^⑪所以钩棘未曜，殒前禽于金墉；威弧始毅，走钺隼于滑台。^⑫曾不逾月，二方献捷。^⑬宏功懋德，独绝古今。^⑭天子感东山之劬劳，庆格天之光大，明发兴于鉴寐，使臣遵于原隰。^⑮余摄官承乏，谬充殊役，《皇华》愧于先《雅》，靡盬顿于征人。^⑯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⑰涂经九守，路逾千里，沿江乱淮，溯薄泗沔，详观城邑，周览丘坟，眷言古迹，其怀已多。^⑱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勋由仁积。^⑲年月多历，市朝已改，永为

洪业，缠怀清历。^②于是采访故老，寻履往迹，而远感深慨，痛心殒涕。遂写集闻见，作赋《撰征》，俾事运迁谢，托此不朽。^③其词曰：

【校注】

①此篇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谢灵运传》所收为底本，而以众本复校。所称“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等皆是转引中华本原校勘记。焦本《谢康乐集》题作《征赋》，无“撰”字。《撰征赋》作于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春。据《宋书》本传及《武帝纪》，刘裕于义熙十二年率大军从建康出发，九月驻守彭城，十月发兵洛阳，围金墉，修复晋五陵。十三年正月，刘裕又亲率水军离彭城北伐，三月抵洛阳。这期间，谢灵运“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大约是十二年十一月离京，同月底或十二月初抵彭城，刘裕出征时，谢灵运还在彭城，故作《撰征赋》为刘裕送行。《撰征赋》体现了作者要求国土统一的思想，对刘裕收复失土、匡扶晋室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

②昏明、贞晦：“贞”“明”都是光明义，喻指贤君盛世；“昏”“晦”都是昏暗义，喻指昏君乱世。景度回革：指时光变迁，朝代更替。“景”即日光。剥丧：指国家分裂、疆土沦丧。

③鼎移河汾：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焦本《谢康乐集》阙“鼎移”二字，此依中华本校记“一本作‘鼎移’二字”补。【《宋文纪》卷十和《百三家集》“鼎移”作“受命”。】“鼎移河汾”连下句“来迁吴楚”，是指晋朝丢掉半壁江山，将政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以南的吴楚地区，也就是西晋灭亡而建立了偏安江南的东晋。东晋从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至安帝义熙十三年，已历经九代君王共一百零一年，故下文说“数历九世，年逾十纪”。【可谓：《宋文纪》卷十、《百三家集》作“可为”，“为”通“谓”。】缠衅（音信）：与“积祸”义近。“缠”有重叠之义，“衅”指忧患。固：本来。以：通“已”。

④陵茔（音营）：帝王的墓地。幽翳（音易）：草木荫蔽。莫遂：无法实现。推薄：推移。“薄”通“迫”，逼近。弥远：更深。这句是说当时晋室的祖坟所在地洛阳尚在后秦占领之下，年久失修，早成草莽，子

孙无法祭祀孝敬，所以晋帝的心情非常沉痛。

⑤庆灵：犹“庆云”，指福气、祥瑞。不爽：不会错，肯定如此。相国、宋公：指刘裕。得一居贞：大意是品德纯一、忠正贤明。回乾运轴：意犹改天换地、扭转乾坤。寰表：指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遐陬（音霞邹）：指境外或边远的土地。

⑥区宇：国家，天下。侧席：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盈虑：忧虑重重，满怀心思。

⑦值：遇上。祚（音坐）：福气。【《全宋文》“祚”作“祚”，误。】攸：用同“所”，语助词，无实义。【《宋文纪》卷十“攸”误作“悠”。】元谋：善谋。景征：吉祥的征兆。

⑧祗（音知）：通“适”，合也。“仰祗俯协”犹言上下和合，同心一意。止戈之师：反抗侵略战争的正义之师。躬暂劳之讨：指刘裕亲自承受征战的劳苦。

⑨戒：通“诫”，训告，诫教。九伐：本指制裁诸侯违犯王命行为的九种办法，这里似指列举敌人罪状的战斗宣言。《三国志·魏·钟会传》：“方国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其“九伐”用意与此同，盖皆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京畿（音机）：《艺文类聚》作“京甸”，义同，皆指国都所在地及其行政官署所管辖的郊外地区。次师：军队临时驻扎。汴（音变）：古水名，自河南开封东流至商丘市北，下接获水。《艺文类聚》作“汴”。按“汴”“汴”原本为二水，晋以后汴被看作汴的下游，统称汴水，汴名才废弃不用。

⑩云橦：中华本原作“灵橦”，此从《宋文纪》作“云橦”。“云橦”指帆杆高耸入云或帆布上彩绘云霓等以为装饰，这里代指帆船。雷輶：装载重物行走时响声如雷的大车。羽骑：像长了翅膀一样奔驰迅速的快马。盈涂：充满道路。“涂”通“途”。【原本“涂”作“途”。】飞旌（音京）：随车马奔驰而在空中飘扬的各种旗帜。

⑪别：分派，调遣。海漠惠策：教给众将善谋良策。于：比。三略：古代兵书名，相传为下邳神人黄石公所作，黄石公大概是秦汉间隐

士，曾授张良兵书，即此《三略》。六韬：古代兵书名，相传为西周姜子牙所作，实为后人托名而撰。

⑫钩棘：泛指戈矛戟刀等兵器。“棘”通“戟”。未曜：尚未显露光辉，指戈矛等兵器还没有伸出。殒（音允）：死亡，消灭。前禽：飞（跑）在最前面的鸟（兽），喻指敌人的先锋部队。弧：泛指弓箭类武器。始靦（音够）：刚刚发射。走：赶跑，使…败逃。铍隼（音飒损）：长着铁钩似爪子的凶猛鸟类，喻指敌人的精锐部队。金墉、滑台：都是古城邑名。前者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后者在今河南滑县东，二城当时为后秦侵占，刘裕于义熙十二年九、十月间派兵收复。

⑬逾：超过。二方献捷：指金墉、滑台二地打了胜仗前来报捷。

⑭懋（音貌）：通“茂”，盛大。

⑮东山：《诗经·豳风》篇名，诗序以为是写周公东征的，故借以比刘裕出征。劬（音渠）：劳苦。庆：嘉奖。格：至，通。“格天之光大”似指刘裕的巨大功劳而言。明发：东方发白，天亮的时候。兴于鉴寐（音妹）：从假寐的状态下起来。“鉴寐”指不脱衣服而暂睡。遵：沿行。原隰（音习）：原是高平之山，隰是低湿之地。“遵于原隰”犹言往来于道路。

⑯余：灵运自称。摄官承乏：遇有空位而暂代官职。这是谦虚的说法。谬充殊役：错误地充当使者承担这次特殊的慰劳任务。这也是谦虚的说法。皇华：指《诗经·小雅》中的《皇皇者华》篇，诗序认为这是君王派遣使臣的诗。“皇华愧于先雅”的大意是说自己充当使臣很不称职，有愧于《小雅·皇皇者华》篇对使臣的赞颂。靡盬：疑指《诗经·小雅·采薇》篇，诗中有“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等句，诗序认为是“遣戍役”之诗。顿：忧愁病苦。“靡盬顿于征人”的大意是说将士们出征在外，就像《采薇》篇所描述的那样病苦忧伤，盼望着君王派使臣前来慰劳。

⑰以：于，在。就行：上路出发。分春：犹仲春，春季的第二个月。反命：复命，向发布命令者报告完成任务情况。

⑱涂：顾本作“途”。“涂”通“途”。九守：许多个郡县。沿江：顺长江而下。乱淮：横渡淮水。溯薄：逆流而上。“薄”通“泊”。眷言：思念。“言”为语助，无实义。

①皇祖：指谢灵运的祖父谢玄。藩：保卫国家的屏障。受命淮徐：指太元八年谢玄为先锋在徐州淮水一带大破前秦苻坚数十万侵略大军之事。详参《述祖德》诗。道固苞桑：国运如桑树的根本一般牢固。语本《周易·否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孔疏：“苞，本也。凡物系于桑之苞本，则牢固也。……桑之为物，其根众也，众则牢固之义。”

②履：踩踏，行走。殒（音允）涕：流泪。

③撰征：【《百三家集》作“撰西征”，“西”字衍。】“撰”当读为“选”，“撰征”乃择日出征的意思。《文选》班昭《东征赋》：“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李善注引郑玄《礼记》注：“撰，犹择也。”俾（音比）：使，让。迁谢：转移消逝。朽：磨灭，消失。

系烈山之洪绪，承火正之明光。^②岳熙载于唐后，
申赞事于周王。^③畴庸命而顺位，锡宝圭以御疆。^④历
尚代而平显，降中叶以繁昌。^⑤业服道而德徽，风行
世而化扬。^⑥投前踪以永冀，省辚质以远伤。^⑦朕谋始
于蓍蔡，违用舍于行藏。^⑧

庇常善之罔弃，凭曲成之不遗。^⑨昭在幽而偕煦，
赏弥久而愈私。^⑩顾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⑪引
蔓颖于松上，擢纤枝于兰逵。^⑫施隆贷而有渥，报涓
尘而无期。^⑬欢太阶之休明，穆皇道之缉熙。^⑭

【校注】

②系：继承。烈山：即烈山氏，指远祖神农氏。洪绪：犹言大业。火正：古代的掌火官，这里指远祖祝融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

③岳：“岳”原作“立”。孙彪《宋书考论》云：“经传皆言申祖四岳。立字疑岳字之讹。”因据改。《书·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所谓“四岳”，相传为羲和的四个儿子，替唐尧分管四方诸侯，故称四岳。熙载：发扬光大祖先的功业。唐

后：唐帝，即尧。这一句语本《尚书·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孔安国传：“奋，起；庸，功；载，事也。访群臣有能起发其功，广尧之事者。”申：指申伯，本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谢氏的祖先。《诗经·大雅·嵩高》就是歌颂谢氏祖先申伯的：“嵩高维岳，骏（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汉毛亨传：“尧之时，姜氏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诸侯之职。于周则有甫、有申、有齐、有许也。”其中的申伯周宣王时因功封于谢邑，并在谢邑立国，后世子孙以邑为氏因而有了谢氏。赞事：辅佐，任职。

②畴：通“酬”，报酬，奖赏。庸命：用命，听从命令。锡：通“赐”。彻疆：开辟疆土治理国家。语本《诗经·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

③尚代：即上代，与下句“中叶”相对。上代指前期，中叶指中期。降：往后到达。

④服道：顺从道义。徽：美好。风：这里指品行德誉。

⑤辖（音尤）：轻车。永冀、远伤：为长远的利益考虑忧伤。

⑥睽（音葵）：通“揆”，揣度，预测。【《全宋文》作“睽”，字通。】蓍蔡：占卜吉凶用的蓍草和龟壳。这里用如动词，指占卜之行为。违用：违指不被重用，用指得到重用。舍：施行，导致。行藏：行指施展才智，藏指把才智收藏起来不用。此句本于《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但谢诗之“舍”不同于《论语》之“舍”，《论语》之“舍”相当于谢诗之“违”，指弃置不用。

⑦罔：通“亡”，无，不。凭曲成之不遗：《周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汉郑玄注：“曲成者，乘变以应物，不系一方者也。”即想方设法使万事万物有所成就。此用其意。

⑧昭：光明。幽：黑暗处。煦（音序）：阳光带来的温暖。

⑨晚草：指冬季的草木。青春：指春天的草木。葳蕤（音威瑞平）：形容草木枝叶繁盛。

⑩蔓颖：藤条的前端。擢（音茁）：挺拔，伸出。纤枝：细长的枝条。兰逵：两旁长满香草的大路。

⑪隆贷：丰厚的资助。渥（音握）：厚，重。涓尘：滴水细土，比喻极微小的回报。

⑭太阶：代指帝王宫殿，这里转指朝政。休明：美好清明。穆：叹美。缉熙：发扬光大，光明。此句语本《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戴震《毛郑诗考正》：“按缉熙者，言续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

惟王建国，辨方定隅，内外既正，华夷有殊。^⑮
 惟昔《小雅》，逮于班书，戎蛮孔炽，是殛是诛。^⑯所以宣王用棘于猓狁，高帝方事于匈奴。^⑰然侵镐至泾，自塞及平，窥郊伺鄙，围郭攻城。^⑱慕携王之娇虔，阶丧乱之未宁。^⑲窃强秦之三辅，陷隆周之两京。^⑳雄崤、澠以制险，据绕雷而作局。^㉑家永怀于故壤，国愿言于先茔。^㉒俟太平之旷期，属应运之圣明。^㉓坤寄通于四渎，乾假照于三辰。^㉔水润土以显比，火炎天而同人。^㉕惟上相之睿哲，当草昧而经纶。^㉖总九流以贞观，协五材而平分。^㉗时来之机，悟先于介石；纳隍之戒，一援于生民。^㉘龟筮允臧，人鬼同情。^㉙顺天行诛，司典详刑。^㉚树牙选徒，秉钺抗旌。^㉛弧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单吴子之精灵。^㉜

【校注】

⑮惟：发语词，无实义。下文“惟昔”之“惟”同。定隅（音于）：确定边界。华夷：华指中原华夏民族，夷指四方少数民族。殊：不同。

⑯小雅：指《诗经》的《小雅》部分，其中《出车》、《六月》、《采芣》等篇记述了周朝征伐猓狁荆蛮之事。逮：至，及。班书：指班固的《汉书》，其中《高祖纪》等篇记载了汉代同匈奴等夷族的战争。戎蛮：古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分，这里实泛指周边的少数民族。孔炽：非常猖獗。《小雅·六月》有“猓狁孔炽”句，是其所本。是殛（音即）是诛：消灭惩罚这些戎蛮。“是”指代戎蛮；“殛”“诛”都有杀害讨伐之义。

⑦所以：《全宋文》作“是以”，义同。宣王：指周宣王，公元前827年至前782年在位。用棘于玃狁（音险允）：由于玃狁的进犯而紧急用兵。“棘”通“急”，《小雅·出车》“王事多难，维其棘矣”之“棘”用法同。“玃狁”又作“狁狁”，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经常入侵中原，西周王朝曾分别派南仲、尹吉甫、方叔等将帅领兵抵抗和征讨。上举《小雅》之《出车》《六月》《采芣》各篇咏载其事。高帝：指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至前193年在位。方事于匈奴：曾同匈奴交战。“方”本为“正在”“正当”义，这里表过去时。“事”特指战事。“匈奴”是汉时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此句上承“班书”句，据班固《汉书·高祖纪》载，汉高祖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又复立赵国，联合匈奴兵侵汉，汉高祖亲自统兵讨伐，被围于平城，幸得陈平密计而出。

⑧镐（音号）：古代北方的一处地名。泾（音京）：即泾阳，古地名，在今陕西省泾水之北。此句言玃狁侵周，即《小雅·六月》所谓：“侵镐及方，至于泾阳。”郑玄笺：“镐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塞：边塞。平：即平城，汉县名，属雁门郡，地在今山西大同市东。此句说匈奴侵汉，当年汉高祖出击韩王信，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窥、伺：指寻机侵犯。郊、鄙：泛指边远地区。围郭攻城：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焦本、《百三家集》皆阙此四字，今据中华本校记“一本作‘围郭攻城’四字”补。“郭”指外城。

⑨慕：希望，向往。携（音协）：离散，违背。矫虔（音狡前）：用巧诈的方法强取。《汉书·孝武纪》颜师古注引韦昭曰：“称诈为矫，强取为虔。”阶丧乱：以丧乱为阶，即由于丧乱的缘故。未宁：不得安宁。【《全宋文》“未宁”误作“末宁”。】

⑩窃：暗取。三辅：本指西汉治理京畿地区的三种职官，即左右内史和都尉。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治长安以东；左内史为左冯翊，治长陵以北；都尉为右扶风，治渭城以西。后世把这三官所管辖的地区也叫三辅。因汉代的长安地区原属秦地，故此称“强秦之三辅”。隆：强盛。周之两京：指西周京都镐（今陕西长安）与东周京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公元前771年，申侯等引犬戎入侵西周，镐京沦陷，周幽王被杀，西周亡。次年，周平王迁都雒邑，史称东周，公元前249年为秦所灭。这里表面上是说周汉华夷之战，实际上是指晋代时匈

奴、氏族、鲜卑族等对中原的进犯，使晋室丢了半壁江山。

④崤（音淆）：指崤山。在河南洛宁县北，西北接陕县界，东接澠池县界。山分东西二崤，皆险绝。《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晋败秦师于崤，即此崤山。澠（音勉）：指澠厄，在河南澠池县附近，离崤山不远，为古代九大要塞之一。《淮南子·地形训》：“何谓九塞？曰太汾、澠厄、荆阮、方城、崤坂、井陉、令疵、句注、居庸。”绕雷：古地名，以险固著称。《汉书·王莽传》：“绕雷之固，南当荆楚。”颜师古注：“谓之绕雷者，言四面塞厄，其道屈曲，溪谷之水，回绕而雷也。其处即今商州界七盘十二绕是也。”扃（音炯）：门户。这里指像门户一样的关隘。

④故壤：故土，故乡。愿言：想望，挂念。先茔：祖先的坟墓。当时晋室的祖坟在洛阳一带，被氏族后秦所占。

④俟：等待。属：适值。

④四渎：中国境内的四条水流。《尔雅·释水》：“江淮河济为四渎。”三辰：指日月星。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大地靠着水流得以沟通，天空凭借日月星辰照射光辉。

④水润土以显比：此句用《周易》的“比”卦意。《象传》：“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卦下体为坤，坤象为地，上体为坎，坎象为水，亲密无间如水在地上，先王观此卦象则“建立万国，所以比民也；亲抚诸侯，所以比天下也”（《程传》）。火炎天而同人：此句用《周易》“同人”卦意。《象传》：“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同人卦上体为天，天体在上，下体为火，火性炎上，火与天同，故曰同人。君子观此卦象则审视、辨析人类群体和世间万物，求同存异，异中存同。

④惟：发语词，无实义。上相：指东晋的君王和群臣，也可能专指刘裕。草昧：语本《周易·屯卦》“天造草昧”，本指天地初开时的混沌状态，这里喻指动乱的时世。经纶：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纶，统称经纶。这里引申指筹划治理国家。

④九流：本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这里泛指各种学术流派。贞观：正观，用公正的眼光去观察评判。五材：中华本原作“五才”，“才”“材”本可通用，但习惯上以“材”为正，故此从《艺文类聚》卷五九改为“五材”。《六韬·论

将》：“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武王曰：‘敢问其目。’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

④介石：语本《周易·豫卦》六二爻辞：“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于石”犹言耿介如石。豫卦六二柔顺中正，不苟且求豫，故曰“介于石”。纳隍（音黄）：推入壕沟。“纳隍之诚”指《孟子·万章下》中评论伊尹的一段话，说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纳）之沟中”。汉张衡《东京赋》：“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纳之于隍。”也正是用《孟子》之典。后世因以“纳隍”表示具有救民于水火之心，故下文云“一援于生民”。〔《全宋文》“诚”作“诚”。〕

④龟筮（音是）：龟指用龟壳进行占卜，筮指用蓍草进行占卜。这里指为刘裕出兵北伐所进行占卜的结果。允臧（音脏）：确实很好。

④司典详刑：掌管典籍，熟知各种刑法。

④树牙选徒：任命将官，选拔精兵。秉钺（音月）抗旌（音京）：拿着武器，举着旗帜。

④弧矢：弓箭。罄（音庆）：尽。棘：通“戟”。单：通“殚”，尽。

迅三翼以鱼雨，襄两服以雁逝。^⑤阵未列于都甸，威已振于秦、蜀。^⑥洒严霜于渭城，被和风于洛汭。^⑦就终古以比猷，考坟册而莫契。^⑧昔西怨于东徂，今北伐而南悲。^⑨岂朝野之恒情，动万乘之幽思。^⑩歌零雨于《幽风》，兴《采薇》于周诗。^⑪庆金墉之凯定，眷戎车之迁时。^⑫伫千里而感远，涉弦望而怀期。^⑬诏微臣以劳问，奉王命于河渭。^⑭夕饮饯以俶装，旦出宿而言辞。^⑮岁既宴而繁虑，日将迈而恋乖。^⑯阙敬恭于桑梓，谢履綦于庭阶。^⑰冒沉云之晦蔼，迎素雪之纷霏。^⑱凌结湍而凝清，风矜籁以扬哀。^⑲情在本而易阜，物虽末而难怀。^⑳眷余勤以就路，苦忧来其城颓。^㉑

【校注】

⑤三翼：古代将船分大翼、中翼、小翼，合称三翼。这里以三翼泛指舟船。【《艺文类聚》作“二翼”，误。】鱼丽：鱼贯而行。裹两服以雁逝：此句化用《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两服上襄，两骖雁行”意。郑玄笺注：“两服，中央夹轅者。裹，驾也。”两服是中间夹着车轅的两匹马，两骖是靠边稍后于两服的两匹马，它们共同拉着车厢，像雁飞成“人”字形前进。“逝”为过往，此与“行”同义。

⑥都甸：本为古代的行政区划名，见于《周礼·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这里泛指野外。秦、蓟（音记）：秦指陕西长安一带，春秋时为秦地，西晋末年为后秦姚苌侵占。蓟原指战国燕地，在今北京市一带，西晋末年为异族侵占，汉刘渊、燕慕容皝皆以蓟州为都城。【“已振”《艺文类聚》作“以振”，误。】

⑦严霜：象征对敌人的严厉打击。渭城：地名。秦时称咸阳，汉武帝时改为渭城，在今陕西长安县西。西晋末年时为后秦所占。和风：象征给敌占区的人们带来了温暖和生机。洛汭（音瑞）：洛水以北地区，即河南洛阳一带。当时刘裕部下已收复洛阳。这两句与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吊民洛汭，伐罪秦中”的意思相同。

⑧坟册：又称坟籍、坟典，泛指古代的书籍。莫契（音气）：没有能合得上的。

⑨东徂（音粗阳平）：去往东方。

⑩恒情：常情。万乘（音圣）：指皇帝。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诸侯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故以万乘称天子，后世即以称皇帝。

⑪歌零雨于幽风：《诗经·幽风·东山》篇有“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句，故以“零雨”代指之。采薇：《诗经·小雅》中的篇名。《采薇》篇是“遣戍役”之诗，《东山》篇是慰劳周公东征之诗，故此用来比附刘裕北伐而谢灵运奉命慰劳之事。

⑫金墉：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是南北朝时的屯戍要地。西晋末年沦于前秦苻坚之手，东晋末仍为后秦姚氏所占。刘裕奉命北伐，当时洛阳金墉一带已为刘裕先遣部队收复，故言“凯定”。眷：顾念。

戎车：兵车。迁时：时日迁延，过了很长时间。

⑥伫（音注）：长时间的站立。涉：经历。弦望：弦指半月，望指满月。由半月至满月，周而复始，象征时间推移。汉王充《论衡·四讳》：“犹八日，月中分谓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谓之望。”这两句“千里感远”言出征地域之遥远，“弦望怀期”言在外时间之长久。

⑦微臣：谢灵运谦称自己。河湄：长江水边。代指东晋京都建康城（今南京市）。

⑧假（音触）装：收拾整理行装。汉张衡《思玄赋》“占既吉而无悔兮，简元辰而假装”，用同。出宿：离开住宿的地方。言辞：告辞，辞别。

⑨晏：晚。“岁既晏”是说已到了年底。繁虑：忧愁多。日将迈：指出使慰劳与刘裕在一起的日子快要过去。恋乖：舍不得离别。

⑩阙：缺少。桑梓（音子）：桑树和梓树是古代住宅旁常栽的树木，东汉以后文人就以“桑梓”指代家乡或故乡。此句化用了《诗经·小雅·小弁》“惟桑与梓，必恭敬止”的意思。履綦（音齐）：中华本原作“履长”，孙彪《宋书考论》云：“履长疑履綦之误。”今据改。“履”即鞋，“綦”为鞋带或鞋上之饰物。《汉书·外戚传》引班婕妤《自悼赋》：“俯视兮丹墀，思君以履綦。”颜师古注：“綦，履下饰也。言视殿上之地，则想君履綦之迹也。”这大概是谢诗所本。然则“桑梓”句言愧对家乡，“履綦”句言感恩朝廷，所以不得不要回去了。

⑪眈眈（音眼矮）：阴蔽昏暗的样子。“眈”通“霭”。素：白。纷霏（音飞）：散乱飘扬的样子。

⑫凌：冰。结湍（音团阴平）、凝（音吁）清：将湍急的流水冻结成冰。矜籁（今赖）：夸大自然界的各种声响。扬哀：传播着清脆高亮的声音。

⑬阜：滋生，生长。汉张衡《东京赋》：“草木蕃庑，鸟兽阜滋。”

⑭眷（音倦）：顾念，怀念。就路：上路起程。【《全宋文》作“就道”。】颓：倾废，崩坏。

尔乃经雉门，启浮梁，眺钟岩，越查塘。⑮览永

嘉之素维，寻建武之缉纲。^①于时内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横流，庶萌分析。^②主晋有祀，福祿来格，明两降览，三七辞厄。^③元诞德以膺纬，肇回光于阳宅。^④明思服于下武，兴继代以消逆。^⑤简文因心以秉道，故冲用而刑废。^⑥孝武舍己以杖贤，亦宁外而治内。^⑦观日化而就损，庶雍熙之可对。^⑧闵隆安之致寇，伤龟玉之毁碎。^⑨漏妖凶于沧洲，缠衅难而盈纪。^⑩时焉依于晋、郑，国有蹙于百里。^⑪赖英谟之经营，弘兼济以忘己。^⑫主寰内而绥虞，澄海外以渍滓。^⑬至如昏侵蔽景，鼎祚倾基。^⑭《黍离》有叹，《鸿雁》无期。^⑮瞻天命之贞符，秉顺动而履机。^⑯率骏民之思效，普邦国而同归。^⑰荡积霾之秽氛，启披阴之光辉。^⑱反平陵之杳蔼，复七庙之依稀。^⑲务役简而农劝，每劳赏而忠甄。^⑳變时雍于祖宗，布义安于海甸。^㉑扫逋丑于汉渚，涤僭逆于岷山。^㉒羈巢处于西木，引鼻饮于源渊。^㉓惠要襍而思赉，援冠弁而来处。^㉔

【校注】

①尔：你，指刘裕。雉（音志）门：古代天子的宫殿有皋、库、路、应、雉五门，雉门是其中之一。这里似用“雉门”代指京城。启浮梁：造浮桥，通常是将舟船并联而成。钟岩：地名，疑指东晋京都建康城（今南京市）东的钟山。查塘：地名，疑指查浦、横塘，在江苏江宁县西。查浦又叫查下。《文选》晋左思《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李善注：“查下，查浦。在横塘西。”

①永嘉：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公元307年—312年）。素（音稳）维：朝政纲纪混乱。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刘曜攻破晋都洛阳，晋怀帝被俘，西晋濒临灭亡。寻：接着，相继。建武：晋王司马睿的年号（公元317年）。缉（音气）纲：整治朝纲。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为挽救晋室，司马睿即在建康称晋王，年号建武。次年司马睿称帝，即晋

元帝，年号太兴，史称东晋。这两句概括了西晋乱亡和东晋复兴的史实。

⑫于时：在那时候，指西晋末年。神器：指帝位。皇帝被俘，衰湊帝位，故言“慢神器”。侮戎狄：被戎狄欺侮。“戎狄”指匈奴、氐、羌、鲜卑、羯等北方少数民族。君子：贵族官僚。横流：到处流亡。庶萌：民众，老百姓。分析：分崩离析，流离失所。

⑬有祀：有后人祭祀，意指未被灭亡。来格：来到。明两：《周易·离卦》：“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卦由上下两个离构成，而离为日，日为明，是象征着两个明前后相继，故云“明两作离”。这里是以“明两”喻指帝王，意在颂扬其光明无比。三七：不知所云。传说辅助黄帝者有风后等七人，后称七辅；又有伊尹等七人辅佐商汤，史称七佐。因疑“三七”指群臣，与“明两”指帝王相应。辞厄：排除危难。

⑭元：指东晋元帝司马睿（公元317—322年在位）。诞：大，厚。膺（音婴）纬：承天意担当治国重任。这句话恐怕取意于《尚书·周书·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肇：始。回光于阳宅：指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称帝而复兴晋朝（东晋）之事。

⑮明：指晋明帝司马绍（公元323—325年在位）。思服：想念，思虑。典出《诗经·周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汉毛亨传：“服，思之也。”《后汉书·章帝纪》赞：“思服帝道，弘此长懋。”用同此。下武：《诗经·大雅》有《下武》的篇名，其中说“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下武”是后继的意思。继代：犹后代。消逆：消除逆反，防止国家再次颠覆。这两句的大意是讲明帝继承元帝事业，用心考虑如何继续光复晋室。

⑯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公元371—372年在位）。因心：凭借固有的善心。【熊本《谢康乐集》“因心”作“困心”，误。《全宋文》“因心”作“思”，严校云“思”当作“困心”二字。】秉道：遵行仁道。冲用：无为而治。语本《老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又：“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全宋文》“冲用”作“恩用”。】刑废：刑罚弃置不用。

⑰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公元373—396年在位）。杖贤：以贤

人为杖，即借助贤能之人。这里的“贤”大概是指谢安和谢玄。谢安是孝武帝时期有名的贤相；谢玄曾于孝武帝太元八年指挥淝水之战，大败前秦，收复部分失地，为稳定东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⑦日化而就损：比喻东晋国势日渐衰微。庶：希望。雍熙：和乐安定的局面。可对：能得以发扬。

⑧因（音敏）：哀怜。隆安：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公元397—401年）。致寇：招来敌寇。大概是指孙恩起义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孙恩率众攻破上虞县，杀县令，又破会稽郡，杀内史。龟：指玺印等宝物。

⑨妖凶：指孙恩部将卢循等。沧洲：滨海之处。“漏妖凶于沧洲”指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孙恩进攻临海，为晋军所败，投海而死；但其部将卢循率残部遁海逃走，后继续与晋朝为敌，曾进攻至东晋京都建康城外，为刘裕所败。缠衅难：忧患和灾难连绵不断。盈纪：孙、卢之乱从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开始，直到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卢循在交州战败投水而死，共历时12年，正好满一纪之数。

⑩焉依于晋邦：西周灭亡后，周平王依靠晋国和郑国的帮助东迁雒邑，是为东周。《左传·隐公六年》载周桓公劝谏桓王应善待前来朝见的郑伯时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此“焉依于晋邦”即用《左传》语典，借东周迁都故事代指当时东晋迁都建康而偏安江南的局势。有蹙（音促）于百里：极言东晋局限于江南弹丸之地的紧迫狭隘。

⑪英谟：英明的谋略。弘：发扬，施展。兼济：疑指济世救民的才能。

⑫缓虞：延缓忧患的到来。渍滓（音字紫）：被污染。喻指外敌人侵。

⑬昏侵（音进）：黄昏时太阳旁边的云气。蔽景：遮蔽日光。鼎枹（音坐）：指帝位。

⑭黍离：《诗经·王风》中的篇名。《诗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西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这里借《黍离》哀叹西晋的灭亡。鸿雁：《诗经·小雅》中的篇名。《诗序》：“《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这里借

《鸿雁》表示对收复失地而救民于水火的企盼。

⑦贞符：指占筮和符瑞等征兆。乘顺动而履机：大意是顺天从兆，抓住良机赶快行动。

⑧骏民：杰出人士。“骏”通“俊”。思效：即为国效力。“思”为语助词，无实义。普：遍，全。同归：归于一统。

⑨积霾（音埋）：积聚于空中的浑浊尘埃。秽（音惠）氛：污浊的云气。披阴：划破黑暗。这两句比喻驱除敌寇光复国土。

⑩平陵：地名，大概为晋皇室陵寝所在。杳蔼（音尧矮）：深远昏暗的样子。七庙：帝王供奉上七代祖先的庙宇。《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依稀：模糊不清晰的样子。据《宋书》本传及《武帝纪》，刘裕于义熙十二年率大军从建康出发，九月驻守彭城，十月发兵洛阳，围金墉，修复晋五陵。这两句就是写的收复祖庙、修葺祖坟之事。

⑪务：努力做到。役简：减少各种劳役和兵役。农劝：鼓励农业生产。每：常常，往往。劳赏：奖赏有功劳者。忠甄（音针）：表彰忠诚之人。

⑫夔（音谢）：协调，调和。【《全宋文》“夔”作“变”。】时雍：和善，顺平。《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此诗句袭用其意。布义安于海甸：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焦本、《百三家集》并阙此六字，中华本校云一本作“布义安于海甸”，今暂依从之。义安：太平无事。海甸（音电）：海指边远地区，甸指都城近郊，合起来泛指全国。

⑬遽丑：逃亡的残敌。汉渚：汉水流域。汉水源出陕西宁强县，流经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分，至武汉市汉阳入长江。僭逆：犯上作乱分子。岷山：在四川松潘县北，绵延四川、甘肃两省边境，为长江、黄河分水岭，岷江、嘉陵江发源地。

⑭羁（音机）巢：寄居在外。这几句的大意是东征西讨，收复和开拓了晋室江山。

⑮要褊（音夭集）：衣服的腰带和领子。语本《诗经·魏风·葛屨》：“要之褊之，好人服之。”思韪（音伟）：向往善良，追求真理。来处：中华本原作“来虔”，此依焦本作“来处”。【《百三家集》作“求虔”，

疑误。】这两句的大意是说有许多人前来归顺。

视冶城而北属，怀文献之收扬。^⑤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⑥譬观曲而识节，似缀组以成章。^⑦业弥缠而弥微，事愈有而莫伤。^⑧

次石头之双岸，究孙氏之初基。^⑨幸汉庶之漏网，凭江介以抗维。^⑩初鹄起于富春，果鲸跃于川湄。^⑪匝三世而国盛，历五伪而宗夷。^⑫察成败之相仍，犹唇亡而齿寒。^⑬载十二而谓纪，岂蜀灭而吴安。^⑭众咸昧于谋兆，羊独悟于理端。^⑮请广武以海情，树襄阳以作藩。^⑯拾建业其如遗，沿万里而谁难。^⑰疾鲁荒之波辞，恶京陵之谰言。^⑱责当朝之禅贬，对曩籍而兴叹。^⑲

敦估宠而判违，敌既勍则国圯。^⑳彼问鼎而何阶，必先贼于君子。^㉑原性分之异托，虽殊涂而归美。^㉒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乱其如矢。^㉓谢昧迹而托规，卒安身以全里。^㉔周显节而犯逆，抱正情而丧己。^㉕

【校注】

⑤冶城：地名，故址在江苏南京市朝天宫附近。相传三国吴在此冶铁，故名冶城。北属（音煮）：朝北眺望。“属”通“瞩”。文献之收扬：疑指汉献帝和魏文帝的废兴。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逼汉献帝禅位，自己篡汉称帝，是为魏文帝。

⑥匪…孰：如果不是…哪能。元首：脑袋。比喻帝王。股肱（音公）：手脚四肢。比喻臣民。

⑦曲：曲谱。节：节拍。缀组：连缀丝线。章：纹彩。

⑧弥：越，更加。缠：厚实。微：精妙，美好。

⑨次：驻扎，停留。石头：城名。战国楚威王灭越，置金陵邑。汉建安十六年，孙权移治秣陵，改名石头，成为吴国创始之地。当时为土

坞，晋义熙中始加砖垒石，因山为城，因江为池，地势十分险要。故城在今南京市西石头山后。究：探寻。孙氏：即创立吴国的孙权。

⑩汉庶：汉朝的普通民众。江介：长江沿岸。抗维：捍卫、维持。

⑪鹄起：如鹄鸟般乘势奋起。富春：地名。在今浙江富阳县。境内有富春江，江边有富春山，也叫严陵山。果：最后，终于。鲸跃：如鲸鱼般翻腾跳跃。川湄：指长江。《文选》载谢玄晖《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鹄起登吴山，凤翔陵楚甸。”诗意与此同。

⑫匝三世：经过三代，指孙坚、孙策、孙权三代。五伪：其说未详。疑指五胡乱华时所先后建立的北朝政权，相对于中华正宗皇室来说，被指斥为伪朝。宗夷：灭族。

⑬仍：跟随。

⑭载十二：十二年。蜀：指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吴：指孙权建立的东吴国。

⑮咸：全，都。昧：不明。羊：疑指晋将羊祜。羊祜被封钜平侯，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十年期间，屯田开垦，储备军需，筹划灭吴，但平日里却轻裘缓带，身不披甲，还与吴将陆抗互通使节，绥怀远近，以收买江汉及东吴人心。下面几句也是说的羊祜之事。

⑯广武：地名，有东西广武城，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秦末楚、汉两军隔广武而阵，刘邦、项羽临广武谈判而平分天下，故东广武称楚王城，西广武称汉王城。海情：诱导情感。这句是说羊祜表面上与东吴和平相处。树：建设。藩：屏障。这句言羊祜暗中作准备欲灭东吴。

⑰建业：东吴都城，今南京市。这两句是说晋军灭吴所向无敌，夺取吴都如拾物般容易。

⑱疾、恶（音务）：都是痛恨的意思。鲁荒、京陵：不详所指。谗辞：偏颇的话。谮（音怎去声）言：谗言，诬陷、中伤的话。

⑲责当朝：受到朝廷指责。惮：害怕。曩（音囊）籍：古代的史籍。

⑳教：指王敦（公元266—324年），晋临沂人。敦娶晋武帝女，拜驸马都尉。西晋灭亡后，保元帝渡江建立东晋，有大功，被授镇东大将军兼都督六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继又领荆州刺史。王敦得志后，拥兵不朝，并于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以诛讨皇帝亲信刘隗等为名起兵

造反，攻陷石头，入朝自为丞相。元帝死，敦退居姑孰，却于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再度反叛，兵入江宁，敦于途中病死，被戮尸悬首于市。怙（音互）：依靠。判违：犹背叛。勍（音晴）：强大。圯（音匹）：毁坏，倒塌。

⑩问鼎：图谋篡夺皇位。《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何阶：依靠什么。贼：残害，杀戮。

⑪原：推寻根源。异托：寄托于不同的行为或事物。殊涂：道路不同。“涂”通“途”。《淮南子·本经》：“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异路而同归。”诗意与此相近。

⑫卷舒以愚智：根据时世的治乱和朝廷的重用与否，或施展自己的才干，或收藏自己的智慧。治乱其如矢：无论是治是乱，都如箭一样正直。《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此意即为诗句所本。

⑬谢：姓，不详所指。疑指晋人谢玄（公元320—385年），他在淝水之战中有功，被封康乐县公，都督七州诸军事，但后来放弃军权，回到故乡会稽郡当内史，闲散无事，实际上等于隐居江湖。昧迹：隐去自己的行踪不让人知道。托规：寄身于天道自然。汉扬雄《太玄经·玄图》：“天道成规，地道成矩。”故以“规”指天道。卒：最终，结果。安身以全里：保全身家性命而安居寿终于故乡。

⑭周：姓，不详所指。疑指晋人周处（公元？—299年），少丧父母，横行乡里，乡人把他跟南山虎、长桥蛟合称三害。周处听后，决心改过，上山杀虎，入水斩蛟，到吴国拜陆机、陆云为师，官至御史中丞。后与氏族齐万年战，梁王司马彤与处有旧仇，迫处进兵，又绝其后续援，致周处战死。显节：张扬自己的名节。正情：犹言正道，符合正统要求的道义。

薄四望而尤眇，叹王路之中倾。^⑮蠢于越之妖烬，敢凌蹈于五岭。^⑯崩双岳于中流，拟凶威于荆郢。^⑰隐雷霆于帝坐，飞芒铍于宫省。^⑱于时朝有迁都之议，人无守死之志。^⑲师旅痛于久勤，城堙阙于素备。^⑳安

危势在不侔，众寡形于见事。^⑭於赫渊谋，研其神策；
缓轡待机，追奔蹶迹。^⑮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歼
涤。^⑯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垒而宁役。^⑰

造白石之祠坛，怱二竖之无君。^⑱践掖庭以幽辱，
凌桃社而火焚。^⑲愍文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勋。^⑳道
有屈于灾蚀，功无谢于如仁。^㉑

讯落星之饒旅，索旧栖于吴馀。^㉒迹阶阼而不见，
横榛卉以荒除。^㉓彼生成之乐辰，亦犹今之在余。^㉔慨
齐吟于爽鸠，悲唐歌于山枢。^㉕

【校注】

⑭薄：通“迫”；临近，逼近。四望：山名。东晋初历阳太守苏峻作乱，据石头山顽抗，晋中书令温峤筑垒四望矶以逼峻，终平峻难。所筑四望山在今南京市西北。眇（音免）：斜视。“尤眇”大概是指篡朝的欲望更甚。中鲠（音耿）：中途遭遇祸患，如鱼骨刺喉。

⑮于越：即越，指古越国地界。“于”为发语词，无义。【焦本、明刻本《百三家集》作“干越”，寿考堂《百三家集》作“千越”，信述堂本作“百越”。】凌蹈：凌驾其上而践踏之。五岭：指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五座山，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边界。

⑯荆郢（音影）：楚国郢都，泛指古楚国地界。

⑰隐：轰然作响，形容雷声。芒镞：箭头。宫省：皇宫官署。

⑱于时：在那时，当时。朝：朝廷，指文武百官。

⑲久勤：指长时间的征战。城壙（音拥）：城墙。泛指城邑。阙于素备：平时缺乏戒备。

⑳侔（音谋）：相等，相当。形于见事：大意是明摆着有差别。

㉑於赫：赞叹词。《汉书·韦贤传》谏诗：“於赫有汉，四方是征。”颜师古注：“於读曰乌。乌，叹词也。赫，明貌。”渊谋：深远的谋略。缓轡：放松缰绳，让马慢行。比喻暂缓办理某事。追奔蹶（音聂）迹：紧跟在败逃的敌人之后追击。

㉒雷池：水名。今名杨溪河，在安徽望江县南。振曜：耀武扬威。

《晋书·庾亮传》报温峤书：“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此句“遇雷池而振曜”疑即指庾亮、温峤等在雷池御敌事。次：军队临时驻扎。彭蠡（音李）：湖名。因接近鄱阳山，隋代以后又称之为鄱阳湖，沿用至今。湖在今江西省境内。歼淦：歼灭、荡除。

⑮穆：平和温静。京甸：京都郊外。清晏：清明安定。撤多垒：撤除众多的军营壁垒和防御工事。〔《全宋文》“撤”作“撤”，疑误。〕宁役：平息兵役和劳役。《礼记·曲礼上》：“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可见撤垒宁役是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象征。

⑯白石：地名。不详所在。怱（音队）：怨恨。竖：宫中小臣，常用为蔑称。此“二竖”疑指东晋乱臣王敦和苏峻。王敦见上注⑪。苏峻（公元？—328年），晋长广掖县人。晋成帝时，因平讨王敦有功，授历阳太守，拥有精兵万余人。庾亮执政，谋夺其兵权，征为大司农，峻不从。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峻举兵反叛，三月攻入建康，迁帝于石头，九月为陶侃、温峤等击败而死。无君：不尊重君王，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⑰掖庭：宫中旁舍，嫔妃居住的地方。桃（音挑）：祭祀祖先的庙。社：祭土地神的庙。

⑱愍（音敏）：哀怜，同情。文康：指庾亮（公元289—340年），东晋颍川鄱陵人。晋成帝时为中书令，掌朝政。苏峻反叛，亮出奔，推荊州刺史陶侃为盟主，平息苏峻之乱。陶侃死，庾亮代镇武昌。死后谥号文康。罪己：怪罪自己。苏峻之乱，实因庾亮而起（参上注⑮），故庾亮“罪己”。忠武：指温峤（公元288—329年），晋太原祁县人。晋明帝时任侍中，转中书令，与庾亮等讨平王敦。后历阳太守苏峻等作乱，温峤又苦心调停于庾亮和陶侃之间，为平定苏峻之难立下大功。官至骠骑将军，死后谥号忠武。

⑲屈：曲折，委曲，收敛。谢：衰落，凋败。如仁：成仁，达到仁的境界。

⑳讯：问询。落星：指落星楼，三国时吴建于桂林苑落星山（今南京市东北）上，三层高。晋左思《吴都赋》：“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饷戎旅乎落星之楼。”诗句即取意于此。索：寻找。旧栖：以前的住所。吴餘：吴国旧地。

⑬迹：用为动词，沿足迹行走，追踪。阶阼（音市）：台阶的边石。横榛（音真）卉：草木杂乱丛生。荒除：覆盖了台阶。

⑭乐辰：犹良辰，好时候。余：我们。

⑮齐吟：齐地的诗歌。爽鸠：从下句“山枢”看，此“爽鸠”应指《诗经》齐风的某一篇。但查齐风没有发现与“爽鸠”相关的诗句，疑有错讹。考《诗经》中无“爽鸠”二字同出之篇，疑为“桑鸠”之误。《卫风·氓》篇有“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句，但诗意与此不谐。另有《曹风·鸛鸠》篇出现过“鸛鸠在桑”句，《诗序》说该诗旨在“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郑玄笺：“兴者，喻人君之德当专一于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鸛鸠。”曹地与齐地接近，都在今山东境内，因疑此“齐吟”“爽鸠”实指《曹风·鸛鸠》。山枢：指《诗经·唐风·山有枢》篇。《诗序》云：“《山有枢》，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而不知，国人作诗以刺之也。”这里借《鸛鸠》《山有枢》以讽刺三国时之吴君孙皓。

吊伪孙于涂首，率君臣以奉疆。⑯时运师以伐罪，偏投书于武王。⑰迄西北之落纽，乏东南以振纲。⑱诚矩平之先觉，实中兴之后祥。⑲据左史之攸徵，胡影迹之可量。⑳过江乘而责始，知遇雄之无谋。㉑厌紫微之宏凯，甘陵波而远游。㉒越云梦而南溯，临浙河而东浮。㉓轂连弩于川上，候蛟龙于中流。㉔

爰薄方与，乃届欧阳。㉕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广陵之乡。㉖易千里之曼曼，溯江流之汤汤。㉗游赤圻以经复，越二门而起涨。㉘眷北路以兴思，看东山而怡目。㉙林丛薄，路透迤，石参差，山盘曲。㉚水激瀨而骏奔，日映石而知旭。㉛审兼照之无偏，怨归流之难濯。㉜羨轻舫之涵泳，观翔鸥之落啄。㉝在飞沉其顺从，顾微躬而缅邈。㉞

【校注】

⑭伪孙：指三国吴末帝孙皓。涂首：地名。各本并作“徐首”。中华本引孙彪《宋书考论》：“按《吴志》，皓致印绶于琅邪王伧。武，伧谥也。时伧军向涂中，徐首当作涂首。”按孙说是，今改正。

⑮运师：出兵。据《资治通鉴·晋纪》，晋咸宁五年冬，“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伧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鲁国唐彬下巴蜀，东西凡二十馀万”。“运师伐罪”即指这次伐吴。投书：献书请降。武王：即琅邪王司马伧，以其谥号为“武”，故称武王。

⑯迄：至，远到。落纽：打结，连接。乏：不正，偏远。振纲：举大绳而牵动众小绳。这两句的大意是说晋朝将东南西北连成一体，从而统一了全国。

⑰钜平：县名。汉置，晋因之，属泰山郡。故城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这里指晋钜平侯羊祜。先觉：事先感知，能预测结果。钜平侯羊祜镇守荆州时，暗中训练军队，培植将才，准备粮草，多次向朝廷献灭吴之计。羊祜虽然没有亲征吴国，但正是由于羊祜的远见卓识，晋朝才得以顺利灭吴，并因此走向中兴。所以“朝廷闻吴已平，群臣皆贺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并“策告羊祜庙，乃封其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资治通鉴·晋纪》）。

⑱左史：官名。周代史官分左史和右史，左史记行动，右史记语言。后世多承其制，而名或不同。攸：所。徵：记载，引验。胡：何，什么，哪里。

⑲江乘：县名。秦置，三国吴省为典农都尉治，晋复置。故城在今江苏句容县北，为长江下游重要渡口，历代江防要地。责始：寻求秦始皇的事迹。孙彪《宋书考论》云：“始谓秦始皇。始皇三十七年，登会稽，还过吴，从江乘渡。”

⑳厌：厌烦。紫微：帝王宫殿。宏凯：高大明亮。《艺文类聚》卷六二引汉李尤《德阳殿铭》：“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则，弘诞弥光。”“紫微宏凯”与此意近。甘：甘心，乐意。陵波：驾舟船行进于波涛之上。

⑩云梦：水泽名。所指范围不一，大致包括今湖南益阳县湘阴县以北、湖北江陵县安陆县以南、武汉市以西地区。南溯：向南逆流而上。〔“溯”字各本原用异体“汭”，《百三家集》因而误作“沂”。〕临：到达。浙河：即浙江。上游有二源，北为新安江，南为兰溪，二水合于建德县东南，东北流至桐庐县为桐江，至富阳县为富春江，至旧钱塘县境为钱塘江。据《史记·秦始皇纪》载，始皇于三十七年十月出游，曾“至钱塘，临浙江”。

⑪彀（音够）：张开弓弩。连弩：装有机关而可以连续发射的弓。《史记·秦始皇纪》：“（徐市）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这两句所言即其事。

⑫爰：于是。薄：通“迫”，逼近。方与：本春秋战国时宋邑，秦置县，属山阳郡。故城在今山东鱼台县境。乃：又，接着。届：至，到达。欧阳：欧余山的南面，为越王无强的儿子蹄所封之地，晋时属会稽郡，今在浙江省吴兴县境。

⑬江都：县名。汉置，以远统长江为一都会而名。故城在今江都县西南，唐以后移治今扬州市。次：临时驻扎。广陵：地名。战国楚有广陵邑，秦属九江郡，汉为广陵国，东汉改郡，均治广陵。三国魏移郡治于淮阴。东晋复以广陵县为郡治。隋改称扬州，又因避隋炀帝讳改为江都郡。明清为扬州府。故城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

⑭易：轻视，不以为难。曼曼：漫长，遥远。溯：逆流而上。汤汤（音伤伤）：水大流急的样子。

⑮洊（音见）：再次。赤圻（音祁）：犹“赤县”，指皇帝都城周围千里之内的地方。

⑯眷：顾念。北路：泛指北方敌占区。东山：泛指江南东晋所辖的大好河山。怡目：悦目，看着心里高兴。

⑰丛薄：草木聚生茂密的样子。逶迤：高低不平。参差：交错不齐。盘曲：盘回曲折。

⑱激湍（音赖）：水流在石岸间急速冲撞奔腾。骏奔：像快马一样奔驰。旭：日光，明亮。

⑲兼照：普照，照遍所有地方。濯（音浊）：洗涤。

⑬轻舠（音坟）：轻便灵巧的斑纹鱼。涵泳：在水中潜行。落啄：落在水面啄食小鱼。

⑭在：观察。飞沉：指飞翔于空中的鸟和沉没于水中的鱼。顺从：各自依从本性、顺应自然。微躬：谦指自身。缅邈：遥远。指自己跟飞鸟沉鱼相差很远。晋陆机《拟古诗·拟行行重行行》：“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沉。”疑即谢诗所本。

于是抑怀荡虑，扬榷易难。^⑮利涉以吉，天险以艰。^⑯于敌伊阻，在国斯便。^⑰勾践行霸于琅邪，夫差争长于黄川。^⑱葛相发叹而思正，曹后愧心于千魂。^⑲登高堞以详览，知吴淝之衰盛。^⑳戒东南之逆气，成刘后之贼圣。^㉑藉盐铁之殷阜，临淮楚之剽轻。^㉒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争。^㉓忿爱盎之扶祸，惜徒伤于家令。^㉔匪条侯之忠毅，将七国之陵正。^㉕褒汉藩之治民，并访贤以招明。^㉖候文辩其谁在，曰邹阳与枚生。^㉗据忠辞于吴朝，执义说于梁庭。^㉘敷高才于兔园，虽正言而免刑。^㉙阙里既已千载，深儒流于末学。^㉚钦仲舒之睟容，遵缝掖于前躅。^㉛对园囿而不窥，下帷幕而论属。^㉜相端、非之两骄，遭弘、偃之双愚。^㉝恨有道之无时，步险涂以侧足。^㉞

【校注】

⑮抑怀荡虑：时而压抑情怀，时而放纵思虑。扬榷：犹商榷，这里有估摸权衡之意。

⑯“利涉”两句疑用《周易·需卦》之意。《需卦》卦辞：“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彖》辞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其大意是可以“涉川”（这里喻指渡江进攻敌人），但有险阻，需要等待时机。

⑮这两句的大意是进攻敌人虽然有一定困难，但对国家有利，应该在所不辞。

⑯勾践：春秋时越国国君，曾为吴王夫差所败而求和得免，后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掉吴国，并称霸中原。琅邪：秦汉所置郡名，其地在今山东胶南诸城县一带。东晋失江淮以北地，遂于白下（今南京市北）另置琅邪郡。此诗“琅邪”不详所指。《史记·勾践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置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霸。”则“勾践行霸”之地在淮河以北的徐州。夫差：春秋时吴国君王，曾打败越王勾践和强大的楚国，但最终被越国消灭。黄川：疑指黄池，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吴王夫差为了继承其父的霸业，谋伐齐国，遭到伍子胥的劝谏，但他听从谗言，杀了子胥，大会诸侯于黄池，导致越国趁机偷袭吴国，使吴国元气大伤，终于在数年后被越国灭亡。

⑰葛相：不详所谓。疑指蜀汉丞相诸葛亮。曹后：亦不详所谓。疑指魏武帝曹操。

⑱高堞（音迭）：高墙，高台。“堞”是城墙上如齿状的矮墙。吴濞（音必）：指吴王刘濞，为西汉时所封的诸侯王，辖区在今江浙一带。汉景帝时因带头谋反而被诛。

⑲东南之逆气：指位于东南的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联合造反之事。刘后：指汉景帝刘启。臧圣：犹言圣明。臧同“骇”。语本《庄子·外物》：“圣人之所以臧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

⑳藉：凭借。殷阜：同“殷富”。富实，充足。临：面对。剽（音票）轻：义同“剽疾”、“剽急”，形容将士勇猛敏捷。《史记·周勃世家》：“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又《留侯世家》：“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三国志·蜀·张嶷传》：“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

㉑盛：安放。几杖：几案和手杖，供老年人平时靠身和走路时扶持所用。《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史记·孝文纪》十七年：“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然则此句所言为吴王濞事。弭（音迷）心：安心，顺心，止息叛乱之心。抵局：局限，压制。“怒抵局”指因为受到限制而发怒。汉景帝三年，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弱诸侯封地以尊京师，引起吴楚等七国不满，于是以诛杀晁错为

由起兵造反。

⑭爰盎（音肮）：又作“袁盎”，汉时楚人。曾为吴王相，景帝时晁错令人查办爰盎受吴王财物案，被皇帝赦为庶人。后吴楚七国因晁错而造反，爰盎力劝景帝将晁错杀了。吴楚事平，盎为楚王礼相，病免居家，后为梁王所杀。家令：即指晁错。错为汉颍川人，善治申商刑名之学。文帝时，从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号称智囊。景帝时迁为御史大夫，因建言削弱诸侯封地而引起吴楚七国叛乱，帝用爰盎言，斩错于东市。

⑮匪：（如果）不是。条侯：指周亚夫，汉代沛人，封条侯，为将军。景帝时任太尉，受命平定了吴楚七国叛乱，迁任丞相。七国：汉时所封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胶东等七个诸侯王国。陵正：凌驾欺负朝廷正统。

⑯藩：藩镇，指诸侯王国。招明：招徕贤明人才。【《全宋文》“招”作“昭”。以“访贤”例之，疑作“招明”为是。】

⑰候：问。文辩：文章辩论之才。【焦本“辩”作“辨”，二字古文常通用。】邹阳：汉临淄人。以文辩知名。初从吴王濞。吴王起兵谋反，邹阳上书劝谏而不听，于是离开吴王投奔了梁孝王。枚生：指枚乘，汉淮阴人。先后作过吴王濞和梁孝王武的文学侍从，有文辩之才，传世作品多种。

⑱据、执：都有坚持之意。吴朝、梁庭：指吴王濞和梁孝王武的朝廷。

⑲敷：布，施展。兔园：梁孝王刘武的园囿，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刘武好宫室园囿，筑建东苑，作为享乐和招纳宾客的场所。其东苑即兔园，也作“菟园”，又称“梁园”。枚乘作有《梁王菟园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文才。正言而免刑：邹阳投奔梁孝王后，遭到羊胜、公孙诡的陷害，下狱将死。邹阳上书力陈冤屈，获免，遂成为梁孝王上客。“正言免刑”事疑指此。

⑳阙里：地名，在洙、泗二水之间。相传为春秋时孔子授徒讲学之所，故这里用以指代孔子儒家学说。末学：浅学，后学。

㉑钦：敬，佩服。仲舒：即董仲舒，汉代广川人。生平讲学著书，推崇儒术，抑黜百家，开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

著有《春秋繁露》等书。晬（音碎）容：容貌温和润泽。常用以尊称有德行的长者，犹今言“尊容”“尊颜”。遵：沿袭，继承。缝掖：宽袖单衣。因是古代儒生所服，故此用作儒学的代称。前躅（音茁）：前人留下的足迹。

⑩“对园囿”两句：据《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少年起治春秋公羊传，景帝时立为博士，在园内书馆讲学，专心一意，门窗都降下帷幕，三年不窥视园囿。这两句即用此典。

⑪相端、非：作端、非之相。“端、非”指汉代江都易王刘非和胶西王刘端，董仲舒曾先后作过他们的丞相。两骄：两个骄横之人。刘端和刘非都是皇帝的庶兄，平日骄勇纵恣，故称“两骄”。弘、偃：指汉代人公孙弘和主父偃，因妒嫉董仲舒之才而进谗陷害过董仲舒，所以称为“双愿”。愿（音特）：恶，坏人。《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⑫道：治理国家的准则。董仲舒对武帝问时曾论述过“道”，他说：“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无时：不久，没有多少时间。涂：通“途”。侧足：踮起脚小心翼翼地走路。

闻宣武之大阅，反师旅于此廛。^⑬自皇运之都东，始昌业以济难。^⑭抗素旄于秦岭，扬朱旗于巴川。^⑮惧帝系之坠绪，故黜昏而崇贤。^⑯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旗。^⑰德非陟而继宰，衅逾禹其必颠。^⑱

造步丘而长想，钦太傅之遗武。^⑲思嘉遁之余风，绍素履之落绪。^⑳民志应而愿税，国屯难而思抚。^㉑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钓之假缕。^㉒总出入于和就，兼仁用于默语。^㉓弘九流以揅四维，复先陵而清旧宇。^㉔却西州之成功，指东山之归予。^㉕惜图南之启运，恨鹏

翼之未举。^⑭

【校注】

⑬宣武：展示武力。大阅：对军队的大检阅。反：同“返”。廛：本指住宅或市井区域，这里指驻军之处。

⑭都东：以东方的建康城（今南京市）为国都。济难：解救危难。建立东晋，虽然丢失了江淮以北大片河山，却避免了晋朝彻底覆灭。

⑮抗：举。素旄：杆顶用白色牦牛尾装饰的旗帜。秦岭：指陕西省境南的终南山，也称南山。为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公元316年，匈奴刘曜攻破陕西长安，俘虏晋愍帝。318年，刘曜在长安称帝，国号赵。巴川：指四川境内的巴江流域。公元303年，四川资（音从）人李特自称益州牧，建立革命政权。306年，李特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刘曜与李雄的称帝，彻底动摇了晋王朝的统治。

⑯帝系：帝王的世系。此指晋帝皇室。坠绪：将断而未断的残丝，比喻衰落。黜（触）昏：罢免昏庸无能之人。崇贤：尊崇重用贤能之人。

⑰收功：取得成效。垂世：流传后世。嗟（音接）：叹惜。在嗣：继位者。似指晋愍帝。覆旆（音沾）：旗帜倒下。比喻政权垮台。

⑱陟（音志）：古时称登升帝位或帝王之死为“陟”，疑此“德非陟”指德行与帝位不相称。继宰：继位统治天下。衅（音信）：过错，缺点。颠：颠倒，遇挫折。

⑲造：往。步丘：地名，东晋属广陵郡，即今江苏扬州一带。〔“步丘”各本并作“步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步兵当作步丘。”今据改正。〕钦：敬，佩服。太傅：官名，东汉时位在三公之上，后多为赠官。这里似指谢安。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坚攻晋，孝武帝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谢安派侄儿谢玄等大破苻坚于淝水，因指挥有功，拜太保，死后赠太傅。

⑳嘉遁：合乎正道的退隐。语本《周易·遁卦》：“嘉遁贞吉。”绍：继续。素履：没有装饰的鞋子。古礼规定父母死居丧两周年后穿素履，这里代指孝敬父母的礼节。落绪：遗留下来的风俗。

⑪志：心意。应：顺应，保持一致。愿税：愿意出财出力。屯难：时运艰难。语本《周易·屯卦》彖辞：“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⑫待楫：依靠船桨。假缕：凭借丝线。

⑬和就：不详出典。兼仁用于默语：有时说话，有时沉默，无论是沉默是说话，都能既显仁又藏用。典出《易·系辞上》：“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此诗即用其意。陶潜《命子》诗：“时有语默，运因隆庥。”意亦近。

⑭弘：发扬。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个学术流派。此当为泛指。掇（音偈）：束缚，捆扎。四维：“维”是结物使固定的大绳，故统治者将礼、义、廉、耻叫四维。《管子·牧民》：“四维张则国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先陵：祖先的陵墓。旧宇：原来的庙宇。

⑮却：退回。西州：地名。晋宋间扬州刺史的治所。东山：山名，在浙江上虞县西南，是谢灵运的故乡。归予：让我回家。

⑯“图南”两句：《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此用其典，说明虽有“图南”之大志，但尚未展翅高飞，因而觉得遗憾。〔《全宋文》“未举”误作“末举”。〕

发津潭而迥迈，逗白马以憩舫。⑰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角城。⑱城坡陁兮淮惊波，平原远兮路交过。⑲面荒野兮悲桥梓，溯急流兮苦磧沙。⑳复千里而无山，缅百谷而有居。㉑被宿莽以迷径，睹生烟而知墟。㉒□□□□□□，谓信美其可娱。㉓身少长于乐土，实长叹于荒余。㉔

哀神形之具瘁，值岁寒之穷节。㉕视层云之崔巍，聆悲飊之掩屑。㉖弥昼夜以滞淫，怨凝阴之方结。㉗望新晴于落日，起明光于躋月。㉘眷转蓬之辞根，悼朔

雁之赴越。^⑩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说。^⑪问徭役其几时，骇阅景于兴没。^⑫感曰归于《采薇》，予来思于雨雪。^⑬岂初征之俱对，冀鸛鸣之在垓。^⑭

【校注】

⑩津潭：地名，疑在津乡。《左传》庄公十九年：“楚子御之，大败于津。”晋杜预注：“津，楚地。或曰：江陵县有津乡。”津乡汉代属南郡，在今湖北枝江县西。迢迢：远行。逗：滞留。白马：古县名。汉代属东郡，以其地有白马山而名。故城在今河南滑县东。憩舫（音陵）：在有蓬有窗的小船上止息过夜。

⑪贯：穿过，经过。射阳：县名。汉置，属临淮郡。三国魏废县，晋复置。县内有射阳湖。故地在今江苏淮安东南。邗（音含）沟：水名，又叫邗江或韩江。即江苏境内自扬州市西北至淮安城北入淮的运河。《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济通：渡过。淮：淮水，淮河。源出河南桐柏山，东经安徽、江苏入洪泽湖。薄：通“迫”，逼近。角城：各本并作“甬城”。史书中“角城”、“甬城”互见，中华本据《水经淮水注》及《魏书地形志》、《魏书高闾传》改作“角城”，今从之。《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魏人寇淮阳，围军主成买于甬城。”胡三省注：“甬城，当作角城。”可见“角城”在江苏淮河北岸。

⑫陂陀（音驼）：同“陂陀”。险阻，不平。唐元稹《黄明府》诗：“逶迤七盘路，陂陀数丈城。”与此用同。交过：犹交错。

⑬亢（音求）野：远荒之地。语出《诗经·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亢野。”桥梓：语出《尚书大传·梓材》：“伯禽与康叔……问于商子曰：‘吾二子见于周公，三见而三笞之，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名桥，南山之阴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观焉。’于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观之，见桥木高而仰，梓木晋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后世遂称父子为桥梓。但此处似与父子无关，疑取桥梓高低不齐之意。溯：逆水上行。磧（音气）：砂石。

⑮𡗗（音兄去声）：宽广遥远。緌（音绵）：连绵遥远。

⑯被：置身于草丛之中。宿莽：经冬不枯而四季常青的草。径：山间小路。墟：村落。

⑰□□□□□□：各本并阙六字。谓：认为。信：真的，确实。

⑱身：自身，本人。少：不多。上句之“长”为生长，生活；下句之“长”为长久，经常。实：实际上。乐土：富裕快乐之地，指安逸的生活环境。荒馀：边远穷荒之地，指恶劣的生活环境。

⑲哀神形之具瘁：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焦本《谢康乐集》并阙“哀神形之”四字。中华本云“一本作‘哀神形之具瘁’”，今暂据补，以便阅读。具：俱，全都。瘁：憔悴，疲倦。值：当，遇上。穷节：年尾，年终。

⑳层云：重叠厚实的云团。【焦本、《百三家集》、《全宋文》等作“曾云”。曾，“层”之借字。】崔巍：高大矗立的样子。聆：听。悲飚（音标）：尖声长啸的狂风。掩屑：迅疾飘动的样子。

㉑弥：满。“弥昼夜”犹言整日整夜。滞（音治）淫：长久停留。语本汉王粲《七哀诗》之二：“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凝阴：寒冰。语本《周易·坤卦》：“履霜坚冰，阴始凝也。”方结：正在凝结。

㉒跻（音机）：升。

㉓眷：顾念。转蓬：蓬草随风飘转。辞根：离开本根。《文选》曹子建《杂诗》之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此句袭用其意。悼：伤感。朔雁：即雁，候鸟之一，每年秋分后飞往南方，次年春分后返回北方。因本居北方，故称朔雁，又叫朔禽。灵运《山居赋》：“海鸟违风，朔禽避凉。”自注：“朔禽：雁也。”越：古越国地域。这里代指南方。

㉔披：披露，敞开。微物：荫蔽之物。指内心。疚情：愧疚，难为情。思心：即心思。其：岂。【这两句《艺文类聚》引作“彼微物之疚情，此思心而可歌”，有四字不同。】

㉕徭役：劳役，力役。此指兵役。骇：惊讶。阅景：测算日影以计时间。兴没：日出日落。这两句是说出征在外时日已久。

㉖“采薇”两句：“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诗篇名。《诗序》：“《采薇》，遣戍役也。”朱熹《集传》：“此遣戍役之诗。以其出戍之时采

薇以食，而念归期之远也，故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兴。……盖叙其勤苦悲伤之情。”诗中有“曰归曰归，岁亦莫（暮）止”、“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句，这里化用“曰归”“来思”“雨雪”等词语，借以表达岁暮思归的心绪。

㉔惧对：害怕敌人。冀：希望。鸛（音灌）鸣之在垤（音迭）：“鸛”即鸛雀，“垤”为蚁冢。此用《诗经·豳风·东山》中的现成词句代指该诗篇。诗序认为《东山》诗是歌咏周公东征三年而归的，其中有“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等句，故此借来表示希望早日回家。与上举《采薇》诗类同。

停骖驂于逾宿，骛吾楫于邳乡。㉕奚车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辅汤。㉖绵三代而享邑，厠践土之一匡。㉗嗟仲几之宠侮，遂舍存以征亡。㉘喜薛宰之善对，美士弥之能纲。㉙

升曲垣之逶迤，访淮阴之所都。㉚原入跨之达耻，俟遭时以远图。㉛舍西楚以择木，迨南汉以定谟。㉜乱孟津而魏灭，攀井陘而赵殂。㉝播灵威于齐横，振余猛于龙且。㉞观让通而告狝，曷始智而终愚。㉟

迄沂上而停柅，登高圯而不进。㊱石幽期而知贤，张揣景而示信。㊲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于云仞。㊳岂无累于清霄，直有概于贞吝。㊴始熙绩于武关，卒敷功于皇胤。㊵处夷险以解挫，弘忧虞以时顺。㊶矜若华之翳晷，哀飞驂之落骏。㊷伤粒食而兴念，眷逸翻而思振。㊸

【校注】

㉔停骖驂于逾宿：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焦本、明刻本及信述堂本《百三家集》并阙前四字。中华本校云“一本作‘停驂’”。

骖于逾宿”，今权且据补。【又寿考堂本《百三家集》作“不可在臣逾宿”。】骖非（音参非）：本指四马驾车时中间夹轅的两匹马，这里泛指车马。逾：经过。宿：地名。春秋时有宿国，秦汉以其地为县，属临淮郡。东晋义熙初置宿豫县，唐代改为宿迁县。其地在今江苏境内淮水以北。骛（音务）吾楫：快速划动我们的船桨。指乘船飞奔。邳：地名，又称下邳、邳州。故地在今江苏省邳县境内。

⑤奚：指奚仲，夏代人名。车正：古代职官名，掌管车服诸事。《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又《风俗通》：“奚仲为夏车正，自薛封邳。”虺（音悔）：即仲虺，商汤时人，奚仲的后代。左相：左右丞相之一，为天子重臣。《左传》定公元年：“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

⑥绵：连续。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享邑：享有城邑，即薛邑。厠：参与。践土：春秋时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原阳西南。一匡：犹一统，指天下诸侯都归顺于天子。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诸侯之师败楚军于城濮，随即在践土作王宫，率诸侯盟于王庭，共扶周王朝。所谓“践土之一匡”即指这次盟会，时薛作为小国与盟。

⑦嗟（音接）：叹惜。仲几：人名，春秋时任宋国左师。宠侮：古语“启宠纳侮”的省说，意谓尊宠别人却反受其侮。征亡：自取灭亡。

⑧薛：春秋时国名。先祖奚仲为夏车正，周初封其后人于薛，为诸侯。战国时为齐所灭。故地在今山东滕县南。“薛宰”即薛国的宰臣，也就是薛邑的长官。善对：对答巧妙。士弥：指春秋时晋国大臣士弥牟，又称士伯、士景伯。能纲：办事能坚持原则。以上四句所言事件见于《左传》定公元年，诸侯共同参加筑成周的工程，可宋国的仲几却不接受任务，而要薛国等小国代宋国服役。薛国的宰臣就巧妙地搬出晋文公在践土之盟上所说的话，表明薛国应该接受天子的官位而不应该为诸侯服役。仲几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晋国的士弥牟想调和两国的矛盾，却遭到仲几的嘲讽，士弥牟于是发怒，说这是“启宠纳侮”，一定要惩治仲几，于是把仲几抓起来带回晋国发落。【“士弥”焦本作“士弭”，误。】

⑨升：登。曲垣（音元）：弯曲的城墙。逶迤：曲折起伏之貌。淮阴：地名。故地在今江苏省清江市东南。汉高祖刘邦封韩信为淮阴侯，

即此地。所都：聚会之地，即城邑。【焦本“淮阴”作“淮阳”，疑误。《全宋文》“都”作“曙”。）

⑩原：推究、探求（某种行为的目的）。入跨之达耻：“跨”通“胯”，两腿之间。淮阴侯韩信年少时家贫无行，常受人欺侮。有屠中少年当众说韩信胆小，要他从自己胯下爬过去，而韩信居然照办，甘受其辱。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下数句言韩信事皆出此。俟：等待。遭时：遇到时机。远图：谋求远大功业。

⑪舍：放弃，离开。西楚：古楚地的一部分。《史记·货殖列传》：“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张守节正义：“言从沛郡西至荆州，并西楚也。”这里指“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项羽本纪》）的项羽。择木：古人有“良鸟择木而栖”的说法，这里比喻俊杰才人择主而仕。迨（音带）：及，到。南汉：与“西楚”对言，指当时被项羽封为汉王的刘邦，统辖巴、蜀、汉中三郡。谟（音莫）：谋略，计策。韩信原为项羽部下，因不得重用而“亡（逃）楚归汉”，被封为大将军，为汉王刘邦出谋划策，终得天下。

⑫乱：横渡。孟津：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孟县南。但《史记》所载韩信灭魏时“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缶渡军”，所言“临晋”指临晋关，又名蒲津关，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夏阳”则在今陕西韩城县南，皆与“孟津”之地不符，疑有误。魏：指项羽所封的西魏，以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为都城。在这次战役中，魏王豹为韩信所俘虏，收魏地为汉河东郡。井陘（音刑）：地名，即今河北井陘县东北之井陘口。赵：项羽所封诸侯之一，其王为赵歇，都城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县）。殂（粗阳平）：死亡，灭亡。【各本作“徂”，此从焦本作“殂”。】汉高祖三年，韩信张耳率兵数万，东下井陘击赵，大败赵军，斩赵相成安君，擒赵王歇，其地归汉，立张耳为赵王。

⑬齐：项羽所封诸侯之一，以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为都城，原齐王田荣被百姓所杀，其弟田横立田广为齐王。“齐横”似应为“齐广”之误，指齐王田广。高祖三年，韩信带兵偷袭齐历下（今山东济南市）军，攻破齐都临淄，迫使齐王田广逃走高密。龙且：人名，楚王项羽手下的大将。齐王田广败逃高密时，楚王项羽派龙且率二十万众救齐，龙

且不听谋士之言，中韩信诱敌之计，水淹军败。韩信杀龙且，赶跑齐王，最终平定了齐地，自立为齐王。

⑩让：辞让，谢绝不受。通：指齐国辩士蒯通，精谋略。韩信平定齐国后，蒯通曾为奇策以说韩信，建议他既不为汉，也不与楚，而据强齐以三分天下，跟汉、楚鼎足而立，以免功成震主招致危难。但韩信念刘邦知遇之恩，不忍背弃，结果在消灭项羽后，被刘邦解除了兵权，徙封楚王，后又降为准阴侯。狝（音习）：指钜鹿郡守陈狝。陈狝赴任前向韩信辞行，韩信因不满于朝廷，故告言心事，与陈狝密谋造反，后事败被杀。曷：为什么。

⑪迄：至。沂（音已）：即沂水，今称沂河。源出山东沂源县鲁山，南流经临沂县入江苏境。桡（音义）：短桨。“停桡”即停船。圯（音宜）：桥。

⑫石：指黄石公，汉代的一个仙道人物。幽期：秘密约会。张：指张良，世居韩地，后随沛公刘邦，善谋划，为汉代开国功臣之一，封留侯。揣景：量度日月之影以计算时间。张良因秦灭韩并杀其全家而狙击秦始皇报仇，未遂，逃匿于下邳。有一天，张良散步到一座桥上，遇一老父故意将鞋子坠落桥下而要张良捡来并替他穿上，张良照办了。老父即约张良五日后在此相见，可张良两次迟到，老父生气未肯赐教，第三次张良未到半夜就去了，终于赶在老父之前到达约定地点，老父很高兴，就送给他一本《太公兵法》，要他常习诵读，预言十年后可以为王师，并约张良十三年后到济北谷城山下见他，而他已变成一块黄石。后果然如老父所言，故称老父为黄石公。这两句讲的就是此事，见载于《史记·留侯世家》。下面几句皆言张良事，出处同此。

⑬本：追寻，揣度。文成：也指张良。张良死后，谥为文成侯。素心：本心，一向的志愿。要：通“邀”，请约。王子：疑指王子乔，古代传说中的仙人。晋张协《七命》：“王子绁纓而倾耳，六马嘘天而仰秣。”其中的“王子”即指王子乔。张良功成名就后，想抛弃人间尘事，隐遁仙游，于是绝食引气，以求轻身成仙。这两句及下两句疑就此事而言。云仞：高空。

⑭累：牵连，顾念。清霄：晴朗的天空，喻指仙境。直：只是。概：通“慨”，感叹。贞吝（音赁）：语出《周易·泰卦》爻辞：“上六，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言泰极而否，功成者虽得其贞，亦不免于羞吝，故需隐退。

⑳熙绩：犹发迹，开创事业。语本《尚书·尧典》“庶绩咸熙”（众事皆兴）。武关：地名。在今陕西商南县西北。秦末，张良率兵随沛公刘邦取韩十馀城，攻下宛，西入武关，直捣秦都咸阳，一举推翻了秦王朝。卒：最后。《全宋文》“卒”作“率”，疑误。敷：布，给予。皇胤（音印）：皇帝后代，这里指太子。汉朝立国之后，高帝想废太子而另立戚夫人之子，太子母吕后非常着急，请张良替她想办法保全太子。张良献计，要太子卑辞安车厚礼聘请隐居商山的四位老贤哲以为辅佐，高帝十分敬重这四个人，于是不敢再废除太子。所以说张良晚年有功于太子。

㉑夷险：凶险，喻指逆境。“夷”通“瘕”，伤痛之处。解挫：排除挫折危难。忧虞：忧虑。“弘忧虞”疑指善于作长远思考。

㉒矜（音今）：同情。若华：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在太阳下山处的一种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翳翳（音异鬼）：遮蔽太阳的光芒。

㉓粒食：以谷物为食，即吃粮食。兴念：产生退隐之心。眷：顾念，向往。翮（音河）：羽茎，代指鸟翅膀。“逸翮”即翅膀安闲不动，疑喻指隐士。振：展翅飞翔。

戾臣山而东顾，美相公之前代。㉔嗟残虏之将糜，
 炽余焱于海济。㉕驱鲈稚于淮曲，暴鰥孤于泗滢。㉖托
 末命于风云，冀灵武之北阅。㉗惟授首之在晨，当盛
 暑而选徒。㉘肃严威以振响，渐温泽而沾腴。㉙既云撤
 于胸城，遂席卷于齐都。㉚曩四关其奚阻，道一变而
 是孚。㉛

伤炎季之崩弛，长逆布以滔天。㉜假父子以诈爱，
 借兄弟以伪恩。㉝相魏武以谲狂，宄谟奋于东藩。㉞桴
 未噪于东郭，身已馘于楼门。㉟

审贡牧于前说，证所作于旧徐。^⑳聆泗川之浮磬，玩夷水之螭珠。^㉑草渐苞于炽壤，桐孤杆于峯隅。^㉒慨禹迹于尚世，惠遗文于《夏书》。^㉓

纷征迈之淹留，弥怀古于旧章。^㉔商伯文于故服，咸征名于彭殇。^㉕眺灵壁之曾峰，投吕县之迅梁。^㉖想蹈水之行歌，虽齐汨其何伤。^㉗启仲尼之嘉问，告性命以依方。^㉘岂苟然于迂论，聆寓言于达庄。^㉙

【校注】

㉑戾（音立）：至，来到。臣山：地名，不详所指。相公：不详所指。

㉒嗟：叹惜。残虏：战败剩余的敌人。糜：灭亡。炽余森：犹言死灰复燃。“森”通“燄”。海济：地名，不详所指。疑指济水靠海处，属山东境。

㉓鲐（音台）稚：老人和小孩。淮曲：淮水转弯处。暴：同“曝”。暴露于外。鰥（音官）孤：老而无妻曰鰥，幼而无父曰孤。这里泛指孤独无助的老小病弱之人。泗滢（音四事）：泗水之滨。

㉔末命：行将灭亡的命运。【“末命”各本并作“未命”，今据焦本《谢康乐集》改正。】于风云：各本并阙“于风”二字。中华本校曰“一本作‘托未命于风云’”，今据补。冀：希望。灵武：指正义威武之师。北阅：到北部来阅兵。意即盼南军北伐，解救处于水火战乱中的敌占区人民。

㉕惟：想，念及。授首：交出脑袋，指投降或被杀。在晨：言时间紧迫。选徒：选派军队出征。

㉖振响：摇动铃铎发出响声以警众。《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铎”即有舌的大铃。温泽：犹言“温润”，指君子温文仁爱的品性。《礼记·聘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沾腴（音鱼）：沾濡腴润，多指恩泽普及。南朝梁刘孝标《辩命论》：“渐礼乐之腴润，蹈先王之盛则。”与“渐温泽而沾腴”句意近。

⑳既…遂…：…之后，接着又…。云撒：像云团滚动似地撒走。【《全宋文》“撒”作“撤”，疑误。】胸（音渠）城：疑指胸县。秦始置，汉属东海郡，南朝宋废。故城在今江苏连云港市。齐都：齐国都城。泛指古齐国地域，在今山东省东部。

㉑曩（音囊上声）：往昔，从前。四关：关中地区（相当于今陕西省境）沟通外界往来的四个关口，即东函谷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后汉书·光武纪》：“三河未澄，四关重扰。”这里泛指天下。奚阻：哪有阻碍，即畅通无阻。道一变而是孚：大意言政教文化统一颁布，通行全国。《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又《周易·中孚》彖辞：“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疑与此意有关。

㉒炎季：汉代末年。汉朝自称以火德王，故称炎汉或炎刘，此简称为炎。崩弛：倒塌散乱。指社会动荡混乱行将垮台。长（音掌）：产生，出现。逆布：指具有反叛性格的汉人吕布，善骑射，骁勇有力。滔天：言犯下滔天罪行。以下六句皆言吕布事，见载于《后汉书》及《三国志》吕布传。

㉓假：借。诈爱：虚伪的爱。【明刻本、寿考堂本《百三家集》“诈爱”误作“至爱”。】吕布初随丁原，后杀原而投靠董卓，誓为父子；后又因貂蝉之爱而与司徒王允合谋杀掉了董卓。“假父子以诈爱”句即言此事。“借兄弟以伪恩”句则有三事相关，难以确指。其一，吕布杀董卓后，被董卓部将战败，逃出京城，先后投靠袁术和袁绍两堂兄弟。当时袁绍是讨伐董卓的联军盟主，袁术也举兵进京急求屠裂董卓，吕布自恃杀卓有恩德于袁氏兄弟，故纵兵暴横，胡作非为，结果不能自安，又先后逃离袁家兄弟。其二，吕布从袁绍处逃出，被张邈、张超兄弟俩迎为兖州牧，为之守濮阳，与前来讨伐的曹操相持百余日而不败，后移屯山阳，坚守两年多才被曹操战败于钜野。可见吕布对张氏兄弟也有功德。其三，吕布兵败钜野后投奔刘备，当时刘备与袁术对抗，袁术暗中收买吕布，吕布即偷袭下邳，俘获刘备妻子，迫使刘备投降。袁术又遣兵围剿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吕布宴请双方将领，替刘备求情，说“玄德（刘备），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结果各自罢战。可见吕布跟刘备曾兄弟相称，吕对刘有救援之恩。

④相：视，看待。魏武：指后来谥号魏武帝的曹操。当时他自封为汉丞相。谲（音决）狂：欺诈狂妄。充谟（音鬼莫）：阴谋作乱。东藩：东方的屏障，疑指江苏境内的下邳。当时吕布自号徐州牧，屯兵下邳，从陈圭之谋，背弃袁术而投靠曹操。建安三年，吕布再次投向袁术，派兵攻打沛县刘备；曹操为救刘备，亲自领兵击布，兵临下邳城下。

④桴（音扶）：鼓槌。噪：喧闹。这里指发出鼓声。“桴未噪”意谓来不及击鼓进军，即尚未开战。东郭：指下邳城墙。馘（音国）：本指杀死敌人后割取左耳以计功，这里指缢杀悬首。吕布被围下邳，不听陈宫之谋，又激怒部将侯成，结果侯成执捉陈宫等率众投降曹操。吕布登上白门楼，见大势已去，只好下城投降，却因刘备的怂恿，终被曹操下令缢杀。

④审：考察。贡：向朝廷进献地方土特产。牧：官名。《礼记·曲礼》：“九州之长，入于天子之国，曰牧。”【焦本“牧”作“收”，误。】前说：古代的记载。主要指《尚书·禹贡》篇。《禹贡》别天下为九州，记载了各州的行政区域、山川分布、交通物产、水土治理、贡赋等级等情况。旧徐：古代徐州地界。《禹贡》分“海、岱及淮惟徐州”，包括今江苏、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前文所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大都发生在徐州地域内。

④聆：听。泗川：即泗水。源出今山东泗水县，下流入淮河。浮磬（音庆）：《禹贡》徐州下有“泗滨浮磬”句，唐孔颖达疏：“石在水旁，水中见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磬”是一种矩角形的乐器。夷水：水名。古夷水入长江，属荆州，不属徐州。疑所记有误。蜃（左虫）（音贫）珠：即蚌珠。《禹贡》徐州有“淮夷蜃珠鱼”句，孔颖达疏：“蜃是蚌之别名，此蚌出珠，遂以蜃为珠名。”

④渐苞：滋长丛生。炽壤：湿润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地。《禹贡》徐州有“草木渐苞”句，“包”“苞”通。孤杆：单株独生。峯隅（音义鱼）：峯山的边角处。峯山在今江苏邳县境内。《禹贡》徐州有“峯阳孤桐”句。

④禹：又称大禹、戎禹。夏代开国君主，以治水土有功而享誉后世。“禹迹”即有关大禹平治水土的事迹。尚世：上古之世。遗文：留下文章。主要指《禹贡》篇。《夏书》：今传《尚书》共58篇，依朝代编

排，分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其中《夏书》包括《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四篇，保留了夏代的重要政史资料。

⑳纷：多，盛。征迈：出征远行。淹留：长久停留。弥：更加。【焦本作“弭”，误。】旧章：古代文献书籍。

㉑商伯：商君，商地之长。服：古王畿以外的地方。“文于故服”意为在商国故地创造文明。咸：皆，都。征：求。征：寿考堂《百》误作“微”。彭殇（音伤）：寿夭，长命与短命。“彭”指彭祖，相传为颛顼帝玄孙陆终氏的第三个儿子，尧帝封之于彭城，故称彭祖。彭祖历唐虞夏商周五代，年八百岁，故以为长寿代表。“殇”指未成年而死，故有短命之义。

㉒灵壁：又作“灵璧”，地名，在今安徽省北部。曾峰：高峰。“曾”通“层”，叠累高耸。吕县：地名。在今江苏铜山县东南泗水边。迅梁：隆起而突出江面的石岸。《水经注》二五《泗水经》：“又东南过吕县南。”注：“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

㉓蹈水：在水中行走。行歌：边走边唱歌。齐：通“脐”，指漩涡。因水面漩涡跟腹部肚脐形状相似，故称漩涡为“脐”而写作“齐”。汨（音鼓）：回腾涌出的浪波。《庄子·达生》：“孔子观于吕梁，县（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披）发行歌而游于塘（岸）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汨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这上下几句都用《庄子》此典。

㉔启：引发。仲尼：即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嘉：美好。依方：按自然规律而行。这两句所指即上引孔子与游水者的问答。

㉕苟然：随随便便的样子。迂论：曲折虚妄而不切实际的言论。寓言：有所寄托的比喻之言，通常用一个虚拟的故事说明某种道理。达庄：指《庄子·达生》篇。

于是滥石桥，登戏台。^⑭策马钓渚，息辔城隅。^⑮永感四山，零泪双渠。^⑯怨物华之推驿，慨舟壑之递迁。^⑰谓徂岁之悠阔，结幽思之方根。^⑱感皇祖之徽德，爰识冲而量渊。^⑲降俊明以镜鉴，回风猷以昭宣。^⑳道既底于国难，惠有覃于黎元。^㉑士颂歌于政教，民谣咏于渥恩。^㉒兼《采芑》之致美，协《汉广》之发言。^㉓强虎氏之搏翼，漏云网于所禁。^㉔驱黔萌以蕴崇，取园陵而湮沉。^㉕锡残落于河西，序沦胥于汉阴。^㉖攻方城而折扃，扰谯颍其谁任。^㉗世阙才而貽乱，时得贤而兴治。^㉘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枉志。^㉙体飞书之远情，悟犒师之通识。^㉚迨明达之高览，契古今而同事。^㉛拔渊漠于潜机，骋神锋于云旆。^㉜驱斥泽而风靡，蹙坑谷而鸟窠。^㉝中华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缓带。^㉞既克黜于肥六，又作镇于彭沛。^㉟晏皇涂于国内，震天威于河外。^㊱扫东齐而已宁，指西崑而将泰。^㊲值秉均而代谢，实大业之兴废。^㊳心无忝于乐生，事有像于燕惠。^㊴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勋而是税。^㊵捐七州以爰来，归五湖以投袂。^㊶屈盛绩于平生，申远期于暮岁。^㊷

【校注】

⑭戏台：疑指戏马台，即项羽掠马台。晋义熙中刘裕曾大会宾客赋诗于此。故迹在今江苏省铜山县南。

⑮策：用鞭子驱赶。钓渚（煮）：在水边垂钓。辔（音配）：驾驭马匹的嚼子和缰绳。“息辔”意为下马休息。城隅：城墙边角处。

⑯零：落。双渠：形容两行泪水像渠水一样流淌。

⑰物华：自然景物。代指时节、光阴。推驿：犹推移。舟壑：本指藏舟于深谷中，喻安全稳当之意，语出《庄子·大宗师》。这里转指世运、世道，与南朝江淹《杂体诗》“舟壑不可攀，忘怀寄匠郢”中的

“舟壑”用同。

④谓：认为，觉得。徂（音殂）岁：已往的岁月。悠阔：悠闲宽裕。幽思：深远的思绪。方根：比喻思绪如根系纠缠难以拔除。

⑤皇祖：疑指东晋第一个皇帝即晋元帝司马睿。西晋灭亡后，他于公元318年在建康称帝，年号太兴，史称东晋。徽德：美好的德行。爰：发语词，无实义。识冲而量渊：大意指懂得空虚变化的自然道理。语本《老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⑥俊明：贤能杰出之人。〔《全宋文》“俊”作“峻”。〕镜鉴：借镜自照，喻以他事为戒。回：旋转，改变。风猷：品格，道义。昭宣：彰明，显扬。

⑦底：停滞，穷尽，消除。覃：延及。黎元：犹黔首，指老百姓。

⑧士：官僚阶层。谣咏：歌唱，歌颂。渥（音卧）：厚重。

⑨采芑（音起）：《诗经·小雅》篇名，是歌颂周宣王南征的诗。朱熹《诗集传》：“宣王之时，蛮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野菜）而食，故赋其事以起兴。”协：合。汉广：《诗经·周南》中的篇名，本是一首男女情诗，但旧《诗序》认为“《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则是歌颂文王美德的诗。这两句借《采芑》《汉广》二诗歌颂“皇祖”的武功和文德。

⑩氐（音低）：古代西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又称西戎。搏翼：拍击翅膀。喻指武装侵犯。淩（音竹）云：犹浊云、乌云。喻指氐军像乌云一样翻滚而来。网于所禁：触犯别国的领地。氐族苻氏建立前秦，三任国君苻坚于公元382年统一中国北方，次年即大举进攻东晋，东晋派谢安、谢玄御敌，于是发生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以下数句皆与此战相关。

⑪黔萌：黎民百姓。蕴崇：堆聚，聚集。园陵：帝王的墓地。湮（音烟）沉：埋没，破坏。

⑫锡：未详所指。疑指锡杖，即僧人所持之杖，这里代表佛教。河西：黄河以西地区。序：不详所指。疑指乡学，代表文化教育。《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沦胥：犹沦陷。汉阴：汉水以南地区。这两句为互文，言中原晋室的广大土地被侵略者蹂躏，人民生命涂炭，连文化教育甚至佛教都遭到严重破坏。

⑳方城：春秋时楚国北部的长城，为古代九塞之一。其城由今之河南方城县至邓县。折扃（音迥阴平）：折断关门用的门闩，即破门而入。谯（音乔）：郡名。东汉末分沛国置谯郡，晋因之。辖地在今安徽、河南交接区域，包括蒙城、亳县、鹿邑等。颍：指颍川郡。秦始置，汉晋因之。辖地为今河南省中部及南部。谁任：哪个承受得了。上举方城、谯、颍等地东晋时皆为前秦所占。〔句中“扰谯颍”之“扰”字焦本作“优”，误。〕

㉑阙才：缺乏人才。贻：留下，引起。

㉒祖考：祖父，祖先。邦壤：国土，国家领地。在：考察。幽人：隐士，有贤才而不在位之人。枉志：委曲自己的心愿。

㉓体：体会，感受。悟：领悟，明白。犒（音靠）师：用酒肉等物质慰劳军队。此用“飞书”事（未详出典）和郑国商人弦高遇秦师偷袭郑国而假借君命犒劳秦师以挽救郑国的典故（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意在说明隐士贤才当以国家利益为重，勇敢地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

㉔迨：及，达到。契：合，一致。

㉕渊漠：深谋远虑。潜机：隐伏难以察觉的事故机缘。骋：飞逝。神锋：神奇的箭矢。云旆：高耸入云的旗帜。

㉖斥泽：盐碱沼泽地带。《孙子·行军》：“绝斥泽，惟亟去无留。”风靡：顺风倒下。蹙（音促）：紧缩，挤聚。鸟窜：像鸟雀一样逃窜。这两句用“风靡”“鸟窜”喻敌军败逃。

㉗中华：中原华夏地区。免夫左衽：避免了那种左衽的情况发生。“左衽”指像少数民族一样穿前襟向左而露出右臂的服装，意即华夏民族被外族统治而同化。语本《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江表：长江以南地区。此焉：至今。缓带：慢慢地扎束衣带。形容安适从容。

㉘克黜：战胜、击退敌人。肥：指肥水，又作淝水。在今安徽省内。六（音陆）：春秋时有六国，为楚所灭，后设六安郡，故地在今安徽六安县。“肥六”泛指肥水流域。公元383年，谢安推荐谢灵运的祖父谢玄任前锋都督，在肥水流域大败前秦苻坚军，收复大片失地，史称“淝水之战”。作镇：设防守卫。彭：指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沛：县

名。秦始置，后沿袭。今江苏省仍有沛县。苻坚大军从肥水败逃后，谢安令谢玄乘胜伐秦，开拓中原。次年八月谢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逃走，谢玄进驻彭城。

㉔晏：平安，安定。皇涂：大路。“涂”通“途”。〔《全宋文》“涂”作“图”。〕河外：黄河西南地区。

㉕东齐：指古齐国地界。齐国地处东方，故称东齐。包括今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地区。西崑：指位于西部的崑山，在今河南洛宁县北，西北接陕县界，东接颍池县界。泰：安定。谢玄镇守彭城，继续派遣部下攻秦，九月使彭城内史刘牢之破秦兖州，河南城堡皆来归附；十月遣阴陵太守高豪攻秦青州，青州降；同时派将军颜肱、刘袭进军河北，攻克黎阳。至此，谢玄收复平定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数省交接区域的大片国土。

㉖值：遇上。秉均：“均”通“钧”，权衡轻重之石。秉钧即执掌衡器，喻指掌管国家政权。《诗经·小雅·节南山》：“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后转指宰相职位。代谢：更替。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太保（相当宰相）谢安病逝，琅邪王司马道子接替了谢安的部分职务。

㉗忝：羞辱，有愧。乐生：指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燕惠：即燕惠王。燕昭王时，乐毅为上将，联合赵楚韩魏，总领五国兵马伐齐，攻占七十余城，以功封于昌国，号昌国君。燕惠王继位后，齐用反间计，惠王罢乐毅而使骑劫代之，乐毅出奔赵。齐国趁机兴兵，大破燕军，尽复失地。此用乐毅比谢玄。

㉘伐：夸耀。宏勋：巨大的功劳。是税：意为不居功。“税”通“脱”，解脱，放弃不要。

㉙捐七州：放弃七州都督的职位。爰来：迁居别处。《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五湖：指太湖及附近的滭湖、洮湖、射湖、贵湖。这里以五湖代指会稽郡，即谢玄的故乡。投袂（音妹）：甩袖，挥袖。表示立即行动。晋陆机《门有车马客行》：“投袂赴门涂，揽衣不及裳。”“投袂”意同。淝水之战后，因谢玄收复失地有功，朝廷加封他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但谢安死后，谢玄渐不为朝廷所重，太元十二年即以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代玄镇彭城，而降玄为会稽内史。

⑭盛绩：盛大的功绩。远期：远大的志向。暮岁：晚年。谢玄于太元十三年春病逝于故乡。

访曩载于宋鄙，采阳秋于鲁经。^⑮晋申好于东吴，郑凭威于南荆。^⑯故反师于曹门，将以塞于夷庚。^⑰纳五叛以长寇，伐三邑以侵彭。^⑱美西钜之忠辞，快韩厥之奇兵。^⑲

追项王之故台，迹霸楚之遗端。^⑳挺宏志于总角，奋英势于弱冠。^㉑气盖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倾湍。^㉒始飙起于勾越，中电激于衡关。^㉓兴偏虑于攸吝，忘即易于所难。^㉔忌陈锦而莫照，思反乡而有叹。^㉕且夫杀义害婴而愎丰疑，继贤不策，失位谁持。^㉖迨理屈而愈闭，方怨天而怀悲。^㉗对骏骓以发愤，伤虞姝于末词。^㉘

【校注】

⑮曩载：旧岁，过去的年月。宋：宋及下文鲁、晋、吴、郑、荆（楚）、曹皆春秋时国名。鄙：边界城邑。阳秋：即春秋，指记载历史的书。晋代避简文帝郑太后阿春讳，改春秋为阳秋。晋孙盛撰有《晋阳秋》。鲁经：指鲁国的《春秋》和《左传》。

⑯申好：请求建立友好关系。凭威：借助武力。公元前573年，郑伯会同楚国伐宋。

⑰反师：回师。指楚军返回助郑伐宋。曹门：宋国西北面通向曹国的城门。夷庚：车马往来之宽广大道。〔《全宋文》“庚”作“陵”。〕

⑱五叛：指宋国的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人。三年前，他们由宋国逃奔到楚国，此次楚郑伐宋，得以把他们送入宋国的彭城。三邑：指宋国的朝郑（今河南夏邑县）、城郛、幽丘（皆在今安徽萧县）三处城邑。彭：指宋国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是当时各国交通要道。

⑳西钜：即西钜吾，宋国大臣。忠辞：指西钜吾针对国人为五叛回国而担心害怕之事所说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楚国送五叛回来，对我们宋国有利，用不着担心。韩厥：晋国大臣。宋人围攻彭城的五叛，楚国派子重伐宋救彭城；宋华元到晋国告急求救，晋韩厥迅速出兵，迫使楚军退回。这一段所述郑、楚、宋、晋诸国人物事件皆见于《左传·成公十八年》。

㉑故台：指戏马台，在江苏铜山县南，传说项羽曾掠马于此。迹：探寻。遗端：残留的事迹。

㉒总角：古人未成年时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这里指代未成年时。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成人，开始加冠戴帽，其时身体尚未壮实，故称弱冠。此即代指刚成年时。

㉓倾湍（音团阴平）：急流倒灌而下。项羽被围垓下时曾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见《史记·项羽本纪》。此段上下各句所言项羽事皆可见此。【力拔山：焦本作“力拔山”，误。】

㉔飚起：像狂风般迅速卷起。勾越：即吴越，今江浙一带。电激：像雷电般激烈冲撞。衡关：疑指秦函谷关以外的广大区域而非拘一地。入关破秦都咸阳之前，项羽纵横驰骋于钜鹿、棘原等地，大破秦军主力。

㉕兴：产生。偏虑：偏激狭隘的想法。攸吝：忧患危难。即易：选择简单的办法。这两句不详所谓。疑上句指担心危险而在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卒事，下句指鸿门宴上放跑刘邦而引起长期楚汉争夺天下事。

㉖忌：恨惜，遗憾。陈锦而莫照：陈列锦绣衣裳却没有光亮而看不见。反乡：回归故乡。项羽灭秦入咸阳后，有人劝他都咸阳以霸天下，而项羽却一心想要东归，叹惜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㉗义：指义帝，即楚怀王。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后，迁义帝往长沙郴县，于中途派人杀害。婴：指秦王子婴。项羽入咸阳时，子婴已投降，但仍被杀害。而愎丰疑：句意不明，疑有夺误。继（音泄）贤不策：栓系良马而不驱驰，喻指不起用、不听从贤能人才。项羽有亚父范增，足智多谋，但项羽在重大问题上每每不用其计，终于导致兵败身

亡。【失位：焦本误作“夫位”；谁持：寿考堂、信述堂《百三家集》误作“谁时”。】

⑩迨：及，等到。【焦本“迨”误作“造”。】方：才，始。

⑪骏骝（音追）：名字叫骝的骏马。虞姝（音书）：名字叫虞的美女。末词：指项羽临死前在垓下自作自唱的那首诗歌（见注⑩）。

陟亚父之故营，谅谋始之非托。^⑫遭衰嬴之崩纲，
值威炎之结络。^⑬迄皓首于阜陵，犹谬觉于然诺。^⑭视
一人于三杰，岂在己之庸弱。^⑮置丰沛而不举，故自
同于俎饔。^⑯

发卞口而游历，迄西山而弭辔。^⑰观终古之幽愤，
怀元王之冲粹。^⑱丁战国之权争，方恬心于道肆。^⑲学
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类。^⑳洁流始于初源，累仁
基于前美。^㉑拔楚族之休烈，传芳素于来祀。^㉒强见誉
于清虚，德致称于千里。^㉓或避宠以辞姻，或遗荣而
不仕。^㉔政直言以安身，骏绝才以丧己。^㉕驱信道之成
终，表昧世之亏始。^㉖悟介焉之已差，则不俟于终
日。^㉗既防萌于未著，虽念德其何益。^㉘

【校注】

⑫陟（音志）：升，登。亚父：指范增（公元前227—前204年）。秦末楚人，晚年辅佐项羽灭秦霸诸侯，项羽尊他为亚父。谅：诚信。谋始：为开创大业而谋划。非托：不是一般寄人篱下谋生的食客。

⑬衰嬴：衰微的秦朝。秦为嬴姓，故以嬴代秦。崩纲：纲绳断弛，喻政治败坏。威炎：指汉朝。汉帝自认为以火德王，故文献常以炎称汉。结络：连结网络，喻建立新的统治政权。

⑭迄：至，到。皓首：白头，指年老。阜陵：山冈，丘陵。项羽在连连得胜后渐渐不听范增的话，以致中刘邦反间计，逼使范增愤而出走，死于山野。谬觉：固执地记住而不放弃。然诺：指范增答应项梁辅

佐项羽的承诺。

㉓三杰：指辅佐刘邦的三位杰出人才，即张良、韩信、萧何。庸弱：平庸无能。

㉔丰沛：秦时沛县丰邑，在江苏徐州附近，是刘邦的故乡。此代指刘邦。俎饔（音祖祸）：切肉用的砧板叫俎，煮食物的无足鼎叫饔。

㉕卞口：《全宋文》作“汴口”，同。汴口疑指汴水入淮河处，在彭城（江苏徐州市）附近。西山：不详所指。弭轡（音米配）：让车马停止下来。轡是驾驭马的嚼子和缰绳。

㉖元王：指楚元王刘交，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弟。汉六年，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以其一封刘交，立为楚元王，辖薛郡、东海、彭城等三十六县。冲粹：淡纯精粹。元王好书，多才艺，故称“冲粹”。此段言楚元王及其后人之事，皆见《前汉书·楚元王传》及所附各人本传。

㉗丁：当，遭遇。方：正在。恬心：静心，安心。〔《全宋文》“恬”作“括”。〕道肆：道术所在。

㉘浮丘：指浮丘伯，秦时儒生，荀子的门徒。就德：成就德行。三儒：指鲁国儒士穆生、白生和申公三人。楚元王刘交年少时曾以他们为友，同在浮丘伯门下学习诗经。

㉙累仁：积累厚重的仁义。基于前美：建立在从年轻时以来就有的美好德行的基础上。

㉚休烈：盛美的事业。芳素：美好的功德。来祀：后代。

㉛强：指楚元王的孙子（休侯刘富之子）刘辟强。〔《百三家集》“强”误作“疆”。〕见誉于清虚：由于清静无欲而被赞誉。德：指刘辟强的儿子刘德。少修黄老术，有智略。初为宗正丞，迁太中大夫，父死后继任宗正。致称：传播声誉。

㉜避宠以辞婚：回避尊宠而辞谢婚姻。这句说刘德之事。昭帝时，大将军霍光专权。霍光看重刘德，在刘德妻死之后想把女儿嫁给他，可刘德害怕过于尊宠，谢绝了这桩婚姻。遗荣而不仕：放弃荣华富贵而不肯作官。这句说刘辟强之事。辟强清静少欲，好读诗文以自娱，不肯作官，八十岁时才被拜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迁宗正，但只作了几个月就死了。

㉝政：指刘德的儿子刘向，字子政。历仕汉昭帝、宣帝、元帝。元

帝时，擢升散骑宗正给事中，与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侍中金敞同心辅佐朝政。但外戚许史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胡为，借地震天灾陷害萧望之等人，刘向多次上书，直言劝谏，深得皇上赏识，但难为奸臣所容，故列大夫三十余年而不得迁，亦未得祸，享年七十二而卒。骏：指刘向的小儿子刘歆，字子骏。汉哀帝时，得大司马王莽看重，荐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领五经，集六艺群书，别为《七略》。王莽篡位，刘歆为国师，后因参与谋杀王莽事件败露而自杀。参看《汉书·王莽传》。

㉔成终：最后有所成就。昧世：昏暗无道之世。亏始：先天不足。

㉕介：耿介。俟：等待。这两句取意于《周易·豫卦》，其“六二”爻辞云：“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王弼注：“处豫之时，得位履中，安夫贞正，不求苟豫者也。顺不苟从，豫不违中，是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明祸福之所生，故不苟说，辩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终日明矣。”

㉖萌：萌发，发生。未著：尚未显露之时。

尔乃孟陬发节，雷隐蛰惊。㉗散叶萋柯，芳蒨饰萌。㉘麦萋萋于旄丘，柳依依于高城。㉙相睢鳩之集河，观鸣鹿之食苹。㉚沂泗远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绪风袭。㉛风流蕙兮水增澜，诉愁衿兮鉴戚颜。㉜愁盈根而蒞际，戚发条而成端。㉝嗟我行之弥日，待征迈而言旋。㉞荷庆云之优渥，周双七于此年。㉟陶逸豫于京甸，违险难于行川。㊱转归舷而眷恋，望修檣而流涟。㊲愿关邺之遄清，迟华銮之凯旋。㊳穆淳风于六合，溥洪泽于八埏。㊴颁贤愚于大小，顺规矩于方圆。㊵固四民之获所，宜税稷于莱田。㊶苦邯郸之难步，庶行迷之易痊。㊷长守朴以终稔，亦拙者之政焉。㊸

【校注】

⑨尔：此，此时。孟陬（音邹）：农历正月。发节：季节开始。三国曹植《闲居赋》：“感阳春之发节，聊轻驾之远翔。”意同。雷隐：雷声轰鸣沉重。《文选·西京赋》薛综注：“隐隐展展，重车声也。”“隐”通“殷”，盛大之意，可用以形容沉闷浑厚的声响。《诗经·召南》有“殷其雷”篇。蛰（音哲）惊：冬眠的动物被惊醒。

⑩散叶萋（音题）柯：草木长出绿叶，枝条发出嫩芽。葩（音伟）：花。饰萌：点缀着草丛。

⑪萋萋：茂盛的样子。《诗经》多有“维叶萋萋”句。旄丘：前高后低的山丘。依依：轻柔缠绵的样子。《诗经》有“杨柳依依”句。

⑫相：仔细察看。睢鸠：一种水鸟，又叫水雉，状似凫鸥，产江淮间。《诗经·周南·关雎》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句。苹：陆地所生的青苹，也叫蘋蒿。《诗经·小雅·鹿鸣》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句。【《全宋文》“苹”作“萍”。】

⑬沂泗：沂水和泗水。清川：清澈的河水。绪风：季节末尾的馀风。

⑭风流蕙：风中夹带花草的芳香。澜：波浪。愁衿（音今）：即愁苦的心思。语本《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衿”指古代衣服的交领。鉴：用镜子或水盆映照。戚颜：忧伤的脸色。

⑮盈：满。蒞际：积成土堆。条：树枝。端：新芽。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就像培植根茎会抽枝发芽一样，愁苦忧伤堆满心中也总要表现发泄出来。

⑯弥日：满日，到期。征迈：出征远行。言旋：回归。“言”为语助词，无实义。

⑰荷：受。庆云：祥云，喻福禄。优渥（音握）：丰厚。周双七：即十四年。谢灵运诗文一再说自己为官始于元兴年间，假定为元兴三年，至作赋当年，正好是十四年。但顾本认为事实上谢灵运为官始于义熙元年任大司马行参军，然则只有十三年。

⑱陶：陶醉，享受。逸豫：安逸快乐。京甸：京都郊外。违：逃避。

⑲转归舷：在回家的船舷上来回走动。“舷”《全宋文》及各本并作

“弦”，孙彪《宋书考论》云：“弦盖舷误文。”今据以改正。修橦：船上高耸的桅杆。流涟：舍不得离开。也可写作流连、留连。

⑭关邽：关指武关，在陕西境内；邽指邽都，在河北境内。这里“关邽”泛指敌占区，即刘裕出征的目的地。遄（音传）清：迅速平定。迟：等待。华銮：帝王或贵官乘坐的有华盖铃铛的高级车驾。此代指刘裕。凯旋：胜利回师。

⑮穆：温和静睦，潜移默化。淳风：敦厚朴实的风俗。六合：天地四方。溥（音普）：遍布。洪泽：大的恩泽。八埏（音延）：八方的边际。“六合”“八埏”都是泛指天下。

⑯颁：分配。顺：遵循。规矩：画圆的工具叫规，画方的工具叫矩。

⑰固：稳定居住。四民：古代将人民的职业分为四种，合称四民。《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获所：获得居所。宜：合适，恰当。税稷：犹税亩，按农田庄稼收税。莱田：休耕之田。此泛指农田。《周礼·地官·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

⑱邯郸之难步：邯郸为战国时赵国国都。“难步”之典出《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步）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步）矣，直匍匐而归耳。”后以“邯郸学步”比喻仿效别人不成，反丧失原有的本领。庶：希望。痊（音全）：病愈。喻指改正错误的行为。

⑲守朴：保持本真，不为官势物欲所诱惑。《老子》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守朴与抱朴同。终稔（音仁）：犹终年，过完一辈子。拙者：愚笨的人。谢灵运诗文多处说自己“拙”，指不善作官而言。

2 辞禄赋^①

荷赏延之渥恩，在弱龄而覃惠。^②蒙圣达之眷顾，得乘间以沉泄。^③虽鑣羈之有名，恒游奖而匪滞。^④解

龟纽于城邑，反褐衣于丘窟。^⑤判人事于一朝，与世物乎长绝。^⑥自牵缀于朱丝，奄二九于斯年。^⑦服纓佩于两宫，执鞭笏于幸蕃。^⑧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三十六收录，疑有阙文。此赋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辞禄”即辞官，当时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才一年，便托病辞职回乡，故作此赋。赋中说他从任大司马行参军到作永嘉郡太守，已有十八个年头，政治上的不顺心使他对官场生活确实厌倦了。

②荷：承受。赏延：因他人而附及的赏赐。语出《书·大禹谟》：“伐弗及嗣，赏延于世。”渥（音握）：厚。弱龄：年轻时。覃惠：沾及恩惠。谢灵运十五岁时袭封祖父之爵为康乐公，享受朝廷俸禄，故云“赏延”、“覃恩”。

③乘间：趁空，填补空位。原本及《全宋文》作“乘闲”，此从焦本、《百三家集》作“乘间”。沉滞：出典不详。疑指进入官场任职。

④鑣（音标）：马嚼子，马口中所衔铁具露出在外的两头部分。羈（音机）：马笼头。“鑣羈”疑与“羈宦”意同，指旅居外地作官。《世说新语·识览》：“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羈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恒：常。游奖：游览观赏。匪滞：不是呆坐不动。这两句的大意是说虽然在永嘉作太守，但并不受名职所牵，而常常出外游玩。

⑤龟纽：古代系官印的纽多作龟形，故用“龟纽”代指官印。城邑：指永嘉郡城。反：返回，回复原状。褐衣：粗布衣服，代指平民身份。丘窟：隐居之地。此指谢灵运的故乡始宁。

⑥判：分别。一朝：一旦，一下子。世物：世人，主要指官场人物。长绝：永远断绝关系，不再往来。

⑦朱丝：系官印的红带绳。“自牵缀于朱丝”指第一次作官，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奄：奄忽，迅疾。二九：九的二倍，即十八。斯年：此年，今年。

⑧纓佩：官服。两宫：原本、焦本及《百三家集》作“两官”，今从顾本校正。谢灵运在东晋和刘宋两朝任职，故曰“两宫”。鞭笏（音户）：鞭指刑具，用以惩治罪犯；笏为手板，用以书事备忘。“执鞭笏”指当官。宰蕃：地方长官。这里指永嘉太守。

3 归涂赋^① 并序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徙，^②或述职邦邑，或羈役戎阵。^③事由于外，兴不自己。^④虽高才可推，求怀未惬。^⑤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泽，经涂履运，用感其心。^⑥赋曰：

承百世之庆灵，遇千载之优渥。^⑦匪康衢之难践，谅跬步之易局。^⑧践寒暑以推换，眷桑梓以缅邈。^⑨褰簪带于穷城，反巾褐于空谷。^⑩果归期于愿言，获素念于思乐。^⑪于是舟人告办，伫楫在川。^⑫观鸟候风，望景测圆。^⑬背海向溪，乘潮傍山。^⑭凄凄送归，愍愍告旋。^⑮时旻秋之杪节，天既高而物衰。^⑯云上腾而雁翔，霜下沦而草腓。^⑰舍阴漠之旧浦，去阳景之芳蕤。^⑱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⑲发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⑳路威夷而诡状，山侧背而异形。^㉑停余舟而淹留，搜缙云之遗迹。^㉒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㉓历古今而长在，经盛衰而不易。^㉔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二十七收录。归涂：即归途。此赋作于辞去永嘉郡守而返归故乡之时，即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赋中着重铺叙了归途的景观，借以抒发自己不得已而归隐的复杂心情。

②欣在观国：因为去各地巡察观览而欣喜。怵在斥徙：由于被贬斥

迁徙而忧惧。《宋文纪》、明刻本及寿考堂本《百三家集》、《全宋文》“徙”皆误作“徒”，此从顾本改正。

③述职邦邑：地方官员赴京都回报职责履行情况。羈役戎阵：受命出征服役。〔焦本、《百三家集》“戎阵”作“戎陈”，古文“阵”“陈”常混用。〕

④这两句的大意是说那些文士们所撰写的行旅赋，都是因他人外事而引起，不是发自内心而由自己能控制的。

⑤高才可推：指从词句上可以发现他们高超的才华。求怀未愜：而探寻他们的内心情感却难如人意。

⑥量分：估量自己的能力。反身草泽：指回归故乡隐居。经涂履运：指路途行走所经过之处。用感其心：因路途所见而内心有所感发。

⑦庆灵：吉祥的福分。优渥（音握）：丰厚的恩德。

⑧匪：通“非”，不是。康衢（音渠）：大路，喻指仕途。跲：行走。谅：确实，实为。跬（音傀）步：半步，相当于现代的一步。《司马法》：“一举足曰跬，跬三尺；两举足曰步，步六尺。”“跬步之易局”喻指自己的能力有限，难以在仕途畅通直达。

⑨眷：思念。桑梓：桑与梓是古代住宅旁常栽的树木，《诗经·小雅·小弁》有“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句，因此东汉以后以“桑梓”代指故乡。缅邈：遥远，久远。

⑩褫（音驰）：解除。簪带：古代官帽上的簪针和丝带。这里指代官帽、官服。穷城：偏僻的城邑，这里指永嘉郡。反：回复，恢复。巾褐：头巾布衣，代指平民服装。空谷：空旷的山谷。指始宁东山故居。

⑪果：终于实现，最后完成。愿言：志愿，愿望。素念：一向的想法，平时的心愿。思乐：典出《诗经·鲁颂·泂水》：“思乐泂水，薄采其芹。”“思”原为语首助词，此用“思乐”概括泂水采芹而乐的诗意，代指隐居生活。

⑫于是：在这时，当时。舟人：船家。告办：报告船已准备好。伫楫：停船。“楫”本为船桨，这里代指船。

⑬观鸟候风：观察鸟儿飞行以测试风向风力。〔各本“鸟”皆作“乌”。古代神话传说日中有乌，故可称太阳为金乌或单称乌，但下句“望景”亦指日影而言，故疑“乌”为“鸟”之误。〕望景测圆：观察日

影长短以计算时间早晚。

⑭溪：指永嘉江（今瓯江）的上流青田溪等。乘潮傍山：趁着海潮灌江的时候，江水猛涨，这时乘船有傍山腰而过的感觉。【顾本“傍”作“旁”。】

⑮凄凄、愍愍：都是忧伤愁苦之貌。【焦本、《百三家集》“愍愍”作“悠悠”。】告旋：告辞回家。

⑯旻（音民）秋：秋天。杪（音秒）节：季节的末尾。物衰：万物衰竭。

⑰沦：埋没，覆盖。腴（音肥）：枯萎，枯黄。

⑱阴漠：阴暗冷漠。旧浦：原来所在的水滨，指永嘉城。阳景：即阳光。魏曹植《情诗》：“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顾本所据“阳景”作“汤景”，而注云当依《百三家集》作“阳景”，是。】芳蕤（音瑞阳平）：草木芳香繁茂。后句疑指故乡始宁东山。

⑲林：这里指树叶。承风：受到秋风的侵袭。【焦本、《百三家集》“承风”作“乘风”。】鉴月：映照着月亮。

⑳青田：即青田溪，在松阳县（今浙江青田县）境，为永嘉江上流，亦名大溪。枉渚：水湾，码头。逗：停留。白岸：即白岸亭，旧址在今浙江永嘉县。谢灵运有《过白岸亭》诗，可参看。

㉑威夷：同“逶迤”，形容高低起伏或宛延曲折。诡状：形状奇异。侧背：形容歪斜倒反。异形：与“诡状”同义。【《全宋文》原本及顾本皆作“易形”，今从焦本、《百三家集》作“异形”。】“侧背而异形”也可以理解为从侧面和背面看形状各不一样，颇与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异曲同工之妙。

㉒淹留：停留，滞留。缙云：山名，在今浙江缙云县内。《游名山志》云：“缙云山孤石干云，可高三百丈。黄帝炼丹于此。”

㉓漾：荡漾，水摇动的样子。千仞：古代七尺为一仞，“千仞”极言其高。

㉔长在：永远存在。不易：不会改变。

4 伤已赋^①

嗟夫，卞赏珍于连城，孙别骏于千里。^②彼珍骏

以貽爱，此陋容其敢拟。^③丁旷代之渥惠，遭谬眷于君子。^④眺徂岁之骤经，睹芳春之每始。^⑤始春芳而羨物，终岁徂而感己。^⑥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⑦出衾裯而载坐，辟檐幌以迴临。^⑧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闺之清阴。^⑨想轻綦之往迹，餐和声之余音。^⑩播芬烟而不熏，张明镜而不照。^⑪歌白华之绝曲，奏蒲生之促调。^⑫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三十四收录，疑有阙文。此赋作于景平二年（公元424年）六月庐陵王刘义真被杀之后。谢灵运本想依附刘义真有所进取，故与刘义真、颜延之、慧琳等交往甚密，不料被权臣徐羨之等忌恨，设法将谢灵运等同党一一贬出京师，并进而杀掉了刘义真。谢灵运失去依靠，又受到打击，心情十分悲伤，故作此赋以寄托哀思。

②卞：指春秋时楚人卞和。赏珍于连城：能赏识鉴别价值连城的珍宝。相传卞和发现一块玉璞，先后献给楚厉王、武王，都被认为欺诈而罚截双脚。到楚文王即位，和又抱璞哭于荆山之下，文王使人剖璞加工，果得宝玉，称为和氏璧。事见《韩非子·和氏》。孙：指春秋时秦人孙阳，又称伯乐。别骏于千里：能识别日行千里的骏马。传说伯乐善于相马和驭马，事见《庄子·马蹄》。这两句以卞和识宝玉、孙阳相骏马事，比拟庐陵王刘义真对自己的器重。

③彼：他们，指卞和与孙阳。貽爱：留下美名。此：指谢灵运自己。其敢拟：哪里敢跟他们相比。

④丁：当，碰上。旷代：许多时代，千世百代。渥（音握）惠：丰厚的恩惠。遭：受到，承蒙。谬眷：犹错爱，表示对方的关照使自己受之有愧。

⑤徂岁：过去的年月。骤经：多次经历，即过了一年又一年。芳春：花草飘香的春季。每始：一度又一度地开始。

⑥始春芳：在新春开始的时候。羨物：羡慕万物的生机。终岁徂：

在往年结束的时候。感己：为自己伤感。【“始春”句焦本阙“羨”字。】

⑦幽翳：压抑郁闷。

⑧衾裯（音亲臭）：被子和帐子。《诗经·召南·小星》：“肃肃宵征，抱衾与裯。”载坐：即坐，“载”字无义。《诗经·秦风·小戎》：“言念君子，载寝载兴。”辟：开。檐幌（音挽晃）：帷障和窗帘。迥临：眺望远处。【焦本、《百三家集》“迥临”作“回临”。】

⑨步檐：走廊。【顾本原作“步檐”，注云当从焦本、《百三家集》作“步檐”。】周流：到处转悠、走动。幽闺：幽深偏僻的闺房。

⑩藁（音其）：鞋带。这里代指鞋。餐：吃。这里指慢慢咀嚼和欣赏，实际上是听。

⑪芬烟：用香草烧出的烟。张：摆设。

⑫白华：草名，即野苧，其花白，常以喻品行高洁。这里指《诗经·小雅·白华》篇。绝曲：无法比拟的极美好的乐曲。【句中“之”字原本作“而”，此从焦本、《百三家集》作“之”。】蒲生：不详所指。《诗经·陈风·泽陂》篇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等句，疑即“蒲生”之曲。促调：节拍急促的乐曲。

5 山居赋^① 并序及自注

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②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③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④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⑤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邀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悦值其心耳。^⑥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其辞曰：

【校注】

①据中华本《宋书·谢灵运传》收录。谢灵运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至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春在故乡始宁隐居，此赋大约作于元嘉元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这段时间，系断断续续写成，故结构并不十分严密。赋中详细记述了始宁一带的山岭溪涧、亭台楼宇、花草竹木、鸟兽虫鱼，以及自己扩建庄园、重起新居、准备长期隐居于此的生活情况；一方面盛赞家乡山水之美，同时也流露出作者消极避世的佛老思想。赋中有自注（【】内仿宋体字即谢灵运自注），故此篇校注兼及原文和注文。

②此句《类聚》“古”作“上古”，并无“栋宇”二字。

③黄屋：本指以黄绶为里的车盖，汉制唯皇帝车才能用黄屋，故黄屋可代指帝王。汾阳：汾水之北，本地名，在山西省。此疑代指隐士。市廛：商店集中的场所，此实指城邑。

④率：遵从，顺应。

⑤扬子云：即扬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长于辞赋，曾作《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大赋。【《百三家集》作“杨子”，古籍扬、杨常相混用。】丽以则：华丽而有法则。此句引自扬雄《法言》。

⑥张：疑指张衡，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人。作有《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思立赋》等。左：疑指左思，字太冲，三国时人。作有《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等。台、皓：人名，所指不详。悦值：偶或相合。“恍”有意外、偶然之义。

谢子卧疾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⑦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质文咸其常。^⑧合宫非缙云之馆，衢室岂放勋之堂；迈深心于鼎湖，送高情于汾阳。^⑨嗟文成之却粒，愿追松以远游。^⑩嘉陶朱之鼓棹，乃语种以免忧。^⑪判身名之有辨，权荣素其无留。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涂何由哉。^⑫【理以相得为适，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所以为笑。孙权亦谓周瑜“公瑾与孤意合”。

夫能重道则轻物，存理则忘事，古今质文可谓不同，而此处不异。缙云、放勋不以天居为所乐，故合官、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阳乃是所居。文成，张良，却粒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⑦陶朱，范蠡，临去之际，亦语文种云云。谓二贤既权荣素，故身名有判也。牵犬，李斯之叹。听鹤，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后，云“思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

【校注】

⑦卧疾：因疾病而卧居修养。【《百三家集》“卧疾”作“卧病”。】

⑧革：变更。质文：朴实与华丽。常：永恒不变。【寿考堂本“古今”误作“之今”。】

⑨合官：相传为黄帝的明堂。缙云：黄帝时官名，后世袭相传为缙云氏。这里代指黄帝。衢室：尧帝听政之所。《管子·桓公问》：“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指筑室于衢，以听民言。放勋：即尧帝，名放勋，号陶唐氏，谥为尧。鼎湖：传说黄帝铸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龙垂胡髯迎黄帝上天，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

⑩文成：即汉高祖谋臣张良，谥封文成侯。却粒：不吃或少吃粮食。【焦本“却粒”误作“却料”。】松：指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神农时曾为雨师，能入火不烧，随风雨上下。张良绝食仙游之事见《史记·留侯世家》及《汉书·张良传》。

⑪陶朱：即范蠡，春秋时楚人，助越王勾践灭吴，后退隐至齐国陶地经商，号陶朱公。鼓棹：划动船桨。意谓乘船退隐江湖。文种：越国贤臣。范蠡语文种免忧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⑫“牵犬之路”与“听鹤之涂（通途）”皆指逍遥自在的逸士生活。前者典出《史记·李斯列传》。李斯为战国末楚人，助秦灭六国，作秦始皇丞相。后为赵高诬陷而灭族，临死前，对他的儿子感叹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后者言陆机事。陆机为西晋时吴郡人，事成都王司马颖。颖讨长沙王司马义，任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因战败受谗，为颖所杀。临死前思闻华亭鹤唳而不可得。事见《晋书·陆机传》。李斯、陆机用生命的代价悟出仕途政治的险

恶，但为时已晚。

⑬注文“文成”前中华本、殿本标明阙一字，百衲本、《百三家集》作“之文成”。顾本认为“之”在此无论连下读还是与上句“居”连文，均不可解，似不当有阙文。今删。

若夫巢穴以风露貽患，则大壮以栋宇祛弊；^⑭官室以瑶璇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⑮惟上托于岩壑，幸兼善而罔滞。^⑯虽非市朝而寒暑均和，虽是筑构而饰朴两逝。^⑰【《易》云：“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官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盖取诸《大壮》。”璇堂自是素，故曰白贲最是上爻也。此堂世异矣。谓岩壑道深于丘园，而不为巢穴。斯免拘滞，得暑寒之适，虽是筑构，无妨非朝市云云。^⑱】

【校注】

⑭大壮：卦名，《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卦象下体为乾，乾为天有刚健义；上体为震，震为雷有动义。刚健而又能动，故称强盛。《象传》：“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⑮白贲（音奔）：《周易·贲卦》第六爻的爻辞。全句为：“上九，白贲，无咎。”“上九”即居上位的阳爻。贲卦卦象为文饰，“白贲”犹言素白的文饰。【《广文选》“宫室”误作“官室”。】

⑯惟：思，愿。上托于岩壑：指隐居山林。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托”字空白。钱大昕《诸史拾遗》云：“阙处一本是托字。”钱氏所指一本者，即《谢康乐集》。今据补。【顾本云又一本空白处作“栖”字。《广文选》则阙“托”字。】幸：希望。兼善：使自己和别人都达到善的境界。语出《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指作官而言。罔滞：没有拘滞。

⑰均和：均同和谐。中华本原作“均也”，此依焦本作“均和”。顾本云作“均和”较善。【殿本、《百三家集》仅作“和”，无“均”字，亦无“也”字。】饰朴两逝：华丽与素朴都丢失。既说不上华丽也谈不到朴

素。〔殿本、《广文选》、焦本“饰”作“飭”。《全宋文》所据亦作“飭”，眉注云“飭当作饰”。〕

⑬斯免拘滞：则免除拘束。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谢康乐集》、《百三家集》并阙“拘滞”二字，中华本校云“一本作‘拘滞’二字”，今据补。〔焦本“朝市”作“朝士”，误。《百三家集》作“市朝”。〕

昔仲长愿言，流水高山；^①应璩作书，邛阜洛川。^②势有偏侧，地阙周员。铜陵之奥，卓氏充钅捩之端；^③金谷之丽，石子致音徽之观。^④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至若凤、丛二台，云梦、青丘，漳渠、淇园，橘林、长洲，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且山川之未备，亦何议于兼求。^⑤〔仲长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川之畔。”^⑥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圃在前，果园在后。”应璩与程文信书云：“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邛山，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荫。”谓二家山居，不得周员之美。扬雄《蜀都赋》云：“铜陵衍。”^⑦卓王孙采山铸铜，故《汉书·货殖传》云：“卓氏之临邛，公擅山川。”扬雄《方言》：“梁、益之间。截木为器曰钅捩，裂帛为衣曰捩。”金谷，石季伦之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镇下邳时，过游赋诗，一代盛集。谓二地虽珍丽，然制作非栖盘之意也。凤台，秦穆公时秦女所居，以致箫史。^⑧丛台，赵之崇馆。张衡谓“赵筑丛台于前，楚建章华于后”。楚之云梦，大中山居长饮赋：^⑨“楚灵王游云梦之中，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涛，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华之台。”亦见诸史。淮南青丘，齐之海外，皆猎所。司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漳渠，史起为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⑩淇园，卫之竹园，在淇水之澳，《诗》人所载。橘林，蜀之园林，扬子云《蜀都赋》亦云橘林。左太冲谓“户有橘柚之园”。长洲，吴

之苑囿，左亦谓长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为苑囿也。^{①②}长洲亦珍灵之所产，故特表此园之珍静。^{①③}千乘宴嬉之所，非幽人憩止之乡，^{①④}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随地势所遇耳。】

【校注】

①⑨仲长：即仲长统，字公理，东汉山阳高平人。官至尚书郎，参丞相曹操军事。敢直言论政，著有《仲长子昌言》十二卷。愿言：描述自己的理想或希望。其事见《后汉书》本传。

②⑩应璩（音渠）：字休琏，三国魏汝南人。官侍中、典著作。作《百一诗》以讥讽时政。事见《三国志·魏志》本传。【《类聚》“应璩”作“应叟”。】

②⑪铜陵：产铜之山。奥：深厚，丰富。卓氏：即卓王孙，卓文君之父，汉代临邛大富翁。《汉书·货殖传》：“蜀卓氏之临邛，公擅山川铜铁，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人之业，富至童八百人。”铍搯：中华本原作“钗搯”，校云，各本并作“钗搯”，据《文选》左思《蜀都赋》改，下注文同改。按《全宋文》亦为“钗”，眉注“钗当作钗，注同”。但查左思《蜀都赋》原文：“藏镗巨万，铍搯兼呈。”字作“铍搯”。扬雄《方言》：“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铍，列帛为衣曰搯。”字亦作“铍搯”。顾本云：钗之正体当从《百三家集》作“铍”，读作披或僻。参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二上。今据改。

②⑫石子：指石崇，字季伦，晋代南皮人。历任散骑常侍、荆州刺史等职。曾劫远使客商，为富不仁，于河阳建金谷园，极尽奢靡。

②⑬何议：怎么谈得上。【《百三家集》“议”作“义”。】

②⑭流川：《百三家集》作“流水”。

②⑮竹木：焦本作“竹树”。

②⑯应璩：各本并作“应据”。此据《谢康乐集》改。张元济《校勘记》云：“应据当作应璩。”

②⑰扬雄：《百三家集》作“杨雄”，下同，不复出校。蜀都赋：焦本无“赋”字。

②⑱衍：富饶。【焦本“铜陵衍”作“铜陵而”，误。】

②箫史：传说为春秋时人。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把女儿弄玉嫁给他，并作风台以居。后吹箫引凤，与弄玉一起升天成仙。事见《列仙传》上。【《全宋文》、《百三家集》作“萧史”。】

③大中山居长饮赋：各本并阙“山”字。中华本校云，一本作“山”字。据补。孙彪《宋书考论》云：“居长饮赋有脱误。此盖引边文礼《章华台赋》也。”

④所起：焦本、《百三家集》作“所造”。

⑤谓长洲：《百三家集》作“谓之长洲”。“也”字原阙，据中华本校注补。

⑥长洲亦珍灵之所产：三朝本、焦本并阙此八字，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亦八字空白，《百三家集》六字空白。中华本校云一本有此八字，今据补。故特表：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焦本《谢康乐集》、《百三家集》并阙“特”字，今亦据中华本校注“一本作‘特’字”补。

⑦非幽人憩止之乡：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焦本《谢康乐集》作“非□□憩止之□”。中华本据《百三家集》、严辑《全宋文》补。【一本作“非隐逸憩止之地”。】

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缄而理默。^⑧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于刊勒。^⑨狭三閤之丧江，矜望诸之去国。^⑩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⑪【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既薨，远图已辍，^⑫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⑬经始山川，实基于此。】

【校注】

⑧明达：贤明通达之人。指谢灵运祖父谢玄，淝水之战立有大功，封车骑将军。机缄（音坚）：典出《庄子·天运》：“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唐成玄英疏：“机，关也；缄，闭也。……

谓有主司关闭，事不得已。”本指推动事物运动的造化力量，这里指运气、机遇。〔《类聚》作“机感”。〕理默：指退隐。

⑤归休：回家养老。东晋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谢玄托病辞职返归故乡，卜居东山，开始经营始宁庄园。宏徽：大功大德。刊勒：雕刻。此代指石碑书版之类。

⑥狭三闾之丧江：《艺文类聚》六四作“悼三闾之浮江”，皆可。“狭”用为意动词，觉得（那样做）过于狭隘。“三闾”指战国时楚国三闾大夫屈原，遭谗言被流放，仍忧国忧民不止，绝望后愤而投汨罗江自尽。矜（音今）：同情，怜悯。望诸：指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乐毅因国君猜疑而逃离燕国投奔到赵国，赵封毅于观津，号望诸君。

⑦意得：寿考堂本作“得意”。

⑧太傅：指谢灵运堂曾祖父谢安，官卫将军、太保，封太傅。薨（音烘）：去世。远图：长远的打算。各本“远图”并作“建图”，据《文选》谢灵运《述祖德诗》注引改。灵运《述祖德诗》亦云“远图因事止”。辍：中止，停止。

⑨以申高栖之意：《文选》灵运《述祖德》诗“随山”二句李善注引此无“以”字。

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①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研。^②年与疾而皆来，志乘拙而俱旋。^③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谓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处。^④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迟二人，更以年衰疾至。^⑤志寡求拙曰乘，^⑥并可山居。日与知游别，故曰谢平生；就山川，故曰栖清旷。〕

【校注】

①微躯：犹言贱身，自谦之语。自事：代指本性、本心。〔《类聚》

作“息事”，误。】

④班生：即班嗣。汉代隐士，好老庄之学。夙悟：早就有所觉悟。尚子：即尚平，又作尚长、向平、向子平。东汉朝歌人。子女婚嫁后，就不问家事，出游名山大川，不知所终。事见《后汉书·逸民传》。晚研：晚年才研道悟理。

⑤志乘拙：志向与实现志向的方式。“乘”有“加”义，故可训“与”。“拙”指拙劣的方式，以修饰语代中心词。【《全宋文》“志”作“出”，眉注：出当作志。】俱旋：一起改变。

⑥此二：指《易》与庄子所言。【《百三家集》误作“此一”。】

⑦想迟二人：希望像班嗣、尚平那样。“想迟”同“思迟”，《后汉书·章帝纪》：“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

⑧曰乘：焦本、《百三家集》作“曰事”，误。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枚乘曰：“左江右湖，其乐无有。”⑨此吴客说楚公子之词，当谓江都之野。⑩彼虽有江湖而乏山岩，此忆江湖左右与之同，而山岳形势，池城所无也。往渚还汀，谓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谓东西有山，便是四水之里也。抱含吸吐，⑪谓中央复有川。款跨纡萦，谓边背相连带。迂回处谓之邪亘；平正处谓之侧直。】

【校注】

⑨枚乘：字叔，汉代淮阴人。先后为吴王濞、梁孝王武文学侍从，景帝时为弘农都尉。有诗赋数十篇传世。此所引见于《文选》卷三四《七发八首》。《汉书》有枚乘传。

⑩江都：即荆州。当时吴客与楚太子“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

⑪吸吐：焦本作“吐吸”，与赋文不一致。

近东则上田、下湖，西溪、南谷，石埭、石滂，
 冈阨、黄竹。决飞泉于百仞，森高薄于千麓。^①写长
 源于远江，派深恣于近渚。^②【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为
 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处，并有名山川。西溪、南谷分流，
 谷鄣水畎入田口。^③西溪水出始宁县西谷鄣，^④是近山之最高峰
 者，^⑤西溪便是山之背。^⑥入西溪之里，得石埭，以石为阻，故
 谓为埭。^⑦石滂在西溪之东，从县南入九里，两面峻峭数十
 丈，^⑧水自上飞下。比至外溪，^⑨封埭十数里，^⑩皆飞流迅激，左
 右岩壁绿竹。冈阨，在石滂之东溪，逶迤下注良田。黄竹与
 其连，南界莆中也。】

【校注】

①决：打开缺口让水流下。百仞：极高的岩壁。森高薄于千麓：森
 林高地覆盖在千山万岭之上。

②写：通“泻”，汹涌急流。长源：汇聚而成的巨大水流。派：支
 流，分流。深恣：从深处涌出的小股泉水。“恣”通“泌”。渚：沟渚，
 小溪流。

③畎（音犬）入：从小水沟里流入。【《百三家集》“畎”作“亩”，
 误。】

④始宁县：刘宋时的始宁县大致包括今浙江上虞县南部和嵊县西北
 部，县治在今嵊县三界镇，而谢灵运故居所在之东山则在上虞县上浦一
 带。【焦本、《百三家集》及百衲本并阙“始”字。】

⑤近山：《百三家集》误作“近出”。

⑥山之背：三朝本、北监本、毛本、局本及《谢康乐集》、《百三家
 集》并阙“山”字。中华本校云一本作“山”字，今据补。

⑦谓为：焦本作“谓之”。埭（音篆）：本指田地边的土垄，也泛指
 一切高垄。“石埭”即由岩石形成的高垄。

⑧峻峭：寿考堂本误作“峻消”。

⑨比至：及至，接下来到。【《百三家集》“比”作“北”，《全宋文》
 眉注云“北”当作“比”。】

⑤封堦（音登）：疑指人工垒砌的堤墙。

近南则会以双流，萦以三洲。^①表里回游，离合山川。^②崕崩飞于东峭，盘傍薄于西阡。^③拂青林而激波，挥白沙而生涟。【双流，谓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会于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积岸，成此洲涨。表里离合，^④是其貌状也。崕者谓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将崩江中，行者莫不骇栗。盘者是县故治之所，在江之东西用盘石竟渚，^⑤并带青林而连白沙也。】

【校注】

①萦（音营）：围绕。

②表里回游：江水的流行时而在外，时而在里，来回曲折。离合山川：山水时而分开，时而合拢。

③崕（音饿）：山崖。东峭：回江岑东边的峭壁。盘：通磐，江水边的小丘。傍薄：靠近。西阡：回江岑西边的小路。

④表里离合：各本及万历本《谢康乐集》并脱“离”字，此据《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本《谢康乐集》及《山居赋》正文补。

⑤在江之东西用盘石竟渚：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谢康乐集》、《百三家集》并阙“东西”二字。中华本校云：“一本作‘东西’二字。按原注句有讹夺，一本补‘东西’二字，文义亦不可通。”今按，补“东西”二字，文义可通。“盘”通“磐”，即大石块。“竟”通“境”，即围成边界。全句意为在江水的东西两岸用大石块围住沙洲使成为小丘。其地即原来的县治所在。

近西则杨、宾接峰，唐皇连纵。室、壁带溪，曾、孤临江。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月隐山而成阴，木鸣柯以起风。^⑥【杨中、元宾，并小江之近处，与山相接也。唐皇便从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并在杨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涧而

映红。曾山之西，孤山之南，^⑥王子所经始，并临江，^⑦皆被以绿竹。山高月隐，便谓为阴；鸟集柯鸣，便谓为风也。】

【校注】

⑥柯（音科）：树枝。“木鸣柯”指鸟儿停集在树枝上鸣叫。

⑦孤山之南：焦本、《百三家集》作“孤山水南”，并误。

⑧并临江：《百三家集》脱“并”字。

近北则二巫结湖，两智通沼。^⑨横、石判尽，休、周分表。^⑩引修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漾。^⑪山矾下而回泽，濂石上而开道。^⑫【大小巫湖，中隔一山。^⑬外智周回，在圻西北。^⑭边浦出江，并是美处。义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经始处所犹在。两智皆长溪，外智出山之后四五里许，里智亦隔一山，出新墟。横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旧唐，故曰修堤。长溪甚远，故曰泉流。常石矾低而水曲，故曰山矾下而回泽。^⑮里智漫石数里，水从上过，故曰濂石上而开道。休山东北，周里山在休之南，并是北边。】

【校注】

⑨两智：指外智和里智，皆水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智字不见字书，访之通人，亦无知者。”李慈铭《宋书札记》云：“智，必非误字。盖当时吾越方言也。”

⑩判尽：在最里面分立着。分表：分别矗立在外边。

⑪修堤之逶迤：弯弯曲曲的长堤。浩漾：犹浩浩、浩荡，水势盛大汹涌。【《百三家集》作“浩漾”。】

⑫山矾：山边插入水中同时又露出水面的大块岩石。“矾”字原作“巖”，字书所无。注文中的“常石巖”《百三家集》作“矾”，顾本校注因疑巖、矾为异体，是。今直接用“矾”字，下同。

⑬大小巫湖：即后世所称太康湖，早已湮度。

③在圻西北：各本及万历本《谢康乐集》并作“在西圻北”，据《百三家集》本《谢康乐集》、严辑《全宋文》改。

④常石矶低而水曲，故曰山矶下而回泽：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谢康乐集》、《百三家集》并阙“低而水曲”四字。中华本校注说一本有此四字，故据补。又“山矶下而回泽”，各本并作“下矶而回泽”，据正文改正。

远东则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表神异于纬牒，验感应于庆灵。^⑤凌石桥之莓苔，越槽溪之纡紫。^⑥【天台、桐柏，七县余地，南带海。二韭、四明、五奥，皆相连接，奇地所无，高于五岳，便是海中三山之流。^⑦韭以菜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开窗也。五奥者，县济道人、蔡氏、郗氏、谢氏、陈氏各有一奥，皆相倚角，^⑧并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万丈，下有长溪，亦是缙云之流云。^⑨此诸山并见图纬，神仙所居。往来要径石桥，过槽溪，人迹之艰不复过此也。】

【校注】

⑤纬牒（音迭）：指简册，将竹简或木牍用丝线或皮革编连而成。庆灵：吉祥，有福气。

⑥凌：加于其上，指踩踏，经过。纡紫：屈曲，回旋。

⑦海中三山：指传说中的蓬莱、方丈和瀛洲三座仙山。《史记·封禅书》：“自宣、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之流：之类。

⑧“郗氏”疑即郗景兴，与“县济道人”并见下文。谢氏当指谢灵运自家。其余蔡氏、陈氏不详何人，要皆晋宋时隐士。倚（音己）角：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倚之。”“角”指抓角，“倚”指拉腿。后世因称分兵牵制或夹击敌人倚角。此指相互牵连而彼此照应依存。〔焦本作“倚角”，字通。〕

⑦缙云：山名。即今浙江缙云县之仙都山，为著名风景区，有鼎湖峰、倪翁洞、姑妇岩等风景点。

远南则松箴、栖鸡，唐磁、漫石。崕、嵎对岭，崕、孟分隔。⑧入极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适。⑨上嵌崎而蒙笼，下深沉而浇激。⑩【栖鸡，在保口之上，别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里。松箴在栖鸡之上，缘江。唐磁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数百丈。漫石在唐磁下，郗景兴经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崕、嵎与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远南。前岭鸟道，正当五十里高，左右所无，就下地形高，乃当不称。远望崕山甚奇，谓白烁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经始精舍。昙济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畲田。清溪秀竹，回开巨石，有趣之极。此中多诸浦洞，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嵌崎深沉，处处皆然，不但一处。】

【校注】

⑦崕（音足）：本义为险峻，此用作山名。疑即崕山，今名崕大山，在浙江嵊县内。后文所说的南山以及《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提到的南山，均包括崕山。崕：不见于字书。《百三家集》作“崕”（注同），亦不见于字书。顾本疑即“崕”字之变体，读罪。汉张衡《南都赋》有叠韵词“崕崕”，形容山之高峻，故借以名山。

⑧极浦：水名。即注中所云别浦。遭（音沾）回：徘徊，周旋不进。

⑨嵌崎（音亲奇）：山势高峻险要。浇激：水回旋碰撞。

远西则⑩

【校注】

⑩远西则：原本“则”后注“下阙”二字，《广文选》仅注一“阙”字，皆不详字数。三朝本注明阙四十字，殿本及《谢康乐集》、《百三家

集》阙四十四字，《全宋文》阙四十三字。以上字数，各本皆据《山居赋》正文行数计算。一本补“邛州绿岭，菌桂临岩。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匪隆冬而不凋，常蔚郁以依依”。并注云：“本左太冲《蜀都赋》也。”中华本校注认为，会稽郡与邛州无关，龙目、荔枝，亦越中所不植，此正文及注文四十八字，显系后人所补，非灵运原作。

远北则长江永归，巨海延纳。^④昆涨缅旷，岛屿绸沓。^⑤山纵横以布护，水回沉而紫沍。^⑥信荒极之绵眇，究风波之睽合。^⑦【江从山北流，穷上虞界，谓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谓海为百谷王，以其善处下也。海人谓孤山为昆。薄洲有山，谓之岛屿，即洲也。涨者，沙始起将成屿也。^⑧纵横，无常，于一处回沉相紫扰也。大荒东极，故为荒极。风波不恒，为睽合也。】

【校注】

④永归：流向远处归入大海。延纳：引入，接收。

⑤缅旷：辽阔。绸沓：多而密。“绸”通“稠”。

⑥布护：散布。紫沍（音营义）：环绕浸润。

⑦绵眇：同“缅邈”，遥远。睽合：或离或合。

⑧沙始起将成屿也：原本“将”后有“欲”字，“屿”后无“也”字。此据《文选》南朝梁丘迟《旦发鱼浦潭》诗“析析寒沙渚”李善注引诗改。

徒观其南术之临池生矾，望远成衍，窥岸测深，相渚知浅。^⑨洪涛满则曾石没，清澜减则沉沙显。^⑩及风兴涛作，水势奔壮。于岁春秋，在月朔望。汤汤惊波，滔滔骇浪。电激雷崩，飞流洒漾。凌绝壁而起岑，横中流而连薄。^⑪始迅转而腾天，终倒底而见壑。

此楚貳心醉于吴客，河灵怀惭于海若。^⑧【南术是其临江旧宅，门前对江，三转曾山，路穷四江，对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间，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狭处，故曰生矾。勇门以南上便大阍，故曰成衍。^⑨岸高测深，渚下知浅也。江中有孤石沉沙，随水增减，春秋朔望，是其盛时。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吴客问之，举秋涛之美，得以疗病。^⑩太子，国之儲貳，故曰楚貳。河灵，河伯居河，所谓河灵。惧于海若，事见庄周《秋水篇》。】

【校注】

⑧徒观其南术之临池生矾，望远成衍，窥岸测深，相渚知浅：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广文选》、《谢康乐集》及《全宋文》皆作“徒观其南术之□□□生矾□□成衍□岸测深相渚知浅”，《百三家集》又在“岸”前补一“缘”字。中华本则自“之”至“岸”连阙十字，其校注认为上述各本大概是因为注文中有“故曰生矾”、“故曰成衍”语，后人遂采之以补正文，中空二、三字以示其间有夺文，非谢灵运原赋句法如此。又说一本作“徒观其南术之临池生矾望远成衍窥岸测深相渚知浅”，亦不足据。今暂据“一本”补出，聊便于阅读欣赏而已。

⑨曾石：即层石，叠加有一定高度的石堆。清澜：清澈的水流。

⑩起岑：卷起座座高山似的浪峰。连薄：连成一片草木丛生似的浪花。

⑪海若：相传北海之神名若，故称海若。《庄子·秋水》“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若”即此“海若”，《庄子》还称之为“北海若”。

⑫大阍（音郎）：广大空旷。成衍：形成一片空旷。

⑬有关事语见《文选》枚乘《七发八首》。枚乘参前注⑭。

尔其旧居，曩宅今园，粉堦尚援，基井具存。^⑮
曲术周乎前后，直陌矗其东西。^⑯岂伊临溪而傍沼，
乃抱阜而带山。^⑰考封域之灵异，实兹境之最然。^⑱葺

骈梁于岩麓，栖孤栋于江源。^⑨敞南户以对远岭，辟东窗以瞩近田。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⑩【葺室在宅里山之东麓。东窗瞩田，^⑪兼见江山之美。三间故谓之骈梁。门前一株，枕矶上，^⑫存江之岭，南对江上远岭。^⑬此二馆属望，^⑭殆无优劣也。】

【校注】

⑨尔：近。曩：昔，从前。枌槿尚援，基井具存：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全宋文》“枌”字下皆空白二字，一本补以“榆木”二字。但《谢康乐集》无阙字。孙彪《宋书考论》云：“此处无阙字。”李慈铭《宋书札记》云：“此处所阙二字，当在曩宅之下。园与存为韵。”今从中华本，“枌”字下不空白，即接“槿”字。援：种植低矮丛木以为墙垣，相当于篱笆，对住所起保护作用。

⑩术、陌：本为邑中道和田间小路，此皆泛指道路。周：围绕，环行。矗：长直，平直。

⑪伊：通“唯”，只，只是。乃：又，还。阜（音付）：大山。

⑫封域：国内，天下。兹境：这里，此处。最然：最突出，最好。

⑬葺（音气）、栖：皆指修建、构筑。骈梁：用两根梁木隔成三间的建筑。孤栋：只用一根正梁的单间建筑。

⑭畴：田地分界。枕：彼此接触、靠近，或一物搁置于另一物之上。此指山脚插入江水之中。阡：山间小路。

⑮东窗瞩田：焦本“窗”后衍一“谓”字。“瞩”音主，注视义。

⑯枕矶上：建筑在水边的大石块上。【寿考堂本误作“枕机上”。】

⑰江上：焦本作“江山”，误。

⑱二馆：指岩麓之“骈梁”和江矶之“孤栋”。属：通“瞩”。

阡陌纵横，滕埤交经。^⑲导渠引流，脉散沟并。^⑳蔚蔚丰稂，苾苾香粳。^㉑送夏蚤秀，迎秋晚成。^㉒兼有陵陆，麻麦粟菽。^㉓候时觐节，递艺递熟。^㉔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㉕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

腹。【许由云：^⑩“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谓人生食足，则欢有余，何待多须邪。工商衡牧，似多须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则足。但非田无以立耳。】

【校注】

⑩阡陌：田间小路。阡（音成列）：田界，田畦。

⑪脉散沟并：支流散布，水沟并列。

⑫蔚蔚：茂盛。秔（音熟）：有黏性的高粱。各本“秔”并作“秋”，孙彪《宋书考论》云：“秋疑秔字误。”中华本以孙说是，据改正。今从之。【又《广文选》“秔”作“愁”，亦误。】苾苾（音闭闭）：香气浓郁。粳（音京）：不黏的水稻。

⑬送夏：夏末，农历六月。蚤秀：早早地抽穗开花。“蚤”通“早”。迎秋：秋初，农历七月。成：指成熟，可以收割了。

⑭陵陆：指山地。【《百三家集》作“凌陆”，误。】

⑮候时觐（音揜）节：根据季节和气候情况。“候、觐”皆有侦视、观测义。【《百三家集》“觐节”作“占节”。】递艺递熟：递相耕种和收获。【焦本“递熟”作“递孰”，孰为熟之借字。】

⑯粒食：粮食。浆饮：指豆浆酒水之类。【《广文选》、焦本阙“浆”字。】衡牧：古代掌管山林川泽的官吏。《国语·齐语》“山立三衡”韦昭注：“《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

⑰许由：上古隐士。相传尧帝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受，逃耕于箕山之下。尧又召他为九州长，他听都不想听，跑到颍水边去洗耳朵。

自园之田，自田之湖。^⑱泛滥川上，缅邈水区。^⑲浚潭洄而窈窕，除菰洲之纤余。^⑳崑温泉于春流，驰寒波而秋徂。^㉑风生浪于兰渚，日倒景于椒涂。^㉒飞渐榭于中沚，取水月之欢娱。^㉓旦延阴而物清，夕栖芬而气敷。^㉔顾情交之永绝，觐云客之暂如。^㉕【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耳。诸洄出源入湖，故曰浚潭洄。^㉖洄长是以窈窕。除菰以作洲，^㉗言所以纤余也。】

【校注】

⑭之：往，到。

⑮泛滥：水漫溢横流。缅邈：辽阔宽远。

⑯浚潭涧：浚潭以成涧，即挖深疏通潭水以形成溪流。窈窕：婉曲悠长。除：去掉，整治。菰（音估）：亦名蒋，俗称茭白。生于沼泽或水边，茎如莴笋，可作蔬菜，实如米粒，可以作饭。纡（音迂）余：曲折延伸貌。

⑰漱：通“泌”，小股泉水涌出流动。徂：逝去，过去。

⑱兰渚：岸边长满兰草的水泊。倒景：《百三家集》作“倒影”，景、影古今字。椒涂：布满山椒的道路。“涂”通“途”。“兰”“椒”皆取意芳香。南朝宋颜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兰殿长阴，椒涂驰卫。”亦兰、椒对举，同意。

⑲渐（音蚕）榭：高大多层的台榭。“渐”犹“渐渐”，高峻之貌。《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列女传》卷六载齐宣王建渐台五重，民不胜其苦。又《三辅黄图·台榭》载汉武帝作建章宫，太液池中有渐台，高二十余丈。沚：水中小洲。

⑳旦：指白天。延阴：犹纳阴，在阴处乘凉。夕：指夜晚。栖芬：在栖息处放置各种香草香料。气敷：香气四溢。

㉑顾：念及，想起。覬（音记）：希冀，盼望。云客：云游不定之人。暂如：突然到来。

㉒故曰：《全宋文》作“故日”，眉注“日当作曰”。其实，由于行款的影射，《全宋文》注中小字大都将“曰”刻成“日”，不再一一出校。

㉓除菰以作洲：焦本、《百三家集》脱“以”字，又焦本作“洲洲”，衍“洲”字。

水草则萍藻蒹葭，萑蒲芹苳，蒹菰蘋繁，芰苳菱莲。⑭虽备物之偕美，独扶渠之华鲜。⑮播绿叶之郁茂，含红敷之缤翻。⑯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之易阑。⑰必充给而后辜，岂蕙草之空残。⑱卷《敏弦》之逸曲，

感《江南》之哀叹。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旧爱还。^⑭【箏出《离骚》。《敏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莲。秦箏倡《蒹茄》篇，^⑮《唐上》奏《蒲生》诗，皆感物致赋。鱼藻蒹茄荇亦有诗人之咏，^⑯不复具叙。】

【校注】

⑭萍：即浮萍，漂浮于水面的一种小叶绿草。“萍”与“蘋”非一物。“蘋”生浅水中，夏秋开小白花，叶有长柄，柄端小叶成田字形，故又称田字草。萑（音环）：即萑苇，似芦荻而不尽同。中华本及《全宋文》“萑”原皆作“藿”，是为荻，即蒹。然下句另有“蒹”字，知“蒲”前一字不应是“藿”而当作“萑”。《诗经·蒹葭》篇孔疏引郭璞曰：“蒹似萑而细，高数尺，芦苇也。”焦本正作“萑蒲”，今据改。自“萍”至“莲”十六字皆水草名，不一一详注。

⑮扶渠：同“芙蕖”，荷花的别名。华：同“花”。

⑯红敷：即红花。“敷”有布散、绽开义，常用来表示开花。三国魏嵇康《琴赋》：“迫而察之，若众葩敷荣曜春风。”“敷荣”即开花义。缤纷：犹缤纷，形容花朵繁盛。

⑰矜（音今）：怜惜，感到遗憾。阒：犹阒珊、阒残，形容衰落、残尽。

⑱充给（音己）：充足，饱满，旺盛。搯（音牵）：拔取。《楚辞·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搯芙蓉兮木末。”又《离骚》：“朝搯阨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⑲倡（音唱）：同“唱”。寿考堂本、信述堂本径作“唱”（注文仍作“倡”）。溯游往：指《诗经·秦风·蒹葭》篇，其中有“溯游从之”句。“旧爱还”疑亦用成词现句代指《蒲生》一诗。

⑳蒹茄：《百三家集》作“蒹笳”，皆同“蒹葭”。

㉑荇：寿考堂本误作“系荇”。

《本草》所载，山泽不一。雷、桐是别，和、缓

是悉。^⑭参核六根，五华九实。^⑮二冬并称而殊性，三建异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茜，林兰近雪而扬猗。^⑯卷柏万代而不殒，伏苓千岁而方知。^⑰映红葩于绿蒂，茂素蕤于紫枝。^⑱既住年而增灵，亦驱妖而斥疵。^⑲【《本草》所出药处，于今不复依，随土所生耳。此境出药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药。医缓，古之良工，故曰别、悉。参核者，双核桃杏人也。^⑳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白芽根也。^㉑五华者，董华、芜华、槿华、菊华、旋覆华也。九实者，连前实、槐实、柏实、菟丝实、女贞实、蛇床实、蔓荆实、蓼实、黄实也。^㉒二冬者，天门、麦门冬。三建者，附子、天雄、乌头。水香，兰草。林兰，支子。^㉓卷柏、伏苓，并皆仙物。凡此众药，事悉见于《神农》。】

【校注】

⑭和缓：指医和与医缓，春秋时秦国的两个良医。《左传》成公十年、昭公元年分别记载有医缓、医和奉命前往晋国替晋景公和晋平公治病而均被赞为“良医”之事。此用“和缓”泛指良医。悉：知晓。

⑮参核六根：《御览》作“三枝六根”，误。“参”与“三”同。

⑯送秋：秋末。擢茜（音浊欠）：形容草茂盛鲜亮。晋湛方孙《苗赞》：“茜茜嘉苗，擢擢阶侧。”扬猗（音已）：语出《诗经·豳风·七月》：“以伐远扬，猗彼女桑。”“扬”本指高处伸展的枝条，此用作动词，砍伐枝条。“猗”通“摘”，摘取。

⑰殒（音允）：死亡，枯萎，凋零。方知：正好用来治病。“知”谓治病有效，能使痊愈。汉扬雄《方言》：“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或谓之知。”

⑱红葩（音趴）：红色花朵。绿蒂：蒂字原本作卅下带，《广文选》遂误作“带”。素蕤（音瑞阳平）：白色花朵。“蕤”本指花朵下垂之貌，此代指花朵。

⑲住年：延年益寿。《广文选》误作“往年”。增灵：提神，增强精神。斥疵：除病。

⑬杏人：即杏仁。《百三家集》及《全宋文》正作“杏仁”。

⑭六根者……白芽根也；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谢康乐集》并阙“白芽”二字，《百三家集》及《全宋文》于此处空阙一字。然则六根之数只出现五根，疑有脱误。中华本校注云一本作“白芽”二字，今据补。〔又顾本云“一本作黄实二字”，疑涉下注误。〕

⑮九实者……蛇床实、蔓荆实、蓼实、黄实也；焦本“蛇床”作“蛇木”。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焦本及《全宋文》并阙“黄实”二字。《百三家集》作“□实也”，阙一字。中华本校注云一本作“黄实”二字，今据补。

⑯支子：即梔子。〔焦本误作“文子”。〕

其竹则二箭殊叶，四苦齐味。水石别谷，巨细各汇。⑱既修竦而便娟，亦萧森而蓊蔚。⑲露夕沾而凄阴，风朝振而清气。捎玄云以拂杪，临碧潭而挺翠。⑳蔑上林与淇澳，验东南之所遗。㉑企山阳之游践，迟鸾鹭之栖托。㉒忆昆园之悲调，慨伶伦之哀龠。㉓卫女行而思归咏，楚客放而防露作。㉔【二箭，一者苦箭，大叶；一者筍箭，细叶。㉕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黄苦。水竹，依水生，甚细密，吴中以为宅援。㉖石竹，本科丛大，以充屋椽。㉗巨者，竿挺之属；细者，无簕之流也。㉘修竦、便娟、萧森、蓊蔚，皆竹貌也。上林，关中之禁苑，淇澳，卫地之竹园，方此皆不如。东南会稽之竹箭，鹭唯此地最富焉。山阳，竹林之游；鸾鹭，栖食之所。昆山之竹任为笛，黄帝时，伶伦斩其厚均者吹之，为黄钟之官。㉙卫女思归，作《竹竿》之诗；楚人放逐，东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谏》。】

【校注】

⑱别谷：分别生长于不同的地方。〔《初学记》卷二八作“多名”。〕各汇：各自聚生在一块。

⑲修竦：修长挺立。便（音骈）娟：轻盈摇晃的样子。萧森：错落

有致的样子。蓊蓊：繁茂荫蔽之貌。〔《广文选》卷六、焦本误作“翁蓊”（焦本注文不误）。〕

⑭梢玄云：指竹高能拂掠天上的乌云。〔焦本、《百三家集》作“互梢云”，误。《广文选》卷六脱“玄”字。〕拂杪（音秒）：乌云也拂略着竹梢。

⑮蔑：蔑视，看不起。验：检验，考察。此意为比较，强于其他。所遗：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

⑯企：企盼，希望。游践：游览，边走边看。〔《初学记》卷二八作“游钱”，误。〕迟：等待，盼望。鸾鹭（音峦衣）：凤凰。〔《初学记》作“鸾鹭”，误。〕

⑰忆：《初学记》作“噫”。昆园：昆山之竹园。伶伦：传说为黄帝时的乐官。《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龠（音月）：古代的一种乐器，形状像笛。这里指音乐。

⑱行：出嫁。思归：指《竹竿》一诗，见《诗经·卫风》。宋朱熹《诗集传》：“卫女嫁于诸侯，思归宁而不可得，故作此诗。”楚客：指楚三闾大夫屈原，因谏君遭谗而被流放。防露：东方朔《七谏》有“上蔽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来风”句，故以“防露”代指《七谏》。东方朔，汉平原人，官太中大夫。以奇计俳辞得亲近，为武帝弄臣。王逸《楚辞章句·七谏》序云：“《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追悯屈原，故作此辞。”

⑲二箭：《御览》卷三四九误作“三箭”，正文不误。筭箭：《御览》作“竿箭”。

⑳吴中：指江浙一带。宅援：住宅四周细密种植矮小树木而形成的藩篱。

㉑本科：竹竿中空。榱（音崔）：椽子，放在檩上以架屋瓦。

㉒无箬（音京）：细竹名。“无”当作“箬”，1981年修订本《辞源》“箬”字下引此正作“箬箬”。“箬”为黑皮小竹。

㉓昆山：山名，在上海市松江县西北。〔焦本作“□山”，阙一字。〕任：承担得起。“任为笛”即适合于作笛。均：通“筠”，竹皮。黄钟：古乐十二律之一，声调最宏大响亮。宫：古代五音之一。也指以宫声为主的调式，如黄钟、大吕之类。

其木则松柏檀栢，榿楠桐榆。^⑬ 𣎵柘穀栋，楸梓桤樗。刚柔性异，贞脆质殊。^⑭ 卑高沃瘠，各随所如。^⑮ 杆合抱以隐岑，杪千仞而排虚。^⑯ 凌冈上而乔竦，荫涧下而扶疏。^⑰ 沿长谷以倾柯，攒积石以插衢。^⑱ 华映水而增光，气结风而回敷。^㉑ 当严劲而葱蒨，承和煦而芬腴。^㉒ 送坠叶于秋晏，迟含萼于春初。^㉓ 【皆木之类，选其美者载之。山脊曰冈。冈上涧下，长谷积石，各随其方。《离骚》云：“青春受谢，白日昭只。”^⑭ 《诗》云“萼不韡韡”也。^⑮】

【校注】

⑬其木则松柏檀栢榿楠桐榆：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焦本及《全宋文》并阙“榿楠”二字。中华本校注云一本有此二字，今据补。【寿考堂本作“杞桐榆”，补一字，无空位；明刻本、信述堂本作“□桐榆”，只阙一字。】自“松”至“樗”十六字皆树木名，不一一详注。

⑭贞脆：贞指坚韧耐寒经冬不凋的树木，脆指脆弱易折经寒易凋的树木。

⑮卑：低下之处。沃瘠（音机）：肥沃之地与贫瘠无肥之地。所如：所宜，合适相应的。

⑯隐岑：遮挡住小山峰。极言树干之大。排虚：插入空中。极言树尖之高。

⑰乔竦：高高耸立。荫：遮蔽。扶疏：树枝繁茂分披的样子。

⑱倾柯：树枝朝下倾斜。攒：通“钻”，穿孔，穿透。插衢（音渠）：树枝分岔交错，有如道路相通。《山海经·中山经》：“（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叶状如杨，其枝五衢。”注：“言树枝交错相重五出，有如衢路也。”【焦本“衢”作“株”。“株”为树兜，指扎根于石缝之中。亦通。】

㉑华：同“花”。回敷：犹“回薄”，回旋动荡。

⑩严劲：指秋冬的严寒劲风。葱蒨：同“葱茜”，青翠繁茂的样子。和煦（音许）：指春夏的风和日丽。芬腴：芬芳壮盛，充满生机。

⑪秋晏：晚秋，深秋。迟：等待，迎接。萼（音饿）：花瓣，花苞。

⑫青春：即春天。受谢：接受阳气而谢去阴气。白日昭只：日色黄白，昭然光明。“只”为语气词，无义。此二句出自《楚辞·大招》，非《离骚》。〔中华本“白日”误排为“白曰”。〕

⑬所引诗句见《诗经·小雅·棠棣》篇，今通行本作“棠棣之华，鄂不韡韡”。萼（鄂）不：郑玄笺读为“萼柎”，即花蒂。于省吾读为“胡不”，表反问语气。韡韡：同“铤铤”，形容光泽艳丽。

植物既载，动类亦繁。飞泳骋透，胡可根源。^⑭
 观貌相音，备列山川。^⑮寒燠顺节，随宜匪敦。^⑯【草、木、竹，植物。鱼、鸟、兽，动物。兽有数种，有腾者，有走者。^⑰走者骋，腾者透。谓种类既繁，不可根源。但观其貌状，相其音声，则知山川之好。兴节随宜，自然之数，非可敦戒也。^⑱】

【校注】

⑭飞泳骋透：动物有的飞翔，有的游行，有的奔跑，有的跳跃。〔《广文选》卷六“骋透”误作“骑透”。〕胡：岂，哪里。

⑮备列：全部列举。〔《广文选》、《百三家集》均作“备削”，误。〕

⑯燠（音玉）：热，温暖。

⑰数种：焦本、《百三家集》作“相种”，误。

⑱敦戒：催促，强迫。

鱼则魑魍魎魇，鰪魴魑魍。魴魴魑魍，魑魍魍魍。^⑲
 辑采杂色，锦烂云鲜。^⑳唼藻戏浪，泛苒流渊。^㉑或鼓鳃而湍跃，或掉尾而波旋。^㉒鲈蜚乘时以入浦，魑魍沿濫以出泉。^㉓【魑音仇。魍音礼。魍音附。魇音叙。鰪音寸袁反。^㉔魴音晓。^㉕魑音连。魍音崧仙反。魴音房。魑音痛。^㉖】

鯢音沙。鰕音居綴反。鱧音上羊反。^⑩鰕音比之反。鱣音竹仙反。皆《说文》、《字林》音。《诗》云：“锦衾有烂。”^⑪故云锦烂。鲈鲞，一时鱼。鰕音感。鰕音迅。皆出溪中石上，恒以为玩。^⑫】

【校注】

⑩鯢：原字𩚰（沙省声），与“鯢”同。但此非海中之大鯢鱼，应指江中的吹沙小鱼，体圆而有点纹。自“魷”至“鱣”十六字皆鱼名，不一一详注。

⑪辑：汇聚。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各种鱼五颜六色地汇聚在一起，像锦绣般灿烂，似彩云样鲜艳。

⑫噉（音啥）藻：鱼吃水草。泛苒（音符）：水草漂浮。渊：深水。

⑬湍跃：在急流上跳跃。掉：摇摆。波旋：在波浪中回旋。

⑭浦：指小河注入大江或江水注入大海的地方。濞（音赖）：湍急的浅水。

⑮寸衮反：古代的注音方法之一，即反切。取“寸”（反切上字）的声母为“鰕”（被切字）的声母，取“衮”（反切下字）的韵母和声调作“鰕”的韵母和声调，从而拼出“鰕”字的读音。下面注中标明“反”的其他反切，其拼音方法相同，不再注。

⑯鰕音皖：《百三家集》作“鰕音皖”，误。（正文“鰕”不误。）

⑰病：《百三家集》作“宥”。

⑱上羊反：寿考堂本误作“上羌反”。

⑲引诗见《诗经·唐风·葛生》，原文作“角枕灿兮，锦衾烂兮”。

⑳恒：常。玩：指游戏，逗弄。

鸟则鵙鸿鵙鵙，鹭鹭鸛鸛。鸡鵙绣质，鵙鵙绶章。^⑳晨凫朝集，时鵙山梁。海鸟违风，朔禽避凉。^㉑黄生归北，霜降客南。^㉒接响云汉，侣宿江潭。^㉓聆清哇以下听，载王子而上参。^㉔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㉕【鵙音昆。鸿音洪。鵙音溢。《左传》云：“六鵙

退飞”，^⑩字如此。鹄音下竺反。鹭音秋。鹭音路。鹄音保。鹄音相。唐公之马，与此鸟色同，故谓为鹄，音相。^⑪鸡鹄鹤鸛，见张茂先《博物志》。^⑫鸛音翟，亦雉之美者。^⑬此四鸟并美采质。兔音符，野鸭也，常待晨而飞。鴈音已消反，长尾雉也。《论语》云：“山梁雌雉，时哉时哉。”^⑭海鸟爱居，臧文仲不知其鸟，以为神也。事见《左传》。^⑮朔禽，雁也，寒月转往衡阳。《礼记》：霜始降，雁来宾。岁莫云，雁北向。^⑯政是阳初生时，萑生归北，霜降客南，山鸡映水，自玩其羽仪者。^⑰】

【校注】

⑩绣质、绶（音受）章：指鸟羽色彩斑斓，像是丝绸一样的底子，彩带一样的花纹。

⑪违：背，方向相反。此有“迎着”义，“违风”即迎风、逆风。避凉：躲避寒冷。

⑫萑（音题）：草木始生的嫩芽。“萑生”指春天。霜降：农历九月的一个节气，此代指深秋。客南：迁徙南方客居。

⑬接响：指群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一声接一声。云汉：云彩与银河，指高空。侣宿：成对结伴地双双栖宿。

⑭聆（音零）：听。清哇：尖锐响亮的鸣叫声。王子：不详所指。疑指王子乔，古代传说中的仙人。晋张协《七命》：“王子绹纓而倾耳，六马嘘天而仰秣。”疑与此有关。上参：上举，飞升上天。

⑮薄：通“搏”，拍击。回涉：回旋的水流。弁翰：鸟的头冠和翅膀。明壑：清澈的溪水。自耽（音单）：自我欣赏、玩乐。

⑯引文见《左传·僖公十六年》。通行本原文“鵠”作“鸛”。【《百三家集》于《左传》后脱“云”字。明刻本、寿考堂本“退飞”误作“遏飞”。】

⑰唐公之马：见于晋张华《博物志》卷四：“唐公有驪驪。”“驪驪”为良马名。【焦本“唐公”作“唐企”，误。】故谓为鹄：“鹄”当作“驪”，指唐公之马名。后面的“音相”即是对“驪”字的注音。顾本校注云：“焦本无此（指“音相”）二字，似善。前已有‘鹄音相’，此不当

重复。”其实，前面的“音相”注鸟名“鸛”字，后面的“音相”注马名“驪”字，并不重复。

⑩张茂先：即张华，晋代人。所撰《博物志》属志怪小说，分类记载异物、奇境以及殊俗、琐闻等，多为神仙方术故事。

⑪鸛：焦本、《百三家集》作“鸟”，误。

⑫引文见《论语·乡党》篇。“雉”指野鸡。

⑬爰居：海鸟之名。臧文仲：春秋时鲁国大臣。其以鸟为神之事见《左传·文公二年》。

⑭所引内容见《礼记·月令》篇。岁莫云雁北向：焦本脱“云雁”二字。《百三家集》“莫”作“暮”。

⑮政：通“正”。山鸡：野鸡。【焦本、《百三家集》阙“鸡”字。】

山上则猿猱猩獾，犴狻猊猛；山下则熊黑豺虎，羆鹿麋麋。⑯掷飞枝于穷崖，踔空绝于深硿。⑰蹲谷底而长啸，攀木杪而哀鸣。⑱【猿音袁。猱音魂。猩音力之反。⑲獾音火丸反。犴音五悬反。⑳狻音曼，似獾而长，狼之属，一曰羆。狻音安黠反。猊音弋生反，猩之黄黑者，一曰似玃。㉑豺音在皆反。羆音元，野羊大角。麋音鬼珉反。㉒麋音京，能踔掷。㉓虎长啸，猿哀鸣，鸣声可玩。㉔】

【校注】

⑯山上、山下：互文见义，泛指群山。自“猿”至“麋”列举之十六字皆兽名。

⑰掷（音志）飞枝：在伸展的树枝上飞来荡去。穷崖：山崖的边际或顶端。踔（音蹉）空绝：在空谷绝壁上飞腾跳跃。硿（音坑）：深谷。

⑱木杪（音杪）：树梢，树尾端。

⑲音：《全宋文》作“云”，眉注“云当作音”。

⑳五悬反：焦本作“午见反”，《百三家集》作“立悬反”，皆误。

㉑玃：寿考堂本误作“份”。

㉒鬼珉反：《百三家集》作“鬼珉反”。

⑩罾：《百三家集》作“掉”，误。

⑪可玩：这里是值得玩味和欣赏的意思。

缙纶不投，罟罗不披。^⑫磬弋靡用，蹄筌谁施^⑬。
 鉴虎狼之有仁，伤遂欲之无崖。^⑭顾弱龄而涉道，悟
 好生之咸宜。^⑮率所由以及物，谅不远之在斯。^⑯抚鸥
 鰕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⑰【八种皆是鱼猎之具。^⑱自少
 不杀，至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欢永废。^⑲庄周云：^⑳虎狼仁
 兽，岂不父子相亲？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兽，而人
 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㉑苟其遂欲，岂复崖
 限。^㉒自弱龄奉法，故得免杀生之事，苟此悟万物好生之理。
 《易》云：“不远复，无祇悔。”^㉓庶乘此得以入道。^㉔庄周云：
 海人有机心，鸥鸟舞而不下。今无害彼之心，各说豫于林池
 也。^㉕】

【校注】

⑫缙纶（音民伦）：两种用来钓鱼的丝线。罟（音居）罗：捉兔子的网叫罟，捕鸟雀之网叫罗。“罟”字中华本原作“置”，则为动词，与上下文不合。考百衲本、殿本、《广文选》、焦本、《百三家集》及《全宋文》皆作“罟”，“罟罗”为两名词并列，良是。今据改。

⑬磬（音波）：石镞，用丝绳捆绑于箭杆上的石块。弋（音义）：带有绳子的箭，用以射鸟。靡（音米）：不。蹄：捕兔子的工具，用以系兔足，故称蹄。筌（音全）：鱼筍，捕鱼的工具。施：用。

⑭鉴：借鉴，对照。有仁：具有仁爱不忍之心。遂欲：贪欲，不合理的追求。无崖：没有止境。

⑮顾：念及，回顾。弱龄：年轻的时候。涉道：接触道家学说。好生：爱惜生命。咸宜：都是应该的、合理的。

⑯率所由：循着道家好生的路子。及物：推广延伸到万物。谅：确信，一定。斯：此，这里。

⑰悦豫：愉悦，快乐。杜：断绝。机心：巧诈欺骗之心。林池：山

水之间，指隱居之所。

㉞八种：指正文所列缙、纶、罍、罗、磻、弋、蹄、筌八种名物。

㉟山中：《百三家集》作“山林中”，衍“林”字。此欢：指畋猎捕获禽兽之乐。

㊱庄周：即庄子，战国时哲学家。所著《庄子》一书为道家经典之一。

㊲政：通“正”。疾：痛恨。

㊳苟（音狗）：如果。岂复：哪里还有。

㊴引文见《周易·复卦》“初九”爻辞。不远复：失之未远，能回复善良。〔《百三家集》“远”作“违”，误。〕无祇（音其）悔：不至于悔恨。“祇”通“抵”，或作“祗”，则通“致”，招致。

㊵庶：希望。乘此：依仗这个“复卦”的吉象。

㊶说豫：同正文“悦豫”，即愉悦。〔《全宋文》“说”作“悦”，字通。〕

敬承圣诰，恭窥前经。^㊷山野昭旷，聚落膾腥。^㊸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沦倾。^㊹岂寓地而空言，必有贷以善成。^㊺钦鹿野之华苑，羨灵鹫之名山。^㊻企坚固之贞林，希庵罗之芳园。^㊼虽绁容之缅邈，谓哀音之恒存。^㊽建招提于幽峰，冀振锡之息肩。^㊾庶鍤王之赠席，想香积之惠餐。^㊿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绝而可温。^㊽【贾谊《吊屈》云：^㊿“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谓歌哭谗讼，有诸喧哗，不及山野为僧居止也。经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贷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说“四真谛”处。^㊿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坚固林，说《泥洹》处。庵罗园，说“不思议”处。^㊿今旁林艺园制苑，彷彿在昔，依然托想，虽绁容缅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谓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处也，所谓息肩。鍤王、香积，事出《维摩经》。《论语》云：“温故知新。”^㊿理既不绝，更宜复温，则可恃为己之日用也。^㊿】

【校注】

⑪圣诰：圣命，圣人的教诲。窥：视，阅读。前经：前代的经典，指佛道经书。

⑫昭旷：宽敞明亮。聚落：指城邑村镇。膻腥（音山星）：本指羊肉的臊臭气味，这里喻指人世间的污秽不洁和嘈杂喧闹。

⑬大慈之弘愿：指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心愿。见《大阿弥陀佛经》。群物：一切有生物，包括人类和动植物。沦倾：沦陷倾覆，指危险状态。

⑭寓地：指生活于大地上。“寓”为寄托义。《国语·吴语》：“民生于地上，寓也，其与几何？”贷：借助，帮助。善成：成就善果，取得好的结果。

⑮钦：景仰，向往。鹿野：地名，又叫鹿野园、鹿苑。在中天竺波罗奈国，相传为佛之前身养鹿放鹿之处。释迦牟尼成道后，曾于此说“四谛”之法。灵鹫：山名，在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之东北。释迦牟尼曾在此讲授《法华经》《无量寿经》。

⑯企：企盼，希望。坚固之贞林：即坚固林，也就是佛教中的婆罗树。“贞”与“坚固”同义。相传这种树冬夏不凋，释迦牟尼曾在此树下说《泥洹（即涅槃）经》。庵罗之芳园：即庵罗园，在古印度毗耶离。“庵罗”本为梵语果树名，故用“芳”以形容之。相传佛祖曾在此说《维摩诘经》。

⑰绾（音翠）容：义同“睟容”，对人容貌的敬称。灵运《撰征赋》：“钦仲舒之睟容，遵逢掖于前裾。”下文有“绾容”，同。〔《广文选》、《百三家集》作“粹容”。〕缅邈：遥远。恒：常，永久。

⑱招提：供僧众临时住宿的佛教寺院。幽峰：山峰之隐蔽处。冀：期望，希冀。振锡：僧人持锡杖，行则振动有声，故以振锡指称出行的僧人。息肩：即俗语所谓“歇歇肩”或“歇歇脚”，休息一下的意思。

⑲庶、想：都是希望的意思。镫（音登）王、香积：都是佛教中的菩萨名。

⑳微：隐晦，不明显。〔《广文选》、焦本阙“微”字。〕匪绝：没有

穷尽。“匪”通“非”。温：反复，积累。

⑳贾谊：汉代洛阳人。文帝时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多次上书陈政事，论时弊，为大臣所忌，贬出京城为长沙王太傅。因而忧思悲愤，作《吊屈原赋》以自伤。吊屈：即《吊屈原赋》。〔《百三家集》作“吊屈原云”，多一“原”字。〕

㉑四真谛：又称四圣谛、四谛。指佛教信奉的苦、集、灭、道四条真理。苦为生老病死；集为集聚骨肉财帛；灭为灭惑业而离生死之苦；道为八正道，以能通于涅槃。详见《大般涅槃经》十二。

㉒不思议：指《不可思议解脱经》，也就是《维摩诘所说经》，简称为《维摩诘经》或《维摩经》。

㉓引文见《论语·为政》篇，原文作“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㉔不绝：《百三家集》作“不纯”，误。待：依靠，借助。中华本原作“待”，义稍嫌迂曲。万历本《谢康乐集》“待”作“恃”，义略长。今据改。

爱初经略，杖策孤征。^㉕入涧水涉，登岭山行。^㉖陵顶不息，穷泉不停。^㉗栝风沐雨，犯露乘星。^㉘研其浅思，罄其短规。^㉙非龟非筮，择良选奇。^㉚翦榛开径，寻石觅崖。^㉛四山周回，双流逶迤。^㉜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㉝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㉞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㉟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㊱谢丽塔于郊郭，殊世间于城傍。^㊲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㊳【云初经略，躬自履行，备诸苦辛也。罄其浅短，无假于龟筮。贫者既不以丽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㊴是以谢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虚寂寞，实是得道之所也。^㊵】

【校注】

㉕爱：发语词，无义。经略：规划营造山居。杖策：拄着树枝作的

拐棍。孤征：独自远行。

⑭涧：山谷溪流。水涉：滴水而过。〔《类聚》卷六四作“涉水”。〕

⑮陵顶：登上山峰顶尖。〔《类聚》误作“纡顶”。〕穷泉：走到泉源尽头。

⑯栉（音治）风沐雨：用风梳理头发，用雨水沐浴身体。意思是迎风冒雨。犯露乘星：踏踩着清晨的露珠，趁着夜晚的星光。意思是起早贪黑。

⑰研其浅思：开动自己并不聪明的脑筋仔细思考琢磨。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汉张衡作《二京赋》，精思细想，十年乃成；晋左思作《三都赋》精雕细刻，花去十二年时间。正是“研思”之事。罄（音庆）：尽。短规：短浅的规划。《国语·周语》：“近臣尽规。”韦昭注：“尽规，尽其规划以告王也。”“罄规”与“尽规”同意。〔《广文选》“短规”误作“矩规”。〕

⑱龟、筮：用龟壳和蓍草来占卜吉凶。

⑲翦榛（音剪真）：斩除荆棘丛木。径：山间小路。

⑳四山周回：四面群山环绕。双流：两条江水。指剡江及小江。逶迤：宛延曲折。

㉑面南岭：面对南边的山峦。〔《广文选》“岭”误作“领”。〕倚北阜：背靠北面的大山。

㉒傍危峰：侧面依傍高耸的山峰。临浚流：靠近深水急流。

㉓高木：高大的树木。〔《广文选》、万历本《谢康乐集》作“乔木”。〕芬芳：指花草而言。

㉔膏液之清长：言长流不息的清泉有如琼浆玉液。

㉕谢：辞去，离开。丽塔：华丽的亭台楼阁。郊郭、城傍：皆指城市周围。殊：不同，区别。这两句是说远离城镇和社会去过朴素静谧的隐居生活。

㉖欣：高兴，喜悦。见素以抱朴：表现质朴，坚守本真。果：最终。甘露：甘愿暴露。

㉗茅茨：用茅草编扎的房舍。

㉘寂漠：《百三家集》作“寂寞”，义同。

苦节之僧，明发怀抱。^⑭事绝人徒，心通世表。^⑮是游是憩，倚石构草。^⑯寒暑有移，至业莫矫。^⑰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⑱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⑲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⑳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外缘都绝。鱼肉不入口，粪扫必在体。^㉑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㉒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其亦如此。^㉓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栖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㉔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慨恨不早。】

【校注】

⑭苦节：艰苦卓绝，守志不渝。“苦节之僧”指昙隆、法流二法师。《高僧传·释僧镜传》：“上虞徐山先有昙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节过人。亦为灵运所重，尝共游嵒岬。亡后运乃谏焉。”详见《昙隆法师谏》注。法流则生平不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认为或即《高僧传·释僧镜传》中的道流：“（镜）后反姑苏，复专当法匠。台寺沙门道流请停岁许。”明发：天亮的时候。此形容明亮。怀抱：心胸。

⑮绝人徒：与世俗人众断绝往来。中华本“绝”字原作“绍”，义正相反。此依焦本作“绝”。世表：犹言世外。

⑯是游是憩：在这个地方游乐安息。倚石构草：靠着石崖搭建草屋。

⑰至业：最完美的德行，最高境界的修行。莫矫（音狡）：不会改变，无需矫正。

⑱三世：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六度：即六波罗蜜，指佛教的六种超度方法。“波罗蜜”即梵语度到彼岸的意思。《唐六典》四《礼部尚书·祠部郎中》：“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宗，所谓六波罗蜜者也。”

⑲恬（音田）知：语本《庄子·缮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

“恬”指安静，“知”指智慧。寂泊：犹寂寞、寂漠。和理：柔顺深沉的道理。窈窕（音姚条上声）：深邃的样子。

⑭东山：灵运故居所在。冥期：暗中约定时日。西方：指佛界。潜兆：预兆，不太明显的迹象。

⑮粪扫：打扫，搞卫生。在体：意谓由自己亲自做。

⑯物：人，别人。夷然：安然，平平常常。

⑰不胜造道：因坚持不了而最终没能到达目的地。

⑱石门：在今浙江嵊县西北。没存西方：死后归依佛界。

贱物重己，弃世希灵。^⑲ 骇彼促年，爱是长生。^⑳ 冀浮丘之诱接，望安期之招迎。^㉑ 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颓形。^㉒ 羨蝉蜕之匪日，抚云霓其若惊。^㉓ 陵名山而屡憩，过岩室而披情。^㉔ 虽未阶于至道，且缅绝于世纓。^㉕ 指松菌而兴言，良未齐于殇彭。^㉖ 【此一章叙仙学者虽未及佛道之高，然出于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乔师，安期先生是马明生师，二事出《列仙传》。《洞真经》云：“今学仙者亦明师以自发悟，故不辞苦味颓形也。”庄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㉗ 数经历名山，遇余岩室，披露其情性，且获长生。方之松菌殇彭，邈然有间也。^㉘】

【校注】

⑲贱：轻视。重：看重。弃世希灵：抛弃尘世而向往神仙生活。

⑳骇：惧怕。彼：指人世间。促年：短命。是：此，指神仙佛道。

㉑冀：希望。浮丘：即浮丘公，又称浮丘伯、浮丘道人。相传在广东南海县之浮丘山得道成仙，后隐居于安徽繁昌县之浮丘山（隐玉山）。安期：即安期生，相传为蓬莱仙人。据说河上丈人曾以黄老教之，后修炼成仙。

㉒甘：觉得甘甜。夷：感到愉快。颓形：面黄肌瘦的形态。

㉓蝉蜕（音退）：蝉虫脱壳。喻指有道之人仙逝，也就是死亡。匪日：不日，没有多少时日了。抚云霓：摸到白云和彩虹。意指升天。

⑭陵：攀登，经历。屡憩：多次止息。〔《类聚》“憩”作“止”。〕

⑮阶：登上，达到。〔焦本“阶”作“偕”。〕且：将。緦（音免）绝：永绝，长久断绝。世纒：尘世的牵连。

⑯松菌：松树长命百岁，菌物命在旦夕，二者寿命相差悬殊。良：确实。殇彭：“殇”指夭折短命；“彭”指彭祖，相传活了八百岁，代表长寿。

⑰天倪、倪者：两“倪”字焦本皆作“儿”。

⑱方之：拿它比作。邈然：遥远的样子。有间：有差距。

山作水役，不以一牧。^⑲资待各徒，随节竞逐。^⑳陟岭刊木，除榛伐竹。^㉑抽笋自簠，掷箸于谷。^㉒杨胜所拮，秋冬蒹获。^㉓野有蔓草，猎涉蓼莪。^㉔亦酝山清，介尔景福。^㉕苦以术成，甘以揄熟。^㉖慕榘高林，剥芟岩椒。^㉗掘茜阳崖，撻擗阴樛。^㉘昼见孳茅，宵见索綯。^㉙芟菰翦蒲，以荐以茭。^㉚既坭既埏，品收不一。^㉛其灰其炭，咸各有律。^㉜六月采蜜，八月扑栗。^㉝备物为繁，略载靡悉。^㉞【此一章谓是山作及水役采拾诸事也。然渔猎之事皆不载。杨，杨桃也。山间谓之木子。蒹音覆，字出《字林》。《诗》人云：“六月食郁及蓂。”^㉟猎涉字出《尔雅》。术，术酒，味苦。^㊱揄，揄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疗病。揄治臃核，术治痰冷。榘音甚，味似菰菜而胜。刊木而作之谓之慕。芟音及，采以为纸。茜音倩，采以为縹。^㊲撻音抄，采以为饮。采蜜扑栗，各随其月也。^㊳】

【校注】

⑲山作水役：指山上和水中的各项采伐渔猎活动。不以一牧：大意是不受到任何限制。

⑳资待各徒：各种资源等待着各取所需的人们去开发。随节竞逐：随着季节的不同而竞相开采。〔《广文选》“竞”误作“兢”。〕

⑦①陟（音治）岭刊木；登上山峰砍伐树木。榛（音真）：丛木。

⑦②篁（音黄）：竹田，竹林。掷箬（音治弱）：抛投竹笋皮。

⑦③杨：《广文选》、焦本误作“扬”，焦本注文不误。“杨胜所拮”的大意是在困顿缺吃的窘迫情况下杨桃可以帮助人们战胜困难。“拮”即“拮据”。藟（音富）：草名。大叶白花，根正白。饥荒之年，可蒸吃以抗饥饿。获：采割收藏。

⑦④蔓草：蔓生的杂草。《诗经·郑风》有“野有蔓草”篇。猎涉：经历。蓂莢（音英玉）：藤本植物，又称野葡萄。夏季开花，果实黑色，可酿酒，根藤实叶皆可入药。

⑦⑤酝山清：用山泉酿酒。介尔景福：赐给你大大的福气。语本《诗经·小雅·小明》篇。

⑦⑥术：药草名，有白术、苍术等数种。用以酿酒，则叫“术酒”。〔《广文选》、焦本、《百三家集》作“木”，并误。〕揅（音审）熟：用揅木汁酿熟成酒。

⑦⑦慕楫高林：于林高处伐木采葚。芟（音机）：菹草。〔《百三家集》作“笈”，误。注文不误。〕岩椒：山崖顶端。

⑦⑧茜（音欠）：草名。《尔雅·释草》：“茹蕙，茅蒐。”晋郭璞注：“今之茜也，可以染绛。”阳崖：山崖向阳的一面。撻（音替）：挑出，揭发。藓（音显）：字书未见。疑通“藓”，苔藓植物的一个纲，茎叶细小，绿色，无根，生长在阴湿的地方。阴嫫（音嫫）：低洼阴暗之处。

⑦⑨攀（音千）茅：拔取茅草。索绚：绞搓绳子。这两句袭用《诗经·豳风·七月》语：“晷尔于茅，宵尔索绚。”

⑦⑩芟（音山）：割除。翦：剪除。菰（音孤）、蒲：皆水草名。以荐以茭：用来作草垫卧席和牲口草料。

⑦⑪既：又。坭：同“泥”。和泥。埴（音山）：捶击黏土使成器。品收：品种，品类。

⑦⑫灰：石灰。炭：木炭。咸各有律：都有各自的烧制规则。

⑦⑬扑栗：扑打栗子。各本皆作“朴栗”，唯焦本作“扑栗”，是。顾本云，注中作“扑栗”，足证“朴”字误。今据改。

⑦⑭略载靡悉：约略记载如上，其实并不完全。

⑦⑮引诗见《诗经·豳风·七月》。汉毛亨传：“郁，棣属；蓂，蓂莢。”

即山楂和野葡萄。

②③术，术酒：焦本、《百三家集》并作“木，木酒”，误。又后文“术治痰冷”之“术”，亦误作“木”。

②④漈（音谢）：染料。用以去污染色。

②⑤扑栗：各本如此，唯《百三家集》仍误作“朴栗”。

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观风瞻云，方知厥所。【两居，谓南北两处各有居止。峰嵒阻绝，水道通耳。观风瞻云，然后方知其处所。】

南山则夹渠二田，周岭三苑。②⑥九泉别涧，五谷异巘。②⑦群峰参差出其间，连岫复陆成其坂。②⑧众流溉灌以环近，诸堤拥抑以接远。②⑨远堤兼陌，近流开湍。②⑩凌阜泛波，水往步还。②⑪还回往匝，枉渚民峦。②⑫呈美表趣，胡可胜单。②⑬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②⑭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②⑮因丹霞以颓楣，附碧云以翠椽。②⑯视奔星之俯驰，顾飞埃之未牵。②⑰鸱鸿翻翥而莫及，何但燕雀之翩翾。②⑱沆泉傍出，潺湲于东檐；②⑲桀壁对峙，砢砢于西雷。②⑳修竹葳蕤以翳荟，灌木森沉以蒙茂。㉑萝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㉒日月投光于柯间，风露披清于岷岫。㉓夏凉寒燠，随时取适。㉔阶基回互，棖榭乘隔。㉕此焉卜寝，玩水弄石。㉖迺即回眺，终岁罔致。㉗伤美物之遂化，怨浮龄之如借。㉘眇遁逸于人群，长寄心于云霓。㉙【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也。㉚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田野，或升或降，当三里许。涂路所经见也，则乔木茂竹，缘谿弥阜，横波疏石，侧道飞流，以为寓目之美观。㉛及至所居之处，自西山开道，迄于东山，二里有余。南悉连岭叠郭，青翠相接，云烟霄路，殆无倪际。㉜从迳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门世□南□池东南，皆别载其事。㉝缘路初入，行于竹迳，半路

阔，以竹渠涧。既入东南傍山渠，展转幽奇，异处同美。路北东西路，因山为郭。正北狭处，践湖为池。^④南山相对，皆有崖岩。东北枕壑，下则清川如镜，倾柯盘石，被隍映渚。^⑤西岩带林，去潭可二十丈许，葺基构宇，在岩林之中。^⑥水卫石阶，开窗对山，仰眺曾峰，俯镜浚壑。^⑦去岩半岭，复有一楼。迥望周眺，既得远趣，还顾西馆，望对窗户。缘崖下者，密竹蒙迳，从北直南，悉是竹园。东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远岭，四山周回，溪涧交过，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备尽之矣。刊翦开筑，此焉居处，细趣密玩，非可具记，故较言大势耳。^⑧越山列其表，侧傍缅云霓，为异观也。^⑨】

【校注】

④夹渠二田：左右两片田野，中间有水渠穿过。周岭三苑：山岭的另外三面被苑林包围。

⑤九泉、五谷：皆非实数，泛指各条泉流、各个山谷而已。别涧、异岫（音眼）：呈现出各种不同形状的溪涧和山峰。

⑥参差：高低不齐，大小不一。连岫（音袖）：峰峦相接。复陆：山岗重叠。坂（音版）：斜坡。

⑦拥抑：阻塞抵挡。接远：延伸到远处。

⑧兼陌：兼作田界路径。开湍：散开而形成浅急的水流。

⑨凌阜：水流撞击山脚。泛波：激起波澜。

⑩匝（音啞）：周遍，环绕一周。枉渚：水湾靠岸处。员峦：圆转，呈弧线形。

⑪胡可：怎么能够。胜单：穷尽，一一列举。“单”通“殚”。

⑫抗：相当，对着。葺（音气）馆：修建房舍。瞰（音看）：从高处往下看。【各本“瞰”并作“殷”，义难通。中华本据《艺文类聚》六四、万历本《谢康乐集》改为“瞰”，是。《百三家集》亦作“瞰”。】启轩（音宣）：开设庭院栏杆。

⑬曾：通“层”。重叠而高。【《类聚》“曾”作“层”，径用本字。】

户：门。镜澜：似镜子般光洁平静的水面。〔《类聚》“列镜澜”作“镜清澜”，误。〕

⑤⑨颀（音称）楣：染红屋檐椽端的横木。翠椽（音船）：将屋椽子染成翠绿色。

⑥⑩顾飞埃之未牵：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焦本、《百三家集》并阙“飞埃”二字。中华本校注一本有此二字，今暂据补。未牵：没有拘束。

⑥⑪翻翥（音注）：翻飞，高飞。何但：哪里只是。翩翩（音偏宣）：小飞，飞得不高。

⑥⑫汎（音鬼）泉：从侧面流出的泉水。《尔雅·释水》：“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潺湲（音谗原）：溪水慢慢流动的样子。

⑥⑬桀壁：高耸的石壁。对峙（音治）：相对而立。嵒砢：崖石隆起貌。霤（音六）：屋檐的流水。“西霤”指西边的屋檐。

⑥⑭修：长，高。葳蕤：葱郁茂盛。翳荟：荫蔽繁密。森沉：繁密浓厚的样子。〔《类聚》作“森丛”。〕蒙茂：形容茂密阴森。

⑥⑮萝：女萝，蔓草类植物。曼延：通“蔓延”。〔《百三家集》及《全宋文》作“萝蔓延”，用本字。《类聚》作“萝莛蔓延”，多“莛”字。〕花芬薰：花香四溢。〔《类聚》作“香花芬薰”，多“香”字。〕

⑥⑯柯：树枝。岷岫（音威袖）：峰峦。

⑥⑰寒燠（音玉）：冬天暖和。取适：获得适宜的气候。

⑥⑱回互：回环交错。椳栳（音老灵）：屋椽子及檐端与椽相连的横板。乘隔：间隔交连。

⑥⑲此焉卜寝：在这样的地方占卜定居。

⑥⑳迺即回眺：亲临近处，眺望远处。罔致：无厌，不感到厌倦。

⑥㉑遂化：随时变化。浮龄：虚年。指人生有限的年龄。

⑥㉒眇（音秒）：远。遁逸：悄悄离开，隐居。

⑥㉓开创卜居之所：正文云“南北两居”，意即南山、北山两居。北山即东山，山中有故居，为其祖谢玄开创。南山指嵎山一带，所建为新居，乃谢灵运卜选开创。

⑥㉔涂：通“途”。缘畛（音枕）：沿着田间小路的两边生长。弥阜（音富）：盖满所有的山坡。横波：到处乱钻的水流。疏石：陈列有序的

岩石。

⑭殆：恐怕，好像。倪际：边际，涯际。

⑮方壁西南石门世□南□池东南：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焦本、《百三家集》、《全宋文》等“世”下并阙一字，“南”下亦阙一字。中华本校云一本世下有“称”字，“南”下有“有”字。但补出“称”字“有”字也难通顺，疑仍有脱误，故存其旧。〔又“方”，焦本误作“万”。〕

⑯践湖为池：依循曲岸的狭窄处筑堤截水，利用湾出边沿的浅小水面建设池塘。

⑰枕壑：临近深谷。倾柯：树枝斜坡。被萸（音玉）映渚：覆盖了岸曲，倒映在水中。

⑱去潭可二十丈许：距离水潭大约二十丈左右。〔焦本缺“岩”、“去”二字。〕葺（音气）基构宇：砌屋基建房舍。

⑲卫：围绕。曾峰：层峰，高峰。“曾”通“层”。俯镜浚壑：低头往山谷下看，深深的潭水就像镜面一样能映照人影。

⑳具记：详细记载。较言大势耳：有选择地说一个大致情况罢了。

㉑越山列其表，侧傍緬云霓，为异观也：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焦本、《百三家集》、《全宋文》并阙“云霓”二字。中华本校注存其阙，而云“一本作‘云霓’二字”。今据补并试为标点、解释。越山列其表：远山只露出它们的外表。侧傍緬云霓：山的侧面隐约可见有云霓飘渺。

因以小湖，邻于其隈。㉒众流所凑，万泉所回。㉓

汎滥异形，首颺终肥。㉔别有山水，路邈緬归。㉕〔汎、滥、肥、颺，皆是泉名，事见于《诗》。㉖云此万泉所凑，各有形势。㉗〕

【校注】

㉒因：依凭。邻：靠近。其隈（音威）：湖水弯曲的岸边。

㉓凑：聚集。回：回旋停留。这两句说小湖是山泉水流聚集回旋的

地方。

⑭洿（音鬼）：从岩石側面縫隙冒出的小股泉水。濫（音鑑）：从岩石正面涌出的大股泉水。〔《廣文選》“洿濫”作“泛濫”。〕首蹙終肥：泉水開始滲出為涓涓細流，最後匯成條條流量較大的溪流江河。“蹙”通“泌”，涓涓狹流。

⑮路遙：路途遙遠，漫長。緬歸：思歸，都願歸聚于江湖。

⑯“洿”字見《詩經·小雅·大東》篇：“有洿洿泉，無浸穫薪。”“濫”字在《詩經》里只見一次（《商頌·殷武》篇），不作泉水用。疑謝靈運所記有誤。“濫”的泉水義見于《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晉潘岳《金谷集作詩》有“濫泉龍鱗洞，激波連珠飛”句。“蹙”及“肥泉”皆見于《詩經·邶風·泉水》篇，一章：“蹙彼泉水，亦流于淇。”四章：“我思肥泉，茲之永嘆。”

⑰各有：焦本、《百三家集》作“名有”，誤。形勢：指山水的形狀態勢。

求歸其路，乃界北山。⑱棧道傾圯，蹬閣連卷。⑲復有水徑，繚繞回圓。⑳潏潏平湖，泓泓澄淵。㉑孤岸竦秀，長洲芊綿。㉒既瞻既眺，曠矣悠然。㉓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㉔赴隘入險，俱會山首。㉕瀨排沙以積丘，峰倚渚以起阜。㉖石傾瀾而捎岩，木映波而結藪。㉗徑南澗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㉘隱丛灌故悉晨暮，托星宿以知左右。㉙【往反經過，自非岩洞，㉚便是水迳，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校注】

⑱求歸其路：尋找回去的路。〔《文選》卷二二《于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李善注引“求”作“永”，誤。〕界北山：到了與北山交界的地方。

⑲棧（音戕）道：在懸崖絕壁上凿孔支架木桩鋪上木板而成的窄路。傾圯：傾斜懸空。蹬（音鄧）閣：登山的石階小道。連卷：曲折綿

长的样子。

⑩回圆：曲折回环。【《百三家集》“圆”作“员”。“员”为“圆”之借字。】

⑪潏潏（音米米）：形容水积深满。泓泓（音红红）：形容水清澈明亮。澄渊：静谧而清澈的深水潭。

⑫竦（音耸）秀：高耸，挺出。芊（音千）绵：草木茂密繁盛。

⑬既：又。旷矣悠然：宽阔辽远的样子。

⑭异源同口：水的来源不同，而汇合于同一个入口。

⑮入险：《广文选》误作“八险”。俱：都，一起。山首：山头，山前。

⑯濑（音赖）：湍急之水。排沙：冲刷砂石。积丘：堆聚成沙丘。【《类聚》“丘”作“岸”。】倚渚：靠近水边。起阜：耸立成大山。【《类聚》“峰”作“岛”，“起”作“超”。】

⑰石倾澜：山石斜插入水中使卷起波澜。捎岩：波澜的浪花抚摸着岩壁。【《广文选》作“稍岩”。】结藪（音叟）：连结着水浅草茂的泽地。

⑱潯（音唇）：水边。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先沿小路南行，遇到一条水流横隔，后转而往北，又被山崖遮挡。

⑲隐：依靠，审度。丛灌：丛生的灌木。故悉晨暮：所以知道时间早晚。托：依托，借助。

⑳往反：往返。焦本作“往及”，误。自非：如果不是。

山川涧石，州岸草木。既标异于前章，亦列同于后牍。㉑山匪阻而是岵，川有清而无浊。㉒石傍林而插岩，泉协涧而下谷。㉓渊转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㉔草迎冬而结葩，树凌霜而振绿。㉕向阳则在寒而纳煦，面阴则当暑而含雪。㉖连岗则积岭以隐嶙，举峰则群竦以戴薜。㉗浮泉飞流以写空，沉波潜溢于洞穴。㉘凡此皆异所而咸善，殊节而俱悦。㉙【土山载石曰岵。㉚山有林曰岵。此章谓山川众美，亦不必有，故总叙其最。居山之后事，亦皆有寻求也。】

【校注】

⑭标异：《百三家集》作“標异”。后牍：指后文，下文。〔《广文选》、焦本、《百三家集》作“賅”，误。〕

⑮匪：通“非”，不是。“𣪠”音居，“𣪠”音户。

⑯石傍林：石林与树林相互依傍，交错在一起。插岩：岩石直立像树林一样，即所谓石林。泉协涧而下谷：山泉流下山谷汇合成溪涧。“协”为助、合义。

⑰转渚：弯曲的水岸边。靡沙：细腻的浅水沙滩。

⑱结葩（音怕）：结出花苞。凌霜：冒霜，受霜雪侵犯。振绿：伸展绿叶。

⑲在寒：时当寒冷的冬季。纳煦（音许）：吸收蕴藏着温暖。当暑：时在酷热的夏天。

⑳积岭：山岭一座连一座，层层叠叠。隐鳞（音林）：层叠高耸的样子。举峰：山峰挺立。群竦：一座座山峰全都高耸着。巖嶭（音节饿）：形容高峻挺拔。

㉑写空：从空中倾泻而下。“写”通“泻”。沉波：地下水。潜溢：暗中流淌。

㉒异所、殊节：处所和季节各不相同。咸善、俱悦：全都美妙喜人。

㉓载：焦本、《全宋文》作“戴”，字通义同。

春秋有待，朝夕须资。^①既耕以饭，亦桑贸衣。^②艺菜当肴，采药救颓。^③自外何事，顺性靡违。^④法音晨听，放生夕归。^⑤研书赏理，敷文奏怀。^⑥凡厥意谓，扬较以挥。^⑦且列于言，试待此推。^⑧【谓寒待绵纩，暑待絺绤，朝夕餐饮，设此诸业以待之。^⑨药以疗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⑩至于听讲放生，研书敷文，皆其所好。韩非有《扬较》，班固亦云“扬较古今”，其义一也。左思曰：“为左右扬较而陈之。”^⑪】

【校注】

⑤⑥须资：必须资助，意谓需要添补能量，即所谓“加加油”，也就是说人必须天天吃喝。

⑤⑦耕以饭：耕种粮食以供吃喝。桑贸衣：种桑养蚕交换衣物。

⑤⑧艺菜：种植蔬菜。〔明刻本、寿考堂本“菜”误作“乐”。〕当肴：权当鱼肉等荤菜。救颓：补身治病。

⑤⑨自外何事：如果另外还有什么事情的话。〔焦本“自外”作“身外”。〕靡违：不违背。

⑤⑩法音：指佛教徒诵经的声音或法师讲经的声音。放生：将捕获的鱼鸟等动物放回到大自然中。

⑤⑪敷文：撰写文章。奏怀：抒发心意。

⑤⑫厥：其，指作者。扬较：同“扬榘”，约略，举其大概。挥：抒发。

⑤⑬试待此推：“试待”二字原本作“诫特”，不详其意。李慈铭《宋书札记》云：“诫特疑试待之误。”稍便通读，今据改。此推：推行这种隐居无争、自食其力的生活。

⑤⑭绵纡（音况）：丝绵，棉絮。绋绌（音吃细）：葛布。精细的叫“绋”，粗糙的叫“绌”。

⑤⑮疗疾：《百三家集》、《全宋文》作“疗病”。

⑤⑯韩非：战国时法家人物，曾建议韩王变法，不被采用。后使秦，为李斯所忌害，入狱自杀。今传《韩非子》二十卷，无《扬较（榘）》篇。以《扬较》为韩非所作，出左思《蜀都赋》刘逵注。“扬较古今”见班固《汉书·叙传》及《食货志》；左思“为左右扬较而陈之”见《蜀都赋》。以上所引“扬较”今通行本皆作“扬榘”，详参王念孙《广雅疏证》“扬榘……都凡也”条。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⑤⑰百果备列，乍近乍远。⑤⑱
罗行布株，迎早候晚。⑤⑲猗蔚溪涧，森疏崖巘。⑤⑳杏坛
柰园，橘林栗圃。㉑桃李多品，梨枣殊所。㉒枇杷林檎，

带谷映渚。^⑭ 堪梅流芬于回峦，裊柿被实于长浦。^⑮

【庄周云：“渔父见孔子杏坛之上。”《维摩诘经》“奈树园”。扬雄《蜀都赋》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户有橘柚之园”。^⑯桃李所殖甚多，^⑰枣梨事出北河、济之间，淮、颍诸处，故云殊所也。】

【校注】

⑭园：用篱笆环绕种植蔬菜、花木的地方。苑（音愿）：养禽兽的园林。

⑮乍近乍远：忽而近忽而远。

⑯罗行布株：行与行、株与株排列整齐，疏密有序。迎早候晚：早晚迎候，等着人们去采摘。

⑰猗蔚（音厄卫）：形容果实繁盛下垂的样子。森疏：形容果树挺秀的样子。

⑱杏坛：传说孔子聚徒讲学的地方。《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奈园：佛教中“奈氏树园”的简称。《维摩诘经·佛国品》：“闻如是，一时佛游于维耶离奈（即奈）氏树园，与大比丘众俱。”杏、奈、橘、栗皆果木名，无非是讲北山上有这样一些果树，而所谓“坛”“园”“林”“圃”之称并在自注中附会有关出处，大概是为了增加一些雅致和神秘感，不必当真。

⑲多品：多种多样。殊所：出产地点不同。

⑳林橘（音秦）：果名。也叫花红、来禽，即沙果。带谷映渚：覆盖了山谷，倒映在水中。

㉑堪（音甚）：桑树的果实，即桑葚，甘甜可食。流芬：飘溢着果实的芳香。回峦：起伏回转的山岭。裊（音杯）：果木名，柿子的一种。被实：挂满果实。长浦：曲折漫长的水边。

㉒左太冲：即左思。引文见左思《蜀都赋》。

㉓所殖：焦本作“所植”，义皆可通。

畦町所艺，含蕊藉芳。^⑭蓼戴蓼芥，葑菲苏姜。^⑮
 绿葵眷节以怀露，白薤感时而负霜。^⑯寒葱缥倩以陵
 阴，春藿吐苕以近阳。^⑰【葑菲见《诗·柏舟》中。《管子》
 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庾阐云：“寒葱挺园。”^⑱灌蔬自供，
 不待外求者也。^⑲】

【校注】

⑭畦町（音西厅）：本为地垄田界，此泛指田园。所艺：种植的蔬菜之类。《类聚》作“厮艺”。“厮”音助，锄也。“锄艺”亦种植义。蕊（音瑞上声）：花心，也指花。藉芳：蕴藏着芳香。

⑮蓼（音辽）：草本植物。叶味辛香，花淡红色或白色，古人用为调味品。有水蓼、马蓼、辣蓼等多种。戴（音集）：戴菜，叶有腥气，故又称鱼腥草。蔓生地面，可食用和入药。蓼（音宗）：草名，能食用。芥（音计）：芥菜，味甘甜。葑菲（音风飞）：蔓菁与萝卜一类的菜。《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谢灵运自注云“葑菲见《诗·柏舟》中”，应为误记。苏：紫苏，又名桂荑。一种香菜，常用以调味。

⑯眷节：顾念时节。【《类聚》误作“春节”。】怀露：浸透了露水。薤（音谢）：草本植物，鳞茎色白，可食用和入药。负霜：被霜雪覆盖。

⑰缥倩（音标欠）：挺秀，亭亭玉立的样子。陵阴：不怕寒冷。藿（音或）：藿香，一种香草。吐苕（音条）：开花。近阳：喜欢温暖。

⑱庾阐：字仲初，西晋时人。幼好学，九岁能作文，官至给事中。有诗赋铭颂传世。此所引不详所出。

⑲灌蔬：种植浇灌蔬菜。【《全宋文》“蔬”作“疏”，严眉注云“疏当作蔬”。】

弱质难恒，颓龄易丧。^⑳抚鬓生悲，视颜自伤。
 承清府之有术，冀在衰之可壮。^㉑寻名山之奇药，越
 灵波而憩轡。^㉒采石上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门。^㉓披曾
 岭之细辛，拔幽涧之溪荪。^㉔访鍾乳于洞穴，讯丹沙

于红泉。^②【此皆住年之药，即近山之所出。^③有采拾，欲以消病也。】

【校注】

①弱质：体质虚弱。恒：常，长久，长生不老。颓龄：晚年，残年。

②清府：疑指道家，善长生之术。冀：希望。

③灵波：指大海。憩辂：停下车马休息。

④地黄：药用植物。天门：即天门冬。多年生蔓草，可药用，功效与麦门冬相同。

⑤摭（音值）：拾取。曾岭：层岭，高峰。细辛：草名。又叫小辛、少辛，可入药。幽涧：深谷。溪荪：即水菖蒲。生于溪涧，可药用。

⑥钟乳：石灰岩洞顶部下垂的冰状物，像古钟表面隆起的乳状饰物，故称钟乳。可药用。【《文选》梁江淹《谢临川游山》“乳窦”二句李善注引作“铜乳”。】讯：打听，寻找。丹沙：中华本及《全宋文》原皆作“丹阳”，与药名不符。《文选》谢灵运《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石磴泻红泉”李善注引作“丹沙”，上引江淹诗“乳窦”二句李善注引作“丹砂”。顾本认为“丹砂”似善。“丹砂”与“丹沙”同，今据改。“丹沙”即朱沙，可制颜料。道家用朱沙炼丹治病。红泉：因有丹沙映衬而泉水变成红色，故称红泉。【《文选》卷三一李善注引作“经泉”，误。】

⑦住年：延年益寿。之所出：《文选》灵运《入华子冈》诗李善注引此无“之”字。

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阙。法鼓朗响，颂偈清发。^⑧散华霏蕤，流香飞越。^⑨析旷劫之微言，说像法之遗旨。^⑩乘此心之一豪，济彼生之万理。^⑪启善趣于南倡，归清畅于北机。^⑫非独愜于予情，谅荃金感于君子。^⑬山中兮清寂，群纷兮自绝。^⑭周听兮匪多，得理兮俱悦。^⑮寒风兮搔屑，面阳兮常

热。^⑧炎光兮隆炽，对阴兮霜雪。^⑨偈曾台兮陟云根，坐涧下兮越风穴。^⑩在兹城而谐赏，传古今之不灭。^⑪
 【众僧冬夏二时坐，谓之安居，辄九十日。^⑫众远近聚萃，法鼓、颂偈、华、香四种，是斋讲之事。析、说是斋讲之议。乘此之心，可济彼之生。南倡者都讲，北机者法师。山中静寂，实是讲说之处。兼有林木，可随寒暑，恒得清和，以为适也。】

【校注】

⑧法鼓：佛寺的大鼓。朗：声音洪亮。〔《广文选》“朗”误作“即”。〕颂偈（音计）：佛经中的颂词。佛经常四句合为一偈，以便诵读。清发：指诵经发出的声音清脆悠扬。

⑨华：《广文选》作“花”，义同。霏蕤（音飞瑞）：纷纷飘落的样子。

⑩旷劫：久远的过去。微言：精妙深奥的话语。像法：即佛法。遗旨：不太被人注意的教义。

⑪乘：借助，用。此心之一豪：即此一豪之心。“一豪之心”指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济：救助，助成。彼生之万理：即彼万理之生。“万理之生”指尘世有诸多牵累的生活。

⑫善趣：向善之心。倡：倡导者，启蒙老师。指一般讲授佛经的僧人。机：具备智巧变化之人。指精通佛教的高级法师。

⑬非独：不只是。惬于予情：让我的心情愉悦舒畅。谅：确实，肯定。金（音千）：都，全。

⑭群纷：指尘世的各种纠葛牵累。绝：断绝，消除。

⑮周听兮匪多：周围的听众并不是太多。俱悦：一块儿共同高兴。

⑯搔屑：象声词，状风声。谢灵运《折杨柳行》作“骚屑”，义同。面阳：向阳，晒太阳。

⑰炎光：太阳光。隆炽：盛热。对阴：当阴，即背阴的地方。

⑱偈（音怯）曾台：在高台上休息。陟（音志）：登，升。越：超过。

⑲兹城：指灵运的山居所在。谐赏：和谐共赏，与自然融为一体。

⑨輒（音哲）：每，各。

好生之笃，以我而观。^⑩惧命之尽。吝景之欢。^⑪
分一往之仁心，拔万族之险难。招惊魂于殒化，收危形于将阕。^⑫漾水性于江流，吸云物于天端。睹腾翰之颀颀，视鼓鳃之往还。^⑬驰骋者悦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⑭【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观，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惧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万族之险难。水性云物，各寻其生。《老子》云：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猜害者恒以忍害为心，见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

【校注】

⑩笃（音睹）：深厚，专一，执著。

⑪吝（音淋）：爱惜，舍不得。

⑫殒化：将死的时候。佛教称死为坐化，道家称死为羽化。阕：尽，完结。也指死亡。

⑬腾翰：展开翅膀。颀颀（音航斜）：即颀颀，鸟飞或上或下的样子。《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颀之颀之。”毛亨传：“飞而上曰颀，飞而下曰颀。”“腾翰之颀颀”承上“吸云物于天端”句，指鸟类而言。鳃（音腮）：某些水生动物的呼吸器官。“鼓鳃”即扇动呼吸器官以吸取溶解在水中的氧。“鼓鳃之往还”承上“漾水性于江流”句，指鱼类而言。

⑭驰骋者：指喜好畋猎之人。悦（音倘）：如果。狂愈：即愈狂，改变狂妄之心。此用《老子》语意，见自注。猜害者：指残暴无情之人。或：或许，也许。理攀：即攀理，有所感悟而顺从放生之理。

哲人不存，怀抱谁质。^⑮糟粕犹在，启滕剖帙。^⑯

见柱下之经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朴，救已

颓于道术。^{④⑧}嗟夫！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④⑨}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④⑩}兵技医日、龟策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④⑪}或平生之所流览，并于今而弃诸。^{④⑫}验前识之丧道，抱一德而不渝。^{④⑬}【庄周云：“轮扁语齐桓公，公之所读书，圣人之糟粕。”滕者，《金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庄子》。二、七，是篇数也。云此二书最有理，过此以往，皆是圣人之教，独往者所弃。”^{④⑭}】

【校注】

④⑧哲人：指老子、庄子等道家人物。怀抱：心思，想法。谁质：向谁咨询，跟谁讨论。

④⑨糟粕：指儒家经典著作。此用《庄子》语典，见自注。滕：古籍书套的缄封。《尚书·金滕》：“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剖帙（音志）：打开书套或书函。

④⑩全朴：疑指上举《老子》《庄子》二书。颓：衰落。指濒于死亡的生命。于：以，用。

④⑪嗟夫：《广文选》误作“差夫”。六艺：指儒家的六部经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宣：宣扬。圣教：圣人之教，指孔孟等儒家思想。九流：指战国时的九个学术流派。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判：分别。

④⑫陈：陈述，表达。美刺：赞美和批评。论难：辩论，驳难。

④⑬日：指日辰宜忌之类。龟策：用来占卜的龟壳和蓍草等材料。此指占卜。筮梦：解梦之吉凶。风角：古占候之术。《后汉书》卷三十下注：“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冢宅：指测看墓地和住宅的方位及风水以就吉避凶。

④⑭或：有的，有些。弃诸：弃之，将生平读过的某些书全部抛弃。

④⑮前识：指以前所学的知识。丧道：违背养生之道。一德：指道家之德。渝：改变，变化。

④⑯过此以往：除此之外。圣人之教：指儒家经典。独往者：隐居山

林或江湖之人。

伊昔韶龀，实爱斯文。^⑩援纸握管，会性通神。^⑪
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⑫爰暨
山栖，弥历年纪。^⑬幸多暇日，自求诸己。^⑭研精静虑，
贞观厥美。^⑮怀秋成章，含笑奏理。^⑯【谓少好文章，及
山栖以来，别缘既闌，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
神会性，以永终朝。^⑰】

【校注】

⑩伊昔：即昔，从前。“伊”为语首助词，无义。韶龀（音条趁）：垂髫换齿之时，指童年。“韶”通“髫”，儿童下垂的头发。实爱斯文：《类聚》作“宝爱斯文”。“斯文”指文章写作之类。

⑪管：毛笔。会、通：领悟，通晓。

⑫箴（音真）铭诔（音蕾）颂：古代的四种文体。箴以规谏为主题，铭常记人物事件以为纪念，诔为哀悼死者之文，颂则歌功颂德极尽赞美之辞。咸：全都。伦：条理，规律。

⑬爰暨：及，待到。“爰”为语首助词。弥历年纪：久经岁月已上了年纪。

⑭幸：幸好，幸亏。暇日：空闲时间。自求诸己：自己向自己寻求解脱的办法。

⑮虑：思考。贞观厥美：正视其美。灵运《述祖德》诗有“贞观丘壑美”句，用与此同。

⑯怀秋：犹怀愁，与下句“含笑”义相反。奏理：组织文理，与上句“成章”义相近。全句言无论是忧愁还是高兴都能写成文章予以抒发。

⑰闌：尽。以永终朝：以延长寿命，欢度时日。

若乃乘摄持之告，评养达之篇。^⑱畏绝迹之不远，
惧行地之多艰。^⑲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⑳投

吾心于高人，落宾名于圣贤。^⑭广灭景于崆峒，许通音于箕山。^⑮愚假驹以表谷，涓隐岩以攀芳。^⑯庚宅鼎以葆和，舆陟峨而善狂。^⑰徐韬魏而采芋，莱庇蒙以织舂。^⑱皓栖商而颐志，卿寝茂而敷词。^⑲郑别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会。^⑳高居唐而胥宇，台依崖而穴墀。^㉑咸自得以穷年，眇贞思于所遗。^㉒【老子云：“善摄生者。”庄子云：“谓之不善持生。”又云：“养生有无崖，达生者不务生之所无，奈何？”绝迹，上皇，下衰，宾名，义亦皆出庄周。广成子在崆峒之上，黄帝之师也。许由隐于箕山，尧以天下让而不取。愚公居于驹阜，齐桓公逐鹿入山，见之。涓子隐于宕山，好饵术，告伯阳《琴心》三篇。庚桑楚得老子之道，^⑳居隈鼻之山。楚狂接舆，楚王闻其贤，使使者聘之，于是遂游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无鬼岩栖，魏侯劳之，问：“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见寡人。”无鬼问：“君独嗜欲，屏好恶，则耳目察矣。”常采芋栗。^㉑老莱子耕于蒙山之阳，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织舂为业。四皓避秦乱，入商洛深山，汉祖召不能出。司马长卿高才，而处世不乐预公卿大事，病免，家居茂陵。郑子真耕隐谷口，大将军王凤礼聘不屈，^㉒遂与弟子别于山阿，终身不反。^㉓梁伯鸾隐霸陵山中，耕织以自娱，后复入会稽山。台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为土室，采药自给。高文通居西唐山，从容自娱也。】

【校注】

⑭若乃：因此，于是。乘：凭借，掌握。摄持之告：指老子、庄子关于摄生、持生的言论。见自注。养达之篇：指庄子论述养生、达生的篇章，如《养生主》《达生》等。参自注。

⑮绝迹：不见行迹。代指避世隐居。行地：在地上行走。代指在世上生存。这两句化用《庄子·人间世》语典：“绝迹易，无行地难。”

⑯均：同。上皇：天帝。《庄子·天运》：“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自昔：从远古以来。下衰：指道德一代一代越到后来越衰落。

《庄子·缮性》：“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在旃：在焉，在此，当代。

⑭高人：指道家老庄等。宾名：客观事物的名称。语出《庄子·逍遥游》：“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圣贤：指儒家孔孟之类。句谓心向道家，对儒家只徒有虚名而已。

⑮广：广成子。许：许由。皆传说中的远古仙道人物。灭景、遁音：隐藏形迹和声音，指隐居避世。“景”同“影”。崆峒（音空同）：山名。在河南临汝县西南。《庄子·在宥》篇说黄帝曾到此向广成子问道。箕山：山名。在河南登封县东南。相传尧时巢父许由隐居于此，故又名许由山。

⑯愚：愚公。春秋时人。假：凭借。驹：驹阜，山名，在山东临淄县西。表谷：替山谷取名而使之显扬。汉刘向《说苑·政理》：“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涓子：古仙人名。三国魏嵇康《嵇中散集》四《答难养生论》：“涓子以术精久延。”萼（音千）芳：拔取花草以为长寿药餌。

⑰庚宅曩以葆和，與陟峨而善狂：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万历焦本并于此处阙十八字，《全宋文》标注“缺十七字”。《百三家集》有“庚宅曩以葆和，與陟峨而善狂”十二字（中华本校注“宅曩”引作“作垒”，“陟峨”引作“涉莪”，皆误），一本又作“庚依隈以入道，與却聘以倘佯”。疑皆后人据注文补入者，非灵运原文。但为了便于一般读者与自注对照阅读，今暂依《百三家集》补出十二字，连下句六字共补出十八字。庚：即庚桑楚，战国时楚人。实际上是虚构的一位能代表老庄思想的至人。《庄子》有《庚桑楚》篇。宅：居住。曩：即隈曩山。庄子虚拟的一座山名。葆和：修身养性。與：即接與，春秋时楚国的一位避世隐居者，常伪装狂人。陟峨：登上四川的峨眉山。

⑱徐韬魏而采芋：各本皆阙此六字，连上所阙“庚宅”等十二字共阙十八字。唯《百三家集》有此六字而在“莱庇蒙以织舂”下。从各本连阙十八字且自注先“徐”后“莱”的顺序看，所补六字仍当紧接“善狂”而在“莱”句之上。今特据以补正。徐：即徐无鬼，战国时魏国隐

士。《庄子》有《徐无鬼》篇。韬（音滔）魏：隐藏于魏国。莱：即老莱子，春秋时楚国隐士。庇蒙：隐居于蒙山。蒙山在今山东省。畚（音本）：用草绳或竹篾编织的盛物器具。

⑭皓：四皓，指汉初隐居于商山的四位长者，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颐（音夷）：养，保养。《寿考堂·信述堂《百三家集》“颐”作“顺”。]卿：即司马长卿，汉代文学家。茂：即茂陵，汉所置县名，属右扶风，汉武帝葬此。在今陕西兴平县。敷词：陈词，写文章。司马长卿曾于此写成佳作《子虚赋》。

⑮郑：即郑子真，汉成帝时隐士。扬雄《法言·问神》：“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别谷：告别隐居的山谷。永逝：永久地隐匿消失。梁：即梁伯鸾，汉初隐士。去霸：离开霸陵。霸陵在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葬此。之会：前往会稽山。[“之会”《百三家集》作“长噫”。又，“郑”句之前，“梁”句之后，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皆各有六字空白。《全宋文》后空六字而前标明“缺五字”。但焦本《谢康乐集》和《百三家集》前后皆连写，不云有阙文。钱大昕《诸史拾遗》云：“一本连写，不云有阙，然以韵求之，亦不甚叶。”一本于“郑”句前补“籍嗜酒以长啸”六字，而“梁”句后不补，使单一句，恐非谢灵运文原貌。从用韵来看，此段确有漏脱或错乱，但难复其真，只好将“郑”“梁”二句合为一组，按连写不缺处理。]

⑯高：即高凤，字文通。后汉时人，以儒学名家，却不应征召，隐身渔钓。唐：指西唐山，在河南叶县西南，高文通曾隐居此山授业讲学。胥宇：粗陋的房舍。“胥”通“疏”。台：指台佟，字孝威。后汉时隐士。穴墀（音池）：挖地为穴，建土阶以上下。

⑰咸：皆，全都。穷年：终年，过完一辈子。眇（音秒）：仔细看。贞思：认真思考。所遗：指上述隐士遗留下来的言行事迹。

⑱庚桑楚：“楚”各本作“偏”，中华本据《百三家集》改。按庚桑楚见《庄子》，所改是，今从之。

⑲芋栗：寿考堂本误作“羊栗”。

⑳“病免”至“不屈”二十二字：三朝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及《全宋文》并空白，但焦本《谢康乐集》和《百三家集》有此二十二字，又一本作“尝著《子虚赋》。阮籍嗜酒，能啸，声若凤音。郑

生好隐居；入山中”二十三字，前面正文曾有补“籍嗜酒以长啸”者，故又补此注文，疑皆非谢灵运原文。为与正文保持一致而便于阅读，此从中华本据焦本及《百三家集》补二十二字。

④山阿：山谷低凹之处。反：通“返”，返回，归来。

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虚远。④事与情乖，理与形反。④既耳目之靡端，岂足迹之所践。④蒞终古于三季，俟通明于五眼。④权近虑以停笔，抑浅知而绝简。④【谓此既非人迹所求，更待三明五通，④然后可践履耳。故停笔绝简，不复多云，冀夫赏音悟夫此旨也。④】

【校注】

④暨其：发语词，无实义。寂漠：《百三家集》作“寂寞”，义同。

④乖：违背，相反。

④既：既然。靡端：不正。践：踏行，行走。

④蒞（音运）：通“蕴”，集聚。三季：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国语·晋语》：“虽当三季之王，亦不可乎？”韦昭注：“季，末也。三季王，桀纣幽王也。”这里的三季似指夏商周三代。俟（音似）：等待。五眼：指佛教所称的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肉眼、天眼仅能见事物幻象；慧眼、法眼能见实相；佛眼为如来之眼，无事不知，无事不见。

④权：权衡，思量。抑：压制，遮蔽。绝简：终止简策，即停笔不再写。

④三明：指佛教所说的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五通：通天、地、人、鬼、神为五通。

④冀：希望。夫：代词，那些。赏音：知音。悟夫：领悟，体会。此“夫”字为语尾，无实义。

6 逸民赋^①

于天唯舍唯用。②其见也则如游龙，其潜也则如

隐风。^③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有酒则舞，无酒则醒。
 不明不晦，不昧不类。^④萧条秋首，葳蕤春中。^⑤弄琴
 明月，酌酒和风。御清风以远路，拂白云而峻举。^⑥
 指寰中以为期，望系外而延伫。^⑦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三十六收录。此赋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至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春，这段时间作者在故乡始宁隐居。赋中描写隐者（逸民）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

②于天：在大自然中。【《全宋文》“于天”前用小字标注“上阙”，不知阙几字。《百三家集》、焦本作“□□于天”，前阙二字。顾本“于天”作“于止”。】唯舍唯用：随意止息或行事。《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用”指作官任职，“舍”指不作官任职。这里的“用”“舍”对逸民而言，疑与《论语》有所不同。

③见（音现）：显现。指出来活动。潜：潜伏。指居止休息。《周易·乾卦》有“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等语，这里的“见”“潜”似也与之有异。

④晦：暗，指晚上。“不明不晦”大意是不论白天黑夜，时间对隐居者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不昧不类：说不到愚昧也谈不上精明。【《百三家集》“不类”作“不贞”。】

⑤萧条：草木凋零衰落。秋首：初秋。葳蕤：草木繁茂青翠。【顾本所据《艺文类聚》作“兀我”。】春中：仲春，春季之中。

⑥御：驾，乘着，被清风吹着。远路：到远处游玩。峻举：高举。指攀登高峰。【《百三家集》作“峻与”，“与”通“举”。】

⑦寰中：宇内，天下。为期：约定日期。系外：宇宙之外，天外。延伫：长久站立不动。

7 人道至人赋^①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馆真。^②荒聪明以削

智，遁支体以逃身。^③于是卜居千仞，左右穷悬。^④幽庭虚绝，荒帐成烟。^⑤水纵横以触石，日参差于云中。^⑥飞英明于对溜，积氤氲而为峰。^⑦推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⑧超埃尘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⑨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三十六收录。此赋写于第一次在始宁隐居期间，即景平元年秋至元嘉三年春（公元423—426年）。赋文塑造了一个完美的道家形象，赞扬了至人逍遥物外、抱朴守真的生活。至人：道家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又《天下》篇：“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②爰：发语词，无实义。名外：犹方外，指世俗之外。馆真：犹守真。指将心志寄托于自然本性而固持不变。

③荒：弃置，掩盖。削：削除，减少。支体：肢体。“支”通“肢”。遁、逃：此有隐蔽、保养之义。

④卜居：看风水，定方位，占吉凶，选择住宅基址。千仞：古代七尺或八尺为一仞，“千仞”极言其高。此代指高山峻岭之上。穷悬：悬崖边际。

⑤幽庭：庭院幽深而昏暗。虚绝：空寂无有。荒帐：大而轻飘的帷帐。成烟：白色的帐幔晃悠飘渺，恰似烟雾一般。

⑥日参差：指太阳的光线穿过云层时粗细强弱长短不一的状态。

⑦英明：疑指水花、水珠。对溜：成双成对的瀑布。〔焦本作“对溜”，误。〕氤氲（音阴晕）：天地阴阳之气的聚合物。

⑧一物：指“道”。横：搁置，装下。寸心：即心。以心脏方寸大小，故称寸心。

⑨超埃尘：跳出世俗之外。贞观：正视。指专心观赏自然。这句与《述祖德》诗“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意旨相同近。何：多么。落落：形容坦荡开朗。胸襟：胸怀，心胸。

8 罗浮山赋并序^①

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②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③正与梦中意相会，遂感而作罗浮山赋。

曰：若乃茅公之说，神化是悉。^④数非亿度，道单悒悒。^⑤洞四有九，此惟其七。^⑥潜夜引辉，幽境朗日。^⑦故曰朱明之阳宫，耀真之阴室，洞穴之宝衡，海灵之云术。^⑧伊离情之易结，谅沉念之罗浮。^⑨发潜梦于永夜，若溯波而乘桴。^⑩越扶屿之细涨，上增龙之合流。^⑪鼓兰枻以水宿，杖桂策以山游。^⑫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七收录。《北堂书钞》卷一五八题作《山赋》。罗浮山：在今广东增城、博罗、河源等县境，绵亘数百里，有峰峦四百余，洞壑七十二。《艺文类聚》引《罗浮山记》云：“罗，罗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体，谓之罗浮。”罗浮山为道家第七洞天，传说晋葛洪在此修炼得到仙术。谢灵运十分向往罗浮山，但并未亲自去过，此赋只是感梦而作，故多为虚写。其写作时间大概是谢灵运在京师任职期内，即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至元嘉五年（公元428年）之间。

②延陵：县名，属晋陵郡。在今江苏丹阳县南。茅山：又名句曲山、三茅。在今江苏句容、金坛、溧水、溧阳等县境。传说西汉茅氏兄弟得道于此，被道家称为第八洞天。京：指刘宋京都建康（今南京市）。

③洞庭：即太湖，在今江苏东南。非湖南之洞庭。《文选》卷五晋左思《吴都赋》：“指包山而为期，集洞庭而淹流。”李善注引王逸曰：“太湖在秣陵东，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谓洞庭。”包山即西洞庭山，简称西山。

④若乃：发语叹词，无实义。茅公：指西汉的茅盈三兄弟。茅盈，字叔甲，十八岁入恒山修道，后隐于句曲山。其弟茅衷、茅固亦弃官入

句曲随兄修道。传说三兄弟都成了仙：盈为司命真君，衷为保生真君，固为定禄真君。神化：变成神仙。悉：知道。

⑤数：命运。亿度：预料，猜测。单：一，统一，一贯。悒（音异）：忧愁不安。慊（音决）：欺诈。此句疑取意于《庄子·齐物论》：“恢恹慊怪，道通为一。”

⑥洞四有九：指天下有四乘九共三十六个洞天。惟其七：是三十六洞天的第七个。

⑦潜夜：深夜。引辉：发出光辉。【《百三家集》作“隐辉”，义与下文不谐。】幽境：幽深静谧之处。朗日：光亮明朗如同白昼。

⑧朱明、曜真：洞天名，皆取意于明亮。《艺文类聚》引《茅君内传》云：“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罗浮山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曜”同“耀”。衢（音渠）：通道。云术：仙途。

⑨伊：唯，因为。谅：诚信，必定。沉念：深沉思念。

⑩潜梦：幽梦，隐约模糊的梦境。永夜：长夜，深夜。溯波乘桴（音浮）：逆水行船。“桴”指用竹木编成的小舟。【“溯”《全宋文》原作“诉”，此从《百三家集》作“溯”。】

⑪越：经过。扶屿：岛屿名。缅涨：《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原作“细涨”，而顾本所据《艺文类聚》却作“缅涨”。顾注云：“焦本《谢康乐集》作‘越扶屿之细涨’，不妥。”今据改。“缅涨”指漫长的沙洲。谢灵运《山居赋》：“昆涨缅旷，岛屿绸沓。”自注：“薄州有山，谓之岛屿，即洲也。涨者，沙始起将欲成屿。”增龙：地名。

⑫鼓兰柂：划动船桨。水宿：在水上船中过夜。杖桂策：拄着拐杖。“兰”“桂”都是空泛的赞美之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9 孝感赋^①

举高槁于杨潭，眇投迹于炎州。^②贯庐江之长路，出彭蠡而南浮。^③于时月孟节季，岁亦告暨，离乡眷壤，改时怀气。^④恋丘坟而萦心，忆桑梓而零泪。^⑤孟

积雪而抽笋，王斫冰以脍鲜。^④萑菜叶于枯木，起春波于寒川。^⑦顾微心之庸褊，谢精灵于昭晰。^⑧拥永慕而莫从，曾遐感而靡彻。^⑨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二十收录。疑有阙文。此赋作于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到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任内史的途中，即元嘉八年冬十二月初，西历已属公元432年。赋文表达出作者对故土的依依不舍之情，以及对双亲的深切怀念。

②举高樯：竖起高高的桅杆，指扬帆行船。【顾本所据《艺文类聚》作“高墙”，注云“当从焦本、《百三家集》作‘高樯’”。】眇投迹：将足迹投向远处，意思是远行。炎州：指冬天尚暖之地。此指临川郡一带。谢灵运《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有“南州实炎德，桂树凌寒山”句，所指相同。语本《楚辞·远游》：“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

③贯：穿越，经过。庐江：指今安徽之青弋江，为长江支流。谢灵运乘船西行需经庐江口。此句本《楚辞·招魂》“路贯庐江兮左长薄”语。彭蠡：即今江西鄱阳湖。灵运南往临川，必经彭蠡湖口。

④月孟：月初。节季：季节末尾。暨：终点，尽头。眷壤：思念故土。改时：季节变化。怀气：留恋过去的时日。

⑤丘坟：坟墓。此指祖坟。紫心：萦回于心。桑梓：语出《诗经·小雅》“惟桑与梓，必恭敬止”，言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的，对它一定要表示敬意，后人遂用桑梓代指故乡。零泪：落泪。

⑥孟：始时。王：通“旺”，盛时。斫冰：《百三家集》作“断冰”，义近同。脍（音快）鲜：烹食鲜鱼。

⑦萑（音提）：刚刚发生的嫩芽。菜叶：柔嫩的叶片。枯木：冬天因干寒而凋零萎缩缺枝少叶的树，并非枯死之树。春波：指春天雨水增多，水温变暖。

⑧微心：内心，贱心。庸褊（音贬）：平庸狭隘。精灵：神明。昭晰：光耀清晰。

⑨拥：抱着。永慕：长远的志向。莫从：不要放弃。“从”通“纵”。曾：通“增”。遐（音霞）感：遥远的感想。靡彻：不停顿，不终止。

10 感时赋并序^①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②颓年致悲，时惧其速。^③岂能忘怀，乃作斯赋。^④

相物类以迨己，闵交臂之匪賒。^⑤揆大耋之或遄，指崦嵫于西河。^⑥鉴三命于予躬，怛行年之蹉跎。^⑦于鸢鹄之先号，挹芬芳而夙过。^⑧徵灵芝之频秀，迫朝露其如何？^⑨虽发叹之早晏，谅大暮之同科。^⑩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三十四收录。此赋大概作于任临川内史或徙付广州时，即公元432年至433年间。赋文慨叹岁月流逝，老年生悲，反映出作者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极度消沉情绪。

②逝物：时光流逝。有生所同：所有人都是相同的。

③颓年：衰老之年，晚年。致悲：产生悲伤情绪。时惧其速：害怕时间过得太快。

④乃：于是。斯：此，这篇。

⑤相：观察。迨（音代）：及，想到。闵（音敏）：怜恤，忧伤。交臂：典出《庄子·田子方》：“（孔子谓颜渊）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指人与人之间的短暂交往。匪賒：通“非舍”，不能舍弃。

⑥揆（音葵）：揣度，估算。大耋：古人年六十以上曰耋，“大耋”指年寿很高。遄（音船）：疾速。指人生太短。崦嵫（音烟兹）：山名，在甘肃天水县西。古代神话说是日入之处。“指崦嵫”意味着太阳即将落山，实际也在担心时间过得太快。

⑦鉴：对照，要求。三命：又称“三寿”，指长寿可分上中下三等。《文选》晋孙予荆《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三命皆有极，咄嗟安

可保？”李善注引《养生经》：“黄帝曰：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予躬：我自己。怛（音答）：悲伤，担忧。行年：经历过的年岁。蹉跎：虚度光阴。

⑧鸚鵡（音题决）：杜鹃鸟。至三月鸣叫，昼夜不停，夏末乃止。先号：开始鸣叫。挹（音义）：牵引，秉持。芬芳：香草香花。夙过：早已开过。这两句疑取意于汉张衡《思玄赋》：“恃已知而华予兮，鸚鵡鸣而不芳。”

⑨微：精妙，赞美。频秀：连年开花结实，寿命长。迫：急促，短暂。朝露：早晨的露水。

⑩早晏：早晚。谅：相信，一定。大暮：黑夜。喻指死亡。同科：品类相同。此句言人皆有死，早晚而已。

11 岭表赋^①

见五渚之东写，睹六水之南驰。^②挥灵海之委输，孰石穴之永归^③。

若乃长山款跨，外内乖隔，下无伏流，上无夷迹。^④麋兔望冈而旋归，鸿雁睹峰而反翮。^⑤既陟麓而践坂，遂升降于山畔。^⑥顾后路之倾巘，眺前磴之绝岸。^⑦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⑧罗石棋布，怪谲横越。^⑨非山非阜，如楼如阙。^⑩斑采类绣，明白若月。^⑪萝蔓绝攀，苔衣流滑。^⑫

【校注】

①《全宋文》上段据《北堂书钞》卷一五八收录，下段据《艺文类聚》卷八收录。疑有阙文。此赋作于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流放广州途中。岭表：亦称岭外、岭南，通常指今广东、广西一带地方，但这里只是指大庾岭。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县、广东南雄县交界处，乃谢灵运赴广州的必经之地。

②五渚、六水：泛指大庾岭区域的各条溪水江河，非实为“五”“六”。写：通“泻”，急流倾泻。〔《北堂书钞》清孔广陶校：“俞（安期）本‘写’作‘泻’。”〕南驰：往南奔流。〔顾本所据《书钞》作“南挥”。〕

③挥灵海：指向灵海，即奔赴灵海。“灵海”疑指广州。〔顾本所据《书钞》作“□灵海”，注云“原缺一字”。据《书钞》清孔广陶校，俞安期本“海”前无“灵”字。〕委输：把物质装上车船叫委，转运到他处交卸叫输。原指运送物质，此指押送犯人。孰：谁。石穴之永归：永归石穴，长期隐居。

④若乃：发语词，无实义。长山：指大庾岭。大庾岭又名塞上、塞岭、台岭。传说汉武帝时有庾姓将军筑城岭下，故名大庾，又叫庾岭。款跨：雄伟高大。乖隔：阻隔。伏流：潜行于地下的流水。夷迹：平直的道路。

⑤麋（音军）兔：獐和兔子。〔《百三家集》“兔”作“鹿”。〕旋归：转身返回。反翻（音何）：折回翅膀往回飞。这两句极言大庾岭之高峻。

⑥既……遂……：……之后，接着又……。陟（音志）麓：从山脚往上攀登。践坂（音版）：踏上山坡。山畔：山边。

⑦倾巘：山峰倾斜。磴（音邓）：石阶。绝岸：边缘陡峭。

⑧抱岫（音袖）：围绕着峰峦。注涧：从高处流入涧溪。

⑨罗石：岩石罗列。棋布：像棋子一样密排散布。怪谲（音决）：怪异奇特。横越：杂乱交错。

⑩阜（音富）：土山，丘陵。阙：门楼，城楼。

⑪斑采：斑纹彩色。〔焦本、《百三家集》作“班采”，通“斑彩”。〕类、若：似，像。

⑫萝蔓：蔓生地衣类植物。绝攀：攀附于绝壁之上。苔衣：青苔。流滑：浅水轻轻滑过。

12 怨晓月赋^①

卧洞房兮当何悦，灭华烛兮弄晓月。^②昨三五兮

既满，今二八兮将缺。^③浮云褰兮收泛滟，明舒照兮殊皎洁。^④墀除兮镜鉴，房枕兮澄彻。^⑤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一收录。疑有阙文。写作时间不详。晓月：拂晓的月亮。

②当何悦：该是多么喜悦。华烛：花烛，漂亮的红烛。弄：观赏。

③三五：十五日。既满：指月亮已圆。二八：十六日。

④褰（音千）：撩起，翻卷。泛滟：浮光。【《太平御览》卷四作“泛溢”，误。】明：月光。舒照：普照，无遮无掩地照射。殊：特别。

⑤墀（音迟）除：经过涂饰的地面和台阶。镜鉴：亮得像镜子一样能照见人影。【《太平御览》卷四作“镜监”，“监”即古“鉴”字。】房枕（音龙）：房屋的门窗。【《初学记》卷一、《太平御览》卷四作“廊枕”。】澄彻：透亮。“彻”通“澈”。顾本校改为“澄澈”，似不必。

13 江妃赋^①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②单曩日之敷陈，
尽古来之妍媚。^③矧今日之逢逆，迈前世之灵异。^④

小腰微骨，朱衣皓齿。^⑤绵视腾采，靡肤膩理。^⑥
姿非定容，服无常度。^⑦两宜欢饯，俱适华素。^⑧于时
升月隐山，落日映屿。^⑨收霞敛色，回飙拂渚。^⑩每驰
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叙。^⑪投明璫以申赠，覬色授
而魂与。^⑫嗟佳人之眇遇，眺霄际而告语。^⑬惧展爱之
未期，抑倾念而羸伫。^⑭天台二娥，宫亭双媛。^⑮青褂
神接，紫衣形见。^⑯或飘翰凌烟，或潜泳浮海。^⑰万里
俄顷，寸阴未改。^⑱事虽假于云物，心常得于无待。^⑲
况分岫湘岸，延情苍阴。^⑳隔山川之表里，判天地之
浮沉。^㉑承嘉约于往昔，宁更贰于在今。^㉒悦借访于交

甫，知斯言之可谏。^②

兰音未吐，红颜若晖。^③留眄光溢，动袂芳菲。^④
散云髻之络驿，案灵輶而徘徊。^⑤建羽旌而逶迤，奏
清管之依微。^⑥虑一别之长绝，眇天末而永违。^⑦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七九收录，并据《初学记》卷十九及《太平御览》卷二八一增补。此赋写作时间不详。汉刘向《列仙传》卷上载：江妃二女，游于江滨，遇郑交甫。交甫目而挑之，女遂解佩相赠。交甫行数十步，佩与女俱不见。《江妃赋》即敷陈其事，很显然是受了魏曹植《洛神赋》的影响。

②招魂：《楚辞》篇名，内多述鬼怪神灵，屈原所作以招楚怀王之魂，情真意切。洛神：指魏曹子建所作《洛神赋》。清思：犹言美意。

③单：通“殫”，尽。《全宋文》原本作“覃”。顾本作“单”，注云：《百三家集》作“覃”，误。“单”与下文的“尽”同义。今据改。曩日：昔日，从前。

④矧（音审）：可是，然而。逢逆：逢迎，指与江妃相遇。〔《百三家集》“逆”作“迎”。〕迈：超过。

⑤微骨：小骨架，形容女子体态小巧。皓：洁白。〔《太平御览》“朱衣”作“朱颜”。〕

⑥绵视：远望的样子。腾采：神采飞扬。靡肤膩理：皮肤和肌理都十分细腻。〔顾本注引《初学记》“腾采”误作“朱来”，“靡肤”作“靡容”。又顾本所据《艺文类聚》无“小腰”至“膩理”四句。〕

⑦“姿无”两句：写江妃的姿态和服饰经常变化，没有固定的样子。

⑧两宜欢颦：或欢笑或愁眉不展，都恰到好处。〔顾本“颦”作“嗔”，字同。〕俱适华素：无论艳装还是素服，都正合适。

⑨于时：在那时，当时。隐山：将群山隐约地笼罩起来。映屿：余辉照射在岛屿之上。〔《初学记》卷十九无“于时”二字，“升月”作“出月”。顾本“映屿”原作“映岐”，注云：《初学记》、焦本、《百三家

集》作“屿”。无论是从对仗还是从用韵来看，以“屿”为善。】

⑩收霞敛色：云霞的彩色随着太阳隐没而收敛消失。回飙拂渚：回旋的大风吹拂着沙洲。

⑪每：常常。驰情：动情，抒发感情。良遇：碰到可爱的异性。莫叙：没有诉说衷肠。

⑫明珥（音镇）：透明的美玉。【《初学记》作“明珠”。】申：表明，表示。覬（音既）：希求，冀望。【顾本“覬”右从页。注云：《初学记》、焦本、《百三家集》作“覬”，是。】色授神与：犹眉来眼去，指男女之间通过神色表情交流感情。

⑬眇遇：犹良遇、佳遇。“眇”通“妙”。霄际：云际，天空。告语：交谈。【顾本注引《初学记》作“皓语”。】

⑭“惧展爱”两句：是害怕表达爱情未到时机，还是有所顾虑而暂时伫立犹豫？“蹇”通“暂”。

⑮天台：山名，为仙霞岭山脉之东支，在今浙江天台县北。二娥：两位仙女。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饿殆死。……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乃相见欢喜。……至暮，令各就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宫亭：指庐山下之宫亭庙。双媛：两位美女，也指神女。《水经注·庐江水注》载吴郡太守张公直自守还家，途径庐山，其子女参观宫亭庙时说了一句嫁娶的戏言，不料第二天过江时船到水中不能行进，张公直为救全船全家，只好叫妻子沉女于江，其妻则以亡兄女代之，船始得进。公直知道后，觉得无脸见人，又将自己的女儿沉入水中。快到对岸时，竟然看见二女立于岸侧，旁有一吏说是庐君感公直之义而命他前来送还二女。【顾本注引《初学记》“宫亭”作“宫廷”。】

⑯青褂、紫衣：仙女服饰，代指仙女。神接：心神交流。形见：形体显现。【《初学记》“神接”作“展接”，疑误。】

⑰飘翰：展翅鹏飞。“翰”指鸟羽。凌烟：凌空。“烟”指空中云烟。

⑱万里俄倾：万里之行在顷刻之间。寸阴未改：言时间极短。

⑲“事虽”两句：言神女凌空浮海虽然借助了云烟海水等物，而其

精神境界却是绝对自由的。“无待”指不依赖外物，与“有待”相对，都是庄子的哲学概念。见《庄子·逍遥游》。〔顾本无“嗟佳”至“无待”十四句。〕

②况：焦本、《百三家集》作“沉”。岫：顾本疑为“袖”之误。“分袖”犹“分袂”，即分手、诀别之义。〔焦本、《百三家集》无“岫”字。〕苍阴：苍梧山之北。这两句述湘水女神。传说舜南巡，舜之二妃娥皇、女英追至苍梧，知舜已死，遂投湘江自尽，被封为湘水女神。

②表里：犹言内外。判：分开。

②宁：宁肯，不如。更貳：更动，改变。在今：如今，现在。

②恍：假如。交甫：神话传说人物，姓郑。《韩诗内传》：“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此二女即汉水女神，亦即江妃。斯言：此言，上面有关约会的话。可谶（音陈）：可以相信。

②兰音：用兰香形容声音，犹甜言蜜语。未吐：尚未说出口。若晖：如阳光般灿烂。〔顾本“晖”作“辉”，义通。〕

②留眄（音面）：定睛凝视。〔顾本作“盼”。〕光溢：形容眼光如秋波涌动。动袂（音妹）芳菲：摆动衣袖就会发出芳香。

②散云譬之络驿：张开联绵不断的云彩作纆绳。〔焦本、《百三家集》“络驿”作“络绎”，音义同。〕案：抑制，控制。灵輶（音资）：灵车，神仙所坐的车。

②建羽旌：树起用鸟羽装饰的旌旗。逶迤：摇摆飘荡的样子。清管：嘹亮凄厉的管乐声。〔顾本作“情管”，注云当从焦本、《百三家集》作“清管”。〕依微：依稀隐约，时断时续。

②虑：担心，忧虑。眇天末：远在天边。长绝、永违：永远分别难以见面。

14 长溪赋^①

潭结绿而澄清，瀨扬白而戴华。^②飞急声之瑟汨，

散轻文之涟漪。^③始镜底以如玉，终积岸而成沙。^④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九收录。疑有阙文，写作时间难断。长溪：所在不详。

②潭：静止的深水。结绿：形容潭水碧绿，犹如绿色凝结。激：石上急水。扬白：溅起的水花犹白雪飞扬。戴华：水波击在岩石上就像戴着白色的花朵。〔《百三家集》作“载华”，字通。〕

③瑟汨（音色谷）：象声词，流水声。轻文：柔细的水纹。涟漪：水面微波。

④镜底：透视水底。水面如镜，清澈透底，故云“镜底”。

文二 书·笺

15 答弟书^①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②蛎不如鄞县，车螯亦不如北海。^③

【校注】

①《全宋文》据《太平御览》九四二收录。顾本注：“《宋文纪》卷十、焦本、《百三家集》将此书与他人文（误收）合题作《与弟二首》。”参看《答从弟书》题注。此书与后面二则均有阙文。弟，盖指堂弟谢晦、谢曜等。《宋书》卷六十《谢灵运传》：“（谢灵运）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此信写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九月，当时谢灵运刚至永嘉郡任太守，谢晦等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市）。

②前月：指永初三年八月。谢灵运七月十六日离京，途中费时近一个月，于八月十二日至永嘉郡。

③蛎（音立）：牡蛎，水产动物，长七尺，形如马蹄。鄞（音引）县：属会稽郡，与谢灵运故乡始宁仅一县之隔。车螯（音熬）：蛤属，俗名昌娥蜃。产海中，其肉鲜美。北海：郡名，辖都昌、胶东等六县，治都昌（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此句说永嘉郡的牡蛎不如鄞县，乃初次感觉；及至后来尝到乐成县（今乐清县）新溪之牡蛎，不禁赞叹道：“新溪牡蛎偏甘，有过紫溪者。”（《游名山志》）

16 与从弟书^①

地无佳井，赖有山泉。^②

【校注】

①《全宋文》未收，顾本据《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收录。疑此与前则为同一书信。详前注①。

②佳井：好的水井。赖：依靠，幸亏。

17 答从弟书^①

出恶江至大溪，水清如镜。^②

【校注】

①《全宋文》未收，顾本据《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收录。顾注云：《宋文纪》卷十、焦本未收此二句而别收一条，全文如下：“闻恶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滩，王右军游此恶道，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濑’于石。”实误（《百三家集》亦沿袭其误）。此乃《太平寰宇记》同卷所引《永嘉郡记》、《舆地志》中文字（略有出入），非谢灵运书简语。……此书简写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离永嘉郡返故乡途中。从弟，盖指堂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

②恶江：又称恶溪，即今浙江省的好溪。相传溪中原有许多水怪，故称恶溪；唐段成式为刺史时，水怪灭绝，故改称好溪，今仍其名。

18 与弟书^①

闻恶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滩，王右军游此恶道，^②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濑”于石。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五收录。顾本以为“非灵运书简语”，故不收。参上则题注。今聊存以供进一步考证。

②王右军：即王羲之，字逸少。晋琅邪临沂人，居会稽郡山阴县，

以书法名世。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习称“王右军”。

19 答纲琳二法师书^①

披览双难，欣若暂对。^②藻丰论博，蔚然满目，
 可谓胜人之口，然未厌于心。^③聊伸前意，无由言对，
 执笔长怀。^④谢灵运和南。^⑤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纲：指竺法纲。生平不载正史，释慧琳《虎丘法纲法师诔》说他“少游京华，长栖幽麓”，与释慧琳邂逅相遇，成为知交。元嘉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公元434年12月28日）在虎丘（今江苏苏州市郊）去世。琳：即释慧琳。秦郡秦县人，少出家，住建康冶城寺。刘宋初与谢灵运、颜延之等攀附庐陵王刘义真，后义真被权臣徐羨之等迫害，谢灵运、释慧琳等也相继被排挤离京。释慧琳大概到了虎丘，与法纲为友，并一同跟谢灵运用书信形式讨论佛教问题。这封信就是谢灵运在永嘉时对二位问难信的回复，有关问题的解答另见“答问”。顾本将信和答问收在一起，总题为《答纲琳二法难〔师〕并书》，又加副标题“《辨宗论》续一”。注云：二法难，当从焦本《谢康乐集》、“百三家集”及《大藏经》卷五二作“二法师”。

②双难：指竺法纲、释慧琳二位的问难信。〔焦本作“只难”，误。〕欣若暂对：高兴地权且作答。

③藻丰：辞藻华丽。论博：观点博大。蔚然：形容文采华美。胜、厌：都是“满足”的意思。

④聊：权且，随便。谦恭之词。伸：发挥，进一步陈述。前意：前次说过的意思。无由言对：没有更好的理由来作回答。长怀：反复思考、感叹。

⑤和南：僧人合掌问礼叫和南，此借用来表示信末的客套，犹“顿首”“再拜”“叩呈”之类。〔焦本无“谢灵运和南”五字。〕

20 答王卫军书^①

灵运白：^②一悟理，质以经诰，可谓俗文之谈。^③
 然书不尽意，亦前世格言。幽僻无事，聊与同行道人
 共求其衷。^④猥辱高难，词微理析，莫不精究。^⑤寻览
 弥日，欣若暂对。^⑥辄复更伸前论，虽不辨酬释来问，
 且以示怀耳。^⑦海峤阻迥，披示无期，临白增怀，眷
 叹良深。^⑧灵运再拜。^⑨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顾本总题为《答王卫军问并书》，又加副标题“《辨宗论》续二”。今依文体和内容将“书”与“答问”分置。《全宋文》及《百三家集》题为《答王卫军问辨宗论书》，此从顾本所加小标题。王卫军：即王弘（公元379—432年），字休元，琅邪郡临沂县人。出身名门望族，历仕晋宋两朝。刘宋初建时，王弘任江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谢灵运称他为“王卫军”。时谢灵运守永嘉，故王弘信中称谢灵运为“谢永嘉”。

②白：禀告，陈言。〔《大藏经》卷五二误作“自”。〕

③一悟理：顿悟之理。质：提出疑问。经诰：佛经中的告诫之文。俗文：通俗解释佛经的文章。

④幽僻：居处偏僻幽静之地。衷：中正，正确。

⑤猥（音委）辱高难：大意是我恭敬地接受您提出的高深问题。词微理析：考证每个词语的来源，分析其中蕴含的道理。〔《大藏经》“微”误作“微”。〕

⑥寻览：反复多次地阅读。弥日：终日，整天。

⑦辄（音哲）：则，就，于是。复更伸：进一步重申，再次陈述。辨：详明，周到，全部。〔《大藏经》“辨”作“辩”，字通。〕酬释：解答。示怀：表明心意。

⑧桥（音桥）：尖峭的高山。阻迥：阻隔遥远。〔《全宋文》、《百三家集》“迥”原作“回”。顾本正作“迥”，今从之。〕披示无期：不知什么时候能看到此信。〔顾本作“披叙”，注云：《百三家集》作“披示”。〕临白增怀：大意是临到写信时，想说的话很多，不知从何说起。眷叹：思念和感叹。良：很。

⑨灵运再拜：顾本作“谢灵运再拜”，注云：《百三家集》无此五字。

【附】王弘《与谢永嘉书》：弘曰：一悟之谈，常谓有心，但未有以折中异同之辨，故难于唇言耳。寻览来论，所释良多，然犹有未好解处，试条如上。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尽，览者冷然。后对无兆，兼当造膝。执笔增怀，真不可言。王弘敬谓。（据《广弘明集》卷十八）又王弘《重答谢永嘉书》：更寻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为异，正当尔耳。已送示生公、此间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凉当共面尽。脱有唇言，更白面写，未由寄之，于此所散犹多。（据同上）

21 答范光禄书^①

辱告慰企，晚寒体中胜常。^②灵运脚诸疾，此春更甚忧虑。^③故人有情，信如来告。^④企咏之结，实成饥渴。^⑤山涧幽阻，音尘阔绝。^⑥忽见诸《赞》，叹慰良多。^⑦可谓俗外之咏，寻览三复，味玩增怀，辄奉和如别。^⑧虽辞不足观，然意寄尽此。^⑨从弟惠连，后进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远呈。^⑩承祗洹法业日茂，随喜何极。^⑪六梁徽缘，窃望不绝。^⑫即时经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临涧，北户背岩。^⑬以此息心，当无所忝邪。^⑭平生缅然，临纸累叹。^⑮敬惜为先，继以音告。^⑯悦值行李，辄复承问。^⑰二月一日谢灵运白答。^⑱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五收录。焦本及《百三家集》题作二首，即从“承祗洹”以下分为另一首，似不当。今从《全宋文》合为一首而分作两段。范光禄：焦本及《大藏经》作“范特进”，都是指范泰（公元355—428年），字伯伦，顺阳（今河南南阳一带）人。东晋末任中书侍郎等职；刘宋建朝，授以紫金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少帝即位，加位特进；元嘉三年，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晚年事佛，建祗洹精舍，与谢灵运互作“赞”文赏析，故有书信往来。这封信是对后附范泰《与谢侍中书》的回复，作于景平二年二月一日，时谢灵运在始宁故居。

②辱告慰企：承蒙您来信相告，使我的企盼得到安慰。体中胜常：身体比平常更好。这是祝福对方。

③脚诸疾：腿脚上的各种毛病。此春：原文作“比春”，此从焦本及《大藏经》改作“此春”。

④故人：老朋友。指范泰。【《大藏经》作“古人”，误。】信如来信：确实像来信所说的那样。

⑤企咏之结：企盼您大作的情结。实成饥渴：顾本作“实过饥渴”。

⑥山涧：山峰和溪谷。【《大藏经》作“山间”，误。】幽阻：犹远隔。音尘：音信，消息。阔绝：断绝已久。当时谢灵运在始宁东山，范泰在京师，两地相距甚远，绝少来往，故云“幽阻”“阔绝”。

⑦诸赞：几篇“赞”文。除范泰《佛赞》外，还有焜公所作《祗洹塔内赞》等。

⑧俗外之咏：超脱尘俗的作品。味玩增怀：玩味赏析，平添许多感想。辄：于是，就。奉和如别：献上应和作品，见另纸所写。

⑨足观：值得阅览。【顾本作“足睹”。】意寄尽此：想要寄托的情意都在这篇作品中。

⑩惠连：谢方明之子，谢灵运的堂弟。谢灵运与惠连关系很好，详参本传。后进：后辈。文悟：能领悟作文之法，即有文才。袁宗之美：是我们这一衰败家族中的佼佼者。

⑪承：当，值。祗洹（音知元）：本为古印度寺名，这里指范泰借用其名而建的祗洹精舍。【顾本作“祗洹”。】法业：佛教事业。日茂：

一天天地昌盛。随喜何极：随之而来的喜悦无法形容。

⑫六梁：疑即“六波罗蜜”，又称“六度”，佛教语，指六种渡到彼岸的修行方法，形象的说法就是桥梁。《唐六典》四《礼部尚书·祠部郎中》：“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宗，所谓六波罗蜜者也。”徵缘：善缘。窃望不绝：鄙人希望这种种善缘不要断绝。

⑬经始：经营，创建。语本《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招提：指“招提精舍”，即供四方僧众临时讲授传播佛法道义的寺院。这里指谢灵运故居东山的石壁精舍，兴建于景平元年冬末或次年初春。所住山南：即东山的南面。南檐、北户：指石壁精舍的屋檐和门户。

⑭以此：在这里。息心：修心养性。当无所忝邪：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吧。意即对得住自己，无愧于佛教。“忝”指耻辱、惭愧。“邪”作语气词用。

⑮平生：平时，往常。缅然：思念的样子。临纸：到了拿起纸笔写信的时候。累叹：再三感叹，一声接一声地叹气。

⑯敬惜为先：首先恭敬地向您道一声珍重。“惜”为珍惜、珍重义。继以音告：接下来告诉您一些消息。“音”指音讯、消息，即自己方面或自己所知的其他有关情况。

⑰悦值行李：如果遇到信使。辄复承问：就希望能再次承受您的教诲。“承问”犹言“承教”。

⑱二月一日谢灵运白答：《全宋文》、《百三家集》无此句，今据顾本补。【焦本作“三月一日”，又无“答”字。】

【附】范泰《与谢侍中书》：卿常何如？历观高士，类多有情。吾亦许卿，以同何缅邈之过，便是未孤了幽关也。吾犹存旧情，东望慨然，便是有不驰处也。见炽公阡陌，如卿问栖僧于山，诚是美事，累改骤迁，未为快也。杖策之郡，斯则善也。祇洹中转有奇趣，福业深缘，森兮满目。见形者所不能传，闻言而悟，亦难其人。辞烦而已，于此绝笔。范泰敬谓。/《祇洹塔内赞》，因炽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与人歌而善。（据《广弘明集》卷十五）

22 与庐陵王义真笺^①

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②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③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④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⑤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⑥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⑦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⑧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闻，虚想岩穴。^⑨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⑩

【校注】

①《全宋文》据《宋书·王弘之传》收录。焦本题无“笺”字，《百三家集》题少“义真”二字。此笺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冬或次年春，时谢灵运回故乡始宁不久，而庐陵王刘义真仍被贬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任南豫州刺史。信中说会稽郡内有名山胜水，但真能领略其中趣味者不多，甘心隐居者尤寡，从而批评了东晋末年以来慕荣趋仕的风气。

②会境：指会稽郡境内。会稽郡治在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宋文纪》卷十“会境”作“会稽”。】江左嘉遁：指江南的隐士们。“嘉”为美称。

③季世：末代，指东晋末年。慕荣：爱慕荣华富贵。幽栖：长期隐居。或：有的人。复：多次，再次。才为时求：因为有才而被当朝征用。弗获：不得，不能够。从志：顺从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的理想。

④王弘之（公元365—427年）：字方平，琅邪郡临沂县（今山东临沂县）人。家贫，性好山水。晋安帝时为琅邪王中军参军，迁司徒主簿。后自求为乌程县令，不久又托病归隐。桓玄辅晋时，随兄、母移居会稽上虞，常垂钓江滨。后发现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又依岩筑室而居之，遂与谢灵运等交游放纵于始宁山水之中。拂衣：拂衣而去，抖抖衣

服离开，表示决绝之意。《后汉书·杨震传》：“（孔融曰）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谢灵运《述祖德诗》有“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句，其“拂衣”专指隐居。三纪：三十六年。—“纪”为十二年。

⑤孔淳之（公元372—430年）：字彦深，鲁郡鲁县（今山东曲阜县）人。居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元嘉初，征为散骑侍郎，乃逃至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在。谢灵运隐居始宁时，得与之共游。隐约：忽隐忽现，行踪不定。穷岫（音袖）：偏僻的深山。

⑥阮万龄（公元377—448年）：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家居会稽剡县，亦好山水。永初末，自侍中解职东归，征为秘书监加给事中，不就。后出为湘州刺史，无政绩；还为东阳太守，又被免。复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辞事就闲：辞去官职，回家闲居。纂成先业：继承并成就祖先的家业。〔《全宋文》“成”原作“戎”，《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亦作“戎”，义难通，疑误，故依顾本改。〕

⑦浙河之外：浙水以东，指会稽境内。栖迟：栖止，居留。如斯：如此，只此三人。

⑧远同羲唐：像远古的伏羲、唐尧时代那样无为而治、天下太平。激贪厉竞：过分贪求，拼命竞争。

⑨殿下：尊称庐陵王义真。素：朴实，本真。布衣：平民百姓。每意昔闻：往往思虑从前的传闻。岩穴：代指隐居生活。

⑩一介：一个，指使者。〔《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作“一个”。〕有以相存：有机会互相慰问。

文三 论·答问

23 晋书·武帝论^①

世祖受命，祯祥屡臻，奇慝不作；^②万国欣戴，远至近安；^③德足以彰，天启其运，民乐其功矣。^④反古之道，当以美事为先。^⑤今五等罔刑勿由《王制》，反诸礼律未能是正，而采择嬖媛不循华门者。^⑥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不可助纣为虐；^⑦而世祖平皓，纳吴妓五千，是同皓之弊。^⑧妇人之封，六国乱政，如追赠外曾祖母，违古之道。^⑨凡此非事，并见前书，诚有玷于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⑩

【校注】

①《全宋文》据《太平御览》卷九六收录。此论作于永嘉三年在京为秘书监时，原无题，附在《晋书·武帝纪》末。“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全宋文》拟题为“《晋书·武帝纪》论”，顾本题作“《晋书》武帝论”；“武帝论”实为谢灵运所撰《晋书》中的一部分，意在论人而非论书，亦非论《晋书》中的某人，故今改标题为《晋书·武帝论》。文中对武帝既有歌颂，也有贬斥，堪称史家直笔。

②世祖：指晋武帝司马炎。“武帝”是谥号，“世祖”是庙号。受命：接受天命，指建立晋朝当皇帝。祯（音真）祥：福瑞吉祥之事。屡臻（音真）：接二连三地到来。奇慝（音特）：怪异凶恶之事。作：兴起，发生。

③欣戴：欣喜和拥戴。远至近安：远方的国家前来归顺，附近的人们安居乐业。〔顾本作“迺安”，“迺”与“近”义同。〕

④“德足”至“功矣”：《全宋文》作“足以彰天启其运、民乐其功矣”，脱一“德”字，句读遂乱。今依顾本校改。彰：显现，赞扬。启

其运：开启晋朝国运。乐其功：对自己的事业感到满意。

⑤反古之道：违反古代圣贤的行为。当以美事为先：大都首先表现在女色之事上。

⑥五等：五个等级的爵位。罔刑：刑法。“罔”即今罗网，喻指法网。勿由王制：不遵从《王制》的规定。《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关于刑法亦有种种规定，文烦不引。反诸礼律：跟礼律相违背。“诸”当介词“于”讲。是正：改正，纠正。采择：选取。嫔嫒：指嫔妃宫女等。循：遵从，由，通过。华门：疑指负责宫廷选美的机构。而……者：却（有）……的事情。〔顾本所据原文“勿由”作“井田”，注云：当是“弗由”之误。又“反诸”作“凡诸”；“不循”作“不拘”。〕

⑦武王：指周武王。纣（音宙）：指商纣王。倾宫：全宫，整个宫殿。不可：不肯，不愿。为虐：干暴虐荒淫等坏事。〔顾本“不可”作“不以”。〕

⑧平皓：平定东吴。“皓”指三国东吴最后一个皇帝孙皓。同皓之弊：跟孙皓犯同样的错误。

⑨妇人之封：封赏妇人。

⑩非事：不好的事情，错误的做法。并：都，全。前书：指《晋书·武帝纪》。诚：确实。玷（音店）：玷污，侮辱。〔顾本所据“玷”作“点”，注云当是“玷”之误。〕徽猷：善行美德。史氏：写史书的人。蔽：掩盖，隐讳。

24 辨宗论^①

同游诸道人，并业心神道，求解言外。^②余枕疾务寡，颇多暇日，聊申繇来之意，庶定求宗之悟。^③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方应渐悟。^④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⑤有新论道士以为，^⑥寂鉴微妙，不容阶级，

积学无限，何为自绝。^⑦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远矣。^⑧余谓二谈，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说。^⑨敢以折中自许，窃谓新论为然。^⑩聊答下意，迟有所悟。^⑪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焦本题作《辨宗论（问答附）》，即以答法勔、僧维、慧麟、麟维等人问作为附录。顾本题作《与诸道人辨宗论》，将论与答法勔、僧维、慧麟、麟维等人之问合为一篇，并注云：“此篇与下面的《答纲琳二法师》、《答王卫军问》，均谈顿悟，本为一篇，今考虑到当时辩论的实际（与同游诸道人辩论是在永嘉；而与纲、琳辩论是在永嘉、虎丘两地，与王弘辩论是在永嘉、江州之间，并以书面形式进行），同时为了醒目，特分作三篇，后两篇的副标题为笔者所加。三篇均作于谢灵运任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市）太守时，即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秋至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今按，《辨宗论》实际上相当于总论、导言，而答法勔、僧维、慧麟、麟维、法纲、慧琳、王弘等人之问都是围绕这一总题展开的具体讨论，内容互有联系，全部合为一篇未尝不可，今既将答纲、琳、王卫军问单独立篇，则地位平等的答法勔、僧维、慧麟、麟维问诸篇也应该独立，《全宋文》正是这样处理的，故今标题、分篇均依从之。这一总多分的几篇文章反映了佛教顿悟派与渐悟派论战的情况。谢灵运属于顿悟派，而法勔、僧维、慧麟、麟维、法纲、慧琳、王弘等属于渐悟派。所谓顿悟、渐悟，主要指的是修行方法。渐悟是一种缓慢成佛法，顿悟则是一种快速成佛法。

②并：全都。业心：专心。言外：言外之意。

③枕疾：卧病在床，因病在家休息。务寡：没有什么事务。繇来：同“由来”。庶：希望。宗：宗极，指佛教最高的原理。

④释氏：指佛家。圣道：成佛之路。积学能至：只要不断学习并积

累，就能达到圣道。累尽鉴生：脱尽世俗牵累，佛光才会发生。方应渐悟：正应该采取逐渐领悟的修行方法。《全宋文》“方应”原作“不应”，与整段意旨相左。今依《大藏经》卷五二作“方应”。

⑤孔氏：代指儒家。圣道：圣人之道。颜殆庶：颜渊与圣人近似。典出《易·系辞上》：“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本以“庶几”为近似之义，后用“殆庶”指近乎圣人。体无鉴周：大意是无法完全透彻地体悟圣人意旨。理归一极：按理应归于一极。“一极”即一至，一步达到，其义跟“顿悟”近似而跟“渐悟”相反。这几句的大意是说，按儒家要求，普通人只能在表面上近似圣人，却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既然如此，就不必积学渐悟去作无谓的追求，直接领悟这一理念上的结果就行了。

⑥新论道士：指竺道生（约公元375—434年），本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寓居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少时在京师建康（今南京市）受业于竺法汰，改姓竺。晋太元末至庐山从僧迦提婆学习一切有部义，元兴三年入长安就学于鸠摩罗什。义熙四年返庐山，以僧肇所著《般若无知论》示慧远、刘遗民，义熙五年还京师，居住约二十年，受到颜延之、范泰、王弘及宋文帝刘义隆等人的敬重。宋元嘉五年或六年，因提出永无成佛之机的人都能成佛的观点，而遭到正统派僧人的攻击，被迫出走虎丘（今属苏州市），与法纲法师同处。元嘉七年再栖庐山，直到元嘉十一年去世。就在他重返庐山不久，大本《涅槃经》传至京师，其中果然有众生皆可以成佛之意，京都众僧始服竺道生的远见卓识，顿悟说因此站稳了脚跟。竺道生在京师曾读过谢灵运的《辨宗论》，谢灵运入京任秘书监时两人可能有过交往，后来竺道生在庐山讲《涅槃经》，用的就是谢灵运等人整理过的本子。

⑦寂鉴：犹寂照，指安静清明的心境。实际上也是指佛理的最高境界，与“宗极”义近。不容阶级：搁不下阶梯，意谓不是一步一步达到的。何为自绝：为什么要自己停止。意谓如果是积学渐悟的话，就没有止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终点。

⑧理之所去虽合各取：虽然只是将各有取舍的道理重新组合。然离孔释远矣：可与原来成佛成圣的说法已完全不同了。【顾本无“远”字。】

⑨二谈：指儒、佛两家学说。唱：主张，学说。

⑩敢以折中自许：我斗胆称自己是折中派。“折中”指揉合儒佛两家，对儒佛学说各有取舍。窃谓新论为然：私下认为新论道士之说是对的。

⑪下意：谦称自己的意见。迟：待，盼，希望。

25 答法勔问^①

法勔问：敬览清论，明宗极虽微，而一悟顿了。^②虽欣新剖，窃有所疑。^③夫明达者以体理绝欲，悠悠者以迷惑婴累。^④绝欲本乎见理，婴累繇于乖宗。^⑤何以言之？经云：“新学者离般若，便如失明者无导。”^⑥是为怀理荡患，于兹显矣。^⑦若涉求未渐于大宗，希仰犹累于尘垢，则永劫劬劳，期果缅邈。^⑧既怀犹豫，伏迟嘉训。^⑨

初答：道与俗反，理不相关，故因权以通之。^⑩权虽是假，旨在非假；智虽是真，能为非真。^⑪非真不伤真，本在于济物；非假不遂假，济物则反本。^⑫如此，永劫无为空勤，期果有如皎日。^⑬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法勔（音序）：人名，生平事迹不详。他读了谢灵运的《辨宗论》，有疑而问，谢灵运则据其所问而作答。这种问答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交流，而属于辩论的范畴。所以我们把它与相关的书信分离。以下“答问”皆同此。

②清论：指谢灵运的《辨宗论》。宗极：佛理的最高境界。微：精妙，高深。顿了：顿时明白。

③欣：为之高兴。新剖：刚刚剖型而出，比喻新颖。窃：私下，谦辞。

④夫：发语词。体理：悟理，明道。悠悠者：庸俗无智之人。婴累：牵系于世俗之累。

⑤繇于：顾本作“由于”，字通义同。乖宗：违背佛理。

⑥般（音波）若：梵语。义为智慧，为六波罗蜜之一。导：引导瞎子行走的带路人。

⑦是为：这种情况就是，这就叫做。于兹：在此，从这里。显：表现出来。

⑧涉求：指对佛教的涉猎和追求。渐：接近，进到。大宗：佛理的最高境界。希仰：希冀，欲望。犹：仍然。累于尘垢：被凡事俗务牵累。佛教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认为六尘与六根相接，会产生种种嗜欲，从而导致种种烦恼。所谓“尘垢”大概也是指六尘之类。永劫：永世，长年。佛教把天地的形成到毁灭叫做一劫，故可用“劫”来纪时或代指时间。《法苑珠林·劫量述意》：“夫劫者，盖是纪时之名，犹年号耳。”劫（音渠）劳：辛勤劳苦。期果：希望修成正果，即成佛。缅邈：遥远。

⑨犹豫：疑虑。伏迟：恭敬地等待。嘉训：指对方的教诲。“嘉”为美词，客气话。

⑩因：利用，借助。权：权宜，临时变通。通之：《大藏经》卷五二作“道之”。

⑪旨：意图，目的。智：一般意义上指智慧，佛教徒则常用以指佛法佛理。

⑫济物：救助万物，超度众生。遂假：顺从假，最终也变成假。反本：返回到原初的真实状态。【“济物则反本”《大藏经》脱“物”字。】

⑬永劫：《全宋文》、顾本原文皆作“之劫”。顾注：“如此之劫，当从《大藏经》卷五二作‘如此永劫’。此承法助问，问中有‘永劫劫劳’语。”顾注是，今据改。又“如此”宜点断。无空勤：不会白辛苦。有如皎日：意谓看得见，能够实现。

助再问：⑭案论孔、释，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异。而神道之域，虽贤也，孔子所不海；实相

之妙，虽愚也，释氏所必教。^⑮然则二圣建言，何乖背之甚哉！^⑯

再答：二教不同者，随方应物，所化地异也。^⑰大而校之，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⑱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⑲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冀。^⑳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权实虽同，其用各异。^㉑昔向子期以儒道为壹，应吉甫谓孔老可齐，皆欲窥宗，而况真实者乎？^㉒

【校注】

⑮再：二，第二次。

⑯神道：鬼怪神仙等，属道界和佛界。虽贤也：顾本作“虽颜也”，从下句“虽愚也”看，“颜”当以作“贤”为是。海：教育。实相：佛教语，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真相。此与“神道之域”相对，则代指世俗社会。

⑰二圣：指儒家圣人孔子和佛教圣祖释迦牟尼。建言：创立学说。何乖背之甚哉：怎么相互反对得这样厉害呢。

⑱方：地区。物：人种，民族。所化地异：教化的范围不同。

⑲大而校之：粗略地加以比较区分。【《大藏经》“校”作“较”，又“较之”后多“监在于民”四字。】华民：华夏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大藏经》作“华人”。】累学：积学，佛教的修行方式之一，指循序渐进地慢慢学习和积累。开其一极：寿课堂本误作“闭其一极”。“一极”义为一步达到。

⑳夷人：少数民族（四方边远地区）的人民。

㉑昧：不明白。知寄：懂得凭借依托他人他物。冀：希望。

㉒良：确实。诬：虚妄，欺蒙。

㉓向子期：即向秀，晋河内怀人，字子期。好老庄之学，为竹林七

贤之一。查：《大藏经》作“一”。应吉甫：即应贞，字吉甫，晋南顿人。晋武帝时官散骑常侍，善谈论，以才学称。孔老可齐：儒家和道家可以调和为一。皆欲：寿考堂误作“花欲”。窥宗：探索最高境界的道理。

勛三问：重寻答，以华夷有险易之性，故二圣敷异同之教。^②重方附俗，可谓美矣。然渊极朗鉴，作则于上；愚民蒙昧，伏从于下。^③故作则宜审其政，伏从必是其宗。^④令孔废圣学之路，而释开渐悟之径，荃蹄既已纷错，群黎何由归真？^⑤

三答：冬夏异性，资春秋为始末；昼夜殊用，缘辰暮以往复。^⑥况至精之理，岂可径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渐悟者，所以密造顿解；倚孔教者，所以潜成学圣。^⑦学圣不出六经，而〔以〕六经得；顿解不见三藏，而以三藏果。^⑧荃蹄历然，何疑纷错！^⑨鱼兔既获，群黎以济。^⑩

【校注】

②重寻：反复阅读。险易：诈恶邪狂为“险”，正直平和为“易”。敷：布，实行。

③渊极朗鉴：日月星辰普照大地。“渊”为深水，而月为水精，故月可称渊。“极”指北极星。“渊极”泛指日月星辰。“朗鉴”犹明照，光辉普照。作则：建立标准。伏从：恭敬地顺从。

④审：观察，考核。是：赞同，认为对。

⑤令：假使，如果。荃（音全）：通“筌”，鱼筌，捕鱼的工具。蹄：捕兔子的工具，用以系兔足，故称蹄。《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此疑用“荃”“蹄”喻指入道成佛和学儒成圣的不同途径。纷错：错乱。群黎：群众，黎民百姓。

⑥资：借助。缘：因，顺着，依靠。辰暮：《大藏经》作“晨暮”。

辰，通“晨”。往复：循环。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冬与夏、昼与夜性能各不相同，虽然彼此互有联系，但要借助中间环节才能得以沟通。

②傍、倚：都是依靠、凭借之义。所以：是为了。密造：不知不觉地达到。孔教：《大藏经》作“礼教”。潜成：不知不觉地成为。

③六经：儒家的六部经典著作，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而〔以〕六经得：《全宋文》原作“六经而得”。顾本校云：《大藏经》作“而六经得”，善。今据改。又据下文对句“以三藏果”于“六经”前补“以”字。三藏：佛教以经、律、论为三藏。经是佛所说之言，论是有关佛言的解释，律是戒规条例。疑此以三藏泛指佛道经典。果：实现。

④历然：清清楚楚，区别明显。

⑤鱼兔既获：凭筌得鱼，用蹄得兔，各有所获。喻指通过不同方法或学成儒圣，或修成正佛。济：达到目的，实现愿望。

26 答僧维问^①

僧维问：承新论法师以“宗极微妙，不容阶级”。^②使夫学者穷有之极，自然之无，有若符契，何须言无也？^③若资无以尽有者，焉得不谓之渐悟邪？^④

初答：夫累既未尽，无不可得；尽累之弊，始可得无耳。累尽则无，诚如符契。将除其累，要须傍教。^⑤在有之时，学而非悟；悟在有表，托学以至。^⑥但阶级教愚之谈，一悟得意之论矣。^⑦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僧维：人名。其生平事迹不详。

②承：知道。新论法师：指竺道生。他认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寂鉴”与“宗极”所指近同。详参《辨宗论》。

③穷有之极：走到“有”的最尽头，意谓彻底地参透“有”。之无：达到“无”的境界。“有”与“无”是佛道学说的两个哲学概念。符契：古代的两种信物，剖分两半，各持其一，用时相合以为信。这里把“有”“无”的关系比作“符契”，意谓“有”“无”原本一体，一分而二合，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必分彼“有”此“无”。【《百三家集》“符契”作“无契”，误。】

④资无以尽有：借助“无”来消灭“有”。者：表假设语气。

⑤累：尘俗牵累，属于“有”的内容。要须：需要，必须。傍教：依赖教化。

⑥“悟在”两句：其大意是说“悟”在“有”的外面，要通过学习修行才能达到。

⑦阶级教愚之谈：按阶梯循序渐进的所谓渐悟，是用来教化愚者的学说。一悟得意之论：一步就能达到佛理最高境界的所谓顿悟，是直接参悟真理的学说。“得意”大概本于《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维再问：论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渐”。⑧使夫涉学希宗，当日进其明，不若使明不日进，与不言同。⑨若日进其明者，得非渐悟乎？

再答：夫明非渐至，信由教发。⑩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则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则无人照之分。⑪然向道善心起，损累出垢伏。⑫伏似无同，善似恶乖。⑬此所务不俱非，心本无累。⑭至夫一悟，万滞同尽耳。⑮

【校注】

⑧论云：指谢灵运“初答”中提出的观点。

⑨使夫：假如。涉学希宗：用心佛学并希望达到最高境界。日进其明：使自己的觉悟每天都有所进步。不若：不当，不应该。不言：不提出任何要求，任其自然而缺乏上进心。《老子》二章：“圣人处无为之

事，行不言之教。”又四十三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盖，天下希及之。”

⑩明非渐至：彻悟不是逐渐达到的。信由教发：诚信是通过教化产生的。

⑪非渐所明，则无人照之分：意谓“明”是瞬间实现的，所以无法分析接受光照的渐进过程。

⑫损累出垢伏：除掉拖累置身尘俗之外的思想也就同时潜伏其中了。【《大藏经》“伏”作“生”。】

⑬似：与，跟。乖：违背，相反。

⑭所务：所作所为。俱非：都不对，全错。

⑮万滞同尽：所有的窒碍牵累一下子全都没有了。

维三问：答云“由教而信，则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则无人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虽不永用，当推之时，岂可不暂合无邪？^⑯若许其暂合犹自贤于不合，非渐如何？^⑰

三答：暂者假也，真者常也。^⑱假知无常，常知无假。今岂可以假知之暂，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暂合贤于不合，诚如来言，窃有微证。^⑲巫臣谏庄王之日，物賂于己，故理为情先；及纳夏姬之时，己交于物，故情居理上。^⑳情理云互，物己相倾，亦中智之率任也。^㉑若以谏日为悟，岂容纳时之惑邪？^㉒且南为圣也，北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谓，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称。^㉓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校注】

⑯推宗：推求宗极境界。暂合无：当时的那短时间内可以说跟“无”相同，因为只有“无”才会去推求，若已“有”，就无所谓推求。【《全宋文》原作“暂令无”。顾本校云：《大藏经》作“暂合无”，是，

据下文可知。今据改。】

①⑦许：赞同，答应。犹自：还是，仍然。贤于不合：比“不合”的说法好。

①⑧“暂者”两句：大意说暂时的东西是虚假的，真实的东西应该是恒久不变的。

①⑨诚如来言：确实如您来文所说。窃有微证：我这里却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①⑩巫臣：即春秋时楚国大夫屈申，字子灵，又称申公巫臣。曾谏止楚庄王和子反娶夏姬，后却自娶夏姬，偕逃晋国，为邢大夫，替晋国通好吴国，联合抗楚，又使其子任吴行人之官，给楚国很大威胁。之日：《全宋文》原作“之言”，顾本校云当从《大藏经》作“之日”。今据改。除：关系松缓，距离遥远。纳夏姬：自娶夏姬。交：交互，关系密切。

①⑪云互：纠缠交错。相倾：互相依靠。中智：中等才智的人。率任：随意而行，自然而然的表现。

①⑫容：兼容，统一。惑：迷惑不智，与“悟”相对。

①⑬停：停止，留驻。意谓背对着北方，并不是说要停留在北方；面向南方，也并不等于说就到了南方。向南可以至南：《大藏经》作“向南可以向南”，误。

27 答慧麟问^①

慧麟演僧维问：当假知之壹合，与真知同异？^②

初答：与真知异。

麟再问：以何为异？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暂为用；用暂在理，不恒其知。^③真知者照寂，故理常为用；用常在理，故永为真知。^④

麟三问：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实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将何以去之乎？^⑤

三答：累起因心，心触成累。^⑥累恒触者心日昏，教为用者心日伏。^⑦伏累弥久，至于灭累；然灭之时，在累伏之后也。^⑧伏累灭累，貌同实异，不可不察。灭累之体，物我同忘，有无壹观。^⑨伏累之状，他已异情，空实殊见。^⑩殊实空、异己他者，入于滞矣；壹无有、同我物者，出于照也。^⑪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慧麟：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演：接着，进一步发挥。壹合：即“暂合”，指偶然或短时间的相合。《大藏经》作“一合”，下三问中也作“一合”，义皆同。

③累伏：潜藏着非理性的世俗杂念。不恒其知：那些理性的智悟不会长久。

④照寂：指心境清明，内外透亮，不含任何杂质。

⑤何以去之：用什么来除掉这些世俗之“累”。

⑥心触成累：心中挂念名利等尘俗事物，因而形成牵累。“触”指感触事物而产生杂念。

⑦累恒触者：长期不断感触世俗而产生牵累的人。心日昏：心智会一天天地昏乱迷惑。教为用者：接受教化修行养性的人。心日伏：心中的杂念牵累会一天天地逐渐平息隐藏起来。

⑧伏累弥久，至于灭累：长期坚持平息杂念，直到彻底灭绝世俗牵累。

⑨灭累之体：灭绝了世俗牵累的人。同忘：都忘记。壹观：同样看待，没有区别。

⑩伏累之状：潜藏世俗杂念的人会有如下表现。他已异情，空实殊见：对人对己用情不同，对有无的看法也不同。

⑪入于滞：沉溺在世俗的牵累中。出于照：超脱世俗而遁身空门。此句“殊”“异”“壹”“同”皆用为动词，与前文“同忘”“壹观”“异情”“殊见”作状语有别。

28 答麟维问^①

麟维问：三世长于百年，三千广于赤县，四部多于户口，七宝妙于石沙。^②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远近，得不谓之然乎？^③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④亦有贤愚，违方而处，所谓世同时异，物是人非。^⑤譬割鸡之政，亦有牛刀；佩玺而听，岂皆唐虞？^⑥今谓言游体尽于武城，长世皆覃于天下，未之闻也。^⑦且俱称妙觉而国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国土而言圣有优劣。^⑧景迹之应，本非所徵矣。^⑨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麟维：人名，其生平事迹不详。或以为即上面提到的慧麟与僧维二人，但从问答的体例看，似作另一人较为合理。

②三世：佛教称人生的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为三世。赤县：即赤县神州，指称中国。《史记·孟子传》附邹衍：“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因疑“三千”指中国之外的九州，故云“广于赤县”。四部：疑即“四部众”，也叫“四众”，指佛教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类信徒。户口：计家称户，计人称口。疑指尘世的普通民众。七宝：佛教所称的七种宝物，名目不一。详参《翻译名义集》三《七宝》。石沙：《全宋文》原作“不沙”，眉注“不沙之不当作石”。顾本作“石沙”，注云：寿考堂本误作“不沙”。今从顾本改正。

③方：地方，区域。化：教化，风化。得不谓之然乎：大概可以认为这是对的吧。

④恒：固定，常久。四端：儒家认为人有四种固有的德性，称作四

端。《孟子·公孙丑上》：“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⑤贤愚：贤达之人和愚笨之人。违方而处：选择不同的地方居住生活。

⑥割鸡之政：像杀鸡一样容易的小政事。牛刀：宰牛所用的大刀。喻指有很高才能的人。佩玺：佩带官印。听：听政，处理政务。唐虞：唐尧和虞舜，历史上的两位贤君。

⑦今谓：如果说。假设之辞。言游：即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体尽于武城：即献身于武城，指在武城用尽全部才智。据《论语·阳货》载，言游曾任武城宰，在那里认真实行礼乐教化。武城是鲁国的一个小城镇，孔子认为让言游治武城是大才小用，故有“割鸡焉用牛刀”之叹。〔《大藏经》卷五二“言游”作“言折”，疑误。〕长世：世代代，指继续言游作武城宰的人。覃：通“刻”，锋利。“覃于天下”指比天下所有的刀都锋利，实暗承“牛刀”而言。意谓作官者不可能全是圣贤，就算言游作武城宰是一把锋利的“牛刀”，不见得后来世代代的武城宰全都是“牛刀”。

⑧俱：都，同样。妙觉：犹妙悟，聪慧而善于领悟。国土精粗：生存环境有好有坏。

⑨景迹之应：影随形，迹出足，皆相依相应。“景”同“影”。本非所徵：本来是无需验证的事情。

维再问：论曰，或道广而事狭，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⑩诚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设令周孔实未尽极，以之应世，故自居宗。^⑪此自是世去圣远，未足明极。^⑫夫降妙数阶，以接群粗，则粗者所不测，然数阶之妙非极妙之谓。^⑬推此而言，抚世者于粗为妙，然于妙犹粗矣。^⑭以妙求粗，则无往不尽；以粗求妙，则莫睹其源。^⑮无往不尽，故谓之穷理；莫睹其源，故仰之弥高。^⑯今岂

可就颜氏所崇，而同之极妙邪？^⑩

再答：今不藉颜所推而谓之为极，但谓颜为庶几，则孔知几矣。^⑪且许禹昌言，孔非本谈；以尧则天，体无是同。^⑫同体至极，岂计有之小大邪？^⑬

【校注】

⑩论曰：顾本作“论云”。大小：《大藏经》作“小大”。格：格式，标准。此引申为衡量、检验。粗妙：粗指普通肤浅的道理，妙指高深精妙的最高境界。

⑪周孔：周公（姬旦）和孔子，儒家代表人物。汉张衡《归田赋》：“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尽极：达到最高境界。居宗：处于最高地位。

⑫自是：当然是。去：离。未足明极：不能够体悟圣人的最高理念。

⑬数阶：数级，若干等。所不测：无法估量，高深莫测。数阶之妙非极妙之谓：降低了等级的“妙”并不是通常所指最高境界的那个“妙”了。

⑭抚世者：据有天下的人，指统治者。

⑮以妙求粗：《大藏经》作“以妙乘粗”。源：《大藏经》作“原”。下文“源”顾本作“原”，与《大藏经》同。

⑯谓之穷理：要说它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说。查《论语》一书无“理”字，故云“穷理”。弥：更。《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极言孔子思想的高深莫测。

⑰颜氏所崇：颜渊所推崇的孔子思想。见上注所引颜渊的一段话。

⑱藉：依据，凭借。庶几：差不多，近似。《易·系辞上》：“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指近似圣人。知几：顾本作“知机”，注云：《百家集》及《大藏经》作“知几”，义同。谓预知机（几）微。

⑲许禹昌言：称赞夏禹的美好言辞。典出《尚书·大禹谟》：“益赞

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禹拜昌言曰：‘俞。’”则天：效法上天。典出《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是对尧的高度赞扬。体无是同：称颂之辞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这几句的大意是说早就有称颂夏禹的美言在先，赞扬孔子的话其实并非本源；而且对尧的赞颂无以复加，所以颜渊对孔子的称赞也并不过分。

⑩“同体”二句：意谓同样都是被称赞到了最高境界，哪里能够测算出大小粗妙来呢。

维三问：凡世人所不测，而又昌言者，皆可以为圣邪？

三答：夫昌言贤者，尚许其贤；昌言圣者，岂得反非圣邪？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尽实相之崇高。^⑪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⑫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为信？既以释昌为是，何以孔昌为非邪？^⑬

【校注】

⑪迷蒙：迷惑不解，不知不觉。究尽：看透。实相：即“诸法实相”，佛教用语，指宇宙间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

⑫崇高之相：指万事万物所蕴含的高深道理。迷蒙：迷蒙之人，即百姓。

⑬苟：如果。释昌：赞颂佛教的言论。孔昌：赞颂儒家的言论。

29 答法纲问^①

竺法纲问：敬披高论，探研宗极，妙判权实，存旨儒道，遗教孔释，昌言折中，允然新论。^②可谓激

流导源，莹拂发挥矣。^③详复答勛、维之问，或谓“因权以通，为学而非悟尔”为玄句徒设，无关于胸情焉，窃所未安。^④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几二险绝；学不渐宗，曾无仿佛。^⑤驰骋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机峰何从而超哉？^⑥若勤务于有，而坐体于无者，譬犹挥毫钟张之侧，功侔羿养之能，不然明矣。^⑦盖同有非甚碍，尚不可以玩此而善彼，岂况乎有无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邪？^⑧又云：“累既未尽，无不可得。尽累之弊，始可得无耳。”^⑨论曰：夫膏肓大道，摧辘立路，莫尚于封有之累也。^⑩盖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无；未有先尽有累，然后得无也。^⑪就如所言“累尽则无尔”为累之自去，实不无待；^⑫实不无待，则不能不无，故无无贵矣。如彼重暗自晞，无假火日；^⑬无假火日，则不能不设，亦明无尚焉。^⑭落等级而奇顿悟，将于是乎蹶矣。^⑮暇任之余，幸思喜释。^⑯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顾本将此篇与下篇《答慧琳问》及相关书信联属为一篇，段落也有交错，总题为“答纲琳二法师并书”，又加副标题“《辨宗论》续一”，总题、副题下即竺法纲问和释慧琳问，接下来插入“答纲琳二法师书”小题，最后是“答纲公难”和“答琳公难”两个小标题。这样处理可能较符合原貌，但结构颇杂乱。为求体例一致，今依《全宋文》本将“书信”抽出，又将各人的问答相连，编为《答法纲问》和《答慧琳问》两篇。时竺法纲、释慧琳在苏州虎丘，谢灵运在永嘉郡作太守，他们用书面问答形式对佛教有关问题进行辩论。法纲：见《答纲琳二法师书》题注。

②披：披览，阅读。宗极：佛道思想的最高原理。权实：佛教将客观事物的真相叫实或实相，而将各种临时变化的假象叫权或幻象。遗

教：赐教。昌言：善言，美言。允然：确实，真的。

③莹拂：拂拭使之明洁。发挥：顾本作“发晖”。

④详复：仔细阅读。因权以通，为学而非悟：《答法助问》有“道与俗反，理不相关，故因权以通之”等语，《答僧维问》有“在有之时，学而非悟”之语，此引文语意不全，只起提示作用而已。〔“为学而非悟尔为玄句徒设”顾本作“或学而非悟。尔为玄句徒设”。〕窃所未安：我个人认为不妥。

⑤道形天隔：即《答法助问》中所说的“道与俗反，理不相关”。“天隔”意为隔绝、隔断，顾本作“天隔”，疑误。几二险绝：几乎跟山川阻隔差不多。曾无仿佛：竟然连一点隐约的形迹也没有。

⑥有端：有尽头，有限。出位：超越自己所处的环境。机峰：智巧之峰。〔《大藏经》作“几峰”。〕何从：《大藏经》作“所以”，误。

⑦勤务于有，坐体于无：在“有”的天地里劳作，却置身于“无”的境界。挥毫：运用毛笔写字。《全宋文》原作“挥豪”，此据顾本改作“挥毫”。钟张：指三国魏人钟繇和后汉人张芝。两人都善书法，故并称为钟张。侧：《全宋文》原作“则”，此据《大藏经》改作“侧”，指身边。功：功效，结果。侔（音谋）：等齐，一样。羿（音义）养：指上古传说人物后羿和春秋时楚人养由基，两人皆善射箭，故合称羿养。不然：不可能如此。

⑧盖：发语词。同有：同处于“有”的环境。非甚碍：没有多少阻碍。〔《大藏经》“碍”作“阂”，义同近。〕玩此而善彼：大意是专心练习这件事却使那件事取得了好的成效。“玩”指练习，娴熟。有无之至背：“有”与“无”完全相反，根本上处于对立状态。

⑨“累既”四句：见《答僧维问》。

⑩膏育大道：有阻隔的大路。“膏育”本指心脏下部的隔膜，这里喻指路上的阻碍物。摧辘立路：将车子摧毁搁置在路上。“辘”本指车辕，这里代指车。〔顾本“立路”作“玄路”，疑误。〕莫尚于封有之累：没有什么累赘比这种堵塞阻碍物的“有”更严重。

⑪盖：因为。祛（音区）：消除。

⑫就如：就算，即使。“累尽则无”句见《答僧维问》。实不无待：实不待无，确实不依赖于“无”。

⑬重暗自晞（音希）：极度黑暗之后自然会天亮。无假火日：不需要借助火光和太阳。

⑭则：却，表转折。亦：也是（因为）。明无尚焉：光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⑮落等级而奇顿悟：放弃循序渐进而重视顿然觉悟。于是乎蹶（音治）矣：在这一点上无法讲通。“蹶”本义为绊倒、栽跟斗，喻指不顺利、通不过、失败。

⑯暇任之余：工作的空余时间。幸思：希望。嘉释：指对方的解答。“嘉”表示客气和尊敬。

答曰：来难云，^⑰“同有非甚碍，尚不可以玩此而善彼，岂况乎有无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邪？”^⑱此是拘于所习，以生此疑耳。夫专习笔札者，自可不工于弧矢；弧矢既工，复玩笔札者，何为不兼哉？^⑲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无而去滞，何为不可得背？^⑳借不兼之有，以诘能兼之无，非惟钟胡愧射于更李，羿养惭书于罗赵，触类之蹶，始充巧历之叹！^㉑今请循其本：夫凭无以伏有，伏久则有忘。^㉒伏时不能知，知则不复辨，是以坐忘。^㉓日损之谈，近出老庄，数缘而灭，经有旧说。^㉔如此，岂累之自去，实无之所济。^㉕且明为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称功于幽暗，般若不言惠于愚蠢耳。^㉖推此而往，诂俟多云！^㉗

【校注】

⑰答曰：顾本无此二字。来难云：来信提出疑问说。“难”义为问难、质疑。

⑱甚碍：顾本作“甚阅”，注云：阅，当从《大藏经》作“阅”。今按，碍、阅义同近。

①⑨专习：顾本作“专玩”，义同。工：精通，技术熟练。弧矢：弓箭。

②封有：设置阻碍以形成“有”。去滞：排除阻碍。背：《大藏经》作“皆”，误。

③诘：质疑，问难。非惟：不只是。钟胡：指钟繇和胡昭，皆三国时人，同师刘德升学草书，世传胡肥钟瘦。更李：不详所指。当为善射之人，晋以前有李牧（战国）、李广、李陵（汉代）、李阳（晋代）等。罗赵：不详所指。当为善书法之人，晋以前有东汉赵歧。触类之曷：触逢类似的不合理事情。始充：正好能够充任。〔《全宋文》原作“始克”，此从顾本作“始充”。〕巧历：精通历算之人。这两句的大意是说类似的现象到处都有，要精通算术的人才能计算得清。

④请循其本：请允许我顺着您的本意来说。伏久：《大藏经》作“伏之”，误。

⑤不复辨：不再能分辨。坐：副词，自然而然地。

⑥日损之谈：指《庄子·知北游》所说的“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意谓每天减少一点华伪贪欲，以归于纯朴无为。数缘而灭：佛教认为“诸法由因缘而起”，亦由因缘而灭。所谓“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等佛经对此有论述。旧说：成说。

⑦累：即“有”。实无之所济：实在是“无”帮助的结果。

⑧晦：黑暗，幽暗。般若（音波）若：梵语，义为智慧。《大智度论》四三：“般若者，秦言智慧也。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穷尽到边。”

⑨诘俟（音巨四）多云：何待多说，用不着多说。

30 答慧琳问^①

释慧琳问云：三复精议，辨划二家，斟酌儒道，实有怀于论矣。^②至于去释渐悟，遗孔殆庶，蒙窃惑焉。^③释云有渐，故是自形者有渐；孔之无渐，亦是

自道者无渐。^④何以知其然邪？中人可以语上，久习可以移性，孔氏之训也；^⑤一合于道场，非十地之所阶，释家之唱也。^⑥如此渐绝文论，二圣详言，岂独夷束于教、华拘于理？^⑦将恐斥离之辨辞长于新论乎！^⑧勸道人难云“绝欲由于体理”，当谓日损者以理自悟也。^⑨论曰：“道与俗反，本不相关，故因权以通之”，“物济则反本。”^⑩问曰：权之所假，习心者亦终以为虑乎？^⑪为晓悟之日，与经之空理，都自反邪？^⑫若其永背空谈，翻为末说；若始终相扶，可循教而至不？^⑬答维麟假知中殊为藻艳，但与立论有违。^⑭假者以旋迷丧理，不以钻火致惑。^⑮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弃燕，信燕北越南矣。^⑯虑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圣矣。^⑰如此，但当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骤进，复何忧于失所乎？^⑱将恐一悟之唱，更踰于南北之譬邪？^⑲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慧琳：见《答纲琳二法师书》题注。

②问云：顾本无“云”字。辨划：分辨异同，划清界线。二家：即儒家与道（含佛）家。斟酌：衡量，比较。有怀于论：对您的言论有同感。

③去、遗：都是抛弃、舍去不要的意思。殆庶：近似。谢灵运抛弃佛教“渐悟”和儒家“殆庶”的观点，见《辨宗论》。蒙窃惑焉：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蒙窃：自称谦辞。

④故是：本来是，自然是。自形者：从世俗凡人的角度（来说）。自道者：从佛道圣人的角度（来说）。

⑤中人：中等智慧的人。语上：教以上等的道理。移性：改变本性。“孔氏之训”见《论语·雍也》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又《阳货》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⑥道场：佛道二教诵经礼拜成道修道的地方。十地：佛教称菩萨修行渐近于佛的十种境界，即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非十地之所阶”意谓不是像十地那样循序渐进的情况。唱：主张，言论。有关“十地”等佛家言论见于《十地》《大品》《金光明》等经及《智度》等论。

⑦“夷束于教、华拘于理”之说见《答法勔问》。

⑧将恐：恐怕，也许。斥离之辨辞：指意见相反的批驳辩论之辞。长于新论：比新论有理。“新论”即竺道生所倡导而灵运所赞成的“顿悟”理论。

⑨所引勔道人言论见《答法勔问》。日损者：即修道者。参上篇注⑭。

⑩论曰：指谢灵运对法勔所提问题的回答，“曰”后所引文句见《答法勔问》“初答”。

⑪权之所假：临时变幻所表现出来的虚假现象。习心者：修心养性之人，即佛道之人。

⑫晓悟之日：即领会佛道之理而成佛成道之时。空理：佛教指超乎色相现实的境界为空，亦即佛理。《大乘义章》：“空者，理之别目，绝众相，故名曰空。”自反：自相矛盾。

⑬空谈：即空理。翻：反，反而。末说：肤浅无根之说。循教而至：顺从教导而达到晓悟空理的境界。不：否，表疑问语气。

⑭答维驎假知：对僧维和慧驎有关“假知”问题的回答。分别见《答僧维问》和《答慧驎问》。殊为藻艳：指辞藻特别华丽。

⑮旋迷：变幻多端，迷蒙不清。钻火：古人钻木取火。疑此以“钻火”代光明。致惑：招致迷惑。

⑯造越：到达越国。信：确实，真的。

⑰虑空：思念空理，即追求佛理。捐有：抛弃世俗杂念。祛累：消除牵累。有愚而空智：“有”是愚昧的而“空”是圣智的。

⑱但当：只应该。勤般若：致力于追求智慧和佛理。日忘：犹“日损”，指每天忘掉抛弃一点“累”。瞻郢路：望着通往楚国郢都的道路。

骤进：急速前进。忧于失所：担心失去立身之所。

⑪一悟之唱：主张顿悟的说法。踰于南北之譬：比所谓南北的譬喻更加容易被驳倒。“南北之譬”见《答僧维问》“且南为圣也，北为愚也”一段。〔顾本“南北”作“南比”，注云当从《大藏经》及《百三家集》作“南北”。又《全宋文》本之语气词“邪”，顾本皆作“耶”。下同，不复出校。〕

答曰：孔虽曰语上，而云圣无阶级；释虽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①物有佛性，其道有归，所疑者渐教；圣无阶级，其理可贵，所疑者殆庶。^②岂二圣异涂，将地使之然。^③斥离之叹，始是有在；辞长之论，无乃角弓邪？^④难云：“若其永背空谈，翻为末说；若始终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谓公孙之辞，辨者之囿矣。^⑤夫智为权本，权为智用。今取圣之意则智，即经之辞则权。^⑥傍权以为检，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归宗，故般若为鱼兔。^⑦良由民多愚也，故教迂矣。^⑧若人皆得意，亦何贵于摄悟？^⑨假知之论旨，明在有者能为达理之谏。^⑩是为交谗相倾，非悟道之谓，与其立论有何相违？^⑪燕北越南，有愚空圣，其理既当，颇获于心矣。^⑫若勤者日忘，瞻者骤进，亦实如来言。^⑬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当其此时，可谓向宗。^⑭既得既至，可谓一悟。^⑮将无同轡来驰而云异辙邪？^⑯

【校注】

①答曰：顾本无此二字。虽：《大藏经》作“维”，误。

②渐教：通过教育而逐渐领悟道理。

③涂：顾本作“途”，字通。将：恐怕，或许。表推测。地：区域，环境。

②叹：《大藏经》作“难”。是：表确认的语气副词。无乃：该不会是。表委婉的推测。角弓：《诗经·鲁颂·泮水》有“角弓其觶”句，又《诗经·小雅》有《角弓》篇，此不知何所取意，存疑。

③翻为末说：《全宋文》、顾本原皆作“翻与末说”，顾注：当从《大藏经》作“翻为末说”。今据改。公孙：即公孙龙，战国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坚白论》《白马论》等。辩者：顾本作“辩者”，字通，指善言好论之人。固（音又）：局限，拘束，障碍。

④即：就，靠近，赞同，取用。

⑤傍：依靠。三乘：佛教以车乘喻佛法，根据学者接受能力的不同，分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种情况，称为三乘。声闻乘悟诸谛而得道，缘觉乘悟十二因缘而得道，菩萨乘因六度而得道。咸：皆，都。蹄筌：本分别指捕兔和捕鱼的工具，这里喻指得道的方法。既意：尽意，全心全意。般若：智慧。鱼兔：喻指佛道真理。

⑥良由：《全宋文》脱“由”字，今据顾本补。愚：《大藏经》作“遇”，音同字通。故教：顾本作“教故”，注云《百三家集》作“故教”。迂：指教学过程长，故需渐进。

⑦得意：领悟佛道真理。摄悟：犹“顿悟”。

⑧有者：有累之人，即世俗凡人。

⑨交賒：犹取舍，“交”指交合，靠近，吸取；“賒”通“舍”，指排斥，离开，舍弃。相倾：互相矛盾。

⑩颇获于心：很得我心，意指赞同对方的看法。

⑪来言：指前文提问中“但当勤般若”等语。

⑫向宗：正在朝着“宗”的目标靠近，但尚未到达“宗”的境界。

⑬既得既至：获得佛意、到达“宗”的境界之后。

⑭将无：该不会。经常跟疑问语气词配合使用而表示推测语气。同轸来驰：乘着同一辆车奔驰而来。异辙：车轮轨迹不同。

31 答王卫军问^①

论曰：“由教而信，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无

人照之分。”^②问曰：由教而信，而无人照之分，则是暗信圣人。^③若暗信圣人，理不关心，政可无非圣之尤，何由有日进之功？^④

答曰：颜子体二，未及于照，则向善已上，莫非暗信。^⑤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关心。^⑥赐以之二，回以之十，岂直免尤而已，实有日进之功。^⑦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八收录。王卫军即王弘，时任江州刺史、号卫将军，驻守寻阳（今江西九江市）。有书信给谢灵运，就渐悟、顿悟说问难辩论，本篇即对问题的回答。顾本将书信和问答编在一起，总题为“答王卫军问并书”，又加副题“《辨宗论》续二”，下分“〔附〕王弘：问谢永嘉”、“〔附〕王弘：与谢永嘉书”、“答王卫军问”、“答王卫军书”、“〔附〕王弘：重答谢永嘉书”等小标题。其中“问谢永嘉”与“答王卫军问”内容多有重复。今依《全宋文》本将复信另立，而将问答相应地连缀到一起。参《与王卫军书》题注。

②“论曰”所引为谢灵运曾经提出的观点，见《答僧维问》“再答”，原文作“则有日进之功”、“则无人照之分”，均多一“则”字。按王弘所引与前谢灵运答辩文字往往稍异，下面不再一一出校。由：《百三家集》作“繇”，字通。

③则是暗信圣人：顾本《问谢永嘉》同，而《答王卫军问》作问句，“圣人”后多一“耶”字。

④关心：与自己的心志相关。政可：顾本《答王卫军问》作“正可”，“政”通“正”。非圣之尤：不合圣道的过错。〔此句《大藏经》卷五二作“政则非圣之尤”，有脱误。〕

⑤颜子体二：颜渊仅次于圣人。颜渊是孔子的学生，孔子多次夸他“好学”，“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见《论语·先进》篇。未及于照：没有达到圣明的程度。已上：同“以上”。〔顾本误作“已上”。〕

⑥可由之理：可以照着去办的原理和方法。

⑦赐以之二，回以之十：《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赐”即子贡，“回”即颜回也就是颜渊，都是孔子的学生。“之”意为达到、推及。“以之二”相当于“闻一以知二”，“以之十”相当于“闻一以知十”。岂直：哪里只是。免尤：避免过错。

论曰：“暂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无常，常知无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暂为用，用暂在理，不恒其知。”⑧问曰：暂知为假知者，则非不知矣。但见理尚浅，未能常用耳。虽不得与真知等照，然宁无人照之分邪？⑨若暂知未是见理，岂得云理暂为用？又不知以何称知？⑩

答曰：不知而称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为名，非暂知如何？不恒其用，岂常之谓？既非常用，所以交杂相倾，故谏人则言政理，悦己则犯所知。⑪若以谏时为照，岂有悦时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谈，犯知者沉惑。⑫推此而判，自圣已下无浅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⑬

【校注】

⑧“论曰”下所引见谢灵运《答僧维问》“三答”；“又曰”下所引见《答慧麟问》“再答”。

⑨然：然而，但是。宁：难道，岂可。〔顾本《答王卫军问》此句作“然宁可谓无人照之分耶”，多“可谓”二字。〕

⑩理暂为用：《大藏经》“理”前衍一“转”字。不知以何称知：凭什么将“不知”称为“知”。〔《大藏经》作“不知以为称知”，“为”字误。〕

⑪交杂相倾：取舍矛盾。参上篇注③。谏人：劝告别人。悦己：取悦自己。所知：知晓的道理，也就是前句的“政理”。

⑫浮谈：漂浮于空谈。沉惑：沉溺于诱惑。

⑬已下：同“以下”。中人：中等智慧的人。崇替：终止，废弃，消亡。“崇”通“终”。

论曰：“教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于灭累。”⑭问曰：“教为用而累伏”为云何伏邪？⑮若都未见理，专心暗信，当其专心，惟信而已。⑯谓此为累伏者，此是虑不能并，属此则彼废耳，非为理累相权，能使累伏也。⑰凡厥心数，孰不皆然！⑱如此之伏，根本未异，一倚一伏，循环无已，虽复弥久，累何由灭？

答曰：累伏者属此则废彼，实如来告。凡厥心数，孰不皆然，亦如来旨。更恨不就学人设言，而以恒物为讥耳。⑲譬如药验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岂复循环，疾痊安能起灭？⑳则事不侔，居然已辨。㉑但无漏之功，故资世俗之善。㉒善心虽在五品之数，能出三界之外矣。㉓平叔所谓冬日之阴，辅嗣亦云远不必携，聊借此语以况人无，果无阻隔。㉔

【校注】

⑭“论曰”下所引见《答慧麟问》“三答”。

⑮为云何伏邪：是说什么东西潜伏起来了呢。【顾本“邪”作“耶”，字通。】

⑯惟信而已：心中只有自发的信仰，没有别的杂念存在。【顾本“惟”作“唯”，字通。】

⑰虑不能并：两种思虑不能同时存在。属此则彼废耳：算是这种思虑，那种思虑就被放弃了。《全宋文》“属”字原作“为”，顾本《答王卫军》则作“属”，从下文答语看，当以作“属”为是，故据改。理累相权：佛道真理与世俗杂念相互变通。【顾本《答王卫军》作“理累相

推”。】

⑮厥：彼，那些。心数：思想，意念。孰：哪个。皆然：都是如此。

⑯恨：遗憾，觉得不足。恒物：平常事物。语出《庄子·大宗师》“是恒物之大情也”。

⑰验：有效。痊：痊愈，治好。吝：耻辱。

⑱侔：等同，类似。居然：确实。

⑳无漏：佛教称世俗烦恼为漏，而以真智消除烦恼就是无漏。故资：本来需要借助。

㉑五品：指功勋的五种名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三界：佛教将生死流转的人世间分为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

㉒平叔：不详何人。冬日之阴：冬天的荫凉。不受欢迎之物。《文子·精诚》有“冬日之阳，夏日之阴”的说法，此“冬日之阴”原文不详所出，取意难明。辅嗣：不详何人。远不必携：不详所出，亦不详何意。以况入无：用来比况入照与否。果无阻隔：真的顺畅通达。

文四 赞·颂·铭

32 侍泛舟赞^①

泛画鹢兮游兰池，渚相委兮石参差。^②日隐云兮
月照林，风辽泠兮水涟漪。^③

【校注】

①《全宋文》据《初学记》卷二五收录，疑有阙文。侍泛舟：陪同宋武帝刘裕乘船游览。其时在永初二年（公元421年）春，故此赞写作时间与《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大致相同。

②画鹢（音意）：船头画有鹢鸟之形的大船。《全宋文》原脱“画”字，《宋文纪》卷十、焦本、《百三家集》也脱“画”字。此据顾本补。渚：水中小洲。相委：曲折连属之貌。

③辽泠（音领）：当作“飏泠”，清凉的和风。涟漪（音连衣）：细小的波纹。

33 和范光禄祗洹像赞^① 三首并序

范侯远送像赞，命余同作。^②神道希微，愿言所属。^③辄总三首，期之道场。^④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五收录。范光禄：《大藏经》作“范特进”，皆以官职为称，指范泰。范泰（公元355—428年）字伯伦，顺阳（今河南南阳）人，晋末任中书侍郎、尚书等职，刘宋初授以紫金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后又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等。据《宋书·范泰传》及《高僧传·释慧义传》载，景平

年间，徐羨之、傅亮等专权，范泰不满，曾肆言大骂。后范泰担心徐、傅加害，向慧义讨教安身之术，慧义劝他虔诚事佛。故范泰晚年一心事佛，借用古印度寺名建祇洹寺，内立佛像，因而作《佛赞》（一名《祇洹像赞》），并致书谢灵运请和之，于是谢灵运作了这三首赞，时在景平二年（公元424年）春。《全宋文》三首小题皆无“赞”字，今依顾本。

②范侯：即范泰，封为侯爵，故称范侯。像赞：即《祇洹像赞》。同作：即和作，依某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另作一篇类似的以相应和。

③希微：精妙深奥。愿言所属：愿意遵嘱写作有关神道的赞文。“属”通“嘱”。

④辄总三首：于是总共写下三首赞文。期：期盼，希望。道场：佛道诵经习课、修身养性的地方。这里似指范泰，意谓送上赞文，希望得到范泰的指导批评，属客气话。

【附】范泰《佛赞》：精粗事阻，始末理通。舍事就理，即朗祛蒙。惟此灵觉，因心则崇。四等极物，六度在躬。明发储寝，孰是化初。夕灭双树，岂还本无。眇眇远神，遥遥安如。愿言来朝，免兹沦湮。（据《广弘明集》卷十五）

佛 赞^⑤

惟此大觉，因心则灵。^⑥垢尽智照，数极慧明。^⑦

三达非我，一援群生。^⑧理阻心行，道绝形声。^⑨

【校注】

⑤佛：指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前486年），佛教的创始人。本姓乔达摩，名悉达多，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长子。十九岁时，因痛感人世间的老、病、死等苦恼而毅然出家修行，历尽苦难，最后在迦耶山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得道成佛，并在鹿野苑开始传教，称“初转法轮”，说苦、集、灭、道四谛及正见、正思惟等八正道。以后四出传播佛教，历四十余年，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⑥大觉：佛教语，指佛的觉悟。《楞严经》六：“空生大觉中，如海

一泓发。”

⑦垢：尘垢。佛教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也就是六垢。数：烦心，凡事。极：尽，灭。智、慧：皆指佛理、佛光。

⑧三达：疑指“三达德”，即三种常行的美德。《礼记·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一援群生：全都是为了援救众生。

⑨理阻心行，道绝形声：大意是说佛教道理可以阻绝尘世间的不善言行。

菩 萨 赞^⑩

若人仰宗，发性遗虑。^⑪以定养慧，和理斯附。^⑫

爰初四等，终然十住。^⑬涉求至矣，在外皆去。^⑭

【校注】

⑩菩萨：梵语“菩提萨垂”的简称，意译“觉有情”，意思是“上求菩提（正觉），下化有情（众生）”。罗汉修行精进，便成菩萨。菩萨位次于佛。

⑪若人：此人，指菩萨。仰宗：信仰佛教的最高道理。发性遗虑：生发佛性而抛弃俗念。

⑫以定养慧：佛教教义有戒、定、慧“三学”，为佛教徒必须修持的三种学业。其中的“定”指通过调整身心和呼吸，使精神处于一种既不昏沉又不纷驰的安和状态。“慧”则指觉悟后的智慧，能识别一切事物的自相和共相，能通达四谛的道理，能祛除迷惑烦恼而证悟真理。“慧”是佛教徒修习的最后也是最高的目的，要通过“定”才能进一步得到“慧”，故云“以定养慧”。和理：即佛理。佛教称僧徒为和尚，僧人合掌问礼叫和南，故佛理可称为和理。斯附：就附上了，意谓修成得到。

⑬爰初：在开始的时候。四等：即四众、四部众，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极为普通的刚入门的低级佛教徒。终然：最后。十住：即“十地”，佛教语，指修行参悟佛理而渐近于佛的十种境界。“十地”详目参《答慧琳问》注^⑯。

⑭涉求至矣：涉猎和追求的全都是佛教至理。在外皆去：佛理之外的东西全都抛弃。

缘觉声闻合赞^⑮

厌苦情多，兼物志少。^⑯如彼化城，权可得宝。^⑰
诱以涅槃，救尔生老。^⑱肇元三车，翻乘一道。^⑲

【校注】

⑮缘觉、声闻：三乘中的两乘。佛教以车乘喻佛法，根据接受能力，把人分成三种，即所谓小、中、大“根器”（人性如木曰根，根能支物曰器）。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得道途径，称为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小根器人从佛闻法，悟苦、集、灭、道四谛，求证罗汉果，曰声闻。中根器人悟十二因缘，求证辟支佛（缘觉）果，曰缘觉。大根器人修六度万行，求证佛果，曰菩萨。

⑯厌苦情：厌恶痛苦之情。兼物志：物我合一之志。

⑰化城：佛教语。一时幻化的城郭，比喻小乘即声闻乘所能达到的境界。权：暂时。

⑱涅槃：梵语音译，义译则为“灭度”，永灭大患，超度四流，指脱离一切烦恼，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后来僧人死亡也叫“涅槃”。

⑲肇元：原初，起始。【《大藏经》作“肇允”，误。】三车：即三乘。参上注⑮。翻乘一道：大意是说归根结底三乘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34 维摩经十譬赞 八首^①

聚沫泡合^②

水性本无泡，激流遂聚沫。即异成貌状，消散归虚壑。^③君子识根本，安事劳与夺。^④愚俗骇变化，横

复生欣怛。^⑤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十五收录。顾本题为“《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八首”。此赞疑撰于第一次隐居故乡始宁时，即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至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春，当时石壁精舍初建，四方僧人及隐者会聚于此，谢灵运与诸友谈佛论道，盖乘兴而作此赞。维摩诘：又称维摩诘经，都是《维摩诘所说经》的简称。维摩诘，佛界人名，简称维摩，意译“净名”或“无垢称”，与释迦牟尼同时。传说维摩是毗耶离城中的大乘居士，释迦在毗耶离城时，城中五百长者子到释迦住处请他说法，而维摩故意称病不去，于是释迦派舍利佛、弥勒、文殊师利等前往问候，维摩即趁机向他们宣传大乘教义。《维摩诘所说经》就记载了维摩与舍利佛等人之间的问答情况，其中用过十个譬喻，谢灵运此赞即对十个譬喻的咏叹。

②沫泡：即水沤，大的叫泡，小的叫沫。或统称泡沫，义无区别。泡沫易失，故佛教以之比喻虚幻的人生和事物，谓之泡影、泡幻或泡沫。《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唐白居易《赠别宣上人》诗：“性真悟泡幻，行洁离尘滓。”南朝徐陵《徐则法师碑》：“假矣生民，何其天脆。譬彼风雷，同诸泡沫。”都是这个意思。合：合“泡”与“沫”二者为喻。

③即异成貌状：指泡沫接触不同的事物能变幻成实际上是映照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诗纪》卷四八附录、焦本作“状貌”，义同。】虚壑：虚空，无有。【《大藏经》“虚壑”作“虚豁”，误。】

④根本：指万事皆空。安事劳与夺：何必辛辛苦苦争夺。

⑤愚俗：凡夫俗子，普通民众。骇：惊恐。横复：胡乱，动不动就。欣怛（音打）：喜悦和悲伤。

焰

性内相表状，非炎安知火。^⑥新新相推移，荧荧非向我。^⑦如何滞著人，终岁迷因果。^⑧

【校注】

⑥性内相表状：大意指火焰的本质特性表现在外部形状上。炎：火苗升腾。〔《大藏经》“非炎”作“非焰”。〕安：怎么。

⑦新新相推移：指时间季节的推移变迁。古代钻木取火，一年四季各用不同的木材，换季时所取的火叫新火。《北史·王劭传》：“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随着季节的更替，不断地用新火取代旧火，叫做改新火或改火，也就是“新新相推移”。荧荧：小火。《六韬·守土》：“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

⑧滞著人：尘俗牵累附着于人，实指人依恋尘俗。疑语本《国语·晋语》四：“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著滞淫，谁能与之？”〔顾本“著人”作“着人”，义同。〕迷：《全宋文》原作“述”，注云“当作迷”，顾本亦作“迷”，今据改。

芭 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⑨含萼不结核，敷华何由实。^⑩至人善取譬，无宰谁能律。^⑪莫昵缘合时，当视分散日。^⑫

【校注】

⑨生分：疑指生命、生物。芭蕉：又叫“甘蕉”，多年生草本植物。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上：“甘蕉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二尺许……一名芭蕉，或曰巴苴。”

⑩萼：花蒂上包含花朵的叶状薄片。敷华：开花。顾本作“敷花”，“华”与“花”同。实：结果。

⑪至人：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这里指维摩诘。宰：主宰，支配言行的精神。《庄子·齐物论》：“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又《列御寇》：“受乎心，宰乎神。”律：约束。

⑫昵：亲近。缘合时：缘分相合的时候，指相聚在一起的时候。

聚 幻^⑬

幻工作同异，谁谓复非真。^⑭一从逝物过，既往亦何陈。^⑮谬者疑久逝，达者皆自宾。^⑯勿起离合情，会无百代人。^⑰

【校注】

⑬聚幻：佛教认为世俗社会是由各种假象聚合而成的，其本质是空，故称为“聚幻”。【顾本只作“幻”，无“聚”字，但《艺文类聚》、《诗纪》卷四八附录、焦本、《百三家集》皆同《全宋文》作“聚幻”。】

⑭幻工：能作幻术的人，相当后世的魔术师。作同异：犹言玩魔术，制作出一些十分逼真的假象。《后汉书·陈禅传》：“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可见魏晋时已盛行魔术。谁谓复非真：顾本作“谁复谓非真”，《诗纪》卷四八附录、《百三家集》同《全宋文》。

⑮从：通“纵”。逝物：《艺文类聚》卷七六作“游物”。句谓世间万物稍纵即逝，既然都要成为过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⑯谬者：不明真相的人。疑久逝：不相信万事皆空。【顾本“久逝”作“久近”。】达者：《全宋文》原作“远者”，顾本作“达者”，注云《艺文类聚》、《百三家集》作“远者”，误。今据改。“达者”指通晓佛理的人。自宾：把自己当作匆匆过客。

⑰这两句的大意是说人生匆匆，终将没有长寿百代之人，所以不要为生死离合产生什么悲欢之情。

梦

觉谓寝无知，寐中非无见。^⑱意状盈眼前，好恶迭万变。^⑲既悟眇已往，惜为浮物恋。^⑳孰视娉娉尽，宁当非赤县。^㉑

【校注】

⑮觉：醒着的时候。寐中：睡眠之中。

⑯意状：情景，状况。盈眼前：充满眼前，满眼都是。〔《大藏经》“眼前”误作“明前”。〕迭：连续不断。〔《诗纪》卷四八附录、焦本、《百三家集》“迭”字下原校“一作迷。”〕

⑰既悟：醒悟过来之后。眇已往：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浮物：空虚飘渺之事物。

⑱孰：谁。娑婆：《全宋文》原作“娑婆”，《诗纪》、焦本、《百三家集》同，今据顾本改作“娑婆”。“娑婆”指“娑婆世界”，为佛教所谓三千大千世界的总称。此界众生能忍受各种苦痛及烦恼，故又称忍土、忍界。宁当：该当，应当。赤县：即赤县神州，指称中国。“非赤县”盖指中国之外的神仙世界。

影响合②

影响顺形声，资物故生理。②一旦挥霍去，何因相像似。③群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己。④四色尚无本，八微欲安恃。⑤

【校注】

②影响合：合影与响二者为喻。“影”指物体的阴影，“响”指声音的回响。

③形声：形体和声音。〔《艺文类聚》卷七六作“声色”，误。〕资：借助。故生理：才能产生。

④挥霍：轻飘迅疾貌。何因：因何，凭什么。相像似：《诗纪》、焦本、《百三家集》同，顾本“相”作“得”，《艺文类聚》“像”作“象”。

⑤群有：万物。靡不然：没有不如此的。昧漠乎自己：意谓在广大迷茫的大自然中自生自灭。“昧漠”同“昧莫”，广大貌。左思《吴都赋》“相与聊浪乎昧莫之垠”即此意。“乎”原作“呼”，《艺文类聚》、《诗纪》、焦本都作“乎”，似善，今据改。

⑥四色：佛教用语，疑指“四大”，即地、水、火、风四种构成物

质的基本元素。佛教认为“四大皆空”，故云“无本”。八微：疑指佛教“八正道”，即为了达到理想的涅槃境界的八种修行方法，具体名目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欲安恃：将依靠什么呢。

浮 云

泛滥明月阴，荟蔚南山雨。^⑦能为变动用，在我竟无取。^⑧俄已就飞散，岂复得攒聚。^⑨诸法既无我，何由有我所。^⑩

【校注】

⑦泛滥：随意漂浮。荟蔚（音会尉）：云雾弥漫。《诗经·曹风·候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隰。”毛传：“荟蔚，云兴貌。”此言浮云在明月下漂游则成阴，在南山上兴起则成雨。

⑧为变动用：通过运动变化而发挥作用。

⑨俄已：俄而，不久。〔《全宋文》“已”误作“己”，今据顾本改作“已”。〕攒（音纂阳平）：聚在一起。

⑩诸法：一切事物和现象。

电

倏烁惊电过，可见不可逐。^⑪恒物生灭后，谁复核迟速。^⑫慎勿空留念，横使神理恶。^⑬发已道易孚，忘情长之福。^⑭

【校注】

⑪倏烁（音书硕）：光闪动的样子。

⑫恒物：平常东西，普通事物。语本《庄子·大宗师》“是恒物之大情也”。复：又，再，还。核：查验。

⑬空留念：《诗纪》、焦本、《百三家集》同，唯顾本作“留空念”。横使：

迫使，强让。〔《诗纪》、焦本、寿考堂及信述堂“使”皆作“便”，并误。〕慙（音女去声）：惭愧。

⑭发已：原作“发已”，顾本作“发己”，疑是。“发己”即发乎己，从自己内心发出。孚：诚信，信仰。忘情：忘却人世感情。长之福：长久享有幸福。

35 衡山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①

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②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可别。^③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④

【校注】

①据《初学记》卷五及卷二十三收录。《全宋文》题无“衡山”二字，此从顾本。顾注云：《初学记》卷五归入诗，题作《衡山诗》；卷二三归入赞，题作《岩下一老翁□五少年赞》，脱“四”字。卷五《衡山诗》首二句云：“岩下一老翁，四五年少者。”卷二三无此二句，盖“岩下”十字本为题，卷五误入正文，“诗”为衍文，“岩下”后脱一“见”字，“者”盖为“赞”字之误。此题从焦本。《诗纪》卷四八、《百三家集》题无“衡山”二字。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云：“初有采药衡山（者），见一老翁、四五年少，对坐执书。”刘敬叔《异苑》云：“湘东姚祖，太元中为郡吏，经衡山，望岩下数少年并执笔作书。祖谓行旅休息，乃过之。未至百步，少年相与飞扬，遗一纸书在其坐处，前数句古时字，自后皆鸟篆。”谢灵运此文就是用来赞咏上述传说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大概是第一次隐居故乡始宁时的作品。

②过息岩下坐：经过岩下而坐下来休息。〔《初学记》卷五“过息”作“遇息”，则“息”者非采药人。〕对说：交谈，对答。

③仙隐不可别：无法辨认他们究竟是仙人还是隐士。

④非世教：不是当今社会上教学所用的。

36 王子晋赞^①

淑质非不丽，难以之百年。^②储宫非不贵，岂若登云天。^③王子爱清静，区中实嚣喧。^④冀见浮丘公，与尔共缤翻。^⑤

【校注】

①《全宋文》据《初学记》卷二三收录。《诗纪》卷四八亦收录，注云：“赞例不录，以其近五言诗，附存之。”此赞大概也作于隐居故乡始宁时期。王子晋：即王子乔，古代传说中的仙人。《列仙传》：“王子乔者，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②之：达到。

③储宫：太子，储备接帝王之位的人。登云天：喻指得道成仙。

④区中：天下，指尘世社会。嚣喧：吵闹，纷杂。喻指为名利辛苦争夺。此句疑取意于《史记·货殖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⑤冀：希望。浮丘公：又称浮丘伯、浮丘道人。相传在广东南海县之浮丘山得道成仙，后隐居于安徽繁昌县之浮丘山（隐玉山）。缤翻：翻飞自如貌。指在仙界自由翱翔。

37 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①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②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③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④颓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⑤

【校注】

①顾本据《广弘明集》卷十五收录。《全宋文》所据《艺文类聚》

卷七六以及焦本、《百三家集》均题作《无量寿佛颂》，多一“佛”字，无“和从弟惠连”五字。此颂在焦本中凡两见，一见于文类，题如前；一见于诗类，题作《净土咏》，不当。此篇作于景平二年（公元424年）春。灵运《答范光禄书》云：从弟惠连“亦有一首，并以远呈”，大概是指《无量寿颂》，然《艺文类聚》、《广弘明集》等类书和总集均不载，想必在唐前即已佚，流传至今的仅谢灵运的这一篇和作。谢惠连（公元407—433年）：谢灵运堂弟，谢方明之子。谢方明时任会稽郡太守，谢惠连随往，与隐居始宁东山的谢灵运相距不远。谢灵运结识谢惠连就在这段时间。无量寿：即阿弥陀佛，“无量寿”是意译，“阿弥陀”是梵文音译。佛教净土宗以阿弥陀佛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据说凡愿往生其乐土者，只需长期口念此佛名号，一心不乱，待临终时佛即出现，前来接引至极乐世界。

②法藏：佛教称法性含藏无量的性德为法藏，这里指阿弥陀佛。阿弥陀在成佛前即名法藏，称法藏比丘，曾发四十八宏愿，长期修行，终成佛陀。长王宫：在王宫生长。据《无量寿经》载，释迦牟尼曾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说法，说过去世自在王佛时，有国王出家为僧，号法藏，即阿弥陀。怀道出国城：为寻求佛“道”而走出国都修行传教。《瑞应经》曰：“太子至十四，启王出游。始出城东门，天帝化作病人，即回车，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门，天帝化作老人，回车而还，愍念人生丁壮。不久，太子出城西门，天帝化作死人，回车而还，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门，天帝化作沙门，太子曰：善哉，唯是为快。即回车还，念道清静，不宜在家。”

③愿言四十八：即四十八大心愿。“言”为语助词，无义。弘誓：大誓。拯：救助。《无量寿经》：“菩萨往生净土，须具四十八念。”《十住鞞婆沙论》：“菩萨发心，先立四弘愿誓。”《维摩经》疏曰：“菩萨四弘愿誓，依四谛境立。一依苦谛境，二依集谛境，三依道谛境，四依灭谛境。”

④净土：佛教术语。指庄严洁净、没有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的极乐世界。一何：多么。清英：焦本诗类作“菁英”，义同，皆指杰出的人才。

⑤颓年：衰老之年龄，晚年。【焦本诗类误作“颓言”，文类不误。】

欲安寄：将依赖什么，将寄托于何处。【焦本诗类作“安可寄”，文类仍作“欲安寄”。】乘化：顺应自然的变化。陶渊明《归去来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乘化”意同。必：《艺文类聚》、焦本、《百三家集》作“好”。征：往，去。意谓一定尽早投身于大自然之中。

38 佛影铭^① 并序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缘，端绪不一，难以形检，易以理测，故已备载经传、具著记论矣。^②虽舟壑缅谢，像法犹在，感运钦风，日月弥深。^③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④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澗涧，摹拟遗量，寄托青彩，岂唯像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⑤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制铭，以充刊刻。^⑥石铭所始，实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岂浅思肤学所能宣述？^⑦事经徂谢，承眷罔已，辄罄竭劣薄，以诺心许。^⑧微猷秘奥，万不写一；庶推诚心，颇感群物。^⑨飞鸢有革音之期，阐提获自援之路，当相寻于净土，解颜于道场。^⑩圣不我欺，致果必报。^⑪援笔兴言，情迫其概。^⑫

【校注】

①《宋全文》据《广弘明集》卷十五收录。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五月，慧远法师在庐山立台画佛像，次年九月九日刻铭于石。慧远作《万佛影铭》以述其事，又派弟子道乘前往京城建康请谢灵运亦为之作铭。这篇铭文就是应慧远之请而作的，大约写于义熙九年底或义熙十年初。铭序说明慧远立台画像之缘起，正文极力赞扬佛法，对佛像所在的幽美环境也作了描写和赞美。佛影：即佛像。铭：古代的一种文体，记述事物原委并加以赞颂，通常刻写于碑石或木牌以为纪念。

②大慈：具有大慈悲之心的人，指菩萨和佛。弘物：宣扬佛教以救

助万物。缘：机缘，因缘。

③舟壑：藏舟于深谷中，比喻安全稳当。典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此转指世运、时运，南朝江淹《杂体诗·谢仆射（混）》“舟壑不可攀，忘怀寄匠郢”亦用此义。缅谢：衰落、颓败。像法：佛法。感运钦风：感叹时运，钦慕佛教。弥：更加。

④法显道人（约公元337—422年）：与谢灵运同时的一位高僧。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大戒。后痛感“律藏残缺”，决意往天竺寻求。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跟他的几位同学从长安出发，西行至北、西、中、东天竺，历三十余国，前后凡十四年，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取海道回国，义熙九年秋到达建康，携回《摩诃僧祇律》、《阿毗昙》、《长阿含》、《杂藏》等梵文佛经及佛像。谢灵运当时在京，亲闻法显“具说佛影”，并目睹佛像，故序中提及。祇洹（音知元）：本为古印度即天竺国寺名，这里似代指天竺国。“至自祇洹”即从天竺回到国内。偏：独，特别。幽岩嵌壁：指佛像刻嵌在岩壁深处。〔《大藏经》卷五二“嵌壁”作“崐壁”，义同。〕相好：佛身塑像的各种不同形体。佛书说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种“相”、八十二种“好”。湛然：喜乐的样子，笑呵呵的形态。“湛”通“耽”。

⑤庐山法师：即慧远法师，时居庐山。详见《庐山慧远法师诔》。考：察探。澗（音彪）涧：水涧，溪流。寄托青彩：用彩色涂饰。岂唯……故亦……：相当于“不但……而且……”。笃（音睹）：真实。传心者极矣：在表现内心感情方面也达到极致。意谓佛像雕塑得形神兼备。按慧远法师在庐山立台画佛像并不在法显“具说佛影”之后，而是在此之前。这里所述与事实有出入，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一章。〔此段《大藏经》卷五二“澗涧”作“彪涧”，“青彩”作“青采”，“像形”作“象形”，皆用通假字。〕

⑥道秉道人：慧远法师的弟子。远宣意旨：远道前来传达慧远法师的请托。

⑦石铭：顾本作“古铭”，误。功被：表彰功德。道宗：佛道境界。崇大：高大。〔寿考堂本误作“宗大”。〕若此之比：跟慧远法师差不多，能比得上慧远法师。宣述：陈述，表达，指撰写铭文。

⑧事经徂谢：事情已经过去了。承眷罔已：老想着无法忘怀。〔顾本“承眷”作“永眷”。〕辄：就，于是。罄竭劣薄：竭尽微薄低劣的才智。〔《大藏经》“罄”作“罄”，字通。〕诺心许：完成心愿。

⑨徽猷秘奥：美妙的智谋和深奥的道理。庶：希望。

⑩飞鸢（音泉）：猫头鹰。革音：变更声音。阐提：全称“一阐提”，佛教语，指永无成佛之机的人。自援：顾本作“自拔”，皆自救之义。道生法师认为“阐提之人，皆得成佛”（见《莲社高贤传·道生法师传》），谢灵运同意这一观点，故主张阐提自救。净土：佛教术语。指庄严洁净、没有浊尘的极乐世界。解颜：开颜，欣喜。道场：佛道信徒念经礼拜修行悟道的场所。

⑪圣：指佛道圣人。不我欺：不会欺骗我们。致果：修成正果，达到觉悟的境界。

⑫情迫其概：意谓心情激动，感慨良多。“概”通“慨”。〔《大藏经》作“情百其慨”。又《百三家集》作“情迫其慨”，“迫”疑“迫”字之误。〕

群生因染，六趣牵缠，七识迭用，九居屡迁。^⑬
 剧哉五阴，卷矣四缘，遍使转轮，苦根连遭。^⑭ 遭遭未已，转轮在己，四缘云薄，五阴火起。^⑮ 亹亹正觉，是极是理，动不伤寂，行不乖止。^⑯ 晓尔长梦，贞尔沉波，以我神明，成尔灵智。^⑰ 我无自我，实承其义；尔无自尔，必祛其伪。^⑱ 伪既殊涂，义故多端；因声成韵，即色开颜。^⑲ 望影知易，寻响非难，形声之外，复有可观。^⑳ 观远表相，就近暖景，匪质匪空，莫测莫领。^㉑ 倚岩辉林，傍潭鉴井，借空传翠，激光发。^㉒ 金好冥漠，白毫幽暖；日月居诸，胡宁斯慨。^㉓ 曾是望僧，拥诚俟对；承风遗则，旷若有概。^㉔ 敬图遗踪，疏凿峻峰；周流步栏，窈窕房枕。^㉕ 激波映暉，引月入窗；云往拂山，风来过松。^㉖ 地势既美，像形亦笃；

彩淡浮色，详视沉觉。^⑭若灭若无，在摹在学；由其洁精，能感灵独。^⑮诚之云孚，惠亦孔续；嗟尔怀道，慎勿中惕。^⑯弱丧之推，阐提之役；反路今睹，发蒙兹覩。^⑰式厉厥心，时逝流易；敢铭灵宇，敬告震锡。^⑱

【校注】

⑬因染：相互影响。六趣：即佛教“六道”，指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法华经·序品》：“六道众生，生死所趣。”故又称“六趣”。“趣”通“趋”，趋向、趋往义。七识：七种认识世界的途径，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选用：连递使用，并用。九居：不详所指。屡：多次，频繁。

⑭剧：通“劬”，劳苦。五阴：即佛教的“五蕴”，指色、受、想、行、识。卷：通“倦”，疲惫。《大藏经》正作“倦”；或作“券”，亦通“倦”。四缘：疑指佛教“四尘”，即色、香、味、触。《颜氏家训·归心》：“原夫四尘五阴，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正是“四尘”与“五阴”相连。转轮：佛教认为众生在六道中犹如车轮旋转，循环不已，流转无穷，故称转轮，也叫轮回。迍邐（音淳瞻）：本指行进艰难，此喻指处境艰辛困顿。

⑮云薄：像云一样轻浮笼罩。火起：像火一样炽烈蔓延。

⑯亹亹（音伟伟）：勤勉不倦貌。《诗·大雅·文王》：“亹亹文王，令闻不已。”正觉：如实地了解一切事物的性质和状态。极：标准，准则。伤寂：影响寂静。乖止：妨碍静止。

⑰晓：觉醒。贞：端正。沉波（音闭）：深度的偏颇邪枉。

⑱祛（音趋）：消除，去掉。

⑲殊涂：不同的途径。〔顾本“涂”作“途”，用本字。〕声、色：指单调的自然声音和颜色。韵、颜：指组合搭配而成的复杂音响和多彩颜色。

⑳影、响、形声：影随形，响应声，望影可知形，寻响可知声，故云“易”而“非难”。

②表相：外表的形状。暖景：隐蔽不明显的景致。匪：通“非”。质：实体。测：估测。领：领悟。

②辉林：照耀树林。鉴井：以井水为镜，意谓倒映于水中。激光发囧（音迥）：光明闪亮。

②金好：金身佛像。佛教认为佛身如紫金光聚，世人因以金涂饰佛像，谓之金好。传说佛祖像有八十二好。冥漠：静谧。白毫：原作“白豪”，“豪”疑为“毫”之误。“白毫”是如来佛三十二相之一。佛教传说世尊眉间有白色毫毛，右旋宛转，如日正中，放之则有光明，初生五尺，成道时一丈五尺，名白毫相。幽暖：昏暗幽隐。〔《大藏经》误作“幽暖”。〕居诸：感叹语气词。胡：怎么，为什么。宁：安心，忍受。斯慨：这样的慨叹。此句用语疑本于《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②曾是：因此，于是。拥诚：怀抱诚心诚意。俟对：等候师傅解答。承风遗则：承继了表面的品行风范，却舍弃了本质的原理准则。旷若：广阔博大的样子。概：风度，度量，节操。

②遗踪：《全宋文》原作“遗纵”，此据《大藏经》及《百三家集》改作“遗踪”。疏凿：刻画，雕饰。周流：周转流行，随处漫步。步栏：檐下的走廊。〔《大藏经》作“步栏”，义同。〕窈窕：幽深婉转。房栊：房屋，房舍。晋张协《杂诗》之一：“房栊无行踪，庭草萋以绿。”

②激波：拦截水流。堦：台阶。

②地势：指佛像所处的环境。像形：指佛像本身的形貌。笃：真实。彩淡：《大藏经》作“采淡”，字通。详视：仔细观赏。原作“群视”，此据《大藏经》改。沉觉：深沉的感悟。

②摹、学：都是摹仿、仿效的意思。灵独：智明灵秀。

②之云：犹“之谓”，叫做。“之”无实义。孚：诚信。慎勿中惕：千万不要心中敬畏恐惧。

③弱丧：幼遭丧乱，失其故居。南朝梁沈约《佛记序》：“行迷复路，弱丧知归。”阐提：见本篇注⑩。反路：回归到原来的路。发蒙：发觉，清醒明白过来。兹覩（音敌）：这次见佛。句意大概是说参见佛像能使弱丧迷途者知返，能使阐提无缘者觉悟。

③式：发语词，无实义。厉：磨炼，激励。厥心：指信佛之心。时

逝流易；时光容易流逝。震锡：《大藏经》作“振锡”。震、振虽可通用，但通常作“振锡”。如谢灵运《山居赋》、《昙隆法师诔》中皆有“振锡”一词。锡，指锡杖，行脚僧所持。因而称僧人出行曰振锡，此用以指僧人。

39 书帙铭^①

怀幽卷蹟，戢妙抱密。^②用舍以道，舒卷不失。^③
亮惟勤玩，无或暇逸。^④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五五收录。疑有阙文。此铭作于第一次隐居故乡始宁时，即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至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春之间，具体时日已不可考。

②幽、蹟（音则）：精微，深奥。〔《太平御览》卷六〇六“蹟”误作“颐”。〕戢（音及）：收藏。密：隐秘独具的才智。

③用舍：录用和弃置，指作官和隐退。语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以道：《全宋文》原作“以造”，顾本作“以道”，注云焦本、《百三家集》作“以造”。今从顾本。舒卷：施展才能和收藏才智，即《论语》所谓“行”与“藏”。不失：不失道，即“以道”。

④亮：诚信。《孟子·告子下》：“君子不亮，恶乎执？”惟：因为，由于。勤玩：辛勤忙碌。“玩”是娴习、反复多次义。无或：一点也没有。

文五 诔

40 庐山慧远法师诔^① 并序

道存一致，故异代同晖；德合理妙，故殊方齐致。^②昔释安公振玄风于关右，法师嗣沫流于江左，闻风而说，四海同归。^③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④于是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⑤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隈，俯传灵鹫之旨，洋洋乎未曾闻也！^⑥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惜哉，诚愿弗遂，永违此世。^⑦春秋八十有四，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⑧年逾纵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终，千载垂光。^⑨呜呼哀哉！乃为诔曰：^⑩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二三收录。此诔作于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秋，它扼要叙述了慧远的生平，高度赞扬他皈依佛门、广布教化的功德，表达了作者对这位佛教领袖的景仰之情。慧远（公元334—417年）：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一带）人。二十一岁出家，至太行恒山师事名僧道安，后随道安南下襄阳。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告别道安至荆州，时年四十五岁。后定居庐山，在庐山聚徒讲学三十余年，直到逝世。著有《法性论》，主“法性”本体说。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四月至八年四月，谢灵运以记室参军的身份追随江州都督兼刺史刘毅镇守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寻阳（今江西九江市）等地，得以结识庐山的慧远，后谢灵运回京，两人仍有所交往，谢灵运曾应慧远之请而作《佛影铭》。慧远死后，谢灵运马上作了这篇诔以致哀悼。

②异代：《全宋文》原作“异化”，此从《大藏经》改作“异代”。同晖：《大藏经》作“同辉”。殊方：不同的地方区域。意谓佛理道德适

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域。

③昔：《大藏经》无此字。释安公：即晋代僧人道安（公元314—385年），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十二岁出家，师事名僧佛图澄。晋永和十年（公元345年），收慧远为弟子。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道安率慧远等四百余人南下避难，在襄阳居住十五年。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前秦苻丕侵占襄阳，将道安送往长安，遂于太元十年在长安逝世。这一年谢灵运正好出生。振玄风于关右：在黄河以北地区宣讲佛教道教。道安是东晋时期先于慧远的佛教领袖，主“本无”之说，认为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法师：对僧侣的尊称。此指慧远。嗣：继承发扬。洙流：水泡，浪花。喻指道安的学说。〔焦本作“洙流”，误。〕江左：长江以南地区。闻风：听到道安和慧远所讲的佛道义理。说：通“悦”，欣喜。

④尔：指慧远。怀仁山林：思慕喜爱山林。典出《论语·雍也》篇：“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此指慧远隐居庐山而言。

⑤净行：清静无垢的品性，即佛行。法：效法，跟着学。餐风：指道家隐士不吃粮食而以花草气露等自然物为食的修炼之术。《楚辞·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司马相如《大人赋》：“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应劭注：“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栖迟：隐遁。

⑥五百之季：快满五百年时候的时候。仰绍：上承，承前。〔《大藏经》作“仰劬”，字通。又焦本脱“绍”字。〕舍卫：也称舍婆提，是古代北印度侨萨罗国的都城。相传释迦牟尼曾居此二十五年，故用“舍卫之风”指代佛祖的遗教。俯传：下传，传后。灵鹫：山名，在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东北。传说释迦牟尼住过此山并讲授过般若法华经，故“灵鹫之旨”也是代指佛教的意旨。〔《大藏经》“旨”作“音”，义可通。〕洋洋乎：形容言辞美盛。典出《论语·泰伯》“洋洋乎，盈耳哉”，《尚书·伊训》也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的说法。

⑦予：谢灵运自称。志学之年：指十五岁那年。语本《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希门人之末：希望列于门人之末，意谓欲拜慧远为师以学佛。弗遂：未能实现。永违此世：指慧远永远离开了人世。

⑧薨（音烘）：去世，死亡。《全宋文》“薨”字下原注：“案《高僧传》作义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三。与此异。”查《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作“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卒，春秋八十三”，后人多从《传》。

⑨纵心：本作“从心”，见于《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从”字或解为随从，或解为放纵，故有作“纵心”者。唐柳宗元《与杨晦之书》（第二书）云：“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是以“从”为“纵”。自孔子语出，后世常以“从心”指七十岁，这里的“纵心”亦指七十岁。遂：完成，成功。有始斯终：以此终点为新的开始，意谓获得新生。

⑩誄：古代文体之一，追述死者的功德或事迹以示哀悼，相当于现代的悼词。

於昔安公，道风允被。^①大法将尽，颓纲是寄。^②
 体静息动，怀真整伪。^③事师以孝，养徒以义。仰弘
 如来，宣扬法雨。^④俯授法师，威仪允举。^⑤学不窥牖，
 鉴不出户。^⑥粳粮虽御，独为苕楚。^⑦朗朗高堂，肃肃
 法庭。^⑧既严既静，愈高愈清。从容音旨，优游仪
 形。^⑨广演慈悲，饶益众生。^⑩堂堂其气，亶亶其资。^⑪
 总角味道，辞亲随师。^⑫供奉三宝，析微辨疑。^⑬盛化
 济济，仁德怡怡。^⑭于焉问道，四海承风。^⑮有心载驰，
 戒德鞠躬。^⑯令声续振，五浊暂隆。^⑰弘道赞扬，弥虚
 弥冲。^⑱十六王子，孺童先觉。^⑲公之出家，年未志
 学。^⑳如彼邓林，甘露润泽。^㉑如彼琼瑶，既磨既琢。^㉒
 大宗戾止，座众龙集。^㉓聿来胥宇，灵寺奚立。^㉔旧望
 研几，新学时习。^㉕公之勛之，载和载辑。^㉖乃修什公，
 宗望交泰。^㉗乃延禅众，亲承三昧。^㉘众美合流，可上
 可大。^㉙穆穆道德，超于利害。^㉚六合俱否，山崩海
 竭。^㉛日月沉晖，三光寝晰。^㉜众麓摧柯，连波中结。^㉝
 鸿化垂绪，徽风永灭。^㉞呜呼哀哉！生尽冲素，死增

伤凄。^⑭单紫土椁，示同敛骸。^⑮人天感悴，帝释恻怀。^⑯习习遗风，依依余凄。^⑰悲夫法师，终然是栖。^⑱室无停响，途有广蹊。^⑲呜呼哀哉！端木丧尼，哀直六年。^⑳仰慕洙泗，俯悼罽筌。^㉑今子门徒，实同斯艰。^㉒晨扫虚房，夕泣空山。呜呼法师，何时复还。风啸竹柏，云霭岩峰。^㉓川壑如泣，山林改容。^㉔自昔闻风，志愿归依。^㉕山川路邈，心往形违。^㉖始终衔恨，宿缘轻微。^㉗安养有寄，阎浮无希。^㉘呜呼哀哉！

【校注】

①於：叹词。允：确实。被：覆盖。句言从前的安公具有道家风范。

②颓纲是寄：寄托于颓纲。“颓”为衰败义。

③怀真：犹“抱朴”，怀有并保持本真。《全宋文》原作“怀贞”，义近。此从顾本改“贞”为“真”，以与后“伪”字相对。整伪：疑指去伪，消除虚假。

④仰：上，对上。弘如来：推广如来的教化。《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即此“弘”义。“如来”为佛的别名，《金刚经》：“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法雨：即佛法。佛家谓佛法普及众生，如雨之润泽万物，故名法雨。

⑤俯：下，往下，往后。法师：本篇单言“法师”皆指慧远，下同，不再出注。威仪允举：确实具备了各种威仪。佛教有行、住、坐、卧四威仪。《法华经·序品》：“又见具戒，威仪无缺。”正此义。

⑥窥（音亏）：从内往外看。牖（音有）：窗户。鉴：对照。这两句取意于《老子》：“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窥牖，可以知天道。”

⑦粳（音京）：不黏之稻米。“粳粮”泛指人工种植的粮食。御：进献食物。《礼记·曲礼》：“御食于君。”茈（音常）楚：植物名。即羊桃，又叫猕猴桃，可食。言舍精粮而独取疏食，意指隐居山林。

⑧高堂：建于高处的堂屋。肃肃：庄严静谧。【《大藏经》作“萧萧”。】法庭：讲论佛法的庭院。

①⑨从容：不紧不慢，舒缓悠扬。优游：无拘无束，悠闲自得。

②⑩演：推广。饶：多。

④⑪堂堂：庄严大度。气：顾本作“器”，注云焦本、《百三家集》作“气”，误。今按作“气”亦可通，故不改。亹亹（音伟伟）：勤勉不倦。资：资质，身体。

②⑫总角：指少年时期。古人未成年时将头发捆扎成两个相对如羊角状的结，称为总角。味道：体悟道家义理。辞亲随师：指慧远辞别亲人出家拜安公为师学道修行。

②⑬供奉：顾本作“供养”，义同。三宝：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道家以精、气、神为内三宝，耳、目、口为外三宝。微：深奥难懂的道理。辩：《大藏经》作“辩”，音义通。

②⑭济济：美好盛大。怡怡：和顺融洽。

②⑮于焉：于之，向安公。四海：全国范围内。承风：接受教化，受到影响。

②⑯载驰：语本《诗经·鄘风·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有心载驰”疑指慧远离开安公后曾想回去看望慰问安公。戒德：恪守佛道戒律的德行。鞠躬：谨慎恭敬。

②⑰令声：美好的声誉。续振：继续发扬。五浊：指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佛教用“五浊恶世”指称人世。暂隆：短时的兴盛。

②⑱弥虚弥冲：越来越空虚。意谓渐入“空”境，觉悟了佛教的最高道理。“虚”字原本作“虐”，《全宋文》眉注“虐当作虚”，今据改。“冲”亦虚义，《老子》：“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②⑲十六王子：疑指释迦牟尼。传说他是中印度迦毗罗国饭净国王的长子，年十六（一说十九）岁入雪山修行，后在菩提树下觉悟世间无常和缘起诸理，终成佛祖。孺童：孩童，未成年人。

③⑩公：指慧远。未志学：未满十五岁。参注⑦。

③⑪邓林：神话中的树林。典出《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③⑫琼瑶（音穷遥）：美玉。以上四句用雨露滋润树林、美玉出于琢

磨比喻慧远受到佛道教化。

③大宗：原指事物的本源，此指佛道的最高境界。《淮南子·原道》：“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主于无形乎。”戾止：来到，达到。座众：疑指弟子、听众。龙集：本指龙星的位次，用以纪年。南朝宋何承天《天赞》：“龙集有次，星纪乃分。”此引申指排列有次序。这两句言慧远佛学渊深，弟子众多。

④聿来胥宇：到这儿来考察定居。语本《诗经·大雅·绵》：“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聿”为语首助词，无义。“胥”指观察、考察。灵寺奚立：建立寺院。“奚”用同“斯”，句中虚词，无实义。

⑤旧望：老学者，长辈师傅。研几：《大藏经》作“研机”，都是深入研究之义。语出《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新学：后学，晚辈弟子。时习：按时学习，有循序渐进之意。

⑥勸（音序）：勉励，鼓励。载和载辑：指师徒们和乐亲睦。“载”为并列连词，相当于“又”。

⑦什公：即鸠摩罗什（公元343—413年），后秦高僧。祖籍天竺（古印度），生于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七岁出家，初习小乘，后改习大乘。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派人迎什公至长安，以国师礼待之。什公居长安十二年，与其弟子僧肇等翻译佛教典籍四十余部三百余卷，对佛经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什公的弟子有僧肇、道生、僧导、僧嵩、释慧观、释慧睿等。什公死后，谢灵运与释慧观、释慧睿等有过交往。“修什公”当指研习什公之学。宗望交泰：大意指各种学说和平共处。

⑧延：请进。禅众：禅宗信徒。禅宗为佛教的别派。三昧：梵文音译之佛教语，又作“三摩提”或“三摩帝”。意为“定”“正定”等，即排除一切杂念，使心神平静。《智度论》七：“善心一处不动，是名三昧。”

⑨众美：指佛教各种学说中的长处。可上：《大藏经》作“可久”。意谓采众家之长，佛教才会发扬光大，传之久远。

⑩穆穆：形容庄严盛美。道德：《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理不成。”郑玄注：“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老子》分“道经”和“德经”两篇，可见古人所谓“道德”与今天言行为品质者

不同。

④六合：指天地四方，即宇宙之内。俱否（音丕）：都不顺利，有灾变。下面“山崩海竭”等即灾变的具体表现，都用来烘托慧远的逝世。

④沉晖：《大藏经》作“沉辉”。三光：古人把日、月、星三种能见光的物体合称为三光。寝晰：收藏起光芒。

④麓：山脚。摧柯：树木断折。连波中结：流动的水波突然凝结。

④鸿化垂绪：伟大深邃的思想教化留存后世。微风：《全宋文》原作“微风”，此从《大藏经》改作“微风”。“微风”指慧远美好的风采，即音容笑貌。

④冲素：空无，朴素，洁净。

④单繁土椁：疑指葬礼简朴而言。〔《大藏经》“单繁”作“单蛰”。〕敛骸：收藏骸骨，即安葬。

④感悴：伤感，忧伤。恻（音痛）怀：悲痛，伤心。

④习习遗风：言慧远遗留下来的风范如微风般温和轻柔地吹拂影响着后人。依依余凄：人们对慧远逝世的伤感怀念仍然缠绕心头，挥之不去。

④终然：永远。是栖：栖是，安息在这里（指庐山）。

④室无停响：疑指哀乐不断。顾以焦本作“停向”为善，但“停向”亦不详何意。途有广蹊：疑指前来吊唁的人很多。〔《大藏经》“途”作“除”。〕

⑤端木：《全宋文》原作“本”，校注云“本当作木”，顾本亦作“木”，今据改。“端木”指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尼：指孔丘，字仲尼。哀直：守丧。“直”通“值”。《孟子·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是知子贡曾为孔子守丧六年。

⑤洙泗：洙水和泗水。《礼记·檀弓》云：“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可见孔子曾居于洙泗之间教授弟子，因而这里用“洙泗”指代孔子和儒家。罾筌：《大藏经》作“蹄筌”，“蹄”为“罾”之借字。蹄（罾），兔网。筌，渔具。《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筌”之借字。这里用“罟筌”指代庄子 and 道家。

⑤斯艰：《大藏经》作“斯难”，义同，都是指上面所说端木对孔子去世的悲痛。

⑥霭：笼罩，弥漫。〔《大藏经》作“云蔼”，“蔼”通“霭”。〕

⑦泣：《大藏经》作“丘”，误。

⑧闻风：受到慧远的影响。归依：指拜慧远为师而归依佛门。此句以下言谢灵运自己。

⑨邈：远。违：相反，指不能前往。

⑩宿缘：前生的因缘。

⑪阎浮：树名。佛经中有“阎浮提”、“阎浮檀”，前者为洲名，洲上多阎浮树，故名；后者为金名，树下有金，故名。皆与佛事相关，疑此“阎浮”代指佛教。

41 宋武帝诔^① 并序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②矧伊下臣，思恋徘徊。^③敢遵前典，式述圣徽。^④乃作诔曰：

舜潜历岩，高晦泗渚。^⑤龙德而隐，凤积乃举。^⑥皇之遁世，屯难方阻。^⑦眷此区寰，闵尔沦胥。^⑧太元之季，权威携薄。^⑨隆安之初，主相蒙弱。^⑩岳牧纠虔，朝廷纷错。^⑪妖横乘隙，蛟喷鲸跃。^⑫既扰奥区，遂斥帝廛。^⑬乱离斯瘼，不后不先。^⑭实赖明哲，授手康旗。^⑮纪度回薄，余分成闰。^⑯旧晋中微，伪楚籍衅。^⑰蹶彼潜机，整此英阵。^⑱推亡必朽，固存斯振。^⑲卢循负险，肆愿遐岭。^⑳殄我江豫，迫我台省。^㉑民既摇荡，国将迁鼎。^㉒乘舆归轅，式固皇境。^㉓弘危济险，弭难释殆。^㉔虎骑骖隰，舟师涨海。^㉕倾穴寻窠，穷幽测昧。^㉖昔去洛汭，息肩江沚。^㉗世更十君，年逾百祀。^㉘国绝兴复，家成桑梓。^㉙荒默莫恤，颓国谁耻。^㉚夏典载禹，九道是行。^㉛商诰述汤，兼攻是

并。^②勤彼周流，协此经营。^③仗钺伐鼓，赫赫明明。^④乃敕众师，竞执戎昭。^⑤诲以三略，惠以六韬。^⑥云撤周京，席卷秦郊。^⑦复礼前茔，雪愧旧朝。^⑧既清西关，将旋东道。^⑨中憩徐豫，兼应燕赵。^⑩业盛曩代，惠侔大造。^⑪泽及四海，功格八表。^⑫悠悠声教，绵绵川陆。^⑬北献毡裘，南贡金竹。^⑭髻首冠弁，穿胸敛服。^⑮寒穴欣日，巢栖玩屋。^⑯匪惟遐谭，灵物偕就。^⑰孰是人事，自天所佑。^⑱甘露芝草，祥云瑞宿。^⑲嘉禾连木，素鸟皓兽。^⑳昔之所感，讴颂同音。^㉑今之所应，幽显一心。^㉒宋克虔德，晋犹唐钦。^㉓曰总八紘，于兹三龄。^㉔四维开张，九流昭明。^㉕敦俭务素，钦贤爱萌。^㉖制规作训，阐教修经。^㉗礼乐已甄，云雨未弘。^㉘将陟井陉，薄扫白登。^㉙北朔渴望，飞旌衡轡。^㉚东岱灵迟，玉牒金滕。^㉛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十三收录，题作《武帝谏》。顾本题作《武帝谏并序》，注云：“《北堂书钞》卷一五六（似当作八）题作《（宋）高祖谏》，余本作《宋武帝谏》。”今从“余本”题而增“并序”二字。据《宋书·武帝纪》，宋武帝刘裕死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五月癸亥，秋七月己酉葬于丹阳郡建康县蒋山（今南京市东紫金山）。此谏即作于七月初殡葬时。谏文首先概述了刘裕一生的业绩，并歌颂其功德；次写刘裕辞世，举国哀痛，以及百僚含悲送葬的情形；最后写自己如何追随刘裕，以及失帝后哀伤难舍的心情。刘裕（公元363—422年）：字德舆，小字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迁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刘裕在晋安帝时率兵镇压孙恩、卢循起义，继之讨伐篡位的桓玄，辅安帝复位，后又灭南燕、后秦，功高权重，封爵宋公。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在位三年即病逝。谥武，庙号高祖。

②九有：九域，九州。与“四海”皆指全国。同、等：一齐，全都。

③矧（音审）伊：何况是。“伊”通“维”，起确认、判断作用。徕

徊：此指悲哀思念的情绪反复回旋，难以排遣；不是指人的行走而言。

④式：发语词。圣徽：皇帝的美德。指刘裕的品行。

⑤舜：远古五帝之一，又称虞舜。潜：潜伏，隐居。历岩：历山之岩。《史记·五帝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名历山者众多，舜所耕之历山一般认为在山东历城县南。高：疑指汉高祖刘邦。晦：隐藏，不引人注目。泗渚：泗水之滨。《史记·高祖纪》载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泗水发源于山东鱼台，流经江苏徐州，至淮阴附近入淮河。

⑥龙德而隐：《周易·乾卦》《文言》：“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风积乃举：积存了厚实的风力作基础才飞举上天。《乾卦》爻辞有“飞龙在天”句，此用其意。

⑦皇：指宋武帝刘裕。遁世：隐居民间未立功业之时。屯难：艰难，指社会动乱。方阻：正处于危难时期。当时西晋灭亡，前秦统一中国北方，并乘胜向偏安江南的东晋进攻，东晋也国势垂危，幸赖有“淝水之战”，东晋才得以站稳脚跟。

⑧眷：顾念。区寰：区字，国家。闵：怜惜，悲伤。沦胥：犹沦陷。

⑨太元之季：太元末年，疑指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该年九月，晋孝武帝司马曜酒醉被杀，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安帝年仅十四，由司徒、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太傅，摄政。〔《宋文纪》卷十、焦本“太元”作“太平”，误。〕权威：权重位高的皇室亲戚。此指司马道子。携薄：背离，逼迫。

⑩隆安：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主相蒙弱：君主幼稚，丞相懦弱。

⑪岳牧：地方官吏。纠虔：犹“纠缠”，指互相牵制、扯皮。朝廷：顾本作“朝廷”。纷错：杂乱。

⑫天横：叛乱分子。乘隙：趁机，钻空子。蛟喷鲸跃：像蛟龙喷水、鲸鱼纵身一样，强劲凶猛。

⑬奥区：内地，国家的中心地带。遂：接着，然后。斥：贴近，接

近。帝廕：皇帝居住的地方，指京都，都城，即建康（今南京市）。

⑭乱离斯瘼：意谓社会动乱，人们流离失所，痛苦不堪。语本《诗经·小雅·四月》篇：“乱离瘼矣，爰其适归？”韩诗作“乱离斯莫”。“瘼”为病痛、痛苦之义。

⑮赖：依靠。明哲：贤明睿智之人。授手康旃：伸手救助，平定战乱。“旃”犹“之”，代词。《后汉书·崔骃传》：“于是乎贤人授手，援世之灾，跋涉赴俗，急斯时也。”与此语意略同。

⑯纪度：刻度数以纪年月日。回薄：疑为轮回、循环之义。贾谊《鵬鸟赋》“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即此义。余分成闰：将每年度数的零头积成闰月。

⑰旧晋：指东晋。相对于刘宋新王朝而称“旧”。中微：中期衰落。伪楚：指孙恩卢循起义军。他们活跃于江浙一带，而江浙地带古属楚国，故称伪楚。籍衅：乘机挑衅。〔《百三家集》作“藉衅”。古籍中“籍”“藉”二字混用。〕

⑱蹶：轻轻地踏踩。潜机：暗机，不太明显的征兆。

⑲朽：腐烂，溃败。斯：则，就。振：振作，强大。

⑳卢循：农民起义军首领，孙恩的部将。孙恩死后，他带领起义军继续反晋。负险：依仗险要地势。肆慝（音特）：放纵罪行。遐岭：边远山岭地区。

㉑殄（音田）：破坏，灭亡。江豫：长江流域。台省：晋宋间谓朝廷禁省为台，故用“台省”泛指中央政权机构，此疑代指朝廷、都城。《左传·成公十三年》：“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离散我兄弟，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其语气语意与此类同。隆安三年，孙恩从海上起义，攻会稽、吴兴、永嘉、东阳等八郡，次年战败前来平乱的谢琰军，旋即被刘牢之击退。后孙恩部将卢循重攻会稽，沿长江而上，于义熙六年逼近东晋首都建康。

㉒摇荡：动荡不安。迁鼎：“鼎”为封建社会国家政权的象征，迁鼎意谓着国家灭亡和政权易位。

㉓乘驸（音邹）归轅：疑指刘裕从军领兵。“驸”为车驾前开道引马的单骑。“轅”为车前驾牲畜的直木；古代行军止宿常在出入处仰两车使车轅相向以表示门，后用“轅门”代指军营。式：发语词，无义。

犹《诗经》“式微式微”之“式”。固皇境：巩固朝廷政权，保卫国土安全。

②弘、济：都是救助之义。弭（音米）、释：都是消除之义。殆：危难。

③骛隔（音务习）：在原野上奔驰。〔顾本“骛”作“骛”，非是。〕涨海：挤满海面（言舟船多得使海水都上涨了）。

④寻窠：《百三家集》作“寻巢”，义同。穷幽测昧：探查穷尽幽深暗昧之处。这两句疑指将乱军剿灭干净，不留隐患。刘裕于元兴元年（公元402年）被起用为中兵参军，次年即于永嘉、晋安大破孙恩余孽卢循，循浮海南逃；义熙六年，卢循叛军逼近京师，刘裕出兵抵抗，大败卢军，次年卢循在交州全军覆灭。可见平定孙恩卢循起义，刘裕立有汗马功劳。

⑤去：离开。洛汭：洛水转弯入黄河处，指河南洛阳一带地区。息肩：停留止息。江沚：江中小洲。此指江南地区。西晋原都洛阳，公元311年，匈奴刘曜攻破洛阳，俘晋怀帝；313年晋愍帝即位于长安，316年又被刘曜攻破而作了俘虏，西晋宣告灭亡。次年，司马睿在江南建康扎下根基，自为晋王，不久称帝，是为东晋。这两句诗即指晋王朝丢失半壁江山，从中原洛阳败退江南的史实而言。

⑥世更十君：从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到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刘裕建立宋朝，共历十一君，除司马睿本人外，正好更换了十位皇帝。逾百祀：超过百年。司马睿称帝于公元318年，宋武帝刘裕称帝于公元420年，其间103年，故云“逾百祀”。

⑦国绝兴复：西晋灭亡后复兴了东晋。家：指洛阳老家。桑梓：代指故乡。汉代张衡《南都赋》：“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

⑧荒默：犹“荒芜”。恤（音叙）：体恤，同情。颓国：国家破败衰落。

⑨夏典：指《尚书》的《夏书》。九道是行：行走于九州的道路。《夏书·禹贡》篇记载了大禹“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而“别九州”的事迹。

⑩商诏：指《尚书》的《尚书》。兼攻是并：并行兼合与攻击之法，

即所谓恩威并用。《商书》有《汤誓》和《汤诰》等篇，记载了商汤攻灭夏桀和“诞告万方”（招降其他诸侯国）的事迹。

③周流：到处行走。协：相合。经营：规划，谋划。这两句说刘裕像大禹治理水土一样辛劳，像商汤伐夏征服诸侯一样为国家操心。

④仗钺伐鼓：扛着斧钺等兵器，敲击着战鼓。赫赫明明：威武雄壮、显赫盛大的样子。语本《诗经·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这两句描述刘裕率部出征的情状。

⑤敕（音赤）：告诫，命令。竞执：自强刚毅。《诗经·周颂·执竞》：“执竞武王，无竞维烈。”“执竞”与“竞执”意同。【原文“竞”作“竟”，疑误。今据《诗经》文例改。】

⑥海：教。三略：古兵书。旧题汉黄石公撰，今已失传。惠：使受教益，也就是“教”。六韬：古兵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个部分。为汉人采辑旧说而假托吕尚之名传世。

⑦云撤：像风卷残云一样扫荡敌人。周京：指东周京都所在地洛阳一带，也是西晋京都所在，东晋时为后秦占领。秦郊：指前秦京都长安一带，也是战国时秦故地。

⑧前茔：祖宗先人的坟墓。在洛阳附近。雪愧：犹今言“雪耻”。旧朝：从前在洛阳的朝廷宫室。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至十月，刘裕率部伐后秦，攻克洛阳，修复晋室五陵。次年九月，刘裕军攻克长安，灭后秦。以上数句都是叙述这次收复失地的远征战事。

⑨西关：指函谷关以西的长安地区。旋：返回。

⑩憩（音气）：休息。徐豫：徐州地区，指江苏彭城（今徐州市）一带。刘裕西征是从彭城出发的，攻克长安后于义熙十四年正月返回彭城。相对于后来入首都建康称帝来说，在彭城驻扎只能算是“中（中途、期中）”。兼应燕赵：指刘裕除征伐后秦外，还有征服燕赵的功劳。在西征之前，刘裕曾于义熙五年率部离开建康而围南燕军于广固（故城在今山东益都县西北），次年攻克广固，灭南燕。

⑪业盛曩代：功业盛大，终于取代了前朝。侔：等同。大造：如同再生的大恩或大功德、大成就。刘裕于公元420年取代晋恭帝，改国号为宋，年号永初。东晋王朝至此灭亡。

⑫格：至，到达。八表：八方。

④悠悠：遥远，无穷无尽。绵绵：接连不断。川陆：山水。言声誉教化遍及天下。

④毡（音瞻）裘：用毛制成的衣服。为西北少数民族特产。金：金属，包括金银铜铁锌等。

④髻（音抓）首：用麻束发的少数民族。《淮南子·齐俗》：“三苗髻首，羌人括领，中国冠弁，越人鬻发，其与服一也。”穿胸：传说中胸部有洞的少数民族。〔顾本“胸”作“匈”，借字。〕《淮南子·地形》：“自西南至东南方……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冠弁、敛服：都是指中原地区汉人的装束。

④“寒穴”二句：居住在寒冷洞穴中的人喜欢住到地面晒太阳了，栖息在鸟巢上的人也习惯了住房屋。以上数句都是说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归顺了刘宋王朝。

④匪惟：不是。“匪”通“非”。遐谭：不着边际的话。“谭”通“谈”。偕就：都一齐到来。

④孰是人事，自天所佑：这种情况哪里是人为造成的，原本是上天的保佑。

④甘露：甜美的雨露。古人以天降甘露为太平之吉兆。《老子》：“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芝草：菌类植物。古人以为瑞草，因而又称为灵芝草、仙草。《尔雅·释草》郭璞注：“芝，一岁三华，瑞草。”瑞宿：即瑞星，吉祥之星。《晋书·天文志》中：“其杂星之体，有瑞星，有天星，有客星，有流星。”瑞星通常指景星、周伯星、含誉星、格泽星。

④嘉禾：长得特别壮实的禾稻，古人以为吉祥的预兆。《汉书·公孙弘传》：“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连木：枝干连生的异根树木，俗称连理枝。古人以为吉祥之兆。班固《白虎通·封禅》：“德至草木，朱草生，木连理。”素鸟皓兽：纯白色的鸟兽。古人也认为是吉祥物。

④讴颂：“讴”指歌唱；“颂”通“诵”，指朗读。

④应：感应，应验。幽显：隐晦和明显。

④克：能，堪任，当得起。〔顾本作“充”而以《百三家集》作“克”为误，实不必。〕虞德：虞舜之德。犹：相当，近同。唐钦：唐尧之言行。古代敬称帝王之言行“钦”。尧、舜都是远古的贤君，这两句用尧禅让天下给舜比喻刘宋继承东晋的江山。

⑤曰：语首助词，无义。总八纮：总揽八方，指统一天下。“纮”是维系大地的绳子，八纮犹言八极，指大地的边缘。《淮南子·地形》：“九州之外，乃有八纮。……八纮之外，而有八极。”兹：此，今年。三龄：三年。刘裕公元420年称帝，423年去世，在位正好三年。

⑥四维：四方。“维”义同上注“纮”。九流：九州。言政治清明，天下太平。

⑦钦贤爱萌：钦敬贤能，爱护民众。

⑧阐教：“教”字原文作“校”，此依《宋文纪》卷十改作“教”。“阐教”指开创教化，与“阐化”同义。晋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结绳阐化，八象成文。”

⑨甄（音真）：彰明，清楚。云雨：喻指恩泽。语本《后汉书·邓骘传》：“托日月之末光，被云雨之渥泽。”弘：大，广。

⑩陟（音志）：登，升。井陘（音形）：山名，为太行山的支脉。山上有要塞名井陘口，汉代韩信曾在这里大破陈余兵。薄扫：攻击，扫荡。白登：山名，在山西大同市东。山上有白登台，汉七年匈奴冒顿曾围汉高祖刘邦于白登，七日才得解围。

⑪朔：北方。衡辂（音朋）：兵车并排而进。“衡”通“横”。这两句言北方敌战区盼望刘裕前往解救。

⑫东岱：位于东方的泰山。灵迟：疑与“渴望”义近，指企盼，等待。玉牒：古代帝王封禅所用的文书。金牒：用金属制作的匱匣。《史记·封禅书》：“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后汉书·祭祀志》上：“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匱，玺印封之。”这两句说泰山等待着刘裕前去封禅。

天地不仁，苍生寡福。⑬已荷一遇，弃我何速。⑭梁顛太頽，甘殒以赎。⑮同轨毕至，率土咸哀。⑯殊方均服，栾栾素纛。⑰洒泪成雨，响叫如雷。⑱史臣考卜，高山开基。⑲贞龟无远，迁灵有期。⑳嗣皇擗襟，群后崩悲。㉑孰云不戚，痛百在兹。㉒惟祖之夕，流火始变。㉓秋月未永，飞漏急箭。㉔鸣箫哀噉，金觞虚奠。㉕

列驾长隧，发辇华殿。^⑥华殿既谢，长隧是幸。^⑦双盖踌躇，六闲引领。^⑧攀援容貌，眷恋俄顷。^⑨哀哀百僚，长辞含饴。^⑩奉教百朝，执鞭王始。^⑪从履五牧，年历十祀。^⑫天光下济，谬蒙眷齿。^⑬愧微刀笔，颇预游止。^⑭垂幕侍讲，接筵餐理。^⑮修曙朗夕，登台泛沼。^⑯匪月匪日，无晏无早。^⑰如何一旦，缅邈穹昊。^⑱微容未远，圣灵超然。^⑲收泪即路，含戚何言。^⑳风霜萧瑟，山海苍茫。^㉑地苦情矜，节速心伤。^㉒孰是幽哀，实恋我皇。^㉓情思如环，萱苏岂忘。^㉔

【校注】

⑥不仁：《宋文纪》作“不征”，误。苍生：众生，万民。

⑦“已荷”二句：大意是说既已承蒙您的恩宠厚遇，为何不让我长相跟随，却这么快就把我丢下不管了呢。表示对刘裕逝世的遗憾和悲伤。〔《宋全文》原作“己荷”，此从顾本作“已荷”。〕

⑧梁颠太颓：梁木断落，泰山崩塌。比喻刘裕之死。其语盖本自《礼记·檀弓》上：“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百三家集》“太颓”作“木颓”。〕甘殒以赎：作者甘愿以自己的死来换取武帝的生。“殒”音云，此用死亡义。

⑨同轨：车辙宽窄相同，代指文化礼制相同的诸侯国家，如《左传·隐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这里应是代指刘宋国内的地方长官。毕、咸：皆，都。率土：指国家边境以内，即全国。语出《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⑩殊方：文化礼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均：皆，都。栾栾：体弱瘠瘦的样子。素纕（音崔）：白色的丧服。《诗经·桧风·素冠》：“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忉忉兮。”此句即诗意之化用。

⑪响叫：指哀乐和哭喊声。

⑫史臣：即史官，除记载帝王言行外，也负责占卜礼仪等事务。考卜：察看地理，占卜吉凶。开基：挖建陵墓。

⑬贞龟无远：用龟壳占卜所定的安葬日期并不太远。迁灵：送灵柩

人葬。

①嗣皇：继位的皇帝，此指宋少帝刘义符。擗擗（音屁瓢）：极度悲伤，以致于捶胸顿足。群后：皇后及各位嫔妃。

②孰云不戚：哪个说不悲伤。〔《百三家集》“孰”作“就”，误。〕痛百在兹：此时此刻悲痛万分。

③惟：发语词。祖：祭祀路神而送人远行。“祖之夕”指送别武帝入葬的那个晚上。流火始变：火星开始向西下行，指暑退将寒的时候，即农历七月份。《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④秋月未永：秋天开始还不久，即初秋季节。飞漏急箭：指时间过得很快。“漏”“箭”为古代计时的器具。《周礼·夏官·挈壶氏》“分以日夜”孙诒让《正义》：“盖壶以盛水为漏，下当有盘以承之，箭刻百刻，树之盘中，水下盘内，淹箭以定刻。”

⑤噉（音叫）：发出高而尖的声音。觴（音伤）：盛酒的器皿。虚奠：空摆着。

⑥列驾：排列整齐的车驾。长隧：长长的隧道，这里指墓道，斜下渐深，通至墓穴底部，用以运送棺槨。发辇华殿：人拉的灵车从华丽的宫殿出发。

⑦华殿既谢：辞别华殿之后。长隧是幸：走向长长的墓道。古代称帝王出行为“幸”，此皇帝灵柩所过也称为“幸”。

⑧双盖：疑指装载灵柩的车。踟躇：徘徊不前。六闲：疑指送葬队列中所用的马匹。“闲”为宫廷养马的地方，故可代指马。《周礼·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引领：伸长脖子观望，不肯前行。意谓送葬队伍行走缓慢，不忍心别离。

⑨攀援：挽留。《汉书·杜周传》附杜钦：“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与此同义。俄顷：短时间，一会儿。意谓舍不得武帝就此永别，故挽留灵车，希望能多看一眼，多留恋一会儿。

⑩百僚：百官。含鲠：如鱼刺在喉般痛苦难受。〔《宋文纪》“鲠”作“哽”。〕

⑪奉教：承教，受教。百朝：百日。执鞭王始：意谓在刘裕地位相当于王的时候就跟随左右。谢灵运原从刘毅，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刘毅被刘裕击败身亡，刘裕收纳了谢灵运，使任太尉参军。时刘裕为太

尉、中书监，兼青、徐二州刺史，尚未封王（公元419年刘裕始进王爵），但地位已相当王侯。〔《百三家集》“王始”作“三始”，误。〕

⑧履：经历。五牧：五州。十祀：十年。谢灵运自公元412年跟随刘裕辗转各地，直到422年刘裕在皇都逝世，正好十年。

⑨天光下济：皇恩浩荡，泽及下民。眷齿：顾念，关照。

⑩愧微刀笔：惭愧地在刘裕身边作过参军、秘书丞之类抄抄写写的文职小官。颇预游止：经常参与刘裕组织的游乐聚会。

⑪垂幕侍讲：在幕府内陪侍刘裕讲读讨论。〔《百三家集》作“待讲”，误。〕接筵餐理：替刘裕布置筵席准备饮食。

⑫修曙朗夕：月光朗照的长夜。“曙”指天刚亮时，是长夜的终点。泛沼：在水池里乘船漂游。

⑬匪月匪日：不只是某月某日，意谓经常如此。晏：晚。

⑭一旦：突然。缅邈（音面秒）：遥远。穹昊：天空。这两句语意相连，谓刘裕怎么会突然间升上天空而无影无踪了呢。

⑮徽容：美好的面容。未远：顾本作“末远”。圣灵超然：指刘裕的灵魂、精神升天，脱离了尘俗。

⑯即路：上路，继续送武帝灵柩入葬。戚：悲伤。何言：无法再说什么。

⑰萧瑟：寂寞凄凉。苍茫：旷远无边。

⑱情矜（音今）：心情痛苦。

⑲孰是幽哀：怎么会如此悲哀。实恋我皇：就是因为思念我们逝世的皇帝。

⑳如环：像圆环一样没有间断。萱（音宣）苏：即萱草，又叫忘忧草。《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亨传：“谖草令人忘忧。”“谖”通“萱”。

42 昙隆法师诔^① 并序

夫协理置论，百家未见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患其蹶，而终莫相辨，我若咸叹。^②翻沦得拔，竟知于谁？^③冀行迹立，

则善恶靡征；欲声名传，则薰蕕同歇。^④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亲覩，见之若人矣。^⑤慧心朗识，发于髫髻。^⑥生自豪华，家赢金帛，加以巧乘骑、解丝竹，秣绝景于康衢，弄弦管于华肆者，非徒经旬涉朔，弥历年稔而已，谅赵李之咸阳，程郑之临邛矣。^⑦既而永夜独悟，中饮兴叹。^⑧曰：悲夫！欣厌迭来，终归忧苦，不杜其根，于何超绝？^⑨且三界回沉，诸天倏瞬，况齐景牛山、赵武企阴？^⑩催促节物，逼迫霜露，推此愿言，伊何能久？^⑪慨然有摈落荣华、兼济物我之志。^⑫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许诺，出家求道。^⑬一身既然，阖门离世，妻子长绝，欢娱永谢。^⑭岂唯向之靡乐、判之盛年，终古恩爱于今仳别矣。^⑮旅舟南溯，投景庐岳。^⑯一登石门香炉峰，六年不下岭。^⑰僧众不堪其操，法师不改其节。^⑱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⑲同学婴疾，振锡万里相救。^⑳余时谢病东山，承风遥美。^㉑岂望人期，颇以山招。^㉒法师至止，鄙人荣役。^㉓前诗叙粗已记之，故不重烦。^㉔及中间反山，成说款尽，遂获接栋重崖，俱挹回涧。^㉕茹芝术而共饵，披法言而同卷者，再历寒暑。^㉖非直山阳靡喜愠之容，令尹一进己之色；实明悟幽微，祛涤近滞，荡吝澡垢，日忘其疾。^㉗庶白首同居，而乖离无象。^㉘信顺莫归，征集何缘？^㉙晚节罹衅，远见参寻。^㉚至止阻阂，音尘殆绝。^㉛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诚存亡命也。^㉜此行颇实有由，承凶感痛，实百常情。^㉝纸墨几时，非以期名。^㉞盖钦志节，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怀援笔。^㉟其辞曰：

【校注】

①《全宋文》据《广弘明集》卷二五收录。谏文表彰了昙隆的志气节行，对其阖然长逝深感哀痛，体现了谢灵运对法师的深厚情谊。《高僧传》卷七《释僧镜传》云：“上虞徐山先有昙隆道人，少善席上，晚

忍苦节过人。亦为谢灵运所重，尝共游楞（左山）嵒。亡后运乃谏焉。”
 县隆出身富户，因痛感人间忧苦难逃，遂抛妻别子，毅然出家。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上庐山香炉峰修行，一连六年不下岭，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大约在景平二年春，石壁精舍建成后，谢灵运邀请县隆至东山，二人同游共研，结为密友。县隆病逝于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夏，谢灵运之谏即作于此时。

②协理置论：揆合道理而提出论说。是：对。自了：自我体会。患：担心。蹶（音志）：跌倒，失败。终莫相辨：最终说不清谁是谁非。【顾本“辨”作“辩”，通用。】我若咸叹：我和你都只有慨叹而已。

③翻沦得拔：掉落水中而能得救。竟知于谁：终究能被谁了解。

④冀：希望。靡征：无法验证，没有区别。欲：想要。薰（音勋）：香草名，又叫蕙草。菰（音犹）：水草名，有臭气。薰菰同歌：指香气臭气一同散发。喻指好名声和坏名声同时存在。《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犹有臭。”

⑤期：期望。覩（音敌）：见。若人：此人，指坛隆法师。

⑥慧心：《大藏经》作“惠心”，义同，都指聪慧之心。朗识：通达明白的见识。发于髻（音条）辘：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产生了。“髻”为童子下垂之发，“辘”指女童所结的辘髻，皆代指童年时期。

⑦豪华：顾本作“稟华”。赢：满，丰足。【《大藏经》误作“赢”。】巧乘骑：善于乘车骑马。解丝竹：通晓音乐。弦乐器叫“丝”，管乐器称“竹”，此泛指音乐。秣：用草料饲养牲畜。【顾本作“沫”，疑误。】绝景：好马的名称。“景”同“影”，“绝影”极言其速度之快。康衢（音渠）：大道。弄弦管：演奏各种乐器。华肆：繁华街市。非徒：不只。旬：十日。朔：月初。此代指一个月。弥历年稔（音忍）：经历整年。“稔”为谷物成熟，也指一年。谅：确实。赵李之咸阳：指汉代咸阳宫中成帝赵后飞燕和武帝李夫人，二人因善歌妙舞而得帝幸。三国魏阮籍《咏怀诗》“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即谓此。程郑：不详所指，疑亦为精通音乐或车骑之人。临邛：县名，汉时属蜀郡。【原作“临印”，疑误。今据顾本作“临邛”。】

⑧既而：不久，后来。永夜：长夜。中：夜中，夜半。兴叹：发出感叹。

⑨欣厌迭来：高兴和不同意交替来到，即时而高兴时而忧愁。杜：断绝。超绝：脱离尘俗。

⑩三界：佛教把生死流转的人世间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合称三界。回沉：轮回流转。诸天：佛教认为三界共有三十二天，自四天、王天至非有想、非无想天，总谓之诸天。倏瞬：短暂的一瞬间。齐景牛山：指齐景公在牛山为人生短暂而悲伤之事。典出《晏子春秋》：“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生此国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赵武：疑指春秋时晋国大夫赵孟，也称赵文子。【《大藏经》作“隋武”。】企阴：事不详。

⑪节物：应合时令的景物。愿言：心愿。伊：彼，那。

⑫慨然：激昂，愤激。摈落：抛弃。兼济：同时成全。

⑬矜（音今）：同情，理解。申其操：助成他的操行。【顾本“申”通作“伸”，“操”误作“深”。】遂相许诺：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相”代县隆法师。

⑭一身：自己，一个人。既然：这样做。指出家求道。阖门：全家。离世：超脱尘世。指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妻子长绝：永远断绝与妻子儿女等家人的来往。谢：辞去，舍弃。

⑮岂唯：哪里只是。向之靡乐：从前的奢侈享乐。判之盛年：渐近的壮盛年华。终古：长久，久远。仳（音匹）别：分离。

⑯旅舟：载客远行的船。南溯：向南逆水而上。投景：投身，寄身。“景”同“影”。庐岳：庐山。

⑰香炉峰：即香炉峰，又叫香炉山，在江西九江县西南，庐山的北面。奇峰突起，状如香炉，故名。【顾本“铲”作“炉”。】

⑱不堪：受不了，做不到。法师：指县隆法师。节：节操，操行。

⑲援物之念：一心只想救助万物。幽居：隐居。自抗：捍卫、保藏自己。

⑳婴疾：患病。振锡：拄着禅杖出行。

㉑余：谢灵运自称。谢病东山：因病辞职而隐居故乡东山。时在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承风：闻知县隆的德行。遥羨：在远处羡慕。

㉒岂望人期，颇以山招：大意是说岂敢奢望县隆法师看在我个人的面子上前来传经，实际上是凭借东山的盛名而招请法师前来。县隆应邀

至东山在景平二年（公元424年）。

②至止：来到，光临。〔顾本所据误作“至正”，注云当从焦本、《百三家集》及《大藏经》作“至止”。〕鄙人：谢灵运谦称自己。荣役：荣幸地侍奉服务。

③前诗叙：上次所写的诗及叙。已佚，不详所记。重烦：重复。

④反：通“返”。成说：定约，说定。典出《诗经·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⑤遂获：终于获得（某种）机会。俱挹（音义）回涧：一起到溪涧中取水。〔《全宋文》“挹”原作“浥”，焦本、《百三家集》同，均误。今据顾本改。〕

⑥茹（音如）：吃。芝术：芝草、白术等药食。共餌：一块儿吃。披法言：阅读佛经。同卷：指一块儿阅读。再历寒暑：又经历了一次冬夏。说明昙隆在东山住了一年多，大概于夏末秋初回的庐山。

⑦非直：不但，不只。靡：无，没有。愠（音运）：恼怒。令尹：春秋时楚国职位最高的大臣。一进已之色：无论是进（作官）还是已（罢官）态度都是一样。典出《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明悟幽微：明白领悟深奥精妙的道理。祛涤近滞：消除浅陋愚塞。荡吝澡垢：洗去耻辱污垢，实指抛弃世俗牵累。〔《大藏经》作“荡去薄垢”。〕

⑧庶：希望。白首：顾本所据作“自首”，注以焦本、《百三家集》及《大藏经》作“白首”为是。乖离：分离。无象：不成样子，不堪忍受。

⑨信顺莫归：以为会一去不复返。征集何缘：想再相聚哪还有机会。

⑩晚节：年末。罹衅（音离信）：患上小病。“衅”为器物缝隙，喻指小毛病。〔《大藏经》误作“罗衅”。〕参寻：探视慰问。疑谢灵运年底曾去庐山看望过昙隆。

⑪至止：来到，指谢灵运从庐山回来以后。阻阔：阻远，远隔。〔《大藏经》作“阻阂”。〕音尘：音讯，消息。殆：几乎，差不多。

⑫值暑：时值盛夏。遭（音构）疾：遭遇大病。未旬即化：不到十天就死了。佛家称人死为造化，道家称人死为羽化。诚存亡命也：人的

生死确实在于天命啊。

⑭颇实有由：确实有原因。承凶感痛：闻知县隆逝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实百常情：确实比正常情况要悲痛得多（百倍）。

⑮期名：《全宋文》原作“斯名”，此从《大藏经》改作“期名”，义指贪图名声。这两句的大意是说我花费时日写作这篇谏文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

⑯盖：（而是）因为。钦志节：敬慕县隆法师的志向德行。追感：追忆，回忆。【顾本作“追深”。】自：本来，自发。默已：沉默了事。投怀：用心。援笔：执笔写作。

仰寻形识，俯探理类。⑰采声知律，拔茅观汇。⑱
物以灵异，人以智贵。⑲即是神明，观鉴意谓。⑳爰初在稚，慧心夙察。㉑吐喻芳华，怀抱日月。㉒如彼兰苑，风过气越。㉓如彼天倪，云披光发。㉔求名约身，规操束己。㉕恍或遇世，曾未近似。㉖生以意泰，意管生理。㉗孰是欢慰，程郑赵李。㉘家畜金缯，才练艺技。㉙骧首挥霍，繁弦绮靡。㉚酒娱调促，意妍服侈。㉛朝迫景曛，夕忌星徙。㉜悠悠白日，凄凄良夜。㉝年往欢流，厌来情舍。㉞苦乐环回，终卒代谢。㉟弃而更适，生速名借。㊱谁能易夺，何术推移？㊲精粗浑淆，善恶参差。㊳即心有限，在理莫规。㊴试核众肆，庶获所窥。㊵道家踧近，群流缺远。㊶假名恒谁，傍义岂反？㊷独有兼忘，因心则善。㊸伤物沉迷，羨彼驱遣。㊹变服京师，振锡庐顶。㊺长别荣冀，永息幽岭。㊻舍华袭素，去繁就省。㊼人苦其难，子取其静。㊽昏之视明，即愚成绝。㊾智之秉情，对理斯涅。㊿吝既弗祛，滞亦安拔。㉑子之矜之，为尔苦节。㉒节苦在己，利贞存彼。㉓以明暗逝，以慈累徙。㉔欲以援物，先宜济此。㉕发軫情违，终然理是。㉖梁鸿携妻，荷条见子。㉗鸡黍接人，行歌

通己。^⑧于世曰高，于道殊鄙。^⑨始见法师，独绝神理。^⑩形寿易尽，然诺难判。^⑪乘心即化，弃身靡叹。^⑫怀道弥厉，景命已晏。^⑬矜物辞山，终身旅馆。^⑭呜呼哀哉！魂气随之，延陵已了。^⑮鸢蝼同施，漆园所晓。^⑯委骸空野，岂异岂矫。^⑰幸有遗余，聊给虫鸟。^⑱呜呼哀哉！缅念生平，同幽共深。^⑲相率经始，偕是登临。^⑳开石通涧，剔柯疏林。^㉑远眺重叠，近瞩岖嵌。^㉒事寡地闲，寻微探赜。^㉓何句不研，奚疑弗析。^㉔帙舒轴卷，藏拔纸襞。^㉕问来答往，俾日余夕。^㉖沮溺耦耕，夷齐共薇。^㉗迹同心欢，事异意违。^㉘承疾怀灼，闻凶慙悲。^㉙孰云不痛，零泪沾衣。呜乎哀哉！行久节移，地边气改。^㉚终秋中冬，逾桂投海。^㉛永念伊人，思深情倍。^㉜俯谢常人，仰愧无待。^㉝呜呼哀哉！

【校注】

⑧形识：形状标识。指外表而言。理类：理论规律。指内质而言。

⑨声：自然界的声响。律：音律。拔茅观汇：拔取茅草，根系牵连，据之可以观知同类。典出《周易·泰卦》：“拔茅茹，以其汇。”注：“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疏：“以其汇者，汇，类也，以类相从。”【“观汇”顾本作“睹汇”。】

⑩以灵异：因为灵验而显得奇特。以智贵：凭借聪明才被尊贵。

⑪神明：神祇。鉴：对照，鉴别。

⑫爱初在稚：当初还在童年的时候。夙察：早就有所表现（能观察出来）。

⑬吐噏（音西）：呼吸。芳华：花草香气。怀抱日月：喻指心胸明朗坦荡。

⑭兰苑：种兰草的园圃。《大藏经》作“兰畹”，义近。《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故又称兰圃为兰畹。气越：香气飘逸。

④天倪：天边。云披光发：云彩散开，阳光射发。〔《全宋文》“云披”原作“云被”，焦本、《百三家集》同，此从顾本改作“云披”。〕

⑤约身、束己：约束自己。〔《全宋文》“己”原误作“已”，今据顾本改作“己”。〕规操：规范德行，遵守节操。

⑥恍或：偶然，有时。遇世：接触社会。曾：竟然。〔顾本“恍”作“倘”，“遇”作“愚”。〕

⑦生以意泰：生命依靠心意精神而安康。生理：生命的机理。

⑧孰是：谁能如此。程郑赵李：参上注⑦。

⑨蓄：同“蓄”，积存。金缙：财帛，钱财布帛。才练艺技：学技练艺，多才多能。

⑩骧（音乡）首：昂首。语本汉邹阳《上书吴王》：“臣闻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挥霍：迅疾，飘忽。繁弦：细碎而急促的乐声。绮（音起）靡：华丽，浮艳。

⑪酒娱：喝酒喝得高兴。《大藏经》作“酒酣”，义近同。调促：音乐急促。〔焦本误作“调足”。〕意妍（音严）：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服侈：服饰华丽。

⑫朝迫景曛（音勋）：白天急切地盼望太阳落山（黄昏）。夕忌星徙：晚上担心星光隐退（天亮）。

⑬悠悠：闲静舒缓。凄凄：急速匆忙。

⑭年往欢流，厌来情舍：大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欢乐的感觉日渐流逝，却产生了难以排遣的烦忧。

⑮环回：循环，轮回。终卒：终归，到头来。代谢：更替变化。

⑯弃而更适：抛弃原来的生活而另走新的道路。生速名借：生命短暂，名利虚妄。〔焦本“借”作“备”，疑误。〕

⑰易夺、推移：都是“改变”的意思。何术：用什么办法。

⑱浑淆：顾本作“浑济”，疑误。参差：近似，差不多。

⑲即心：归心，内心向往。佛教禅宗认为只要内求诸心，便可悟道成佛，所谓“即心是佛”。莫规：没有限制。

⑳核：考察，检验。众肆：泛指一切有生命的人和物。庶获所窥：庶几能悟得天道。《老子》：“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窥牖，可以知天道。”“所窥”疑用此典。

⑥颢（音志）近：疑当作“质近”，质朴而切近人事。群流：指道（佛）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缺远：远隔事理而有缺陷。

⑦假名恒谁：虚拟暂用的名称怎么能够长久。傍义岂反：旁出歪曲的学说哪里还能返正。

⑧独有：只有。兼忘：皆忘，都舍弃不要。因心则善：凭自己的内心去感悟就行了。

⑨伤物沉迷：为世人沉迷而悲伤。羨彼驱遣：羡慕那些远行避世的人。

⑩变服：改换服装，指由富贵绅士变为出家道人。振锡庐顶：手持禅杖来到了庐山峰顶。

⑪荣翼：疑当作“荣翼”，指屋檐两端上翘如鸟翅的部分，即飞檐，这里代指华丽的建筑。《仪礼·士冠礼》：“夙兴，设洗直于东荣。”郑玄注：“荣，屋翼也。”息：栖止，居住。幽岭：深山。

⑫舍华袭素，去繁就省：舍弃繁华富贵，选取简朴生活。

⑬人苦其难：别人认为深山隐居的生活艰难困苦。子：尊称昙隆法师。

⑭昏之视明，即愚成绝：大意疑指昏愚之人一旦视力明澈，就会使愚昧退尽而变得聪明。

⑮智之秉情，对理斯涅：大意疑指聪慧之人一旦拘于感情，即使面对真理也会堵塞难通。

⑯吝：耻辱，指世俗名利的牵累。祛（音区）：去掉。滞亦安拔：又怎么能够去掉愚昧不通。

⑰子之矜之：您同情怜悯这些世俗凡人。为尔苦节：因此过度限制自己，即苦修德行。

⑱节苦在己，利贞存彼：自己受苦受难，是为了众生得利受益。此疑化用《周易·节卦》语意：“节，亨。苦节，不可贞。”孔颖达疏：“节须得中，为节过苦，伤于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复正，故曰‘苦节不可贞’也。”对己不可贞，对人则可利可贞。

⑲以明暗逝，以慈累徙：因为有明，暗就消失了；因为慈爱，世俗牵累就抛开了。

⑳欲：想要。援物：救助世人。先宜济此：首先应该完善自己。

⑦发軫（音枕）：最初，出发点。情违：违背人情。终然理是：最终却合乎道理。

⑧梁鸿携妻：梁鸿是东汉平陵人，字伯鸾。家贫好学，不求仕进。曾因事路过京师，作《五噫歌》表达要避世隐居之意。后携带妻子同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事见《后汉书·梁鸿传》。荷条见子：荷条老人让自己的儿子出来拜见客人。事见《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条。……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

⑨鸡黍接人：杀鸡做饭以招待客人。此句承“荷条”句而言。行歌通己：在路上作歌以抒发自己的心意。此句承“梁鸿”句言，“行歌”即他路过京师时所作之《五噫歌》。

⑩“于世”两句：大意是说上举两人对于世人来说可以算是高超的了，但对于“道”来说实际上还远远不够。

⑪始：《大藏经》作“殆”，误。独绝神理：对佛理特别精通。

⑫形寿：身体寿命。然诺：信念理想。判：终，改变。

⑬乘心即化：顺应心意，随自然而变化。弃身靡叹：献出生命也不遗憾。

⑭弥厉：更加坚定。〔焦本作“靡厉”，误。〕景命：天命。晏：晚。

⑮矜物：怜悯世人。终身旅馆：意谓死在客居之所。〔顾本“终身”作“终息”。〕

⑯延陵已了：“延陵”在汉为成帝墓名，在晋为县名，用此不详何意。

⑰鸢（音渊）：鸢鸟名，俗称鸱鸢、老鹰。螻（音楼）：螻蛄，昆虫名。同施：既施与鸱鸢等强大生命，又施与螻蛄等微贱生命。典出《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螻蛄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漆园：战国时地名。因庄周曾在漆园作官，故此以漆园代指庄子。

⑱委骸空野：将尸骨抛弃在荒野。岂异岂矫：并不是故意与人不同而借以提高声誉。

⑲幸：希望。句谓抛尸荒野意在施惠虫鸟（如鸢、螻之类）。

⑳缅念：追思，回忆。同幽共深：疑指共同隐居深山。〔明刻本、寿考堂本本“共深”误作“其深”。〕

⑩相率：相互，共同。经始：开始营建。语本《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偕是登临：一块儿登山临水游赏自然。

⑪剔柯疏林：修剪树枝，砍伐林木。

⑫瞩：看。《大藏经》作“属”，乃“瞩”之借字。岖嵌（音亲）：险峻。

⑬寻微探赜（音则）：探求经书的深奥道理。

⑭“何句”二句：言逐字逐句地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分析。奚疑：哪一个疑问。

⑮帙（音志）舒：打开包着书简的布套。轴卷：用轴（圆柱形器物）卷起书册。藏拔纸襞（音必）：将折叠的纸张拿出来作书作画，然后收藏。这两句言读书作文之类的事。

⑯俾日余夕：犹今言“夜以继日”。

⑰沮溺：春秋时隐士长沮和桀溺。耦耕：两人合作耕种。典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夷齐共薇：“夷”指伯夷，“齐”指叔齐，他们是商代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孤竹君留下遗命要立叔齐为继承人，而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山里。【焦本“共”作“同”，明刻本、寿考堂本误作“其”，信述堂作“采”。】

⑱迹同心欢：行为相同则心喜愿从。事异意违：事情不同则心意逆反不顺。

⑲承疾怀灼：闻知法师得病的消息，心里非常焦急。闻凶慙悲：听到法师去世的凶讯，心里万分悲痛。【“慙悲”《大藏经》作“满悲”。】

⑳行久节移：外出时间太长，季节发生了变化。地边气改：到了远地，气候也有所改变。

㉑终秋中冬：秋天过去，又到了冬季的一半。逾桂投海：经过桂林远至南海。晋代的桂林郡约相当于今天广西的柳州、桂林两地区。意谓无论何时何地，都思念法师。

㉒伊人：那个人，指昙隆法师。

㉓谢：道歉，对不起。常人：众人，世人。无待：疑指天空、上天。

43 庐陵王誄^① 并序

事非淮南，而痛深于中雾。^②迹非任城，而暴甚于仰毒。^③托体皇极，衔怨至尽。^④岂惟有识伤慨，故亦率土凄心。^⑤盖出罔己之悲，以陈酸切之事云尔。^⑥

哀哀君王，终仁且德。^⑦在枉无言，即罪有默。^⑧曾是忍虐，古来一酷。^⑨身微咎累，痛逾鸩毒。^⑩何斯祸斯，乃怨乃辱。^⑪命如可延，人百有赎。^⑫矜急景之难留，悼惊波之易沦。^⑬自君王之冥漠，历弥稔于此春。^⑭聆鸣禽之响谷，视乔木之陵云。^⑮咸感节而兴悦，独怀悲而莫申。^⑯侯射隼于高墉，赫王典以正刑。^⑰服二辜于桀纣，致九伐于南荆。^⑱发酸痛于仁诏，令宠赠于哀心。^⑲布凄怆于帝言，摅绸缪于皇音。^⑳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四五收录。《宋文纪》卷十、焦本、《百三家集》题作《宋庐陵王誄》。庐陵王：即宋武帝次子刘义真（公元407—424年），为谢灵运密友。永初元年封庐陵王。永初三年刘裕死，权臣徐羡之、傅亮等将刘义真、谢灵运等人排挤出京。义真贬任南豫州刺史，镇守历阳（今安徽和县）。景平二年二月义真被废为庶人，徙新安郡；六月在新安被徐、傅遣使杀害，并杀少帝刘义符。八月，刘义隆即位改元，下诏复庐陵王义真先封，遣使赴新安迎义真灵柩回建康，不久葬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元嘉三年正月诛杀徐羡之、傅亮，下诏为义真昭雪，“追崇侍中、大将军，王如故”。就在这年春天，谢灵运奉召离开故乡北上京师任秘书监，途经京口，拜谒庐陵王墓，为庐陵王写下此誄。

②淮南：指淮南厉王刘长，汉高祖少子，汉文帝弟弟。因骄横无礼、擅为法令而获罪，被废贬徙蜀。中（音众）雾：遭受雾露侵害。刘长被贬徙，爰盎曾劝谏文帝说：“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

其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后刘长果然绝食而死。事见《汉书·淮南厉王传》。

③迹：事迹。任城：指曹操的儿子曹彰。善骑射，多次跟随曹操征伐，所向有功，被封为任城王。暴：残酷迫害。仰毒：服毒死亡。曹彰死于中毒，相传是其兄曹丕（魏文帝）因猜忌而加害。以上言庐陵王被害比起刘长和曹彰来更惨烈悲痛。

④托体皇极：身为皇室成员。衔怨至尽：含恨而死。

⑤岂惟：哪里只是。有识：有远见卓识的人。故亦：原来还有。率土：全国之人。凄心：伤心。

⑥盖：语首助词。罔己：无己，忘我，不顾自己。“罔己之悲”指极度的悲伤。陈：陈述，叙说。酸切：悲痛。云尔：语尾助词，没有多少实义。大致相当“如上”“如下”“如此这般”之类的套话。〔顾本据《宋文纪》、焦本于“云尔”后补“谏曰”二字。实可补可不补。〕

⑦哀哀：悲伤不已。君王：指庐陵王刘义真。终仁且德：既仁爱又厚道。

⑧在枉无言：处于冤枉之中却不加申辩。即罪有默：遭受到惩罚也毫无怨言。

⑨曾是：如此。忍虐：忍受迫害。一酷：最突出的一个。

⑩身微：身体虚弱。咎累：灾祸连连。逾：超过。鸩毒：毒药，毒杀。

⑪何斯祸斯：为什么遭此灾祸。乃怨乃辱：竟然承受了如此的怨恨和屈辱。句中两个“斯”和两个“乃”都可看作助词，无实义。

⑫人百有赎：人们愿意用一百个人的死来换取庐陵王一个人的生。〔顾本“有”作“其”。〕此句取意于《诗经·秦风·黄鸟》篇：“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⑬矜：怜惜。急景：短暂易逝的日光。悼：悲伤。惊波：突然掀起的水浪。沦：陷没，消失。这两句喻指时间过得很快。

⑭冥漠：指死亡。弥稔（音仁）：满一年，一周年。

⑮聆：听。鸣禽：各种能叫的鸟。响谷：在山谷鸣叫。乔木：高大的树木。陵云：《宋文纪》作“干云”，都是插入云霄的意思。〔焦本阙“陵”字。〕

⑮咸：全都。感节：顺应季节。兴悦：喜悦。莫申：不能伸展，难以抒发。

⑯侯：等待。隼（音损）：一种凶猛的鸟。这里喻指徐羨之、傅亮等奸臣。墉：城墙。赫：发怒，威严。王典：王法。【寿考堂本误作“玉典”。】

⑰服：制服，惩处。二辜：两位罪人。指徐羨之、傅亮。玃犴（音必岸）：牢狱。【顾本作“北犴”。】元嘉三年正月，徐、傅二人被拘捕并诛杀。致：施加。九伐：天子对诸侯或地方势力进行制裁的九种办法。《周礼·夏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欺凌）弱犯寡则眚（削地）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撤职）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南荆：位于南方的古楚国地界。此句实指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三年二月讨伐谢晦事。谢晦是谢灵运之堂弟。刘裕代晋自立，晦以佐命功封武昌县公。刘裕死，少帝即位，晦加领中书令，与徐羨之、傅亮共同辅政，参与了废少帝、杀义真的阴谋活动。文帝立，任命谢晦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元嘉三年正月，徐、傅因罪伏诛，谢晦也以同党受到牵连，文帝亲率六军西讨谢晦，派到彦之、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谢晦被擒，押送京都伏诛。

⑱发酸痛：抒发悲伤的情绪。仁诏：皇帝的诏书。令宠：褒奖，赞美。

⑲凄怆：悲惨痛苦的心情。【顾本作“凄楚”。】摅（音书）：抒发。绸缪：本指细密缠绵，此引申为浓情厚意。以上自“发酸痛”起四句，指文帝为庐陵王义真昭雪、追封事。元嘉三年正月诛杀徐、傅后，文帝下诏曰：“故庐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内昭，徽风遐被。……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宜昭国体，于是乎在。可追崇侍中、大将军，王如故。为慰冤魂，少申悲愤。”所谓仁诏、帝言、皇音，都指此诏而言。

文六 表

44 谢封康乐公表^①

昔强氏暴虐，恃僭历纪，既噬五都，志吞六合。^②遂隐没西河，倾覆南汉，凌籍纪郢，跨越淮泗。^③于时策画惟疑，地险已谢，咸惧君臣同泯，有生无余。^④亡祖奉国威灵，董符戎重，尽心所事，克黜祸乱，功参盘鼎，胙土南服。^⑤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晖，荣落代运，输税唐化，生幸无已。^⑥不悟天道下济，鸿均曲成，乃眷遐绩，式是兴徵。^⑦分虎钮龟，复显茅土；鸣玉拖綬，班景元勋；泽洽往德，恩覃来胤。^⑧永维先踪，远感崩结，岂臣赧弱所当忝承！^⑨臣闻至公无私，甄善则一，皇恩远被，殊代可侔。^⑩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⑪观史叹古，钦兹盛美，岂谓荣渥近沾微躬！^⑫倾宗殒元，心识其会；酬恩答厚，罔知所由。^⑬

【校注】

①《全宋文》据《艺文类聚》卷五一收录。题中“康乐公”原作“康乐侯”，顾本云“当作康乐公”。《宋书》本传云：“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今据改。谢灵运生于太元十年（公元385），十五岁入京袭封，正当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故知此表作于隆安三年。表文简述了作者祖父谢玄在淝水之战中建立的巨大功勋，感谢晋安帝能让自己承袭祖父的爵土。表：古代文体之一。是臣下写给君上的一种公文，重在陈情言

意。

②强氏：凶顽的氏族，是对前秦（苻坚）的称呼。〔顾本所据作“强互”，注云当从《宋文纪》、焦本、《百三家集》作“强氏”。〕恃僭（音件）：恃强超越本分而称帝。历纪：经历一纪，长达十二年。噬（音是）：咬吃。五都：指西安、洛阳等五座都城，先后为前秦苻坚占领。志：想要，打算。六合：天地四方，代指全国，整个天下。

③隐没西河：黄河以西地区遭沦陷。〔顾本“隐没”作“陷没”。〕南汉：汉水以南地区。凌藉：践踏。〔《宋文纪》、焦本、《百三家集》作“凌藉”。以“藉”为正，但古籍中“籍”“藉”常混用。〕纪郢：原楚国都城，晋宋时属荆州，在今湖北江陵县。淮泗：淮河、泗水。流经安徽南部、江苏北部地区。

④策画惟疑：犹疑不决，举棋难定，拿不出好的对付办法。〔顾本“策画”作“策尽”。〕地险已谢：处境危险，国势已将衰竭。咸惧：都担心害怕。泯：陷没，被敌人俘虏或杀害。有生无馀：即使苟且偷生也决没有好日子过。

⑤亡祖：指谢灵运的祖父谢玄，作表时已经死去，故称“亡祖”。董符戎重：掌管兵符，作军队主帅。《晋书·谢安传》附谢玄上疏：“复命臣荷戈前驱，董司戎首。”即此意。克黜（音触）：战胜，消除。功参盘鼎：建立了足以使国家稳固的极高的功勋。胙土：帝王赐封土地给功臣。南服：南疆，南部地区。谢玄被封康乐县公，食邑二千户，故城在今江西万载县东。

⑥逮至：等到，到了。泰路：道路平坦通畅。喻指天下太平。日月改晖：日光月光更替照射，即白天夜晚交替运行。荣落代运：草木开花凋谢更替变化。以上两句皆喻指时间的推移。输税唐化：大意是像唐尧时代那样推行教化，只要老百姓交少量的税。生幸无已：生活幸运得不得了。

⑦不悟：不知不觉，自然而然。下济：救助天下众生。鸿均：巨大的制陶器用的转轮。“均”能制造各种器皿，而天能化生万物，故常把天比作巨大的“均”，称作“鸿均”，又作“鸿钧”或“洪钧”。《文选》晋张华《答何劭》诗：“洪钧陶万类，大块禀群生。”李善注：“洪钧，大钧，谓天也；大块，谓地也。”曲成：多方设法使有成就。《周易·系

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眷：思念，想起。遐绩：过去很久之功绩。指谢灵运祖父谢玄所立之功。式是：用是，因此。兴微：疑指征召起用谢灵运。《宋文纪》、焦本作“兴微”，即起用微贱之人。大意近同。

⑧分虎纽龟：指让谢灵运任职作官。“虎”指虎符，掌管兵权的信物。“纽”为丝带，“龟”即龟形印鼻，用以穿丝带。“纽龟”意指系带官印。复显：再次明确。茅土：封地。古代帝王社祭之坛以五色土建成，分封诸侯时，按封地所在方向取坛上一色土，用白茅包之，称为茅土，给受封者在封地内立社。这里的“复显茅土”是指让谢灵运继承他祖父的封地和爵位。鸣玉拖绂（音伏）：佩玉叮当作响，丝带拖垂飘逸。指穿着官服。《寿考堂本“拖”误作“他”。》洽：沾润。“泽洽往德”句疑本《尚书·大禹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疏：“洽谓沾渍优渥。洽于民心，言润泽多也。”覃：延及。来胤：后人。

⑨永、远：都是长久的意思。维：连结。〔顾本作“惟”，思也。〕先踪：前人的踪迹，指事业和功勋。感：担心。崩结：断绝。羸弱：瘦小虚弱，实指才能低下。忝：辱，谦词。

⑩甄（音真）善：造就优秀人才。被：覆盖。殊代：不同时代的人。〔《宋文纪》误作“残代”。〕可侔：可以同样享受到皇恩。

⑪信陵：指战国时魏国公子无忌，封信陵君，有食客三千。魏安僖王二十年，秦围赵，魏使晋鄙领兵救赵而鄙按兵不动，信陵君使如姬从宫中窃得兵符，矫杀晋鄙，夺取兵权，救赵胜秦。后为上将军，率五国兵，大破秦军。因功高名盛为魏王所忌，故称病不朝，终醉酒而卒。望诸：指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乐毅善战，被敌人施反间计而获罪燕王，遂逃亡齐国，后投奔赵国。赵封毅于观津（故地在今河南睢县和山东菏泽市之间），号望诸君。这两句说战国时的人才在汉代仍然得到封赏。《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僖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亡忌”即“无忌”。

⑫钦兹盛美：敬慕这种封赏功臣贤人的盛美举措。岂谓：哪里料到。荣渥：皇帝赐予的荣誉恩泽。微躬：贱身，谦指自己。

⑬倾宗殒元：疑指整个家族献出生命，即直到家族灭亡的那一天。

心识其会：心中会永远记住皇帝的赏赐。酬恩答厚，罔知所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报答皇帝的厚恩。

45 劝伐河北表^①

自中原丧乱，百有余年，流离寇戎，湮没殊类。^②先帝聪明神武，哀济群生，将欲荡定赵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于正化，偏俗归于华风。^③运谢事乖，理违愿绝，仰德抱悲，恨存生尽。^④况陵茔未几，凶虜伺隙，预在有识，谁不愤叹。^⑤而景平执事，并非其才，且遘纷京师，岂虑托付。^⑥遂使孤城穷陷，莫肯拯赴，忠烈囚朔漠，绵河三千，翻为寇有。^⑦晚遭镇戍，皆先朝之所开拓，一旦沦亡。^⑧此国耻宜雪，被于近事者也。^⑨又北境自染逆虜，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此亦仁者所为伤心者也。^⑩

咸云西虜舍末，远师陇外，东虜乘虚，呼可掩袭。^⑪西军既反，得据关中，长围咸阳，还路已绝，虽遭救援，停住河东，遂乃远讨大城，欲为首尾。^⑫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弃巢窟，未足相拯。^⑬师老于外，国虚于内，时来之会，莫复过此，观兵耀威，实在兹日。^⑭若相持未已，或生事变，忽值新起之众，则异于今。^⑮苟乖其时，难为经略，虽兵食倍多，则万全无必矣。^⑯又历观前代，类以兼弱为本，古今圣德，未之或殊，岂不以天时、人事、理数相得？^⑰兴亡之度，定期居然。^⑱故古人云：“既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⑲昔魏氏之强，平定荆、冀，乃乘袁、刘之弱；晋氏之盛，拓开吴、蜀，亦因

葛、陆之衰。^①此皆前世成事，著于史策者也。^②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长驱滑台，席卷下城，夺气丧魄，指日就尽。^③但长安违律，潼关失守，用缓天诛，假延岁月，日来至今，十有二载，是谓一纪，曩有前言。^④况五胡代数齐世，虏期余命，尽于来年。^⑤自相攻伐，两取其困，卞庄之形，验之今役。^⑥仰望圣泽，有若饥渴，注心南云，为日已久。^⑦来苏之冀，实归圣明，此而弗乘，后则未兆。^⑧即日府藏，诚无兼储，然凡造大事，待国富兵强，不必乘会，于我为易，贵在得时。^⑨器械既充，众力粗足，方于前后，乃当有优。^⑩常识损益，久证冀州口数，百万有余，田赋之沃，著自《贡》典，先才经创，基趾犹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实，昭然可知。^⑪为国长久之计，孰若一往之费邪？^⑫

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⑬二境形势，表里不同。关西杂居，种类不一。^⑭昔在前汉，屯军霸上，通火甘泉；况乃远戍之军，值新故交代之际者乎？^⑮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连岭判阻，三关作隘。^⑯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严兵守塞，则冀方山固。^⑰昔陇西伤破，晁错兴言；匈奴慢侮，贾谊愤叹。^⑱方于今日，皆为賒矣。^⑲晋武中主耳，值孙皓虐乱，天祚其德，亦由钜平奉策，荀、贾折谋，故能业崇当年，区宇一统。^⑳况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仁，文德与武功并震，霜威共素风俱举，协以宰辅贤明，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远命，亦何敌不灭？^㉑矧伊顽虏，假日而已哉。^㉒伏惟深机志务，久定神谟。^㉓臣卑贱侧陋，窜景岩穴，实仰希太平之道，倾睹岱宗之封，虽乏相如之笔，庶免史谈之

愤，以此谢病京师，万无恨矣。^③久欲上陈，惧在触冒，蒙赐恩假，暂违禁省，消渴十年，常虑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闻。^④

【校注】

①据《宋书·谢灵运传》收录。《全宋文》题作《上书劝伐河北》，顾本题作《劝伐河北书》，为区别于一般书信，此从焦本《谢康乐集》作《劝伐河北表》。本传云，元嘉三年谢灵运入朝任秘书监，不久迁侍中，但始终不得参与朝政，意甚不平，故常称病不朝，又随意出游，经久不归。文帝对此不满，“讽旨令自解”。于是谢灵运上表陈疾，文帝赐假让他东归始宁。行前，谢灵运特上此表，劝文帝北伐，时在元嘉五年（公元428年）。此表所提出的北伐主张并不适合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有急躁冒进的倾向，但文中所流露出的爱国情怀以及渴求“区宇一统”的思想还是应该肯定的。

②中原丧乱：指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历史事件。当时匈奴刘曜相继攻破洛阳、长安，俘虏晋怀帝和晋愍帝，从而灭亡西晋，占领了中原。流离寇戎：中原人民由于敌人的武装侵略而妻离子散到处逃亡。湮没殊类：中原土地被异族敌人侵占蹂躏。

③先帝：指宋高祖武皇帝刘裕。哀济：同情并救助。将欲：打算，想要。赵魏：后赵早已灭于前秦，宋武帝时北方劲敌只有北魏（拓跋魏）。这里“赵魏”连言实泛指北方异族敌国，而主要是指北魏。同文轨：书同文，车同轨。指统一天下。久凋反于正化：败坏已久的礼制文化返回到正统的教化上来。偏俗归于华风：偏远异族的风俗归附融化于中原华夏风俗。

④运谢事乖：命运衰落事情不顺。仰：含服，抱有。恨存生尽：怀着遗憾结束了生命。

⑤陵茔：坟墓。未几：不久。指宋高祖刘裕被安葬后不久。凶虜：敌人，指北魏。伺隙：趁机，钻空子。《资治通鉴·宋纪一》：“初，魏主闻高祖克长安，大惧，遣使请和，自是每岁交聘不绝。及高祖殂，殿中将军沈范等奉使在魏，还，及河，魏主遣人追执之，议发兵取洛阳、虎

牢、滑台。”是北魏趁刘裕之丧而进攻东晋之事。预在有识：能预先先知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义为观察。

⑥景平：宋少帝刘义符的年号。“景平执事”指少帝手下办事的大臣们。遑纷：遇到麻烦。指少帝即位之初，徐羨之、傅亮等权臣在京师制造事端，排挤和陷害庐陵王刘义真等。岂虑托付：哪敢放心托付他们去驱逐敌寇。

⑦孤城：孤立无援之城，指虎牢。穷陷：困迫无奈而陷落。拯赴：赶去救援。〔《全宋文》等多本“拯赴”只作“极”一字，并连“忠烈”为句。《宋文纪》、焦本作“拯”一字，《百三家集》则二字皆无。中华标点本据《册府元龟》四七七作“拯赴”二字，今从之。〕因朔漠：被围困在北方沙漠地区的孤城里。史载魏军攻破滑台后，各路兵马共攻虎牢。“虎牢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劲兵战死殆尽，而魏增兵转多。魏人毁其外城，毛德祖（虎牢守将）于其内更筑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毁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创，德祖抚之以恩，终无离心。时檀道济军湖陆，刘粹军项城，沈叔狸军高桥，皆畏魏兵强，不敢进。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马渴乏，被创者不复出血，重以饥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资治通鉴·宋纪一》）绵河三千，翻为寇有：黄河以南绵延数千里的土地重新被敌寇占有。虎牢一破，魏军即全部占领了司、青、兖、豫等州诸郡县，分别置守宰以抚之。

⑧晚遣镇戍：指后来派人镇守的那些城邑，即洛阳、滑台、虎牢等。先朝之所开拓：上述各地是刘裕作将军时经过浴血奋战先后从敌寇手中抢夺回来的。一旦：一朝，短时间。

⑨被于近事者：比近来其他事情都重要的事情。“被”义为盖过。

⑩染逆虏：被敌寇占领。备罹（音离）：全都遭受了。靡有止已：没完没了。辄：则，就。致诛殒：加以杀戮。阖门比屋：满门被杀的一家接一家，一户连一户。所为：《宋文纪》作“所谓”。

⑪咸云：都说。舍末：不重视农业生产。陇：陇山，在今甘肃省，有时可以代指甘肃地区。掩袭：乘人不备，突然袭击。

⑫既反：返回之后。关中：地名。相当于今陕西省。河东：指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地区。大城：县名，地处今河北文安县南。《宋文纪》、

焦本作“天城”，误。欲为首尾：想要造成两头夹击的形势。

⑬徒：空，白白地。巢窟：指驻军安身之处。

⑭师老于外：军队因在外时间太久而拖得疲惫。会：机会。观兵耀武：检阅军队，炫耀武力。实指向敌寇宣战。兹日：《宋文纪》作“今日”，义同。

⑮未已：不停止，继续某种状况。忽值新起之众：突然遇上新出现的敌人。异于今：指敌我形势就与现在不同了。

⑯苟：如果。乖：违背，失去。其时：目前这一时机。经略：筹划。虽：即使。万全无必：没有取胜的绝对把握。

⑰历观：逐一考察。类：大都，通常。兼弱：吞并势力弱小的。未之或殊：没有与此不同的。“岂不”句：怎能不依靠天时、人事和理数就取得胜利呢。

⑱度：界线。定期居然：处于一定的时期。意谓抓住时机则兴，失去时机则亡。

⑲天殃：自然灾害。人灾：人为造成的祸患。谋：指谋划攻击有天殃人灾的国家。

⑳魏氏：指魏武帝曹操。强：焦本作“疆”，误。袁、刘：指冀州太守袁绍和荆州太守刘表。晋氏：指司马昭、司马炎。〔顾本及中华本皆作“晋世”。〕拓开：扩大疆土，兼并。葛、陆：指蜀军统帅诸葛亮和吴军统帅陆逊、陆抗。

㉑成事：已经发生过的事。著于史策：史书中有记载。

㉒羌平：指灭亡后秦。晋义熙十三年，太尉刘裕率军收复洛阳、潼关，攻克长安，后秦君主姚泓请降，刘裕将其押送建康斩首，后秦宣告灭亡。姚泓为羌族，故称“羌平”。亦谓：又认为。虏当俱灭：其他的少数民族敌寇也应当一起消灭。滑台：古地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当时为北魏所占。北魏以滑台和金墉、虎牢、碣磬为河南四镇。指日：不久的将来。

㉓违律：发生变故。据《资治通鉴·晋纪四十》记载，刘裕攻克长安后，因众将思归，没有再继续征战，率大军返回彭城，而让其次子刘义真镇守长安。义真年少，手下诸将各怀鬼胎，结果沈田子以反叛罪杀王镇恶，王修又杀沈田子，义真又使左右刘乞等杀修。“修既死，人情

离骇，莫相统壹。”而夏王勃勃加紧进攻长安，“长安樵采路绝”，危在旦夕。最后，刘裕只好派人接回义真，放弃长安。长安再次陷落，旋即潼关失守。潼关：关口名。西近华山，南临商岭，北距黄河，东接桃林，为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历代均为军事要地。用缓天诛：因而延缓了对北魏等寇虏的诛伐。

④五胡代数齐世：指五胡乱华，各自为政。西晋末年，北方匈奴族刘渊及赫连氏、羯族石氏、鲜卑族慕容氏及乞伏氏、氐族苻氏及吕氏、羌族姚氏，相继建立王朝，史称“五胡十六国”。

⑤卞庄：春秋时鲁国大夫，食邑于卞，谥庄，故称卞庄子。其人以勇力著名，《论语·宪问》：“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寿考堂本本“卞庄”误作“示庄”。】

⑥仰望圣泽：（在五胡践踏下的中原人民）盼望刘宋皇帝前往解救。渴饥：焦本作“饥渴”。注心：倾心，心里想望。南云：喻指南方的刘宋大军。

⑦来苏：从疾苦之中获得重生。典出《尚书·仲虺之诰》：“徯予后，后来其苏。”原意是在夏桀压迫下的人民盼望商汤，商汤来了他们才能复苏解放。冀：希望。晋刘琨《劝进表》：“四海望中兴之美，群生怀来苏之望。”“来苏之冀”与“来苏之望”同意。此而弗乘：如果不趁此机会。未兆：难以预料。

⑧即日：眼下，现时。诚无兼储：确实没有多余的储备。待：凭靠。乘会：利用机会。于我为易：对我们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易”指改换为另一种情况。贵在：《全宋文》作“则在”，焦本、《百三家集》作“责在”，皆误。得时：寻得时机。

⑨方：比，比较。乃当有优：应该要强一些。

⑩损益：指攻伐河北的好处和坏处。自：在。贡典：指《尚书·禹贡》篇，其中记载了“冀州”即河北的地理环境和物产情况。《焦本“著”作“箸”。】先才：前代贤人。经创：经营开创。

⑪孰若一往之费：大意是说跟从河北可能得到的收获来比，前往攻伐所需的军费开支实在微不足道。

⑫惩：鉴于，以某事为戒。关西：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南）以

西。“关西之败”疑指上述“长安违律，潼关失守”之史实。

⑬种类：指人种民族。

⑭霸上：地名。在陕西长安县东。甘泉：汉宫名，又叫云阳宫，在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汉文帝时期，“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人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史记·匈奴列传》）。此两句即言其事。远戍之军：指当年奉命留守长安的刘义真军。值新故交代之际：正赶上刘宋取代东晋这一新旧交替的时候。这几句意在说明西部敌寇难以应付，自古即然，义真关西之败情有可原。

⑮旧户：原晋朝臣民而沦于敌寇者。差：几乎。判阻：分隔阻挡。三关：指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

⑯风靡：顺风倾倒，所向无敌。冀方山固：河北正好有山隘可以固守。

⑰陇西：陇山以西，指甘肃东南部地区。晁错：汉颍川人。文帝时为太子家令，号称“智囊”，每上书言事。景帝时迁御史大夫，请削诸侯封地以尊京师，引起吴楚七国叛乱，景帝不得已斩错于东市。兴言：发表意见。据《汉书·晁错传》：“是时匈奴强，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法曰大有利。……”“陇西伤破”云云即本于此。贾谊：汉洛阳人。文帝时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他屡屡上书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迁梁怀王太傅，久郁病卒，年三十三。其“愤叹”匈奴之事，见于《汉书·贾谊传》，他说：“今匈奴慢慢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今，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入乎！……可为流涕者此也。……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

命，伏中行说而答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

⑩方：比。赊（音奢）：宽松，迟缓。意谓现在的情况比汉时严重多了，更应该抓紧机会消灭敌寇。

⑪晋武：指晋武帝司马炎。中主：中等才能的君主。天祚（音坐）其德：上天根据他的德行而赐给他皇帝之位。孙皓：孙权之孙，三国吴末帝。为人暴虐无道，晋武帝咸宁六年首都建业被攻破后归降于晋，被封归命侯。钜平：县名，汉置，属泰山郡。故地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此指晋所封钜平侯羊祜。羊祜都督荆州军事长达十年，积极筹划伐吴，为晋灭吴而统一全国立有头功。荀：指荀勖，颍阴人。仕三国魏，累任中郎。入晋为侍中，受封济北郡公，进位光禄大夫。专掌机密，常与羊祜计谋伐吴。贾：指贾充，襄陵人。晋武帝受禅，有佐命功，累迁司空、侍中、尚书令。发动伐吴战役，奉命统总六师。区字：天下。〔焦本作“区于”，误。〕

⑫霜威：如寒霜肃杀般的威严。素风：高洁淳朴的品行。〔《宋文纪》“共”作“并”。〕协：合，加上。岳牧：地方长官。虎臣：勇猛善战的武将。而天威远命，亦何敌不灭：如果皇帝命令远征，凭借您的天威，还有什么敌人不能被消灭呢。〔《全宋文》“威”原作“或”，中华本据《册府元龟》四七七、焦本《谢康乐集》改，今从之。《宋文纪》正作“天威”。又《全宋文》及《百三家集》“何敌”作“同敌”，误，今亦改正。〕

⑬矧（音审）：况且，何况。伊：彼，那些。假日而已：只是借日子苟延残喘罢了。

⑭伏惟：俯伏地上请求，是“希望”意思的谦敬说法。谟：谋。

⑮侧陋：见识偏颇短浅。窅景岩穴：指隐居山林。“窅景”犹“藏身”，“景”同“影”。岱宗：即泰山。古代帝王扩疆启土歼敌灭寇建立奇功大勋后，往往要到泰山上祭祀封禅以感谢上天。故这里的“岱宗之封”意味着取得消灭敌寇光复河北的胜利。相如：指司马相如，字长卿。汉代成都人。武帝时，因献赋被任命为郎，成为著名文学家。其文笔华丽雕琢，被当成赋体文学的榜样。庶：希望。史谈：指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汉武帝时任太史令，故称“史谈”。汉武帝曾到泰山封禅，“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

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袞，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史记·太史公自序》）。以此：明刻本、寿考堂本作“以以此”，衍一“以”字。谢病：因病辞官。恨：遗憾。《寿考堂本误作“恨”。】

④触置：《全宋文》“置”原作“置”，其余各本亦作“置”。中华本校记：按触置无义，当是“触置”之误。《诗·周南·兔置》：“肃肃兔置。”置，罟也，网也。盖借置罟以喻法网。今改正。暂违禁省：马上就要离开京师。虑：想念，盼望。昧死以闻：冒着犯死罪的危险将我的愚见写下来告诉您。

46 自理表^①

臣自抱疾归山，于今三载。^②居非郊郭，事乖人间，幽栖穷岩，外缘两绝，守分养命，庶毕余年。^③忽于去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颙二十七日疏云：^④“比日异论噂嗜，此虽相了，百姓不许寂默，今微为其防。”^⑤披疏骇惋，不解所由。^⑥便星言奔驰，归骨陛下。^⑦及经山阴，防卫彰赫，彭排马枪，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竟道。^⑧不知微臣罪为何事。及见颙，虽曰见亮，而装防如此，唯有罔惧。^⑨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证，非但显戮司败，以正国典，普天之下，自无容身之地。^⑩今虚声为罪，何酷如之！^⑪夫自古谗谤，圣贤不免，然致谤之来，要有由趣。^⑫或轻死重气，结党聚群；或勇冠乡邦，剑客驰逐。^⑬未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之罪；山栖之士，而构陵上之衅。^⑭今影迹无端，假谤空设，终古之酷，未之或有。^⑮匪吝其生，实悲其痛；诚复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⑯是以牵曳疾病，束骸归

款。^⑦仰凭陛下天鉴曲临，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⑧

臣忧怖弥日，羸疾发动，尸存恍惚，不知所陈。^⑨

【校注】

①《全宋文》据《宋书·谢灵运传》收录，拟题作《诣阙自理表》。《宋文纪》题作《诣阙上自理表》，焦本、《百三家集》题为《诣阙上表》，皆取传文叙述语“诣阙”二字入题，欠妥。《北堂书钞》及《太平御览》题作《自理表》，较合适，今从之。据本传，谢灵运在第二次隐居始宁期间，曾因决湖为田事与会稽太守孟顗构成仇怨，孟顗一方面发兵自防，一方面上书给皇帝，告谢灵运有“异志”。谢灵运害怕因此获罪，急忙赶往京城，向文帝呈上此表，以为自己辩护。时在元嘉八年（公元431年）。

②谢灵运于元嘉三年入朝作秘书监，不甚得意，故称病辞职，于元嘉五年回归故乡始宁东山。至上此表之元嘉八年，正好过了三年。

③郊郭：城邑附近。乖：不同。幽栖穷岩：隐居于偏僻的岩穴。外缘两绝：指隐居者不与外界接触，而外界也无法跟隐居者交往。庶毕余年：希望就这样过完后半生。

④于去月：在上个月。【顾本及中华本《谢灵运传》“于”作“以”。】疏：臣下因公事写给皇上的奏折。当时弹劾朝臣要求“露章”或“露版”，即上章纠举，必先显露，使被劾者知而服罪。孟顗在上奏皇帝的同时，必须将疏的内容抄写一份送给谢灵运，表示光明正大地告御状，故谢灵运得见疏文。

⑤比日：连日。噂嘈：议论纷杂。此虽相了：谢灵运乱发议论这件事情本身虽然可以不计较。百姓不许寂默：百姓们不愿意沉默。意谓百姓会因此闹事造反。微为其防：稍稍为百姓闹事作一些防备。

⑥披疏：阅读疏文。骇惋：惊惧，害怕。所由：原因，为什么。

⑦星言奔驰：连夜赶路。“言”为助词，无实义。归骨陛下：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皇上。

⑧山阴：县名，属会稽郡。即今浙江绍兴市。防卫彰赫：指大张旗鼓地布防设卫，显得威风森严。【《太平御览》卷三三七“防卫”作“方

卫”，误。《北堂书钞》卷一二六作“防御”。】彭排：横排。“彭”音“旁”，有旁出、横阻之义。衢巷：大街小巷。侦逻：探查巡逻的队伍。戈甲竟道：执戈披甲的武士在路上走来走去。

⑨见亮：谅解我，原谅我。“见”代指自己。罔惧：迷惑恐惧。

⑩昔忝近侍：指前几年在京城作秘书监，常伴皇帝左右。“忝”为谦词。豫蒙：承受。“豫”通“与”，参与其中，与某事相关。意谓像众臣一样受到皇帝的恩宠。非但：寿考堂本误作“非告”。显戮司败：由司法官吏公开惩处。“司败”原为春秋时陈楚等国主管刑狱的官，晋代并无此官名，借古官名代指法官而已。

⑪虚声为罪：造谣谎报，虚构罪行。

⑫不免：寿考堂本误作“不兑”。要有由趣：总是有原因的。

⑬勇冠乡邦，剑客驰逐：指在地方私养武士而横行霸道的行为。

⑭俎（音祖）：古代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豆：古代祭祀时盛瓜果等食物的器具。“俎豆之学”指研习儒家礼制的学人。逆节：违反礼制。山栖之士：隐居山林的人。陵上：欺凌皇上，谋反朝廷。衅：缺陷，过失，罪恶。

⑮影迹无端：无影无踪，无缘无故。终古：从古至今，整个古代。【寿考堂本误作“络古”。】未之或有：没有这种情况。

⑯匪：通“非”。吝：舍不得。诚：确实。复：反复，多次。内省不疚：问心无愧。

⑰牵曳（音业）：拉扯，拖抱。束骸：捆缚身体。归款：犹归还。古代臣民认为自己的一切包括身体都是属于君王的，故将自己交由君王处理可称为归还。

⑱仰凭：仰望，全凭。天鉴曲临：洞察隐曲，明白事情真相。

⑲忧怖弥日：整天担惊受怕。羸（音雷）疾：类似风痺的病。尸存恍惚：身体疲惫，神志不清。不知所陈：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意谓如有不当，请皇上谅解。

文七 其他

47 游名山志^① 并序

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②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③俗议多云，欢足本在华堂，枕岩漱流者乏于大志，故保其枯槁。^④余谓不然。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邪？^⑤语万乘，则鼎湖有纵辔；论储贰，则嵩山有绝控。^⑥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愿辞汉傅。^⑦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校注】

①据《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乾隆绍兴府志》等辑录，各则分别注明出处。此志原有相当规模，曾单独抄行或刊行，故《隋书·经籍志》及宋高似孙《剡录》皆著录《游名山志》一卷。但宋代以后散佚，今所见皆为辑录。《全宋文》仅辑得11则，顾本多辑出20条，又将《全宋文》原一条分作两条，共计得32条，这当然仍只是原书的一鳞半爪。顾本对32条按地域关系作了整理，并加上有关小标题，颇便观览，今皆依从之。志文非作于一时一地，大体始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迄于元嘉九年（公元432年），所记包括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市）、东阳郡（今浙江金华市）、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市）、临川郡（今江西抚州市）等广大地域的名山胜水，可与谢灵运的山水诗赋相互参照。

②所资：依赖、借助的东西。所适：适宜、乐意的东西。〔顾本作“生之所资”、“性之所适”，《全宋文》及《艺文类聚》、《百三家集》皆作“人生之所资”、“性分之所适”，分别多一“人”字和“分”字。今从后者。〕

③滞所资之累：大意为停留在世俗官场，受到物质利益的牵累。拥其所适之性：具有适宜于观赏山水的性情。意言虽未超凡脱俗，而生性喜好山水。

④俗议多云：世俗的看法大多认为。〔《艺文类聚》“俗议”作“世识”。〕欢足本在华堂：大意指欢乐的根本在于富贵华丽的生活。枕岩漱流者：指隐居山林之人。保其枯槁：指安于贫困的生活。〔《艺文类聚》“漱”误作“嗽”，“乏”误作“之”。〕

⑤横流之弊：指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政治弊端。治：《艺文类聚》作“理”，盖传抄时避唐高宗名讳改。故有屈己以济彼：所以有人委屈自己投身自然的意愿而施展才能去救助社会政治。〔《全宋文》及《艺文类聚》、《百三家集》等“故有”之间原多一“时”字。顾本无“时”字，并认为此句似应作“故有屈己以济彼者”。今删“时”字，而“者”不必增补。〕贤于清旷之域：比清新空旷的自然环境更好。邪：顾本作“耶”，语气助词。

⑥万乘：一万辆兵车。此代指帝王。鼎湖：地名，在今河南荆山下。纵轡（音配）：放开马缰绳。《史记·封禅书》：“黄帝铸鼎于荆山下，鼎成，乘龙上仙。后人因名其处曰鼎湖。”“鼎湖纵轡”即指黄帝抛弃帝位而成仙之事。储贰：太子。嵩（音松）山：山名，在今河南登封县北。绝控：挣断尘世的拘束控制。《列仙传》：“王子乔者，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嵩山绝控”即指太子晋辞朝入嵩山隐仙之事。

⑦陶朱：春秋时越国臣相范蠡。揖：拜别。范蠡佐助越王句践灭吴，以越王为人不可共安乐，遂弃官远去，至陶地，以经商致富，世称陶朱公。事见《史记·货殖传》。留侯：汉高祖太子太傅张良。高祖得天下，使张良自择留地三万户，封为留侯。后来张良不愿再作官，希望辞去太傅职位而从赤松子学仙修道。事见《史记·留侯世家》。

永嘉郡：横阳诸山

横阳诸山，草多恒山。^⑧（据《太平御览》卷九
九二）

【校注】

⑧横阳：县名，属永嘉郡，当今浙江平阳县。恒山：草药名，一名玄草。味苦寒，主治伤寒。

楼石山

楼石山多支子也。⑨（据《太平御览》卷九五九）

楼石山多章枕，皆三、四、五围。⑩（据《太平御览》卷九六〇）

【校注】

⑨楼石山：在横阳县。《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楼石山，从平阳江（即今平阳县敖江）西上十五里，其山西峰顿耸三石，鼎足之状。”支子：即梔子，木名，果实可入药。

⑩章枕（音由）：木名，即樟树。围：一人张手合抱的大小叫一围。

石室山^⑪

楠溪入一百三十里有石室，北对清泉，高七丈，广十三丈，深六十步，可坐千人。⑫状如龟背，石色黄白，扣之声如鼓。沿山石壁，高十二丈，古老传云是石室步廊。（据《太平寰宇记》卷九九）

石室药多黄精。⑬（据《太平御览》卷九八九）

石室紫苑。⑭（据《太平御览》卷九九三）

【校注】

⑪石室山：一名大若（箬）山，道家称为第十二福地。在今浙江永嘉县小楠溪附近。谢灵运有《石室山》诗。

⑫楠溪：水名，古今名同。今又有小楠溪，为楠溪支流。

⑬石室：原文作“名室”，顾本校注云当是“石室”之误，今据改。黄精：草药名。其根如嫩姜，可入药。道士认为服用此药可以轻身延

年。

⑭紫苑：草药名，即紫菀，又名青菀、返魂草等。疑此与上则原为一句，即“石室多黄精、紫苑”，《太平御览》引用时根据主题各取所需，故加分割而又增字成句。下面亦有类似情况，不复说明。

泉 山

泉山顶有大湖，中有孤岩独立，皆露密房。^⑮
《汉史》朱买臣上书云：^⑯“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
(据《太平寰宇记》卷九九)

泉山竹际及金州多麦门冬。^⑰ (据《太平御览》卷九八九)

泉山多牡丹。(据《太平御览》卷九九二)

【校注】

⑮泉山：在永宁县南，大概在今浙江温州市南。《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泉山，从永宁南出三十里，东北枕海。《永嘉（郡）记》：山北有众泉，天旱此泉不干，故以名山。山东有瀑布，长数十丈。”

⑯《汉史》：即《汉书》。朱买臣：汉吴县人。武帝时为中大夫侍中，后任会稽太守。所上之“书”见《汉书·朱买臣传》。

⑰竹际及金州：所指不详，疑有讹误。麦门冬：草药名，一名天门冬。以根入药。

步 廊 山

步廊山，远望如有屋宇之形，因而名之。^⑱ (据《太平寰宇记》卷九九)

【校注】

⑱步廊山：在永嘉郡安固县（今浙江瑞安县）。《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步廊山，在（温）州东北二百二十里，从瑞安江入，远望如有屋

字之形，因而名之。见谢公《名山志》。”顾本校注云，唐时始改安固为瑞安，故知《寰宇记》所引非谢灵运原文。所谓瑞安江，即今之飞云江，在瑞安县南。又瑞安在温州市南，不在东北，疑原文有错讹。

破石山·石帆山^①

破石溪南二百余里，又有石帆，修广与破石等度，质色亦同。^②传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为石帆，故名彼为石帆，此名破石。（据《艺文类聚》卷八）

【校注】

①此则所记破石山、石帆山与《永嘉郡记》不尽一致，又与今名互倒。《太平寰宇记》卷九九：“石帆，《永嘉（郡）记》云：‘永嘉（江）南岸（顾本按当作“北岸”）有帆石，乃尧时神人以破石为帆，将入恶溪道次，置之溪侧。遥望有似张帆，今俗号为张帆溪，与天台山相接。’”所谓永嘉江，即今瓯江（在温州市北）。所谓恶溪，即今好溪，为大溪支流；大溪乃瓯江上流，古称青田溪。恶溪自东阳县、缙云县来，至丽水县南入大溪。丽水县在南朝时为松阳县地，属永嘉郡。又据顾绍柏先生实地调查，破石山今名破片山，在温州市北瓯江对岸、永嘉县南朱涂乡，由两块高约百米的巨石构成，耸峙江边，形如张帆。石帆山，今名同，在青田县石帆乡石帆村，临大溪，山岩壁立，高约百米，形如帆蓬。然则谢灵运所指的破石山即今石帆山，所指的石帆山即今破片山。

②破石溪：当指青田溪（今大溪）的一段，因溪畔有破石山（今石帆山）而得名，俗又称张帆溪。修广：长和宽。等度：尺寸相同。

吹台山^②

吹台有高桐，皆百围。峰阳孤桐，方此为劣。^②
（据《初学记》卷二八）

【校注】

②吹台山：在今浙江温州市南。《太平寰宇记》卷九九：“吹台山，其山状如台楼，下有飞泉、石池，生椅、梧及笙箫之竹。”

②峰阳：峰山的南面。峰山，在今山东邹县东南，一名邹山。《尚书·禹贡》：“峰阳孤桐。”孔安国传：“孤，特也。峰山之阳，特生桐，中琴瑟。”谢灵运未亲至峰山，此套用古书成句而已。方此为劣：跟这里的桐树比较要差一些。

赤石山^②

永宁、安固二县中路东南，便是赤石，又枕海。^②（据《文选》卷二二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题李善注）赤岩山水石之间，唯有甘蕉林，高者十丈。^②（据《太平御览》卷九七五）

【校注】

②赤石山：在今浙江温州市南。谢灵运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初夏到过此地，作《游赤石进帆海》诗。参见谢灵运诗集。

②永宁：晋时县名，属永嘉郡。约当今之温州市及永嘉县。“安固”县见前注。枕海：指山体的一部分浸入海中。南朝时赤石山一带还是一片海域，后渐变为陆地。《光绪永嘉县志》卷二：“帆游山，在（温州）城南三十里，吹台之支，南接瑞安界，东接大罗山。地昔为海，多舟楫往来之处，山以此名。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即此。”

②赤岩山：即赤石山。甘蕉：指果实可供食用的芭蕉（另有不堪食用者亦名甘蕉），南方人也叫大蕉。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甘蕉，望之如树，朱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二尺许。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着茎末，百余子，大各为房，相连累，甜美，亦可蜜藏。”

新 溪

新溪蛎味偏甘，有过紫溪者。^②（据《太平御览》）

卷九四二)

【校注】

⑥新溪：水名，属永嘉郡乐成县（今浙江乐清县）。《太平御览》卷九四引《永嘉郡记》：“乐成新溪口有蛎屿，方圆数百亩。四面皆蛎，其味偏好。”蛎：即牡蛎，海中的一种软体动物，肉鲜美。紫溪：即今昌化溪，出浙江临安县西百丈山，是天目溪支流。“有过紫溪者”指新溪之蛎在某些方面有超过紫溪牡蛎的地方。

地肺山

地肺山者，王演《山记》谓之木榴山，一名地肺。⑦（据《初学记》卷五）

【校注】

⑦地肺山：今名玉环山，在浙江玉环县主岛玉环岛上。木榴：《太平寰宇记》卷九九作“木陋”。

芙蓉山⑧

芙蓉渚有耸石头，如初生芙蓉，色皆青白。（据《太平御览》卷五二）

芙蓉山有异鸟，爱形顾影不自藏，故为罗者所得，人谓鵕鵒。⑨（据《太平御览》卷九二八）

【校注】

⑧芙蓉山：在今浙江乐清县境。《太平寰宇记》卷九九：“芙蓉山，去瞿口五十里，西南上三峰有四耸石，并高三四尺，森然如芙蓉，红赤相映，因以为名。”

⑨罗者：用罗网捕鸟的人。鵕鵒：字书无“鵒”字，疑“鵕鵒”当作“鵕鵒”。鵕鵒（音宅牢），鸟名，毛备五色。见《广韵》。

东阳郡：缙云山^①

凡此诸山多龙须草，以为攀龙而坠，化为此草。^②又有孤石，从地特起，高三百丈，以临水，绵连数千峰，或如莲花，或似羊角之状。（据《太平寰宇记》卷九九）

【校注】

①东阳郡：晋时辖长山、太末、乌伤等九县，治长山（今浙江金华市）。缙云山：即今浙江缙云县之仙都山，为著名风景区，道家看作第二十九小洞天，有鼎湖峰、倪翁洞、姑妇岩等风景点。

②龙须草：又名龙刍、龙修。叶长，其茎可织席。攀龙而坠：传说黄帝在鼎湖峰下铸鼎炼丹，事成后有黄龙飞来，垂须接黄帝登仙而去。或有旁人也想攀援龙须，结果龙须断坠，其人不得成仙，而龙须则化为此草，故名龙须草。

会稽郡：石壁山^③

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涧凡有五处。^④
南第一谷，今在所谓石壁精舍。^⑤（据《文选》卷二
二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题李善注）

【校注】

③此则《全宋文》亦有收录，但整段缀接于《赤石山》“枕海”下，断句与此异。今从顾本分为二则。会稽郡：辖山阴、上虞、始宁、剡等十县，治山阴（今绍兴市）。石壁山：始宁县东山之一峰，因其方正如楼，又名石楼山。今当地人常用石壁山代指整个东山。南朝时始宁县辖区大致包括今浙江上虞县南部和嵊县北部，县治在今嵊县三界镇，而东山却在今上虞县上浦。

④巫湖：又名太康湖，在石壁山下。宋时已湮废。顾本原无“巫”

字，而《全宋文》及《宋文纪》卷十、焦本、《百三家集》皆作“巫湖三面”，今据补一“巫”字。枕水渚：山水相连，山脚就是水边。

⑭石壁精舍：指建在石壁山上供四方僧众讲授传播佛法道义的寺院。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

临江楼

从临江楼步路南上，二里余，左望湖中，右傍长江也。^⑮（据《文选》卷二五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诗“系缆临江楼”李善注）

【校注】

⑮临江楼：在始宁县。长江：即浦阳江，亦即今之曹娥江，流经今浙江嵊县、上虞县，注入杭州湾。也：《全宋文》及《宋文纪》卷十、焦本、《百三家集》皆无此字。

南门楼

始宁又北转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园南门楼。^⑯自南楼百步许，对横山。^⑰（据《文选》卷三十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诗题李善注）

【校注】

⑯汀：水边平地，或水中小州。十里：顾本原作“七里”，而《全宋文》及《宋文纪》卷十、焦本、《百三家集》皆作“十里”，今从众。南门楼：在谢灵运居所的园中，又叫南楼。参《南楼中望所迟客》诗。

⑰百步许：百步左右。顾本原作“百许步”，今从《全宋文》、焦本、《百三家集》等作“百步许”。

石门山

石门山，两岩间微有门形，故以为称。^⑱瀑布飞

泻，丹翠交曜。^③（据《艺文类聚》卷八）

石门涧六处。^④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两边石壁，右边石岩，下临涧水。（据《文选》卷二二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诗题李善注）

【校注】

③石门山：在今浙江嵊县北（南朝时属始宁县）。〔《宋文纪》卷十作“西南有石门山”。〕

③丹翠交曜：岩石的赤红色和草木的翠绿色交相辉映。

④涧：夹在两山间的流水，即山谷溪水。

浮玉山

《山海经》有浮玉山，北望具区。^①今余姚鸟道北禾山与具区相望，即浮玉也。^②（据《乾隆绍兴府志》卷四）

【校注】

①浮玉山：在今浙江余姚县。《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晋郭璞注：“具区，今吴县西南太湖也，《尚书》谓之震泽。”“具区”今仍称太湖，在江苏南部。

②余姚：县名，属会稽郡，西与上虞县接壤。今同名。鸟道：余姚县内地名。禾山：在余姚县西北。今按，谢灵运以禾山即浮玉山，而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则认为“谢说误也”，因为《山海经》浮玉之山有“苕水出于其阴”，而今苕水出天目山。未知谁是，姑存疑待考。

横山

横山诸小草多芎蒭。^③（据《太平御览》卷九九

〇）

【校注】

④横山：在始宁县，即今上虞县东山北，与东山相距十里左右，西临曹娥江。芎蒭（音凶穷）：香草名，根茎可入药。此草茎叶细嫩时名葍芜，茎叶壮大时曰江蒿。

神子溪

神子溪，南山与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涧数里。^④
（据《文选》卷二二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题李善注）

【校注】

④神子溪：在今浙江绍兴市南。斤竹涧：在今浙江绍兴市南斤竹岭一带。

石簣山

石簣山缘崖而上，高百许丈，里悉青苔，无别草木。^⑤（据《太平御览》卷一〇〇〇）

【校注】

⑤石簣（音槐）山：即宛委山，为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会稽山脉之一峰。山形似簣，故名。传说禹得金简之书于此。百许丈：百丈左右。

强 中

桂林顶，远则嵎尖强中。^⑥（据《文选》卷二五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诗题李善注）

【校注】

④桂林：山名。《嘉泰会稽志》卷十八：“桂林山，《十道志》：谢灵运著《山居赋》处。或云始宁之东山也。一云余姚县有楸林山，即此。桂讹为楸，未详。”顾本按，南朝时余姚县与上虞、始宁、剡等县接壤。楸同“茂”。嵎尖：即嵎山。据《水经注·浙江水》所载，嵎山属剡县（今嵎县剡溪以东），嵎山属始宁县（今上虞县南及嵎县剡溪以西），两山虽然异县，然峰岭相连。两山交界处在今嵎县北嵎浦一带。强中：《全宋文》、焦本、《百三家集》皆作“疆中”，误。“强中”即强口溪，在今浙江嵎县北。《同治嵎县志》卷一：“强口溪，在（嵎）县北二十五里游谢乡，水自仙岩入剡溪。晋王谢诸人冬日至此，见水石清妙，徘徊不能去，曰：‘虽寒，犹当强饮一口。’故名。又名强中。”谢灵运所说强中应该是指嵎浦，与县志所说不合。

天姥山

天姥山上有枫千余丈，萧萧然。^⑦（据《太平寰宇记》卷九六）

【校注】

⑦天姥山：在今浙江新昌县南。南朝时为会稽郡与临海郡之界山。萧萧然：耸立摇晃的样子。

临川郡：华子冈^⑧

华子冈，麻山第三谷。故老相传，华子期者，禄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顶，故华子为称也。^⑧（据《文选》卷二六谢灵运《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题李善注^⑨）华子冈上杉千仞，被在崖侧。^⑩（据《太平御览》卷九五七）

【校注】

④临川郡：南朝时辖临汝、西丰、南城等九县，治临汝（今江西抚州市西）。华子冈：山名，在今江西南城县西南。

④禄里先生：秦末汉初人，有德望，隐居商山，为商山四皓之一。《顾本无“先生”二字，而《全宋文》、《宋文纪》、焦本、《百三家集》等皆有“先生”二字。】

⑤李善注此条，误将《游名山志》题作《山居图》。

⑤仞：古代长度单位，约合七尺或八尺。被：指杉树枝叶往下斜挂，覆盖着崖岩。

48 七济^①

翠缕媚眉，朱裳妍形。^②

朝食既毕，摘果堂阴。^③春惟枇杷，夏则林擒。^④

【校注】

①上则据《太平御览》卷六八六，下则据《太平御览》卷九七一收录。皆为残篇。七：古代文体之一。《楚辞》有《七谏》，西汉枚乘有《七发》，后世多仿作，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张协《七命》等，遂形成一种专门的文体，称“七体”。《七济》也属于这一类。

②缕（音瑞阳平）：帽带的末梢部分。《礼记·内则》“冠绥缕”孔疏：“结缕颌下以固冠，结之余者，散而下垂，谓之缕。”媚眉：《全宋文》原阙“眉”字。顾本作“媚眉”，今从之。妍形：漂亮的外形，指婀娜多姿的体态。

③朝食：早餐。堂阴：庭院。

④惟：关联词，无实义。林擒：也作林禽或林禽，果名。即沙果，又叫花红、来禽。或谓此果味甘，能招众禽，故有林禽、来禽之名。

49 《晋书》序及正文十则^①

序

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②

【校注】

①序据《文选》卷三八南朝梁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势门上品”李善注收录，有阙文。李注原作《宋书序》，据胡克家《文选考异》改“宋书”为“晋书”。《宋书·谢灵运传》：“又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令灵运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谢灵运撰《晋书》的时间在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时在京任秘书监。原书早已散佚，这里所收录的几则正文是顾本从《文选》、《北堂书钞》、《梁书》、《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的；顾本原作附录，考虑到既为谢灵运所撰，其著作权应属谢灵运，故作为谢灵运文正式收录，为便于校注时指称，我们给每则正文加上序号。另有《晋书·武帝论》比较完整，各本均作为独立的一篇加以收录，今从众编在“论·问答”类中，实际上也是《晋书》正文的一部分，可以收编于此。

②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五《刘毅传》上疏论九品中正之弊，云：“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谢灵运此二句与刘毅疏论中那两句话说法略有不同，实际上意思一样。

正文

1、^①夫唐虞内禅，无兵戈之事，故曰文德；^②汉魏外禅，有翦伐之事，故曰顺名。^③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称以为禅代邪！^④

【校注】

①此则据《文选》卷四九晋干宝《晋纪·论晋武帝革命》“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李善注收录，在《晋书》中当属《武帝纪·禅位表》。

②唐虞：指唐尧和虞舜，为古史传说中的两位帝王。禅（音善）：把帝王之位传给人。《孟子·万章上》：“唐虞禅。”因为虞舜是唐尧自己看中的接班人，自愿要将帝位传授给贤能的虞舜，所以称“内禅”、“文德”。

③汉魏：原文作“汉晋”，今据史实及注^①晋干宝文“汉魏外禅”改。翦伐：杀戮。顺名：借用名义。

④僭称：以僭为称，认为是超越本分的非礼行为。

2、^⑤孝武节奢饰，禁绢扇。^⑥

【校注】

⑤此则据《初学记》卷二五收录。疑“孝武”为“武帝”之误，故此文当属《晋书·武帝纪》。

⑥节奢饰：节制奢侈的装饰。禁绢扇：禁止用丝织品制作仪扇。

3、^⑦元康二年春二月，巴西界竹生花，紫色，结实如麦。^⑧

【校注】

⑦此则据《初学记》卷二八收录。文凡两见，第一次摘引“元康二年”后无“春二月”三字。此文当属《晋书·孝惠帝纪》。

⑧元康：晋惠帝司马衷年号。元康二年为公元292年。巴西：四川西部。

4、^⑨建兴四年，刘曜权帅群狄逼于京都，内外断

绝，军不通。^⑩初，长安城中户不盈万，蒿棘成林；^⑪季年亡一旅，公私有四乘，遂乃君臣窘迫，幽辱凶丑。^⑫

【校注】

⑨此则据《北堂书钞》卷一三九收录。按“万”为衍文。此文当属《晋书·孝愍帝纪》。

⑩建兴：晋愍帝年号。建兴四年为公元316年。刘曜：字永明，匈奴族。原仕汉王刘渊，为大司马，公元318年在长安自立为帝，国号赵，史称前赵。群狄：各少数民族军队。京都：指长安。当时为西晋都城。公元316年，刘曜攻破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

⑪户不盈万：不满一万户人家。原文作“户不盈百万”，顾本嫌其多，“按‘万’为衍文”而删作“户不盈百”，但作为西晋京都而不满百户，虽在战乱之中亦实难信从，故今疑“百”为衍文而删“百”留“万”，庶几更合情理。蒿棘：丛生的杂草、荆棘。“蒿”字原作“蒿”，误。今据顾本正。

⑫季年：末年。亡一旅：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公私有四乘（音剩）：指公家的和私人的加起来一共只有四辆战车。春秋时战车一辆，配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晋代估计也差不多。窘迫：困顿无奈。幽辱凶丑：被敌寇俘虏羞辱。

5、^⑬秦有太尉，掌兵。^⑭汉仍修之，或置或省。^⑮是故司马之官，主九伐之职。^⑯

6、古者重武事，贵射御，取其捷御如仆，各置一人，尚书六人，谓之八座。^⑰参摄百揆，出纳王命，古元凯之任也。^⑱

7、以其总掌禁中书记，谓之“中书”。^⑲汉成帝已后无复中书之职。^⑳

8、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

是为三台。^①自汉罢御史大夫，而宪台犹置，以丞为台主，中丞是也。^②

【校注】

⑬5、6、7三则据《初学记》卷十一收录，第8则据《初学记》卷十二收录。这四则皆当属《晋书·职官志》中的文句。

⑭太尉：官名。掌兵：掌管军事。

⑮仍修：沿袭遵从。或置或省：有时设置（太尉一官），有时不设。

⑯九伐：天子对诸侯或地方势力进行制裁的九种办法。《周礼·夏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欺凌）弱犯寡则眚（削地）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圻（撤职）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⑰射御：射箭和驾车。捷御：驾车快捷。仆：车把式，专门驾车的人。

⑱参摄：参谋代管。百揆：总管，总领国政。出纳：传达。元凯：又作“元恺”，指皇帝的辅佐大臣。《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古帝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恺，后人因此称皇帝的辅佐大臣为元恺（凯）。任：职责。

⑲禁中：秦汉时皇帝宫中称禁中，言门户有禁，非侍卫及通籍之臣不得入内。至汉元帝，皇后之父名禁，故改禁中为省中。

⑳已后：同“以后”。无复：不再有。

㉑尚书：汉代的尚书掌管文书，群臣章奏都经过尚书，位虽不高而权很大。御史：秦汉的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地位较高，主管法律，有弹劾纠察之权。谒者：秦汉的谒者掌宾客宴飨及迎送通传。

㉒中丞：东汉将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而以中丞为御史台长官。中丞居殿中，故以为名。掌管兰台图书秘籍，外督部刺史，内领诸御史，受公卿奏事，弹劾察举非法。

9、^③晋世文士之避乱者，殆非其人。^④惟阮思旷遗

荣好遁，远殆辱矣。^②

【校注】

②此则据《梁书》卷五二《止足传》收录，原当属《晋书·止足传》文。

②殆非其人：恐怕并不是那种真正的隐士。

②惟：通“唯”，只有。阮思旷：即阮裕，字思旷。曾为王敦主簿，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终日酣醉，以酒废职，被出为溧阳令，得免王敦叛乱之难。后拜临海、东阳二郡太守，屡辞征聘。他认为人不需广学，而应以礼让为先，故终日静默，无所修治。后隐居剡山。遗荣好遁：抛弃荣华，爱好隐遁。远殆辱：远离危险和耻辱。

10、^②刘曜、王弥入于京都，焚烧宫庙，六宫幽辱。^③愍怀太子妃拔刃距贼，曰：“吾皇太子妃，义不为逆胡所污！”^④遂见害。

【校注】

②此则据《太平御览》卷四三九收录，当属《晋书·列女传》文。

②王弥：晋东莱人。投靠逆贼，以战功进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公元316年，与刘曜、石勒攻破晋京师长安，纵兵大掠，城府荡尽。六宫：古代天子有正寝一、燕寝五，合称六宫，故后来用六宫泛指皇后妃们居住的地方。幽辱：被俘蒙羞。

③拔刃距贼：拔出刀来抵抗敌寇。“距”通“拒”。逆胡：对入侵贼兵的蔑称。

50 《金刚般若经》注^①

诸法性空，理无乖异，谓之为和；^②会如解故，名如来。^③

玄关难启，善捷易开。^④

【校注】

①上则据《文选》卷五九南齐王简栖《头陀寺碑文》“如来利见迦维”李善注、下则据同篇“玄关幽捷”李善注收录。皆为残注。《金刚般若经》也叫《金刚经》，都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简称。般若，意译为智慧；波罗蜜，意译为渡彼岸。此经主要是说般若的实际在于不著事相，其通行本（一卷）为后秦鸠摩罗什所译。谢灵运为此经作注的时间难以确定，很可能是他第二次住京（公元426—428年）或第三次住京（公元431年）时，因为这时他对佛典已经精通，有了作注的根基。

②诸法：世间的万事万物。乖异：违背，不同。

③会：领悟，理解。解故：对佛经旨意的解释。

④玄关：佛家指入道之门。捷（音建）：通“键”，关门的木闩。《老子》：“善闭，无关捷而不可开。”此言“易开”，盖反其意而用之，以突出玄关之难启。

附录一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

【据中华书局 1974 年 10 月出版之点校本《宋书》卷六十七。原传中引用了几篇谢灵运的文章，因这些文章前面已有编注，故而全部删去，以免重复。点校本附有校勘记，今摘录相关各条附后，以便参照。原版存在一些错别字，不少标点也欠妥当，今一并径自改正，不另出校注。】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瑛，生而不慧，为秘书郎，蚤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生灵运！”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毅伏诛，高祖版为太尉参军，人为秘书丞，坐事免。

高祖伐长安，骠骑将军道怜居守，版为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序及赋文皆删）

仍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

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

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赋文及注皆删）

太祖登祚，诛徐羨之等，徵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使整理秘阁书，补足遗阙。^①又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令灵运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②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书文删）

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

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太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去永嘉还始宁时，方明为会稽郡。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时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灵运载之

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璩之字曜璩，临川内史，为司空竟陵王诞所遇，诞败坐诛。长瑜文才之美，亚于惠连，雍、璩之不及也。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勔，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诣第叙哀，何勔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便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③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童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峰千重，莫不备尽登蹶。常著木屐，^④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常自始宁南山伐木开迳，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⑤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

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决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嵒崕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顗遂构雠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版上言。灵运驰出京都，诣阙上表。（表文删）

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加秩中二千石。^⑥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

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诏曰：“灵运罪衅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

其后秦郡府将宗齐受至涂口，^⑦行达桃墟村，见有七人下路乱语，疑非常人，还告郡县，遣兵随齐受掩讨，遂共格战，悉禽付狱。其一人姓赵名钦，山阳县人，云：“同村薛道双先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盾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取谢。若得者，如意之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谢，不及。既还，饥谨，缘路为劫盗。”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临死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传于世。子凤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⑧咸蓄盛藻，甫乃以情

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缉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馥烈，事极江右。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殫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道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①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②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校注】

①补足遗阙：各本并脱“遗”字，据《元龟》六四八补。

②“书竟不就寻迁侍中”至“名位素不逾之并”八十九字，三朝本、北监本、毛本并脱，今从殿本补，并参照《南史》、《元龟》八三八、《御览》六三四引《宋书》。按殿本实据《南史》补，《宋书》于刘

义隆称庙号作太祖，《南史》举谥法称文帝，本段两见“文帝”，此是殿本用《南史》补《宋书》之明证。

③掌书记之任：各本并脱“书”字，据《南史》、《元龟》七二七、八九五补。

④登殿常著木屐：“屐”《南史》、《元龟》八五五、《御览》三八、六九八引作“屐”。疑作“屐”是。

⑤得道应须慧业文人：《御览》六六引同《宋书》，《南史》、《御览》四九八、六五四引“文人”作“丈人”。盖《南史》“慧业”句绝，丈人以称孟顗，文义自较《宋书》为胜。然“慧业文人”之语，已多见古人引用，故今因仍不改。

⑥加秩中二千石：“加”字三朝本空白，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作“赐”，《元龟》一九〇、九三二作“加”。今据《元龟》补。

⑦其后秦郡府将宗齐受至涂口：“涂口”各本并作“除口”，据《南史》改。按涂口，今江苏六合县瓜阜口。“宗齐受”《南史》作“宋齐受”。

⑧二祖陈王：“二祖”《文选》所载作“三祖”。二祖谓操、丕，三祖谓操、丕、睿。

⑨低昂互节：《文选》所载作“低昂舛节”。

⑩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各本并脱“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十字，据《文选》补。

附录二 谢灵运年事简谱

【此《简谱》系据顾绍柏先生《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删减改写而成。顾先生《系年》详载晋宋及北朝诸国政事，且考证烦细，长达五万余字。此《简谱》则只取灵运本人经历及与灵运本人生平或诗文有密切关系的人事，并不加任何考证。读者欲知其详，则请查看顾先生《系年》（《谢灵运集校注》附录二）。有关谢灵运的年谱，尚有如下数家可供参考：

叶瑛撰《谢灵运年谱》，载《学衡》33期《谢灵运文学》（1924年9月）；

丁陶庵撰《谢康乐年谱》，载《京报周刊》1925年10月17日；

郝立权撰《谢康乐年谱》，载《齐大季刊》1935年6期；

郝丙衡撰《谢灵运年谱》，载《华东师大学报》1957年3期；

吴荣光撰《历代名人年谱·谢灵运》，《国学基本丛书》本。】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

太元十年（乙酉，公元385年），一岁。

八月，谢灵运堂曾祖父谢安去世。安时任卫将军、太保，誉号“贤相”，后因淮肥战功被迫封为庐陵郡公。

十月，谢灵运生于会稽郡。约十天后，其父谢瑛去世。瑛弱智，曾任秘书郎。

十月，灵运祖父谢玄因肥水战功被封为康乐县公。

此年，堂兄谢瞻先灵运生。

此年，东晋佛教领袖释道安卒，道安弟子释慧远五十二

岁，高僧法显约四十九岁，颜延之二岁，陶渊明二十一岁，范泰三十一岁，王弘六岁，孔靖三十九岁，宗炳十岁，周续之八岁，王弘之二十一岁，孔淳之十五岁，阮万龄八岁，谢方明五岁。以上诸人皆与谢灵运生平相关。

太元十一年（丙戌，公元386年），二岁。

此年，雷次宗生。

此年，皇子司马德文生。后为晋恭帝。

太元十二年（丁亥，公元387年），三岁。

正月，祖父谢玄因病辞职，返归故乡，卜居东山，开始经营始宁庄园。

八月，司马德宗被立为皇太子。

太元十三年（戊子，公元388年），四岁。

正月，祖父谢玄逝世。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武。

十二月，谢安之弟、谢玄堂叔、灵运堂曾祖谢石去世。

太元十四年（己丑，公元389年），五岁。

此年，灵运被送往钱塘（今浙江杭州市）杜明师处教养。【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云客儿。”具体哪年灵运被送往钱唐已不可考，今暂系于此年。】

太元十五年（庚寅，公元390年），六岁。

此年，谢瞻亲弟、灵运堂弟谢晦生。

太元十六年（辛卯，公元391年），七岁。

九月，太子詹事谢琰任尚书右仆射。谢琰为谢安之子、灵运堂祖父。

公元十七年（壬辰，公元392年），八岁。

十一月，徙封琅邪王司马道子为会稽王，封皇子司马德文

为琅邪王。

此年，谢思之子、灵运堂弟谢弘微出生。

公元十八年（癸巳，公元393年），九岁。

此年，陶渊明二十九，开始作官，任江州祭酒。后因“不堪吏职”，辞官隐居，以“躬耕自资”，开创出独树一帜的田园诗，对谢灵运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太元十九年（甲午，公元394年），十岁。

无相关大事。

太元二十年（乙未，公元395年），十一岁。

无相关大事。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公元396年），十二岁。

五月，望蔡公谢琰为尚书左仆射。

九月，晋孝武帝酒醉被杀，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安帝年仅十四，由司徒、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太傅，摄政。

东晋安帝司马德宗

隆安元年（丁酉，公元397年），十三岁。

正月，安帝十五岁，加服改元，司马道子归政。

隆安二年（戊戌，公元398年），十四岁。

无相关大事。

隆安三年（己亥，公元399年），十五岁。

此年，孙恩从海上起义，杀上虞县令，攻会稽、吾、永嘉、东阳等八郡，数十万民众响应。会稽内史王凝之（王羲之次子）、吴兴太守谢邕（灵运堂祖父）、黄门郎谢冲（谢方明之父）等先后为起义军所杀。朝廷命徐州刺史谢琰等平乱，孙恩败退海上。遂以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严戍海滨。

此年，因避战乱，灵运由钱塘（今浙江杭州市）杜明师处

来到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居住在乌衣巷，与堂叔谢混及堂兄弟谢瞻、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交游。安帝让灵运袭封康乐公，并依例授员外散骑侍郎，灵运不就，作《谢封康乐公表》。

此年，释法显离长安赴印度求佛经。

隆安四年（庚子，公元400年），十六岁。

此年，孙恩反攻会稽，谢琰拒之而败，为帐下都督张猛所杀。安帝诏以刘牢之代谢琰，击退孙恩。

隆安五年（辛丑，公元401年），十七岁。

无相关大事。

元兴元年（壬寅，公元402年），十八岁。

正月，安帝改元元兴；下诏讨伐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加封司马道子为太傅。

三月，桓玄入京师，废太傅司马道子（又于十二月杀之），杀司马元显、司马尚之等重臣，而起用刘裕为中兵参军。

此年，释惠远与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等在庐山建斋立誓，共期西方。

元兴二年（癸卯，公元403年），十九岁。

十二月，桓玄迁安帝于寻阳。

此年，刘道怜之子刘义庆生，后袭封临川王，撰《世说新语》。

此年，刘裕于永嘉、晋安大破孙恩余孽卢循，循浮海南逃。

元兴三年（甲辰，公元404年），二十岁。

四月，刘裕为盟主，与刘毅等起兵反桓玄。

五月，桓玄西逃，欲入蜀，为益州都督冯迁所杀。

义熙元年（乙巳，公元405年），二十一岁。

正月，刘毅等人江陵奉安帝，安帝悉以大事委刘毅。改元

义熙。

三月，安帝回建康，以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刘毅为左将军、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刘裕不受新职，请归镇京口，安帝许之，改授刘裕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加领兖州刺史。

灵运任琅邪王司马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始入仕途。

灵运堂兄谢瞻、堂弟谢弘微也在琅邪王手下任大司马参军。

义熙二年（丙午，公元406年），二十二岁。

此年，豫州刺史刘毅由历阳（今安徽和县）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县）。灵运开始追随刘毅，到他手下任记室参军。

此年，刘裕长子刘义符生。

义熙三年（丁未，公元407年），二十三岁。

此年，谢惠连生。惠连是谢方明之子、灵运堂弟，与灵运关系密切。

此年，刘裕生次子刘义真、三子刘义隆，二人为异母兄弟。灵运与义真后来成为密友。

此年，殷仲文因谋反罪被杀。仲文是桓玄的姐夫，前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堂弟，时任东阳太守。《晋书·殷仲文传》：“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可见灵运对殷仲文比较了解。

义熙四年（戊申，公元408年），二十四岁。

正月，朝廷征徐州刺史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刘裕的权势由此大大加强。

义熙五年（己酉，公元409年），二十五岁。

正月，刘毅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四月，刘裕率部离开建康，六月围南燕军于广固。

七月，晋帝加封刘裕为青、徐二州刺史。

义熙六年（庚戌，公元410年），二十六岁。

二月，刘裕攻克广固，灭南燕。广州刺史卢循反。

四月，刘裕还京。

五月，刘毅率舟师与卢循战于桑落州，大败逃回建康，被降职为后将军。

六月，卢循逼近京师，刘裕等出兵抵抗，卢军败走。

义熙七年（辛亥，公元411年），二十七岁。

此年，刘裕还建康，受太尉、中书监职，以刘穆之为太尉司马，殷景仁为行参军，谢晦（灵运堂弟）为太尉参军。谢晦受到刘裕赏识。

此年，卢循在交州全军覆没，历时十二年的孙恩、卢循起义终结。

此年，后将军刘毅调任江州都督兼刺史，镇守豫章（今江西南昌市）。

此年，谢灵运随刘毅至江州。其间，入庐山拜见过惠远法师。

义熙八年（壬子，公元412年），二十八岁。

四月，刘裕以后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为卫将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持节公如故。谢灵运由记室参军转为卫军从事中郎。刘毅暗中想要图谋刘裕，又请求兼督交、广二州，刘裕许之。

九月，刘毅率万余众至江陵。灵运随刘毅而至，在江陵作《答中书》诗。刘裕先发制人，使安帝诏告刘毅罪状，捕其同党刘藩、谢混（灵运堂叔）下狱赐死，并亲自率部从建康出发讨伐刘毅。

十月，刘毅兵败，自缢而死。

十一月，刘裕抵江陵，收纳刘毅残众。谢灵运改依刘裕，任太尉参军。

义熙九年（癸丑，公元413年），二十九岁。

二月，刘裕自江陵返抵京师，被加封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灵运随刘裕回到建康，改任秘书丞。

九月，惠远法师就去年五月在庐山建台立佛像事作《万佛影铭》，并派释道秉赴建康，请灵运也作一篇《佛影铭》。

义熙十年（甲寅，公元414年），三十岁。

无相关大事。

义熙十一年（乙卯，公元415年），三十一岁。

正月，刘裕率军讨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和雍州刺史鲁宗之，以中军将军刘道怜监留府事，刘穆之兼尚书右仆射。

三月，刘裕军至江陵，司马休之等逃往襄阳。安帝诏以充、青二州刺史刘道怜为骠骑将军、荆州刺史、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以晋陵太守谢方明（灵运堂叔）为骠骑长史、南郡相，辅道怜镇江陵。

此年，灵运大概于正月作了刘道怜府中的咨议参军，后转为中书侍郎。灵运堂兄谢瞻也在正月就任安成相。夏天，灵运作《赠安成》诗致谢瞻，谢瞻到冬天才作《于安成答灵运》诗回复。

义熙十二年（丙辰，公元416年），三十二岁。

八月至十月，刘裕率部伐后秦，攻克洛阳，修复晋室五陵。十一月派左长史王弘还建康邀功求赏。十二月壬申，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刘裕推辞不受。

此年，灵运继续任中书侍郎，大约在八月前后改任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

此年春夏，灵运作《愁霖》诗寄堂兄谢瞻，谢瞻于夏天回

诗答之。八月，灵运又作《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诗。

十一月，灵运奉命离建康前往彭城慰劳刘裕。到年底，在彭城作《岁暮》诗。

此年，灵运的堂叔、尚书左仆射谢裕（景仁）逝世。

义熙十三年（丁巳，公元417年），三十三岁。

正月，刘裕率水军从彭城出发西征。灵运在彭城送行，作《撰征赋》，随后离彭城回京。

八月，释慧远在庐山去世。灵运在京撰《庐山慧远法师诔》，又作铭（已佚），张野为之作序。

九月，刘裕灭后秦后至长安。十二月回京，以次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守长安。

义熙十四年（戊午，公元418年），三十四岁。

正月，太尉刘裕返抵彭城。六月，刘裕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以太尉军咨祭酒孔靖为宋国尚书令，左长史王弘为仆射，从事中郎傅亮、蔡廓为侍中，谢晦为右卫将军，郑鲜之为奉常，殷景仁为秘书郎，其余百官，悉依晋朝之制。谢灵运、谢瞻也于此时应刘裕之召而前往彭城任职。谢瞻任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灵运任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

九月，孔靖不愿作官，要回会稽山阴隐居，刘裕乃于九日在彭城原项羽戏马台设宴为孔靖饯行，百官与宴赋诗，称颂刘裕功德。谢灵运、谢瞻都作了《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的同题诗。

十二月，安帝被杀，司马德文即皇帝位，是为晋恭帝。

岁末，灵运作《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

晋恭帝司马德文

元熙元年（己未，公元419年），三十五岁。

正月，改元元熙。恭帝征宋公刘裕入朝，进爵为王，刘裕推辞，延至七月始受进爵之命，号为宋王，并于八月由彭城移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十二月，进世子刘义符为王太子。

此年，灵运由彭城回京都建康，任世子左卫率。后因擅杀门生桂兴，被免官。

宋武帝刘裕

永初元年（庚申，公元420年），三十六岁。

四月，晋恭帝征宋王刘裕入朝辅政。六月，刘裕至建康，傅亮讽恭帝让位，刘裕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宋，年号永初。刘裕以恭帝为零陵王，使居秣陵，历时一百零三年的东晋王朝就此灭亡。

武帝刘裕降先朝封爵。灵运由康乐县公降为康乐县侯，任散骑常侍。灵运堂兄谢晦任中领军，堂弟谢弘微在武帝第三子荆州刺史刘义隆帐府任文学。

八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进号镇西将军。刘裕立王太子刘义符为皇太子。灵运任太子左卫率，颜延之任太子舍人。

此年，范泰建祗洹寺。

永初二年（辛酉，公元421年），三十七岁。

正月，武帝以扬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为司徒，以尚书仆射、镇军将军徐羨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以中书令傅亮为尚书仆射。

三月，刘裕集群臣宴于西池，为曲水流觞之饮。谢灵运、颜延之等与宴并赋诗，称颂刘宋代晋。灵运诗题为《三月三日侍宴西池》，延之诗题为《三月三日诏宴西池》。

九月，零陵王司马德文（原晋恭帝）被杀。

此年，灵运还作有《侍泛舟赞》。

此年，灵运堂兄谢瞻从豫章还都，病逝。

永初三年（壬戌，公元422年），三十八岁。

四月，孔靖去世。

五月，宋武帝刘裕病逝，太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少帝。此年未改元。

七月，葬刘裕于蒋山（今南京钟山）。灵运作《武帝诔》吊唁。时堂弟谢弘微在荆州任镇西咨议参军，有诗信来，灵运作《答谢咨议》诗。

刘裕去世前后，权臣司空徐羨之、中书监傅亮等，见庐陵王刘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释慧琳等交往密切，恐生事端，遂将他们一一调离京师。刘义真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灵运出守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市）；颜延之出守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市）；慧琳被遣往虎丘（今江苏苏州市）。

灵运离京赴任时，作了《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和《邻里相送方山》二诗。赴永嘉途中绕道回故乡会稽郡始宁县少住，作《过始宁墅》诗。再折回走浙江（今钱塘江、富春江），经富春（今富阳县）、桐庐、七里泷（今名七里泷）等地，又作《富春渚》、《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夜发石关亭》、《七里泷》等诗。

八月十二日，谢灵运抵达永嘉郡。由于对放官京外心存不满，故到郡后不理政事，遍游名山，写下了大量山水诗和其他作品。写于此年的大致有：《答弟书》（《与从弟书》）、《晚出西射堂》、《登永嘉绿嶂山》、《游岭门山》、《斋中读书》等。《游名山志》中的《横阳诸山》、《楼石山》大概也完成于此年冬。而《与诸道人辨宗论》、《答纲琳二法师》（并书）、《答王卫军问》（并书）疑作于此年冬至次年夏。

宋少帝刘义符

景平元年（癸亥，公元423年），三十九岁。

正月己亥朔，改元景平。

此年，灵运在永嘉郡继续游玩写作，作品有《登池上楼》、《东山望海》、《登上戍石鼓山》、《种桑》、《石室山》、《白云曲》（已佚）、《春草吟》（已佚）、《过白岸亭》、《读书斋》、《游赤石进帆海》、《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游南亭》、《登江中孤屿》、《白石岩下径行田》、《行田登海口盘屿山》、《过瞿溪山饭僧》、《命学士讲书》等诗，以及《游名山志》中《石室山》、《泉山》等文。

到秋天，灵运辞官返故乡，离郡时作《北亭与吏民别》、《初去郡》诗及《辞禄赋》、《归途赋》。而《游名山志》中的《东阳郡缙云山》及《东阳溪中赠答》诗则作于途中。

秋末，灵运回到故乡会稽郡始宁县，开始了第一次隐居生活，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交游。年冬，作《述祖德二首》、《会吟行》诗及《与庐陵王义真笺》。

此年，隐士周续之在建康逝世。

宋文帝刘义隆

元嘉元年（甲子，公元424年），四十岁。

二月，南豫州刺史刘义真被废为庶人，迁居于新安郡（今浙江淳安县西）。

五月，徐羨之、傅亮、谢晦等召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江州刺史王弘入京，废少帝刘义符为营阳王，幽囚于吴（今江苏苏州市）。

六月，徐羨之等分别遣使杀义符、义真。

七月，徐羨之等到江陵迎宜都王刘义隆回建康即皇帝位。

八月，刘义隆等抵京，丁酉（九日）即位，改年号为元嘉。诏复庐陵王刘义真先封，迎其柩还建康。以谢晦为抚

军将军、荊州刺史，进号卫将军。徐羨之、王弘、傅亮、檀道济等皆有加封。

此年，灵运仍然在故乡始宁隐居，筑精舍，广庄园，建新居，游玩写作。《石壁立招提精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田南树园激流植援》、《南楼中望所迟客》等诗，《和范光禄祗洹像赞三首》、《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答范光禄书》、《〈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八首》、《伤己赋》等文，以及乐府《鞠歌行》，皆作于此时。还有《逸民赋》、《人道至人赋》、《衡山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王子晋赞》、《书帙铭》等作品，也作于隐居始宁时期，然确切年代不可考，暂系于此年。

元嘉二年（乙丑，公元425年），四十一岁。

正月，司徒徐羨之、尚书令傅亮上表归政，文帝刘义隆开始亲理朝政，并为诛杀徐羨之、傅亮、谢晦等权臣进行秘密准备。

五月，特进谢澹去世。谢澹是谢安之孙、谢瑶之子、谢灵运的堂叔。

灵运于去年开始写《山居赋》，今年完成。又作《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连句》（已佚）等诗。《游名山志》中的《会稽郡石壁山》、《临江楼》、《南门楼》、《石门山》、《浮玉山》、《横山》、《神子溪》、《石笄山》等大概也作于此年前后。

此年夏，释昙隆去世，灵运作《昙隆法师诔》。

元嘉三年（丙寅，公元426年），四十二岁。

正月，徐羨之、傅亮因废杀少帝和庐陵王罪被诛。文帝又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伐徐、傅同党荊州刺史谢晦。

二月，特进范泰加封光禄大夫。文帝从建康出发，亲率六

军西征。到彦之、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谢晦在安陆被擒，被押送京都伏诛。谢晦之弟谢曜、谢遁等也被诛杀。

三月，颜延之被征为中书侍郎，释慧琳也从虎丘被召回京师参与朝政。当时，谢灵运被征为秘书监，不就，再召，又不就，文帝乃使光禄大夫范泰和中书侍郎颜延之写信给灵运催促鼓动，灵运才答应出山就职。这期间，灵运作《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诗，颜延之作《和谢监灵运》诗和之。灵运于是离故乡北上京师，途经丹徒（今江苏镇江市），拜谒庐陵王墓，撰《庐陵王墓下作》诗及《庐陵王诔》。抵达建康时，作《初至都》诗。

灵运在京任秘书监，整理秘阁图书，并撰《晋书》。不久被提升为侍中。当时灵运的堂弟谢弘微也在京任黄门侍郎。

此年，灵运的堂叔、会稽太守谢方明去世。

元嘉四年（丁卯，公元427年），四十三岁。

二月，文帝游丹徒、谒京陵，登北固山，至三月在建康。灵运从游，作《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

此年，灵运撰《罗浮山赋》。《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及受文帝之命拟乐府《北上篇》而作的《苦寒行》大概也作于此年或去年。

此年，陶渊明、王弘之、谢曜相继去世。颜延之撰有《陶征士诔》。

元嘉五年（戊辰，公元428年），四十四岁。

春，灵运在京得不到重用，就托病告假，准备回故乡会稽始宁过第二次隐居生活。临行前，上《劝伐河北书》于文帝；东归途中，又作《入东道路》诗。

灵运回始宁后，与谢惠连、何长瑜等人毫无节制地游娱宴集，被人弹劾而免官。夜宴中，灵运曾作游戏诗《作离

合》，谢惠连也作有《离合》诗二首和《夜集作离合》诗一首。

八月，特进、光禄大夫范泰去世。

元嘉六年（己巳，公元429年），四十五岁。

七月，灵运作《七夕咏牛女》诗。惠连也作有同题诗。

九月，灵运带随从数百人，由始宁伐木开径，至位于会稽与临海二郡交界处的天姥山游玩。作《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赠王琇》诗，又作《游名山志》中的《强中》、《天姥山》二篇。

此年，竺道生因佛教争议而离开京师前往虎丘（在今苏州市），与释法纲同处。

元嘉七年（庚午，公元430年），四十六岁。

灵运堂弟惠连于春天离开始宁赴京，行至永兴（今浙江萧山县）西陵，遇到特大风浪，无法渡过钱塘江，就在那里暂时滞留，作《西陵遇风献康乐》诗，灵运作《酬从弟惠连》诗答复。

此年，灵运还作有《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登石门最高顶》、《石门岩上宿》、《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等诗。

元嘉八年（辛未，公元431年），四十七岁。

灵运作《山家》诗。

灵运要求决湖为田，会稽太守孟凯*不允，于是两人争斗成仇。孟太守一方面设兵防卫，同时上表文帝，指控灵运有“异志”。灵运得知，急忙赶赴京师，上《自理表》为自己申辩。文帝知其无“异志”，不加罪罚，但也不让他再回故乡，于是派灵运往临川作内史。

寓居京师期间，灵运造《四部目录》，又与释慧严、慧观改治大本《涅槃经》，作《十四音训叙》。为《金刚盘若

经》作注大概也在这一年。

冬十二月，灵运始往临川任内史。离京时作《初发石首城》诗。

元嘉九年（壬申，公元432年），四十八岁。

此年春，灵运在赴临川途中。艰辛苦闷，借景抒情，途中作有《孝感赋》及《道路忆山中》、《入彭蠡湖口》、《登庐山绝顶望诸峤》等诗。

夏天，灵运抵达临川。在郡仍不理政事，终日游山玩水。作《初发入南城》、《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题落峭石》等诗，以及《游名山志》中的《临川郡华子冈》篇。此年，雷次宗从庐山到临川拜访灵运，灵运作《送雷次宗》诗。

元嘉十年（癸酉，公元433年），四十九岁。

灵运在临川游放不羁，荒废政事，为有司检举。司徒刘义康遣使随江州从事郑望生前往临川拘捕灵运，灵运兴兵抗拒，然终被擒，作《临川被收》诗。

文帝念灵运祖上有功，诏降死一等，流放广州，其子谢凤、孙谢超宗等随行。赴广州途中，灵运作《岭表赋》及《岭表》诗。《感时赋》及《登孤山》、《入谿溪》、《长歌行》等诗大概也作于这一时段。

至广州后，灵运又被指控犯谋反罪，诏于广州行弃市刑。行刑前作《临终》诗。

此年，谢灵运的堂弟好友谢惠连、谢弘微也相继去世。

附录三 焦竑《谢康乐集》题辞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版《谢康乐诗注》所附重加标点，并改正了个别错字。】

《谢康乐集》，世久不传。其见《文选》者，诗四十首止耳。后李献吉增乐府若干首，黄勉之增若干首，吾师沈道初先生冥搜博访，复得赋若干首、诗若干首、杂文若干首，譬之袞虬龙之片甲，集楠檀之寸枝，总为奇香异采，不可弃也。辑成，合刻之以传，而以校事委余。余读之，叹曰：嗟乎！诗至此，又黄初正始之一大变也。弃淳白之用，而竞丹雘之奇；离质木之音，而任宫商之巧。岂非世运相乘、古始易解，即谢客有不得而自主者耶？然殷生有言，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摹画于步骤者神蹊，雕刻于体句者气局，组缀于藻丽者情涸。康乐之雕刻组缀，并擅工奇，而不蹈殷生之消者，其神情足以运之耳。何者？以兴致为敷叙点缀之词，则敷叙点缀皆兴致也；以格调寄俳章偶句之用，则俳章偶句皆格调也。是故芙蕖初日，惠休谢其高标；错彩镂金，颜生为之失步。非以此欤？不然，李唐以来，散语为篇者众矣，而使之规迹古风、配陶陵谢可乎？余观弘正一二作者，类遗其情而模古之辞句，而迨其下也；又模今者之辞句，本之不硕而第繁其枝，求其有可食之实、可匠之材，难矣。若此者，知为诗，不知其所以诗故也。然则，是集不可无传，而于今也为尤甚。故余校讎既竣，而为发明先生之意如此云。万历癸未冬，秣陵焦竑弱侯甫题。

附录四 张溥《谢康乐集》题辞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版《谢康乐诗注》所附重加标点，并改正了个别错字。】

谢琰不慧，乃生客儿，车骑先大笑之。宋公受命，客儿称臣。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文帝继绪，轻戮大臣，与谢侯无夙昔之知、绸缪之托。重以孟顗扇谤，彭城坠渊，寻山陟岭，伐木开径，尽录罪状。其《自讼表》有云：“未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山栖之士，而构陵上。”言最明痛，不免弃市。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臣、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齿丘壑，势诚难之。予所惜者，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孙登所谓抱欢于嵇生也。《山居赋》云：“废张左，寻台皓，致在去饰取素。”宅心若此，何异《秋水》、《齐物》？诗冠江左，世推富艳。以予观之，吐言天拔，政繇素心独绝耳。客好佛经，其《辩宗论》、《昙隆诔》又皆祇洹奇趣、道门阁笔。彼出处语默，无一近人，予固知其不杀不止。牵犬听鹤，追松鼓棹，均无累其本度也。娄东张溥题。

附录五 黄节《谢康乐诗注》序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版重加标点，并改正了个别错字。原双行小注改为黑括注，字号与正文同。】

郑渔仲《通志·艺文略》载临川内史《谢灵运集》二十卷，马贵与《经籍考》不复著录，即晁公武、陈振孙两家《志录》亦阙不书，是谢集二十卷已散亡于宋季。逮明，李献吉、黄勉之、沈道初诸人先后搜集，焦弱侯始为合刊，成书四卷。其一、二卷为赋，四卷为文，三卷则乐府及诗也。【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谢康乐集》不分卷。】视二十卷所传，散亡实多矣。【《宋书》本传所举《赠王琇诗》“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一首，今亦不传。】余自辛酉为谢诗作注，据《宋书》本传考其诗，知弱侯所编后先失序，乃次康乐之行事，重编其诗为四卷。注成，已阅四年。甲子夏复为删补，而点易者又十之二三。盖已三易稿矣。其间昭明所选者，录李善注；善注有未尽者，为之补注，用善注《两京》《三都赋》补薛综、刘渊林注例也。补注中，亦间采五臣注，外此则创为之注。忆辛酉岁暮，钱唐张子孟劬同客宣南，雪夜往还，诒书商榷。往往一事经三四反，始复论定。尤以内典所释，得之张子为多。良友天末，经年不见。继所删补，于张子之诒莫能更易一字。惟四年来搜寻而未得者，“归濂”、“三瀑布”、“两溪”，不详何地。诸书方志，勤求殆遍，溪壑沿裾，旧名易湮，则诚憾已。嗟夫！康乐之诗，合诗易聘周骚辨仙释以成之，其所寄怀，每寓本事，说山水则苞名理。康乐诗不易识也，徒赏其富艳。唐宋以后，浅涉其樊者知之。近世若汪师韩，不解谢诗，所著《诗学纂闻》，至以妙辞目为累句，世士惑焉。由此观之，康乐诗之散亡，亦坐不为人识。嗟夫，非无故也！顺德黄节序。

附录六 本书校注所称书目版本情况

(1)《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校勘重刻宋刊李善注本（简称胡刻本或李善注本）；《四部丛刊》影印宋刊六臣注本（简称六臣本，所谓“五臣本”乃转引六臣本校记）。

(2)《宋书》，南朝梁沈约撰。中华书局点校本（其中所称“三朝本”指宋元明三朝递修本，“北监本”指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刊本，“毛本”指毛晋汲古阁本，“殿本”指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局本”指金陵书局本，“百衲本”指商务印书馆影印三朝本，本书一仍其旧）。

(3)《玉台新咏》，南朝陈徐陵编。《四部备要》据明刻校刊本（即清吴兆宜注本）；《四部丛刊》影印明五云溪馆活字本。

(4)《水经注》，北魏酈道元注。《四部丛刊》影印武英殿聚珍本。

(5)《北堂书钞》，唐虞世南编。清光绪十四年孔广陶校注重刊影宋原本。

(6)《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宋绍兴刻本。

(7)《广弘明集》，唐释道宣编。《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又《大藏经》本。

(8)《梁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9)《文馆词林》，唐许敬宗等编。民国十三年毗陵董氏影印日本高野山藏唐写本。

(10)《初学记》，唐徐坚编。《四部备要》仿清古香斋刊巾箱本。

(11)《太平御览》，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缩印商务印书馆影宋本。

(12)《太平寰宇记》，宋乐史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本。

(13)《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四部丛刊》缩印汲古阁刊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本。

(14)《三谢诗》，宋唐庚辑。故宫博物院影印宋嘉泰年间刻本。

(15)《广文选》，明刘节辑。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16)《诗纪》，明冯惟讷辑。明万历四十一年冯洵关中重刊本。

(17)《宋文纪》，明梅鼎祚辑。明崇祯十年周维新刻本。

(18)《谢康乐集》，明沈启原等辑，焦竑校。明万历十一年刻本（简称“焦本”、万历本或只称《谢康乐集》）。

(19)《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谢康乐集》，明张溥辑。明末八闽徐博刊本（简称明刻本）；清光绪三年滇南唐氏寿考堂刊本（简称寿考堂本）；光绪五年彭懋谦信述堂重刊本（简称信述堂本）。上述三种版本文字一致或无需特别标明时，只称《百三家集》或张溥本。

(20)《乾隆温州府志》，清李琬、齐召南等修纂。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21)《乾隆绍兴府志》，清李亨特、平恕等修纂。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22)《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清人严可均辑。中华书局1958年版。（简称《全宋文》）

(23)《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宋诗》，近人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59年版。（简称《全宋诗》）

(24)《谢康乐诗注》，近人黄节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版。（简称黄节《诗注》或黄节本）

(25)《谢灵运诗选》，今人叶笑雪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简称叶本或叶笑雪《诗选》）

(2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今人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简称逯校本或《宋诗》）

(27)《谢灵运集校注》，今人顾绍柏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简称顾本）